

杨军 主编

十八名家解周易

(第三辑)

〔宋〕苏轼著《东坡易传》

〔清〕胡煦著《周易函书约注》

〔宋〕耿南仲著《周易新讲义》



長春出版社



前言

毫无疑问，作为儒家“群经之首”的《周易》，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由于在孔子设定的“六经”教育体系中，“易经”发挥着哲学思想教育的功能，因此，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周易》哲学成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周易》一书逐渐成为中国哲学思想的通用载体，就不足为奇了。中国古代的哲人与学人，不论是以“我注《周易》”的形式，还是采用“以《周易》注我”的形式，都要通过为《周易》一书作注来阐释自己的哲学思想，对《周易》的理解也就真的成为“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的事情了。

对《周易》一书的研究与注释逐渐发展为一门独特的学问。易学，在自汉至清长达 2000 余年的时间里，中国无数代学人为之倾注了毕生的心血，易学著作可谓汗牛充栋。据不完全统计，仅传世的易学文献就接近 2000 种，其中大多是对《周易》经传的注疏。可以说，不读古人给《周易》所作的注疏，就无法正确理解《周易》，但面对浩如烟海的易学著作，今天的学者们不免每每有皓首穷经之叹。首先研读在易学史上影响比较大的经典著作无疑是一条治易的捷径，为此我们选编了 16 种易学名著，作成简体横排标点本，希望既能为研究者提供便利，也能为易学爱好者提供最基本的参考书。

我们选书的主要原则是看其在易学史上的影响，及是否在某一个方面具有代表性，并参考作者在其他领域的知名度。考虑到作为丛书体例方面的一致，因此我们仅选取按卦注释《周易》经传原文的著作，没有考虑那些不解卦而集中阐释易学思想的著作。

打破今古文经壁垒、遍注群经的郑玄，无疑是经学史上里程碑



式的人物，因为他本费氏易而作《周易注》，后来费氏易逐渐成为《周易》一书唯一传世的“定本”，因此，郑玄的《周易注》虽然久已失传，我们还是选取了清代著名汉易学家惠栋辑录的《增补郑氏周易》。李鼎祚《周易集解》偏重象数，唐以前易学名家的著作大多失传，仅赖此书得以部分保存，我们现在能对汉易有所了解，大半得归功于此书，这显然是易学史上不能不提的名著。王弼注一扫象数，开义理易的新局面，并是引玄学说易的代表性著作，唐孔颖达本着“疏不破注”的精神为其作疏，两位名学者的见解相得益彰，而且孔氏的著作是唐代的官书，出于这些原因，我们选取了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疏的《周易注疏》一书。“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是宋代义理派的先驱，其易学思想对宋代影响很大，宋代的义理派易学名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他的影响，因此我们选取了其门徒倪天隐述其易学的《周易口义》一书。程颐的《伊川易传》是公认的义理派易学著作的典范，朱震的《汉上易传》则是象数派易学著作的代表，都是研究《周易》的必读书。北宋五子之一的张载，其《横渠易说》对《周易》的注释虽然简略，却是以理学说易的代表性著作；杨简《杨氏易传》则是以心学解易的代表性著作；耿南仲《周易新讲义》则是以黄老思想解易的代表性著作；杨万里《诚斋易传》则是引史事说易的代表性著作，因此一并收入。郑刚中《周易窥余》、项安世《周易玩辞》，说易虽然以《伊川易传》为本，但都是兼采象数派之说，而且其在易学史上的影响较大，也是我们绝不应该忽略的。选入司马光《温公易说》、苏轼《东坡易传》，一方面是考虑到其书在易学史上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其人在中国历史上的知名度。而朱熹《周易本义》无疑是宋以后占统治地位的易学名家和易学名作，也是融合义理、象数与图书之学的代表性著作。前人关注不多的清人胡煦的《周易函书约注》一书，实是胡煦毕生心血的结晶，对《周易》的解释博采众家之长，对诸说正误多所辨正，既提出许多新见解，又融义理与象数于一炉，独抒新意，



堪称易学发展到清代的一个集大成之作，其在易学史上的地位绝不亚于汉宋名家，因此，我们在明清易学著作中选取了该书，而不是知名度远在其上的李光地《周易折中》。

由于上述 16 种著作中，《周易注疏》一书涉及王弼、韩康伯、孔颖达三位作者，因此我们称这套书为“十八名家解《周易》”。但实际上，李鼎祚《周易集解》包含了唐以前的 30 余家易说，题名苏轼撰的《东坡易传》实际上包含其父苏洵、其弟苏辙的易学成就在内，因此，本丛书涉及的易学家远不止上述 18 位。

为方便读者查对，本丛书统一选用比较常见的四库全书本为底本，改作简体字横排本，并加上新式的标点。对于我们所补的原文脱漏之字，加 [] 以识别，对于原文的衍文不加删改，而是加 () 以标识。对原文的误字，保留原字，并加 ()，而后以 [] 加入正字。异体字、古今字、通假字，皆直接改为正字。因避讳所改字或缺笔字，也直接改为正字。原文字迹辨认不清者，用缺字符口来表示。我们认为，繁体字与简体字是两套不同的书写符号系统，在简体字中无论由于何种原因保留繁体字，实际上都是将两套不同的书写符号系统相混杂，因此，本丛书作为简体字标点本，不保留任何繁体字。为方便阅读，我们标点的原则是简洁实用，以句号、逗号、顿号、分号为主，尽量少使用双引号、冒号、感叹号、问号，书名号可用可不用之处一律不用，尽可能不使用破折号。

此外，由于作者所处的年代不同，体例和行文风格不一，但我们尽量保留原书的行文格式，包括原文的双行小注，改为横排后也仍旧以双行小字的形式出现，但对版式则作了统一处理。为了方便制版，此次整理没有包括《汉上易传》的卦图部分和《增补郑氏周易》的爻辰图，尚敬请读者谅解。

除书名页上所列点校者之外，参加本丛书点校相关工作的还有：李正乐、韩丽娜、王成玉、李艳玲、孙乐、毕晓辉、武雪彬、马旭俊、刘高峰、张国亮、玄花、孙九龙、夏雨旭、王万志、郭威、李



忠芝、李学会、刘文健、施云、李玉君、艾换平、李一雯、夏莉、张哲、钟铮铮、杨柏怡、孙佳、孙维维、曲淑华、孙红梅、王磊、宋中楠、高占国、杨明、张淑娅、杨宏、李西亚、于春迎、夏云、吕士平、王观等。

由于时间仓促，书成众手，更由于我们于易学素养有限，书中错误在所难免，尚请读者批评指正。

2008年10月15日於闲置斋

杨军

目 录

东坡易传 /1

周易函书约注 . . . /91

周易新讲义 . . . /327



【清】苏轼 著

刘春丽 关润华 点校

作者简介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与其父苏洵、其弟苏辙合称“三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一生政治上很不得意,先是被指斥反对王安石的新法而被贬斥,后又因反对司马光尽罢王安石新法的做法而受到排斥。但其在北宋文坛的影响力几乎是无人可以相比的,他自制的帽子被称为“子瞻帽”,竟成为当时文人士子的标志性服饰。在被贬任杭州太守期间,苏轼主持了一项著名的水利工程,这就是西湖上流传至今的“苏堤”。

苏轼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易学大师。据传,苏轼深晓《周易》占卜和“胎息”养生之术,自称“铁冠道人”。在他贬官黄州时,撰成《东坡易传》(又称《毗陵易传》、《苏氏易解》)一书,成为蜀学的核心著作。据《栟城遗言》一书记载,苏洵作易传未成而亡,临终嘱苏轼、苏辙继作,苏轼书先成,苏辙即将自己所写送给苏轼参考,现在传世的《东坡易传》一书中,可以肯定蒙卦的注解就是苏辙的原作。由此看来,《东坡易传》实是苏氏父子三人共付心血的结果。

目 录

卷 一		临	23	家人	40	卷 六	
乾	3	观	23	睽	41	丰	59
坤	6	卷 三		蹇	42	旅	60
屯	7	噬嗑	24	解	43	巽	61
蒙	8	贲	25	损	44	兑	62
需	9	剥	26	益	45	涣	63
讼	10	复	27	卷 五		节	64
师	11	无妄	28	夬	47	中孚	65
比	12	大畜	29	姤	48	小过	66
小畜	13	颐	30	萃	49	既济	67
履	14	大过	31	升	50	未济	68
卷 二		习坎	32	困	51	卷 七	
泰	15	离	33	井	52	系辞传上	69
否	16	卷 四		革	53	卷 八	
同人	17	咸	34	鼎	54	系辞传下	78
大有	18	恒	35	震	55	卷 九	
谦	19	遯	37	艮	56	说卦传	84
豫	20	大壮	37	渐	57	序卦传	86
随	21	晋	38	归妹	58	杂卦传	88
蛊	22	明夷	39				



卷一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贞。初九，潜龙勿用。

乾之所以取于龙者，以其能飞、能潜也。飞者，其正也，不得其正而能潜，非天下之至健，其孰能之。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飞者，龙之正行也；天者，龙之正处也。见而在田，明其可安而非正也。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三非龙德欤？曰：否，进乎龙矣。此上下之际、祸福之交、成败之决也，徒曰龙者，不足以尽之，故曰君子。夫初之所以能潜，二之所以能见，四之所以能跃，五之所以能飞，皆有待于三焉，甚矣三之难处也！使三不能处此，则乾丧其所以为乾矣。天下莫大之福、不测之祸，皆萃于我而求决焉，其济不济，间不容发，是以终日乾乾，至于夕而犹惕然，虽危而无咎也。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下之上、上之下，其为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者，均也，而至于九四独跃而不惕者，何哉？曰：九四既进而不可复反者也，退则入于祸，故教之跃，其所以异于五者犹有疑而已。三与四，皆祸福杂，故有以处之然后无咎。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今之飞者，昔之潜者也，而谁非大人欤？曰：见大人者，皆将有求也。惟其处安居正，而后可以求得。九二者，龙之安；九五者，龙之正也。

上九，亢龙有悔。

夫处此者岂无无悔之道哉！故言有者，皆非必然者也。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见群龙，明六爻皆然也。蔡墨云：其姤曰潜龙勿用，其同人曰见龙在田，其大有曰飞龙在天，其夬曰亢龙有悔，其坤曰见群龙无首吉。古之论卦者以不变，论爻者以变。姤者，初九之变也；同人者，九二之变也；大有者，九五之变也；夬者，上九之变也，各指其一。而坤则六爻皆变。吾是以知用九之通六爻也，用六亦然。

《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

此论元也。元之为德，不可见也，其可见者，万物资始而已。天之德，不可胜言也，惟是为能统之，此所以为元也。

云行雨施，品物流形。

此所以为亨也。

大明终始，六位时成。

此所以为利也。生而成之，乾之终始也。成物之谓利矣。

时乘六龙以御天。

飞、潜、见、跃，各适其时，以用我刚健之德也。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

此所以为贞也。

保合太和，乃利贞。

通言之也。贞，正也，方其变化，各之于情，无所不至，反而循之，各直其性，以至于命，此所以为贞也。世之论性命者多矣，因是请试言其粗。曰：古之言性者，如告瞽者，以其所不识也。瞽者未尝有见也，欲告之以是物，患其不识也，则又以一物状之，夫以一物状之，则又一物也，非是物矣。彼惟未见，故告之以一物而不识，又可以多物眩之乎！古之君子，患性之难见也，故以可见者言性。夫以可见者言性，皆性之似也。君子日修其善，以消其不善，不善者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小人日修其不善，以消其善，善者日消，亦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夫不可得而消者，尧舜不能加焉，桀纣不能亡焉，是岂非性也哉！君子之至于是，用是为道，则去圣不远矣。虽然，有至是者，有用是者，则其为道常二，犹器之用于手，不如手之自用，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性至于是则谓之命，命，令也，君之令曰命，天之令曰命，性之至者亦曰命。性之至者非命也，无以名之，而寄之命也。死生祸福莫非命者，虽有圣智，莫知其所以然而然。君子之于道，至于一而二，如手之自用，则亦莫知其所以然而然矣，此所以寄之命也。情者，性之动也，溯而上至于命，沿而下至于情，无非性者。性之与情，非有善恶之别也，方其散而有为，则谓之情耳；命之与性，非有天人之际也，至其一而无我，则谓之命耳。其于易也，卦以言其性，爻以言其情，情以为利，性以为贞，其言也互见之，故人莫之明也。《易》曰：“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夫刚健中正，纯粹而精者，此乾之大全也，卦也；及其散而有为，分裂四出而各有得焉，则爻也。故曰：“六爻发挥，旁通情也。”以爻为情，则卦之为性也明矣。“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以各正性命为贞，则情之为利也亦明矣。又曰：“利贞者，性情也”，言其变而之乎情，反而直其性也。

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至于此，则无为而物自安矣。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夫天岂以刚故能健哉，以不息故健也。流水不腐，用器不蛊，故君子庄敬曰强，安肆曰偷，强则日长，偷则日消。

潜龙勿用，阳在下也；见龙在田，德施普也；终日乾乾，反复道也。

王弼曰：居上不骄，在下不忧，反复皆道也。

或跃在渊，进无咎也；飞龙在天，大人造也；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

阴阳和而物生，曰嘉。

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礼非亨，则偏滞而不合；义非利，则惨冽而不和。

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

王弼曰：不为世所易。

不成乎名，遯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尧舜之所不能加，桀纣之所不能亡，是谓诚。凡可以闲而去者，无非邪也，邪者尽去，则其不可去者自存矣，是谓闲邪存其诚。不然则言、行之信、谨，盖未足以化也。

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修辞者，行之必可言也，修辞而不立诚，虽有业不居矣。

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

至之为言往也，终之为言止也。乾之进退之决在三，故可往而往，其几；可止而止，其义。

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九四曰或跃在渊，无咎，何谓也？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

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

燥湿不与水火期，而水火即之；龙虎非有求于风云，而风云应之；圣人非有意于物，而物莫不欲见之。

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

明龙之在天也。

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

王弼曰：下无阴也。

贤人在下位而无辅，

夫贤人者，下之而后为用。

是以动而有悔也。

潜龙勿用，下也。见龙在田，时舍也。

时之所舍，故得安于田。

终日乾乾，行事也。或跃在渊，自试也。飞龙在天，上治也。亢龙有悔，穷之灾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王弼曰：夫能全用刚直，放远善柔，非天下至治，未之能也。

潜龙勿用，阳气潜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

以言行化物，故曰文明。

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或跃在渊，乾道乃革。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龙有悔，与时偕极。乾元用九，乃见天则。

天以无首为则。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

君子度可成则行，未尝无得也，故其行也，日有所见，日可见之行也。

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九三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九四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或者，未必然之辞也。其跃也，未可必，故以或言之，非以或为惑也。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

龙，变化而自用者也；马，驯服而用于人者也。为人用而又牝焉，顺之至也，至顺而不贞则陷于邪，故利牝马之贞。

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象》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顺得常。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安贞之吉，应地无疆。

坤之为道，可以为人用，而不可以自用；可以为和，而不可以为倡。故君子利有攸往，往求用也，先则迷而失道，后则顺而得主，此所以为利也。西与南，则兑也、离也，以及于巽，吾朋也；东与北，则震也、坎也，以及于乾与艮，非吾朋也。两阴不能相用，故必离类绝朋，而求主于东北。夫所以离朋而求主者，非为邪也，故曰安贞吉。

《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坤未必无君德，其所居之势宜为臣者也。《书》曰：“臣为上为德，为下为民。”

初六，履霜，坚冰至。《象》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

始于微而终于著者，阴阳均也，而独于此戒之者，阴之为物弱而易入，故易以陷人。郑子产曰：水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

以六居二，可谓柔矣。夫直方大者，何从而得之？曰：六二顺之至也，君子之顺岂有他哉，循理无私而已。故其动也为直，居中而推其直为方，既直且方，非大而何。夫顺生直，直生方，方生大，君子非有意为之也，循理无私，而三者自生焉，故曰不习无不利。夫有所习而利，则利止于所习者矣。

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象》曰：含章可贞，以时发也。或从王事，知光大也。

三有阳德，苟用其阳，则非所以为坤也，故有章而含之。坤之患弱而不可以正也，有章则可以为正矣，然以其可正而遂专之，则亦非所以为坤也，故从事而不造事，无成而代有终。

六四，括囊，无咎无誉。《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夫处上下之交者，皆非安地也。乾安于上，以未至于上为危，故九三有夕惕之忧；坤安于下，以始至于上为难，故六四有括囊之慎。阴之进而至于三，犹可贞也，至于四则殆矣，故自括结以求无咎无誉。咎与誉，人之所不能免也，出乎咎必入乎誉，脱乎誉必罹乎咎，咎所以致罪而誉所以致疑也，甚矣，无咎无誉之难也！

六五，黄裳，元吉。《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黄而非裳，则君也；裳而非黄，则臣尔，非贤臣



也。六五阴之盛而有阳德焉，故称裳以明其臣，称黄以明其德。夫文生于相错，若阴阳之专一，岂有文哉！六五以阴而有阳德，故曰文在中也。

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象》曰：龙战于野，其道穷也。

至于此，则非阴之所能安矣，阴虽欲不战而不可得，故曰其道穷也。

用六，利永贞。《象》曰：用六永贞，以大终也。

易以大小言阴阳，坤之顺进以小也，其贞终以大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

夫物非刚者能刚，惟柔者能刚耳。蓄而不发，及其极也，发之必决，故曰沉潜刚克。

至静而德方。

夫物圆则好动，故至静所以为方也。

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

惟其顺也，故能济其刚，如其不顺，则辨之久矣。

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

小人惟多愧也，故居则畏、动则疑。君子必自敬也，故内直；推其直于物，故外方。直在其内，方在其外，隐然如名师良友之在吾侧也，是以独立而不孤，夫何疑之有。

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

方其变化，虽草木犹蕃；及其闭也，虽贤人亦隐。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

黄，中之色也，通是理然后有是色也。君子之得位，如人之有四体为己用也。有手而不能执，有足而不能驰，神不宅其体也。

阴疑于阳必战，为其嫌于无阳也，故称龙焉。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

嫌也，疑也，皆似之谓也。阴盛似阳必战，方其盛也，似无阳焉，故虽阴而称龙。然犹未离其阴阳之类也，故称血以明其杂，若阴已变而为阳，则无复玄黄之杂矣。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因世之屯而务往以求功，功可得矣，而争功者滋多，天下之乱愈甚，故勿用有攸往。虽然，我则不往矣，而天下之欲往者皆是也，故利建侯，天下有侯，人各归安其主，虽有往者，夫谁与为乱。

《象》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大亨贞。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

屯有四阴，屯之义也，其二阴以无应为屯，其二阴以有应而不得相从为屯，故曰刚柔始交而难生。物之生，未有不待雷雨者，然方其作也，充满溃乱，使物不知其所从，若将害之，霁而后见其功也。天之造物也，岂物物而造之，盖草略茫昧而已；圣人之求民也，岂人人而求之，亦付之诸侯而已。然以为安而易之，则不可。

《象》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

初九，盘桓，利居贞，利建侯。《象》曰：虽盘桓，志行正也。以贵下贱，大得民也。

初九以贵下贱，有君之德而无其位，故盘桓居贞，以待其自至。惟其无位，故有从者，有不从者，夫不从者，彼各有所为贞也，初九不争，以成其贞，故利建侯，以明不专利而争民也。民不从吾，而从吾所建，犹从吾耳。

六二，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难，乘刚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志欲从五，而内忌于初，故屯遭不进也。夫初九，屯之君也，非寇也。六二之贞于五也，知有五而已，苟异于五者，则吾寇矣，吾焉知其德哉，是故以初为寇，曰吾非与寇为婚媾者也。然且不争，而成其贞，则初九之德至矣。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从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穷也。

势可以得民从而君之者，初九是也；因其有民从而建之，使牧其民者，九五是也。苟不可得而强求焉，非徒不得而已，后必有患。六三非阳也，而居于阳，无其德而有求民之心，将以求上六之阴，譬犹无虞而以即鹿，鹿不可得，而徒有入林之劳，故曰君子几不如舍之。几，殆也。

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方未知所从也，而初来求婚，从之，吉可知矣。

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屯无正主，惟下之者为得民。九五居上而专于应，则其泽施于二而已。夫大者患不广博，小者患不贞一，故专于应，为二则吉，为五则凶。

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象》曰：泣血涟如，何可长也。

三非其应，而五不足归也，不知五之不足归，惑于近而不早自附于初九，故穷而至于泣血也。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象》曰：蒙，山下有险，险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时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初筮告，以刚中也；再三渎，渎则不告，渎蒙也。蒙以养正，圣功也。

蒙者，有蔽于物而已，其中固自有正也。蔽虽甚，终不能没其正，将战于内，以求自达，因其欲达而一发之，迎其正心，彼将沛然而自得焉。苟不待其欲达，而强发之，一发不达，以至于再三，虽有得，非其正矣，故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彼将内患其蔽，即我而求达，我何为求之？夫患蔽不深，则求达不力；求达不力，则正心不胜；正心不胜，则我虽告之，彼无自入焉。故初筮告者，因其欲达而一发之也；再三渎、渎则不告者，发之不待其欲达，而至于再三也。蒙亨，以亨行者，言其一通而不复塞也。夫能使之一通而不复塞者，岂非时其中之欲达而一发之乎，故曰时中也。圣人之于蒙也，时其可发而发之，不可则置之，所以养其正心而待其自胜也，此圣人之功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果行者，求发也；育德者，不发以养正也。

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所以发蒙者，用于未发，既发则无用，既发而用者，渎蒙也；桎梏者，用于未刑，既刑则说，既刑而不说者，渎刑也。发蒙者，慎其初，不可使至渎，故于初云尔。

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刚柔接也。

童蒙若无能为也，然而容之则足以为助，拒之则所丧多矣。明之不可以无蒙，犹子之不可以无妇，子而无妇，不能家矣。

六三，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顺也。

王弼曰：童蒙之时，阴求于阳，上不求三而三求上，女先求男者也。女之为体正行以待命者也，见刚夫而求之，故曰不有躬也。施之于女，行不顺矣。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独远实也。

实，阳也。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顺以巽也。

六五之位，尊矣！恐其不安于童蒙之分，而自强于明，故教之曰童蒙吉。

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象》曰：利用御寇，上下顺也。

以刚自高而下临弱，故至于用击也。发蒙不得其道，而至于用击，过矣！故有以戒之。王弼曰：为之捍御，则物咸附之；若欲取之，则物咸叛矣。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象》曰：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需，有孚光亨，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中也。

谓九五也。乾之欲进，凡为坎者皆不乐也，是故四与之抗，伤而后避，上六知不可抗，而敬以求免。夫敬以求免，犹有疑也，物之不相疑者，亦不以敬相摄矣。至于五则不然，知乾之不吾害，知己之足以御之，是以内之而不疑，故曰有孚，光亨，贞吉。光者，物之神也，盖出于形器之表矣，故《易》凡言光、光大者，皆其见远知大者也；其言未光、未光大者，则隘且陋矣。

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见险而不废其进，斯有功矣。

《象》曰：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

乾之刚为可畏也，坎之险为不可易也，乾之于坎，远之则无咎，近之则致寇；坎之于乾，敬之则吉，抗之则伤。二者皆莫能相怀也。惟得广大乐易之君子，则可以兼怀而两有之，故曰：饮食宴乐。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难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尚远于坎，故称郊。处下不忘进者，乾之常也，远之不惰、近之不躁，是为不失常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虽小有言，以吉终也。衍，广衍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灾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败也。渐近则为沙，逼近则为泥。于沙则有言，于泥则致寇，坎之为害也如此。然于其言也，告之以终吉；于其致寇也，告之以敬慎不败，则乾以见险而不废其进为吉矣。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顺以听也。

需于血者，抗之而伤也；出自穴者，不胜而避也。

九五，需于酒食，贞吉。《象》曰：酒食贞吉，以中正也。

敌至而不忌，非有余者不能。夫以酒食为需，去备以相待者，非二阴之所能办也，故九五以此待乾，乾必心服而为之用，此所以正而获吉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象》曰：不速之客来，敬之终吉，虽不当位，未大失也。

乾已克四而达于五矣，其势不可复抗，故入穴以自固。谓之不速之客者，明非所愿也，以不愿之意而固守以待之，可得为安乎？其所以得免于咎者，特以敬之而已。故不如五之当位，而犹愈于四之大失也。



坎下乾上

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象》曰：讼，上刚下险，险而健，讼。讼有孚窒，惕中吉，刚来而得中也。终凶，讼不可成也。

初六信于九四，六三信于上九，而九二塞之，故曰“有孚窒”。而九四、上九亦不能置而不争，此讼之所以作也，故曰：“上刚下险，险而健，讼。”九二知惧则犹可以免，故曰“惕中吉，刚来而得中也”，言其来则息讼而归矣，终之则凶。

利见大人，尚中正也。

谓九五也。

不利涉大川，入于渊也。

夫使川为渊者，讼之过也。难未有不兴起于争，今又欲以争济之，是使相激为深而已。

《象》曰：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

(王弼)[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夫无讼在于谋始，契之不明，讼之所以生也，故有德司契，而讼自息矣。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

九二处二阴之间，欲兼有之，初不予而强争焉。初六有应于四，不永事二而之四，以为从强求之二，不若从有应之四也。二虽有言，而其辨则明，故终吉。

《象》曰：不永所事，讼不可长也。虽小有言，其辨明也。

若事二，则相从于讼无已也。

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象》曰：不克讼，归而逋也。自下讼上，患至掇也。

初六、六三本非九二之所当有也，二以其近而强有之，以为邑人。力征而心不服，我克则来，不克遂往，以我卜也。故九二不克讼而归，则初六、六三皆弃而违之，失众知惧，犹可少安，故无眚。眚，灾也。其曰“逋其邑人三百户者”，犹曰亡其邑人三百户云尔。

六三，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象》曰：食旧德，从上吉也。

六三与上九为应，二与四欲得之，而强施德焉。夫六三之应于上九者，天命之所当有也，非为其有德于我也，虽二与四之德不能夺之矣，是以食旧德以从其配。食者，食而忘之，不报之谓也，犹曰食言云尔。与二阳近而不报其德，故厉而后吉。或从王事无成者，有讨于其旧，从之可也，成之过矣。

九四，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象》曰：复即命，渝安贞，不失也。

九四命之所当得者，初六而已，近于三而强求之，故亦不克讼。然而有初之应，退



而就其命之所当得者，自改而安于贞，则犹可以不失其有也。

九五，讼，元吉。《象》曰：讼元吉，以中正也。

处中得位，而无私于应，故讼者莫不取曲直焉，此所以为元吉也。

上九，或锡鞶带，终朝三褫之。《象》曰：以讼受服，亦不足敬也。

六三，上九之配也，二与四尝有之矣，不克讼而归于上九。上九之得之也，譬之鞶带，夺诸其人之身而已，服之于人情有赧焉，故终朝三褫之。既服之矣，则又褫之，愧而不安之甚也。二与四讼不胜者也，然且终于无咎与吉也，上九讼而胜者也，然且有三褫之辱，何也？曰：此止讼之道也。夫使胜者自多其胜，以夸其能，不胜者自耻其不胜，以遂其恶，则讼之祸，吾不知其所止矣。故胜者褫服，不胜者安贞无咎，止讼之道也。



坎下坤上

师，贞丈人吉，无咎。

丈人，《诗》所谓老成人也。夫能以众正有功而无后患者，其惟丈人乎，故《象》曰吉又何咎矣。

《象》曰：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

用师犹以药石治病，故曰毒天下。

《象》曰：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

兵不可一日无，然不可观也。祭公谋父曰：“先王耀德（而）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故地中有水，师，言兵当如水，行于地中而人不知也。

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师出以律，失律凶也。
师出不可不以律也，否则虽臧亦凶。夫以律者，正胜也；不以律者，奇胜也。能以奇胜，可谓臧矣，然其利近、其祸远，其获小、其丧大，师休之日乃见之矣，故曰凶。

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

夫师出不先得主于中，虽有功，患随之矣。九二有应于五，是以吉而无复有咎。

《象》曰：在师中吉，承天宠也。王三锡命，怀万邦也。

赏有功，而万邦怀之，则其所赏，皆以正胜者也。

六三，师或舆尸，凶。《象》曰：师或舆尸，大无功也。

九二体刚而居柔，体刚则威，居柔则顺，是以无专权之疑，而有锡命之宠。六三体柔而居刚，体柔则威不足，居刚则势可疑，是以不得专其师，而为或者之众主之也，故凶而无功。

六四，师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王弼曰：得位而无应，无应则不可以行，得位则可以处，故左次无咎。行师之法，欲左皆高，故左次。

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象》曰：长子帅师，以中行也。弟子舆尸，使不当也。

夫以阴柔为师之主，不患其好胜而轻敌也，患其弱而多疑尔，故告之曰：禽暴汝田，执之有辞矣，何咎之有。既使长子帅师，又使弟子与众主之，此多疑之故也。臣待命而行，可谓正矣，然将在军则不可，故曰贞凶。

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乱邦也。

夫师，始终之际，圣人之所以甚重也，师出则严其律，师休则正其功，小人无自入焉。小人之所以由入者，常自不以律，始惟不以律，然后能以奇胜，夫能以奇胜者，其人岂可与居安哉。师休之日，将录其一胜之功，而以为诸侯大夫，则乱自是始矣。圣人之师，其始不求苟胜，故其终可以正功，曰：是君子之功邪？小人之功邪？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象》曰：比吉也，比辅也，下顺从也。原筮元永贞，无咎，以刚中也。

比吉，比未有不吉者也，然而比非其人，今虽吉，后必有咎，故曰原筮，筮所从也。原，再也；再筮，慎之至也。元，始也，始既已从之矣，后虽欲变，其可得乎，故曰元永贞。始既已从之，则终身为之贞，知将终身贞之，故再筮而后从。孰为可从者，非五欤！故曰以刚中也。

不宁方来，上下应也。

不宁方来，谓五阴也，五阴不能自安，而求安于五。

后夫凶，其道穷也。

穷而后求比，其谁亲之。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他吉。

五阴皆求比于五，初六最处其下而上无应，急于比者也。夫急于求人者必尽其诚，故莫如初六之有信也。五以其急于求人也而忽之，则来者懈矣。故必比之，然后无咎，是有信者，其初甚微且约也，其小盈缶而已，然而因是可以致来者，故曰终来有他吉。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言致他者，初六之功也。

六二，比之自内，贞吉。《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以应比为，故自内于二，可谓贞吉不自失者，于五则陋矣。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伤乎。

近者皆阴而远无应，故曰匪人。

六四，外比之，贞吉。《象》曰：外比于贤，以从上也。

上谓五也，非应而比，故曰外比。

九五，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象》曰：显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顺，失前禽也。邑人不诫，上使中也。

王弼曰：为比之主，而有应在二，显比者也。比而显之，则所亲者狭矣。夫无私于物，惟贤是与，则去之与来，皆无失也。三驱之礼，禽逆来趋己则舍之，背己而走则射之，爱于来而恶于去也，故其所施，常失前禽也。以显比而居王位，用三驱之道者也，故曰王用三驱，失前禽也。用其中正，征讨有常，伐不加邑，动必讨叛，邑人无虞，故不诫也，此可以为上之使，非为上之道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终也。

无首犹言无素也。穷而后比，是无素也。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

谓六四也。六四之谓小矣，五阳皆为六四之所畜，是以大而畜于小也。

健而巽，刚中而志行，乃亨。

未畜而亨，则巽之所以畜乾者，顺之而已。

密云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乾之为物，难乎其畜之者也，畜之非其人，则乾不为之用，虽不为之用，而眷眷焉不决去之，卒受其病者，小畜是也。故曰：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夫阳施于阴则为雨，乾非不知巽之不足以任吾施也，然其为物也健而急于用，故进而尝试焉。既已为密云矣，能为密云而不能为雨，岂真不能哉，不欲雨也。雨者，乾之有为之功也，不可以轻用，用之于非其人，则丧其所以为乾矣。乾知巽之不足以任吾施也，是以迟疑而重发之，欲之于巽而未决，故次于我之西郊。君子是以知乾之终病也，既以为云矣，则是欲雨之道也，能终不雨乎；既已次于郊矣，则是欲往之势也，能终不往乎。云而不雨，将安归哉！故卦以为不雨，而爻不免于雨者，势也。君子之于非其人也，望而去之，况与之为云乎，既已为云矣，又可反乎！乾知巽之不足与雨矣，而犹往从之，故曰：密云不雨，尚往也。

《象》曰：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夫畜已而非其人，则君子不可以有为，独可以雍容讲道。如子夏之在魏、子思之在鲁可也。

初九，复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复自道，其义吉也。

九二，牵复，吉。《象》曰：牵复在中，亦不自失也。

九三，舆说辐，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阳之畜乾也，厉而畜之，厉而畜之者，非以害之也，将盈其气而作之尔；阴之畜乾也，顺而畜之，顺而畜之者，非以利之也，将即其安而縻之尔。故大畜将以用乾，而小畜将以制之乾，进而求用则可，进而受制则不可，故大畜之乾以之艮为吉，小畜之乾以之巽为凶。乾之欲去于巽，必自其交之未深也，去之则易。初九复自道，何其咎，吉。进而尝之，知其不可，反循故道而复其所，则无咎。九二交深于初九矣，故其复也必自引而后脱，盖已难矣，然犹可以不自失也。至于九三，其交益深而不可复，则脱辐而与之处，与之处可也，然乾终不能自革其健，而与巽久处而无尤也，故终于反目。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九五，有孚挛如，富以其邻。《象》曰：有孚挛如，不独富也。

凡巽皆阴也。六四固阴矣，九五、上九其质则阳，其志则阴也。以阴畜乾，乾知其不可也，易以质阳而志阴者畜乾，乾知其不可也难，何则？不知其志，而见其类也。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六四之所孚者，初九也，初九欲去之，六四欲畜而留之，阴阳不相能，故伤而去、惧而出也。以其伤且惧，是以知阴之畜乾，其欲害乾之意见于外也，如此以其为害也浅，而乾去之速，故无咎。若夫九五之畜乾也则不然，所孚者既已去我矣，我且挽援而留之，若中心诚好之，然此乾之所以眷眷而不悟，自引而后脱。二者皆欲畜乾而制之，顾力不能，是以六四与上合志，而九五以其富附其邻，并力以畜之。邻，上九也。

上九，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处，德积载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小畜之世，宜不雨者也。九三之于上九，其势不得不雨者，以密云之不可反，而舍上九则无与雨也。既已与之雨，则为其人矣，可不为之处乎。乾非德不止，九五、上九质阳而志阴，故能尚德以载乾。尚德者，非真有德之谓也，九五、上九知乾之难畜，故积德而共载之。此阳也而谓之妇，明其实阴也。以上畜下故贞，乾不心服故厉，以阴胜阳，故月几望。君子之征自其交之未合则无咎，既已与之雨矣而去之，则彼疑我矣，疑则害之，故凶。



兑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象》曰：履，柔履刚也，说而应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履之所以为履者，以三能履二也。有是物者不能自用，而无者为之用也。乾有九二，乾不能用，而使六三用之。九二者，虎也，虎何为用于六三而莫之咥？以六三之应乎乾也。故曰：说而应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应乎乾者，犹可以用二，而乾亲用之不可，何哉？曰：乾刚也，九二亦刚也，两刚不能相下，则有争，有争则乾病矣，故乾不亲用而授之以六三，六三以不校之柔，而居至寡之地，故九二乐为之用也。九二为三用，而三为五用，是何以异于五之亲用二哉。五未尝病，而有用二之功，故曰：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夫三与五合，则三不见咥而五不病；五与三离，则五至于危而三见咥。卦统而论之，故言其合之吉；爻别而观之，故见其离之凶，此所以不同也。

《象》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独行愿也。

履六爻皆上履下也，所履不同，故所以履之者亦异。初九独无所履，则其所以为履之道者，行其素所愿而已。君子之道所以多变而不同者，以物至之不齐也，如不与物遇，则君子行愿而已矣。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象》曰：幽人贞吉，中不自乱也。

九二之用大矣，不见于二而见于三，三之所以能视者，假吾目也；所以能履者，附吾足也。有目不自以为明、有足不自以为行者，使六三得坦途而安履之，岂非才全德厚隐约而不愠者欤！故曰：幽人贞吉。

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象》曰：眇能视，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与行也。咥人之凶，位不当也。武人为于大君，志刚也。

眇者之视，跛者之履，岂其自能哉，必将有待于人而后能，故言跛、眇者，以明六三之无能而待于二也。二，虎也，所以为吾用而不吾咥者，凡以为乾也，六三不知其眇而自有其明，不量其跛而自与其行，以虎为畏己，而去乾以自用，虎见六三而不见乾焉，斯咥之矣。九二有之而不居，故为幽人；六三无之而自矜，故为武人。武人见人之畏己，而不知人之畏其君，是以有为君之志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终吉。《象》曰：愬愬终吉，志行也。

愬愬，惧也。九二之刚用于六三，故三虽阴，而九二之虎在焉，则三亦虎矣，虽然非诚虎也。三为乾用而二辅之，四履其上，可无惧乎，及其去乾以自用，而九二叛之，则向之所以为虎者亡矣，故始惧终吉。以九四之终吉，知六三之衰也；六三之衰，则九四之志得行矣。



九五，夬履，贞厉。《象》曰：夬履贞厉，位正当也。

九二之刚，不可以刚胜也，惟六三为能用之，九五不付之于三，而自以其刚决物，以此为履危道也。夫三与五之相离也，岂独三之祸哉，虽五亦不能无危，其所以犹得为正者，以其位君也。

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庆也。

三与五，其始合而成功，其后离而为凶，至于上九，历见之矣，故视其所履，考其祸福之祥，知二者之不可以一日相离也，而复其旧，则元吉。旋，复也。

卷二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来，吉亨。《彖》曰：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

阳始于复而至于泰，泰而后为大壮，大壮而后为夬。泰之世，不若大壮与夬之世，小人愈衰而君子愈盛也，然而圣人独安夫泰者，以为世之小人不可胜尽，必欲迫而逐之，使之穷而无归，其势必至于争，争则胜负之势未有决焉。故独安夫泰，使君子居中常制其命，而小人在外不为无措，然后君子之患无由而起，此泰之所以为最安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财，材也。物至于泰极矣，不可以有加矣，故因天地之道而材成之，即天地之宜而辅相之，以左右民，使不入于否而已。否未有不自其已甚者始，故左右之使不失其中，则泰可以常保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王弼曰：茅之为物，拔其根而相连引者也。茹，相连之貌也。三阳同志，俱志于外，初为类首，举则类从。故曰以其汇，征吉。

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阳皆在内，据用事之处，而摈三阴于外，此阴之所不能堪也。阴不能堪必疾阳，疾阳争矣。九二，阳之主也，故包荒用冯河，冯河者，小人之勇也，小人之可用，惟其勇者，荒者，其无用者也。有用者用之，无用者容之，不遐弃也，此所以怀小人尔。以君子而怀小人，其朋以为非也，而或去之，故曰朋亡。然而得配于六五，有大援于上，君子所以愈安也，虽亡其朋，而卒赖以安，此所以为光大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复，天地际也。

乾本上也，坤本下也，上下交故乾居于内而坤在外，苟乾不安其所，而务进以迫坤，则夫顺者将至于逆，故曰无平不陂。坤不获安于上，则将下，复以夺乾，乾之往适，所以速其复也，故曰无往不复。当是时也，坤已知难而贞于我，则可以无咎之矣。九三之所孚者，初与二也，以其所孚者为乐进以迫坤，而重违之，则危矣。故教之以勿恤其孚，而安于食，是以有泰之福。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实也。不戒以孚，中心愿也。

王弼曰：乾乐上复，坤乐下复，四处坤首，六五、上六皆失其故处而乐下者，故翩翩相从，不必富而能用其邻，不待戒而自孚。

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愿也。

妹，女之少者也。易女少而男长，则权在女，六五以阴居尊位，有帝乙归妹之象焉。坤乐下复，下复而夺乾，乾则病矣，而亦非坤之利也。乾病而疾坤，坤亦将伤焉，使乾不病、坤不伤，莫如以辅乾之意，而行其下复之愿，如帝女之归其夫者。帝女之归也，非求胜其夫，将以祉之。坤之下复，非以夺乾，将以辅之，如是而后可。

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象》曰：城复于隍，其命乱也。

取土于隍而以为城，封而高之，非城之利，以利人也。泰之所以厚坤于外者，非以利坤，亦以卫乾尔。坤之在上而欲复于下，犹土之为城而欲复于隍也。有城而不能固之，使复于隍，非城之罪，人之过也。故勿用师，上失其卫，则下思擅命，故自邑告命，邑非所以出命也，然既以失之矣，从而怀之则可，正之则吝。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

《春秋传》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君子道消，虽有国与无同矣。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

初六，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象》曰：拔茅贞吉，志在君也。

自泰为否也易，自否为泰也难，何也？阴阳易位，未有不志于复，而其既复，未有不安其位者也。故泰有征而否无征，夫苟无征，则是终无泰也，而可乎？故坤处内而不忘贞于乾，斯所以为泰之渐矣，故亨。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乱群也。

阴得其位，欲包群阳，而以承顺取之，上说其顺，而不知其害，此小人之吉也。大人之欲济斯世也，苟出而争之，上则君莫之信，下则小人之所疾，故莫如否。大人否而退，使君子小人之群不相乱，以为邪之胜正也，常于交错未定之间，及其群分类别，正未有不胜者也，故亨。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当也。

三本阳位，故包承群阳而知羞之矣。

九四，有命，无咎，畴离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君子之居否，患无以自行其志尔。初六有志于君而四之应，苟有命我，无庸咎之矣。故君子之畴获离其福。畴，类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

九五大人之得位宜若甚安且强者也，然其实制在于内，席其安强之势，以与小人争而求胜，则不可，故曰：休否，大人吉。恃其安强之势，而不虞小人之内胜，亦不可，故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休否者，所谓大人否也，小人之不吾敌也审矣，惟乘吾急则有以幸胜之，利在于急不在于缓也。苟否而不争以休息之，必有不吾敌者见焉，故大人吉。

上九，倾否，先否后喜。《象》曰：否终则倾，何可长也。

否至于此，不可复因，非倾荡扫除，则喜无自至矣。



离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象》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

此专言二也。

同人曰同人于野，亨。

此言五也，故别之。

利涉大川，乾行也。

野者，无求之地也，立于无求之地，则凡从我者皆诚同也，彼非诚同而能从我于野哉。同人而不得其诚同，可谓同人乎！故天与人同，物之能同于天者盖寡矣，天非求同于物，非求不同于物也，立乎上而天下之能同者自至焉，其不能者不至也。至者非我援之，不至者非我拒之，不拒不援，是以得其诚同，而可以涉川也。故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苟不得其诚同，与之居安则合，与之涉川则溃矣，涉川而不溃者，诚同也。

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象》曰：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

水之于地为比，火之与天为同人，同人与比相近而不同，不可不察也。比以无所不比为比，而同人以有所不同为同。故君子以类族辨物。

初九，同人于门，无咎。《象》曰：出门同人，又谁咎也。

初九自内出同于上，上九自外入同于下，自内出，故言门；自外入，故言郊。能出其门而同于人，不自用者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凡言媾者，其外应也；凡言宗者，其同体也。九五为媾，九三为宗，从媾正也，从宗不正也。六二之所欲从者，媾也，而宗欲得之，正者远而不相及，不正者近而足以相困，苟不能自力于难而安于易，以同乎不正，则吝矣。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象》曰：伏戎于莽，敌刚也。三岁不兴，安行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义弗克也。其吉，则困而反则也。

六二之欲同乎五也，历三与四而后至，故三与四皆欲得之。四近于五，五乘其墉，其势迫而不可动，是以虽有争二之心，而未有起戎之迹，故犹可知困而不攻，反而获吉也。若三之于五也，稍远而肆焉，五在其陵，而不在其墉，是以伏戎于莽而伺之，既已起戎矣，虽欲反，则可得乎，欲兴不能，欲归不可，至于三岁，行将安入。故曰：三岁不兴，安行也。

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师相遇，言相克也。

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由此观之，岂以用师而少五哉。夫以三、四之强，而不能夺，始于号咷而卒达于笑，至于用师相克矣，而不能散其同，此所以知二、五之诚同也。二，阴也；五，阳也。阴阳不同而为同人，是以知其同之可必也。君子出处语默不同，而为同人，是以知其同之可必也。苟可必也，则虽有坚强之物，莫能间之矣，故曰其利断金。兰之有臭，

诚有之也，二、五之同，其心诚同也，故曰其臭如兰。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物之同于乾者已寡矣，今又处乾之上，则同之者尤难，以其无所苟同，则可以无悔，以其莫与共立，则志未得也。



乾下离上

大有，元亨。《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

谓五也。大者皆见有于五，故曰大有。

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

以健济明，可以进退善恶，顺天之休命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

二应于五，三通于天子，四与上近焉，独立无交者惟初而已。虽然无交之为害也，非所谓咎也。独立无恃，而知难焉，何咎之有。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明惟初九为然也。

九二，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车以载，积中不败也。

大车虚而有容者，谓五也。九二足以有为矣，然非六五虚而容之，虽欲往可得乎。积中，明虚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九三以阳居阳，其势足以通于天子，以小人处之，则败矣。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晰也。

彭，三也。九四之义，知有五而已。夫九三之刚，非强也，六五之柔，非弱也，惟明者为能辨此。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发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

处群刚之间，而独用柔，无备之甚者也。以其无备，而物信之，故归之者交如也。此柔而能威者，何也？以其无备，知其有余也。夫备生于不足，不足之形见于外则威削。

上九，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佑也。

曰佑、曰吉、曰无不利，其为福也多矣，而终不言其所以致福之由，而《象》又因其成文，无所复说，此岂真无说也哉，盖其所以致福者远矣。夫两刚不能相用，而独阴不可以用，阳故必居至寡之地，以阴附阳，而后众予之，履之六三、大有之六五是也。六三附于九五，六五附于上九，而群阳归之，二阴既因群阳而有功，九五、上九又得以坐受二阴之成绩，故履有不疚之光，而大有有自天之佑，此皆圣贤之高致妙用也。故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信也，顺也，尚贤也，此三者皆六五之德也；易而无备，六五之顺也；厥孚交如，六五之信也；群阳归之，六五之尚贤也。上九特履之尔，我之所履者能顺且信，又以尚贤，则天人之助将安归哉！故曰：圣人无功，神人无名。而大有上九不见致福之由也。



艮下坤上

谦，亨，君子有终。《彖》曰：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此所以为谦亨也。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

此所以为君子有终也，不于其终观之，则争而得、谦而失者，盖有之矣。惟相要于究极，然后知谦之必胜也。

《象》曰：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

裒，取也。谦之为名，生于过也，物过然后知有谦，使物不过，则谦者乃其中尔，过与中相形，而谦之名生焉。圣人即世之所名而名之，而其实则归于中而已矣。地过乎卑，山过乎高，故地中有山谦。君子之居是也，多者取之，谦也；寡者益之，亦谦也。

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

此最处下，是谦之过也，是道也无所用之，用于涉川而已。有大难，不深自屈折，则不足以致其用。牧者，养之以待用云尔。

六二，鸣谦，贞吉。《象》曰：鸣谦贞吉，中心得也。

雄鸣则雌应，故易以阴阳唱和寄之于鸣谦，之所以为谦者，三也，其谦也以劳，故闻其风被其泽者，莫不相从于谦。六二其邻也，上九其配也，故皆和之而鸣于谦，而六二又以阴处内卦之中，虽微九三其有不谦乎。故曰鸣谦，又曰贞吉。鸣以言其和于三，贞以见其出于性也。

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象》曰：劳谦君子，万民服也。

劳，功也。谦五阴一阳，待是而后为谦，其功多矣。艮之制在三，而三亲以艮下坤，其谦至矣，故曰劳谦。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非独以自免而已，又将以及人，是得谦之全者也。故《彖》曰君子有终，而三亦云。

六四，无不利，撝谦。《象》曰：无不利，撝谦，不违则也。

是亦九三之所致也。二近其内，有配之象，故曰鸣；四近其外，三之所向，故称撝。以柔居柔，而当三之所向，三之所撝，四之所趋也，以谦撝谦，孰不利者，故曰无不利。

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直者，曲之矫也；谦者，骄之反也。皆非德之至也，故两直不相容，两谦不相使。九三以劳谦，而上下皆谦以应之，内则鸣谦，外则撝谦，其甚者则谦谦，相迫于无穷，相益不已，则夫所谓裒多益寡，称物平施者，将使谁为之。若夫六五则不然，以为谦乎，则所据者刚也，以为骄乎，则所处者中也，惟不可得而谓之谦，不可得而谓之骄，故五谦莫不为之使也。求其所以能使其五谦者，而无所有，故曰不富以其邻。至于侵伐而不害为谦，故曰利用侵伐。莫不为之用者，故曰无不利。

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象》曰：鸣谦，志未得也。可用行师，征邑国也。

其为鸣谦一也，六二自得于心，而上六志未得者，以其所居非安于谦者也，特以其配之劳谦而强应焉。貌谦而实不至，则所服者寡矣，故虽其邑国而犹叛之，夫实虽不足，而名在于谦，则叛者不利，叛者不利，则征者利矣。王弼曰：吉凶悔吝，生乎动者也。动之所起，兴于利者也。故饮食必有讼，讼必有众起，未有居众人之所恶而为动者所害，处不竞之地而为争者所夺，是以六爻虽有失位、无应、乘刚，而皆无凶咎悔吝者，以谦为主也。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师。

豫之言暇也，暇以乐之谓豫。建侯所以豫，豫所以行师也，故曰利建侯行师。有民而不以分人，虽欲豫，可得乎？子重问晋国之勇，栾针曰“好以暇”，是故惟暇者为能师。

《彖》曰：豫刚应而志行，顺以动，豫。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言天地亦以顺动也。

而况建侯行师乎。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

上以顺动，则凡入于刑罚者，皆民之过也。

豫之时义大矣哉！

卦未有非时者也，时未有无义亦未有无用者也。苟当其时，有义有用，焉往而不为大，故曰“时义”，又曰“时用”，又直曰“时”者，皆适遇其及之而已。从而为之说则过矣，如必求其说，则凡不言此者，皆当求所以不言之故，无乃不胜异说而厌弃之欤！盍取而观之，因其言天地以及圣人王公，则多有是言，因其所言者大而后及此者，则其言之势也，是说也，且非独此，“见天地之情”者四，“利见大人”者五，其余同者不可胜数也，又可尽以为异于他卦而曲为之说欤！

《象》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

初六，鸣豫，凶。《象》曰：初六鸣豫，志穷凶也。

所以为豫者，四也，而初和之，故曰鸣。已无以致乐，而恃其配以为乐，志不远矣。因人之乐者，人乐亦乐，人忧亦忧，志在因人而已，所因者穷，不得不凶。

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象》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

以阴居阴，而处二阴之间，晦之极、静之至也。以晦观明，以静观动，则凡吉凶祸福之至，如长短黑白，陈乎吾前，是以动静如此之果也。介于石，果于静也；不终日，果于动也。是故孔子以为知几也。

六三，盱豫，悔迟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当也。

以阳居阳，犹力人之馭健马也，有以制之，夫三非六之所能馭也，乘非其任而听其所之，若是者神乱于中，而目盱于外矣。据静以观物者，见物之正，六二是也；乘动以逐物者，见物之似，六三是也。物之似福者诱之，似祸者劫之，我且睢盱而赴之，既而非也，则后虽有诚然者，莫敢赴之矣。故始失之疾，而其终未尝不以迟为悔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盍，何不也；簪，固结也。五阴莫不由四而豫，故大有得。豫有三豫二贞，三豫易怀而二贞难致，难致者疑之，则附者皆以利合而已。夫以利合，亦以利散，是故来者、去者、观望而不至者，举勿疑之，则吾朋何有不固者乎。

六五，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贞疾，乘刚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二与五皆贞者也，贞者不志于利，故皆不得以豫名之。其贞同，其所以为贞者异，故二以得吉，五以得疾也。二之贞，非固欲不从四也，可则进，否则退，其吉也，不亦宜乎。五之于四也，其质则阴、其居则阳也，质阴则力莫能较，居阳则有不服之心焉，夫力莫能较而有不服之心，则其贞足以疾而已。三豫者皆内丧其守，而外求豫者也，



故小者悔吝，大者凶。六五之贞，虽以为疾，而其中之所守者未亡，则恒至于不死，君子是以知贞之可恃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长也。

冥者，君子之所宜息也。豫至上六，宜息矣，故曰：冥豫。成有渝者，盈辄变也，盈辄变，所以为无穷之豫也。



震下兑上

随，元亨利贞，无咎。《象》曰：随，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

大时不齐，故随之世，容有不随者也。责天下以人人随己，而咎其贞者，此天下所以不说也。是故大亨而利贞者，贞者无咎，而天下随时。时者，上之所制也，不从己而从时，其为随也大矣。

《象》曰：泽中有雷，随，君子以向晦入宴息。

雷在泽中，伏而不用，故君子晦则入息。

初九，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象》曰：官有渝，从正吉也。出门交有功，不失也。

物有正主之谓官。九五者，六二之正主也。二以远五而苟随于初，五以其随初而疑之，则官有变矣。官有变，初可以有获也，而非其正，故官虽有变，而以从正不取为吉也。初之取二也，得二而失五，初之不取二也，失二而得五，何也？可取而不取，归之于正主，初信有功于五矣，五必德之，失门内之配，而得门外之交，是故舍其近配，而出门以求交于其所有功之人，其得也必多，故君子以为未尝失也。

六二，系小子，失丈夫。《象》曰：系小子，弗兼与也。

小子，初也；丈夫，五也。兼与，必两失。

六三，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象》曰：系丈夫，志舍下也。

四为丈夫，初为小子，三无适应，有求则得之矣。然而从四正也，四近而在上，从上则顺，与近则固，故系丈夫而利居贞。

九四，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随有获，其义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六三固四之所当有也，不可以言获，获者，取非其有之辞也。二之往配于五也，历四而后至，四之势可以不义取之，取之则于五为凶，不取则于五为有功。二之从五也甚难，初处其邻，而四当其道，处其邻，不忘贞，当其道，不忘信，使二得从其配者，初与四之功也，故皆言功。居可疑之地而有功，足以自明，其谁咎之。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嘉谓二也。传曰：嘉偶曰配，而昏礼为嘉。故《易》凡言嘉者，其配也。随之时，阴急于随阳者也，故阴以不苟随为贞，而阳以不疑其叛己为吉。六二以远五而贰于初，九五不疑而信之，则初不敢有，二不敢叛，故吉。

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系之，上穷也。

居上无应，而不下随，故拘系之而后从。从而又维之，明强之而后从也。强之而后从，则其从也不固，故教之曰：当如王之通于西山。王，文王也；西山，西戎也。文王之通西戎也，待其自服而后从之，不强以从也。



巽下艮上

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象》曰：蛊，刚上而柔下，巽而止，蛊。蛊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

器久不用而虫生之，谓之蛊；人久宴溺而疾生之，谓之蛊；天下久安无为而弊生之，谓之蛊。《易》曰：蛊者，事也。夫蛊非事也，以天下为无事而不事事，则后将不胜事矣，此蛊之所以为事也，而昧者乃以事为蛊，则失之矣。器欲常用，体欲常劳，天下欲常事事。故曰：巽而止，蛊。夫下巽则莫逆，上止则无为，下莫逆而上无为，则上下大通而天下治也。治生安，安生乐，乐生偷，而衰乱之萌起矣。蛊之灾非一日之故也，必世而后见，故爻皆以父子言之，明父养其疾，至子而发也。人之情无大患难则日入于偷，天下既已治矣，而犹以涉川为事，则畏其偷也。蛊之与巽一也，上下相顺与下顺而上止，其为偷一也，而巽之所以不为蛊者，有九五以干之，而蛊无是也。故蛊之《象》曰：“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而巽之九五曰：“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阳生于子，尽于巳；阴生于午，尽于亥。阳为君子，君子为治；阴为小人，小人为乱。夫一日十二干相值，支五千六，而后复世，未有不知者也。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则世所谓六甲也。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则世所谓六庚也。甲庚之先后，阴阳相反，故《易》取此以寄治乱之势也。先甲三日，子、戌、申也，中尽于巳而阳盈矣，盈将生阴、治将生乱，故受之以后甲。后甲三日，午、辰、寅也，寅尽于亥，然后阴极而阳生，蛊无九五以干之，则其治乱皆极。其自然之势，势穷而后变，故曰：终则有始，天行也。夫巽则不然，初虽失之，后必有以起之，譬之于庚。先庚三日，午、辰、寅也，后庚三日，子、戌、申也，庚之所后，甲之所先也，故先庚三日尽于亥，后庚三日尽于巳，先阴而后阳，先乱而后治。故曰：无初有终。又特曰吉。不言之于巽《象》，而言之于九五者，明此九五之功，非巽之功也。

《象》曰：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

鼓之舞之之谓振，振民使不惰，育德使不竭。

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象》曰：干父之蛊，意承考也。

蛊之为灾，非一日之故也，及其微而干之，初其任也。见蛊之渐，子有改父之道，其始虽危，终必吉。故曰：有子，考无咎。言无是子，则考有咎矣。孝爱之深者，其迹有若不顺，其迹不顺，其意顺也。

九二，干母之蛊，不可贞。《象》曰：干母之蛊，得中道也。

阴之为性，安无事而恶有为，是以为蛊之深，而干之尤难者，寄之母也。正之则伤爱，不正则伤义，以是为至难也。非九二，其孰能任之，故责之二也。二以阳居阴，有刚之实而无用刚之迹，可以免矣。

九三，干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干父之蛊，终无咎也。

九三之德与二无以异也，特不知所以用之。二用之以阴，而三用之以阳，故小有悔而无大咎。

六四，裕父之蛊，往见吝。《象》曰：裕父之蛊，往未得也。

六四之所居与二无以异也，而无其德，斯益其疾而已。裕，益也。

六五，干父之蛊，用誉。《象》曰：干父用誉，承以德也。

父有蛊而子干之，犹其有疾而砭药之也，岂其所乐哉。故初以获厉，三以获悔，六



五以柔居中，虽有干蛊之志，而无二阳之决，故反以是获誉。誉归于己，则疾归于父矣。父之德惟不可承也，使其可承，则非蛊矣。蛊而承德，是以无巽九五后庚之吉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则也。

君子见蛊之渐，则涉川以救之，及其成，则不事王侯以远之。蛊之成也，良医不治，君子不事。



兑下坤上

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象》曰：临，刚浸而长，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复而阳生，凡八月而二阴至，则临之二阳尽矣。方长而虑消者，戒其速也。

《象》曰：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

泽所以容水，而地又容泽，则无不容也，故君子为无穷之教，保无疆之民。《记》曰：“君子过言则民作辞，过动则民作则。”故言必虑其所终，而行必稽其所弊。

初九，咸临，贞吉。《象》曰：咸临贞吉，志行正也。

有应者为咸临。咸，感也。感以临，则其为临也易，故咸临所以行正也。

九二，咸临，吉，无不利。《象》曰：咸临吉，无不利，未顺命也。

二阳在下，方长而未盛也；四阴在上，虽危而尚强也。九二以方长之阳，而临众阴，阴负其强而未顺命，从而攻之，阴则危矣，而阳不能无损，故九二以咸临之而后吉，阳得其欲而阴免于害，故无不利。

六三，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象》曰：甘临，位不当也。既忧之，咎不长也。

乐而受之谓之甘。阳进而阴莫逆，甘临也。甘临者，居于不争之地，而后可以居于阳，阳犹疑之，拒之固伤，不拒犹疑之，进退无所利者，居之过也，故六三之咎，位不当而已。咎在其位，不在其人，则忧惧可以免矣。

六四，至临，无咎。《象》曰：至临无咎，位当也。

以阴居阴而应于初，阳至而遂顺之，故曰至临。

六五，知临，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

见于未然之谓知。临之世，阳未足以害阴，而其势方锐，阴尚可以抗阳，而其势方郅，苟以其未足以害我而不内，以吾尚足以抗之而不受，则阳将忿而攻阴。六五以柔居尊而应于二，方其未足而收之，故可使为吾用；方吾有余而柔之，故可使怀吾德，此所以为知也。天子以是服天下之强者则可，小人以是畜君子则不可。故曰：大君之宜，吉。惟大君为宜用是也。大君以是行其中，小人以是行其邪。

上六，敦临，吉，无咎。《象》曰：敦临之吉，志在内也。

敦，益也；内，下也。六五既已应九二矣，上六又从而附益之，谓之敦临；复之六四既已应初九矣，六五又从而附益之，谓之敦复，其义一也。



坤下巽上

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象》曰：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无器而民趋，不言而物喻者，观之道也。圣人以神道设教，则赏爵刑罚有设而不用者矣。寄之宗庙，则盥而不荐者也。盥者以诚，荐者以味。

父干《象》曰：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

初六，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观，小人道也。

大观在上，故四阴皆以尚宾为事，初六童而未仕者也，急于用以自炫贾，惟器小而夙成者为无咎，君子则吝矣。

六二，窥观，利女贞。《象》曰：窥观女贞，亦可丑也。

六二远且弱，宜处而未宜宾者也。譬之于女，利贞而不利行者也。苟以此为观，则是女不待礼而窥以相求，贞者之所丑也。

六三，观我生进退。《象》曰：观我生进退，未失道也。

六三，上下之际也，故当自观其生，以卜进退。夫欲知其君，则观其民，故我之生，则君之所为也。知君之所为，则进退决矣。进退在我，故未失道也。

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象》曰：观国之光，尚宾也。

进退之决在六三，故自三以下，利退而不利进；自三以上，利进而不利退。进至于四，决不可退矣，故利用宾于王。

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观我生，观民也。

上九，观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观其生，志未平也。

此二观所自言之者不同，其实一也。观我生，读如观兵之观；观其生，读如观鱼之观。九五以其至显观之于民，以我示民，故曰观我生；上九处于至高而下观之，自民观我，故曰观其生。今夫乘车于道，负者皆有不平之心，圣人以其一身擅天下之乐，厚自奉以观示天下，而天下不怨，夫必有以大服之矣。吾以吾可乐之生而观之人，人亦观吾生可乐，则天下之争心将自是而起，故曰君子无咎。君子而后无咎，难乎其无咎也。

卷 三

䷲ 震下离上

噬嗑，亨，利用狱。

道之衰也，而物至于相噬以求合，教化则已晚矣，故利用狱。

《象》曰：颐中有物曰噬嗑。

所以为噬嗑者，四也，否则为颐矣。

噬嗑而亨，刚柔分动而明。

噬嗑之时，噬非其类而居其间者也。阳欲噬阴以合乎阳，阴欲噬阳以合乎阴，故曰刚柔分动而明也。

雷电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用狱也。

谓五也。

《象》曰：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敕法。

初九，履校灭趾，无咎。《象》曰：履校灭趾，不行也。

居噬嗑之时，六爻未有不以噬为事者也。自二与五，反复相噬，犹能戒以相存也。惟初与上，内噬三阴而莫或噬之，贪得而不戒，故始于小过，终于大咎。圣人于此两者，寄小人之始终；于彼四者，明相噬之得丧。

六二，噬肤灭鼻，无咎。《象》曰：噬肤灭鼻，乘刚也。



以阴居阴，至柔而不拒者也，故初九噬之，若噬肤然，至于灭鼻而不知止也。夫灭鼻而不知止者，非初之利也，非初之利，则二无咎矣。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腊肉、干肺、干肉，皆难噬者也。凡《易》以阴居阳则不纯乎柔，中有刚矣，故六三、六五皆有难噬之象。夫势之必不能拒也，则君子以不拒为大，六二是也。六三之于九四，力不能敌而怀毒以待之，则已陋矣，故曰小吝。出于见噬而不能堪也，故非其咎。

《象》曰：遇毒，位不当也。

若以阴居阴，则无复有毒矣。

九四，噬干肺，得金矢。

取其坚而可畏。

利艰贞，吉。《象》曰：利艰贞吉，未光也。

六五，噬干肉，得黄金。

取其居中而贵。

贞厉，无咎。《象》曰：贞厉无咎，得当也。

九四居二阴之间，六五居二阳之间，皆处争地而致交噬者也。夫不能以德相怀，而以相噬为志者，惟常有敌以致其噬，则可以少安，苟敌亡矣，噬将无所施，不几于自噬乎。由此观之，无德而相噬者，以有敌为福矣。九四噬干肺得金矢，六五噬干肉得黄金，九四之难噬，是六三、六五之得也；六五之难噬，是九四、上九之得也。得之为言，犹曰赖此以存云尔。利艰贞吉，贞厉无咎，皆未可以居安而享福也，惟有德者为能居安而享福，夫岂赖有敌而后存邪，故曰未光也。得当者，当于二阳之间也。

上九，何校灭耳，凶。《象》曰：何校灭耳，聪不明也。

灭趾者，止其行而已，不行犹可以无咎，灭耳则废其聪矣，无及也，故凶。



离下艮上

贲，亨，小利有攸往。《彖》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刚不得柔以济之，则不能亨；柔不附刚，则不能有所往。故柔之文刚，刚者所以亨也；刚之文柔，柔者所以利往也。乾之为离，坤之为艮，阴阳之势数也。文明以止，离、艮之德也，势数推之天，其德以为人，《易》有刚柔往来、上下相易之说，而其最著者，贲之《彖》也。故学者沿是争推其所从变，曰泰变为贲，此大惑也。一卦之变为六十三，岂独为贲也哉。学者徒知泰之为贲，又乌知贲之不为泰乎。凡易之所谓刚柔相易者，皆本诸乾坤也。乾施一阳于坤，以化其一阴，而生三子，皆一阳而二阴，凡三子之卦有言刚来者，明此本坤也，而乾来化之。坤施一阴于乾，以化其一阳，而生三女，皆一阴而二阳，凡三女之卦有言柔来者，明此本乾也，而坤来化之。故凡言此者，皆三子三女相值之卦也，非是卦也，则无是言也。凡六：蛊之《彖》曰“刚上而柔下”，贲之《彖》曰“柔来而文刚”，“分刚上而文柔”，咸之《彖》曰“柔上而刚下”，恒之《彖》曰“刚上而柔下”，损之《彖》曰“损下益上”，益之《彖》曰“损上益下”。此六者适遇而取之也。凡三子三女相值之卦十有八，而此独取其六，何也？曰：圣人之所以取以为卦，亦多术矣。或取其象，或取其爻，或取其变，或取其刚柔之相易。取其象，天水违行讼之类是也；取其爻，六三履虎尾之类是也；取其变，颐中有物曰噬嗑之类是也；取

其刚柔之相易，贲之类是也。夫刚柔之相易，其所取以为卦之一端也。遇其取者则言，不取者则不言也，又可以尽怪之欤！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象》曰：山下有火，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

明庶政，明也；无敢折狱，止也。

初九，贲其趾，舍车而徒。《象》曰：舍车而徒，义弗乘也。

文刚者，六二也，初九、九三见文者也。自六二言之，则初九其趾，九三其须也，初九之应在四，六二之文，初九之所不受也。车者，所以养趾，为行文也，初九为趾，则六二之所以文初九者为车矣。初九自洁，以答六四之好，故义不乘其车而徒行也。

六二，贲其须。《象》曰：贲其须，与上兴也。

六二施阴于二阳之间，初九有应而不受，九三无应而内之，无应而内之者正也，是以仰贲其须。须者，附上而与之兴也。

九三，贲如皤如，永贞吉。《象》曰：永贞之吉，终莫之陵也。

初九之正配，四也，而九三近之；九三之正配，二也，而初九近之。见近而不贞，则失其正，故九三不贞于二，而贰于四，则其配亦见陵于初九矣，初九亦然。何则？无以相贲也。自九三言之，贲我者二也，濡我者四也，我可以两获焉，然而以永贞于二为吉也。

六四，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当位，疑也，匪寇婚媾，终无尤也。

六四当可疑之位者，以近三也。六二以其贲贲初九，而初九全其洁，皤然也。初九之所以全其洁者，凡以为四也，四可不以洁答之乎？是以洁其车马，翼然而往从之，以三为寇而莫之媾也，此四者危疑之间，交争之际也，然卒免于侵陵之祸者，以四之无不贞也。

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戔戔，吝，终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丘园者，僻陋无人之地也，五无应于下，而上九之所贲也，故曰贲于丘园。而上九亦无应者也，夫两穷而无归，则薄礼可以相縻而长久也，是以虽吝而有终，可不谓吉乎。彼苟有以相喜则吝，而吉可也。戔戔，小也。

上九，白贲，无咎。《象》曰：白贲无咎，上得志也。

夫柔之文刚也，往附于刚以贲，从人者也；刚之文柔也，柔来附之，以人从贲者也。以贲从人，则贲存乎人；以人从贲，则贲存乎己。此上九之所以得志也。阳行其志而阴听命，惟其所贲，故曰白贲，受贲莫若白。



坤下艮上

剥，不利有攸往。《象》曰：剥，剥也，柔变刚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顺而止之，观象也。

见可而后动。

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象》曰：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身安而民与之，则剥者自衰，不与之校也。

初六，剥床以足，蔑贞凶。《象》曰：剥床以足，以灭下也。

六二，剥床以辨，蔑贞凶。《象》曰：剥床以辨，未有与也。



阳在上，故君子以上三爻为己载，己者，床也，故下为床。阴之长犹水之溢也，故曰蔑。辨，足之上也，床与足之间，故曰辨。君子之于小人，不疾其有丘山之恶，而幸其有毫发之善。剥床以足，且及其辨矣，犹未直以为凶也。曰蔑贞而后凶，小人之于正也，绝蔑无余而后凶可必也，若犹有余，则君子自其余而怀之矣，故曰：剥床以辨，未有与也。小人之为恶也，有人与之，然后自信以果，方其未有与也，则其愧而未果之际也。

六三，剥之，无咎。《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王弼曰：群阴剥阳，己独协焉，虽处于剥，可以无咎。上下各有二阴，应阳则失上下也。

六四，剥床以肤，凶。《象》曰：剥床以肤，切近灾也。

剥床以肤，始及己矣。虽欲怀之，而不可得矣。故直曰凶。

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象》曰：以宫人宠，终无尤也。

观之世，几于剥矣，而言不及小人者，其主阳也。六五剥之主，凡剥者皆其类也，圣人不能使之无宠于其类，故择其害之浅者许之。四以下，贯鱼之象也，自上及下，施宠均也。夫宠均则势分，势分则害浅矣。以宫人之宠，宠之不及以政也，不及以政，岂惟自安，亦以安之，故无不利。圣人之教人也，容其或有而去其太甚，庶几从之，如责之以必无，则彼有不从而已矣。

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象》曰：君子得舆，民所载也。小人剥庐，终不可用也。

果未有不食者也，硕而不见食，必不可食者也。智者去之，愚者眷焉。上九之失民久矣，五阴之势足以辄而取之，然且独存于上者，彼特存我以为名尔，与之合则存，不与之合则亡。君子以为是不可食之果也，而亟去之，彼得志于上，必食其下，故君子去其上而出其下，可以得民。载于下谓之舆，庇于上谓之庐。庐者，既剥之余也，岂可复用哉。



震下坤上

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彖》曰：复亨，刚反动而以顺行，是以出入无疾，

自坤为复，谓之入自复，为乾谓之出，疾病也。

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

坤与初九为七。

利有攸往，刚长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见其意之所向，谓之心；见其诚然，谓之情。凡物之将亡而复者，非天地之所予者不能也，故阳之消也，五存而不足，及其长也，甫一而有余，此岂人力也哉。《传》曰：天之所坏，不可支也；其所支，亦不可坏也。违天不祥，必有大咎。

《象》曰：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复者，变易之际也。圣人居变易之际，静以待其定，不可以有为也，故以至日闭关明之，下至于商旅不行，上至于后不省方。

初九，不远复，无祇悔，元吉。

《象》曰：不远之复，以修身也。

去其所居而复归，亡其所有而复得，谓之复。必尝去也，而后有归；必尝亡也，而后有得。无去则无归，无亡则无得，是故圣人无复。初九未尝见其有过也，然而始有复

矣。孔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

六二，休复，吉。《象》曰：休复之吉，以下仁也。

休，初九也。以阴居阴，不争之至也，退而休之，使复者得信，谓之休复。

六三，频复，厉，无咎。《象》曰：频复之厉，义无咎也。

以阴居阳，力不得抗而中不愿，故频于初九之复也。外顺而内不平者，危则无咎。频，蹙也。

六四，中行独复。《象》曰：中行独复，以从道也。

独与初应。

六五，敦复，无悔。《象》曰：敦复无悔，中以自考也。

忧患未至而虑之，则无悔。六五，阴之方盛也，而内自度其终不足以抗初九，故因六四之独复而附益之以自托焉。

上六，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象》曰：迷复之凶，反君道也。

乘极盛之末，而用之不已，不知初九之已复也，谓之迷复。灾眚者，在天之罚也，初九之复，天也，众莫不予而已独迷焉。用之于敌则灾其国，用之于国则灾其身，极盛必衰，骤胜故败，在其终也，国败君凶，至于十年而不复者，明其用民之过而师竞之甚也。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象》曰：无妄，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谓初九。

动而健，刚中而应，谓九五。

大亨，以正天之命也。

无妄者，天下相从于正也。正者，我也，天下从之者，天也。圣人能必正，不能使天下必从，故以无妄为天命也。

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佑，行矣哉！

无故而为恶者，天之所甚疾也。世之妄也，则其不正者容有不得已焉，无妄之世，正则安，不正则危，弃安即危非人情，故不正者必有天灾。

《象》曰：天下雷行物与，无妄。

妄者物所不与也。

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

茂，勉也；对，济也。《传》曰：“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天下既已无妄矣，则先王勉济斯时，容养万物而已。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所以为无妄者，震也，所以为震者，初九也。无妄之权在初九，故往得志也。

六二，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象》曰：不耕获，未富也。

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灾也。

九四，可贞，无咎。《象》曰：可贞无咎，固有之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药有喜。《象》曰：无妄之药，不可试也。



善为天下者，不求其必然，求其必然乃至于是尽丧。无妄者，驱人而内之正也，君子之于正，亦全其大而已矣。全其大有道，不必乎其小，而其大斯全矣。古之为过正之行者，皆内不足而外慕者也，夫内足者恃内而略外，不足者反之。阴之居阴，安其分者也，六二是也。而其居阳也，不安其分而外慕者也，六三是也。阳之居阳，致其用者也，九五是也。而其居阴也，内足而藏其用者也，九四是也。六二妄其分，是故不敢为过正之行，曰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夫必其所耕而后获，必其所菑而后畲，则是拣发而栴，数米而炊，择地而蹈之，充其操者蚓而后可，将有所往，动则蹶矣，故曰：于义可获，不必其所耕也；于道可菑，不必其所菑也。不害其为正而可以通天下之情，故利有攸往。所恶于不耕而获者，恶富之为害也，如取之不失其正，虽欲富可得乎，故曰：不耕获，未富也。六三不安其分，而外慕其名，自知其不足，而求详于无妄，故曰：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或者系其牛于此，而为行道者之得之也，行者固不可知矣，而欲责得于邑人，宜其有无辜而遇祸者，此无妄之所以为灾也。失其牛于此，而欲必求之于此，此其意未始不以为无妄也，然卒至于大妄，则求详之过也。九五以五用九，极其用矣，用极则忧废，故戒之曰：无妄之疾，勿药有喜。无妄之世而有疾焉，是大正之世而未免乎小不正也，天下之有小不正，是养其大正也，乌可药哉！以无妄为药，是以至正而毒天下，天下其谁安之，故曰：无妄之药，不可试也。九四内足而藏其用，拙其至刚而用之以柔，故曰：可贞，无咎。可以其贞正物而无咎者，惟四也。其《象》曰：“固有之。”固有之者，生而性之，非外掠而取之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穷之灾也。

无妄之世有大妄者，六三也，而上九应之，六三外慕于正，而窃取其名，三以苟免可也，至于上九，穷且败矣。



乾下艮上

大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象》曰：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

其德刚健者，乾也；笃实者，艮也；辉光者，二物之相磨而神明见也。乾不得艮则素健而已矣，艮不得乾则徒止而已矣，以止厉健，以健作止，而德之变不可胜穷也。

刚上而尚贤，能止健，大正也。

大者正也，谓上九也。故谓之贤贤者，见畜于上九，所以为大畜也。

不家食吉，养贤也。利涉大川，应乎天也。

乾之健，艮之止，其德天也，犹金之能割，火之能热也。物之相服者必以其天，鱼不畏网而畏鸛鹙，畏其天也。故乾在艮下，未有不止而为之用也。物之在乾上者，常有忌乾之心，而乾常有不服之意，需之上六、小畜之上九是也。忌者生于不足以服人尔，不足以服人而又忌之，则人之不服也滋甚。今夫艮自知有以畜乾，故不忌其健，而许其进，乾知艮之有以畜我而不忌，故受其畜而为之用。不家食者，以艮为主也。利涉大川者，用乾之功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孔子论乾九二之德曰：“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是以知乾之健，患在于不学，汉高帝是也。故大畜之君子将以用乾，亦先厚其学。

初九，有厉，利已。《象》曰：有厉利已，不犯灾也。

小畜之畜乾也，顺而畜之，故始顺而终反目。大畜之畜乾也，厉而畜之，故始厉而终亨。君子之爱人以德，小人之爱人以姑息，见德而愠，见姑息而喜，则过矣。初九欲进之意无已也，至于六三，遇厉而止，六四之厉，我所谓德也，使我知戒而终身不犯于灾者，六四也。

九二，舆说辐。《象》曰：舆说辐，中无尤也。

小畜之说辐，不得已也，故夫妻反目；大畜之说辐，其心愿之，故中无尤也。

九三，良马逐，利艰贞。日闲舆卫，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三乾并进，故曰良马逐。马不忧其不良，而忧其轻车易道以至泛轶也，故利艰贞。九三，乾之殿也，故相与飭戒，闲习其车徒，则利有攸往。上，上九也，上利在不忘，三利在必戒。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六五，豮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

童牛，初九也；牯，角械也。童牛无所用牯，然且不敢废者，自其童而牯之，迨其壮虽不牯可也，此爱其牛之至也。豮豕，羝豕也，九二之谓也。有牙而不鸷者，羝豕也，不鸷则可畜矣。大畜之畜乾也，始厉而终亨，初九，阳之微者也，而遂牯之，故至于九二，虽有牙而可畜也，其始牯之，其渐可畜，其终虽进之天衢可也。童而牯之，爱以德也，故有喜，不恶其牙而畜之，将求其用也，故有庆。凡物有以相德曰喜，施德获报曰庆。孔子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天衢者，上之所履而不与下共者也。德有以守之，虽以予人而莫敢受，苟无其德，虽吾不予夫将有取之者。上九之德足以自固，是以无忌于乾而大进之，其曰何天之衢者何？天衢之有而不汝进也，夫惟以天衢进之，而乾大服矣。



震下艮上

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象》曰：颐，贞吉，养正则吉也。观颐，观其所养也。

谓上九。

自求口食，观其自养也。

谓初九。

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大矣哉！《象》曰：山下有雷，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

上止下动，有颐之象，故君子治所以养口者。人之所共知而难能者，慎言语、节饮食也，言语一出而不可复入，饮食一入而不可复出者也。

初九，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象》曰：观我朵颐，亦不足贵也。

尔，初九也；我，六四也。龟者不食而寿，无待于物者也。养人者，阳也；养于人者，阴也。君子在上足以养人，在下足以自养。初九以一阳而伏于四阴之下，其德足以自养而无待于物者，如龟也，不能守之，而观于四，见其可欲，朵颐而慕之，为阴之所致也，故凶。所贵于阳者，贵其养人也，如养于人，则亦不足贵矣。

六二，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类也。



从下为颠，过击曰拂经，历也丘空也。豫之六五失民，而九四得之，则九四为由豫；颐之六五失民，而上九得之，则上九为由颐。六二有养人之位，而无养人之德，则丘颐也夫。由、丘二者皆非相安者也，丘以其位，由以其德，两立而不相忌者，未之有也。六二、六三之求养于上九也，皆历五而后至焉。夫有求于入者必致怨于其所忌，以求说此入之情也，故六二、六三之过五也，皆击五而后过，非有怨于五也，以悦其所求养者也。由颐者，利之所在也；丘颐者，位之所在也。见利而蔑其位，君子以为不义也，故曰：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六二可以下从初九而求养也，然且不从，而过击五以求养于上九，无故而陵其主，故征凶。征凶者，明颠颐之吉也。二，阴也，五亦阴也，故称类也。

六三，拂颐，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拂颐者，拂经于丘颐也，六二已详言之矣。因前之辞故略，其实一也。拂颐之为不义，二与三均也，然二有初可从，而三不得不从上也，故曰贞凶。虽贞于其配，而于义为凶。由颐之兴，丘颐之废，可坐而待也，其势不过十年，盖待其定而从之，故戒之曰十年勿用。用于十年之内，则大悖之道也。夫击其主而悦其配，虽其配亦不义也，故无攸利。

六四，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颠颐之吉，上施光也。

四于初为上，自初而言之，则初之见养于四为凶；自四言之，则四之得养初九为吉。初九之刚，其始若虎之眈眈，而不可驯也，六四以其所欲而致之，逐逐焉而来，六四之所施可谓光矣。

六五，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贞之吉，顺以从上也。

六五既失其民，为六二、六三之所拂而过也，愠而起争之则亡矣，故以顺而从上、居贞为吉。失民者不可以犯难，故曰不可涉大川。

上九，由颐，厉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颐厉吉，大有庆也。

莫不由之以得养者，故曰由颐。有其德而无其位，故厉而后吉。无位而得众者，必以身犯难，然后众与之也。



巽下兑上

大过，栋桡，利有攸往，亨。《象》曰：大过，大者过也。栋桡，本末弱也。刚过而中，巽而说，行利有攸往，乃亨。

二、五者用事之地也，阳自内出，据用事之地，而摈阴于外，谓之大过，大者过也。阴自外入，据用事之地，而囚阳于内，谓之小过，小者过也。过之为言，偏盛而不均之谓也，故大过者，君骄而无臣之世也。易之所贵者，贵乎阳之能御阴，不贵乎阳之陵阴而蔑之也，人徒知夫阴之过乎阳之为祸也，岂知夫阳之过乎阴之不为福也哉。立阴以养阳也，立臣以卫君也，阴衰则阳失其养，臣弱则君弃其卫。故曰：大过，大者过也。栋桡，本末弱也。四阳者，栋也；初、上者，栋之所寄也。弱而见摈，则不任寄矣，此栋之所以桡也。栋桡，吾将压焉，故大过之世，利有事而忌安居。君侈已甚，而国无忧患，则上益张而下不堪，其祸可待也，故利有攸往。所利于往者，利其有事也，有事则有患，有患则急人，患至而人急，则君臣之势可以少均。故曰：刚过而中，巽而说，行利有攸往，乃亨。

大过之时大矣哉！《象》曰：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遯世无闷。

初六宜不惧，上六宜遯。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白茅，初六也；所藉者，九二也。茅之为物，贱而不足收也，然吾有所甚爱之器，必以藉之，非爱茅也，爱吾器也。初之于二，强弱之势固相绝矣，其存亡不足以为损益，然二所以得赡养于上者，以有初之藉也。弃茅而不收，则器措诸地，弃初而不录，则二亲其劳矣。故孔子曰：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

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过以相与也。

卦合而言之，则大过者，君骄之世也；爻别而观之，则九五当骄，而九二以阳居阴，不骄者也。盛极将枯，而九二独能下收初六以自助，则生稊者也；老夫，九二也；女妻，初六也。凡人之情，夫老而妻少，则妻倨而夫恭；妻倨而夫恭，则臣难进而君下之之谓也，故无不利。大过之世患在亢而无与，故曰：老夫女妻，过以相与也。

九三，栋桡，凶。《象》曰：栋桡之凶，不可以有辅也。

九四，栋隆，吉，有他吝。《象》曰：栋隆之吉，不桡乎下也。

卦合而言之，则本末弱，栋桡者也；爻别而观之，则上六当栋桡，初六弱而能立，以遇九二，不桡者也。初、上非栋也，栋之所寄而已，所寄在彼，而隆桡见于此，初六不桡于下，则九四栋隆。上六不足以相辅，则九三之栋桡，以其应也。九四专于其应则吉，有他则吝矣。栋之隆也，非初之福而四享其利，及其桡也，上亦不与而三受其名。故大过之世，智者以为阳宜下阴，而愚者以为阴宜下阳也。

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象》曰：枯杨生华，何可久也。老妇士夫，亦可丑也。

盛极将枯而又生华，以自耗竭而不能久矣。稊者，颠而复蘖，反其始也；华者，盈而毕发，速其终也。九五以阳居阳，汰侈已甚，而上六乘之，力不能正，只以速祸，故曰：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老妇，上六也；士夫，九五也。夫壮而妻老，君厌其臣之象也，故教之以无咎无誉，以求免于斯世。咎所以致罪，誉所以致疑也。

上六，过涉灭顶，凶，无咎。《象》曰：过涉之凶，不可咎也。

过涉至于灭顶，将有所救也，势不可救而徒犯其害，故凶，然其义则不可咎也。



坎下坎上

习坎，坎，险也。

水之所行，而非水也，惟水为能习行于险，其不直曰坎，而曰习坎，取于水也。

有孚维心，亨，行有尚。《象》曰：习坎，重险也。水流而不盈，险故流，流故不盈。

行险而不失其信，

万物皆有常形，惟水不然，因物以为形而已。世以有常形者为信，而以无常形者为不信，然而方者可斲以为圆，曲者可矫以为直，常形之不可恃以为信也如此。今夫水虽无常形，而因物以为形者，可以前定也，是故工取平焉，君子取法焉。惟无常形，是以连物而无伤，惟莫之伤也，故行险而不失其信。由此观之，天下之信，未有若水者也。

维心亨，乃以刚中也。

所遇有难易，然而未尝不志于行，是水之心也。物之窒我者有尽，而是心无已，



则终必胜之，故水之所以至柔而能胜物者，维不以力争而以心通也。不以力争，故柔外；以心通，故刚中。

行有尚，往有功也。

尚，配也，方圆曲直所遇，必有以配之，故无所往而不有功也。

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

朝廷之仪、上下之分，虽有强暴，而莫敢犯，此王公之险也。

险之时用大矣哉！《象》曰：水洊至，习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

事之待教而后能者，教事也。君子平居，常其德行，故遇险而不变，习为教事，故遇险而能应。

初六，习坎，入于坎窞，凶。《象》曰：习坎入坎，失道凶也。

六爻皆以险为心者也，夫苟以险为心，则大者不能容，小者不能忠，无适而非寇也。惟相与同患，其势有以相待，然后相得而不叛，是故居坎之世，其人可与同处患而不可与同处安。九二、九五，二险之不相下者也，而六三、六四，其蔽也。夫有事于敌，则敌者先受其害，故九二之于六三、九五之于六四，皆相与同患者也，是以相得而不叛。至于初、上处内外之极，最远于敌，而不被其祸，以为足以自用而有余，是以各挟其险以待其上，初不附二，上不附五，故皆有失道之凶焉。君子之习险，将以出险也，习险而入险，为寇而已。

九二，坎有险，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险，九五也；小，六三也。九二以险临五，五亦以险待之，欲以求五，焉可得哉，所得者六三而已。二所以能得三者，非谓其德足以怀之，徒以二者皆未出于险中，相待而后全故也。

六三，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来之坎坎，终无功也。

之，往也；枕，所以休息也；来者，坎也；往者，亦坎也。均之二坎，来则得主，往则得敌，遇险于外，而休息于内也，故曰险且枕。六三知其不足以自用，用必无功，故退入于坎以附九二，相与为固而已。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象》曰：樽酒簋贰，刚柔际也。

樽酒簋贰用缶，薄礼也；纳约自牖，简陋之至也。夫同利者不交而欢，同患者不约而信，四非五无与为主，五非四无与为蔽，馈之以薄礼，行之以简陋，而终不相咎者，四与五之际也。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祗犹言适足也。九五可谓大矣，有敌而不敢自大，故不盈也，不盈，所以纳四也。盈者人去之，不盈者人输之，故不盈适所以使之既平也。

上六，系用徽纆，寘于丛棘，三岁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岁也。

夫有敌而深自屈以致人者，敌平则汰矣。故九五非有德之主也，无德以致人，则其所致者皆有求于我者也。上六维无求于五，故徽纆以系之，丛棘以固之。上六之所恃者险尔，险穷则亡，故三岁不得，凶也。



离下离上

离，

火之为物，不能自见，必丽于物，而后有形，故离之象取于火也。

利贞，亨。畜牝牛吉。《象》曰：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言万物各以其类丽也。

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柔丽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六二、五是柔丽中正也，物之相丽者不正，则易合而难久，正则难合而终必固，故曰利贞亨。欲知其所畜视其主，有是主然后可以畜是人也，有其人而无其主，虽畜之不为用。故以柔为主，则所畜者惟牝牛为吉。

《象》曰：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

火得其所附，则一炬可以传千万；明得其所寄，则一耳目可以尽天下，天下之续吾明者众矣。

初九，履错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错之敬，以辟咎也。

六爻莫不以相附离为事，而火之性，炎上者也，故下常附上。初九，附六二者也，以柔附刚者，宁倨而无谄，以刚附柔者，宁敬而无渎，渎其所附则自弃者也，故初履声错然，敬之以辟相渎之咎。

六二，黄离，元吉。《象》曰：黄离元吉，得中道也。

黄，中也，阴不动而阳来附之，故元吉。

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离，何可久也。

火得其所附则传，不得其所附则穷。初九之于六二，六五之于上九，皆得其所附者，以阴阳之相资也。惟九三之于九四，不得其传而遇其穷，如日之昃，如人之耋也。君子之至此，命也，故鼓缶而歌，安以俟之，不然咨嗟而不宁，则凶之道也。

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象》曰：突如其来如，无所容也。

九三无所附，九四人莫附之，皆穷者也。然九三之穷，则咨嗟而已。九四见五之可欲，而不度其义之不可得，故其来突如，其炎焚如。六五拒而不纳，故穷而无所容。夫四之欲得五，是与上九争也，而上九，离之王公也，是以死而众弃之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离王公也。

王公，上九也，六五上附上九，而九四欲得之，故出涕戚嗟，以明不贰也。六五不贰于四，则上九离之矣，故吉。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凡在下者，未免离于人也。惟上九离人而不离于人，故其位为王，其德可以正人，各安其所离矣而有乱群者焉，则王之所征也。嘉者，六五也；非其类者，九四也。六爻皆无应，故近而附之者得称嘉也，其嘉之所以能克其非类者，以上九与之也。

卷 四

䷵
䷶

艮下兑上

咸，亨利贞，取女吉。《象》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

下之而后得，必贞者也，取而得贞，取者之利也。

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情者，其诚然也。云从龙、风从虎，无故而相从者，岂容有伪哉。



《象》曰：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外，四也。咸其拇者，以是为咸也。咸者以神交，夫神者将遗其心，而况于身乎。身忘而后神存，心不遗则身不忘，身不忘则神忘，故神与身非两存也，必有一忘。足不忘屨，则屨之为累也，甚于桎梏；要不忘带，则带之为虐也，甚于縲绁。人之所以终日蹶屨束带而不知厌者，以其忘之也。道之可名，言者皆非其至，而咸之可分别者皆其粗也。是故在卦者，咸之全也；而在爻者，咸之粗也。爻配一体，自拇而上至于口，当其处者有其德，德有优劣而吉凶生焉。合而用之，则拇履、腓行、心虑、口言，六职并举，而我不知，此其为卦也；离而观之，则拇能履而不能捉、口能言而不能听，此其为爻也。方其为卦也，见其咸而不见其所以咸；犹其为人也，见其人而不见其体也。六体各见，非全人也，见其所以咸，非全德也。是故六爻未有不相应者，而皆病焉，不凶则吝，其善者免于悔而已。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虽凶居吉，顺不害也。顺九三也。

九三，咸其股，执其随，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处也。志在随人，所执下也。执，牵也；下，二也。体静而神交者，咸之正也。艮，止也，而所以为艮者，三也。三之德固欲止，而初与二莫之听者，往从其配也。见配而动，虽三亦然，是故三虽欲止而不免于随也。附于足而足不能禁其动者，拇也；附于股而股不能已其行者，腓也。初与二者，艮之体而艮不能使之止也，拇虽动，足未必听，故初之于四，有志而已。腓之所之无不随者，以动静之制在焉，故可以凶，可以吉也。股欲止而牵于腓，三欲止而牵于二，不信己而信人，是以往吝也。

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象》曰：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来，未光大也。

九四之所居，心之所在也。方其为卦也，四隐而不见，心与百体并用而不知，是以无悔无朋。及其表之以四也，而心始有所在，心有所在而物疑矣，故憧憧往来以求之，正则吉，不正则不吉。既感则悔亡，未感则害我者也。其朋则从，非其朋则不从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拇之动、腓之行、股之随、心之憧憧往来，皆有为之病也，惩其病而举不为者，是无为之病也。五之所在者，脢也，而脢者体之不动而无事者也，畏其有事之劳而咸于无事，求无悔而已，志已卑矣。

上六，咸其辅颊舌。《象》曰：咸其辅颊舌，滕口说也。

上六之所在者，口也。夫有以为咸者，口未必不用，而恃口以为咸，则不可。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象》曰：恒，久也。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恒。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

所以为恒者，贞也，而贞者，施于既亨、无咎之后者也。上下未交，恩泽未渥，而骤用其贞，此危道也。故将为恒。其始必有以深通之，其终必有以大正之。方其通物也，则上下之分有相错者矣，以错致亨，亨则悦，悦故无我咎者，无咎而后贞，贞则可恒，故恒非一日之故也，惟久于其道而无意于速成者能之。

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

物未有穷而不变者，故恒非能执一而不变，能及其未穷而变尔。穷而后变，则有变之形，及其未穷而变，则无变之名，此其所以为恒也。故居恒之世而利有攸往者，欲及其未穷也，夫能及其未穷而往，则终始相受，如环之互端。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

照者日月也，运之者天也。

四时变化而能久成，

将明恒久不已之道，而以日月之运、四时之变明之，明其未穷而变也。阳至于午，未穷也，而阴已生；阴至于子，未穷也，而阳已萌。故寒暑之际人安之，如待其穷而后变，则生物无类矣。

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非其至情者，久则厌矣。

《象》曰：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风非天地之常用也，而天地之化所以无常者，以有雷风也。故君子法之，以能变为恒，立不易方而其道运矣。

初六，浚恒，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恒之始，阳宜下阴，以求亨；及其终，阴宜下阳，以明贞。今九四不下初六，故有浚恒之凶；上六不下九三，故有振恒之凶。二者皆过也，易地而后可。下沉曰浚，上奋曰振。初六以九四不见下，故求深自藏以远之，使九四虽田而无获，可谓贞矣。然阴阳否而不亨，非所以为恒之始也，故凶。始不亨而用贞，终必两废，故无攸利。夫恒之始，宜亨而未宜贞。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艮、兑合而后为咸，震、巽合而后为恒。故卦莫吉于咸、恒者，以其合也，及离而观之，见己而不见彼，则其所以为咸、恒者亡矣。故咸、恒无完爻，其美者不过悔亡。恒之世，惟四宜下初，自初以上，皆以阴下阳为正，故九二、九三、六五、上六皆非正也，以中者用之，犹可以悔亡，以不中者用之，则无常之人也。故九三不恒其德。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传》曰：人而无恒，不可作巫医。子曰：不占而已矣。夫无常之人，与之为巫医且不可，而况可与有为乎。人惟有常，故其善恶可以外占而知。无常之人，方其善也，若可与有为；及其变也，冰解潦竭，而吾受其羞。故与是人遇者，去之吉、贞之吝。善恶各有徒，惟无常者无徒。故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九四居非其位，而重下初六，初六其所欲得也，故曰无禽。上亢而下沉，欲以获初，难矣。

六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象》曰：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夫子制义，从妇凶也。

恒以阴从阳为正，六五下即二，则妇人之正也，九二上从五，则夫子之病也。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恒之终，阴宜下阳者也，不安其分而奋于上，欲求有功而非其时矣，故凶。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贞。《象》曰：遯亨，遯而亨也。

阴盛于否，而至于剥，君子未尝不居其间也。遯以二阴而伏于四阳之下，阴犹未足以胜阳，而君子遂至于遯，何也？曰：君子之遯，非直奔去而不复救也，以为有亨之道焉。今夫二阴在内，遯之主也，其势至锐而其朋至寡，锐则其终必胜，寡则其心常欲得众。君子及其未胜而遯，则阴无与处而思求阳，阴思求阳而后阳可以处，故曰：遯亨，遯而亨也。

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

时当遯，虽有应，不得不逝也。

小利贞，浸而长也。遯之时义大矣哉！

浸而后长，则今犹微也，微而忘贞则废矣。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

山有企天之意，而不可及；阴有慕阳之志，而不可追，遯之象也。

初六，遯尾，厉，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厉，不往何灾也。

遯者皆外向，故初六为尾，首之所趣，尾所不能禁也，遯而不能禁，逝者众矣。众逝则我无与处，故势危不能禁，而往迫之，则阳怒而为灾，故不利有攸往。

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象》曰：执用黄牛，固志也。

六二，遯之主，而与五为应，则有以固执之矣。方阳之遯，其所以执而留之者，非出于款诚至意，阳不顾也，故必有如牛革之坚者，而又用其黄焉，则忠确之至也。

九三，系遯，有疾厉，畜臣妾吉。《象》曰：系遯之厉，有疾惫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九三虽阳，而与阴同体，是为以阴止阳，徒欲止之，而无应于上，止之不由其道，盖系之而已。彼欲去矣，而以力系之，我惟无疾而后可，一日有疾，则彼皆舍我而去尔。何则？所以系之者，恃力也。故曰畜臣妾吉，系者，畜臣妾之道，而非所以畜君子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九四有初六之好，舍其好而遯，则君子吉而小人否也。

九五，嘉遯，贞吉。《象》曰：嘉遯贞吉，以正志也。

六二、九五，配也。舍其配而遯，故曰嘉遯。犹惧其怀也，故戒之以贞吉。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无应于下，沛然而去，遯之肥也。夫九三牵于二阴，而为之止，我不知势之不可以不遯，而止之非其利也，然则上九之肥遯，非独以利我，亦以利三也。



乾下震上

大壮，利贞。《象》曰：大壮，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大壮利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

以大者为正，天地之至情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

所以全其勇壮也。

初九，壮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壮于趾，其孚穷也。

乾，施壮于震者也。壮者为羊，所施为藩，故五以二为羊，三以六为藩。以类推之，则初九之壮施于九四，九四藩决不羸，则初九亦触四之羊也，以其最下而用壮，故曰壮于趾；自下之四，故曰征。众皆触非其类，己独触其类，触其类则有孚于非其类矣，不孚于方壮之阳，而孚于已穷之阴，故虽有孚，而不免于凶者，其孚穷而不足赖也。

九二，贞吉。《象》曰：九二贞吉，以中也。

初九以触阳凶，九三以触阴厉，皆失中者也。九二之于五也，进不触之，退不助之，安贞而已，中也。

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壮，君子罔也。

羊，九三也；藩，上六也；羸，废也。九三之壮施于上六，上六穷阴也，九三壮阳也，以壮阳触穷阴，其势若易易然。然而阳壮则轻敌，阴穷则深谋，故小人以是为壮，而君子以是为罔已也。以阳触阴，正也，而危道也，是以君子不触也。

九四，贞吉，悔亡。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象》曰：藩决不羸，尚往也。

九四有藩，是以知初九之触也，欲进而消二阴者，九四之贞吉也，外有二阴之敌，而内有初九之触，此九四之所以有悔也。忿其触而羸其角，则是敌未亡而内自战，四以是为病也，故见触不校，即而怀之，以为其徒，则可以悔亡。故曰：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九四自决其藩而不以羸，初九之角则向之触我者，止而为吾用，适所行以壮吾輹尔，临敌而輹壮，可以往矣。

六五，丧羊于易，无悔。《象》曰：丧羊于易，位不当也。

羊，九二也；六五者，九二施壮之地也。以阴居阳，则不纯乎阴，有志于助阳矣，是以释九二之羊而纵之，故曰：丧羊于易，位不当也。人皆为藩以御羊，而已独无有，岂非易之至也欤！有藩者羸其角，而易者丧之，羸其角者无攸利，则丧之者无悔，岂不明哉。

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详也。艰则吉，咎不长也。

羊，九三也；藩，上六也。自三言之，三不应触其藩；自上言之，上不应羸其角。二者皆不计其后而果于发者，三之触我，我既已罔之矣，方其前不得遂，而退不得释也，岂独羊之患，虽我则何病如之。且未有羊羸角而藩不坏者也，故无攸利均之，为不利也，则以知难而避之为吉。



坤下离上

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象》曰：晋，进也，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也。

晋以离为君，坤为臣。坤之为物，广大博厚，非特臣尔，乃诸侯也，故曰康侯，君以是安诸侯也。夫坤顺而离明，以顺而进，趋于明，无有逆而不受者，故曰锡马。马所以进也，锡之马而使蕃之，许其进之甚也。一日三接，喜其来之至也。

《象》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

初六，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晋如摧如，独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三阴皆进而之离，九四居于其冲，欲并而有之，众之所不与也。初六有应于四，将以众适四，故进而众摧之也。夫初六之适四，正也，其以众适四，不正也，已独行而不以众，则得其正矣，故曰贞吉。我虽正矣，而众莫吾信，故裕之而后无咎。裕之而后无咎者，众未肯受吾命也。

六二，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兹介福，以中正也。

将进而之五，而四欲得之，故晋如、愁如。我守吾正，虽四为拒，不能终闭也，故受福于王母。六五之谓王母也，以其为王母，故二虽阴，亦可得而归之矣。

六三，众允，悔亡。《象》曰：众允之志，上行也。

将适上九而近于四，悔也，虽与之近，而众信其不与也，故悔亡。

九四，晋如鼫鼠，贞厉。《象》曰：鼫鼠贞厉，位不当也。

求得而未必能者，鼫鼠也。六二、六三，非其所当得也，因其过，我欲兼有之，而众不听，故曰晋如鼫鼠。九四之有初六，正也，非其正者，固不可得矣，而正者犹危，则位不当之故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庆也。

四夺其与，悔也，然而众不与四，是以悔亡。夫以五之尊，而下与四争其所附，则陋矣，故虽失所当得，勿恤而往，则吉。夫下与四争必来，来者，争也，则往者不争之至也。五犹不争，而四何敢不置之，故其所失，终亦必得而已矣。苟终于得，则其不争，非独四之利也。

上九，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象》曰：维用伐邑，道未光也。

刚之上穷者，角也，晋其角者，以是为晋也，以角为晋，必有所用其触。三，吾应也，而四闭之，则上九之所伐者，四也。四与上同体，故为邑也，邑人而闭吾应，无以令之，而至于用兵，道不光矣。此正也，而吝道也，故知戒于危，然后其吉可以无咎。



离下坤上

明夷，利艰贞。《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

王弼曰：显明于外，乃所辟也。

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义不食也。

明夷之主在上六，二与五皆其用事之地，而九三势均于其主，力足以正之，此三者皆有责于明夷之世者也。夫君子有责于斯世，力能救则救之，六二之用拯是也；力能正则正之，九三之南狩是也；既不能救又不能正，则君子不敢辞其辱，以私便其身，六五之箕子是也。君子居明夷之世，有责必有以塞之，无责必有以全其身而不失其正。初九、六四无责于斯世，故近者则入腹，获心于出门庭，而远者则行不及食也。明夷者，自夷以全其明也。将飞而举其翼，必见磨矣，故垂其翼，所以示不飞之形也。方其未去也，垂其翼，缓之至也；及其去也，三日不遑食，亟之至也，是何也？则惧不免也。明夷之主既已失其民矣，我有所适，所适必其敌也，去主而适敌，主且以我为谋之，故曰主人有言。主人，上六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则也。

爻言左右，犹言内外也；在我之上，则于我为左矣。明夷之世，坤君也，而将废也；离臣也，而方壮也。自离言之，坤之废，左股之伤也，六二忠顺之至，故往用拯之。爱其忠而忧其不济也，故戒之曰：徒往不足拯也，马壮而后吉。马所以载伤者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六二所居者顺，而不失人臣之则，故可以拯不明之君，有功而不见疑，是以吉也。至于九三，其势逼矣，虽欲拯之而不可得，故南狩以正之。明夷始自晦也，南狩发其明之地也，以阳用阳，戒在于速，故大首既获，则不可疾贞。

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象》曰：入于左腹，获心意也。

近不明之君，而位非用事之地，虽以逊免可也。是故入其左腹，获其心意，而君子莫之咎者，以去其门庭之速也。君子之居此，惧不免尔，既免未有不去者。既免而不去，怀其门庭，将以有求，则吾罪大矣。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象》曰：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

六五之于上六，正之则势不敌，救之则力不能，去之则义不可，此最难处者也。如箕子而后，可，箕子之处于此，身可辱也，而明不可息者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国也。后入于地，失则也。

六爻皆晦也，而所以晦者不同，自五以下，明而晦者也，若上六，不明而晦者也，故曰不明晦，言其实晦，非有托也。明而晦者，始晦而终明；不明而晦者，强明而实晦，此其辨也。



离下巽上

家人，利女贞。《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内，谓二也。

男正位乎外，

谓五也。

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象》曰：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火之所以盛者，风也，火盛而风出焉；家之所以正者，我也，家正而我与焉。

初九，闲有家，悔亡。《象》曰：闲有家，志未变也。

家人之道，宽则伤义，猛则伤恩，然则是无适而可乎？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至矣。言之有物也，行之有恒也，虽有悍妇暴子弟，莫敢不肃然，而未尝废恩也，此所以为至也。曾子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如是，何闲之有。初九用刚于家之始，九三用刚于家之成，是以皆有悔也。夫所以至于闲者，惟德不足故也，德既不足而又忘闲焉，则志变矣。及其未变而闲之，故悔亡。

六二，无攸遂，在中馈，贞吉。《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巽也。

有中馈无遂事，妇人之正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妇子嘻嘻，失家节也。



以阳居阳，过于用刚，故悔且危也。人见其悔且危也，而矫之以宽，则家败矣。故告之以斯人之终吉，戒之以失节之终吝。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顺在位也。

家人有四阳二阴，而阴皆不失其位，以听于阳，阳为政而阴听之，家欲不治，不可得也。富者，治之极也，故六二贞吉，其治也；六四富家，其极也。以治极致富，则其富可久，此之谓大吉。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爱也。

假，至也，王至有家，则是家也大矣。王者以天下为一家，家人之家，近而相渎；天下之家，远而相忘。知其患在于相渎也，故推严别远以存相忘之意；知其患在于相忘也，故简易勿恤以通相爱之情。家人四阳，惟九五有人君之德，故称其德论天下之家焉。君臣欲其如父子，父子欲其如君臣，圣人之意也。

上九，有孚威如，终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

上九之所信者，三也，家人之无应者惟三与上而已，人皆刚柔相与，而已独两刚相临，是以终身不忘畏也。畏威如疾，民之上也，故畏人者人亦畏之，慢人者人亦慢之，此之谓反身。凡言终者，其始未必然也。妇子嘻嘻，其始可乐，威如之吉，其始苦之。



睽下离上

睽，小事吉。《象》曰：睽，火动而上，泽动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说而丽乎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

谓五也。

是以小事吉。

有同而后有睽，同而非其情，睽之所由生也。说之丽明，柔之应刚，可谓同矣，然而不可大事者，以二女之志不同也。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

人苟惟同之知，若是必睽，人苟知睽之足以有为，若是必同。是以自其同者言之，则二女同居而志不同，故其吉也小；自其睽而同者言之，则天地睽而其事同，故其用也大。

《象》曰：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

同而异，晏平仲所谓中和。

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象》曰：见恶人，以辟咎也。

睽之不相应者，惟初与四也。初欲适四，而四拒之，悔也。四之拒我，逸马也，恶人也，四往无所适，无归之马也，马逸而无归，其势自复，马复则悔亡矣。人惟好同而恶异，是以为睽，故美者未必婉，恶者未必狠，从我而来者未必忠，拒我而逸者未必贰。以其难致而舍之，则从我者皆吾疾也，是相率而入于咎尔，故见恶人，所以辟咎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主，所主也，有所适必有所主。九二之进，则主五矣。巷者，二、五往来相从之道也。使二决从五，则见主于其室；五决从二，则见主于其门。所以相遇于巷者，皆有疑也。何疑也？疑四之为寇也。然而犹可以无咎者，皆未失相从之道也，特未至尔。

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象》曰：见舆曳，位不当也。无初有终，遇刚也。

三非六之所宜据，譬之乘輿而非其人也，非其人而乘其器，无人则肆，有人则作矣。故六三见上九，曳其轮而不进，掣其牛而去之。夫六三配上九而近于九四，九四其寇也，无所应而噬之，未达于配而噬于寇，是以天且剿也。乘非其位而污非其配，可以获罪矣，然上九犹脱弧而纳之，上九则大矣，有是大者容之，故无初有终。

其四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睽之世，阳惟升，阴惟降。九二升而遇五，故为遇主；九四、上九升而无所遇，故为睽孤。元夫，初九也。夫两穷而后相遇者，不约而交相信，是以虽危而无咎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肤，往有庆也。

六五之配九二也，九二之宗九四也，二与四同功，故亦曰宗。肤，六三也，自五言二之宗，故曰厥宗。六五之所以疑而不适二者，疑四之为寇也，故告之曰：四已噬三矣。夫既已噬三，则不暇寇我，我往从二，何咎之有。

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上九之所见者，六三也。污非其配，负涂之豕也；载非其人，载鬼之车也。是以张弧而待之，既而察之曰：是其所居者不得已，非与寇为媾者也，是以说弧而纳之。阴阳和而雨也，天下所以睽而不合者，以我求之详也。夫苟求之详，则孰为不可疑者？今六三之罪犹且释之，群疑之亡也，不亦宜哉。

䷥
䷥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彖》曰：蹇，难也，险在前也。见险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

艮，东北也；坎，北也。难在东北，则西南者无难之地也。君子将有意乎犯难以靖人，必先靖其身，是故立于无难之地，以观难之所在、势之可否，见可而后赴之，是以往则得中也。难之所在，我亦在焉，则求人之不暇，其道穷矣。然此非为大人者言也，初六、九三、六四、上六，皆因其势之远近、时之可否，以断其往来之吉凶，故西南之利，东北之不利，为是四者言也。若九五之大人则不然。

利见大人，往有功也。当位贞吉，以正邦也。

当位而正，五也，五之谓大人，大人者不择其地而安，是以立于险中而能正邦也，是岂恶东北而乐西南者哉。得见斯人而与之往，其有功无疑也，上六当之。

蹇之时用大矣哉！《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初六，往蹇来誉。《象》曰：往蹇来誉，宜待也。

九五以大蹇为朋来之主，以中正为往来之节，未及于五，难未艾也，犯之有咎，过五以上，难衰而可乘矣。故上六往蹇来硕，而六四以下皆以往蹇为病，而其来有先后之差焉。见难而往，难不可犯，穷而后反，人不以穷而后反者为有让，以其不得已也。惟初六涉难未深而遽反，不待其穷，是以有誉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终无尤也。

初六、九三、六四、上六，彼四者，或远或近，皆视其势之可否，以为往来之节。独六二有应于五，君臣之义深矣，是以不计远近、不虑可否，无往无来，蹇蹇而已。君子不以为不智者，以其非身之故也。

九三，往蹇来反。《象》曰：往蹇来反，内喜之也。



六四，往蹇来连。《象》曰：往蹇来连，当位实也。

夫势不可往者，非徒往而无获，亦将来而失其故也。何则？险难在前，不虑可否而轻以身赴之，苟前不得进，则必有议吾后者矣。九三往蹇，而其来也，得反其位，则内喜之也。内之二阴，不能自立于险难之际，待我而为捍蔽，是故完位以复我，我之所以得反者幸也。至于六四，则九三蹶而袭之矣，外难未夷而归遇难，故曰往蹇来连。连者，难之相仍也。实，阳也。九三以阳居阳，其有乘虚而不敢者乎，故曰当位实也。

九五，大蹇朋来。《象》曰：大蹇朋来，以中节也。

险中者，人之所避也，而已独安焉，此必有以任天下之大难也。是以正位不动，无往无来，使天下之济难者，朋来而取节焉，谓之大人，不亦宜乎。

上六，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象》曰：往蹇来硕，志在内也。利见大人，以从贵也。

六爻可以往者，惟是也，故独享其利，天下有大难，彼三人者皆不能济，而我济之，既济而天下不吾宗者，未之有也。故曰往蹇来硕，利见大人者，明上六之有功，由九五为之节也。内与贵，皆五之谓也。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象》曰：解，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解利西南，往得众也；其来复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所以为解者，震也、坎也。震，东也；坎，北也。解者在此，所解在彼，东北，解者之所在，则西南，所解之地也。在难而思解，处安而恶扰者，物之情也。方其在难，我往则得众，故利西南；及其无难，我往则害物，故来复吉。复者，复东北也，东北有时而当复，是以不言其不利也。来复之为吉者，夙所往之时也，苟有攸往，非夙不可，有攸往而不夙，则难深而不可解矣。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拆]。解之时大矣哉！《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

初六，无咎。《象》曰：刚柔之际，义无咎也。

解有二阳，九二有应于六五，而九四有应于初六，各得其正而分定矣。惟六三者无应，而处于二阳之间，兼与二阳，而解始有争矣。故解之所疾者，莫如六三也，六三欲以其不正乱人之正，故初与五皆其所疑而咎之，以其疑而咎之也，故特明其无咎。曰：此与九四刚柔之际也，于义无咎。

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象》曰：九二贞吉，得中道也。

九二之所当得者，六五也，近而可取者，初六、六三也，此之谓三狐。三狐皆可取，而以得六五为贞吉也，此之谓黄矢。黄，中也；矢，直也，直其所当得也。是以六五为黄矢，释其所不当得之三狐，而取其所当得之一矢，息争之道也。

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象》曰：负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谁咎也。

三于四为负，于二为乘，乘而不负，若负而不乘，犹可以免于寇，寇之所伐者，负且乘也。夫三苟与四而不与二，则四不伐，与二而不与四，则二不攻，所以致寇者，由兼与也。二与四皆非其配，虽贞于一，犹吝也，而况兼与乎，丑之甚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当位也。

拇，六三；朋，九二也。三来附己，解而不取，则二信之，未当位者，明势不可以争也。

六五，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六五，九二之配也，而近于四，六三欲附于二与四，故疑而疾之。夫以六五之中直，岂与六三争所附者哉，而六三以小人之意，度君子之心，故六五维有解吉。维有解者，无所不解之谓也，近则解四，远则解二，是以六三释然而退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隼者，六三也；墉者，二阳之间也；悖者，争也。二阳之所以争而不已者，以六三之不去也。孰能去之？将使二与四乎，二与四固欲得之；将使初与五乎，则初与五，二阳之配，三之所疑也。夫欲毙所争而解交斗，惟不涉其党者能之，故高墉之隼，惟上六为能射而获也。隼获争解，二与四无不利者。



兑下艮上

损，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象》曰：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

自阳为阴谓之损，自阴为阳谓之益。兑，本乾也，受坤之施而为兑，则损下也；艮，本坤也，受乾之施而为艮，则益上也。惟益亦然，则损未尝不益，益未尝不损，然其为名则取一而已。何也？曰：君子务知远者、大者，损下以自益，君子以为自损；自损以益下，君子以为自益也。

损而有孚，元吉，无咎。

损下而下信之，必有道矣。孟子曰：“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使民知所以损我者，凡以益我也，则信之矣。损者，下之所患也，然且不顾而为之，则其利必有以轻其所患者矣。利不足以轻其所患，益不足以偿其所损，则损且有咎，是故可以无咎者，惟元吉也。上之所以损我者，岂徒然哉，盖吉之元者也，如此而后无咎。

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应有时，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

有孚元吉，无咎，为上卦言也。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为下卦言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然而下不可以无贞也，以损之道为上行而举不可贞，则过矣。故损有可贞之道，九二是也，皆贞而不往则无上，皆往而不贞则无下，故可贞。利有攸往，有往者，有贞者，故曰曷之用。曷之者，择之也。二簋，兑之二阳也。兑本乾也，而六三以身徇上，故自阳而变为阴。初九、九二意则向之，而身不徇，故自如而不变也。祭祀之设簋也，亦以其意而已，我岂予之，神岂取之哉！君子之益人也，盖亦有无以予之而人不吝其益者也，然此二阳皆有应于上者也。初九遯往而九二征凶，故曰二簋应有时，言虽应而往有时也。

《象》曰：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

初九，已事遯往，无咎，酌损之。《象》曰：已事遯往，尚合志也。

《象》曰：损益盈虚，与时偕行。则损益视盈虚以为节者也。初九阳之未损，则方盈也；六四阴之未益，则犹虚也。下方盈而上犹虚，则其往也不可后矣。故我虽有事，当且已之而遯往也。其往也自我，则损之多少我得酌之，若盘桓不进，迫于上之势而后往，则虽欲酌之，不可得矣，其损必多，故势不可以不损者，惟遯往可以无咎。



九二，利贞，征凶，弗损益之。《象》曰：九二利贞，中以为志也。

初九已损矣，六四已益矣，则九二之于六五，不可复往，故利贞、征凶。其迹不往，其心往也，故弗损益之，言九二以无损于己者益六五也。兑之三爻，未有不以益上为志者，初九迹与心合，故曰尚合志也；九二则其心向之而已，故曰中以为志也。夫以损己者益人，则其益止于所损；以无损于己者益人，则其益无方。故损之六三、益之六四皆以损己者益人，而损之九二、益之九五皆以无损于己者益之，以其无损于己，故受其益者皆获十朋之龟也。

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则疑也。

兑之三爻，皆以益上为志，故曰三人行。卒之损己以益上者，六三而已，故曰损一人，且曰一人行也。友，九二也，六三以身徇上，使九二得以不征，此九二之所深德也，故曰：一人行，则得其友。以心言之，则三人皆行；以迹言之，则一人而已。君子之事上也，心同而迹异，故上不疑。苟三人皆行，则上且以我为有求而来，进退之义轻矣。

六四，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损其疾，亦可喜也。

遄者，初九也，下之所损者有限，而上之求益者无已，此下之所病也。我去是病，则夫遄者喜我矣。自初言之，已事遄往，则四之求我也寡，故酌损之；自四言之，损其疾则初之从我也易，故遄有喜。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佑也。

六五者，受益之主而非受益之地也，以受益之主而不居受益之地，不求益者也。不求益而物自益之，故曰或。或者，我不知其所从来之辞也。十朋之龟，则九二弗损之益也。龟之益人也，岂有以予人而人亦岂有所取之，我亦效其智而已。六五之于九二，无求也，自上佑之，而二自效其智，虽欲避之而不可，以其不可避，知其非求也，故元吉。

上九，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损益之，大得志也。

上九者，受益之地，不可以有损，而六三之德不可以无报也，故以无损于己者益之，则大得其志矣。六三忘家而徇我，我受其莫大之益，苟安居而无所往，则是以其益厚己，而已故利有攸往，然后有以受之而无愧也。

䷧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象》曰：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庆，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六四自损以益下，巽之致用，未有如益者也，故曰木道乃行，涉川者，用木之道也。

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

天施，乾为巽也；地生，坤为震也。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君子之视民，与己一也。益者要有所损尔，故时然后行。

《象》曰：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惩忿窒欲，则上之为损也少；改过迁善，则下之蒙益也多矣。

初九，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益之下，损之上也，故知损则知益矣。逆而观之，益之初九，则损之上九也。自初已上，无不然者，惟其上下内外不同，故其迹不能无少异，若所以尽初之情，处事之宜，则损、益一也。损之上九、益之初九，皆正受益者也，彼之所以自损而专以益我者，岂以利我哉，将以厚责我也，我必有以塞之，故上九利有攸往，而初九利用为大作。上之有为也其势易，有功则其利倍，有罪则其责薄，故损之上九仅能无咎而已正且吉矣。下之有为也其势难，有功则利归于上，有罪则先受其责，故益之初九至于元吉然后无咎。何则？其所居者，非厚事之地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来也。

益之六二，则损之六五也。六五所获之龟，则九二弗损之益也；六二所获之龟，则九五惠心之益也。是受益者，臣也，则以永贞于五为吉；王也，则以享帝为吉，皆受益而不忘报者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益之六三，则损之六四也。或益之者，人益我也；益之者，我益人也。六四之于初九，损其疾以益之；六三之于上九，用凶事以益之，其实一也。君子之遇凶也，恶衣粝食致歉以自贬，上九虽吾应，然使其自损以益我，彼所不乐也，故六三致歉以自贬，然后能固而有之。彼以我为得其益而不以自厚也，则信我而来矣，故曰有孚中行。益以六二为王，则初与三皆得为公。告者，有以语之益之也。礼之用圭也，卒事则反之，故圭非所以为贿，所以致信也。上九之益六三以信而已，非有以予之，而六三亦享其信，而无所取也，则上九乐益之矣。

六四，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象》曰：告公从，以益志也。

益之六四，则损之六三也，皆以身为益者也。六四中行而益初九，岂特如上九用圭而已哉，非徒告之，乃以身从之，夫能捐身以殉人者，此以益为志也。初九本阴也，六四本阳也，而相易也，故初九为迁国也。六四自损而初受其益，初九之迁，六四资之，故初九利用依我而迁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

益之九五，则损之九二也。惠之以心，则惠而不费。九二益之以弗损之益，而九五惠之以不费之惠，其实一也。夫不费之惠，其有择哉，故勿问元吉。我惟信二也，故二信我；我惟德二也，故二德我。有孚惠我德，永贞之报也。

《象》曰：有孚惠心，勿问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大得六二之志也。

上九，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辞也；或击之，自外也。

益之上九，则损之初九也，二者皆不乐为益者也，故损其疾用凶事而后能致之。初九在下，势不得已，故已事遄往；而上九则益不益在我者也，且损上益下，君子之所乐而小人之所戚也，故至于上九，特以莫益勿恒之凶戒之。莫益之者，非无以益我，固曰莫益之；勿恒者，非不可恒我，固曰勿恒。莫与勿者，我之偏见不广之辞也。众莫不益下，所谓恒也，我特立是心而勿恒之，凶其宜矣。上者，独高之位，下之所疾也，而莫吾敢击者，畏吾与也，莫益则无与矣。孔子曰：“无交而求，则民不与。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故“或击之”，上九之致击，如六二之致益，徒有是心而物自有以应之，故皆曰“或”。“或者”，物自外来，而吾不知也。



卷 五



乾下兑上

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彖》曰：夬，决也，刚决柔也。健而说，决而和，扬于王庭，柔乘五刚也。孚号有厉，其危乃光也。

五阳而一阴，阴至寡弱，而皆乘于决者，以其得所附也。上六之所乘者九五之刚，所谓王也，欲决上六，必暴扬之于王之庭，此其势有不便者，故五阳虽相信而不忘警，以为有危道焉。号者，所以警也，在强而知危，所以光也。

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穷也。

邑者，民之所在也，与小人处，必先附其民，彼无民，将无与立。戎，上六也，五阳之强，足以即之有余，然而不即也，此所以不穷也。自以为不足，虽弱有余；自以为足，虽强有所止矣。故其所尚，乃所以穷也。

利有攸往，刚长乃终也。

阳盈则忧溢，溢则忧覆，故利有攸往，往则有所施用，所以求不盈也。

《象》曰：泽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

君子之于禄利，欲其在人，德业欲其在己。孔子曰：“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泽上于天，其势不居，故君子以施禄，不以居德。

初九，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象》曰：不胜而往，咎也。

大壮之长，则为夬，故夬之初九与大壮之初九无异也。大壮之初九曰壮于趾，而夬之初九曰壮于前趾，二者皆有羊之象见于其所施壮之爻，是以知其无异也。曰前者，通大壮之辞也，必通大壮而为辞者，明其所壮同而所遇异也。大壮之初九，施壮于震，震吾朋也，触而遇其朋，是以决藩而遂之，因以为用。夬之初九，施壮于兑，兑非吾朋也，苟不能胜，则往见牵矣，岂复决藩而遂我哉！君子之动，见胜而后往，故胜在往，不能必胜而往，宜其为咎也。

九二，惕号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戎，上六也；惕号莫夜，警也；有戎勿恤，静也。能静而不忘警，能警而不用，得中道矣。与大壮九二贞吉同，故皆称其得中。

九三，壮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象》曰：君子夬夬，终无咎也。

初九为趾，故九三为頄，与小人处而壮见于面颜，有凶之道矣。《易》凡称其尤者申言之，乾乾、谦谦、蹇蹇之类是也。九三之所以见壮于面颜者，避私其配之嫌也，故告之以不然，曰：九三之君子，以阳居阳，夬之尤者也，何嫌于私其配也哉？苟舍其朋，而独行以答其配，使上六之阴和洽而为雨，以至于濡，虽有不知我心而愠者，然终必无咎。

九四，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当也。闻言不信，聪不明也。

九四，上六之所谓臀也，困之六三据于蒺藜，故初六之臀困于株木，夬之上六见夬，故九四之臀无肤，皆谓其同体之末者为臀也。与众阳处而同体者见夬，故其行次且而不安也。羊者，初九也，初九之触则我之悔也，而能牵之，故悔亡。虽能悔亡，而聪

不明矣，孰与大壮九四既悔亡而得壮辄哉。夫君子惟能释怨而收士，故为之聪明者众，大壮之九四是也。今初九触我，我牵而縻之莫肯释，则惧者众矣，虽其左右前后将无不可疑，故闻言不信。

九五，苋陆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上六之不足夬，如苋陆也。九五以阳居阳，夬之尤者也，于所不足夬用夬之尤，虽中而未光，故中行无咎。中行者，反与四阳处而释上六也，此与上六为同体者，与九四均尔。然不至于次且者，以其刚之全也，刚之全者，则不戚其同体之伤矣，故九四之《象》以为位不当也。

上六，无号，终有凶。《象》曰：无号之凶，终不可长也。

无号者，不警也，阳不吾警则吾或有以乘之矣。然终亦必凶。



巽下乾上

姤，女壮，勿用取女。《彖》曰：姤，遇也，柔遇刚也。勿用取女，不可与长也。

姤者，所遇而合，无适意之谓也，故其女不可与长。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姤者，乾之末、坤之始也，故曰天地相遇。以四时言之，则建午之月，品物咸章之际也。《易》曰：万物相见乎离。

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时义大矣哉！

刚者，二也；中正者，五也。阴之长，自九二之亡，而后为遯，始无臣也。自九五之亡，而后为剥，始无君也。姤之世，上有君、下有臣，君子之欲有为，无所不可，故曰：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象》曰：天下有风，姤，后以施命诰四方。

初六，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系于金柅，柔道牵也。

刚而能止物者，谓之金柅，九二是也。初六之势，足以兼获五阳，然其始遇而合者九二也。既合于二，若舍而之他，则终身无所容矣，故以系二而贞为吉，有所往见为凶。初六者，羸豕也，虽羸而不可信者，以权在焉，以其羸而信之，则蹢躅而不可制矣。

九二，包有鱼，无咎，不利宾。《象》曰：包有鱼，义不及宾也。

鱼者，初六也；包者，鱼之所不能脱也；宾者，九四也。姤者主求民之时，非民求主之时也，故近而先者得之，远而后者不得也，不论其应与否也。嫌其若有咎，故曰无咎。

九三，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牵也。

以姤之初六为夬之上六，则姤之九三，夬之九四也，故其《象》同。九三之所谓臀者初六，初六剥阳而进者也，处众阳之间，而同体者有剥阳之阴，宜其次。且而不安也。夬之九四，下牵初九之羊，故有聪不明之咎，而九三无是也，故虽危无大咎，而《象》曰行未牵也。

九四，包无鱼，起凶。《象》曰：无鱼之凶，远民也。

既已失民，起而争之则凶。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陨自天，志不舍命也。

金柅也、包也、杞也，皆九二也；豕也、鱼也、瓜也，皆初六也。杞，枸櫞也，木之至庠者也。包瓜者，笼而有之也。瓜之为物，得所附而后止，不得所附则攀援而求，



无所不至，幸而遇乔木，则虽欲抑之不可得矣。故授之以杞，则杞能笼而有之，杞之所至，瓜之所及也。九五者，姤之主也，知初六之势将至于剥尽而后止，故授之以九二，九二之所至，初六之所及也。姤者，阴长之卦，而九五以至阳而胜之，故曰含章。凡阴中之阳为章，阴长而消阳，天之命也，有以胜之，人之志也。君子不以命废志，故九五之志坚，则必有自天而陨者，言人之至者，天不能胜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穷吝也。

刚之上穷者，角也，姤其角，以是为姤也，以角为姤，物之所不乐遇也，小人虽不能合，而君子亦无自入焉，故吝无咎。

䷁ 坤下兑上

萃，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象》曰：萃，聚也，顺以说，刚中而应，故聚也。王假有庙，致孝享也。利见大人亨，聚以正也。

《易》曰：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有聚必有党，有党必有争。故萃者，争之大也，盖取其爻而观之。五能萃二，四能萃初，近四而无应，则四能萃三，近五而无应，则五能萃上，此岂非其交争之际也哉！且天下亦未有萃于一者也，大人者惟能因其所萃而即以付之，故物有不萃于我，而天下之能萃物者，非我莫能容之，其为萃也大矣。顺以说，刚中而应者，二与五而已，而足以为萃乎？曰足矣，有余矣。从我者纳之，不从者付之，其所欲从，此大人也。故萃有二亨，萃未有不亨者，而其未见大人也，则亨而不正，不正者争，非其有之谓也，故曰利见大人亨，聚以正也，大人者，为可以聚物之道而已。王至于有庙而尽其孝享，非安且暇不能，物见其安且暇，安得不聚而归之，此聚之正也。

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顺天命也。

《易》之言荐盥禴享，非正言也，皆有寄焉。用大牲者，犹曰用大利禄云尔。《易》曰何以聚人？曰：财所聚者大，则所用者不可小矣。天之命我为是物主，非以厚我也，坐而享之则过矣，故利有攸往，顺天命也。

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不期而聚者，必其至情也。

《象》曰：泽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王弼曰：聚而无防，则众生心。

初六，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乱乃萃，其志乱也。

初六之所应者，九四也；九四有信之者而不终，六三是也。始以无应而萃于四，终以四之有应，咨嗟而去之。故其《象》曰“萃如嗟如”，此志乱而苟聚者也。“若号一握为笑”者，号且笑也，一握者，其声也，号、笑杂也，君子之于祸福审矣，故笑则不号，号则不笑，先否而后通，则先号而后笑，未有号、笑杂者也，此其志已乱焉，能为我寇哉？故勿恤，往无咎。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变也。

阴之从阳，以难进为吉，六二得位而安其中，不急于变志以从上也，故九五引之而后从，引之而后从，则其聚也固，是以吉而无复有咎。禴者，礼之薄者也，故用于既信之后，上以利禄聚之，下岂以利禄报之哉，故上用大牲而下用禴，以为有重于此者矣。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六三之萃于四，四与我与初皆不利也，去而之上，上亦无应，巽而纳我者也，故虽小吝而无咎。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当也。

非其位而有聚物之权，五之所忌也，非大吉则有咎矣。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九五，萃之主也，萃有四阴，而九四分其二，以位为心者，未有能容此者也，故曰：萃有位，无咎。挟位以忌四为无咎，而已志不光矣。惟大人为能忘位以任四，夫能忘位以任四，则四且为吾用，而二阴者独何往哉！匪孚者，非其所孚也；元者，始也；元永贞者，始既以从之，则终身为之贞也。自六二之外，皆非我之所孚也，非我之所孚，则我不求聚，使各得永贞于其始之所从，悔亡之道也。

上六，赍咨涕洟，无咎。《象》曰：赍咨涕洟，未安上也。

未安上者，不乐在五上也。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象》曰：柔以时升，巽而顺，刚中而应，是以大亨。用见大人，勿恤，有庆也。

巽之为物，非能破坚达强者也，幸而遇坤，故能升，其升也有时，故曰柔以时升。坤既顺之，五又应之，是以大亨。大人之于物也，危者安之，易者惧之，顺质柔而遇易，志得而轻进，以此见大人，所畏者也，故不曰利。虽不利，不可不见也，见而知畏，其为利也大矣。利之远者曰庆，以其有庆，故虽有畏，勿恤也。

南征吉，志行也。

《象》曰：巽而顺，刚中而应，是以大亨，而六五为升阶。由此观之，非独巽之上即坤，亦坤之下援巽也，巽之求坤，坤之求巽，皆会于南，南征吉，二者相求之谓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所以为升者，巽也；所以为巽者，初也。升之制在初，故初六虽阴柔，而其于升也盖诚能之，故曰允升。阴升而遇阳，若阳升而遇阴，皆得其所升者也。初六以诚能之资，而遇九二，宜其为吉之大者矣。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九二升而遇九三，盖升而穷者也，虽穷于三而配于五，穷而之五，五亦无所升而纳之，故薄礼可以相縻而无咎也。

九三，升虚邑。《象》曰：升虚邑，无所疑也。

九三以阳用阳，其升也果矣；六四以阴居阴，其避之也审矣。故曰升虚邑，无所疑也。不言吉者，以至强克至弱，其为祸福未可知也，存乎其人而已。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顺事也。

上有所适，下升而避之，失于此而偿于彼，虽不争可也。今六四下为三之所升，而上不为五之所纳，此人情必争之际也，然且不争而虚邑以待之，非仁人其孰能为此。太王避狄于豳，而亨于岐方，其去豳也，岂知百姓之相从而不去哉，亦以顺物之势而已，以此获吉，夫何咎之有。

六五，贞吉，升阶。《象》曰：贞吉升阶，大得志也。



贞者，贞于九二也。巽之所以能升者，以六五之应也。曰：此升之阶也。阶者，有可升之道焉。我惟为阶，故人升之；我不为阶，而人何自升哉！木之生也克土，而后能升，而土以生木为功，未有木生而土不愿者也。故阶而升巽，则六五为得志矣。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冥者，君子之所息也，升至上六，宜息也，然而不息，则消之道也，施于不息之正者则可。孟子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求在我者，此不息之正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在外者，此不息之不正者也。

䷁ 坎下兑上

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彖》曰：困，刚揜也。

九二为初六、六三之所揜，九四、九五为六三、上六之所揜，故困。困者，坐而见制、无能为之辞也。阴之害阳者多矣，然皆有以侵之，夫惟侵之，是以阳不能堪而至于战，战者有危道也，而无所谓困，困之世惟不见侵而见揜，阴有以消阳而阳无所致其怒，其害也深矣。

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贞大人吉，以刚中也。

刚中者，二也；二之谓大人，贞于大人而后吉者，五也。

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象》曰：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水润下者也，在泽上则居，在泽下则逝矣，故水在泽下为泽无水，命与志不相谋者也，故各致其极，而任其所至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初六，揜九二者也。揜者，非一人之所能，故初六之揜九二，必将有待于六三。六三固以初为臀也，臀得其所据而后其身能有所为。今六三之所据者，蒺藜也，则臀已困于株木，身且废矣，株木也，蒺藜也，皆非臀之所据者也。夫以柔助刚，则其幽可明；以柔揜刚，其谁明之。入谷者也，有配在四而不善二，是以三岁不得见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来，利用亨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庆也。

困之世，利以柔用刚。二与五皆刚者也，二以柔用之，而五以刚用之。天下之易怀者惟小人也，方其见揜也，争之以力，虽刀锯有不足，而将怀之也，则酒食有余矣。故九二困于酒食，所以怀小人也。九五则不然，揜我下者我剿之，揜我上者我刖之，轻用其威，威穷而物不服，乃大困也。既困而无助，则虽欲不求二，不可得矣。赤紱者，所以爵命二也，故曰困于赤紱，五以赤紱为困，而二以是为方来，言此五之所困而二之所不求而至也。困而求二，乃徐有说，以其用说为已晚矣。说于未困，则其所以为说者小，故九二之所困者，酒食而已；说于已困，则其所以为说者重，故九五之所困者，爵命也。祭祀者，人之求神而神无求也，祭之者，人也；享之者，神也。五求二，故祭之；二不求五，故享之而已。享之者固不征，而征以求之，故凶。虽然，其义则不可咎，以其所从者君也。

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象》曰：据于蒺藜，乘刚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不祥也。

六三，上揜四、下揜二者也。坚而不可胜者，石也，四之谓石；伤而不可据者，蒺藜也，二之谓蒺藜。六三阴也，而居于阳，自以为阳而求配于上六，不祥也。三之应在上，而上六非其应也，宫则是矣，而非其妻，故曰：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小人易

合而难久，故困之三阴，其始相与缔交而揜刚，其终初六之臀困、六三之妻亡。

九四，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象》曰：来徐徐，志在下也。虽不当位，有与也。

初六我之配、二之所恶也，二刚而在下，载己者也，故为金车，欲下从初六，而困于二，故其来徐徐，不急于配，配之所怨，刚之所与也，故虽吝，而有终。

九五，劓刖，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用祭祀。

其曰赤绂，正也；朱绂，严之也，下受上之辞也。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说，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用九二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动悔，有悔，征吉。

柔而牵己者，葛藟也，三之谓葛藟；刚而难乘者，臲臲也，五之谓臲臲。上六困于此二者而不能去，则谋全之过也。曰：不可动，动且有悔，而不知其不动乃所以有悔也。上无揜我者，则吉莫如征也，而不征何哉？以柔用刚，则乘之者至以为蒺藜；以刚用刚，则乘之者以为臲臲而已。

《象》曰：困于葛藟，未当也。

上六足以配，而六三未足以当也。

动悔有悔，吉行也。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养而不穷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刚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食者，往也；不食者，来也。食不食存乎人，所以为井者存乎己，存乎人者二，存乎己者一，故曰往来井井。汔，燥也，至井而未及水曰汔，至得水而未出井曰未繙井。井未尝有得丧，繙井之为功，羸瓶之为凶，在汲者尔。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劳民劝相。

人之于井，未有錙之者也，故君子推是道以劳民劝相。

初六，井泥不食，旧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旧井无禽，时舍也。

《易》以所居为邪正，然不可必也，惟井为可必。井未有在洁而不清、处秽而不浊者也，故即其所居，而邪正决矣。孔子曰：“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初六，恶之所钟也。君子所受于天者无几，养之则日新，不养则日亡，择居，所以养也。《象》曰：井养而不穷。所以养井者，岂有他哉，得其所居则洁，洁则食，食则日新，日新故不穷。井泥者，无禽之渐也，泥而不食则废矣，旧井，废井也，其始无人，其终无禽。无人犹可治也，无禽不可治也，所以为井者亡矣，故时皆舍之。

九二，井谷射鲋，瓮敝漏。《象》曰：井谷射鲋，无与也。

九二居非其正，故无应于上，则趋下而已，下趋者，谷之道也，失井之道而为谷，故曰井谷。九二之所趋者，初六也，初六之谓鲋，井而有鲋，则人恶之矣，然犹得志于瓮，何也？彼有利器而肯以我污之欤！此必敝漏之瓮，非是瓮不汲是井也。

九三，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渫，洁也，九三居得其正，井洁者也。井洁而不食，何哉？不中也。不中者，非邑居之所会也，故不食。井未有以不食为戚者也，凡为我恻者，皆行道之人尔。故曰行恻。行恻者，明人之恻我，而非我之自恻也，是井则非敝漏之瓮所能容矣，故择其所用汲者，曰：孰可用者哉，其惟器之洁者乎。器之洁则王之明者也，器洁王明，则受福者非独在我而已。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修，洁也。阳为动、为实，阴为静、为虚。泉者，所以为井也，动也、实也；井者，泉之所寄也，静也、虚也。故三阳为泉，三阴为井。初六最下，故曰泥；上六最上，故曰收；六四居其间而不失正，故曰甃。甃之于井，所以御恶而洁井也，井待是而洁，故无咎。

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此其正与九三一也，所以食者，中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收者，甃之上穷也。收非所以为井，而井之权在收。夫苟幕之，则下虽有寒泉而不达，上虽有汲者而不获，故勿幕则有孚元吉。



离下兑上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象》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

水火则有男女之象，然后能相生，此非水火也，二女同居而已。二女同居则睽，所以不睽者，兑欲下而遇离，离欲上而遇兑，虽欲相违而不能也。既不相得又不相违，则不能无相攻，攻而不已，必有一胜，胜者斯革之矣。火能革金，离革兑者也，故曰革火者，金之所畏也。而金非火则无以就器用，器成而后知火之利也，故夫革，不信于革之日，而信于已革之日。以其始之不信，是以知悔者革之所不能免也，特有以亡之尔。

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象》曰：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

历者，天事也；时者，人事也。

初九，巩用黄牛之革。《象》曰：巩用黄牛，不可以有为也。

以卦言之，则离革兑者也；以爻言之，则阳革阴者也。六爻皆以阳革阴，故初九、九三、九四、九五四者，所以革人；而六二、上六者，人革之。初九、九三所以为革者，火也；而六二者，火之所附，初九、九三之所欲革者也。火以有所附为利，而所附者以得火为灾，故初九、九三常愿六二之留而不去也。夫六二苟留而不去，其见革也无日矣。六二之欲去，如遯之九三之欲遯也，故初九当用遯之六二所以执九三者，固而留之，六二之所以去者，以我有革之意也，故不可以有为，有为则革之意见矣。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初九之所以固我，非爱我也，畏我去之，故未见其革尔，徒见其今之固我而不我革，以为可信而与之处，则及矣。君子见几而作，彼今日不革，巳日必革之，故征吉。为初九计则宜留，自为计则宜征。六二之所谓嘉者，五也，五之所以为革者与初异矣，舍初从五，其吉也，岂复有咎哉。

九三，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九三有应于上，故其意常欲征也，六二之所以不得去者，以我乘之也，舍之而征，则二去矣。二苟去之，则我与初九无所施其革，二阳相灼而丧其所附，则穷之道也，故征凶，贞厉。贞者，不征之谓也，不征则与六二处而不相得，以相革者也，故危，虽危而不凶，言者以也。革言三就，犹曰革以三成，三者相持而成革，明二之不可去也。二存则初与三相信，二去则初与三相疑，此必然之势也，故曰：革言三就，有孚。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下之二阳，以火为革者也，故见革者惟欲去之，此德不足者也，德不足而革，则所革者亡，革者亦凶，故初九、九三皆以六二之留为吉也。上之二阳则不然，其革也以说，革而人莫不说，非有德者，其孰能之。九四未当位者也，未当位而革，故悔，革而说，故悔亡，有孚也。改命者，始受命也，虽未当位，而志自信矣。

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

《易》曰：云从龙，风从虎。虎有文而能神者也，豹有文而不能神者也，故大人为虎，君子为豹。非大人而革者，皆毁人以自成，废人以自兴，故人之从之也，必占其可从而后信。若大人之革也，则在我而已，炳然日新，天下之所谓文者，自废矣，此岂待占而后信者哉。

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象》曰：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

上六，见革于大人者也。此见革者，君子也，则其向之未革，乃其避世之遇尔。豹生而有文，岂其无素而能为之哉。若小人也则革面而已，朝为寇仇，莫为腹心，无足怪者。下之二阳，德不足者也，故六二以征为吉；上之二阳，大人也，故上六以征为凶。



巽下离上

鼎，元吉，亨。《象》曰：鼎，象也。

象者，可见之谓也。天之生物不可见，既生而刚强之者，可见也；圣人之创业，其所以创之者不可见，其成就熟好使之坚凝而不坏者，可见也。故《象》曰：君子以正位凝命。革所以改命，而鼎所以凝之也。知革而不知鼎，则上下之分不明而位不正，虽其所受于天者，流泛而不可知矣。

以木巽火，亨饪也。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

大器非器也，大亨非亨也，取鼎之用而施之天下，谓之大亨。鼎之用极于亨帝而已，以其道养圣贤，则亨之大者也，国有圣贤，则君位定而天命固矣。

巽而耳目聪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元亨。

元亨，所谓元吉亨也；柔进而上行者，五也；五得中而应乎刚，则所以为耳目者，巽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初六，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颠趾，未悖也。利出否，以从贵也。

六爻皆鼎也。当其处者有其象，故以初为趾，二与三、四为腹而实在焉，五与上为耳。初六上应九四，颠趾之象也。夫鼎，圣人将以正位凝命，亨而熟之，至于可食而后已，苟有不善者在焉，则善与不善皆亨而并熟，而善者弃矣。鼎于是未有实也，故及其未有实而颠之，以出其不善，如待其有实，则夫不善已污之矣。实非吾之所欲弃也，于



是焉而颠之，以其所欲弃出其所不欲弃，则天下之乱或自是起矣。故曰：鼎颠趾，未悖也。颠趾而出，否尽去之道也，尽去之，则患鼎无实。圣人之于人也，责其身不问其所从，论其今不考其素。苟骅且角，犁牛之子可也。鼎虽以出否为利，而择之太详，求之太备，天下无完人。故曰：得妾以其子，无咎。从其子之为贵，则其出于妾者可忘也。

九二，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实，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终无尤也。

九二始有实者、仇者，六五也，所谓耳也。九二之实，六五之所举也。故其《象》曰：鼎黄耳，中以为实也。仇有疾，而不能即我，畏九四也。鼎以耳行，故耳能即之则食，不能即之则不食之道也。始有实者以不食为吉，恶其未足而轻用之也。故曰：鼎有实，慎所之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象》曰：鼎耳革，失其义也。

耳，上九也，九三之实，上九之所举也。熟物之谓革，鼎之熟物以腹不以耳，而上九离之极，火之所炎以耳革者也，耳之受炎也，足以废塞其行，而不足以革。故曰：鼎耳革，失其义也。九三实之将盈者也，于是可食矣，而其行废，故虽有雉膏而不食也。耳以两举者也，六五之耳可铉而上九之耳不可铉，则六五虽欲独举得乎。阴欲行而阳欲留，其为悔也大矣。故至于雨，然后悔亏而终吉，雨者，阴阳之和、玉铉之功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鼎之量极于四，其上则耳矣。受实必有余量，以为溢地也，故九三以不食为忧，明不可复加也。至于九四溢则覆矣。故孔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少而任重，鲜不及矣。”方其未及也，必有告之者而不信，及其已信则无如之何矣。

六五，鼎黄耳金铉，利贞。《象》曰：鼎黄耳，中以为实也。

上九，鼎玉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铉在上，刚柔节也。

六五、上九皆所谓耳也。上九之耳见于九三，故不复出也，在炎而不灼者，玉也，金则废矣。六五之为耳也，中而不亢，柔而有容，故曰黄耳，则其所以为铉者，以金足矣。上九之为耳也，炎而灼，不可以迫，故曰耳革，则其所以为铉者，玉而后可。金铉可以及五而不可以及上，玉铉则可以两及矣。可以两及，则上九之刚、六五之柔，我为之节也。九二之实，利在于不食，故六五之耳，利在于贞而不行。九三之实，以不食为忧，故上九之耳，得玉铉则大吉无不利。无不利者，上与五与三之所利也。以鼎熟物，人皆能之，至于鼎盈而忧溢，耳炎而不可举，非玉铉不能，此鼎之所以养圣贤也。



震下震上

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彖》曰：震亨，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

震者，阳德之先，震阴而达阳者也，故亨。震惊百里，言其及远也。不丧匕鬯，言其和也。若震而不和，则必有僵仆陨坠者矣。匕鬯，祭器也，必取祭器者，以见震长子也。若威而不猛，则可以为祭主矣。出之为言见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

初九，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吉。

二阳，震物者也；四阴，见震者也。震之为道，以威达德者也，故可试而不可遂。试，则养而无穷；遂，则玩而不终。初九试而不遂者也，以兢兢之震，而继之以哑哑之笑，明其不常用也。惟其不常用，故二阴莫敢犯其锋，皆以逃避而后免也。

《象》曰：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

以其威之不常用，故知其所以震物者，非以害之，欲其恐而致福也。有则者，言其不遂也。

六二，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来厉，乘刚也。

初九之威不可犯也，来则危，往则安，故虽丧贝而勿逐，跻于九陵以避之，以初九之不遂其震，而继之以笑言也，故七日可以得所丧也。丧贝，以明初九之威；七日得，以明初九之不以威穷物也。

六三，震苏苏，震行无眚。《象》曰：震苏苏，位不当也。

六三不邻于震矣，而犹苏苏然，惧也。行而避之，然后无眚，以明初九之威能及远也。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震于已震之后，遂而不知止者也，故泥泥者，以言其不能及远也。故二阴皆以处而不避为吉。

六五，震往来厉，亿无丧，有事。《象》曰：震往来厉，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丧也。

九四以其遂泥之威，加于六五，非六五之所当畏，其衰可坐而待也。夫九四虽未可乘，然往而避之则过矣，故曰往来厉。往来皆危，则以处为安矣。九四之威既已泥矣，岂复能如初九一震而丧六二之贝哉，以六五居中处而待之，非独无丧亿将有功，故曰：亿无丧，有事。

上六，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虽凶无咎，畏邻戒也。

九四至此，其实不能为，徒袭其余威，以加上六，上六未得其已衰之情，故犹索索矍矍而畏之。苟畏之不已而征以避之，则四张而不可止矣，故凶。圣人知其不足避也，故告之曰：震不于其躬，于其邻。言九四之威，仅可以及五而不及上，可以戒而无咎，无庸征也。九四始欲以威加物，及其泥而物莫之畏也，则其及于上六者，有言而已，衰之甚也。六爻皆无应，故九四兼有二阴，得称婚媾也。六二丧贝而五无丧，六三震行无眚而上六征凶，九四之不及初也远矣。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象》曰：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也。

所贵于圣人者，非贵其静而不交于物，贵其与物皆入于吉凶之域而不乱也。故夫艮，圣人将有所施之。艮，止也，止与静相近而不同，方其动而止之，则静之始也；方其静而止之，则动之先也。故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此言艮之得其所施者也。施之于天下之至动，是以为颐；施之于天下之至健，是以为大畜。今夫兼山艮，是施之于背而已，背固已止矣，艮何加焉。所以为柅者，为轮也；所以为防者，为水也。今也不然，为舆、为柅、为山、为防，不亦近于固欤？故曰：艮其止，止



其所也。此所以不获其身也。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此所以行其庭不见其人也。物各止于其所，是果能止也哉，背止于身，身与之动而背不知也，今我施止于物之所止，有大于是物者，则挟而与之趋矣，我焉得知之。故曰：艮其背，不获其身。其庭未尝无人也，有六人焉，敌应而不相与，则如无人。是道也，非向之所谓光明者也，以为无咎而已。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随，未退听也。

自趾而上至于辅，当其处者有其德，与咸一也。咸以上六为辅而五为脢，艮之辅在五而脢不取，何也？脢则背也，艮皆取于动者而已。艮则何为皆取于动者也？曰：卦合而观之，见两艮焉，见其施艮于止，故取其体之静者而配之，曰艮其背。爻别而观之，不见艮之所施，而各见其所遇之位，位有不同，而吉凶悔吝生焉，故取其体之动者，而不取其静，以为其静者已见于卦矣。上止而用下，下止而听于上，此艮之正也。趾能动而听于腓者也，艮其趾，不害于腓之动也，趾不自动而已。止而听其上，上止则止，上行则行，此艮之正者也，故利永贞。腓能动而不听于股者也，或曰：咸其股，执其随，随者，股之德也，故谓股为随，艮其腓，则股虽欲行而不能矣，下止而不听于上，上虽有忧患而莫之救，则上之所不快也，以是为失其正矣。故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厉熏心。《象》曰：艮其限，危熏心也。

三不良于股而艮于限，亦取诸动者也。限者，上下之际，所以俯仰之节也。夤者，自上而属于下者也。艮于下之极，则其自上而下者绝矣。上下绝，心之忧也，心在六四，故忧之及心也谓之熏。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诸躬也。

咸之九四曰朋从尔思，则四者，心之所在也。施之于一体，则艮止于所施，所不施者不及也，施之于心，则无所不及矣，故曰艮其身。艮得其要，故无咎。

六五，艮其辅，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辅，以中正也。

口欲止，言欲寡。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终也。

敦，益也。艮至于辅极矣，而又止之，故曰敦艮。梏者不忘释，痿者不忘起，物之情也。在止之极而不忘于动，非天下之至厚，其孰能之。



艮下巽上

渐，女归吉，利贞。《象》曰：渐之进也，女归吉也。进得位，往有功也，进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刚得中也。

此文转以次相释也。渐之中有进者，则女归之吉也，而利于正，正者孰谓？谓得位而有功，可以正邦者也。其得位者何也？刚中者也。由此观之，女则二与四，所归则五也。

止而巽，动不穷也。

止而巽，有所观望而后进者，故不穷。

《象》曰：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

云上于天，天所不能居，故君子不以居德；木生于山，山能居之，山以有木为高，故君子以是居德业、善风俗。

初六，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厉，义无咎也。

鸿，阳鸟而水居，在水则以得陆为安，在陆则以得水为乐者也。故六爻虽有阴阳之异，而皆取于鸿也。初六，鸿之在水者也，远则无应，近则遇二以阴适阴，故曰鸿渐于干。干，水涯也。两阴不能相容，故为小子之所厉，以至于有言，虽然，其所适非志于利也，则未至于六三之凶，无咎可也。

六二，鸿渐于盘，饮食衎衎，吉。《象》曰：饮食衎衎，不素饱也。

六二，鸿之在水者也，近则遇三，远则遇五，无适而不得其欲，故择其尤可恃者从之。二之从三也，虽近而难信，其从五也，虽远而可恃，二阳皆陆也，在陆而尤可恃以安者，盘也。九五之谓盘，六二知五之可恃，不渐于三而渐于五，则食且乐如是。衎衎，乐也；素饱，徒饱也。夫饮食何为若是乐也？岂非以五之足恃而不徒饱欤！苟为徒饱而已，则虽三可从，夫苟从三，则饮食未终而忧继之矣。

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象》曰：夫征不复，离群丑也。妇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御寇，顺相保也。

九三，鸿之在陆者也，而上九非其应，故曰鸿渐于陆。无应于上而近于四，见四之可欲，则离类绝朋而趋之，故曰夫征不复。六二之从我非正也，将视我而进退者也，上之所为，下必有甚者，九三适四而不反，则难以令于二矣，故曰妇孕不育凶。四顺于五者，而三寇之，言御寇之利，以明三之不利也。

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顺以巽也。

六四，鸿之在水者也，近于五而非其应，故曰鸿渐于木。木生于陆，而非鸿之所安也，鸿之为物也，足不能握，其渐于木而无咎，盖得其大而有容如桷者焉，九五之谓也。或者，幸而得之之辞也。无应而从非其配，非巽顺何以相保乎。

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象》曰：终莫之胜，吉，得所愿也。

九五，鸿之在陆者也，进而遇上九。上九，陵也；陵者，陆之又高者也，进而之陵，动乎无嫌，故六二之为妇也，三岁不孕而终莫之胜。夫以陆之陵以为不得其愿矣，而妇为之贞如此，则愿孰大焉，故曰：进以正，可以正邦也。不求之人而求之身，虽服天下可也。

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象》曰：其羽可用为仪，吉，不可乱也。

上九，鸿之在逵者也，上无所适而三非其应，故曰鸿渐于逵。渐有三阳，其二为阴之所溷，非其有应，则近而慕之，惟上九不然。夫无累于物，则其进退之际雍容而可观矣。



兑下震上

归妹，征凶，无攸利。《象》曰：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人之终始也，说以动，所归妹也。

说少者，人之情也，故说以动，其所归者妹也。天地之所以交，必天降也；男女之所以合，必男下也。若女长而男少，则大过之所谓老妇少夫，乌肯下之，夫苟不下，则天地不交、男女不合矣。故归妹者，女少而男长，女用事而男下之之谓也。夫所以下之者，岂一日之故哉，将相与终始故也。

征凶，位不当也。无攸利，柔乘刚也。

归妹之爻，男女皆易位，柔皆乘刚，此男所以说女而致其情者，权以济事，一用而止可也，以此而征则凶，且男女皆不利也。

《象》曰：泽上有雷，归妹，君子以永终知敝。



归妹，女之方盛者也。凡物之有敝者，必自其方盛而虑之，迨其衰则无及矣。

初九，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归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九二，眇能视，利幽人之贞。《象》曰：利幽人之贞，未变常也。

归妹以阴为君，在兑则六三是也，而初与二其娣也；在震则六五是也，而四其娣也。所以为兑者，三也，故权在君；所以为震者，四也，故权在娣。权之在君也，则君虽不才，而娣常为之用；权之在娣也，则娣虽无能为损益，犹要其君。六三不中而居非其位，跛眇者也，其所以能履且视者，以初与二屈而为之娣也，二者各致其能于六三。故初九曰：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已有能履之才，不以自行，而安为娣，使跛者得之以征，何哉？岂非上下之常分有不可易者邪！故其《象》曰：归妹以娣，以恒也。而九二之《象》亦曰未变常也。九二亦娣也，其不言娣何也？因初九之辞也。且跛眇者，一人而为之，视履者二人，是二人者岂可以废一欤！故其《象》曰：跛能履，吉相承也。是以前知其皆娣也。已有其能而不自用，使无能者享其名，则九二非幽人而何哉。

六三，归妹以须，反归以娣。《象》曰：归妹以须，未当也。

古者谓贱妾为须，故天文有须女。六三不知其托行于初九，而自以为能履，不知其借明于九二，而自以为能视，是以弃娣而用须，未足以当娣也，失二娣之助，则以跛眇见黜而归矣。归然后知用娣，故曰反归以娣。

九四，归妹愆期，迟归有时。《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九四，六五之娣也，以为权在己，故愆期不行，以要其君，君犹待之有时焉，而后归此。其志以为吾君必有所待而后能行者也。

六五，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象》曰：帝乙归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贵行也。

归妹未有如六五之贵者也，故曰帝乙归妹。以帝乙之妹而履得其中，则其袂之良否不足以为损益，非若跛者之托行、眇者之借明也。而九四欲以袂之良而加之，夫袂之良岂足以加其君哉！月几望者，阴疑于阳，易之所恶也，然至于娣之欲加其君，则以月几望为吉，以为宁月之几望，而无宁娣之加其君也。

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实，承虚筐也。

归妹，男女皆易位，柔皆乘刚，此岂永终无敝者哉。上六则敝之所终也，天地之情正大而已，大者不正，非其至情，其终必有名存实亡之祸。女承筐无实，食不绩之蚕也；士刲羊无血，用已死之牲也。皆实亡之祸也。《象》曰：归妹征凶，无攸利。上六处其终，故受其凶之全也。

卷 六

䷵
䷵

离下震上

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象》曰：丰，大也，明以动，故丰。王假之，尚大也。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则（昊）[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丰者，极盛之时也。天下既平其势，必至于极盛。故曰王假之勿忧、宜日中者，不忧其不至，而忧其已至也，宜日之中而不宜其既中也。既盈而亏，天地鬼神之所不免

也，而圣人何一处此？曰：丰者，至足之辞也，足则余，余则溢，圣人处之以不足，而安所求余，故圣人无丰，丰非圣人之事也。

《象》曰：雷电皆至，丰，君子以折狱致刑。

《传》曰：为刑罚威狱，以类天之震曜，故《易》至于雷电相遇，则必及刑狱，取其明以动也；至于离与艮相遇，则曰无折狱、无留狱，取其明以止也。

初九，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象》曰：虽旬无咎，过旬灾也。

凡人智生于忧患而愚生于安佚，丰之患常在于阍，故爻皆以明阍为吉凶也。初九、六二、九三三者，皆离也，而有明德者也。九四、六五、上六，则所谓丰而阍者也。离，火也、日也，以下升上其性也，以明发阍其德也，故三离皆上适于震。初九适四，其配之所在也，而九四非其配，故曰配主。旬之为言，犹曰周浹云尔，尚配也，九四以阳居阴，不安于阍者也，方其患蔽而求发，则虽两刚可以相受，故曰往有尚，言其与配同也。及其阍去而明全，离之功既周浹矣，则当去之，既浹而不去，则有相疑之灾。九四之为人，可与其忧患，而不可与同安乐者也。

六二，丰其蔀，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象》曰：有孚发若，信以发志也。

九三，丰其沛，日中见沬，折其右肱，无咎。《象》曰：丰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终不可用也。

蔀，覆也，蔽之全者也；见斗，阍之甚也。沛，沛也，蔽之不全者也；沬，小明也，明阍杂者也。六五之谓蔀，上六之谓沛，何也？二者皆阴也，而六五处中居阍以求明，上六处高强明以自用。六二之适五也，适于全蔽而甚阍者也。夫蔽全则患蔽也深，阍甚则求明也力，六五之阍，不发则已，发之则明矣，故曰：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以阴适阴，其始未有不疑者也，六二虽阴，而所以为离明之所自出也，故始疑而终信也。若夫九三之适上六，则适于明阍杂者也，用人则不能，自用则不足，故不可以大事也。君子不畏其蔽而畏其杂，以为无时而可发也，为之用乎则不可，不为之用乎则不敢，故折其右肱，以示必不可用，而后免也。

九四，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象》曰：丰其蔀，位不当也。日中见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夷，等夷也。初九之谓夷主，不得其配而得其类也。幽不明者，以言其阍之甚而不杂；吉行者，言初九之不可以久留也。

六五，来章，有庆誉，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

六五以阴居阳，有章者也，而能来六二之明，故曰来章。借明于人而誉归于己，君子予之。

上六，丰其屋，蔀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覿，凶。《象》曰：丰其屋，天际翔也。窥其户，阒其无人，自藏也。

上六翔于天际，自以为明之至也，而其阍则足以蔽其身而已，故曰丰其屋、蔀其家。九三自折其右肱而莫为之用，岂真无人哉，畏我而自藏也。三岁不覿，其自以为明者穷矣，故凶。



艮下离上

旅，小亨，旅贞吉。《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止而丽乎明，是以小亨，旅贞吉也。旅之时义大矣哉！



旅六二、六五，二阴据用事之地，而九三、九四、上九三阳寓于其间，所以为旅也。小者为主而大者为旅，为主者以得中而顺乎刚为亨，故曰小亨；为旅者以居贞而不取为吉，故曰旅贞吉。止而丽乎明，则居贞而不取之谓也。贞吉者，指三阳，非二阴为主者之事也，故特曰旅贞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

初六，旅琐琐，斯其所取灾。《象》曰：旅琐琐，志穷灾也。

羁旅之世，物无正主，近则相依，自六二至上九皆阴阳相邻，而初独孑然处六二之下，其细已甚，故曰旅琐琐也。斯，隶也，六二近于九三，三之所取也，初六穷而无依，隶于六二役于九三，三焚二次，并以及初，故曰“斯其所取灾”也。

六二，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象》曰：得童仆贞，终无尤也。

六二，九三之所即以为次也，因三之资以隶初六，故曰得童仆贞。初六虽四之应，而四为三所隔，终无尤之者也。

九三，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象》曰：旅焚其次，亦以伤矣。

以旅与下，其义丧也。下，初六也；六二，我之次也。而初隶于二，怀二而并有之，则初亦我之童仆矣。九三以刚居上，见得而忘义，焚二以取初，则一举而两失之矣。

九四，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处，未得位也。得其资斧，心未快也。

资斧，所以除荆棘、治次舍也。九四刚而失位，所乘者九三，有资斧而无地者也，故处而心不快。

六五，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象》曰：终以誉命，上逮也。

居二阳之间，可以德怀不可以力取，如以一矢射两雉，理无兼获，得四则失上矣。若志于取，亡矢而不射，则夫二阳者皆可以其功誉而爵命之，非独得四，可以及上也。

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义焚也。丧牛于易，终莫之闻也。

九三次于六二之上，上九巢于六五之上，皆以刚临柔，六二、六五皆无应，而在我下，其势必与我，上九、九三知其无应，而必我与也，故易而取之。九三焚其次，上九焚其巢，其为不义一也，而三止于贞厉，上至于号咷之凶者，六五，旅之主也，离之《象》曰“畜牝牛吉”，六五之谓牛矣，易五以丧牛，终莫之闻者，骄亢之罪也。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象》曰：重巽以申命。

君子和而不同，以巽继巽，小人之道也，无施而可，故用于申命而已。

刚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顺乎刚，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所以为巽者，初与四也，二、五虽据用事之地，而权不在焉，故曰刚巽乎中，正而志行。言必用初与四而后得志也。权虽在初与四，而非用事之地，故曰柔皆顺乎刚，是以小亨。言必顺二、五而后亨也。利有攸往，为二、五用也。利见大人，见九五也。有其权而无其位，非九五之大人，孰能容之。

《象》曰：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申，重也，两风相因，是谓随风，申命之象也。古之为令者，必反复申明之，然后事必行。

初六，进退，利武人之贞。《象》曰：进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贞，志治也。

初六有其权而无其位，九二、九三之所病，故疑而进退也。小人而权在焉，则《易》谓之武人，武人负其力而不贞于君，志乱也。及其治也，则以贞于其君为利。

九二，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象》曰：纷若之吉，得中也。

九二以阳居阴，能下人者也，知权在初六，故巽于床下，下之而求用也。初六，武人也，方且进退，我则下之而求其用，故求者纷然而用者不力，譬之用史巫，将以求福于神，神之降福未可知，而史巫先享其利也，故吉而后无咎。纷然而求人者，非吉之道也，其所以吉者，居得其中用事之地也。

九三，频巽，吝。《象》曰：频巽之吝，志穷也。

九三以阳居阳，而非用事之地也，知权之在初六也，下之则心不服，制之则力不能，故频蹙以待之。复之六三不能止初九之为复也，故频复；巽之九三不能止初六之为巽也，故频巽。

六四，悔亡，田获三品。《象》曰：田获三品，有功也。

六四有其权而无其位者，与初六均也，盖亦居可疑之地矣，而有九五以为之主，坦然以正待之，故悔亡。九五不求而六四自求用，故其用也力。譬之于田，田者尽力以获禽，而利归于君，一为干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君子不劳而获三品，其与史巫之功亦远矣。

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九五履中正之位，进不频蹙以忌四，退不过巽以下之，盖贞而已矣，此四所以心服而为之用也，是以吉且悔亡而无不利。无不利者，四与五皆利也，九五之德如此，故有后庚之终吉。

上九，巽在床下，丧其资斧，贞凶。《象》曰：巽在床下，上穷也。丧其资斧，正乎凶也。

九二以阳居阴，上九处巽之极，故皆巽于床下。而上九阳亢于上，非能下人者也，九二之巽将以用初六，而上九之巽将以图六四也。有用斧之意焉，特以处于无位之地，故丧其资斧也，以上下言之则正，以势言之则凶。



兑下兑上

兑，亨，利贞。《象》曰：兑，说也，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

小惠不足以劝民。

《象》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

取其乐而不流者也。

初九，和兑，吉。《象》曰：和兑之吉，行未疑也。

九二，孚兑，吉，悔亡。《象》曰：孚兑之吉，信志也。

和而不同谓之和，兑信于其类，谓之孚兑。六三小人，而初九、九二，君子也，君子之说于小人，将以有所济，非以为利也。初九以远之而无嫌，至九二，则初九疑之矣，故必有以自信于初九者，而后悔亡。文予而实不予，所以信于初九也。

六三，来兑，凶。《象》曰：来兑之凶，位不当也。

九四，商兑未宁，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庆也。



九五，兑之主也。上有上六，下有六三，皆其疾也。《传》曰：“美疾不如恶石。”九四介于其间，以刚辅五而议二阴者也。故曰：商兑未宁，介疾有喜。言疾去而后有喜也。疾去而后有喜，则《易》之所谓庆也。

九五，孚于剥，有厉。《象》曰：孚于剥，位正当也。

上六，引兑。《象》曰：上六引兑，未光也。

六三、上六，皆兑之小人，以阴为质，以说为事者，均也。六三履非其位，而处于二阳之间，以求说为兑者，故曰来兑，言初与二不招而自来也，其心易知，其为害浅，故二阳皆吉，而六三凶。上六超然于外，不累于物，此小人之托于无求以为兑者也，故曰引兑，言九五引之而后至也，其心难知，其为害深，故九五孚于剥。剥者，五阴而消一阳也，上六之害何至于此？曰：九五以正当之位，而孚于难知之小人，其至于剥，岂足怪哉！虽然，其心盖不知而贤之，非说其小人之实也，使知其实，则去之矣，故有厉而不凶。然则上六之所以不光何也？曰：难进者，君子之事也，使上六引而不兑，则其道光矣。

䷜ 坎下巽上

涣，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象》曰：涣，亨，刚来而不穷，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庙，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世之方治也，如大川安流而就下，及其乱也，溃溢四出而不可止。水非乐为此，盖必有逆其性者，泛滥而不已，逆之者必衰，其性必复，水将自择其所安而归焉。古之善治者未尝与民争，而听其自择，然后从而导之。涣之为言天下流离涣散而不安其居，此宜经营四方之不暇，而其《象》曰“王假有庙”，其《象》曰“先王以亨于帝立庙”，何也？曰：犯难而争民者，民之所疾也；处危而不偷者，众之所恃也。先王居涣散之中，安然不争而自为长久之计，宗庙既立，亨帝之位定而天下之心始有所系矣。刚来而不穷者，九二也；柔得位乎外而上同者，六四也。涣之得民，惟是二者，此所以亨也，然犹未免乎涣。王假有庙，谓五也，王至于有庙而后可以涉大川，于是涣始有所归矣。有所归而后有川，有川而后可以涉，乘木乘舟也，舟之所行，川之所在也。

《象》曰：风行水上，涣，先王以亨于帝立庙。

初六，用拯马，壮吉。《象》曰：初六之吉，顺也。

九二在险中，得初六而安，故曰：用拯马，壮吉。明夷之六二有马不以自乘，而以拯上六之伤，涣之初六有马不以自乘，而以拯九二之险，故《象》皆以为顺，言其忠顺之至也。

九二，涣奔其机，悔亡。《象》曰：涣奔其机，得愿也。

得初六而安，是谓机也。

六三，涣其躬，无悔。《象》曰：涣其躬，志在外也。

涣之世，民无常主，六三有应于上，志在外者也，而近于九二，二者必争焉，故涣其躬无所适从，惟有道者是予而后安。

六四，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涣其群，元吉，光大也。

上九之有六三者，以应也；九五之有六四、九二之有初六者，以近也。皆有以群之，涣而至于群，天下始有可收之渐。其德大者，其所群也大，其德小者，其所群也小。小者合于大，大者合于一，是谓涣其群也。近五而得位，则四之所群者最大也。因

君以得民，有民以自封殖，是谓丘也。夷，平也，民之荡荡焉，未有所适从者也，彼方不知其所从，而我则为丘以聚之，岂夷者之所思哉！民之所思，思夫有德而争民者也。

九五，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汗取其周浹而不反也，宗庙既立，亨帝之位定，而大号令出焉。其曰涣王居何也？《象》曰：王假有庙，王乃在中也。涣然之中，不知其孰为臣、孰为主，至于有庙，而天下始知王之所在矣，故曰涣王居，言涣之中有王居矣。

上九，涣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涣其血，远害也。

上九求六三，必与九二争而伤焉，涣其血，不争也，九二刚来而不穷，不可与争者也。虽不争而处争之地，犹未免也，故去而远出，然后无咎。



兑下坎上

节，亨，苦节不可贞。《象》曰：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

刚柔分者，兑下而坎上也；刚得中者，谓二、五也，此所以为节亨也。

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

谓六三也。

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

谓九二也。兑施节于坎，故曰说以行险。

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象》曰：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

数度者，其政事也；德行者，其教化也。皆所以为民物之节也。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九二，不出门庭，凶。《象》曰：不出门庭，凶，失时极也。

节者，事之会也，君子见吉凶之几，发而中其会，谓之节。《诗·东方未明》，刺无节也，其诗曰：“不能晨夜，不夙则莫。”言无节者不识事之会，或失则早，或失则莫也。泽上有水，节，以泽节水者也。虚则纳之，满则流之，其权在泽。初九、九二、六三，泽也，节人者也；六四、九五、上六，水也，节于人也。节之于初九则太早，节之于六三则太莫，故九二者，施节之时，当发之会也。水之始至泽，当塞而当通，既至，当通而当塞。故初九以不出户庭为无咎，言当塞也；九二以不出门庭为凶，言当通也。至是而不通，则失时而至于极，六三是也，是祸福之交，成败之决也。故孔子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凡事不密则害成。”

六三，不节若，则嗟若，无咎。《象》曰：不节之嗟，又谁咎也。

咨嗟而节之，以为不可不节也。九二之节，节于未满，节之者乐，见节者甘焉；六三之节，节于既溢，节之者嗟，见节者苦焉。苦节者，人之所不能堪，而人终莫之咎者，知六三之不得已也。嗟者，不得已之见于外者也。

六四，安节，亨。《象》曰：安节之亨，承上道也。

六四承节于九五，在其上不在其身，故六四安焉。

九五，甘节，吉，往有尚。《象》曰：甘节之吉，居位中也。

畜而至于极，然后节之，其节也必争，九二施节于不争之中，此九五之所乐也，故曰甘节。乐则流，甘则坏，故以往适上六、阴阳相配、甘苦相济为吉也。

上六，苦节，贞凶，悔亡。《象》曰：苦节贞凶，其道穷也。



《易》有凶而无咎者，大过之上六、困之九二是也，则未有凶而能悔亡者，亦如人之未有既死而病愈者也。上六贞凶悔亡者，何也？凶者，六三；悔亡者，上六也。是以知节者在坎，而见节者之在兑也。六三施苦节于我，出于不得已则无咎，以是为正则凶矣，而我悔亡。



中孚 兑下巽上

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说而巽，孚乃化邦也。

中孚，信也，而谓之中孚者，如羽虫之孚，有诸中而后能化也。羽虫之孚也，必柔内而刚外，然则颐曷为中孚也？曰：内无阳不生，故必柔内而刚外，且刚得中，然后为中孚也。刚得中则正而一，柔在内则静而久，此羽虫之所以孚，天之道也。君子法之，行之以说，辅之以巽，而民化矣。

豚鱼吉，信及豚鱼也。

信之及民容有伪，其及豚鱼不容有伪也，至于豚鱼皆吉，则其信也至矣。

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

《易》至于巽在上而云涉川者，其言必及木，益之《彖》曰“木道乃行”，涣之《象》曰“乘木有功”，中孚之《彖》曰“乘木舟虚”，以明此巽之功也。以巽行兑，乘天下之至顺，而行于人之所说，必无心者也。舟虚者，无心之谓也。

中孚以利贞，乃应乎天也。

天道不容伪。

《象》曰：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

化邦之时，不可以用刑。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变也。

虞，戒也；燕，安也。六四，初九之应也，而近于五，为五所牵，所谓它也。六四不专于应而有心于五，其色不安，此必变者也。初九及其未变而戒之，不轻往应，则远于争矣，故吉。

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愿也。

此中孚也，而爻未有能中孚者也，中孚者必正而一、静而久，而初九、六四、六三、上九，有应而相求，九五无应而求人者也，皆非所谓正而一、静而久者也，惟九二以刚履柔，伏于二阴之下，端恚无求而物自应焉。故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鹤鸣而子和者，天也，未有能使之者也。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有爵者，求我之辞也，彼求我而我我不求之之谓也。

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罢，位不当也。

六三履非其位，虽应在上九，而上九非下我者也，上不求三而三求之，求之必过五，五无应而寇我，故曰得敌也。得敌而躁，躁而失常，故或鼓或罢，或泣或歌也。

六四，月几望，马匹亡，无咎。《象》曰：马匹亡，绝类上也。

初九以应而从我，九五以近而牵我，一阴而当二阳之求，盛之至也，故曰月几望。月几望者，非四之所任也，故必舍五而从初，如有二马而亡其一，然后无咎。类，五也。四与五皆巽也，故得称类。

九五，有孚挛如，无咎。《象》曰：有孚挛如，位正当也。

有孚者，六四也，自五言之，则以得四为无咎，非应而求从，必挛而后固，特以其位当，是以无咎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长也。

翰音，飞且鸣者也，凡羽虫之飞且鸣者，其飞不长，雉鸡之类是也。处外而居上，非中孚之道，飞而求显，鸣而求信者也，故曰翰音登于天。九二在阴而子和，上九飞鸣而登天，其道盖相反也，惟不下从阴，得阳之正，故曰贞凶。

三三
三三

艮下震上

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象》曰：小过，小者过而亨也。

阴自外入据用事之地，而囚阳于内，谓之小过。小过者，君弱而臣强之世也，小者过而亨，则大者失位而否矣。

过以利贞，与时行也。

《象》之所谓利贞，则《象》之所谓过乎恭俭与哀者，时当然也。

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刚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小过者，臣强而专，小事虽专之可也。

有飞鸟之象焉，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顺也。

小过有鸟之象，四阴据用事之地，其翼也；二阳囚于内，其腹背也。翼欲往腹背不能止，翼欲止腹背不能作也，故飞鸟之制在翼。鸟之飞也，上穷而忘返，其身远矣，而独遗其音。臣之僭也，必孤其君远其民，使其君如飞鸟之上穷，使其民闻君之声不见其形也，而后得志。故曰：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顺也，小过之世，其臣则逆，而其民顺，故不宜上宜下，上则无民而主孤，下则近民而君强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过，居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

小过之君弱，是以臣子痛自贬以张君父也。

初六，飞鸟以凶。《象》曰：飞鸟以凶，不可如何也。

大过之栋，小过之飞鸟，皆以为一卦之象，而其于爻也皆寄之于初、上者，本末之地也。《春秋传》曰：凡师能左右之曰以。飞鸟见以于翼，欲左而左，欲右而右，莫如之何也，故凶。

六二，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过也。

卦合而言之，小过者，臣强之世也。爻别而观之，六五当强臣，六二以阴居阴，臣强而不僭者也。大过以夫妻为君臣，而小过寄之祖与妣者，大过君骄，故自君父言之，而小过臣强，故为臣子之辞，其义一也。曰：不幸而过其祖矣，而犹遇其妣，妣未有不助祖者也；不幸而不及其君矣，而犹遇其臣，臣未有不忠于其君者也。故小过之世，君弱而不能为政，臣得专之者，惟六二也。然而于祖曰“过”，于君曰“不及者”，以见臣之不可过其君也。

九三，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象》曰：从或戕之，凶如何也。

九四，无咎，弗过遇之，往厉必戒，勿用永贞。《象》曰：弗过遇之，位不当也。往厉必戒，终不可长也。



小过，阳失位而不中，故其君在三、四。三之所臣者，初与二也；四之所臣者，五与上也。春秋臣弑其君，故曰弑，或曰戕，弑者，其所从来有渐，而戕者一朝一夕之故也。六二，强臣也，而未之过，九三刚而不中，莫能容也，故曰：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言六二弗过，而九三疑之，故或从而戕其君，谓之戕者，以明二本无意于逆，咎在三也。九四以阳居阴，可谓无咎矣，然而失位自卑，臣虽弗过，我则开之遇逢也，臣未僭而逢其恶，故曰：弗过遇之，往厉必戒，勿用永贞。言九四失位而往从五，危而非正，不可长也。

六五，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云不雨，已上也。已上者，其势不可复下之辞也。六五之权足以谓密云而终不为雨，次于西郊而不行，岂真不能哉，其谋深也。强臣之欲为变也，忧在内，是故见利而不为，见益而不取，温畜以自厚，持满而不发者，凡皆以遂其深谋也。当是时也，必有穴其间而为之用者，故戒之曰：公弋取彼在穴。君子之居此，苟无意于为盗，莫若取其在穴者以自明于天下，而天下信之矣。

上六，弗遇过之，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象》曰：弗遇过之，已亢也。至于是则亢而不可复返也，故曰弗遇过之，言君虽不逢其恶，而臣自僭也。离，遭也，君失其政而臣得之，其所从来远矣，而忧患集于我，非我失政而遭其凶者，天祸也，故曰：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



离下坎上

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象》曰：既济，亨，小者亨也。凡阴阳各安其所，则静而不用，将发其用，必有以蕴之者，水在火上，火欲炎而不达，此火之所以致其怒也。阴皆乘阳，阳欲进而不遂，此阳之所以奋其力也。火致其怒，虽险必达；阳奋其力，虽难必遂，此所以为既济也。故曰：既济，亨，小者亨也，言小者皆在上而亨，大者皆在下而否也。

利贞，刚柔正而位当也。

坎上而离下，刚柔正也，阴皆居阴，阳皆居阳，位当也，刚柔正而位当，则小者不可复进，以贞为利也。

初吉，柔得中也；终止则乱，其道穷也。

柔皆乘刚，非正也，以济则可，既济则当变而反其正，以此终焉，止而不变，则乱矣。

《象》曰：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既济者，难平而安乐之世也，忧患常生于此。

初九，曳其轮，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轮，义无咎也。

济者皆自内适外，故既济、未济皆以初为尾，以上为首。曳者，欲行而未进之象也。初九方行于险，未毕济者也，故无咎。

六二，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安乐之世，人不思乱，而小人开之，开之有端，必始于争，争则动，动则无所不至。君子居之以至静，受之以广大，虽有好乱乐祸之人欲开其端，而人莫之予，盖未尝不旋踵而败也。既济爻爻皆有应，六二、六四居二阳之间，在可疑之地，寇之所谋。而六二居中，九五之配也，或者欲间之，故窃其茀。茀者，妇之蔽也，妇丧其茀，其夫必怒而求之，求未必得，而妇先见疑，近其妇者先见诘，怨怒并生而忧患之，至不可以胜

防矣。故凡窃吾菑者，利在于吾之逐之也，吾恬而不逐，上下晏然非盗者，各安其位，而盗者败矣。故曰：勿逐，七日得。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惫也。

未济方其未出于难也，上下一心，譬如胡越同舟而遇风，虽厉民以犯难可也。及其既济已出于难，则上之用其民也，易以致怨，而下之为其上用也，易以致疑。故未济之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而既济之九三以是为惫也。未济之主在六五，而九四为之臣，有震主之威者也，其威不用之于主而用之于伐鬼方，虽三年之久未见其克，不克也而犹赏之以大国者，以难未平也。若出于难，则臣必用其威于主，而主亦疑其臣矣。既济之九三以九五为主，臣主皆强，故曰高宗伐鬼方，以见三之为五用也。虽以高宗之贤，三年而后克之者，既济之世，民安于无事而不可用也。未济之赏以大国也，岂尝问其君子小人哉，有功斯国之矣。而既济则小人勿用，盖已疑其臣矣。

六四，繻有衣袽，终日戒。《象》曰：终日戒，有所疑也。

繻，当作濡；衣袽，所以备舟隙也。四居二阳之间而不相得，故备且戒如是也。卦以济为事，故取于舟。

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象》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时也。实受其福，吉大来也。

东西者，彼我之辞也。祭未有不杀牛者，而云杀牛不如禴祭，何也？曰：禴祭，时祭也，国之常事。而杀牛者非时，特杀而祭以求福者也。小人以为禴祭常事，不足以致福，故以非时杀牛而求之，而不知时祭之福不求而大来也。人之情在难则厌事，而无难之世常不能安有其福，故圣人以为既济之主，在于守常安法而已。求功名于法度之外，则《易》之所谓杀牛也。

上六，濡其首，厉。《象》曰：濡其首，厉，何可久也。

既济之上六，毕济之时也，而以阴居之，未免于危也。



坎下离上

未济，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象》曰：未济，亨，柔得中也。

谓六五也。

小狐汔济，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续终也。

未济阳皆乘阴，上下之分定，未可以有为也。汔，涸也。坎在离上，则水溢而火怒于下，必进之象也。是以虽溢而可以济；坎在离下，则水涸而火安于上，不进之象也。是以虽涸而不可以济，君子见其远者、大者，小人见其小者、近者。初六、六三，小人也，见水之涸以为可济也，是谓小狐汔济。而九二君子也，以为不可，曳其轮而不进，则小狐安能独济哉，是谓未出中也。二阴轻进而九二不予，是以六三征凶，初六濡其尾，虽九二亦病矣，故无攸利。见易而轻犯之，遇难而退，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故曰不续终也。

虽不当位，刚柔应也。

《易》二、三、四、五皆失位，惟未济与归妹也，故皆无攸利。而归妹又征凶者，刚柔不应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上下方安其位，而不乐于进取，则君子慎静其身而辨物居方，以待其会。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极也。水火相射，极乃致用，故济必待其极，汔济非其极也。

九二，曳其轮，贞吉。《象》曰：九二贞吉，中以行正也。外若不行，中以行正也。

六三，未济，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济征凶，位不当也。未济非不济也，有所待之辞也。盖将畜其全力一用之于大难，大难既平而小者随之矣，故曰利涉大川。六三见水之洄，幸其易济而骤用之，后有大川，则其用废矣，故曰征凶。见洄而济者，初与三均也，初吝而已，三至于凶，位不当也。

九四，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象》曰：贞吉悔亡，志行也。九四有震主之威，苟不用于鬼方，则无所行其志矣。震主者，悔也，贞于主而用于敌，所以悔亡也。

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晖吉也。光出于形之表而不以力用，君子之广大者也。下有九二，其应也，旁有九四、上九，其邻也，险难未平，三者皆刚，莫能相用，将求用于我之不暇，非谋我者也。故六五信是三者，则三者为之尽力而我无为，此贞吉无悔，君子之光也。

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饮酒濡首，亦不知节也。节，事之会也；是，是时也。至于是而不济，终不济也，故未济之可以济者，惟是也。险难未平，六五信我，将以用我也，我则饮酒而已，何也？将安以待其会也，故无咎。上九之谓首，濡其首者，可济之时也，若不赴其节，饮酒于可济之时，则信我者失是时矣。

卷 七

系辞传上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苟非其常，则刚而静、柔而动者有之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方本异也而以类故聚，此同之生于异也；物群则其势不得不分，此异之生于同也。有成而后有毁，有废而后有兴，是以知吉凶之生于相形也。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

天地，一物也；阴阳，一气也。或为象，或为形，所在之不同，故在云者明其一也。象者，形之精华发于上者也；形者，象之体质留于下者也。人见其上下，直以为两矣，岂知其未尝不一邪！由是观之，世之所谓变化者，未尝不出于一而两于所在也，自两以往，有不可胜计者矣。故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之始也。

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天地之间，或贵或贱，未有位之者也，卑高陈而贵贱自位矣；或刚或柔，未有断之者也，动静常而刚柔自断矣；或吉或凶，未有生之者也，类聚群分而吉凶自生矣；或变或化，未有见之者也，形象成而变化自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雷霆风雨，日月寒暑，更用迭作于其间，杂然施之而未尝有择也，忽然成之而未尝有意也。及其用息而功显，体分而名立，则得乾道者自成男，得坤道者自成女。夫男者，岂乾以其刚强之

德为之；女者，岂坤以其柔顺之道造之哉？我有是道，物各得之如是而已矣。圣人者亦然，有恻隐之心而未尝以为仁也，有分别之心而未尝以为义也，所遇而为之，是心著于物也，人则从后而观之，其恻隐之心成仁，分别之心成义。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

上而为阳，其渐必虚；下而为阴，其渐必实。至虚极于无，至实极于有；无为大始，有为成物。夫大始岂复有作哉，故乾特知之而已，作者坤也。乾无心于知之，故易；坤无心于作之，故简。易，故无所不知；简，故无所不能。

易则易知，简则易从。

易简者，一之谓也。凡有心者，虽欲一不可得也，不一则无信矣。夫无信者岂不难知、难从哉！乾坤惟无心故一，一故有信，信故物知之也，易而从之也不难。

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

知之与作，易之与简，易知之与易从，有亲之与有功，可久之与可大，德之与业，皆有隐显之别矣，此乾坤之辨也，不可以不知也。古之言贤人者，贤于人之人也，犹曰君子云尔。夫贤于人者岂有极哉！圣人与焉，而世乃曰圣人无德业，德业，贤人也。夫德业之名，圣人之所不能免也，其所以异于人者，特以其无心尔。见其谓之圣人则隆之，见其谓之贤人则降之，此近世之俗学，古无是论也。

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夫无心而一，一而信，则物莫不得尽其天理，以生以死，故生者不德，死者不怨，无怨无德，则圣人者岂不备位于其中哉！吾一有心于其间，则物有侥幸夭枉、不尽其理者矣，侥幸者德之，夭枉者怨之，德怨交至，则吾任重矣，虽欲备位可得乎！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

由此观之，系辞，则《彖》、《象》是也，以上下系为系辞，失之矣。虽然，世俗之所安也，而无害于《易》，故因而不改也。

刚柔相推而生变化。

得之则吉，失之则凶，此理之常者，以为未足以尽吉凶之变也，故又曰：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变化一生，则吉凶之至亦多故矣，是以有宜若吉而凶、宜若凶而吉者。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

失得未决，则为忧虞，及其已决，则为吉凶。

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

夫刚柔相推而变化生，变化生而吉凶之理无定，不知变化而一之，以为无定而两之，此二者皆过也。天下之理未尝不一，而一不可执，知其未尝不一而莫之执，则几矣。是以圣人既明吉凶悔吝之象，又明刚柔变化本出于一，而相摩相荡至于无穷之理，曰：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象者，以是观之之谓也，夫出于一而至于无穷，人之观之以为有无穷之异也，圣人观之则以为进退昼夜之间耳，见其今之进也，而以为非向之退者，可乎？见其今之明也，而以为非向之晦者，可乎？圣人以进退观变化，以昼夜观刚柔，二观立，无往而不一也。

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

未极则为三，既极则动，动则为六，三、六无异道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



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至于占，则君子之虑周矣，故佑且吉，无不利者也。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变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补过也。是故列贵贱者存乎位，齐小大者存乎卦。

阴阳各有所统御谓之齐，夫卦豈可以爻别而观之，彼小大有所齐矣，得其所齐，则六爻之义未有不贯者。吾论六十四卦，皆先求其所齐之端，得其端，则其余脉分理解，无不顺者，盖未尝凿而通也。

辨吉凶者存乎辞，忧悔吝者存乎介，

介，小疵也。

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大小，辞有险易。辞也者，各指其所之。

辞，爻辞也。卦有成体，小大不可易，而爻无常辞，随其所适之险易，故曰《彖》者言乎象，爻者言乎变。夫爻亦未尝无小大，而独以险易言者，明不在乎爻而在乎所适也。同是人也，而贤于此，愚于彼，所适之不同也如此。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

准，符合也；弥，周浹也；纶，经纬也。所以与天地准者，以能知幽明之故、死生之说、鬼神之情状也。

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此与形象变化一也。

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

人所以不知生死之说者，骇之耳，故原始反终者，使之了然而不骇也。

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

必其所见而后知，则圣人之所知者寡矣。是故圣人之学也，以其所见者推至其所不见者。天文地理，物之终始，精气游魂，可见者也，故圣人以是三者举之。物，鬼也；变，神也。鬼常与体魄俱，故谓之物；神无适而不可，故谓之变。精气为魄，魄为鬼；志气为魂，魂为神。故《礼》曰：“体魄则降，志气在上。”郑子产曰：“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古之达者已知此矣，一人而有二知，无是道也，然而有魄者、有魂者何也？众人之志，不出于饮食男女之间，与凡养生之资，其资厚者其气强，其资约者其气微，故气胜志而为魄。圣贤则不然，以志一气清明在躬，志气如神，虽禄之以天下，穷至于匹夫，无所损益也，故志胜气而为魂。众人之死为鬼，而圣贤为神，非有二知也，志之所在者异也。

与天地相似，故不违。

天地与人一理也，而人常不能与天地相似者，物有以蔽之也。变化乱之，祸福劫之，所不可知者惑之。变化莫大于幽明，祸福莫烈于死生，所不可知者莫深于鬼神，知此三者则其他莫能蔽之矣。夫苟无蔽，则人固与天地相似也。

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

知之未极，道之不全，是以有过，故箕子以极为中，明夫极则不过也。知周万物，可谓极矣；道济天下，可谓全矣。

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

避碍故旁行。

安土敦乎仁，故能爱。

使物各安其所，然后厚之以仁，不然，虽欲爱之，不能也。

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

范围，规摹也。

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

昼夜相反而能通之，则不为变化之所乱可以知矣。

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阴阳果何物哉，虽有娄旷之聪明，未有得其仿佛者也。阴阳交，然后生物；物生，然后有象；象立而阴阳隐矣。凡可见者皆物也，非阴阳也，然谓阴阳为无有，可乎？虽至愚，知其不然也，物何自生哉！是故指生物而谓之阴阳，与不见阴阳之仿佛而谓之无有者，皆惑也。圣人知道之难言也，故借阴阳以言之，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阴一阳者，阴阳未交而物未生之谓也。喻道之似，莫密于此者矣。阴阳一交而生物，其始为水，水者有无之际也，始离于无而入于有矣。老子识之，故其言曰上善若水，又曰水几于道。圣人之德虽可以名言，而不囿于一物，若水之无常形，此善之上者，几于道矣，而非道也。若夫水之未生，阴阳之未交，廓然无一物，而不可谓之无有，此真道之似也。阴阳交而生物，道与物接而生善，物生而阴阳隐，善立而道不见矣。故曰：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道而谓之仁，智者见道而谓之智，夫仁智，圣人之所谓善也。善者，道之继，而指以为道则不可。今不识其人而识其子，因之以见其人则可，为其人则不可，故曰继之者善也。学道而自其继者始，则道不全。昔者孟子以善为性，以为至矣，读《易》而后知其非也。孟子之于性，盖见其继者而已。夫善，性之效也，孟子不及见性而见夫性之效，因以所见者为性。性之于善，犹火之能熟物也，吾未尝见火，而指天下之熟物以为火，可乎？夫熟物则火之效也。敢问性与道之辨？曰：难言也，可言其似。道之似，则声也；性之似，则闻也。有声而后有闻邪，有闻而后有声邪？是二者果一乎，果二乎？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性者，其所以为人者也，非是无以成道矣。

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

夫属目于无形者，或见其意之所存。故仁者以道为仁，意存乎仁也；智者以道为智，意存乎智也。贤者存意而妄见，愚者日用而不知，是以知君子之道成之以性者鲜矣！

显诸仁，藏诸用。

仁者其已然之迹也，用者其所以然也。

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

人见圣人之忧也，岂知其中有不忧者，未尝与其所见者同哉。

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

我未常有，即物而有，故富，如使己有，则其富有殫矣！

日新之谓盛德，

富有者未尝有，日新者未尝新，吾心一也，新者物耳。

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

相因而有，谓之生生。夫苟不生，则无得无丧，无吉无凶，方是之时，易存乎其中而人莫见，故谓之道，而不谓之易。有生有物，物转相生，而吉凶得丧之变备矣，方是



之时，道行乎其间而人不知，故谓之易，而不谓之道。圣人之作《易》也，不有所设则无以交于事物之域，而尽得丧吉凶之变，是以因天下之至刚，而设以为乾，因天下之至柔，而设以为坤，乾坤交，而得丧吉凶之变纷然始起矣，故曰：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效，见也，言易之道，至乾而始有成象，至坤而始有可见之法也。

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

神生之极，则易成矣，成则惟人之所用，以数用之谓之占，以道用之谓之事。夫岂惟是，将天下莫不用之，用极而不倦者，其惟神乎，故终之曰：阴阳不测之谓神。使阴阳而可测，则其用废矣。

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
远迩，犹深浅也，得其深者，虽为圣人有余，而其浅者，不失为君子。

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

至刚之德果，至柔之德深。果则其静也，绝意于动，而其动也，不可复回；深则其静也，敛之无余，而其动也，发之必尽。绝意于动，专也；不可复回，直也；敛之无余，翕也；发之必尽，辟也。夫小生于杂，隘生于疑，故专、直生大，翕、辟生广。

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

明乾坤非专以为天地也，天地得其广大，四时得其变通，日月得其阴阳之义，至德得其易简之善。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易之言德业，有隐显之别，而德之微者莫若智，业之著者莫若礼，故又以其尤者明之。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天地位则德业成，而易在其中矣。

以明无别有易也。

成性存存，道义之门。

性所以成道而存存也，尧舜不能加，桀纣不能亡，此真存也，存是则道义所从出也。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

赜，喧错也，古作嘖，从口从叕，一也。《春秋传》曰：“嘖有烦言。”象，卦也，物错之际，难言也，圣人有以见之，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而画以为卦。刚柔相交，上下相错，而六爻进退屈信于其间，其进退屈信不可必，其顺之则吉、逆之则凶者可必也。可必者，其会通之处也，见其会通之处，则典礼可行矣。故卦者，至错也；爻者，至变也。至错之中有循理焉，不可恶也；至变之中有常守焉，不可乱也。

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

变化之间不容毫厘，然且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则虚以一物雍容之至也。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错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术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劳谦，君子有终，吉。”子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亢龙有悔。”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不出户庭，无咎。”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凡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

夫论经者当以意得之，非于句义之间也。于句义之间，则破碎牵蔓之说反能害经之意。孔子之言《易》如此，学者可以求其端矣。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合而相因则为五十。

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

分而各数则为五十有五。

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大衍之数五十，

五行盖交相成也，水、火、木、金不得土，土不得是四者，皆不能成夫五行之数。始于一而至于五，足矣，自六以往者，相因之数也。水、火、木、金得土而后成，故一得五而成六，二得五而成七，三得五而成八，四得五而成九。土无定位、无成名、无专气，水、火、木、金四者成，而土成矣，故得水之一，得火之二，得木之三，得金之四，而成十，言十，则一、二、三、四在其中，而言六、七、八、九，则五在其中矣。大衍之数五十者，五不特数，以为在六、七、八、九之中也。一、二、三、四在十之中，然而特数者，何也？水、火、木、金特见于四时，而土不特见，言四时足以举土，而言土不足以举四时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皆有以名之，而土爰稼穡，曰于是稼穡而已。五脏六腑无胃脉则死，而脾脉不可见，如雀之啄，如水之漏下，是脾之衰见也，故曰土无定位、无成名、无专气。

其用四十有九。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分而为二以象两，则其一不用，太极之象也。

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扚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扚而后挂。

分而为二，一也；挂一，二也；揲之以四，三也；归奇于扚，四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

四营而一变，三变而一爻，六爻为十八变也。三变之余而四数之，得九为老阳，得六为老阴，得七为少阳，得八为少阴。故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取老而言也。九六为老、七八为少之说，未之闻也。或曰：阳极于九，其次则七也，极者为老，其次为少，则阴当老于十而少于八。曰：阴不可加于阳，故十不用。十



不用，犹当老于八而少于六也。则又曰：阳顺而上，其成数极于九；阴逆而下，其成数极于六。自下而上，阴阳均也。稚于子午而壮于己亥，始于复姤而终于乾坤者，阴犹阳也，曷尝有进阳而退阴与逆顺之别乎？且此自然而然者，天地且不能知，而圣人岂得与于其间而制其予夺哉！惟唐一行之学则不然，以为《易》固已言之矣。曰：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则十八变之间有八卦焉。人莫之思也，变之扞有多少，其一变也，不五则九；其二与三也，不四则八。八与九为多，五与四为少，少多者，奇偶之象也。三变皆少，则乾之象也，乾以为老阳，而四数其余得九，故以九名之。三变皆多，则坤之象也，坤以为老阴，而四数其余得六，故以六名之。三变而少者一，则震、坎、艮之象也，震、坎、艮以为少阳，而四数其余得七，故以七名之。三变而多者一，则巽、离、兑之象也，巽、离、兑以为少阴，而四数其余得八，故以八名之。故七、八、九、六者，因余数以名阴阳，而阴阳之所以为老、少者，不在是而在乎三变之间，八卦之象也。此唐一行之学也。

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

此生生之极也。

显道神德行，

道神而不显，德行显而不神，故易以显道神德行。

是故可与酬酢，

应对万物之求。

可与佑神矣！

助成神化之功。

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

神之所为不可知也，观变化而知之尔。天下之至精至变，与圣人之所以极深研几者，每以神终之，是以知变化之间，神无不在，因而知之可也，指以为神则不可。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圣人之道，求之而莫不皆有，取之而莫不皆获者也。以四人者之各有获于《易》也，故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而昧者乃指此以为道，则过矣。

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向）[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

此筮占之类。

参伍以变，错综其数。

世之通于数者，论三五错综，则以九宫言之。九宫不经见，见于《乾凿度》，曰：太一行九宫。九宫之数，以九、一、三、七为四方，以二、四、六、八为四隅，而五为中宫。经纬四隅，交络相值，无不得十五者，阴阳老少皆分取于十五，老阳取九，余六以为老阴；少阳取七，余八以为少阴。此与一行之学不同，然吾以为相表里者，二者虽不经见，而其说皆不可废也。

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此历术之类。

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深者，其理也；几者，其用也。

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至精至变者，以数用之也；极深研几者，以道用之也。止于精与变也，则数有时而差；止于几与深也，则道有时而穷。使数不差、道不穷者，其唯神乎！故曰：极数知来之谓占，变通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而此二者亦各以神终之，既以神终之，又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明彼四者之所以得为圣人之道者，以此也。

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所谓斯者，指此十者，而学者不以此十者求之，则过矣。水，至阴也，必待天一加之而后生者，阴不得阳则终不得蒸而成也；火至阳也，必待地二加之而后生者，阳不得阴则无所传而见也。五行皆然，莫不生于阴阳之相加，阳加阴则为水、为木、为土，阴加阳则为火、为金。苟不相加，则虽有阴阳之资，而无五行之用。夫易亦然，人固有是材也，而浑沌朴鄙，不入于器，易则开而成之，然后可得而用也。天下各治其道术，自以为至矣，而支离专固，不适于中，易以其道被之，然后可得而行也。是故乾刚而不折，坤柔而不屈，八卦皆有成德而不窳，不然则天下之物皆弃材也，天下之道皆弃术也。

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

蓍有无穷之变，故其德圆，而象知来之神；卦蓍已然之迹，故其德方，而配藏往之智。以圆适方，以神行智，故六爻之义易以告也。

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

以神行智，则心不为事物之所尘垢，使物自运而已不与，斯所以为洗心退藏于密也。

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

其迹不出于吉凶之域，故与民同患。神以知来，智以藏往，故其实无患。来者应之，谓之知来；已行者莫见其迹，谓之藏往。

其孰能与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

《庄子》曰：“贼莫大于德有心。”而心有眼，夫能洗心退藏，则虽用武而未尝杀，况施德乎。不然，则虽施德，有杀人者矣，况用武乎。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

天者，死生祸福之制，而民之所最畏也。是故明天之道，察民之故，而作蓍龟。蓍龟之于民用也，其实何能益，亦前之而已。以虚器前之，而实用者得完，是故礼义廉耻以前赏罚，则赏罚设而不用矣。

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

夫斋戒所以前祭祀也。

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

同是户也，阖则谓之坤，辟则谓之乾，辟阖之间而二物出焉，故变者两之，通者一之。不能一，则往者穷于伸，来者穷于屈矣。

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

象而后器，器而后用，此德业之叙也，而神常终之。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太极者，有物之先也。夫有物，必有上下；有上下，必有四方；有四方，必有四方之间；四方之间立，而八卦成矣。此必然之势，无使之然者。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



人于吉凶之域，然后大业可得而见。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

天地四时日月，天事也；天事所不及，富贵者制之；富贵者所不制，圣人通之；圣人所不通，蓍龟决之。

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

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则之者，则其无心而知吉凶也；天地变化，圣人效之，效之者，效其体一而周万物也；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象之者，象其不言而以象告也。河图洛书，其详不可得而闻矣，然著于《易》、见于《论语》，不可诬也，而今学者或疑焉。山川之出图书，有时而然也。魏晋之间，张掖出石图，文字粲然，时无圣人，莫识其义尔。河图洛书，岂足怪哉！且此四者，圣人之所取象以作易也，当是之时，有其象而无其辞，示人以其意而已，故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圣人以后世为不足以知也，故系辞以告之，定吉凶以断之，圣人之忧世也深矣！

《易》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子曰：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圣人非不欲正言也，以为有不可胜言者，惟象为能尽之。故孟轲之譬喻立，象之小者也。

设卦以尽情伪，

情伪临吉凶而后见，吉凶至则情者自如，而伪者败矣。卦者，起吉凶之端也。

系辞以尽其言。

辞约而义广，故能尽其言。

变而通之以尽利，

既变之，复通之，则反复于万物之间，无遗利矣。

鼓之舞之以尽神。

孰鼓之欤，孰舞之欤，莫适为之，则谓之神。

乾坤其易之缊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

缊，蓄也，阴阳相缊而物生。乾坤者，生生之祖也，是故为易之缊。乾坤之于易，犹日之于岁也，除日而求岁，岂可得哉！故乾坤毁，则易不可见矣。易不可见，则乾为独阳，坤为独阴，生生之功息矣。

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道者，器之上达者也；器者，道之下见者也。其本一也，化之者道也，裁之者器也，推而行之者，一之也。

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是故夫象，圣人以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极天下之

蹟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有其具而无其人，则形存而神亡。有其人而修诚无素，则我不能默成，而民亦不能默喻也。

卷 八

系辞传下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

有辞可系，未有非动者，故虽括囊、介石，皆有为于世者也，如必运行而后为动，则吉凶悔吝，未有不生于动者也。

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吉凶者，贞胜者也。

贞，正也，一也。老子曰：“王侯得一以为天下贞。”夫贞之于天下也，岂求胜之哉！故胜者，贞之衰也。有胜必有负，而吉凶生矣。

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

不以贞为观者，自大观之则以为小，自高观之则以为下。不以贞为明者，意之所及则明，所不及则不明。故天地无异观，日月无异明者，以其正且一也。

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简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刚而无心者，其德易，其形确然；柔而无心者，其德简，其形隤然。论此者，明八卦皆以德发于中，而形著于外也，故爻效其德而象像其形，非独乾坤也。

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

动者，我也，而吉凶自外应之。

功业见乎变，

未尝无功业也，因变而见。

圣人之情见乎辞。

其性不可容言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位之存亡寄乎民，民之死生寄乎财，故夺民财者，害其生者也，害其生者，贼其位者也，甚矣，斯言之可畏也！以是亡国者多矣！夫理财者，疏理其出入之道，使不壅尔，非取之也。正辞者，正名也。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无道之世，唯不正名，故上有愧于民，而民不直其上，令之不行，诛之不止，其祸皆出于财。故圣人之言理财，必与正名俱，曰理财正辞，以此二者为一言，犹医之用毒，必与其畏者俱也。名一正，上之所行皆可以名言，则财之出入有道，而民之为非者，可得而禁也，民不为非，则上之用财也约矣，又安以多取为哉。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



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剡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制器者尚其象，故凡此皆象也，以义求之则不合，以象求之则获。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孔子之述《彖》、《象》也，盖自为一篇而题其首曰《彖》、曰《象》也欤！其初无《彖》曰、《象》曰之文，而后之学者，散之卦爻之下，故以《彖》曰、《象》曰别之。然孔子所谓《彖》者，盖谓卦辞，如乾元亨利贞之类是也；其所谓《象》者，有大小，其大《象》指八卦，震为雷、巽为风之类是也，其小《象》指一爻，潜龙勿用之类是也。初不谓已所述者为《彖》、《象》也。而近世学者失之，乃指孔子之言为《彖》、《象》，不可以不辨也。象者，像也，像之言似也，其实有不容言者，故以其似者告也。达者因似以识真，不达则又见其似者而日以远矣。彖者，豕也；爻者，折俎也。古者谓折俎为爻，其文盖象折俎之形，后世以易有六爻也，故加肉为肴以别之。彖则何为取于豕也？曰：彖者，材也，八卦相值，材全而体备，是以为豕也。爻则何为取于折俎也？爻者，效天下之动，分卦之材，裂卦之体，而适险易之变也。

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其故何也？阳卦奇，阴卦偶。其德行何也？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阳卦以阳为君，阴卦以阴为君，其曰阴二君而一民何也？曰：阳宜为君者也，阴宜为民者也，以民道而任君事，此所以为小人也。

易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

致极也，极则一矣，其不一者，盖未极也。四海之水同一平也，胡越之绳墨同一直也，故致一而百虑皆得也，夫何思何虑。

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

易将明乎一，未有不用变化、晦明、寒暑、往来、屈信者也，此皆二也，而以明一者，惟通二为一，然后其一可必。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又曰：变化者，进退之象；刚柔者，昼夜之象。又曰：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皆所以明一也。

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精义者，穷理也；入神者，尽性以至于命也。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岂徒然哉，将以致用也。譬之于水，知其所以浮，知其所以沉，尽水之变而皆有以应之，精义者也；知其所以浮沉而与之为一，不知其水，入神者也；与水为一，不知其水，未有不善游

者也，而况以操舟乎，此之谓致用也。故善游者之操舟也，其心闲，其体舒，是何故？则用利而身安也。事至于身安，则物莫吾测，而德崇矣。

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恐天下沿其末流，而不知反其宗，故寄之不知以为无穷，恐天下相迫于无穷而已，故指其盛德以为蓺极。

《易》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将至，妻其可得而见邪！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括，是以出而有获，语成器而动者也。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灭趾，无咎。”此之谓也。

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灭耳，凶。”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

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读，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

夫无守于中者，不有所畏，则有所忽也。忽者常失于太早，畏者常失于太后，既失之，又惩而矫之，则终身未尝及事之会矣。知几者不然，其介也如石之坚，上交不谄，无所畏也，下交不读，无所忽也，上无畏、下无忽，事至则发而已矣。

君子知几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

知几者，众之所望以为进退之候也。

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

其心至静而清明，故不善触之未尝不知，知之故未尝复行。知之而复行者，非真知也。世所以不食乌喙者，徒以知之审也，如使知不善如知乌喙，则世皆颜子矣。所以不及圣人者，犹恃知尔。《诗》曰：“不识不知，顺帝之则。”

《易》曰：“不远复，无祇悔，元吉。”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

《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言致一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

辟阖以生变化，易之所自出也。

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称名也杂而不越，



阴阳，二物也，其合也未尝不杂，其分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未尝杂也。故曰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阴阳合德故杂，刚柔有体故不越。

于稽其类，其衰世之意邪！夫《易》彰往而察来，

至静而明，故物之往来屈信者，无遁形也。

而微显阐幽，

显道神德行。

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

此解剥至道自玄适著之叙也。夫道之大全也，未始有名而易实开之，赋之以名，以名为不足，而取诸物以寓其意；以物为不足，而正言之；以言为不足，而断之以辞，则备矣。名者，言之约者也；辞者，言之悉者也。

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

夫名者，取众人之所知，以况其所不知。

其旨远，

不得不远。

其辞文，

不得不文。

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因贰以济民行，以明失得之报。

兼三才而两之，所谓贰也。夫道一而已，然《易》之作必因其贰者，贰而后有内外，有内外而后有好恶，有好恶而后有失得。故孔子以《易》为衰世之意而兴于中古者，以其因贰也。一以自用，贰以济民。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

基者，厚下以自全也。履之九五，待六三而不疚，六三待九二而能履，故和则至、乖则废矣。

谦，德之柄也；

旁出而起物者，柄也。谦之为道偏矣，而德非谦莫能起者。

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

修之为言长也、远也，民见其损之患，而未见其终以为益之效，故先难而后易，此德之远者也。

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

困则真伪别。

井，德之地也；

地者，所在之谓也。老子曰：“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夫井亦然，以其无有，故德在焉。

巽，德之制也。

无忤于物而能胜物者，风也，故德之制在巽，而可以行权。

履，和而至；谦，尊而光；复，小而辨于物；

虽微也，而其为阳物也审矣。

恒，杂而不厌；

雷风相与故杂，杂故不厌，如使专一，则厌而迁矣。

损，先难而后易；益，长裕而不设；

有孚惠心，何设之有。

困，穷而通；井，居其所而迁；

内足者，不求于物，而物求之。巽以寡怨，称而隐。

称，举也，举而人莫见者，风也。

履以和行，谦以制礼，复以自知，恒以一德，损以远害，

居忧患之世，而有得民之形，则害之者众矣！故损以远害。

益以兴利，困以寡怨，致命遂志，故不怨天，不尤人。尤人者，人亦尤之，则多怨矣。

井以辨义，

居有常所则分义明矣。

巽以行权。

此九卦者，为忧患者言也，其意以属文王欤！孔子之于文王也，见其礼乐，读其《易》，考其行事，而得其为人，其必有以合此九卦者，而世莫足以知之也。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

凡言为书者，皆论其已造于形器者也。其书可以指见口授，不当远索于文辞之外也。其道则远矣。

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

六虚，六位也。此六者，虚器尔，吉凶悔吝存乎其人。

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此所谓屡迁。屡迁者，其道也，非其书也。

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

卦所以有内外，爻所以有出入者，为之立敌而造忧患之端，使知惧也。有敌而后惧，惧而后用法，此物之情也。

又明于忧患与故。

忧患之来，苟不明其故，则人有苟免之志，而怠于避祸矣。故《易》明忧患又明其所以致之之故。

无有师保，如临父母。

去父母、远师保而不敢忘畏者，知内外之惧，明忧患之故也。

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

此所谓不可远。不可远者，其书也，非其道也，不可以远索，故循其辞、度其所向而已。初者，为未达者言也。未达者治其书，用其出入之度，审其内外之惧，明其忧患之故，而蹈其典常，可以寡过。达者行其道，无出无入，无内无外，周流六位，无往不适，虽为圣人可也。故曰：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

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戒非其人而学其道者。非其人而学其道，则无所不至矣。

《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

吉凶成败，非要终不得其实。质，实也。

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

各以其时物之。



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

非固欲为难易，本末之势然也。

初辞拟之，卒成之终，若夫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

物杂而德可撰者，以有中爻也。

噫！亦要存亡吉凶，则居可知矣。

不必在中爻，故又以存亡吉凶要之。

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

《彖》者，常论其用事之爻，故观其《彖》，则其余皆彖爻之所用者也。

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

四近于五也，有善之名而近于君，则惧矣。故二之善宜著，四之善宜隐。

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柔者有依而后能立，二远无依而免于咎者，中也。

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

三与五者，厚事之地也，故大者先享其利，而小者先受其害。

其柔危，其刚胜邪！

以刚居之则胜，柔则危。自此以上，皆典要之粗也。皆非必然者也，从其多者言之尔。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

等，类也。凡乾之类，皆阳物；坤之类，皆阴物。

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故吉凶者，势之所不免也。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

得其大者，纵横逆顺，无施不可，而天下无废物矣。得其小者，惧以终始，犹可以无咎。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

已险而能知险，已阻而能知阻者，天下未尝有也。夫险阻在躬，则天下莫不备之，天下莫不备之，则其所备者众矣，又何暇知人哉！是故处下以倾高，则高者毕赴；用晦以求明，则明者必见。易简以观险阻，则险阻无隐情矣。

能说诸心，能研诸侯之虑，

侯之，衍文也。吾心和易，则可以究尽万物之虑也。

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向以此言蓍龟者，重见于此，误也。

是故变化云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来。

言易简者无不知也。《礼》曰：“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祲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

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

言易简者，取诸物而足也。万物自生自成，故天地设位而已。圣人无能，因天下之已能，而遂成之，故人为我谋之明，鬼为我谋之幽，百姓之愚可使与知焉。《书》曰：“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矣。变动以利言，

以利言之则有变动，而道固自如也。

吉凶以情迁，

顺其所爱则谓之吉，犯其所恶则谓之凶。夫我之所爱，彼有所甚恶，则我之所谓吉者，彼或以为凶矣。故曰吉凶以情迁。

是故爱恶相攻而吉凶生，

在我为吉，则是天下未尝有凶；在彼为凶，则是天下未尝有吉。然而吉凶如此其纷纷者，是生于爱恶之相攻也。

远近相取而悔吝生，

悔吝者，生于不弘通者也。天下孰为真远，自其近者观之则远矣；孰为真近，自其远者观之则近矣。远近相资以为别也，因其别也，而各挟其有以自异，则或害之矣。或害之者，悔吝之所从出也。

情伪相感而利害生。

信其人，则举以为利己；不信，则举以为害己，此情伪之蔽也。

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

此明凶与悔吝，轻重之差也。近而不相得则相害，故凶。或害之者，非我之罪也，然亦有以致之矣。

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

微之显、诚之不可掩也如此。故或害之者，我必有以见于外也。

卷 九

说卦传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

介绍以传命谓之赞，天地鬼神不能与人接也，故以蓍龟为之介绍。

参天两地而倚数，

天数五，地数五，其曰三、两何也？自一至五，天数三、地数二，明数之止于五也。自五以往，非数也，皆相因而成者也，故曰倚数。以是知大衍之数五十，孔子论之已悉，岂容有异说焉！

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

何为顺、何为逆？曰：道德之变，如江河之日趋于下也，沿其末流，至于生蓍、倚数、立卦、生爻，而万物之情备矣。圣人以为，立于其末则不能识其全而尽其变，是以溯而上之，反从其初。道者其所行也，德者其行而有成者也，理者道德之所以然，而义



者所以然之说也，君子欲行道德而不知其所以然之说，则役于其名而为之尔。夫苟役于其名而不安其实，则大小相害、前后相陵，而道德不和顺矣。譬如以机发木偶，手举而足发，口动而鼻随也，此岂若人之自用其身，动者自动，止者自止，曷尝调之而后和、理之而后顺哉。是以君子贵性与命也，欲至于性命，必自其所以然者溯而上之。夫所以食者，为饥也，所以饮者，为渴也，岂自外人哉。人之于饮食，不待学而能者，其所以然者明也，盍徐而察之，饥渴之所从出，岂不有未尝饥渴者存乎，于是性可得而见也。有性者，有见者，孰能一是二者，则至于命矣。此之谓逆圣人既得性命之理，则顺而下之，以极其变，率一物而两之，以开生生之门，所谓因贰以济民行者也。故兼三才、设六位，以行于八卦之中，天、地、山、泽、雷、风、水、火纷然相错，尽八物之变，而邪、正、吉、凶、悔、吝、忧、虞、进、退、得、失之情，不可胜穷也，此之谓顺。断竹为钥，窍而吹之，唱和往来之变，清浊缓急之节，师旷不能尽也。反而求之，有五音十二律而已；五音十二律之初，有哮然者而已；哮然者之初，有寂然者而已。古之作乐者，其必立于寂然者之中乎！是以自性命而言之，则以顺为往，以逆为来。故曰：数往者顺，知来者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据其末而反求其本者也，故易，逆数也。

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于是方以四时言也。八卦之用于四时也，震、巽、坎、离各以其物，故曰雷、曰风、曰雨、曰日，而不言其德也；天、地、山、泽各以其德，故曰乾、曰坤、曰艮、曰兑，而不言其物也。

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

古有是说也。

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洁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

此孔子从而释之也。曰：是万物之盛衰，于四时之间者也，皆其自然，莫或使之，而谓之帝者，万物之中有妙于物者焉，此其神也，而谓之帝云尔。震，木也；兑，金也；离，火也；坎，水也。故各位于其方。巽亦木也，故从震，而位于东南；乾亦金也，故从兑，而位于西北；坤与艮皆土也，坤位于西南，季夏之位也；艮位于东北，盖从坎也。艮则曷为从坎？季夏土，十一月水，其律皆黄钟，《传》曰“夫水土衍而民用也”，古之达者其有以知此矣。坤不言其方何也？所谓致养者取于地，非独取于季夏也。二“言”字，衍文也，当云“说乎兑”、“成乎艮”。古者兑、说通，无从言者，或从而加之，故遂以为说言而离诚以为二也。《记》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内躁而外静，内柔而外刚，盖有之矣。至于死生终始之际，其情必得。艮，终始万物者也，亦不容伪也。

动万物者莫疾乎雷，挠万物者莫疾乎风，燥万物者莫燥乎火，说万物者莫说乎泽，润万物者莫润乎水，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

此各以其物言也，而不及乾坤者，乾坤不可物。六子之功显，而乾坤之德存乎其中。艮亦不言其物何也？艮之物山，山之用，坤兼之矣，故艮亦不得以物言也。

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也。循万物之理，无往而不自得，谓之顺。执柔而不争，无往而不见纳，谓之人。

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乾为天，为圆，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木果。坤为地，为母，为布，为釜，为吝啬，为均，为子母牛，为大舆，为文，为众，为柄，其于地也为黑。震为雷，为龙，为玄黄，为旉，为大涂，为长子，为决躁，为苍筤竹，为萑苇，其于马也为善鸣，为馵足，为作足，为的颡，其于稼也为反生，其究为健，为蕃鲜。巽为木，为风，为长女，为绳直，为工，为白，为长，为高，为进退，为不果，为臭，其于人也为寡发，为广颡，为多白眼，为近利市三倍，其究为躁卦。坎为水，为沟渎，为隐伏，为矫輮，为弓轮，其于人也为加忧，为心病，为耳痛，为血卦，为赤，其于马也为美脊，为亟心，为下首，为薄蹄，为曳，其于舆也为多眚，为通，为月，为盗，其于木也为坚多心。离为火，为日，为电，为中女，为甲冑，为戈兵，其于人也为大腹，为乾卦，为鳖，为蟹，为羸，为蚌，为龟，其于木也为科上槁。艮为山，为径路，为小石，为门阙，为果蓏，为阨寺，为指，为狗，为鼠，为黔喙之属，其于木也为坚多节。兑为泽，为少女，为巫，为口舌，为毁折，为附决，其于地也为刚卤，为妾，为羊。

凡八卦之所为，至于俚俗杂乱，无所不有，其说固不可尽知，盖用于占筮者而已。意不止于此，将使人以类求之欤！不然则有亡逸不全者矣。《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得见于此矣。

序卦传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

义有不尽于名者，履为礼、蛊为事、临为大、解为缓之类是也，故曰蒙者，蒙也；屯者，屯也；比者，比也；剥者，剥也，皆义尽于名者也。

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师者，众也。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

大畜、小畜皆取于畜而已，大过、小过皆取于过而已，不复论其大小也，故《序卦》之论《易》，或直取其名，而不本其卦者多矣。若赋诗断章然，不可以一理求也。



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后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有大而能谦，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随，故受之以随。以喜随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蛊。

以喜随人者，溺于燕安者也，故至于蛊，蛊则有事矣。

蛊者，事也，有事而后可大，故受之以临。临者，大也，物大然后可观，故受之以观。可观而后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贲，贲者，饰也。

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之际，所谓合也。直情而行谓之苟，礼以饰情谓之贲。苟则易合，易则相渎，相渎则易以离；贲则难合，难合则相敬，相敬则能久。

致饰然后亨则尽矣，故受之以剥。

饰极则文胜而实衰，故剥。

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复则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后可畜，

有无妄者，不能必之，以皆无妄之辞也。

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后可养，故受之以颐，颐者，养也。不养则不可动，故受之以大过。

养而不用，其极必动，动而不已，其极必过。

物不可以终过，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丽，故受之以离，离者，丽也。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

夫妇者，咸与恒也；则男女者，坎与离也。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明咸恒之所以次坎离也。六子皆男女，而独取于坎离何也？艮、兑为少，非少无以相感；震、巽为长，非长无以能久。是故少者为咸，长者为恒，而以其中者为男女之正。

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终遯，故受之以大壮。物不可以终壮，故受之以晋。

晋以柔进也。

晋者，进也，进必有所伤，故受之以明夷，夷者，伤也。伤于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

人穷则反本，疾痛则呼父母，故伤则反于家。

家道穷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难，故受之以蹇，蹇者，难也。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解者，缓也。缓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损。损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决，故受之以夬，夬者，决也。决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

施决于壅己者，故有所遇也。

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后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谓之升，故受之以升。

聚而无主则乱，故必有相推而上之者。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

不革则秽。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长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动也。物不可以终动，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终止，故受之以渐，渐者，进也。进必有所归，故受之以归妹。

渐，女归吉也。

得其所归者必大，故受之以丰，丰者，大也。穷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后说之，故受之以兑，兑者，说也。说而后散之，故受之以涣，涣者，离也。物不可以终离，故受之以节。节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过。

君子之信也，物信之而已不有，故时行时止，未尝必也。有其信而必行之，则过矣。

有过物者必济，故受之以既济。

权以济物，有时而过也。

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

未济，所以为无穷也。以《杂卦》观之，六十四卦皆两不相从，非覆则变也。变者八，乾、坤也，颐、大过也，坎、离也，中孚、小过也。覆变具者八，泰、否也，随、蛊也，渐、归妹也，既济、未济也。其余四十八，皆覆也。卦本以覆相从，不得已而从变也，何为其不得已也？变者八，皆不可覆者也，《杂卦》皆相反，《序卦》皆相因，此理也而有二。变者八，覆变具者八，覆者四十八，此数也而有三。然则六十四卦之叙，果何义也？曰理二、曰数三，五者无不可，此其所以为《易》也。步历而历协，吹律而律应，考之人事而人事契，循乎天理而行无往而不相值也。且非独此五者而已，将世之所有，莫不咸在是，故从孔子之言，则既有二说矣。曰：物不可终过，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丽，故受之以离。又曰：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方其为男女，则所谓陷与丽者不取也。自是以往，吾岂敢一之哉。

杂卦传

乾刚坤柔，比乐师忧。

有亲则乐，动众则忧。

临观之义，或与或求。

以我临物，故曰与；物来观我，故曰求。

屯见而不失其居。

君子以经纶，故曰见；盘桓利居贞，故曰不失其居。

蒙杂而著。

蒙以养正，蒙正未分，故曰杂；童蒙求我，求人以自明，故曰著。杂则不见，著则不居。

震起也，艮止也。损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时也，无妄灾也。

以艮畜乾而可者，时也；以乾行震而不可者，灾也。六三行人得牛，邑人之灾。又



曰：无妄之药，不可试也。

萃聚而升不来也。

《易》以上为往，下为来，泽上于地，萃，聚于下也；地中生木，升，升于上也。

谦轻而豫怠也。

轻者锐于有为，怠者安于无事。折节以下人，必锐于有为者也；知乐而不忧，必安于无事者也。

噬嗑食也，贲无色也。

噬嗑自二至五皆以相噬为事，躁于食者也；贲自初至四皆贲而不受污，安于无色者也。

兑见而巽伏也。

柔在外则见，在内则伏。

随无故也，蛊则饰也。

随以随时为安，故其《象》曰：君子以向晦入宴息；蛊以偷安为危，故其《象》曰：君子以振民育德。故，事也；饰，修也。

剥烂也，复反也。

烂者非一日之故，而不可反者也。

晋昼也，明夷诛也。

昼日三接，故曰昼；得其大首，故曰诛。

井通而困相遇也。

井居其所而人即之，困欲行而遇刚揜也。

咸速也，恒久也。涣离也，节止也。解缓也，蹇难也。睽外也，家人内也。否泰，反其类也。大壮则止，遯则退也。

大壮小人止，而遯则君子退。

大有众也，同人亲也。

亲则于众有所择也。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过过也，中孚信也。

阴在外，据用事之地，故为小过；阴在内，不据用事之地，故为中孚。

丰多故也，亲寡旅也。

丰以盛大而多忧，旅以寡弱而相亲。

离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处也。

小畜之卦不雨，其爻雨；履之卦不啞人，其爻啞人。皆以一阴而遇五阳，故曰寡。小畜六四居阴，而履六三居阳，有为君之志，故曰不处。

需不进也，讼不亲也。

天水相迫，故不进，相违故不亲。

大过颠也。姤遇也，柔遇刚也。渐，女归待男行也。颐养正也，既济定也。归妹女之终也，未济男之穷也。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

《杂卦》自乾坤以至需讼，皆以两两相从而明相反之义，自大过以下则非相从之次，盖传者失之也。凡八卦，今改而正之，曰：“颐养正也，大过颠也。姤遇也，柔遇刚也。

曾，特将此书刊布，以广流传。此书自问世以来，深受学术界重视。《周易》一书，源远流长，其内容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本书在整理过程中，力求做到准确、完整，以方便读者查阅。本书共分上下两册，上册为《周易》原文及注释，下册为《周易》研究及参考文献。本书的出版，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清】胡煦 著

周易函书约注

杨军 王成名 点校

目 录

卷一	周易上经	1
卷二	周易下经	113
卷三	周易上经	120
卷四	周易下经	123
卷五	周易上经	126
卷六	周易下经	129
卷七	周易上经	132
卷八	周易下经	135
卷九	周易上经	138
卷十	周易下经	141
卷十一	周易上经	144
卷十二	周易下经	147
卷十三	周易上经	150
卷十四	周易下经	153
卷十五	周易上经	156
卷十六	周易下经	159
卷十七	周易上经	162
卷十八	周易下经	165
卷十九	周易上经	168
卷二十	周易下经	171
卷二十一	周易上经	174
卷二十二	周易下经	177
卷二十三	周易上经	180
卷二十四	周易下经	183
卷二十五	周易上经	186
卷二十六	周易下经	189
卷二十七	周易上经	192
卷二十八	周易下经	195
卷二十九	周易上经	198
卷三十	周易下经	201
卷三十一	周易上经	204
卷三十二	周易下经	207
卷三十三	周易上经	210
卷三十四	周易下经	213
卷三十五	周易上经	216
卷三十六	周易下经	219
卷三十七	周易上经	222
卷三十八	周易下经	225
卷三十九	周易上经	228
卷四十	周易下经	231
卷四十一	周易上经	234
卷四十二	周易下经	237
卷四十三	周易上经	240
卷四十四	周易下经	243
卷四十五	周易上经	246
卷四十六	周易下经	249
卷四十七	周易上经	252
卷四十八	周易下经	255
卷四十九	周易上经	258
卷五十	周易下经	261
卷五十一	周易上经	264
卷五十二	周易下经	267
卷五十三	周易上经	270
卷五十四	周易下经	273
卷五十五	周易上经	276
卷五十六	周易下经	279
卷五十七	周易上经	282
卷五十八	周易下经	285
卷五十九	周易上经	288
卷六十	周易下经	291
卷六十一	周易上经	294
卷六十二	周易下经	297
卷六十三	周易上经	300
卷六十四	周易下经	303
卷六十五	周易上经	306
卷六十六	周易下经	309
卷六十七	周易上经	312
卷六十八	周易下经	315
卷六十九	周易上经	318
卷七十	周易下经	321
卷七十一	周易上经	324
卷七十二	周易下经	327
卷七十三	周易上经	330
卷七十四	周易下经	333
卷七十五	周易上经	336
卷七十六	周易下经	339
卷七十七	周易上经	342
卷七十八	周易下经	345
卷七十九	周易上经	348
卷八十	周易下经	351
卷八十一	周易上经	354
卷八十二	周易下经	357
卷八十三	周易上经	360
卷八十四	周易下经	363
卷八十五	周易上经	366
卷八十六	周易下经	369
卷八十七	周易上经	372
卷八十八	周易下经	375
卷八十九	周易上经	378
卷九十	周易下经	381
卷九十一	周易上经	384
卷九十二	周易下经	387
卷九十三	周易上经	390
卷九十四	周易下经	393
卷九十五	周易上经	396
卷九十六	周易下经	399
卷九十七	周易上经	402
卷九十八	周易下经	405
卷九十九	周易上经	408
卷一百	周易下经	411

胡煦(1655~1736),字沧晓,号紫弦,河南光山人。官至礼部侍郎,曾参与题名“御撰”的易学名著《周易折中》的编写。胡煦酷爱《周易》,终生治易,以毕生精力撰成《周易函书》118卷。

《周易函书》分正集99卷,别集19卷。其中别集先已刊刻,而正集因文字繁多,无力刻印,胡煦将注释经文的49卷删减为18卷,名为《周易函书约注》,与其他部分删减成的18卷合刻为《周易函书续集》,而其原书后竟散佚。收入四库全书时,四库馆臣认为“续集”名不符实,又加以整理,分成《周易函书约注》、《周易函书约存》、《周易函书别集》三部分,总名《周易函书约存》,这就是我们今天尚能见到的胡煦易学著作的全部了。限于体例,本丛书只收录了解释经传的《周易函书约注》18卷。

学术界向认为明清易学少有发明,因而对胡煦的著作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实际上,胡煦对《周易》的解释博采众家之长,对诸说正误多所辨正,又提出许多个人的新见解,融义理与象数于一炉,独抒新意,堪称易学发展到清代的集大成之作,其在易学史上的地位绝不亚于汉宋名家。

目 录

卷 一	否	139	习坎	176	姤	212	节	248
周易上经	同人	141	离	179	萃	215	中孚	250
卦画原始	大有	143	卷 七		升	217	小过	253
易中冒道	谦	145	周易下经		卷 十		既济	255
乾	豫	147	咸	181	周易下经		未济	259
卷 二	卷 五		恒	184	困	219	卷十三	
周易上经	周易上经		遯	186	井	221	系辞上传	261
坤	随	150	大壮	188	革	224	卷十四	
卷 三	蛊	152	卷 八		鼎	226	系辞上传	272
周易上经	临	154	周易下经		震	229	卷十五	
屯	观	156	晋	190	艮	231	系辞下传	281
蒙	噬嗑	158	明夷	192	卷十一		卷十六	
需	贲	161	家人	194	周易下经		系辞下传	292
讼	卷 六		睽	196	渐	236	卷十七	
师	周易上经		蹇	199	归妹	236	说卦传	301
比	剥	163	解	201	丰	238	卷十八	
小畜	复	165	卷 九		旅	241	序卦传(上篇)	316
履	无妄	168	周易下经		巽	243	序卦传(下篇)	319
卷 四	大畜	170	损	204	兑	245	杂卦传	321
周易上经	颐	172	益	207	卷十二			
泰	大过	174	夬	209	周易下经			
					涣	246		



卷一

周易上经

卦画原始

周，代名；《易》，书名。卦则伏羲图中所具，文王开而作《易》者也。卦辞则文王所系，爻辞则周公所系。经文旧为二卷。《上彖》、《下彖》、《上象》、《下象》、《文言》、《上系》、《下系》、《说卦》、《序卦》、《杂卦》十传则孔子之传，古称《十翼》。

卦画之由，缘伏羲时大道将启，天地不能自秘其灵，故有龙马出河，示先天之本，龟书出洛，显后天之用。伏羲得之，详玩所负之文，不过自一至十、自一至九之数。乃河图全而洛书缺，河图合而洛书分，河图团聚而洛书布散，河图无隅而洛书有隅，彼此互形，两相参阅，知夫位数虽异而道理则同，所不同者，是体用之妙所由分、动静之机所由寓也。盖合而聚者其象静，所以立体，以象不竭之原，是天地未判、人心未发，故奇偶相含而浑沦圆转、互藏其根有若此也；分而散者其象动，所以致用，以象夫流行不息，是人物既生、人心已发，故奇正而偶隅、五存而十隐，正位各居而迁流动荡有若此也。因此一合一分、一静一动，其体用遂尔悬殊，故一以为先天，一以为后天。

夫道之大原出于天，则天之所生，自应与天同此性命，然蚩蚩之氓未能尽喻精深，是则体天立极、继天宣化，将圣人是赖矣。至其间生生不息之机，天人合一之秘，藏于至深至隐之地，寓于未开未辟之先，此大道之真源，非可意识测度。于是原本图书，仰观俯察，溯始于天地未判，知夫阴阳肇见厥有由然，而资始资生，遂极蕃变无穷之象，又复推本于人物所由生，止此阴阳流衍，相交变易而渐分渐广，遂寓生化化之机，虽其显仁藏用，不越一分一合，中乃即象以观，止此奇偶二端而已。

盖天地间刚柔异德，健顺异性，动静异体，男女异形，施受异用，约其大旨，无过阴阳流转，及推本图书，则奇偶二象其该之矣。故数始于一之奇，太极之象，由一生一，而为偶，两仪之象也，然所生之一配能生之一，而始为偶，则能生者一而已矣。自二以后，凡渐加而无已者，莫非此一。可知此一之推行，原无穷极，故始生之一，为诸数所从来，则体统太极之象，后此逐渐所加无穷之一，则流行太极之象。顾数虽无穷，率皆奇偶相间，则阴阳相交之义存矣。奇偶相间，又复各各不同，则阴阳变易之义存矣。溯其本原，莫不自一而始，缘一而行，则一之不可以言语形容审矣。邵子云：天向一中生，造化太极之谓也。

伏羲则以画图变奇偶而为阴阳，独念此一不可以形容肖似，故其所画但由两仪而始，顾此两仪又必有所自出，今既欲画而不能，则以两仪首尾环抱、虚其中以象之，乃就其中所虚，而至一之妙于是乎存，太极之妙于是乎起。故太极者，一奇之蕴；两仪者，一偶之精也。

因两仪所由来必不可画，故周公命爻，遂以两仪最初一画命名为初，职是故也，顾此两仪如不相交，则违奇偶相间之义，亦必无生生变易之理，于是乎规而圆之，俾初未始终相际而交之义寓矣，是即取则于河图之内合者也。第其初画既云两仪，必当止为两画，以两画而别为两仪，又必当别以二色，此自然之势也。今谓伏羲初画便为阳连阴断之形，非也。缘其所画止有四图，初未开为卦画，开图为卦，乃后世圣人作易时事。《下

系》第六章已详哉言之。后人第见文王作易之图，阴阳悉分连断，遂谓伏羲初画便是如此，不知其初止有二色之分，故子于原图卷中特补伏羲初画之图。若使伏羲初画便分连断，则大圆东面所列之一阳，当为三十二画；西面所列之一阴，当为六十四画，既费九十六画始成初之一爻，又何得命为两仪乎？然其仪止命为两者，因尚未画到四象八卦故也。四象八卦既未画到，安能逆臆后来所加止于六画而成六十四卦，遂以初加之两画分为九十六画之两仪乎？想当初画时，谅亦每加一画，各玩一画所加之妙，然后知两画之为两仪，四画之为四象，八画之为八卦，因而重之，遂具六十四象耳。故连断之形，断为文王作易之卦图，必不可以伏羲之图便作连断分也。

或曰：初画时仿奇而画阳，仿偶而画阴，则阴之必断，非由偶义出乎？曰：伏羲画图，变奇偶而为阴阳，正以阴阳之妙虽出自奇偶，又必非奇偶之数可得而尽，故遂变奇偶而名阴阳。阳一仪，阴亦一仪也，奇偶寓理于数，阴阳寓数于理，信如连断之说，是三也，而不得谓之两，总未解两仪初画别以二色故耳。其初画之本图详具卷首原图条下。

夫阴阳之义既肇于奇偶，然使阴阳二者两两各居，又或相际而无以各效其能，则交易之既无矣，将变易亦曷由见乎？又况河图之奇偶相附相合而不离，洛书之奇偶相间相倚而不杂，是即阴之与阳自得其类，而交易、变易之所从出也。

且夫奇偶相因，旋加而旋异其数，于是乎两仪之上又复从而加之，阳之上而有所加之阴，则其阳不纯而少阳名矣；阴之上而有所加之阳，则其阴不纯而少阴名矣。其必据所加之阴阳而命之者，阴阳之理内不可测而外易见也。阳而加阳，阳之盛也，故不名为阳而名为太阳；阴而加阴，阴之盛也，故不名为阴而名为太阴。玩其所加，初不越此阴阳，然已变易乎两仪之旧而成四象矣。又复于阴阳太少之上各加两仪，仍不逾此阴阳，然已变易乎四象之旧而成八卦矣。其妙止是阴阳相交而已。即后开而为卦，各有六爻，何非阴阳两端相交变易者哉！

然止于三画遂定为先天小图，非徒谓此三画遂足该天下之象、尽天下之理也，以天地间可穷之理数与不可穷之理数，归于初、中、末之三候，上、中、下之三位，胥莫能违，而时出于乾之动，位定于坤之静。乾，阳物也，坤，阴物也，无一物逾此阴阳，自无一物逾此乾坤，自无一物逾此时位也。乾之一元不可知，而健行之时，何物不具；坤之先迷不可知，而成形之体，何物不具。伏羲因时止三候、位止三等，故卦立三爻，以法乾坤所由，三加而止于八也。且一以象阳，二以象阴，至三则一二之交、阴阳之合矣，合则交易、变易出乎其间，是人物之大原所从生，故止于三画而遂成小图之八卦。

若于三画分别观之，何非一奇一偶之合也。然此八卦小图虽具阴阳既交之妙，仍无阴阳各半之形，是有内而无外，有以立体而无以致用，有以传圣人之道而未能济民之行，是但有河图先天之妙，尚无洛书后天之蕴，故又因而重之，加至于八而为六十四卦大圆图，合诸大小二横，而伏羲开天传道之易尽于此矣。

然河图先天，洛书后天，伏羲则图画卦，既有先天大圆，亦应必有后天大圆，乃今无之者，盖缘所画大小二圆，始焉之内合取法河图，向后之外分取法洛书，是先天后天之蕴，尽为先天一图所摄，亦即洛书之数不能自外于河图之理，所以既有先天，可无后天也夫！天下之事物有内则必有外，有此则必有彼，有往则必有来，有进则必有退，有主则必有客，有顺则必有逆，有尊则必有卑，有上则必有下，有始则必有终，有盛则必有衰，以及虚实往来、寒暑燥湿，莫不有然，若缺一焉，则无以相形，而远近亲疏、和违生克之故不可得而征也，故特立重卦以象之。



顾此所重之六画，宜与初加之三画绝不相似，及分内外观之，而一贞八悔，仍是三画所成之八卦，此卦所以必止于八而爻所以必及于六者，但以为卦之重耳。重之云者，是有中而后有外、有体而后有用之旨也。贞则谓立体于中，悔则谓致用于外也。然必至于六而仍止于六者，以中外之各有三等、三候，而彼此之形、应感之机、体用之秘，胥于此存，及撮其大要，总不逾阴阳两仪相交相得而已。如卦立三爻而奇矣，三，阳数也；又复重为六爻而成偶，六，阴数也，是一阴一阳相倚之义、形上之道也。六爻固成偶矣，及由六爻而分观之，有三极之道焉，则奇之象寓矣。又由三极而分观之，又复各有阴阳、刚柔、仁义之道，则偶之象寓矣。凡皆阴阳相倚相得、两不相离之义，此伏羲四图所由，为开天传道之易也。

总缘其时嗜欲未甚，天真未漓，故但以先天四图寓天人合一之旨、圣圣传心之妙，初不俟开为卦爻，而中外、隐显、巨细、精粗悉已包括无遗，故能冒天下之道。降及后世，嗜欲既甚，诈伪渐起，吉凶同患之，圣人思有以济之，因见伏羲四图小大不遗、精粗咸备，其用最灵最妙，与天合德，乃将伏羲大圆开而为卦，然后逐象逐爻发其义蕴。其于两仪初得之爻命名为初，初则时之所起，而未初以前，必有由来可想矣。故孔子于内卦命之为来，而又以为察来，察则欲其追究于前也。于末后所成之爻命之为上，上则位之所止，而所止已极，必将复返，又可想矣。《周易》之卦，流行不息，与天同运，原属先天，故无止而不迁之理，而极则必返，所以有变易之说。故孔子于外卦命之为往，而又曰彰往，彰则谓其昭然于位，欲人知往而极者之必将返也。及观其见伏相循，隐显互秘，凡皆天地絪縕以前浑沦活泼之机，穷理尽性至命之妙，此列圣相传之道，至精至微而不可言说、不可图画者也。至于爻必有位，参于时而考之，而或暂或久，莫不有数存焉；爻必有时，参于位而定之，而或浅或深，莫不有数存焉。故二、三、四、五遂定于中之四爻，以时有前后，位有上下，均堪数纪也。要其相得不相得、相应不相应，人之时位与爻相值而吉凶、利害、情伪遂由此生，此因贰济民之心，至显至粗，不揜于卦爻，不迷于来往者也。

《周易》本传道之书，四圣人极力发挥，皆所以言其不可得言者耳，体其精者、微者，而显者、粗者胥莫能外此间出之。圣人聪明天纵，不能数见者也，乃又以精者、微者寄之于粗者、显者之中，以为吉凶悔吝、得失忧虞胥此焉在而昭然可见。故当其体而命之以名，因其形性而象之以物，又正其言以发其性情、德行之真，又断其辞以决其进退趋避之用、占卜之理。由是而起，凡皆为易冒天下之道，精粗微显皆所不遗故耳，岂谓《周易》止占卜之书哉！即以占论，非有极精极微、至灵至妙与天合德者存乎其间，安得感而遂通、其应如响有若此哉！不究理而究占，是不探原而逐流者耳。故予于《周易》言占者少，而言理者多也。

然在先天图中，阴阳各皆一画，故名两仪。今既开而为卦，则阴阳之画不能无别，于是本奇之一而为阳之连，本偶之二而为阴之断。是连断之义，原从奇偶而出，又况连有合象，合则绝无间断，仍是河图之理；断有分象，分则布散开张，仍是洛书之理。盖伏羲以一画分阴阳，故不得不别以二色；文王以一色分阴阳，故不得不别以连断耳。交易以对待言，对待则无违而易合；变易以流行言，流行则迁转而非故。不易之说，止可言坤，而不可言乾，非《易》旨也。文周之《易》本与《连山》首艮、《归藏》首坤者并行于世，故特加“周”字以别之。易无变易之理，羑里之囚安有出时乎？《周易》全部悉是先天。今人看《周易》卦爻，便以为实有此等形象，一定不移，非也。夫文王未

尝画卦，《周易》之卦皆系开先天大圆而得之，先天所配则未发之中也，岂有未发之中而可执为有象者乎？

今观揲蓍求卦，分二、挂一、揲四、归奇之后，所得止策数几茎、或多或寡而已，圣人因策数多寡，推究阴阳老少之理，而画为单重交拆之形。夫阴阳老少，岂有实形可据乎？乃今目此卦象皆若形体一定而不移者，则未知易卦为先天故也。先天者，气机将萌未萌之际也，凡吉凶之有定，必在事体既成之后，而占时求卦，特欲探未萌之朕兆，故称为前知云耳。详具卷首之一。

凡书皆有文字义理可求，而《周易》则纯以象告。故凡言解识字义便易明了，而《周易》则否，谓寥寥数语遂可竟乎？故煦之《函书》不憚繁言，逐卦逐爻、逐句逐字而释之。即乾之一卦，约得一百五十余页，近六万余字，乃始解完，然第约其端绪而止，非能尽一乾之蕴也。诚惧太繁则观阅为难，故节其最紧关者从而约之，名曰《函书约注》，后之观者或亦有以谅予之苦心也。

三十六宫即八卦也，上经三十卦，覆为十八，下经三十四卦，其覆亦止十八。十八者，二九也。上经二九，乾坤交而发水火之用也；下经二九，坎离交而发既未之用也。上二九、下二九，此四九之深几也。九，阳之称也，而二之，而四之，又阴阳互用之微几也。九之为数，一与八合，归八于一，则九而一矣。黄白者秘之，故五百七十六数即含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旨也。其阴阳连断共三十六画，是又一四九也。其乾一至坤八共三十六数，是又一四九也。故曰三十六宫都是春也。

易中冒道

有圣圣传心之道，有天人合一之道。有参赞位育之道，有迁流不息之道。有大中至正之道，有致知格物之道。有尽性至命之道，有行藏进退之道。有闲邪存诚之道，有省身寡过之道。有趋吉避凶之道，有三纲五常之道。有上下交际之道，有礼陶乐淑之道。有移风易俗之道，有确然不拔之道。有旁通肆应之道，有穷变通久之道。

但于逐卦逐爻详细体认，则知《周易》非诸经之比矣。《周易》，圣道之大本；《春秋》，圣道之大用；余经，圣道之散见者也。

向来释卦，承讹沿误、不深求其义者甚多，今将乾卦二十七处指而出之，以为诸卦之例。

《周易》卦爻尽出先天，今观揲蓍求卦分二、挂一、揲四、归奇所得止蓍数几茎，圣人观多少之象，定为太阳、太阴、少阳、少阴之四象，又以四象原不可画，乃设为重交单拆之象，以拟议之。今执卦爻为有形有体不可移易，则未知迁转变易之妙，即卦而存此一误也。

不知《周易》卦爻皆是开伏羲先天大圆而有之，皆是发明先天图中的蕴，此二误也。

不知乾坤特首《周易》，此后诸卦皆乾坤二用所成，故皆各具乾坤二体，所以乾坤二卦特添用九、用六两节，明六十四卦之所由成也，今但执用九以下之词，认为六爻俱动，说作占卜，此三误也。

元亨利贞，本是疏明乾之四德，故特标乾字于上。今执为言人事矣，就令天人合一之旨原具卦爻，乾德统天，自应包有人事，亦是疏明未发之中已发之和，非仅言出入进退、利与不利，徒备占卜之用也，此四误也。

乾德流行不息，有何位可指？所发之位皆坤有也，所由曰六位时成，不知乾元既亨以后，俱向交坤上理会，此五误也。



诸卦之体皆由乾元既亨而成，不知诸卦中所有之四德，或得其一、或得其二、或得其三，悉由乾之四德得来，此六误也。

不知《周易》既首乾坤而乾尤在坤前，故坤之用六止于利永贞，便是地道无成之义，乾之用九则有群龙之见，是“大明终始”、乾始美利天下之义也，此七误也。

不知八字立爻之说，不知初之言时出于乾、上之言位出于坤，不知九六上下之机，不知上不言末、初不言下与中列四数而不及上下之义，则不知周公设立名目各有深意存焉，此八误也。

不知用九之说正说乾之大用，正是乾元之亨，乃以不用其刚解之，致令圣人言理最精最密处，徒向占卜中看过，此九误也。

不知无首之说正是说乾元已到亨处，非如元德静涵之时，此正阳九之大用流行，所以系于用九之下，今乃说向乾爻化坤之后，作不用其刚说，俾用九二字竟成赘文，且与周公大悖，此十误也。

不知乾用于坤，故《彖》有六位时成之说，位也者，坤之有也，此十一误也。

不知彖辞止赞乾之四德，而四德之本却从元起。盖元者，乾之静也；亨者，乾之动也；利、贞，皆亨中之作用，俱在交坤处说。故独以“大哉”赞乾之元，盖元固乾之独有者也。此十二误也。

不知乾坤为生天地之物，天地乃乾坤之象，非即乾坤之真也，所以谓为资始而又有统天、御天之说，有统之者、有御之者，乾岂即天之形哉！此十三误也。

不知“大明终始”段因上两节分解元、亨，此则合释亨之必由于元，以见元德之大，以明乾九之用所自出，故上特以大明二字提之。大者阳之体，明者阳之色，何尝粘着圣人一字。此十四误也。

“大明终始”，大明谓乾阳也，“悬象著明莫大于日月”是也，代终本为坤德，乃终之者大明，始之者大明，此正乾始美利天下、阳有为而阴无为、地道无成代终之义，不知此为直赞乾德，此十五误也。

不知六位时成即乾元既用而生成六子，此十六误也。

不知时乘六龙是专发元中之蕴含，是专赞元德之大，为其些些赋畀而全理悉存也，此十七误也。

不知“乾道”节本说利贞，乃复提乾道于上，总以明乾元之大用，而归美于乾，故谓自亨以下皆交坤之事，此十八误也。

不知“首出”节是因上文分释元亨利贞，故于此合释之，明“利贞”之实由于“元”，以见元之大也，“首出庶物”即元字也，“万国”即全坤之象，就人所易见者而言，与“天下文明”同义，正谓乾之利贞必由交坤后见得者也，此十九误也。

不知天行健是以天人两象发明乾德，因不知“曰”字上特标“象”字之旨，所以竟将“象”字只作上下两象解了，因不知统天、御天本有乾元，在未始有天之前，故天遂为乾元所统御，此二十误也。

不知“天下文明”是本阳气说来，见地上之生物如此，顾以为治化，说在人上，此二十一误也。

不知《文言》中“乾元用九”特标“乾元”二字于“用九”之上，便可识亨之必由元出，不可离了乾德说向化坤之后，此二十二误也。

不知“天下治也”非说治道，“天下”二字即所见之群龙、资始之万物也，“治”字

即“吉”字，此二十三误也。

不知“天则”二字谓天，是乾元所生，天之健行不息，即是法乾之不息，故谓乾之元为天所则，此二十四误也。

不知乾卦止言乾德，并无一语粘着圣人，故将“云行雨施，天下平也”说在“时乘六龙以御天”之下，是谓乾《象》中第三节“御天”之说即第二节“云行雨施”之所自起也，盖“御天”乃乾元之初亨，“流形”则乾元之既亨也，如不解此，将并以“云行雨施”为圣人矣，此二十五误也。

不知“天地合德”节正是文王作《易》本义，正是天人合一，不分道理，此二十六误也。

不知“用六”节特标“利贞”二字，正为“用九”节端说元亨也，盖“资始”者重在元之亨，“成能”者重在利之贞也，此二十七误也。

乾卦为《周易》诸卦生生之大原，此卦不得其解，此后诸卦安可问乎？此误不知改定，安得复有《周易》乎？此后诸卦诸爻之误，皆详辨于各卦各爻之中。



乾下乾上

此伏羲之易。

——之象出于奇，而数衍为一，故——之乾，健也，阳之性也。六——者，卦之重、健之至也。时有初、中、末之三候，位有上、中、下之三等，故画卦止于三爻。时出于乾之流行不息，位出于坤之一定不移，凡皆阴阳相倚相得之妙也。卦爻生于乾坤，故时、位二义爻爻有之，其初以征时，言初而不及中末；上以定位，言上而不言下中。上古之文简而该，故举端以例其余也。至二、三、四、五，时与位兼有之矣，故以数纪之。

乾，元，亨，利，贞。

此文王之易。

乾，三画卦名，六画卦仍其名耳。元、亨、利、贞，乾之四德，原不可连释。天下万事万物，悉由此四德而赋全体大用，总在其中。

元者，乾之静也、蕴也、体也；亨者，元之动也、用也。元静亨动，对举者也。利、贞皆亨中事也。利如利刃自我之及物而言，非如利益自人之加我言也。盖乾亨既交于坤，九用而无阻者也，其健义即由此出。贞，成也、定也、正也，即一元既亨、赋界已定、各正其性而各成其体也。《洛诰》曰：“我二人共贞”，便是成定之义。

然利、贞二字虽说在乾中，犹是资始，不是资生，故止说赋性一边。若下经之咸，在发用一边，便说见情矣。此四德者，唯元字乾所独有，自亨以下，皆由交坤而见。因乾道健行不息，非得坤静正之位则必无驻足托迹之地，遂无由昭赋界之能，而利贞之用亦莫由以见，故乾之四德由“亨”后说出“利贞”，便是全向交坤时说出道理。孔子《象》辞以“大”赞“乾元”，不以大赞亨利贞，谓自亨以下皆元德所蕴含胥，由交坤而见故也。乾首物，故重元亨；坤成物，故重利贞。至坤之元亨，亦是因乾而得，坤之利贞，亦是因乾之元亨而成能，故卦辞中特添牝马二字。

今以《中庸》比例释之。元，天也；亨，命也；利，则命之周遍而无阻；贞，则性之成而天之定也。其在人，则性，元也；情，亨也；利则情之旁通而四达，贞则情之正、性之定而道之归也。元，未发之中也；亨，其发也；利则发而皆中；贞则所中之节，喜怒哀乐是也。



元者，一贯之一，即无穷尽、无方体、虚灵不昧、肆应不穷者也。未亨以前，乌乎睹、乌乎闻也？可言者，将亨之元也。故《彖》传以为万物所资，而《中庸》以为自诚明也，不亨则其元不出，故《周易》自乾、坤而外诸卦可言者，亨利贞而已。六爻之位皆坤有也，乾阳进退，其中乃始有爻位可指，故既亨以后，乃始有六位时成之说。然非元不亨，非元不利，非元不贞，故坤德无成代终，亦谓其资始于元耳。以元配春、以贞配冬，非也。元为太极，在未复以前，冬十月之象也。亨则春而利则夏也，贞为成定，则万物阜成之象也，是坤德之成能而乾元之体统呈露者也。

乾为卦始，元又首乾，故曰“大明终始”，又曰“首出庶物”，归其利、贞于乾元云耳。乾之四德须对针《彖》辞解之，既非粘着人事，亦非直言占卜，但当以四字平分作句，不可说作戒辞。又须知乾不是天，坤不是地，然后始得正义。

初九，潜龙，勿用。

此下至用九，七节，周公之易也。

初，爻之始也；九，阳之称也；六，阴之称也。伏羲画卦，取则图书，九阳、六阴，皆始于河图之生数。其奇者，一、三、五之三数，合而成九，故阳称九；二、四之两数，合而成六，故阴称六。三奇，故曰“参天”；两偶，故曰“两地”。阳德变化莫测，龙，阳物，能变化，故象九。龙鳞九九八十一，其乘数也。

初爻在下，潜必在于地下，初象也。勿用者，阳德初萌，如生机之方动未盛，而不可遽用也。潜龙是本物象而发，乾初之德勿用，是就人事而发。乾初之德，其必兼天人两象者，《周易》为天人合一之书也。然二者皆象，而乾初本德仍在其外。乾坤，阴阳也，天下万事万物无出乾坤二用，故凡爻皆兼时位。

拟爻之法，止有八字，初、上、九、六、二、三、四、五是已。其文法约十二样，而三百八十四爻胥同此称，特因卦而异其理耳。然就此上下六爻观之，亦各有参差不齐之义，却总不离时、位二者，初言时、上言位也。如一之言初、六之言上。为卦爻初生，将有成爻之义，尚无爻之可见，此际时重于位，故于将成之爻命名为初，谓其时已至，将可成爻也。若爻之既成，则当先言九而不当先言初矣。上之一爻独论位者，以爻至六，位无复可加，故以上之一字截之，若此一爻尚有在其上者，则此爻不得谓为上矣。欲定一卦之终，故位重于时，遂称为上。其以九、六字在“上”字下者，阴阳之运，周流不息，原无停机，卦爻合德于天，亦是如此，故九、六到了极处，阴阳皆不能自主，必将复反也。言初则宜言中末，言上则宜言下中，而今不言此，上古之简文，欲人之引端而竟其委也。

然初虽言时，而位在其中，故象曰“阳在下”；上虽言位，而时在其中，故象曰“盈不可久”。其中四爻不言时、位，言二、三、四、五者，以天地间万事万物莫不各有时、位，而时、位二者莫不各有数存焉，故上爻象天，初爻象地，而中四爻纪之以数，则时之与位均在其中。又欲使人知时、位二者原无无穷，故前不以数始，后不以数终也，其中四爻九、六字乃复在上，不与初、上相同，明天地所生可以数纪者，莫非阴阳之运，是阴阳之流衍为重，故九、六字必在上。且事物之形见，必先有阴阳可征，乃始有可纪之数，若无阴阳之形见，曷凭而纪以数乎？此圣人定爻之法也。

河图天一生水，故《周易》卦爻皆由水中发用而始。今初九一爻，正乾元之方亨，故象以潜龙。潜字从水，龙，水中之动物也；外卦之初，渊亦水也；坤初之霜、冰，水气之凝定也；屯、蒙居《杂卦》之首，六卦皆不离水。而坎、离、既、未居上、下二经

之终，凡皆明坎用之大也。坎者，含胎之坤，乾阳之用于坤中者也。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二，谓阳居二也。二为中正之爻，故六十四卦唯此爻吉多凶少，而尧舜执中，孔子时中，皆出于此爻。有三极，初、二为地，初在地下，故潜；二在地上，故见田，地上可见者也。若三居人位，便称君子矣。见龙而在田，是阳气初出地面，发生万物之候。故《文言》遂说“天下文明”，此即物理为之象也。大人，大德之人也。阳大、阴小，乾，阳物，故称大。三画之卦二为人位，故称大人，乾健，故称利，是无阻之利，非利益之利，见谓阳明而阴暗，又因此爻变离也。利见大人即谓九二之大人，昭明著见于天下而无所阻也，非作占说，亦非见九五之大人而有所利益也。盖在本爻只言爻德，孔子《文言》曰“龙德而正中”矣，又曰“德博而化”，又曰“君德”，此皆大人之利见者也。此即人事为之象也。在田，位也；见龙，时也。卦德尚在其外，况于占乎！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说文》厉作𡵿，《淮南》、班固、张衡皆引作厉。

潜在地下，田出地而未离乎地，人则履地而离乎地矣，三、四为人位，乾德而居人位，故称君子。变离日象，居下卦之末，末，终也，终日象三，与上乾相接，故言乾乾。坎之坎，坎亦三，与上坎接也。夕，夜也，日之终矣，所以言夕。乾德健行不息，亦大明终始之义。惕，忧也，离伏坎，忧象。厉，危也，三居多凶之地，过刚不中，故危。然亦是自家刻厉砥行砺德之意，观《文言》“进德修业”可知。此时位中自具之德，非外有危之者也，所以曰无咎，无咎亦有自求免过之义。日夕皆言时，惕与厉因位而有也。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渊，古文作困。

或者，乾变为巽，进退不果之象。四，人位，又多惧，人之可惊疑者，故或之。三言君子，人位也，四位人上，无所缘而已，远乎地、在人上，故象跃，然犹未离乎人，故象在渊，总在两乾相接，于初变易时看出象耳。前此之潜、见，本未与人相离，今易而为跃，已倏然改观，此即不家食而超然远去之日。故孔子小《象》添出“进”字以释“跃”字，言易三而为四也，又于《文言》说“上下无常”，“进退无恒”，“上”字、“进”字，便是“跃”字。然虽跃而仍居外卦之下，故又说出“下”字、“退”字，既进而仍有退义，故谓之非离群，便见得位居上卦之下，仍与下三接也。三，人之在下者也，据理而论，即得时、得位而霖雨之施犹能下沛之象，既进而非离群，所以谓为无咎。

渊字与潜字相同，潜象不可见之水，渊象可见之水，潜在水中，跃在水外，内外卦之分也。乾德健行，潜、渊皆流动之水；坤德镇静，冰、霜皆凝定之水，刚柔、动静之别也。其道济之意，在“非为邪”三字中，其若近若远，在“非离群”三字中。臣比曰：三，下卦之天，故言日。四，上卦之地，故曰渊。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飞，《史记》作蜚。

五，天位，离人位即天位，故曰飞。虞翻以变离为飞鸟，小过大《象》坎亦曰飞鸟遗音，坎固离之伏也。六画之卦五为天，三画之卦五为人，所以曰天又曰人。利见大人，亦谓利见之大人，非利于见大人也。大人而居天位，有何隐蔽，安得不利见乎。九五之外谅无有人大于九五，若说见九五之大人，尽有占得此爻不必见九五之大人者矣。若云见九二之大人，亦非九二之利见，亦是出于地面，当“天下文明”之爻也。乾之六爻，凡言在者皆位，潜、见、飞、跃皆时也。

上九，亢龙有悔。

《说文》作𡵿，本户唐切，颈也，今去声。



上者，极高之称，为此上无复可加，故遂以此爻定之为上，所以明卦止六爻也。先天卦图与造化同运，故能合德于天，六位迁转，至上而无可复加，则将返可知。亢即无可复加之象，将返之几也。健行之德原无停机，极于此而复于彼者，势也。非上莫明此卦之终，非上莫明将返之义。龙之为物，变化莫测，故能因时易位，由潜而见，而跃而飞，至秋分又蛰而潜渊，与乾相似，故取为健行不息之象。亢者，极高而非其可安者也；悔者，知其极至而不安故为转机。常人过多而功少，故为吉征，若圣人而有悔，则有过可知，故以一亢字寓过高之义，要亦时、位之适然，故以一悔字明非其本心也。如管、蔡之诛，岂遂终身为忍人乎哉！若常人愚蒙遂过，安有悔之可言，此与三之乾惕相似。三之进德修业在其后，此之迁转变易亦在其后矣，其悔也，即三之乾乾惕若也。悔与乾惕虽皆心中之事，在内卦则说在事前，进德修业皆有冀乎其后也，在外卦则全说在事后矣。悔字即在亢中，非以亢为象，悔为占也。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九之用，即亨也，此节全发享字之妙。盖亨字上由元来，下及利、贞，皆其用也。元而不用，何由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向说作乾化而坤，不用其刚，竟是九之不用，不知此节特标阳九之大用，为此后诸卦所由各成其体者，皆由元之一亨而来。乾坤为诸卦之大，父母乾坤，不交何能肇生六子？故周公于乾、坤两卦中特出用九、用六两节。九何用？用于坤。六何用？用于乾。此即乾坤相依、阴阳两不相离之义。故乾之四德，自亨以下全由交坤而见，而乾之卦辞、爻辞无有一字不是说与坤相交之旨，盖乾、坤二者互为体用。以坤为体而乾用其九来一交之，乃生三男；以乾为体而坤用其六来一交之，乃生三女。故有乾、坤二用，乃乾德健运而坤体静镇无为，故用九有群龙之见，而用六条下无之，此又动静、阴阳之别也。

可知三百八十四爻，虽为主于卦中者，阴阳不同，莫非九阳之大用，为之布濩，故此节遂有见群龙之说。匪特六爻之全动者龙也，即一爻之各动，亦龙也；匪特乾卦之六爻龙也，六十四卦之阳爻，亦龙也；匪特六十四卦之阳爻龙也，即三百八十四爻中之阴爻非得此九阳之大用，皆无能自成其体。所以用九之下特著群龙之见，全归其功于乾元之亨耳。既曰见群龙而又以为无首者，首，始也，始即元也，元亨利贞四字，原是四义，彼此绝不相干，元静而亨动，动虽由静而出，亨虽由元而出，既到动时，便非静时，既到亨时，便非元时，所以谓为无首，只是说元之已亨，非复在元之时，此正是群龙所由见而阳九之大用所由行。故此五字遂说在用九之下，皆用边事、亨边事也。

无首而乃曰吉者，元德遍布，各正性命、正万物，各得所资之始，故吉。万物由亨而得所资，安复知有元乎？总言乾九既用，非静乾比也，故曰无首吉也。此节既说大用，又曰“见群龙”，似不必照顾元字，而仍说无首者，因大用之亨必由元出，所以《文言》直曰“乾元用九”。乾道主施，坤德主受，乾道美利天下，坤德无成代终。故用九一节，全说元之亨；用六一节，止说利永贞而已。然利贞之所能，乾元一亨悉已备具，为资生之所生，皆资始之所始，若使无始，安得有终。至于四德之在乾坤，原无二理，自其资始、统天而论，则以为出于健运之能；自其资生、成终而论，则以为出于顺承之德而已。元亨资始者，气之始也；利贞资生者，形之成也。此节单只说得亨字，而亨所由来并未道着，仅以“无首”两字略回顾而已。然圣道之极精极微，圣学之所从出，概可想矣。

《象》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

此下《彖》、《象传》皆孔子之《易》。此传乃孔子分疏乾之四德，以发乾卦之能，故谓为《彖》。

《彖》者，材也；大哉，赞词也；乾元者，乾之元也。独以大赞乾元，不以大赞亨利贞者，元，乾之蕴也，是乾所独有者也，至亨利贞则皆由交坤而见，故止赞元以大。乃元曰乾元，不曰乾亨、乾利、乾贞，则乾之独有此元也审矣。元在蕴含之地，其出无穷，而天地间万事万物罔不资其陶铸，诂不大乎。孔子释乾德，知一元之蕴不可思议、不可言说，又缘注释《周易》必将确指其真际以示人，而卒莫可如何，不得已乃将亨而利贞之后所生之万物，回想其能生之所由来，以为取资于此地，缘以托始者耳。资，赖也。此虽不必言元，而元之真际已跃跃欲出。下又曰“统天”者，天亦物也，统，包括也，人知万物俱生于天，而不知天亦乾元所生，特居万物之先耳，故又说出统天。统天而天所生之万物何勿统乎？知天为乾元所统，则谓乾即天者，非也。

资始句是仰而溯之于前，以见其大也；统天句是俯而察之于后，以见其大也。此说“统天”，下说“御天”，统字本万物资始来，是说体中之广大；御字本时乘六龙来，是说用时之广大。

行云雨施，品物流形。

此节释元之亨，全说交坤之事。

盖云雨必阴阳和会而始有也，元静而亨动，静则乾所独有，动则必与坤交。比之于图，元为太极，亨属两仪，利贞则六子既具而六十四卦之既成矣。阴阳既肇，相依互用，原无孤立之势，故言云雨。云雨者，阴阳之气交也。云雨虽出于天地，其鼓舞动荡皆健运之能，故以为元之亨，而说出“施”、“行”两字。天一生水，万物未生，先有云雨，是万物之所资已先呈露时也，故下遂以“品物流形”说物之始。物始而未有质，故以为形，是形则著之形，非形体之形。形而未能坚定，止有动机，故以为流，此节本上“天”字来。

云、雨即一元之亨，施、行言可资之故；“流形”言始也，“品物”即万物。元之“资始”犹虚，此正资始时事。“万物”说在元中，犹是未尝有形，统举之而溯其蕴。“品物”说在亨中，便是已呈其象，分举之而别其类，只如一种种排列出来云耳。“流”者，水之动，体本施行，来既有云雨，水气已通故也。“形”即流之可见，流即形之大通者也。当知此是亨时，不可竟言品物，特言始此品物者耳，谓有以动荡其机缄而微露其端倪也。

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杨升庵疑乾《彖》错简，将此节移入“乃利贞”之后，此皆误。信大明、首出二节为言圣人故也。若知止是乾德，则误者皆非矣。

元静而亨动，乾之大用流行，止有一亨，利、贞皆亨中之事，故既释元亨二德，特加此节明亨之实出于元，以见元之大也。自来误作圣人之元亨，谨案卦辞全疏乾德，忽夹入圣人，已属不伦，况节内并无一字粘着圣人，不过因末节有“首出万国”等字，以为非圣人莫克有之，故将此节并说作圣人耳。观此节独提大明，大者，阳之象；明者，阳之色。此一元之用，由亨而形见者。天体尚为所统，故大；阳德至于流形，故明。解此，则大明即指乾也。

大明何始？乾德之资于一元，初也。大明何终？乾德之周于利贞，后也。终而始，始而终，健行不息之旨也。美利本为乾始，代终实为坤德，今总归于大明，可知无成终之体本属六虚，必待乾阳既至始克有成，故下遂曰“六位时成”。若非交坤，健行不息，何位可言？然自坤体而论，固为六位；自乾坤之交论，则为六子。位即上、中、下，



时即初、中、末。此与上节对看，则云雨为坎而大明为离；如与坤卦对看，则大明为日而东南，西北则为月，六位则震、兑、乾、巽、艮、坤之六象也。

下又曰“时乘六龙以御天”者，因外面之动用必本于内焉之蕴含，其遍及六位者既如此广大，知其中必先含有至广极大之理，乘而用之，始无所歉，是又将既亨之用逆推向元中，以见元德之大耳。龙，阳物；天，纯阳之体、广大之象；乘者，据而有之；御者，斡旋转运之能也。乾德健行，谓乘此六种变化之理，以行其阳德也。不曰行阳德而曰御天者，天能生物，实乾阳之鼓荡使然也。御不是行，车转动方是行，御则操之使行者，御与统不同，统言静体之包含，御言动用之畅遂，观后《文言》移“时乘”句于“云行雨施”之前，便知此节非言圣人，又以“天下平”说入“云行雨施”中，可知“时乘”句是由亨溯元之事，总见元之大耳。释圣人之经必前后照护，不至此是彼非，始为得解。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

此释乾之利、贞，复从乾道说起。恐人以利、贞之能归于坤德之资生，而不知皆托始于乾，故特标为乾之道，以见一元之用不可限量，而因以明大元之故。

六经言道皆在用边，利、贞故用边事也。变言前后之异，化言有无之异，此乾之利也；各正而保合者，乾之贞也。一物一命，则一物一性。利之者，分而给之而不见其劳；承之者，仰而资之而无所与歉。正也者，其体既成，其性既定，遂端然正位于此也。自其分给而论，则为各正之性命；自其命赋而论，实出于元善之蕴含，故以为太和。太和即性命也，即善也。所以《文言》释元字，便以为善长，即谓保合之太和耳。子思发皆中节，孟子之性善，皆本于此。若使非和，必有阻塞，何能遍给万物？然此是说命赋，不是说承受。煦故曰乾《彖》言天命之谓性，《文言》言率性之谓道也。太和者，乾元之生气、性命之根蒂，自乾而赋，无可分别，故浑而言之为太和，至承受于人，则有四德之可验矣。保言其固，谓范之而无过；合言其聚，谓凝之而不散。如不知乾《彖》专言赋畀之事，则不解《周易》为圣人传道之书。

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此释利、贞之由于元，以见元之大，乃上文之总结也。

复提“首出”与复提“大明”、复提“乾道”相似，止是复提“乾元”耳。以利、贞由亨而出，而亨出于元，道理相因，原无分限节度故也。元资万物以始，则元居万物之最初，故以为“首出”。不言万物、品物而言庶者，既生之时见其众而已矣。“万国”即万物，不言万物而言万国，谓庶物露形，尽乎地面所有之境，是兼地之一物而言。天能生物，乾已统御之，则天不大于乾元；地实资生，乾以首出者临之，则地不大于乾元。缘资生之所生，皆资始之所始故也。“万国”即“六位时成”之遍，“咸宁”即各性命太和之“保合”也。

资始者，未尝有始者也，其候则果粒未布，生生之理全具而无歉也，是乾之蕴也，故以为元。元，无可形见，无可言说者也。由其显溯其隐，由其后溯其先，托万物仰赖之名，以为所资在于此耳。资而有其始矣，则乾之动矣，其候则晨户方辟，可以出而有为时也，故以为亨。亨，通而已矣，始而能通，必有所著，有所著无所挠，斯健之至矣，是利刃之辟易而莫予云阻也，焉所往而不利。利而有所成，斯各正其位矣，所以为贞。若匠氏焉，斧凿刀钻具而梁柱料拱、方圆长短之各一其质也。

元静而亨动，元无而亨有，是未交之乾也。元亨乾而利贞坤，元亨神而利贞形也，是已交之乾也。亨言其施，利言其受也，一施一受，斯交矣。利言其健，贞言其成也；

元者神始，贞者形始也。“资始”、“统天”者，元也，天尚为其所统，况“庶物”、“万国”已乎施、行者，将亨之动机；云、雨者，既亨之形象也。得云雨之资，而扬谕呈露，不一其类，故以为“品物流形”。

“大明终始”言元之不穷于亨也，“六位时成”言亨之遍给而利也，“时乘六龙以御天”言乾元广大精微，虽在初亨，虽极微细，而乾元之精已全备无歉也。变化而各正、保合，利之贞也。“首出庶物”言亨而利贞者胥由元出，以见元之大也。乾元资庶物以始，自应居庶物之先，安得不谓为“首出”？“万国”者，庶物流形之地；“咸宁”者，太和保合之定也。非元不利，非元不贞，故以为“首出庶物，万国咸宁”也。“首出”者，元之始也；“咸宁”者，贞之成也。言贞而直溯于元，则元中之亨而利者，皆可想矣。大生之天既统于元，广生之地不首于元，则后此之为亨、为利、为贞，何非一元之大用流衍？故直溯元于乾而独以“大哉”赞之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上面特标“象”字，便知所言皆是乾象，非乾德也。

若以“君子”句说作法天，与乾德何干？须知上句即天道以为象，下句即人事以为象，而乾德总在象外，其必合天人为象者，为《周易》为天人合一之道也。此后诸卦大《象》，或言物理，或言人事，莫不皆然，物理即天道之散见者也。天居万物之最初而为乾所统御，人得一元之长善而性命为乾所各正，是天人皆具乾健之德，而乾德之真仍在其外。所以为象天行者，天包地外，一日一周，昼夜转运无有间断，今上乾下乾相连亦无间断，故象天行。行在动荡转运处见，健在无屈挠上见，行象其亨，健象其利。若与坤《象》对看，健字便是乾字，盖乾原取健义也，坤字对乾看，只是顺字，象坤德之顺，故直名坤。

“自强”者，不自委靡之意；“不息”者，无时不然之理。即谓鼓舞振作，此无时不然之机，欲与于穆之不已同其健运耳，然止是法乾，不是法天。自强与行字对，不息与健字对。行而健者在天，自然之乾；自强不息者在人，勉然之乾。若说作自强之不息，毕竟自强二字虚，而所须吾之自强者何事也。

潜龙勿用，阳在下也。

此下释周公爻辞与诸卦小《象》。同不著“《象》曰”字，蒙上文也。

“阳”谓九，“下”谓初，阳而在下，即初九之义。“阳”言德，“在下”言位，初本言时，而下字忽及其位，以时、位二者爻爻有之，亦如上本言位，而不可久，则补言时也。乾初说阳，坤初说阴，须留意。

见龙在田，德施普也。

德字本上阳德来，“阳在下”如一阳之复，“德施普”如二阳临、三阳泰也，是“品物流形”、“天下文明”之候，故为“施普”。“德施普”则何地不见、何物不见，故不必更释“利见”，又可知周公爻辞不是九二见他人矣。本上阳德来，又可知不是说人。不择地故曰普。此后小《象》有爻辞止释其半者，以未释之义，即在所释之中。

终日乾乾，反复道也。

陆德明：
复亦作覆。

“反复”即往来，谓相循不绝也。此从上下卦相接处说，乾乾，即日夕相循之旨。“反”言其转机，“复”言其归于故也，与来复同义。三与上同居亢位，亢穷则必返，此爻又与上接，故言“反复”，此皆直言阳德，故不提君子。“道”字不轻，阴阳之道，来往互根者也，不可说作进、修。



或跃在渊，进无咎也。

旧说谓可以进而不必于进，全是喜他谨慎的意思，全说作退字了。不知《文言》虽说“进退无恒”，“进”字是说离下卦而进于上卦，“退”字是说虽进于上卦而仍居上卦之下，是进得极有道理，不鹵莽的，所以谓为“无咎”，是《文言》退字全在进字中。盖跃则可飞，是进也，却仍在渊，则是退也。

飞龙在天，大人造也。

刘向、歆作聚也。

造言作而在上，大人释龙，造释飞，虽未释“利见”，造字中便含有“利见”之义，是以“利见”句释“飞龙”句，又是以下象释上象。以人事易见，天道难知也，因以见爻辞取象虽有上下两义，无非天人合一之理，“利见大人”尚且是象，况“飞龙”乎！此处大人即本爻言，可知非利见九二之大人。

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

上本言位，久暂则言时，是又于位中补说时字，见爻爻兼具时位也。位则本爻之所定，时则合上下之爻相比而见也。“盈”者，阳之充畅而极盛，据上位言，即亢字之义。健行不息，安有穷时。“不可久”谓将返也，不可久便是致悔之由。

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

“天德”即乾道也。“不可为首”是乾元已亨，万物已得，所资各正性命，皆能自有其始，与最初之元复不相属故耳。前言“无首”，是说群龙既见亨之大用已行，与静元绝不相属，此虽有天与物不得不分之说，然乾元既亨，到了利贞则元事已终，而最尊贵之元已复乎莫接，故曰“不可为首”。“无首”言物之已殊于元，“不可为首”见元之绝殊于物。凡利、贞，皆亨字之能，而元字已杳不可知，此即亨与元不能复通之故也。此理极细。

《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左传》穆姜称：元者，体之长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京、荀、董遇俱作体信。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京、荀、陆绩俱作体信。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文言》者，推卦辞、爻辞、《彖传》未尽之义，故复文其言也。若与彖字对看，则彖字当有质实之义，又有隐深之义。此下分六段，忽言天德，忽言人道，皆所以明天人合一之旨、启性道之原而因以传圣道之真也。

欲学《周易》，先明段落，此三节为一段，本乾《彖》来。《彖》发乾德之在天者，言赋畀之事，是天命之谓性，故由一元之亨说到各正性命而止；此发乾德之在人者，言继善成性，秉受之事，是率性之谓道，故由长善之理说出四端，言性中之包括，至行此四德而止。首节犹是专明乾德，特借“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之在人者以明之。二节方说人性，故加君子以别之。三节说到行字，方是情之已发，因要由人身上说出乾之元亨利贞，故上加君子而下又说乾，以见天人之合也。元亨利贞本为乾德，而善长、体仁却说说到在人上，是要明乾德之究竟。善长、体仁本在人之事，却从元亨利贞说起，而要归于乾，是要明成性之由来。

何云元为善长？是所性未发、大美蕴含、万善从出之地也。盖人之性命于天，本太和所保合，不二不杂，纯粹以精，所以曰善。善，美辞也，如云好事物耳。因属一元，静涵未有征验，故特善之，与大哉之大同。长即震为长男之长，与资始之始同，是最初之义，言此善得诸最初，向后无穷之美善皆从元始，故以此为美善所聚最先之地。缘在秉赋之始，正太和所保合，若非太和，安有此善。子思率性之和，孟子之性善，皆由此

出。说善又说长，便兼四端在内，孟子之四端便由此出。一圣二贤，一脉相传，何等亲切，言性者不从此处参求，夹入理字与兼言气质，皆非《文言》之旨。

何云嘉会？是所性已发、一元之善时出而不穷者也。亨，通也；会，聚也。为由不匮之元而出，亨而不匮，其亨必多，故必有所聚。元为善长，则所亨而聚者莫非此善，故曰“嘉之会”。嘉即善也，赞辞也，《诗》曰“嘉乐君子”。天下之可嘉者莫若善，故遂谓善为嘉，后面之“美利”与坤中之美字，皆此嘉之善之者也。会字原兼聚会、交会二义，元为乾体，亨为乾用，乾德既通，必交于坤，因未全交，故但以会为会。人性既发于事，亦必有所会也。因乾元初亨时乘六龙以御之，则全理悉赋矣，故人所具之善，亦无所不全，上文长善便是会聚之原。又因元统万善，四德悉为所包，故曰长；亨后之利、贞由亨而出，是亨该三德，故曰聚，亦即前“无首”之义。

何云义和？《礼记》曰：义者，仁之节、艺之分也；朱子“心之制、事之宜”，即本此语来。义字说在利边，是心之方与事接、调停尽善时也。以其本善、嘉之理，原无违忤、无搀越、无屈挠，故曰“和”。须知此释利字，不可说在事上，谓事已“和”了，何云事？

干贞，成也、正也、定也。干者植立于此，有定主之谓，凡事之成，必须心中先有定主。此只发明乾之四德，不可说作事体有成之时，盖此是人性中资始之事，止是发乾元赋畀之能，下文君子方说到人上。

上节释乾之四德，即人之具于性中者，以明之。因要说生人之性本于乾德，故上节言人心之未发有此四候。“体仁”节本上节来，言未发之所含有此四德，然皆自一元既亨而来，虽属悬揣，发后始有可征。然观“足以”二字，与《中庸》“容执敬别”相似，孟子四端即本于此。下文补说行字，方是发之见于事者。仁即元中之善，不曰善而曰仁，可知孟子之“性善”与孔子之“仁”同旨。体对用说，体仁者与仁为体，即是与乾元合德，不在事上说。《周易》所传之道止有一元，孔孟所传之道止有一仁，若能体之，则尊爵在我而足以长人矣。上曰善长，此曰长人，人固具此善长者也，唯能体此善长，故凡克具此善长者皆为所长耳。

“合礼”者，长善之仁体于身者，随时发露，不疾不徐，有尊卑、有条理也。礼字必须回顾亨字，盖圣人言性中之德止是乾德，观其品物流形，灿然陈列，岂不是亨中之礼？

“和义”者，但知利字是无搀越、无违忤、无屈挠，则和字自在其中，义只是条理得宜、无悔无拂耳。礼是心中之条理，有序而不紊；义是心中之裁制，能使各就条理、各得分愿者也。

“贞固”句添一固字，见得植立于此，坚固而不可动摇，所由谓贞有定义也。此处虽有事字，然止说“足以干”耳。“体仁”三句，唯仁字在静涵时即性而存、即体而具，其言长也，与大哉同义，故先说仁字。以长人说仁中之效，礼义皆仁中所发，皆在亨时，故先以嘉会利物说在用边，然后说归礼义，归入性中也。“贞固”句独不言智，以人之智愚必在作事时方始见得，此说性中，故止说“足以干事”也，人之作事安有见得不明竟可漫然妄作？

三节方说行字，可知上文全是未发之体，故但言“足以”云耳。上节提君子，为言人性，所以别于乾德也。此节复提君子，因上节是说性之蕴而难知，此节是性发为情、有行之可见，故又特提君子，因见凝道之待其人也。又因欲发天人合一之理，下又欲提乾字，故上提君子以见各正之在人。故“行此四德”下，又补说乾元亨利贞，见人德即



天德也。又以“见”非健行不息者不能也，行便是已发时，而进、修之事，位育之能皆在其中，故下曰乾元亨利贞，方见尽人合天之学，既说体又说行，是要人知赋畀之始全属天工，而尽性之能总归人事。一贯之道，性学之真，皆在于此，而《论语》不言，子贡所由有“性与天道不可得闻”之说。

《文言》共分六段，皆本《彖》、《象》两传而申释之。“善长”三节为一段，是因《彖传》止说天德，故又本乾《彖》来推说人之所以成性，以解卦辞，为第一段。“龙德而隐”六节，是就人性中之作用以解爻辞，为第二段。因诸卦之德，俱兼天德、人道，前之《彖》、《象》既皆以天德言之，故此又就人道以明之，见天人之致一也。用九，乾德也，故下释用九皆补乾元于上，此两段直言人事，故独不释用九。“成德为言”（段）[段]不及用九，亦是此旨。“下也”七节，是即人道以释爻辞，而却兼天德以释人道，见人之赋畀本于天而又能以人合天也，为第三段。“阳气潜藏”七节，是专就天德以释爻辞，为第四段。“始而亨”至“天下平”，又是专就天德以发明文王卦辞，又是重申《彖传》，亦言赋畀之事，为第五段。“成德为行”六节，又是专就人道以发明爻辞，为第六段。又因首段以人道申《彖》，故五段申《彖》则全言天德，因次段释《象》未足尽人事之蕴，故六段释小《象》，又复重明人道。释天德则专言天德，释人道或即天德以释之，人之性赋于天，又欲其合天也。首段释《彖》是分释四德，以言其各具之能；五节释《象》是合释四德，以言其相因之妙。

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释文》无乎字。遯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此下六节为第二段。是即人道以解爻辞，所解皆爻之下截，“勿用”、“利见”之义。此节则专解“勿用”者也。

德而言龙，谓神明不测，龙德而言隐，谓潜而在下。“不易乎世”，不为世所移而变其守；“不成乎名”，不欲炫耀于世而求成其名；“遯世无闷”，终身不见用而居之安；“不见是而无闷”，人共非之而仍置诸度外。“乐则行之”，向作学、海之不厌、倦，不作用世说，然孔、颜亦有用行之说，原非已用之言，潜亦未用时，说作逆计之言，固皆隐居之事也。“忧则违之”，艰险可忧者违背而去之也。确乎不拔，承上六句，守之定而不摇也。

“不易”二句，自立中有坚定之德也；“遯世”二句，与人交有坚定之德也；“乐行”二句，致行时有坚定之德也。龙德在确乎句中见出潜龙也，见人道与天德同也，盖乾以刚健为德，今坚确如此，故以为潜之龙。

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郑有}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此字。}吴氏《纂言》以未十三字重出，去之，非也。

此释“利见大人”。

初说潜，犹是不见之事，此曰龙德，又曰正中，非见而曷由知乎？龙德正中，离潜而未跃，位在上下之中，时在初末之际，论德则不偏僻、不奇邪也。

“庸言”四句，本中正之龙德来，皆自旁人见得，以明利见之义。庸言、庸行，则与索隐行怪异矣。言、行可见者也，信则见其在中之诚笃，谨则见其在中之敬畏。邪由外人，诚自中存，闲之、存之，即谨、信之本，俱从言、行见得。据所见而论，则见其诚之存，而知其邪之闲；据用功而论，则必邪之闲，始见诚之存。闲者，防之于外；存

者，守之于中也。既为利见之大人，又属龙德正中，必非临时用功可知，故自旁人见出，推求为当善世，即信、谨之被于天下，自言行之周流处说。不伐则中德之自然，所以居此信、谨也，德博而化，即信、谨之洽于人心、风移俗易，自天下之被德者说。末言君德，见大人之为九二，非君位也。

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此节专释无咎即在乾乾惕厉之中。

三、四人位也，故一言君子、一言跃而皆不言龙。德裕于中，是行之得于心者；业见于外，是行之见于事者。在中者日新不已，故曰进；在外者裁制尽善，故曰修，进言益、修言损也。进、修，三与四同，三在内，重进德；四在外，重修业。忠、信有人己之分，在中之实德；辞、诚有文行之分，在外之实行。信又以忠为本，辞又以诚为本，修辞而亦言立诚者，业本于德也。

几者，心之初动，是德之托始而方萌也；义者，事之条理，是业之成终而有体也。知其始至，因其至而我至之，此谓“至之”。至者德之实，于内而能至之者，德之所以进也，然却从将萌未萌时分辨出来，故曰“可与”。几知其有终而即以成终之道终之，此谓“终之”。终者，业之成于外而能成终者，业之所以居也，然皆已成后各得其条理，故曰“可与存义”。言终始又言几，此爻居下卦之末，又与上乾接也。几是义之开端，义是几之究竟，由几说出义，为从长善之一元出也，几无形而但可意会，存则有定位可据矣，要其妙在未始未终时，全重两“知”字。

变兑有口象，故言辞；艮爻有止象，故言居；变互巽入，故言进；变互离明，故言知。大明终始万物，又知大始，故始终皆言知。三画卦三在上，故曰居上位；六画卦三在下卦，故曰居下位。与九四之“进退”同义。“不骄”、“不忧”，则因进、修而言无咎之义也。

“忠信”二句，进、修之事；“知至”四句，是进、修功夫。不骄、不忧，非说效验，皆有功夫在，即所以无咎者也。

九四曰或跃在渊，无咎，何谓也？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郑本无欲也二字，故无咎。

四离下卦而之上卦，故曰上；犹居上卦之下，故曰下。离下卦进于上卦，故曰进；仍处上卦之下，故曰退。退字即在进中，是不急遽鹵莽之意，小《象》所由谓“进无咎也”，安得以不轻进说作退象乎！“无常”、“无恒”，虽由位中见出，而常、恒皆时也。《周易》之道，止是乾之一元周流于上下六虚而生变化。有变化，斯有进退；有进退，斯有悔吝；有悔吝，斯有吉凶。若止论本爻，安有上下、进退可言，今一爻而兼有上下、进退，所以曰无常、无恒。业已上矣而适处于下，又离阳位而居阴位，是无常者，或疑其邪僻，然乾德光明，居一卦之中，实非为邪也。三、四人位，离三而之四，离内而处外，疑于离群也，居人上而未离人位，则于人必有以相及，是“修业”即在“非离群”三字中矣。三重进德字，内也，非施用时也；此重修业字，外也，以非离群故也。必兼修德言者，德为业本也。其位既异，而德业之舒敛不同，故以“及时”言也。“上”、“进”释跃字，“下”、“退”释渊字，“无常”、“无恒”释或字，“非为邪”、“非离群”释无咎字。



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

此释利见大人，止重“圣作”句。“同声”六句，象外之象也。“本天”三句，见圣人之时位不同，以明利见之故。圣人即大人，兼德位说；万物即万民，物睹即利见也。大人即龙，利见即在天之飞。九五本天位，作而在此，所谓本天亲上，以万物而上睹圣人；所谓本地亲下，圣人与万物不同。利见与见大人亦不同，然却同是人位，故以亲上二句划清上下之界，以见“作”、“睹”之不同。“同声”、“同气”引起“亲”字之义，以见作、睹之必合，而水、火、龙、虎又“相应”、“相求”、“亲上”、“亲下”之象，故为象外之象。此辞九句，止说得“利见大人”一句。六子皆乾元用九所成，此后诸象便从此始。

五变离，火象；交坤伏坎，水象、火象；乾本天象、龙象；伏坤，地象；五变中爻，兑虎象；覆巽，风象。虞翻谓“同声”句指雷风相搏，“流湿”二句谓水火不相射。朱汉上本之，谓“同声相应”，震、巽也；“同气相求”，艮、兑也；水、火，坎、离也。

“同声相应”，如鹤鸣子和、雄鸣雌应、乐器聚室中而他乐不击而应是也；“同气相求”，如磁石吸铁、琥珀拾芥、方诸取水、阳燧取火是也。“流湿”者，阴盛而其形下趋；“就燥”者，阳盛而其气上明。龙阳物，兴则云生；虎阴物，啸则风烈。将雨则阳气奋于地中，升而为云，龙阳物，与阳同体，故从云而兴。巽为阴初萌，一覆而为兑，故风从虎。卵生之羽二翼而上飞，本天、亲上也；胎生之兽四足而地行，本地、亲下也。日星明丽于天，山川流峙于地，鸢飞鱼跃，皆是也。详具《函书》。本天、亲上，本地、亲下，乃圣人居九五之人位，非上非下而万物作睹之者，以中四爻皆人位而圣人则人之在上者，其余皆人之在下者，此以人亲人之说也。

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此释“有悔”二字。

贵、高，上象也，最尊莫并故贵，极上无加故高，不中而上极，故无位。二、五，内、外卦之人位，三、四，全卦之人位，而上不与焉，故无民。一曰坤为民，谓无坤也。无位、无民，亢象。中四爻皆人位，乾德刚健纯粹而又得中，故为“贤人”；皆居上九之下，故曰“在下位”；阴阳相应乃为有辅，“无辅”谓无应。龙阳善动，至于极则不宜动，故曰“动而有悔”。无位、无民、无辅，皆从悔时见得。不释用九者，此段独言人事也。

潜龙勿用，下也；见龙在田，时舍也；终日乾乾，行事也；或跃在渊，自试也；飞龙在天，上治也；亢龙有悔，穷之灾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此上七节为第三段，兼释天人两象，却重人道一边，是以天德释人道也，观后添“用九”一段，便可知有天德在内。

“下”谓下位，“潜”义勿用，义皆在矣。“时”谓可以得为，“舍”谓未尝得位，言可以有用而未为时用，不跃不飞而居地上也。“勿用”者，人已皆不用，故但曰“下”；“舍”则已可用而人不之用，故曰“舍”，又曰“时”。若潜之勿用，何时可言？“行事”在朝夕乾惕上见，若非行事，安得如是之忧勤？“试”即试可，乃己之试，非试其德，试其时也。“自试”即“上下无常”、“进退无恒”，是不妄动意。“上治”者，居高理物，即“大人造也”。“穷”言“亢”，“灾”言“悔”也。用九添“乾元”二字，便可知乾九之大

用悉由元出，而群龙可见，皆元德之既亨，非截然化坤也。“天下”者，自天以下是万事万物所聚之境，犹言人君之天下。据乾而论，则所见之群龙即乾元之天下，而乾元之用则所以治此天下也。上治之“治”，治理也；此“治”字，治效也。上治字，即用九字；此治字，即见“群龙无首吉”之吉字。举万事万物之全体大用无不受裁，总是极疏乾德，乾之资始，一亨而至“保合太和”；人之长善，一亨而至“贞固干事”，皆同也。

潜龙勿用，阳气潜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或跃在渊，乾道乃革；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龙有悔，与时偕极；乾元用九，乃见天则。

此上七节为第四段，又以天德发明爻辞所释，皆上截潜、见、跃、飞之义。

十一月时阳气虽动，犹在地中，故曰“潜”。建寅之月阳气出地面，故曰“见”。天下谓“在田”，田在地之上、天之下也。“文明”谓“见龙”之变化，万物尽昭苏也。“与时偕行”，三月之时阳气鼓舞，万物盛长不已，与天运同为不息。过此则离下乾而之上乾，离地分而复于天分，阳将改变，故曰“革”，此五月阴生候也。“位乎天德”，万物盛长，天功大成，位之所值，天德称之，此七月候也。位者，据而有之，据有天德，言“上治”所自出也，上治言治，此言所以治也。“与时偕极”，阳将极尽，此九月候也，极，至也、尽也，物极必返，往则必复，所以有悔。“天则”者，天之则即天德、即天心也，方其在元，藏于无迹，杳不可测，及乎其用既亨，由初至上，称为群龙，莫非天德所布，此正天则显然呈露处，故曰“乃见天则”。而必溯始于元也，此见即群龙之见。天则有二义，乾元以不竭为体，以不息为用，天为乾元最初所生而健行不息，实法乾元，故元不可见而但见天之所则，知其用悉出乾元也。盖人唯见天，而天之所则亦因天而见，故不云天德而云天则，仍是元之不可见耳。如以理论天，则即天心也，乾元一亨，未有万物，先已有天，是天距乾元最近，故能克见天则。亦如不远之复见天心者，然见天心即见天则也。此于方亨时直指乾元说，是说敦化之太极，前解是说流行之太极。“天下治也”，是“见群龙”之义，此“见天则”是“无首”之义，须细心体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郑作情性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

此上二节为第五段，又复重申《彖传》，是以天道发明卦辞也。但第一段分释四德，此段合释四德而著其义之联贯耳。

《彖》中元字联乾字，明万物所资悉由元出，以见乾元之大；此将亨字联始字，明亨之所始由元而出，以见亨之所资者大。是欲人从既亨后探索一元主宰源头，知其不穷不竭，原无止息，其曰用九、曰见群龙、曰无首、曰见天则，皆此始而能通之妙，若至利贞、各正性命，则无首矣。元非始也，是资以托始者也。元譬泉中之水，亨譬腾涌发达之机，因元字蕴含不可言说，特从亨之最初说起，故以为始而亨。元始无不亨之时，故联合元亨而以为始而亨。亦如卦体之成，原于太极，非可言说，特于始成之爻命名为初耳。《周易》全在最精最妙、思议不能到、语言不能说处时一提醒，欲人追维于无始之始，深致其思，所由谓为传道之书。

利遂贞正，已在赋予万物各正性命时，故言“性情”。盖形体有质，成于坤德，性情虚灵，命于乾元，故遂以乾之利贞为性情，而有保合太和之说。要只在乾始方亨，说赋畀之初才见得乾之利，若说向物边，认作禀受之性情，虽与各正性命有合，然止是物



之贞而非乾之利而贞也。但识利贞中添一而字，便可识相因之义。性，元也；情，元之发也，即亨而利贞者也。万物之性情由以各正，故遂以元为乾之性、利贞为乾之情，亨不离元，情不离性，故遂兼性情而言之。自来言性擗入理与气质者，皆非始而亨，已将元亨说作一贯，性情也，又将利贞说作一贯。

自天以下皆乾始之所利，故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美者，嘉善之辞，一元之善，故以为美。下“刚健中正”，乾德也，政所美之实。“纯粹精”，赞辞也，正所以美之也。因一元之善，孔子便嘉之、美之，子思所由有率性之谓道，孟子所由说性善也。此一句便全说四德，能始者，元之亨，利天下，则利之贞也，利天下即“六位时成”之说，不言所利，谓乾之用神而体虚，非有形声可相示也。“大矣哉”与乾《彖》相同，《彖》自分处赞之，故独赞其元；此自合处赞之，故兼赞四德。然归其能于始，仍与《彖》辞同义。

“大哉乾乎”，乾包四德，则大字亦兼赞四德。“刚”言体元之静也，“健”言用亨之动也，“中”者无过不及、即利也，“正”不偏不倚、即贞也。然止独赞一元，以亨利贞皆元之用也。“纯粹精”三字，即“美利”之美，美此四德者也。“纯”自四德混合见其相连无间之美；“粹”，美也，即善长之美；“精”者，微妙极至，言其蕴也。

“六爻发挥”即“大明终始，六位时成”，兼内外始终言也。内外始终无有弗达，故曰“旁通情也”。亨，通也，旁通者，由中而外、由近而远，曲而尽也，指诸卦爻言也。情即上性情之情，元者性，则亨者情，此上二句赞乾之亨也。

六爻言位，“六龙”则理之寓于气中而周遍普被于六虚者也。“乘六”、“御天”，此二句赞利者也。“六龙”，则所操以利之具也；“乘”者，凭以行也；“御”，使之行也；“时”，谓爻有上下初末之殊；“御天”，则元之周而利之遍也。不曰御乾而曰御天，天体纯阳，是乾元最初所生，此后万物资始于乾者，有似资始于天，故谓天为乾所御也。

自“六爻发挥”至“云行雨施”，皆说乾之亨，而利亨则未有不利用者也，若元则断在亨前，贞则断在利后矣。“天下平”方是赞贞，即“各正性命”之义。“行”、“施”本言天德，非言圣人，而天下平又似言圣人，不知此句与“万国咸宁”、“天下治也”、“天下文明”一例，凡皆象也，言天亦象，言人亦象，言云、雨亦象，言万国、天下亦象，与人事何涉而执为圣人乎？此之“天下平”，止是说贞字，止是“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而已。观下文另提君子，则知此段全说天道。

先儒以“云行雨施”为说亨，“时乘六龙”为说圣人，今云行雨施反说在时乘六龙下，将以云行雨施为圣人之事乎，何不于《彖》中亦直云圣人之事，犹可与此段之义相符。不知时乘六龙是说元中能亨之理，云行雨施是方亨之事，所以其义可相连而及。必谓此节是言圣人，则“大哉乾乎”置于何地？云行雨施必不伦矣！

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此下六节为第六段，又重申《象传》，以人道发明爻辞下截。第二段说人道多在位上，此段说人道多在时上。

既以“成德为行”，则不日之间宜可见诸行事，今曰“勿用”，为其在潜，身隐而未为世用，事功无由而著，其行何由能成，是以君子敛其德而弗用。爻言“勿”，莫也，禁之也；此言“弗”，不也，自家不用也，俱从潜处说。弗用，故皆说在时上。

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学、问、宽、仁，皆言中德；聚、辨、居、行，皆在中工夫。学资于古，所以增益吾在中之理；问资于人，所以讲明此在中之理，此是致知工夫。宽者中之量，仁者中之德，此是力行工夫。聚则不厌其多，辨则必欲其明。宽仁又本学问来，居者，居此学问，据守而不迁，对行字看；行者，行此学问，对居字看。聚、辨、居皆所以存于中，行则中之发也。

初九提日字，九三说因时，九四单释或字，九五说与时合序，上九说亢之非时，此节聚、辨、居、宽，均非一时偶然可致，故知此六节全向上说。

九三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三居下卦上，四居上卦下，两刚相接，故九四虽居阴位，亦曰“重刚”。位非二、五，故曰“不中”，即“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之说。不在田，则德业宜有可见；不在天，则又不能以自主。德业可见而不能自主，宜乎危惧而有咎。然九三因时兢惕不已，则德进业修，所以心虽危惧而无咎。“重刚”即“乾乾”字。九三有过时之惧，故全在时上说道理；九四有逼上之嫌，故全在位上说时中道理。

九四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上中字，二、五之中也；下中字，本天地说六爻中间之中也。在人指三，即“离群”之义，以四居近君之位，非如三为群从之人也。重刚不中，不在天，不在田，不在人，是进而近君，欲有所为者，宜其有咎。然虽进而仍处外卦之下，是不敢骤进而疑惧中存者也。“或”即疑惑之惑，谓四心自存疑惧，非从旁人见得，四当心腹之爻故也。《易》辞本有一字之义，故不连跃渊为解，视为闲文，则误矣。疑惧则必审慎，故无咎。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前数节或言天德，或言人道，至此始发天人合一之理，明圣人作《易》之由。《周易》卦爻悉乾元用九所成，而一元资始必由天位正中而出，乃五适居之，是资始不竭之源所寓，故特发天人合一之秘也。

大人即利见之大人，是德位兼隆者。与天合德，谓居五；与地合德，谓应二。日月合明，变离伏坎；四时合序，变离伏坎、互兑覆巽，四时象备。又因时之转运出于乾也，一元笃生，圣人与乾合德，故《周易》之蕴尽归此爻。天地者，阴阳而已。日月，阴阳之体；四时，阴阳之序；鬼神，阴阳之灵。覆载无私之谓德，照临无私之谓明，进退无私之谓序，祸福无私之谓吉凶。合序，如因革合宜、寒暖顺节是也；合吉凶，如黜陟因乎功过、赏罚应乎生肃是也。先天弗违，言其体之合，是溯其原而明受性所由来，因见乾元大用，天人原自不殊；后天奉（若）[天时]，言其用之合，是究其流而明参赞所自起，因见大明终始，人工即天工也。弗违见天之合德于圣人，奉天时见圣人之合德于天。但言合德于天者，见日月、四时、鬼神皆统于天也，而况于人，见征之，必信从也，况于鬼神，见质之而无疑也。此等道理，独言于乾五，盖论两体，则上卦为天，而此爻正天德所从出；论一卦，则此为人位，而居天地之间，故遂言天人之合。

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王肃本作“其唯愚人乎”。唐陆德明著于《释文》，洪迈述焉。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亢而有悔，必非不知者所能。“知进”三句专说亢字，并无悔义，若果有悔，何至不知退与丧、亡？“圣人”句下方是不至有悔之事。进退者身，存亡者位，得丧者物，兼知与不知，正见所知之狭而固也，又见常人执着，必有不知者存也。亢之一位，在卦



虽不可少；亢之一候，在人则可预弭，故下言圣人先知之事。消长之理，知之既明，不失其正，处之又当。再言圣人者，始酌量传众而归诸圣人，未见非他人所能也。初、二称君子，五称大人，上称圣人，因其位也。又见此段全言人道，与前释天德者不同也。

卷二

周易上经



坤下坤上

一一之象出于偶，偶者一之两也，故两其一一而一一之。伏羲四图东西分列者，止于两画，圣人开图为卦，始以一连一断分别阴阳。六画皆断，象其虚而能受，柔而至顺，故坤者顺也。

坤，古作《归藏》作《夷》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虞仲翔、王介甫、吴幼清、俞玉吾、郝楚望、王虚舟皆以后得主为句。

元亨利贞，一字一义，仍与乾同。特贞字上添牝马二字，明坤以翕受顺成，为德重在成终故也。由天地未辟至万物肇生，止有元亨利贞四字而已。元，乾之始；贞，坤之成也。亨利者，亨元之理而使至于贞也。由其动而舒散，资始于不竭之原，则以为健运之能；由其静而凝定，成终于各正之贞，则以为顺受之能。其乾坤两字，皆假立名目，故乾之用九专疏元，亨坤之用六止言利。

贞马健行，乾象。乾本象龙，因与坤交，不飞于天而行于地，故易龙而称马。《彖》言“行地”，地，坤象，有行地者，则非坤矣。若先迷静镇之体，乌能有行？因贞字在亨利之后，便属既与乾交、资生肇见时，故以马而牝者象阳之已附于阴、为阴所含。又以牝马之行，象阳之不终为阴困，渐次发越，化化生生，充斥地面之象。《彖》以牝马为地类，则马非地可知。且释为行，地静体而上见动机，则资生之义即寓牝马字中。《彖》释坤元已曰“资生”，岂至贞成犹未资生乎？盖牝下著马字，便可知由乾得来，马上添牝字，便可知交坤之乾与健行之乾有分，交乾之坤与静镇之坤有别。且牝非得牡，安能自生？故下文两象皆言得。《彖》释牝马原不曾牵合利贞，则牵合利字为句者非。此上七字，坤德已尽，是为主象。其牝马字全说交乾，原兼动静两义。

观下文迷、得与得、丧皆两象，可知“君子”至“利”字为一段，是借人事以象坤之利，故下以利字足之。“得朋”至“贞吉”为一段，是借天道以象坤之贞，故下遂以贞字足之。特添安、吉二字者，见坤已得乾，而至于贞，则无复有他虞，故安、吉也。安，体也；吉，用也，无成代终之象也。人当方去作事，其中事势必难逆料，故“先迷”；逮于其事既成，各就条理，故为“得主”。坤无明暗，比于阳明则暗，故曰“先迷”，是先迷二字因交乾始见，交乾斯“得主”矣，得主者，心中有定主也。目非纲不理，纲，目之主也。

三纲者，五常之义，故《彖》辞以为“得常”。人之形成于地、性命于天，形以性为主，臣以君为主，子以父为主，妇以夫为主，是其义也。利象以人事、贞象以天道者，利字顶“得主”来，说在动用边；安贞顶“丧朋”来，说在静边，交互以见义也。坤卦不释元亨，以资始之能让于乾，代终故也。坤尚如此，群龙之见安得有首？

得朋、丧朋与“大明终始”相对。大明，日也，日之施光，终古不易，承以阴魄，乃别始终。始，朋之得；终，朋之丧也。朋，类也，相资相得之义，谓阴资阳以为明，月资日以为光，若阴与阴、阳与阳合一不分，安可云类。月之初得日光，始见震象，必在西南，故云西南得朋；逮巽露一阴，至于艮象而几尽，必在东北，故云东北丧朋。先天图始震终艮，《说卦传》出震成艮，《杂卦》震起艮止，皆此义。但知坤之所得必交于乾，此义自明。

《彖》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

此与乾《彖》不同，乾之卦辞止有四德，故《彖》辞分释四德。坤之卦辞止三段，自“至哉”至“行地无疆”九句，是统释坤之四德及牝马字义，为一段；“柔顺”四句，释借人事以象利，为一段；“西南”六句，释借天道以象贞，为一段。

“至哉”段由元说到资生，便将四德释完，为元之一字便包下三德也。坤之静，元不可见，而“资生”皆利贞之事，利贞由坤亨而来，则亨利贞之义已全归此段。然以“资生”释“坤元”，止如以万物释乾元耳，盖坤无别亨，交乾而始亨，其曰承天、曰德合无疆、曰含宏光大、曰行地无疆，皆谓交乾也。首段不必分元亨，盖非元不亨、非亨不知有元，本相因而见也。乾言大，坤言至，至，极也。大言其所包不可量，至言其所极不可量。便觉前面有个地头，便是比于乾而后见也。天包地外，天又统地，天之所至，地随而至之，故不克与天并大。乾资始、坤资生，非乾坤各一元也，天地未辟均由此一元而亨。乾坤，阴阳耳，故乾象天而坤象地。其资始，则归其能于健运之乾；资生，则归其能于翕受之坤。止此一元，乾坤同有之。若元之实际，则思议不能到、语言不能宣矣。然乾坤虽同此元，而坤必得乾始有资生，故资始、资生又各不同。用九节专释元亨，用六节专言利贞，皆是此义。

资始者气，资生者形，生者之所生，皆始者之所始。故同一元而又以为“承天”，才说“元”便说“资生”，则亨利贞皆在其中，非如乾之资始，单说元字，资始字原不连亨字，故乾之四德可分释；坤之资生在利贞后，一言资生而四德已完，故不待分释。其在卦辞，坤之四德为第一段，故《彖》辞亦释为第一段。自来以“至哉”三句释元，“坤厚”四句释亨，亦如乾卦分释，而不知利贞已释在此段了，故有“资生”之说。

“顺”者，无违之义；“承”者，受而载之。坤既不能违乾，则乾之四德坤皆受而载之，故曰“乃顺承天”。不曰承乾而曰承天，即象而言理也。然曰资生只是资之以生，不可作已生说，盖此止明一元既亨之坤德耳。

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此四句直说资生之义，而亨利贞皆在其中。利即亨之遍，贞即亨之成，故言亨而即言“品物”，品物固利、贞之事，与乾亨言品物同义。

“坤厚载物”，言德非言形也。德即载物之德，“含弘光大”是也。“无疆”者，乾也，健运不息，有何疆界。“合”即合而有助，全由交乾而见。下二无疆皆指地言，因其合德，故亦以地为无疆。

“含”，包含，此交后之坤虚受之义也。(宏)[弘]言蕴蓄之量，所含者无物不有，其静也翕，故曰“含(宏)[弘]”。“光”言昭明，乾之色也。“大”则光之宣著，无远不届，乾之体也。交乾而乾为所含，因时呈露，其动也辟，故曰“光大”。不翕聚则无可发散，故光大又后于含(宏)[弘]。然俱本含字来，不可说已生之后；含又本“合”字来，天之全体既为所含，则坤之利自在其中。若竟说作光大，则是利之贞而非亨之



利，非资也，资者有待之辞也，然资生即在其后，故下曰“品物咸亨”，此万物资之以亨，非坤亨也。如认作坤亨，则利贞尚在其后，何有“品物”？须知坤之亨只德合处便是。盖“坤厚载物”，是总言坤德。“德合”句是坤与乾交，即坤之亨；“含（宏）[弘]”句，是既交所蕴，即坤之利；“品物”句是既交以后物得所资，以补足资生之义，即坤之贞。

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此二句当为一节，不连下文。

上段释四德已完，此补释多牝马二字之义，合上九句为一段。

然止言“行地无疆”，上面不着利字，则利字非连牝马矣，盖利即亨之周遍处，故乾坤两卦皆释于亨中。卦辞以牝马为坤贞，此释牝马而不及贞为言，牝马即言贞也。马，乾象；地，坤象。今谓马为地类，类者，相比有助之称，是坤得交乾之象，可知马非即坤，行地者非地也，因乾故言马，因已交于坤故牝之，总是乾阳善动之性，虽已交坤，不能久住坤中，发生呈露之象也，又以见坤非乾施莫由生也。

上称“无疆”者，乾也，因方与乾交，故曰“德合”。此云“无疆”者，地也，交坤之后而生机遍布，故有“行地”之说。无疆谓广远也，广者体之遍，远者时之久。

柔顺利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顺得常。

上两“无疆”相应，释主象，四德已完。此两“顺”字相应，为一段，释卦辞，象人事以申利字之旨，其兼言利贞，以贞即在利中也。

柔坤体顺，坤德柔顺利贞，见非刚健之利贞也，利遂贞成也。凡人行事，其得遂志而有成者，多出于柔顺。大刚则折，逆则多忤，乌能遂而有成？“先迷”二句，本君子来，事体未成，茫昧难分，未有所得，故云“失道”。独物不可以言顺，阴以顺阳为常道，今既得乾为主，故云“后顺得常”。坤，妻道也、臣道也，三纲即五常，常即得主之谓，臣以得君为常道，妻以得夫为常道，故未得之先，便以为“失道”。先、后字有二义，“先迷”者，坤之静，“后顺”者，坤之动。又有坤不先乾之义，故添出顺字。

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安贞之吉，应地无疆。

得朋、丧朋与先迷、后得同义，乃释卦辞，取象天道以申贞字之义。

类，即朋也，朋者，相资有助之称，类亦同等相似之义。“西南得朋”，是从明之未生说到阳生，正阳方交阴、阴初得阳之候，故曰“乃与类行”。“与”者，朋之义，与行则朋之交也。“东北丧朋”，是从明之垂尽说入已尽，是阳既交阴而复乎其位，阴之翕受包固归于静正，无成代终，故曰“乃终有庆”。明始之原未有庆，即先迷之旨，终与始对，谓资始在其先也，庆即太和之美，善嘉之德，本非坤有，乃今得而有之，故以为交乾之终。今人以怀妊为有喜，即其义也。

“安贞”二句，本“乃终”来，既交以后，固宜静不宜扰，亦谓安受而享其成，正见其得乾而代终。“应地无疆”本得丧四句来，见月与地同也。盖月与地同为阴体，月得日之明而舒光，地得天之阳而布化，故以为“应地无疆”，即广远之义。

《象》曰：地势坤，古作孰君子以厚德载物。

习坎、洊雷、随风、兼山，皆上下两象。乾曰“天行”，坤曰“地势”，盖天之转运无间断，故言行；地之博厚无上下，故言势。行以气言，故止考之以时；地以形言，故止观于其位。命爻而分初、上，逐爻俱兼时、位，皆定于乾坤两象。言健不言乾，健，乾德也；言坤不言顺，坤，顺义也，此互文以见义也。地形人事，上下两象也。“厚德载物”只如云承受得起，有包容、涵受之量。

初六，履霜，坚冰至。

图中初画之阴仪自此爻始，六阴象，初六一阴象霜，阴气凝结象冰，阴气极盛，象在下，故言履。阳以神用故舒散，阴以形用故凝聚，有形而凝聚，故言坚、言积。乾坤初爻象水，天一之生也，舒散故潜，渊象流动之水；凝聚故霜，冰象凝定之水。

《象》曰：履霜坚冰，王辅嗣、韩康伯注定真本云：“履霜”下无“坚冰”字。王昭素、胡安定皆以为然。《魏志》许芝引此作“初六履霜”，亦无“坚冰”二字。《易举正》本之，朱子从之。阴始凝也。驯至其道，至坚冰也。

细玩辞意，止是上句全举爻辞，下则一句释“履霜”、两句释“坚冰”耳。

驯，顺习也。《文言》中顺字、积字皆从此出，见理势之必然。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方，坤之本体；直，乾之动；大，乾之体。今言于坤中，交乾得乾故也。故言于坤二交乾，则坤之动矣，故曰六二之动。此后诸爻皆指动变言，特于坤二举其例以概之。直、方、大，皆顺德之自然，非由学习，故曰“不习”。习，重也，习必重复玩味也。坎有重坎，故言习，此爻变坎，非有重坎，故“不习”。坎为含胎之坤，故有时用之说，坤二正当其爻，故兼说坎义。“利”本“不习”来，坤之顺德也，自致用而见，非利益之利，即不思勉而中道之义。

《象》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

“光”即含（含）[弘]光大之光，乾之色也。因爻辞遗光字，故孔子补之。

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下卦之终，而两卦之中，故曰含、曰成、曰终。“含”谓静翕，是蕴而藏之于内，即居上下卦中而虚受之象。坤德先迷，何章可言？此居内坤之外，阳德光明，文彩外焕，坤既得而含之，成笃实光辉之爻，故以为“含章”，明非本有也。坤德代终，故止曰“含”，含则必将有成，故“可贞”。可者，未然之辞；王，乾象。“从王事”，即“乃顺承天”。“无成”，不敢居成功也；“有终”，终其职事也。无成而有终者，代也。居下卦之末，故言“终”；居下卦之上，与外乾相接，故言“从王事”，王事，在外者也。或字与乾四同，为人位言也。乾四与下乾接，故在渊，象其未离于地，而又以为非离群。此与外乾接，故言从王，“无成”即乾惕之旨，“有终”是尽力到底之义。

《象》曰：含章可贞，以时发也。或从王事，知光大也。旧知音智。

“可贞”犹是“含”时，“以时发”说既含后事。“可”者，豫料之辞。盖“章”本得于乾阳，不能久为坤蓄，故可待时而发，即坎之时用也。时固健行，所发之候也。“从”者，坤顺也；“王事”，故“光大”。“从王事”，故“知光大”。从者王事，则不敢自有其成，王事而仍以为成，则又曷敢无终，此即无成代终之义。非王事何云光大，不克尽其分义，何由知为光大。

六四，括囊，括，古文作啍。无咎无誉。

阴虚能受，囊象，互艮手在囊上，故曰括，括，结囊口也。坤虚象囊，四柔变刚，居囊之上，结囊口象。坤上兑爻，兑口故含；坤下巽爻，巽绳故结。尚口乃穷，口已括矣，何有咎誉。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括囊者，慎也；无咎者，不害也。

六五，黄裳，元吉。



黄，土色，土居中，裳在中而顺，坤象。黄从五字出，裳从六字出。元，善也，如云有黄裳之善，故吉。是三义也。《文言》“美在其中”，正释元字。《左传》：“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亦解为三义。如但云大吉，说向占卜，便非。

《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此爻居天位之下，天包地外，乾为衣覆于外，则在中者为裳，故遂以中顺为裳。“文在中”与“含章”相似，皆为中虚能受、交乾而有得也。古天子之裳皆有文饰，乾本文明外见，故在乾则言见，坤则翕受于中，故止言在中。

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龙，乾象；战，争象；野，旷远象。皆谓乾也。乾坤之交，爻爻有之，阴阳之际，在于初、末，至上而言战，盖阴极将反、静极复动故也，非乾与坤争也。止据阴爻之动说出道理，阳固善动，阴而动矣，有似于阴阳之争，故曰战。血，阴类也，天玄而地黄，则色之杂矣，此便从龙战见出。

《象》曰：龙战于野，其道穷也。

在爻中者，皆言既交以后翕受在中之事，此则阴之既尽，将欲改变。“穷”，言极尽也，而将反之机在其中矣。

用六，利永贞。

“用六”者，六之用也，六，坤阴之数，与用九对看。天地之间止有阴阳，用九则不用六，用六则不用九，此正参伍错综之妙。参伍者，九、六之合也。乾九不用，则三男无由成；坤六不用，则三女无由成。用字不言于他卦，盖谓六子悉出乾坤二用耳。乾具四德，而用九节详释元亨，乾统天而资始者也。坤亦具四德，而用六独言“利永贞”，坤成终而资生者也。乾《彖》独赞乾元，用九之上特添“乾元”，乾之重元可知。坤之用六独以“永”字加“贞”，坤之重贞可知。万物资生，后何有穷极，故“永”也。

《象》曰：用六永贞，以大终也。

乾《彖》独大一元，此《象》不唯不著元亨字，并不著利字，则坤贞之重可知矣。然贞非自贞，正以成一元资始之功，故曰“以大终”。以，因也；大，乾也。可知元亨利贞之理，乾坤本非有二，特自其始而施者言，则以为健运所能；自其受而成者言，则以为顺德所能耳。乾重元，故大其元；坤重贞，故大其终。

《文言》曰：释文无此三字。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咸阳石经“方”下有“也”字。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

此重申《彖传》，释卦辞未尽之义。

其柔、顺、静、方皆坤德，动刚、得主、承天，皆谓交乾也。柔、刚，体也；动、静，用也；健、顺，德也。刚本乾德，动则交乾，与乾合德，故刚。动即变动之动，阴爻之动，变而为阳，即其义也。此一句总下五句之大意。至柔中包有静、顺义，动刚中包有得字、含字、承字义。静与动对，德方言静，是未交乾时。方则居所不移，象其镇静，若圆则流行不息矣。乾施既退，浑然中居，方象；含生敷化，各正不移，方象，故谓方为坤德。

“得主”指动刚时说，谓交乾而有得也。柔不附刚，则委靡而无以自立；坤不得乾，则孤处而无由资生。故乾为坤主，“有常”即释“得主”也。乾动直而主施，无常动之理，故以交坤、附坤为常道；坤静翕而主受，无常静之理，故以交乾、得乾为常道。以五常论，即臣得其君、妻得其夫之义。

“含万物而化光”，本“得主”来。乾施既退，元中所享之理气为坤所含，此时虽未有万物，而万物之理已具，故曰“含”。及夫变化施生、灵蠢动植各各光明昭著，是为“化光”。用一化字，便非静方时矣。因所含皆阳明之大用，故所化遂昭著而不可掩，此皆交乾顺承之事，故下曰“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顺”则乾之所有皆其有，“承”则不敢自有，故云代也。坤既顺承，故健行不息者本天道，而坤亦以为时行也，时行者，不疾不徐，即“有常”也。

此段“柔”字申“牝”字及“柔顺”之义，“动”刚申“马”字及“行地”之义，“德方”申“先迷”、“丧朋”之义，“有常”申“得常”、“得主”之义，“含万物而化光”申“含宏光大”之义，“顺承”二句申“乃顺承天”之义，而元亨利贞皆在其中，故乾坤两卦皆止发明元亨利贞之四德。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

荀爽本“顺”如字，臣顺君也。

《本义》以为“慎”字之讹。

此释初六爻义。

《伊训》曰：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其称说天人感应之机，固已较然不爽。孔子此言几若相似，而最深、最密，则大不相同。盖天地间固有作善而不降祥、作不善而不降殃者，是偶然之善、不善，非其所积也，故下曰“非朝夕之故”。然亦有积善、积不善而不降祥、殃者，是一人之积，非一家之积也。固有一人所积之善不敌众人所积之不善，一人所积之不善不敌众人所积之皆善，故曰积善、积不善之家。然亦有家人之积善、不善大略相同，而祥、殃犹未判然，语云“不在其身，则在其子孙”，故曰余庆、余殃。此等道理，岂不较《伊训》更深乎！

下曰非一朝一夕之故，便当知其有渐。又曰不早辨，便可知辨之宜早。“盖言顺也”，为积累之势便而易耳，而当慎之意自在其中。此象言于初爻，则后此相因之势，原未可定，故以一“顺”字惕之。且善之难积甚于恶，用许多防微杜渐工夫，犹难到纯熟地位；恶之易积甚于善，只消几句不妨事，便不可遏矣。《春秋》防微杜渐，都在最初，便是圣人遗教之本心。

乾言健行、言朝夕、言始终、言时成，皆在迁流上说，无形边事。坤言积累，则皆有形边事。然下曰朝夕、曰有渐，亦从时之流衍相形而见。故坤之一卦，未有不对乾言义者也。

直其正也，邹志完“正也”作“敬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刘器之改敬作正。《礼记》曰：“直其政也”，则政者，敬之讹也。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张伦本有“《易》曰”二字。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

此释六二爻义。

坤得乾中，中直如矢，人之用矢内体必正，此爻变坎，故曰直者，言其正也。方有裁割之义，在赋形有定、各得其理上说，正立于此而义加于彼，故君子法之。“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上言正，此言敬，故刘器之改敬作正，而邹志完又以上正字改为敬字，不知正未有不敬者，不敬未有能正者也。

此段少释“大”字，故程朱以“德不孤”句作大字解，然“不孤”即有邻之义，唯乾称大，今坤之直方上与乾配，则不孤字中便是说大字，坤既与乾元相配，则同德相助，岂不益成广大之势。



不疑所行有二解：我之敬义即人心共有之敬义，人不疑我，所行正合不孤之说。疑故习而后利，不疑何假于习，总由坤德自然，不事勉强，则自不疑其所行，此不习无不利之说。前说解无不利处较多，后说解不习处较多，然当本“敬义立而德不孤”来。盖坤德柔顺，固出自然，亦必善可同人，故自不疑其所行。

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

释六三爻义。

美出于乾，含在交乾后，含便是勿敢成。从，顺也，从王事便是代终。坤之所终，终乾之所始，故为代。妻与臣皆坤象，故末句止释地道以无成代终，妻与臣莫不然也。在一卦中，故言含；在三爻，故言终。

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

释六四爻义。

天地变化者，下卦地、上卦天，两坤相接，离下之上，正乾道乃革之爻。坤道阴浊，坤上交坤，重阴接至，故“闭”。“蕃”谓震巽之爻，亦掩蔽之义，与泰之“包荒”相同。“变化”在更易变换处说，闭在重坤阴盛处说。三、四人位，故曰人。乾象既伏，阳德不亨，故“贤人隐”。四在乾取上进近君象，而此以为隐，重阴故也，不可概作近君说。说闭又说隐，所由宜括囊而谨守也。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肢，发于事业，美之至也。

释六五爻义。

黄，中德；中，五位也。“通理”，言充满盈溢而无所歉也。本爻未变，坤为文理象，变坎，通象，故小《象》曰“文在中也”，此句释黄字。“正位”，正乎中之位。“居体”句释裳字。裳为中服，覆于衣而顺衣者也，乾阳宜著以外见为体，坤阴静翕以中居为体，五适处中顺之体，故以为“居体”。不知裳为中衣，而但曰下饰；不知五为中位，而但曰尊位，皆非。

“美在其中”，释元也。元字在乾为善长、在亨为嘉、在利为和。后又曰乾始美利，美亦嘉也，皆嘉美，此一元之善也。此之所美由乾来也。黄有中义，裳者顺义，元有善义。《左传》之文固亦解为三义。然其所美，又即此中顺之德，故三义仍止一义。以美赞乾，与以美赞坤，同此一元也。其字指五之位言，曰“在其中”，则非坤本有矣。非本有而有之，故指其所在也。三居卦中，五居上卦之中，三之含，言蕴之于内，三，内卦也，其无成代终皆逆计含后事也。五居外卦，是将发之中，故有色可称，有位可见，有体可言，而又说通、说畅、说发，此内外卦取象不同之故。畅与发皆通理之妙，畅是理之通于一身者，发是理之通于外见者，皆元善在中之妙。善固美也，“畅”者畅此美，“发”者发此美，此美无间于中外，故曰“美之至”。

此段独不释吉字，则知《周易》所重在理而不在占，故以元吉释为大吉者，误也。是未知美在其中，止释元字也。安有美如六五而尚有不吉者！当知裳象中德，不可言下饰；坤卦象臣，不可言尊位；元，善也，故释为美，不可言大吉，则爻义自明。

阴疑于阳必战。姚信、蜀才疑作疑。为其嫌于无阳也，嫌，《释文》云，郑玄作“谦”，陈士元云郑作“嫌”，读如群公嫌之嫌。故称龙焉。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

释上六爻义。

“阴疑于阳”，止据上六纯阴已到极盛无加之地，说静极而动、穷极必变之义，非至此始与乾接，非真有龙战于其野。疑，似也，阴似于阳，阴之极也。战者，动之极也，动为阳性，阴动极则似与阳争，故曰战，又曰“故称龙”，曰“故称”，则非真龙矣。“嫌于无阳”而称龙，亦犹治乱而谓为乱也。“未离其类”故称血，明疑字、嫌字之义，此类字与前“类行”之类不同，“类行”之类以阳为类，此类字谓血为阴类，曰“未离其类”，则止是纯阴极盛而动，非有真龙矣。医家有阴证类阳，即此义也。气无形，故为阳类；血有形，故为阴类。血之色赤，赤，阳之色也，是一血字，便已具有阴盛似阳之象。玄，天色；黄，地色。一血而具此二色，故云天地之杂。

卷 三

周易上经



震下坎上

凡六爻之卦，皆在两卦相重处说道理，然后定此一卦之名，如动于险中是也，然其名义皆由动用之主爻而定。震阳动于积阴之下，故因动而名震，震，动也；坎阳陷于二阴之中，故因陷而名坎，坎，险也。动险既合，故说动险相重之义。如上下卦有两用爻，则于两用爻之来往相得不相得处说道理；如止一用爻，则以卦中所有之爻比量于此一用爻而说道理。为此动用之爻，实为各卦之主爻，故孔子之《象》，遂有内外来往、上下进退之说，皆为主爻而言，非卦变之说也。

乾坤之下首见三男，明乾阳之大用。《序卦》之首，六卦皆不离坎。坎者，天一所生；六者，水之成数。坎之为象，乾初交坤，坤得含阳于中，是即含胎之坤，明此后诸卦皆坤母所生，是即坤母之万物耳。

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震之德动，其象雷，坎德险陷，其象为云、为雨、为水，此三画卦也。动险合而为屯，屯，难也，乾坤始交，动而遇险，故难。

元亨利贞，散见于诸卦者尽有，而四德全者绝少，是万物之大始大终也，今屯有之。万物之生，由元亨利贞而始。然屯、临、随、革、无妄五卦，四德虽全，皆与乾坤不同，其元始之义亦殊。屯，立君分土之始；临，宣猷布化之始；革，鼎新革故之始；无妄，虚中应事之始；随，则为乾坤四德相随而见，故举以明随义。

今四德已具，又云勿用攸往，既言“利贞”，又云“利建侯”何？居事唯创始为难，既亨以后则成矣。故《彖传》释元，遂以“难生”付“始交”之下，既交以后，则并合亨利贞三字而曰“大亨贞”而已。因始之难，所以勿用攸往，是待时者也。建侯止一事之利，明利与乾异也。

勿往，险在前，互艮止也。“利建侯”，五居中得正，长子主器也。震一君二民，互坤国，又为众、为顺。长子主器承五，建侯象；中互坤艮，止之以地，亦建侯象。

《彖》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大亨贞。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郑读而作能。



凡刚从用九来，凡柔从用六来。刚谓五、初两阳，柔谓上、下四阴。诸卦皆乾坤之交，此为序卦之始，故曰始交。始者，该六十二卦之辞，非泛言生物之始。“难生”者，坎阳陷于二阴，震阳又陷于坎中，勿用之爻动则遇险，所以为难。在险能动，所以有大亨贞也。未有生而始生，故以为难，又以为大亨。始者，元也，始与乾同而其难则异矣。动于险中，动于坎下者固动，陷坎中者亦动，谓二刚之用也。二刚本此卦用爻，故全向用爻说道理。诸《象》中进退往来指说用爻，莫不皆然。阳称大，故以为大者亨贞，非以大为元也。亨而贞，则利在其中矣。凡卦之元亨，如阴爻为用，则直曰元亨；如阳爻为用，则释为大亨，皆大阳也。此上释四德。

雷震、雨坎，造作也，谓天所造作，亦震动象。时行物生，何非天造？风雨晦明、国家治乱皆然，故以草昧称为天造。震为蕃草，草，蒙茸翳蔚之象；昧，天未明，皆在时上见得。坎水内景，不明于外也。坎月初见，震象亦非大明时，故称“草昧”。雷雨交作，充塞盈满，日月晦光，岂宜有往。此上释“勿用有攸往”。

天造草昧，纲常未定，正宜立君以治，为中之三阴顺于上下两阳也，不宁谓不遑宁处，亦震动象，此二句释“利建侯”。

《象》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郑、陆作论，荀作伦。

云者，雨未下济也。变“雷雨”言“云雷”，《彖》言其动，《象》言体也。坎以下济为功，动于上而下济，则曰“雷雨解”；动于中而未能下，则曰“云雷屯”。云而又雷，是天道未雨之经纶，便觉得雨之难，故承之曰屯，此非卦名之屯也。君子之于事业，亦必先有许多经纶布置，此即天道、人事两象之。如以云雷经纶，便为此卦实义，则非矣。“经纶”，借治丝字样，经理其纲，纶理其目也。

初九，磐桓，磐，一作盘。马、郑作槃。利居贞，利建侯。

磐，大石，互艮石象；桓，大柱，《檀弓》“桓楹”是也，震木桓象。横渠谓磐桓为柱石，是也。营建本有作之事，打初立基，先正其在下之柱础，必欲其安静坚固，此营建之经纶也。震本动象，初为难始，又当勿用之爻，又在险中，不宜妄动，故“利居贞”。“磐桓”，定居也；“建侯”，分土定居者也，皆经纶之事。凡皆即象以明卦义，非实义也。

《象》曰：虽磐桓，志行正也。以贵下贱，大得民也。

储其材、固其基，可知其志欲有所行。正，谓阳下居初也；行，志也；不可行，时也。磐桓者，因行以见志也。阳贵阴贱，阳君阴民，互坤在上而顺，初阳承于下，故曰“贵下贱”、又曰“得民”。阳，故称大，以贵下贱而大得民，则居贞、建侯皆在其中。此后小《象》有爻辞半隐者，皆此例也。

六二，屯如遭如，乘马班如，郑作般如。《说文》作驪。匪寇婚媾。一作媾，遇也。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遭音旗

屯、遭皆欲进难进貌。下动而上止，故屯。下动故遭，遭，颤也，乘马者下动。震，阳下动也。互坤为文，斑象，谓备办成列，有待而进也。应坎，寇象，相比而非分相干，故亦目为寇。凡爻在上为承，在下为乘。初非正应，动于下而求与己合，故曰“匪寇婚媾”。婚媾者，相对相配之卦，与邻、遇字同义，详见震上及卷首。“不字”者，不字于初，互艮不字象，初非己应也。“乃字”者，乃字于五。坤艮土，成数十，十象坤之乘、承皆阳，一正一不正，一应一非应，故有“匪寇婚媾”、“不字”、“乃字”之象，变节故言不字。

《象》曰：六二之难，乘刚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乘刚”谓阳在下，“反”，复也，天道之变，十年乃复。

六三，即鹿无虞，^{虞、王，鹿作麓。}唯入于林中，^{朱爵仪以为“淮”，讹。虞曰：唯，徒也。}君子几不如舍，郑作机往吝。

《本义》作“逐鹿无虞，陷入林中”。来氏宗虞。王作：“麓，山足也”。“唯”，虞作“徒（手）”。煦按：唯，独也；即麓非一人之事，正与无虞相合。三居互艮之足，故称麓。即，近也；虞，虞人。三、四，人位也。伏巽为入，入山有虞乃可有获，无正应则无虞，故为独入林中。震之末，行之尽，故为陷入。震，阳木；坎，丛木；艮，木坚多节，故称林。坎伏离明，见几象。舍，艮止象，近险而前有所止，宜舍矣，若往而不舍，必致羞吝。动未止，初与险相接，故有即麓入林象；动终止始，故有几不如舍象；动之终与险相接，故有往吝象。

《象》曰：即鹿无虞，以从禽也。^{郭京《易举正》以“从禽”上今本脱“何”字。}君子舍之，往吝，穷也。

禽，鸟兽总名；穷，谓下卦之终，震动之尽。《史记》、《汉书》：禽，获也。

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屯卦三言乘马，皆为震动于下，动故曰马，在下故曰乘。“求”与“往”皆谓四，初、四阴阳相应，故亦曰“婚媾”。卦止二阳，各有正应，故两言之。二比于动，非应也，故寇之。四以动为应，不劳余力，故吉、利。

《象》曰：求而往，明也。

明者，坎伏离也。卦皆阳求阴，此独阴求阳，故以求而往为明。

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

六爻唯二、五言屯、言贞，五陷而屯，二应五而屯，是卦名由五定也。初、五皆阳，五陷而初动，故利建侯独归于初。然初微而五得位，故于五有激厉之辞。坎体沾濡，故象膏，坎以下济为功，今阳为二阴所陷，挟而制之，不克下究，故言膏之难。阳大、阴小，二为五应，六居二，九居五，皆得其正，故皆称贞。贞，正也，静象也。女子而贞，则得其正，故曰小贞吉。九五而贞，则非其宜，故曰大贞凶。此只以应爻之德与位形，阳德之居五位者宜振动有为，故以凶字策励之。屯卦三言乘马，皆非自动者也。屯难方殷，非动曷济？故独责备得位之阳，大贞即居中而陷也，与屯膏同义，据时位言耳。凶字由陷字推出。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阳德贵施，今制于二阴，所施不如人意，常觉其难，故以为“未光”。阳本光大，为阴所陷故也。

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说文》}

涟作漣。

下阳微，中阳陷处穷极之地，非可坦然大作之时。乘马，震之动象；班如，不遽进之象。此据下卦言象也，凡卦至上爻未有不兼下卦言象者。坎为加忧、为血、为水，伏离目，互艮手，掩目流血，泣象。此据上坎言象也。自上动而下，故象泣。

《象》曰：泣血涟如，何可长也。

动与恒通，而言何可长者，恒伏而处穷极之位也。



坎下艮上

艮止在外，坎水在内，水中通而善下，非艮以蒙之，必将一泄而尽。又内陷而外不能行，昏蒙之象，故为蒙。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马作“来求我”，陆作“童”。}初筮告，再三渎，^{《说文》作“渎”，崔憬曰：渎，古黷字也。}渎则不告。利贞。

蒙亨，见不终蒙也。蒙同萌，非亨而曷由萌乎？中爻震动，陷而能动，故亨。屯为万物始生，故得其元；蒙在既生后，故得其亨，即坎卦心亨之亨。坎水初出，艮山止之，故为蒙。凡动于内而外蒙之，使不得达，是因欲亨而后知蒙，亦因蒙然后求亨，故为蒙亨。凡蒙未有不求通者，二刚居中，是能发蒙者。我，二也，童蒙谓五，艮为少男也。崔憬谓告者五，与二应，渎者三、四，与二不应也。

煦按：阳明、阴暗，互坤先迷，外卦艮止，迷而止，发蒙象，特不应者难为发耳。三独乘阳，尤属不敬，凡筮未有不诚敬者，“初筮”止是诚敬，“再三”止是不诚敬，总因远近亲疏之异耳。蒙又有蒙蔽之义，阴皆蒙阳，初独在下，为阳所包，故二曰包蒙。蒙与包皆以外裹内为义，初则初筮所成，独为阳包，故初筮告。比卦二为原筮，则初筮指初可知。除二之阳爻，不论三、四，乃再筮、三筮所成，而皆不相应，故不告也。后说义当。

《象》曰：蒙，山下有险，险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时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初筮告，以刚中也。再三渎，渎则不告，渎蒙也。蒙以养正，圣功也。

“险而止”，退困于险，进阻于山，蒙昧不通象。以，用也，用我之亨通，以行时中之教，即愤悱启发也。盖险中能动，则陷而能通，此蒙之所由亨也。“童蒙求我”，则其心志与我相应，故可教。坎曰“维心亨，以刚中”，此刚中便是释亨。因坎刚亨于其中，能发其蒙，故初近中刚，为刚所包，遂有发蒙之说。因众阴之蒙顺附于阳，故坎阳亦遭其蒙蔽，止一亨字为刚中言耳。“初筮告”，释曰“刚中”，明二为卦主。比原筮曰刚中，明五为卦主也。“再三渎”者，初承阳、比阳，故告之，五犹与二相应，三、四则乘阳不敬，又不相应，是烦琐渎乱蒙昧之人而已，故不告。互坤先迷，蒙义也。

一以告为告五，一以渎蒙为教者之渎，皆非。旧说以问者之渎解“再三渎”，以渎蒙者作教者之渎，解“渎则不告”，然细玩词旨，止是刚中之二包初应五，与他爻无涉耳。“养正”二句，释利贞，二中正，五亦中正故也，亦见得渎则不告之爻均非正也。然卦取童蒙，辞取初筮告、再三渎之象，亦有少成若天性、老大迄无成之义。盖《周易》止以象告，无理不可通也。据童蒙而论，所争在诚与不诚；据教者而论，所争在养之豫不豫。须兼时位说，不可专指位说。盖刚中之说，即有孚心亨之义，而赤子之孚诚固未散而不杂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山，艮；泉，坎也。不言水言泉，泉者，水所自出，据山下言也。山、泉皆象也，若山下出泉，果足尽此卦真义，则爻爻皆宜明山下出泉之义矣。真义如在《象》辞外，则《象》义明矣。盖一阳亨于坎中，为阴所蒙，亦如泉水为山所蒙，不能一泻千里，故取蒙象。然阴虽蒙阳，阴固藉阳以亨；山虽蒙泉，泉固由山而出，则出者泉之亨机也。下蒙字是泉之蒙，非卦名之蒙，亦如地势坤之坤止取顺义，与健字对言耳。凡《象》中之卦名莫不皆然。自来认为卦名，以君子为效法，皆未察“象”字耳。其将以山下出泉为君子所法乎？凡《象》中上段皆即物理以象卦德，下段即人事以象卦德也。

“果行”从阳性善动而出，“育德”从水之滋养万物而出。果行象阳之能亨，育德象阳之能亨而并能发蒙以亨及群阴。屯之“经纶”向谓承屯来，不知屯字止是“难”义，特足云雷之义耳，若经纶则困难而求亨者也，解为效法，“难”固非所愿法，云雷何可

法乎？此之蒙字止是不能骤达，若“果”、“育”则自修而求通之砥励也，蒙中原无此义，将何法耶？《彖》中取发人之蒙，此言自修，亦不同也。屯五居天位，以天下国家为任，故象经纶；蒙二居地位，是独修为己任者，故象“果”、“育”，《彖》言教人，亦学、海事也。

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 说，虞本读如喜悦之悦。初发成兑，兑为说。吝，《说文》作避。

此爻独用一发字，可知所发独此爻也。阴非阳不发，九二独言包，凡包皆自外包内，便可知是包初。初为二包，阳德善动，水性下流，故能发初。坎初入于坎窞者，此也，“初筮”之告，便是此爻之发。阴而居下，蒙之甚者，刑罚立而教化行，用刑正所以发之。变兑为刑人，坎为桎梏，刑具也，在足曰桎，在手曰梏。坎为穿木，互震足见艮手，用桎梏象。又伏离见震，有噬嗑折狱用刑之象，故丰、旅、贲皆言狱。“说”即脱字，脱桎梏，不用刑人也。变兑为悦、为毁折，坎象毁折，故脱桎梏。虞翻作喜悦。吝者，利之反，小疵也。和悦而脱桎梏，安能发蒙。“说”如字读，谓言至行不至，亦可。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坎为法律，不释脱桎梏，便知下句止是反言，以足上意。

九二，包蒙吉， 郑作彪，文也。石经、陆作苞。 **纳妇吉，子克家。**

蒙卦以二爻为动用之主。包，裹也，凡包皆外包乎内，非阳包阴，则阴包阳，若阴与阴、阳与阳同性同德，合一不分，皆不言包。泰、否、姤皆外包内也。包蒙，包初也。故《彖》曰“初筮告”，而初亦遂言发蒙，即“敷教在宽”意也。然二阳亦被阴蒙，如师二之在师中，以为刚中，便兼三四蒙二、二包初两义。凡爻俱兼时、位及承、乘、应、比看之，包蒙，据承者言，吉即亨也；纳妇据应言，应五，互坤顺应而且顺为得妇道，故吉；克家据本位言，蒙以众阴，有担荷众事象，中男有刚中之贤，又居下位而克任上事也。

《象》曰：子克家，刚柔接也。

刚中而上下皆柔，故言接，不专指应也。“刚柔接”，所贵在中，不亢不抑，得调剂之宜，治家之善道也。克家、纳妇皆一义，故不连释。接与际不同，际言时，边然之遭也；接言位，指我之应物说。

六三，勿用取女， 虞作娶女。 **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互坤变巽、兑，皆女象。二乾爻，乾、兑，皆金，震长男，夫象，故称金夫，指二言也。阳性上行，三居震上，二动而干之，是夫以金赂己者。三阴柔不中，正应虽在上，性止而不能相应，三居坤顺之下，有坎水下趋之性，又变为悦动，二阳又动而相比，故有“见金夫，不有躬”之象。屯二本应五，初阳动而干之，故亦有乘马婚媾之象。但屯二中，蒙三不中，屯震木上升，蒙坎水下注，故“不字”与“不有躬”异也。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顺也。

震，行；坤，顺。顺化而动，变兑毁折，故行不顺，此归罪于三也。

六四，困蒙，吝。

困蒙者，终于蒙昧不开明也。四上下皆阴，居坤迷之中，远阳无助，又无应比，故可羞，通于未济，故困。

《象》曰：困蒙之吝，独远实也。

阴为虚体，得阳而实，无应无比，故远实可知。《周易》贵阳。

六五，童蒙，吉。



此即《彖》中童蒙，艮为少男也。柔中居尊，互坤顺，变巽以应二，是专心资刚明之贤者，故吉。

《象》曰：童蒙之吉，顺以巽也。

由坤变巽，故曰“顺以巽”，正“远实”之反，所以吉。

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御，荀作卫。

凡阳皆有动义。击者，阳动于外也。二为阴所蒙，故言亨。卦外而动，非有所蒙，故言击。治蒙贵刚，今刚上而众阴顺伏于下，故曰“击蒙”。应坎盗，伏离戈兵，艮手持兵，击象，互坤顺，变亦坤顺，顺手而用戈兵，则御寇之利，非寇之利矣。艮止，故言御，中有师象，故言击、言御。

《象》曰：利用御寇，上下顺也。

中爻坤，下顺也；变坤，上顺也。坎寇。互坤以上承下，顺也。中爻坤，上顺也。



乾下坎上

需，须也，有所待也。人之待养唯食，故又谓食为需。论卦象，水在天上，未下于地，必待阴阳酝酿，然后成雨，需象。论卦德，以健遇险而不遽进，需义也。

需，《归藏》作渚。李阳冰作两天，郑玄读秀。有孚，古一作专。光亨，贞吉。利涉大川。

需，待也，以刚遇险而不遽进，待之义也。孚，信之在中也。五坎内实，阳刚中正而居尊位，有孚得正之象。互离，光象；坎心，亨象。屯、蒙以阴裹阳，而阳爻中正，所重在亨，故谓屯、蒙得坎之亨。需、讼皆涵天德，而阳爻中正，故谓需、讼得坎之孚。贞，正也。五刚中正，为需之主，正象；大，乾象；川，坎象。坎水在前，乾健临之，乾知险，涉大川象。唯知险，所以能需。又互兑覆巽，坎水而加巽木，亦涉川象。盖有信、正之坎，临以知险之乾，中互离明，所由光而能通，而获吉、利也。

《象》曰：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需，有孚，光亨，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郑、虞作莅乎。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险在前，不可轻进，当需时也。知险之乾临之，刚而且健，加以离之明，坎之通，则不冒险以进，而不至于困穷。位天位，释“有孚，光亨”字，坎在乾上，阳居五位，主坎之动用也。“正中”释贞字，二则言中不言正矣。“往有功”，即坎《彖》之“往有功”，吉在其中矣。

《象》曰：云上于天，王肃作云在天上。需，君子以饮食晏乐。

阴阳和而后雨泽降，云上于天，是地气已升，将雨之候，待之可也。此本上句来，非卦名之需。饮食养气、体，晏乐养心、志，有待时以动意，待字却在言外，物理、人情莫不如此。虞翻曰：坎水兑口，水流入口，为饮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乾为郊，广大旷远者也。健行而遇险，故宜需。郊未近险，健行处下，故曰需郊。发久不变曰恒，利用恒，安常守静、不变其素以待也。方在需初，虑其不终，故云然。需郊从遇险来，“利用恒”从需来，“无咎”从用恒来。雷风为恒，初固震、巽之爻也。

《象》曰：需于郊，不犯难行也。利用恒，无咎，陆无“无咎”二字。未失常也。

难处不犯，即不冒险以进也。未失常，不失需之常道也。

九二，需于沙，郑作泄，孟喜作沙衍。小有言，终吉。

沙则近水，需沙，渐近险也。渐近于险，虽无患害，已小有言矣。变阴故称小，互兑口，小言象，谓众人见讥也。化离明变之既济，明哲保身，不为险陷，故终吉。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衍，古作義，義音衍。虽小有言，以吉终也。

矣鲜谓衍即水字，旧说作宽字，解谓以宽居中，不急进也。谨按：衍者，水溢也，多也。文之重出者称衍是也。上卦坎中爻变坎，所变之坎在中，故曰重出之水在中也。水本险义，重出则险甚，故可畏。论全象此为中爻，论下卦又居卦中，故称中，重险在中，故宜需。若泥则陷矣，故象致寇。在中与在外相对，则衍字与灾字相对，便含有难犯之义。观“小有言”上添一“虽”字，便本“衍在中”来，“以吉终”谓衍退而既济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郑：寇作戎。

泥近水将陷之象，坎为寇，近与坎接，互离戎兵，致寇象。三居健极，才位俱刚而不中，故有此象。敬慎惕若，故不言凶。方与坎接而以为寇至，水性下趋也。

《象》曰：需于泥，灾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败也。

坎在乾外，故曰“灾在外”。坎盗而我近之，是致寇自我也。因在外，与在中不同，故象盗。敬慎者，乾之惕、离之敬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坎水互离，赤色之水，又近乾之大赤，故象血。血即坎，非见伤也。坎隐伏，又当坎窟之爻，故象穴。出与入对，坎终陷之深，故入；坎初陷之浅，故出。动于爻中则必出，动于爻外则必入。言虽需血，柔得其正，需而不进，故有出穴象。坎本陷而言出，以阴爻两开，本有穴象，乃承、乘皆阳，又应初阳，动复变阳，故有出穴象。近坎者以为寇，出坎而三爻皆吉，四上有应，五中正也。

《象》曰：需于血，顺以听也。

承、乘阳而所应又阳，阴以顺阳为义，故曰“顺以听”。坎为耳，听象；听者，听初也。

九五，需于酒食，贞吉。

坎水，酒象；互离，水在火上，酒食象；互兑，食象；在兑口上，未曾入口，需象。凡事容有不当需者。酒食，人待之以养，于此需之，故正而吉。向作已饮食说，亦非需义。贞乃爻德，不是戒词。

《象》曰：酒食贞吉，以正中也。

此释“贞吉”字。《象》之“正中”，正指此爻。正中当是中正方叶。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

穴谓六，入谓上。穴，需终之阴爻；入，需终之事。四、上皆阴爻，在内变阳，故出在外，穷极故入，需极将不需，故有陷而入穴象。我为主，应为客，下应之三阳具健行之性，故不速而来。一卦之末，故言“终”，至健知险，可以拯溺，故“吉”。曷由知其来也？待人而不至，犹将需之，今需之终矣，非其既来乎！因需终而知来，因乾阳性上而知来，因三阳而知为“三人”，因健行亲上而知为“不速”，此周公立象法也。敬者，阴顺阳也；终，位也；吉，健而不陷也。变巽故言入。凡卦至上爻，下卦三爻皆应，细观当自知之。

《象》曰：不速之客来，敬之终吉，虽不当位，未大失也。



不释入穴者，入穴是陷之最深、需之最久，已具“上六”字中，故不释。三人位应上六，故曰“人来”。五既中正，则当位矣；上不当位，止是不中正，非论阴阳也。本爻之象，入穴二字尽之，“不速”至“终吉”，因入穴而推出全卦之象也。不当位释入穴未大失，因不当位而推出不速客来敬而终吉之义。《焦氏易林》引不速客来指为盗贼，然此属坎爻，下又言失，或古传指盗也。



坎下乾上

讼，争辩也。论象，天上运、水下流，其行相违，讼则相违者也。论德，上以刚凌下，下以险伺上。据一人言，内险外健；据两人言，此险彼健。险健相持，均欲求胜，必讼之道。

讼，有孚，窒惕，窒，马、郑作咥，咥，觉悔貌，马读作蹇。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

孚，诚实而无诈伪；窒，窒塞而能含忍；惕，戒惧而畏刑罚。皆一阳内陷、通中而自动之象，故下便曰“中吉”，得半自止，正由孚窒惕故也。得半即归遁之义，不终讼也。二中实，孚象；溺于二阴，窒象；坎加忧，惕象；刚居二，中象。刚虽沉溺，有孚见窒惧而得中象，故吉。中即中正之中，不可以惕中连读，方合卦义。终凶，乾在外之象。五称大人，互离，利见象。互巽木，见坎水，本可涉川，值三刚在上，阳实阴虚，遇巽风，舟重遇风必危，故入渊。入，巽也；渊，坎也。以刚乘险，以实履陷，故不利也。

《象》曰：讼，上刚下险，险而健，讼。讼，有孚，窒惕，中吉，刚来而得中也。终凶，讼不可成也。利见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渊也。

健而不险必不生讼，险而不健必不能讼。下卦称来，二居柔得中，故能有孚，而窒而惕，及中而止。吉者，无讼之吉，非讼之吉也。此释下卦。坎陷居中也，终则极而至于成也。此释上卦。乾健不已也，乾健故有终，五之元吉利见者也，故以五为善听之主。此释九五爻。入，巽；渊，坎也。阳实而遇坎陷，舟重遇风故危，此冒险兴讼陷身之象，通释上下卦也。

《象》曰：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

天上蟠，水下润，天西转，水东注，故行相违。《易溯》曰：横图乾一坎六，后天配洛坎一乾六，故曰违行。煦按：一生六成，水数也。而先、后天彼此互易，可悟天一生水之理。元公曰：洛书乾与坎连，而乾飞离不飞，坎其气不亲也，故天水为讼、天火为同人。煦按：谋始者，乾知大始、乾始美利也。讼卦得名由内险之二，然上有刚健中正之大人，不可不察，又缘中吉、终凶，故欲谋始，始之谋否，终之吉凶系焉，惧其终违故也。天水违行，与讼何涉？特取物理相违，以象致讼之由。作事谋始，与讼何涉？特取人事之不欲相违，以象无讼之由也。卦义原不在此，故曰上下辞皆象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

事但言初，则“不永”可知，如盗言初犯是也。凶事不永，则终吉可知。讼本以言争，今但小有言语辩白，则事之不永可知。讼与比初同是阴爻，讼不永而谓为“终吉”，比“终来有他吉”，终来与不永何顿殊耶？亲附者欲其始终无异，乃由后溯前，知非半途力屈之事，故本有初知其终来有他吉；相违者原不欲有终，故由前逆后，知但能有初者必终吉。卦殊故义殊也。小谓六，变兑口言，象讼。六爻俱说时上道理，因卦辞有“中吉，终凶”，故《象》辞亦言“谋始”。

《象》曰：不永所事，讼不可长也。虽小有言，其辩明也。

长即永也，兑口故辩，离明故明。

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克，胜也，自下讼上，不克而还，故曰归逋，逃避也。坎为隐伏，逋象；邑人，坤象，详谦卦。以坎化坤，由动反静，坤称邑，又阖户象，互离又伏离，离居三，三百象，言邑小也。二刚居柔，得下之中，未到极处，又非五敌，故有半事中止象，卦辞“中吉”正指此爻。无眚即中吉，坎为眚，变坤故无眚。

《象》曰：不克讼归逋，杨易谓，不克讼归逋，句。逋也。自下讼上，患至掇也。郑作掇，谓心忧，迭迭也。杨易谓掇下有阙字。

逋谓不与之讼也。掇，拾取也，义乖势屈，祸患犹拾取也。此言不克讼之故。

六三，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

旧德，旧日之恶德，怀恨不平，思欲报复，故兴讼。食者，吞声不言之意。互巽覆兑，食象。上应刚强，终讼不回，不免常受侵扰。三阴柔自卑，故有食人旧德、含忍不报象，所由终不已害而吉也。此与坤三同辞。乾坤得类，故言其合而含章；天水相违，故言其相忤而含忍。“贞厉”与“可贞”同，贞，柔德也，厉，乾三之德，相得故止曰贞，相违故不免于厉。三，故言终；无成者，阴柔也。互巽变巽，“或”象；互离日，应乾，君王象；王事谓忿争之事，坎终接乾应乾，故为“从王事”。阴柔有余而刚果不足，安能有成？二处中，不终其事，则曰无眚。初不永、三食德，皆阴爻，所以“终吉”，此只正接乾处说道理，故止曰“无成”而不曰有终。

《象》曰：食旧德，从上吉也。

从上者，从上九也。阴以从阳为事，既从，则虽有恶德，自必含忍矣。从上与从王事有异，从王事谓接乾也。

九四，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

不克讼，谓居乾后而独应阴也。复，返也。命，天命。此巽爻，故不曰理而曰命。复与小畜同皆为震爻。即，就也，去其忿争、返就义命也。渝，变也，四变互震，有变动象，故随初亦言渝。渝安贞，变其忿争，安于正也。四居阴变阴，虽离险，即健处乾，最后当在渊之爻，故有退象，亦如三当坤三，故从王事无成。

《象》曰：复即命，渝安贞，不失也。

不失者，本有而未失也。初，下卦始；四，上卦始。始事便改图，故初言“不永”者，谓讼也；此言“不失”者，常道也。

九五，讼，元吉。

乾五变坤五，故同称元吉。坤化乾而有善，乾则刚健中正，自有之善。阳健居尊而得中，是听讼得其平者，故善而吉。

《象》曰：讼元吉，以中正也。

中则听不偏，正则断合理。煦按：上有讼字，不作听讼说亦可。

上九，或锡鞶带，王肃作鞶。终朝三褫之。郑作“三褫”，与褫同，拽也。晁氏曰：如拖绅之拖，徒可切。

鞶带，大带，命服之饰，男鞶带，女鞶丝，革为之。或者，设辞也。乾为衣，又为圜，带象。乾君居上，变兑口，应爻巽，命锡服象。互离，朝象，应离居下卦之终，终朝象；互巽，月窟，月初见，亦朝之终也。乾三言终，谓居下卦之中，变离互巽，此之“终朝”。居上卦之终，与离巽应也，离居三，三象需上三人，谓下乾三爻，此正需下转而居上，特在相违卦中，故曰“三褫”。褫，夺也。坎为盗，变兑毁，褫夺象。命服岂以赏讼，特设言耳，极言讼不可终也。言设若能胜至受命服之赏，亦必不能常保，此即终凶之意。



《象》曰：以讼受服，亦不足敬也。

纵受亦不足敬，况褫夺随至，其不可终朝明矣。



坎下坤上

师，众也。地中有水，百川附地，众象。论德，则内险外顺，险道而顺行，师义也。论爻，则阳处下中，五阴顺之，统兵象。五柔居上，顺而从阳，人君命将出师象。

师，贞丈人吉，子夏作“大人”，吴幼清从之。无咎。

坎险、坤顺，坎水、坤地。古者寓兵于农，伏至险于大顺，藏不测于至静。师象贞者，二刚居中得正也。丈人者，老成持重、练达时务者。不得正则无名，不得将则黜而无功。今正而得人，故吉而无咎。

《象》曰：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崔憬：毒，古毒字。毒音笃，完厚也，从生母。毒音独，从草。今考毒音笃，毒音育，毒，亥、妹二音，毒音枚，毒音母罪切。

能左右之曰“以”。众，坤；正，坎也。“众正”言为将者，“王”言命将者。刚，才也；中，德也，言主爻也；应谓五信任专也。险，坎也；兵，危事；顺，坤也，人心服也。才足戡乱，德足服人，故称丈人。崔憬曰：亭，毒也。毒，毓、育通，若作毒害，非。行险而顺，民众顺从，故吉。师本有咎，吉故无咎。

《象》曰：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

百川之流，故有众象。一刚而顺抚众阴，故有容保象。一阳畜养众阴，与小畜一阴畜众阳同义，故有畜众象。

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杨易否即否卦之否，臧即藏字。晁氏云否多作不。

本卦五上为君，其余皆将。律，法也，号令严明、进退攻击皆有法也。师初，故云出师，出故须以律，若不律而不善，则凶。

《象》曰：师出以律，失律凶也。

失律则否臧矣。

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

师中，即刚中，六五中行，皆此中也。将不刚则怯，过刚则猛，刚中则恩威并济，故吉而无咎。

《象》曰：在师中吉，承天宠也。王三锡命，怀万邦也。

师中谓二，天谓王，承天宠，委任专也。锡以物，命以温语，是宠任，非褒功。怀，怀保，怀万邦，即群阴顺服。卦伏同人上乾，王象；下伏离，三象；互巽，锡命象，皆对应爻之象。

六三，师或舆尸，凶。

或者，设辞，变巽也。坤、坎皆舆象。卢氏曰：坤为尸，坎为车，多眚，伏离戈兵，失位乘刚无应，尸在舆上，故凶。以阴居阳，才弱志刚，无应不中，犯非其分，必致大败，此乘刚无援之象。

《象》曰：师或舆尸，大无功也。

不唯无功，且大无功，乾称大，咎归主将也。

六四，师左次，无咎。

古人尚右，故右前、左后。盖乾先坤后，故右乾而左坤。左次谓退舍，阴居阴象也。[明]夷四阴曰左（股）[腹]，丰三阳曰右肱，可知矣。四居上卦之下，故凡四皆

有退象。阳动阴静，位次亦然。三居阳，四居阴，动静不同，故爻辞亦异。度不能进，完师以退，故无咎。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知难而退，师之常，恐人以退为怯，故云然。

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杨易以“言”作“之”，非也。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

应在田之爻，故言田。坎中阳，上下皆阴，与小畜同。禽象禽，又取擒制之义，鸟兽寇盗，人所擒制也。坎为盗，禽害禾稼，故亦为盗。执者执获，坤为众，互震变艮手，众手俱动，执获象，言声罪致讨也。长子指二，震象，又丈人也，在众尊之曰丈人，在爻象则为长子。弟子指六三，长之次也。六五用师之主，柔顺得中，不为兵端，下应坎盗，故为田有禽象，应敌兴师，利在执言，故无咎。论大象，二固吉爻；论五，则二为敌应之爻，且有寇象，故利在搏执而声其罪也；论命将，则二又应五之佳爻，故又有长子帅师之说。《易》不可为典要也。

“舆尸”，来氏、崔后渠取众主之说，谓参谋者议论不一，旧说亦作参以小人之说。果尔，则帅师之长子为木偶矣。须知既言无咎，又言凶，原是一爻两象。五居尊位，下爻皆其所统，除左次无咎者不论，而怀邦之吉、舆尸之凶则判然殊矣，将固人君所命，而得人则吉，不得则凶，故于命将爻中兼发两义。长子即丈人，能帅师，则刚中顺应之义在其中；弟子次于长子，非丈人矣，故致舆尸之凶。贞谓五，中也，阳先阴后，阳刚阴柔，阳胜阴负，故凶。

《象》曰：长子帅师，以中行也。弟子舆尸，使不当也。

“中行”谓二，刚中而互震也。“使不当”，归咎于五也。

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伏乾为大君，互震伏巽为命，命即开国承家之命。坤，国象，变艮有门阙、家象。功大开国，功小承家，开国原其始，承家要其终，上六师终论功行赏时也。小人，坎盗也，勿用，震初也，是守成保邦之事，见当任贤也。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乱邦也。

无私曲故曰正，乱邦与怀邦相反。

䷇ 坤下坎上

比，亲附之卦，水附地而不离，比象。五刚居尊，众阴比附，有一人统驭、万邦景从之象，故为比。

比，吉。原筮，干宝本，比原筮，原卜也。《周礼》三卜一曰元兆。杨易：原即原泉、原始之原。坎象水原也。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

原，再也，《礼》曰“末有原”是也。比、蒙皆言筮，而“初”与“原”异。蒙，坎刚居内中，内则初之三筮所成；比，坎刚居外中，外则再之三筮所成。蒙之包初者唯二，比之亲附者唯五。五在坤、师皆称“元吉”，故此亦称元。观“不宁”二句，及《彖》辞“元永贞，无咎，以刚中也”，则“原筮”二字似当指五，然此以原筮指五而蒙之“再三”二字复何所指乎？且后夫之凶，亦在上卦，何以为元？一曰原筮指二，谓独与五应，蒙之初筮指初，谓独为二包，元善指五，永贞、无咎与后夫之后对举，即因不失其亲之义，指应五言，故蒙与比皆以刚中释之，是皆因刚中之爻而觉初筮、再筮之爻，与他爻特异耳。



元，善；永，常；贞，正也。既刚而中，吉何待言。刚中之爻，正蒙、比动用之主爻，此卦体所由定，条教号令所自出，若与诸爻相比，则有能发与不能发、能比与不能比之异，故《彖》辞遂一一分别言之。二固独应五矣，初、三与二同为顺体，四既附五，又与二互为坤顺，莫不顺而趋上，故曰“不宁方来”。上之一爻，独在五后，又不相承，故凶。凶与元永贞、无咎相反者也。

《彖》曰：比，吉也；吉也之“也”，王肃本谓衍文，非也。比，辅也，下顺从也。原筮元永贞，无咎，以刚中也。不宁方来，上下应也。后夫凶，其道穷也。

吉，比之吉也，与渐添也字同。辅谓下阴顺从，皆有辅佐之义。一说指四言，谓四独近五，下阴顺四，比于辅者，以相比也。据比义而论，唯四为能比五，故文王言比吉，孔子特添辅字，明谓四也。“原筮元永贞，无咎”，谓二也。刚中之五当权得令，四比而辅矣，从辅者又顺以相比，原筮之二又与之相应，四与二均有其吉，皆由不违乎刚中者致然，故总承之曰“以刚中也”。“不宁方来”，则初、三皆在其中，“上”谓四居上卦，“下”谓下卦。“后”谓末后所成之爻，与原筮、初筮皆论爻也，据五而论，则上独在后，故曰“后夫”。当上下相应时，上亦宜在应中，不然则何云“上下应也”？然谓之“后夫”者，或亦观望而独处后耳。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

水附地，地顺水，物理之相比也。建万国，九五下临坤地；亲诸侯，五阳下抚群阴，人事之相比也。《彖》则人比我，《象》与爻皆我比人。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他吉。

有孚，诚信也；比者，比于人也。比初贵诚，斯可无咎。又必诚信充实，自初至终，乃有“他吉”，他吉谓意外也。二与五应，自内而得贞吉，今初、五无应，比二而得吉，故云他吉，亦如损、益之五、二切近主爻，故以“或益”为意外之益。缶者，土器，中虚，坤土中虚，象土德诚信。坎水流坤，初动成屯，屯，盈也，故“盈缶”。因诚信充盈，故知有终，因在内，故称来。初在比中亦亲附之爻，特远五无应，却能比二，比也者，既久而不暂离之义，若使其后有违，安得云比？乃亦有始初观望、势穷力屈乃始相比，其心不可谓诚，唯自初已然，方知其诚信，所以无咎。若使中路改易，曷云有初？唯自初至终无异，非极诚信者不能，故象以盈缶。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初非五应，但以初诚极，至比二而上顺，故有意外之吉。六以顺阳为美，阴德本实，赤子之心不失最初，故云然。

六二，比之自内，贞吉。

内谓内卦，自内而比，不失己亲也。谓二、五正应，二又居内，则亲象也。别于初在应外、四疏而外比者也。

《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当比之时，殊方异俗尚有盈缶之诚，故自内者为不自失，本相亲也。

六三，比之匪人。王肃本下多一凶字。

三不中正，不能择人而比，与五又无联属，而乘、承、应皆阴，故为比之匪人。匪，非也。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伤乎。

悯之而凶可知矣。

六四，外比之，贞吉。

外谓外卦，外比谓从五，柔爻居柔，比阳得正，吉道也。本卦独九五为贤，二以正应比于内，是亲而不自失者，四以相近比于外，是疏而能从贤者，故皆贞吉。

《象》曰：外比于贤，以从上也。

五阳刚中正，故贤；居尊位，故言上；从，谓四之分义当然。

九五，显比，王用三驱，郑本作豳失前禽，邑人不诫，吉。

比之者，比人也；显比，显然光明，听人之比己也。此二字为主象，下皆显比之象。五君位，伏离日，王象；三驱，猎也，离三数，坎马驾坤车，驱象；伏离网罟，互艮手持之，又且覆师用众，逐禽之象。虞翻曰：背上六，故舍逆；据三阴，故取顺；不及初，故失前禽。

煦按：比五即师二也。师五田有禽，谓九二在田，两阴为翼，有禽象。师五动与二应，师二不动不变，禽象不失，故有禽。比五既动，阳变为阴，禽象不见，故失禽。未变者前，已变者后，故曰“前禽”。“三驱”，三阴比五而顺也，猎必合众，故于比象之。取者取而舍者舍，得失两无容心，正无私曲而光显之义。坤为邑、为众，三、四为人位，不诫，即顺比之义，私属亦喻上意也。

《象》曰：显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顺，失前禽也。邑人不诫，上使中也。

《易举正》：《象》曰“失前禽，舍逆取顺也”，今本误倒其句。

不中不正，安得光显，前之三阴，互坤为顺，上之后夫，背阳为逆，顺谓比、逆谓不比，“上使中”谓阴之顺上之五，阳使之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阳资始，故乾称首；阴处卦终，又在五阳之后，有背去之象，故曰“无首”。阴以阳为类，得阳而始有所资，背阳而去，不得所资，又穷极将反，故凶。乾之无首而吉者，乾元既到亨时，万物皆得所资，此亨时之事，非元中之事，故无首吉也。此后诸卦，皆以得阳为幸，无首则不得阳，故凶。凡卦之气皆自下而趋上，故初比二、二比三、三比四、四比五，五下四阴又顺以比五，乃上独背五而去，又无所比，故《象》称“后夫”，而爻称“无首”。首与后对，不能为首，岂不后乎？无首而亦曰“比之”，谓在比中，五又比于上也。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终也。

爻曰“无首”、《象》曰“无终”者，凡物必能有始，然后能有终，无首者，无始也，其在坤卦即“丧朋”是也。阴不得阳，不能有始，则不得所资，而含胞孕育之无基代终之理已绝，故曰“无所终”。

荀慈明曰：阳欲无首，阴以大终，阴而无首，不以大终。此言深合易理，盖阳欲无首者，欲其交阴而有所施，然后物得所资而各有其始，此即用九无首之义。然慈明不释于用九节中，此用九一节所由，仅作占卜看过。阴以大终者，谓其得资于元，翕而受之，然后能发阳之用，无成而代有终也。阴而无首，不能得阳之施，不以大终者，既不能得阳之施，则无所翕受而不能发阳之用，安有代终之理。盖阳欲无首，欲阳之交于阴；阴以大终，欲阴之交于阳。孔子赞元以“大”，至于用六曰“以大终也”，便可知阴之始终于乾矣。故阳欲无首而阴则必不可无首。

《周易》未经秦火，独赖占卜得以不废，未必非前古圣人明知后世必有焚坑之祸，故隐其事于占卜，寄其妙于蓍龟，用得传大道于不坠。学者须细心体察，其妙莫详于《函书》，兹特其约之者耳。



乾下巽上

小，阴也；畜，止也、养也。乾下巽上，以阴止阳，又一阴居四，五阳皆其所畜，以小畜大，故为小畜。又以阴畜阳，能系而不能固，亦为所畜者小，又畜之未极，阳犹尚往，皆小畜也。然尚往指阴不指阳也。

小畜，敕六切。古本一作“蓄”。《归藏》小畜作“毒畜”。陈应城引《韵注归藏》作“育”。杨易音旭。郑本：“畜，养也”。**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

亨者，互离伏坎，心亨象。一阴而五阳附之，阴阳相得，亦亨象。二、五阳刚居中，皆亨象。“密云”二句，正畜小之象。互离伏坎，云象；兑，西象；乾，郊象。泽气蒸天，得坎半体，阴在天上为云，阴居阴故曰“密云”。巽风见离日为不雨，密云阴物，西郊阴方，皆谓四因畜小故不雨。《象》中“尚往”与下降对，是阴之方行，非其既盛，故用一自字以见尚往之为巽。初若雨，则升极而降者，故上九穷极将反，乃有既雨之象。

《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健而巽，刚中而志行，乃亨，密云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柔得位”谓六居四，释小也。“上下应”，向谓五阳应四，释畜也。煦案：卦上二阳，体同一卦，不宜言应，当是巽阴得位于上，而乾初健往于上者应之也，故曰“下应”。因应阴者方始有初，故有“密云不雨”之象，云固雨之初也。内健则果决，外巽则和顺，又二、五刚中，可以伸必为之志，故曰“志行”。健巽刚中志行，是亨之故。尚同上，天气上而地气下，无雨之时则然，雨则阴升而上交于阳，升之极盛，始降下为雨。今阴虽离地，甫至天位，犹未全交于阳，故曰“尚往”。上往与下降对，西郊，互兑也，兑居下卦，四阴由兑而升，未至天位，故曰自西郊。明在方升，未到下降，故曰“施未行”，即未下降耳。“风行天上”，命未下颁故也。

《象》曰：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风行天上，命未下行也。若天下有风，则诰命四方矣。风，巽也。虞翻以乾为德，离为明，伏坤为文。初至四体夬，为书契。乾离照坤，为懿文德。煦按：坤迷，非文也。乾二“天下文明”，文德，乾象也，又大《象》离柔来文刚，与贲同故也。懿，美也；乾，粹精；巽，和顺，皆美德。文德，德之见诸威仪文辞者。畜，聚也。德须畜，文亦须畜。

初九，复自道，何其咎，吉。

初，震爻，故言复，对巽阴言也。复有循环往来之义，故唯初爻可言，二之复，牵焉而已。复自道者，阴柔不能自主，故以比阳、应阳为美，坤以交乾为得主是也。阳则可自主矣，爻独应四，嫌于徇阴，故以复之一字离应而著循环之旨，又以为自其之道，明阳得自主耳。“何其咎”，阳刚独断，本无咎也。

《象》曰：复自道，其义吉也。

既复而循不息之义，乃乾道之自然，义即道也。

九二，牵复，吉。

非震爻，何云复？因初为复，爻牵连而及故也。如云牵于初，复而升进耳。宜曰初从巽复，二从初复，巽为绳，两绳相引曰牵。

《象》曰：牵复在中，亦不自失也。

“在中”者，兼上下爻明牵复之义；“亦”者，承初之辞。初阳刚正，不徇乎阴，得

自具之道而不自失，此亦牵复于初不自失也。

九三，舆说辐，古亦作輶夫妻反目。

辐，轮也。乾为圆，又健行，圆而健行在下，辐象。变兑毁折，脱象。舆去其辐则不能行，此卦爻爻有行意，故卦辞言亨，乾德上升，巽性善入，曰牵复、曰以邻、曰积载，皆行象。脱辐独象不行，以能畜之。四在前又应，既处之爻也。下曰“夫妻反目”，便知是受制于人，非阳刚本性。大畜之輶与辐不同。輶乃轮旁系木，辅车而行，脱易设亦易，是有待而行，非不行也。

虞翻曰：豫震为夫，巽为妻、为多白眼，离为目。离火动，上克乾金，反目象。荀爽曰：妻乘夫不正，互睽反目，不相视也。三、四初时阴阳比悦，及变兑口舌，巽不果多疑，又夫内妻外，妻乘其夫，三反见制，故反目。盖阳性上进，终不可畜，故小畜止畜得九三一爻。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男外女内，位之正也。今男内女外，妻乘夫，故不能正室。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马云：血当作恤。晁以道云：古血作恤。无咎。

大象离、互离、伏坎，皆孚象。坎为血、为加忧，“血去”谓去其体之见伤，“惕出”谓出其心之见惧，谓坎象隐伏，又据变爻言也。未变伏坎，有血、惕，既变成乾，何有血、惕？此爻独为卦主，承五应初，又乘、承皆阳，协助者多，虽乾金上进克巽木，宜有血、惕，然与五阳合体为巽，巽性顺入以容之，阴阳相悦，若可伤而终不至伤，若可惧而终必无惧，故有此象。观《象》曰“上合志”，便知与上、五阳同为巽体，得五之助，故无咎。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五为坎爻，得刚中志行之亨。此伏坎，有心亨之义，故曰“上合志”。若兼上二阳，则上爻不宜言志。且六十四卦中，不应、不比者何能为用爻之助。

九五，有孚挛如，挛，陆氏《释文》“力端切”。马云：连也。子夏作“恋如”，云思也。富以其邻。

五坎爻，大象离、伏坎皆孚象。挛，缀缉也，相连固结之义。巽为绳，五变艮手，挛象。富谓四，阴有形可积也。五与四比，挟阴而有之，五之富也。三阳同德，称邻。先天图乾、巽相比，故称邻富字，详具谦卦。邻字详见震上月窟。一阴出于乾，而乾体遂由以终，今巽、乾合体，因此一阴能止下乾，故卦名取以小止大之义。能左右之曰“以”，虞翻曰：“以，及也。”因乾性上升，仰承乎四，四固得而用之，今五挟四成巽体，四固积阴富有之爻，若五资四之富以及比邻，凡四之所用，五皆得而用之者然也，故曰“富以其邻”。荀爽曰：五以四阴作财，与下三阳共之，故曰不独富。观此之“富以其邻”，指四阴畜乾而言，故知四之合志，断指五之一爻。

《象》曰：有孚挛如，不独富也。

以此一阴与下三阳共之，故曰“不独富”。

上九，既雨既处，尚德载，晁氏曰：卜、京、虞皆作“尚得”。妇贞厉，月几望，讹作“近望”。孟、荀、一行本作“既望”。君子征凶。

畜极变坎，故雨。处，止也，巽性既进而退，巽风吹散其雨，“既雨既止”之象。尚同上，“尚德载”，三阳为德，互伏坎，下乾为舆，变坎亦为舆，上变需，与三人同义，皆指下乾，乾为德，德载谓积三阳而载，以上往，故曰“尚德载”。大有“大车以载，积中不败”相同载字，便兼积义，因此卦所畜本小，故至穷极之爻，而曰“德载”，言其多也，与大畜“何天衢”相似，亦如通卦言“密云不雨”，至上而言“既雨”



耳。天下可积而载者，唯文与德，故《象》辞遂兼言文、德，便是畜义。此言德不言文，小畜所重止在德耳。巽妇畜乾夫，以顺为正，今坎成巽坏，失巽顺而为险陷，危厉之道，故始贞而终厉。互离日变坎月，巽伏震，互兑，震东兑西，日月相望。

煦按：望，谓乾也。月必至望，始见三阳纯乾之象。几，近也，谓望前之近望者，为兑阴之终，即乾先三之始也；望后之近望者，为巽阴之始，即乾后三之终也。此义自具先天图。亦犹夫“德积载”、“三人来”，全为下乾立象。《易》言“几望”者三，皆不离兑。巽、归[妹]五下兑互巽，五又变兑，阴终而又始，故言几望。[中]孚四上巽下兑，其阴一始一终，故言几望。阴之始终必交于乾，故此卦借月以言。乾三阳，故称君子，畜至德载，则所积已重，变坎车应兑毁，则载之者难，故征凶。亦如论《彖》舟重遇风之说，因此卦亦有天水之爻也。变坎为狐疑。

《象》曰：既雨既处，德积载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坎习积象，坎为狐疑，此是畜之极处，故添积字，当积载之后而言征，坎舆巽舟，载重而遇兑毁，安得不疑。



兑下乾上

履，在下面人所践履者，又礼也，礼以下人，故以履为礼。此卦两体一柔居下卦为用，故通卦皆取自下奉上之义，而自上乘下之义反轻，非用爻也。天尊于上，泽卑于下，履象。内和外刚，礼严而和，象伏谦，谦用爻亦在下，故曰谦以制礼。《杂卦》曰：“履，不处也”，故爻爻皆有行义。

履虎尾，不咥人，亨。

虎，兑象，以柔下刚，则在上者蹈藉乎下，故曰“履虎”。兑象和悦，三乃未爻，故曰“尾”。伏谦，谦之下艮亦曰尾也，所履者和悦柔顺，故“不咥人”。虽以自上履下为义，而和悦柔顺中便含礼意，《彖》辞所由有以柔履刚、悦应乎乾之说。此与讼初旁通，“履虎”即“小有言”，“不咥”即“终吉”，皆先后相悬、凶吉异等之象。上履而下委婉，两无违忤，故亨。

《彖》曰：履，柔履刚也，说而应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陆绩自“刚中正”以下，作疾。杨俱改入《文言》。光明也。

柔履刚，即柔下刚也。履即冠履之履，与大《象》同，如云礼下于人耳。为用爻在下，和悦恭顺乎上也。悦而应乾，有何违忤？故《象》辞有“上天下泽”、辨定之说，为用爻在下耳。因其悦而上应，故乾之乘藉乎此者，自无危机，所由不咥而亨也。因履刚悦应，上得安处其位，故又有“刚中正”履帝位不疚之象。向来但作践履说，误也。盖履刚悦应是就兑之悦应而见仰承之无忤，履虎不咥，是就乾之下蹈愈见和悦之感也，皆明亨故也。“刚中正”指五言，五，帝位也，即《象》辞“上天”之义。“不疚”者，悦而在下故也，总为用爻在下也。光明为互离也。

《象》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天尊泽卑，重下泽，不重上天，为用在下卦也。泽安于下，得恭顺事上之道，故谓履即是礼，“辨上下”以严天泽之分，“定民志”使安上下之常。然但曰“定民志”，不及上字，则用柔益明。

初九，素履，往无咎。

素，白也，亦为平素，犹常也，即不饰不雕也。阳下居初，未为物迁，故称素履，

犹云洁素平常之礼。礼贵善下，在下故“往无咎”。往，阳德也，此卦阴在乾下，有似乾人之足，故爻皆言行。

《象》曰：素履之往，独行愿也。

无应、无比，故言独，即比卦应外之说。素谓在下居初，凡物皆始微末盛、始小末大、始清末浊。非中爻，故言愿不言志。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

变震足，履象，又为大涂，坦坦象。道本四达，居中而可四达，故言道。居互离之下，故言幽。二，人位，故曰幽人。与归[妹]二幽人同在下得中，故幽人贞吉。二与四同，二坦坦、四愬愬者，二中、四不中也。二、五皆中，二贞吉、五贞厉者，二刚居柔、五刚居刚也。阳处阴位，得谦而在下之礼，故六爻皆阳处阴位为美。

《象》曰：幽人贞吉，中不自乱也。

中德在内，则见内重而外轻，故“中不自乱”，谓无应而不失中也。爻变，则震动于下，艮止于上，而中仍如故，故为“不自乱”。但曰“中”，则“幽人贞”三字皆释之矣。

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

互离目，不正，遇兑毁，眇象；伏震足动于乾人之下，不正，遇兑毁，跛象。侯果曰：三兑爻，互见离、巽，离目、巽股，体俱非正，虽能视，眇目者也；虽能履，跛足者也。仲虎曰：归[妹]初跛，不中也；二眇，不正也。此并书之，恶不中且不正也。三，人位，正居兑口，乾人之足动于虎口，咥人象。互离兑，水火相刑，巽兑金木相克，亦咥人象。三变，六爻皆乾，以兑悦离文变而刚猛，武象；三，人位，武人象。阳大阴小，阴变阳，大象；变乾，大君象；乾动而有为，为于大君象。《周易》无闲字，诸解竟说“为”、“君”，置“于”字不论，非也。况五君正位于上，一卦中岂有二君？当知此即“或从王事”之爻，缘经文之事，非纬武者所能，今大君之事，武人竟欲为之，是即眇视跛履、妄作妄为、履虎之象也。盖阴柔之才，本宜守分，乃居刚志刚、变刚应刚，亦妄而已矣。

《象》曰：眇能视，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与行也。咥人之凶，位不当也。武人为于大君，志刚也。

不足者，阴人之才；不当者，柔居刚也。爻以位为志，志刚言妄而不安分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马融作}终吉。

三为用爻，四上乘之，故亦称履尾。愬愬，畏惧貌，四乘柔居柔而上逼至尊，故以恐惧而致终吉。三才柔暗而志刚猛，故触祸；四才刚猛而志恐惧，故免祸。

《象》曰：愬愬终吉，志行也。

此震爻，变亦互震，故言行。互坎伏离，故言志。“志行”者，柔顺以事刚决之君，得行其志也。初独行远君也，四志行近君也。

九五，夬履，贞厉。

夬、履皆乾兑相易，在履而当夬位，所履之卦又见夬象，故称夬履。夬，决也，慨然以天下为任，主张太过也。《彖》言全象，见其刚中正，故善之；爻专言五，动变成离，则又明燥而愈夬矣。

《象》曰：夬履贞厉，位正当也。

位当而亦云贞厉，伤于所恃也。又下卦悦体，因悦而成夬，故兑之，九五亦云位正当。



上九，视履，考祥，郑、陆、晁氏皆作“祥”。其旋元吉。

此与在下之用爻相应，离日当履位，故云视履，谓行路而看足下也。考，成也，作稽考亦可。祥，善也，变兑和悦，故言祥。蹶趋冥行，常多蹶蹢，今视其履者，欲成其善也。乾德健行，亢当有悔，将复之爻，故言旋。旋，转也，行之圆转也。视履以成其善，故行之周回处，无不善而吉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庆也。

大即元，庆即吉，乾故称大。此卦亦具天火之象，故言“大有”，以火照天，何所有之不见。此卦居阴者固佳，应阴者更善。

卷 四

周易上经



乾下坤上

先天，乾坤正位而始终之；后天，坎离正位而始终之。后天即先天之交，乾坤之二用也。上经发乾坤之用，河图先天之妙也；下经发坎离之用，洛书后天之旨也。天处地位、地处天位，交象。泰，通也。泰在混沌时，否则天地定位，在两仪之候，故泰先而否后。

泰，小往大来，吉，亨。

小阴大阳，往来以内外言。卦爻将成，来必在内而始克有初；内爻既成，往必出外而各成卦体。阴外故“小往”，阳内故“大来”。先言小往者，阴阳之理流行不息，小者不往则其位不虚，而其来无地。刚健发越之性，既来于内，则万物之资始有基，故吉而亨。亨者，健行之性，不终秘也，其不具四德者，泰在天气既施后，故不言元，止言亨，仍未到资生时，故不言利贞。

《象》曰：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
杨自“内阳外阴”下改入《文言》，余卦天地、日月、四时、圣人、万民、万物之类，杨俱改入《文言》。

天地以气交，上下以心交；阴阳以气言，健顺以德言。此造化之“小往大来”。君子小人以类言，此人事之“小往大来”。内外释往、来，阴阳、健顺、君子小人释大、小，而吉亨已在其中。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财同裁，五阴故称后，道言其用之广大，宜言其用之当然。因天道流行而裁为春、夏、秋、冬，因地道广远而裁为东、西、南、北，皆裁成之，使不过也。春生、秋敛，合天之运；高黍、下稻，相地之宜，皆辅相之，赞其不及也。“左右”，经纬错置之义，左法天旋，右法地势，扶植以遂生，辅翼以复性，俾如天地之通泰也。

乾坤之后，屯作君，蒙作师，需饮食之，讼刑政以治之，师武以戡乱，比文以附众，至富教全而文德懿，礼教行则泰运成矣。

初九，拔茅茹以其汇，郑本茅音苗。汇，古文作萑，董遇本作萑，又傅氏注云：汇，古伟字，实当作萑。征吉。

此震爻，中互震变巽，阴木，故象茅，在下故象茹。茹，根也。下动故象拔。三阳

同类，流行不息，故象拔茅茹。此与六五归妹皆兼互卦言象也。汇同谓，以其类多，故借为类字。一曰草木葇荂貌，言拔动一茅，根茹相连，同类而起。征，震爻也，与四之行同自下升上，四顺应而不违，进皆得志，故以其类征吉。

《象》曰：拔茅连茹，志在外也。

志由震动而见，外由四应而见。

九二，包荒，石经包荒、包承、包羞俱作“苞”。郑本作荒，水广也。虞曰：大川也。郑玄读为康，云虚也。用冯河，冯、凭通。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

来氏以包为包初，以亡为亡初，乌知两物各异始可言包，若阴与阴、阳与阳，同体不分，何能相包？蒙与姤皆阳包阴也。又必外可包内，内不可包外，内与内何能相包？当知卦爻各有主象，其下物理、人事无非释主象而已，详具《函书》。

荒者，坤地旷邈之形，又草木附地荒秽之象，若八荒、大荒是也。乾阳居中，坤阴外包，九二又属中爻，是生气含蕴于坤中之象，故曰包荒，如云为荒秽者所包耳。此二字主象已完，下面人事、物理无非包荒之义。二坎爻，变又互坎，故象“河”。乾健利涉大川，故象“凭”。“不遐遗”即不我遐弃，遐谓相隔远也，不遐遗谓五应也。变坎尽处，方为六五，以健升之性赴必应之爻，故为“用冯河”。不遐遗健行之性，不能停蓄，故有朋亡、得尚之象。尚同上，中行指五，朋本相资得助之称，此则谓三阳相连也。朋亡者，绝类而行也。二变离成乾坏，故朋亡。上者乾之升，性也。通象全言应五，故包荒二字先即据坤言主象。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略中三句，独以“得尚”句承之，可知主象之外止是一义。上面提包荒，下独以得尚自承之，可知下段全是包荒之义。大乾德光，变离也，玩“光大”二字可知。朋亡便具中德无私之义。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杨易、古易用“无平不陂”，程传从之，今易用“无往不复”，本义从之。案衷兼用二句。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陂，倾邪也。平、陂以地形险易言，往、复以天气往来言。爻本乾坤相际，故先列乾坤两象以寓必合之旨，然在乾三只以“无往不复”为主象，因与坤接，故先言平、陂引起之下三句，皆相接之象。“无平不陂”，险者由易者相形而见，则地不可以一形拘矣。“无往不复”，乾德循环不息，则天不可以不迁论矣。乾德上升，天与地接，故云然耳。

艰与屯难同义，刚柔始交也，贞，正也，阴阳合德，何邪之有？恤，忧；孚，信也。更革之际，乾惕君子当有一番震惧，故曰“艰贞无咎”。然阴阳得类，自必契合，故曰勿用忧恤，其必孚也。坎离，天地中交也，此正天地中交，故皆言孚。互兑变兑，食象，食有形，坤象，饮食自外入腹，所以养内，兑口承坤，故象之。《礼》曰：“饮以养阳，食以养阴”，食为阴象明矣。无坎象，故不言饮。“勿恤”二句，即无咎也。“其孚”言坤之不违于食，“有福”言乾得坤而有助也。向作泰终否来说，竟以坤卦为不美矣。无坤何由成泰交乎？如使泰中可言否，否不可废乎？泰三便可言否，否三何不言泰乎？甚矣其误也。

《象》曰：无往不复，古易、《释文》用“无平不陂”。天地际也。

不举“无平”句，重主象也；不举“艰贞”三句，义在“无往”句中也。诸爻小《象》皆是如此，非略也。上与坤接，故曰“天地际”，与坎四刚柔际同。三、四为内外



之交，俱从相接起义，此通例也。

六四，翩翩，古作翩翩，《释文》作篇篇。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

此与三，皆天地之际，故各说相际之理。互震变震，有动象，翩翩如需之三人，谓三乾也，此二字为主象。坤有形可积，故言富。《系辞》以富有言坤，是也。不富者，下邻三阳，为翩翩上往者所变，不成坤体，邻比接之，称阴为阳，变阴之所挟，不能自保，揆厥由来，实由邻起，故曰“不富以其邻”。小《象》失实，即不富也。四已变震，并上二爻皆不成坤，故曰“皆失实”。富字、邻字详谦卦皆字。谓三阴合德于乾之旨，但变一爻，皆不成坤，观此则阳虚阴实可知。向拘阳实阴虚之说，据此小《象》亦可云失阳乎？“不戒以孚”，见不颁戒令而已，孚信明阴阳契合之妙也。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实也。郭京《举正》作“反实”，全书从之。不戒以孚，中心愿也。

阳妙于神，阴妙于形，故《系》以富有称坤，今云富实、殷实是也。

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

中互震兑，归妹象；五帝位，震亦称帝，坤本纳乙，坤而下顺，故称帝乙。上柔顺而下从刚阳，所由称“以祉元吉”。震长兑少，故称妹，五应二，妇人谓嫁曰归，故言归妹。祉，福也，以祉，以此得福也。此全据中互以立象也。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愿也。

中，中德也。阴阳交泰，乃其所愿，故二尚五归，一往一来之义，二中行五中以行愿，正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四与阳心相契，故曰中心愿。下嫁则见诸行事，故曰行愿。

上六，城复于隍，子夏作惶，姚信作湟。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

坤土变艮土，离象；中虚外围，故象城隍。城下沟无水称隍，有水称池。坤既变艮则为径路、门阙、果蓏，城上有径路，于门阙又生草木，则城倾圯复隍象也。穷极将反，故象复。复者，因其本下而言也。无平不陂，是由平而陂，谓乾终而接坤；城复于隍，是陂而复平，谓坤终而接乾。与无往不复之三应，故亦言复。此四字主象也。

下三句则处将复之道也。坤为众，互震变离为戈兵，师象，谓兴兵动众以服之也。变艮止，故言“勿用师”。险，陂象；勿用，平象，仍是复隍之义。震为笑言，互兑口，告象，兑覆巽，命象，命出于天，乾在下，故言命，坤为邑，“自邑告命”，由近及远也。贞本坤德，厉与乾悔同义，穷极将反也，吝字不止羞义，阴道收敛，到得穷时亦愈俭嗇不中礼耳。

此象止是泰道将终，去阳最远，其志将有不同，惧其强合，故曰“勿用师”。然同体中有不戒而孚之四，有中以行愿之五，虽不克骤相孚契，犹可藉以传言，故曰“自邑告命”。然不能强合而徒以言传，虽所持甚正，嗇亦甚矣，故曰“贞吝”。

《象》曰：城复于隍，其命乱也。杨易：乱，古治字。

坤本安静，静中之动，故以为乱，与龙战相似。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俞琰读不利句，君子贞句。

否、履、同人、艮四卦之辞皆连卦名。匪人同比，指小人说，谓非同类也，故下曰“不利君子贞”，对匪人言耳。匪人得志，内据持正之君子，曷利乎？互巽行权，故不利贞，总由阳外而阴内，故下曰“大往小来”、“俭德辟难”，正为此。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

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

阴性静而居内，有盘据象；阳性动而趋外，有散越象，故曰“不交”。泰言“志同”，此云“无邦”，见人志不同必至离散乱邦也。坤，邑邦象，坤先迷，无象，阳性上达，外往而不顾其下，故无邦。据乾之违坤而立辞，《易》为君子谋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虞作不可营。

圣人立辞，《彖》、《象》、卦、爻皆是一义，自来各说道理，皆非。俭德，俭约其德，敛其道德之光也。坤吝嗇，俭象。辟难，辟匪人之祸也。三阳在外，乾为远，互巽而见遯，辟难象。禄谓坤阴有形，凡食货财赋皆象之。“不交”从上下分处说道理。“不可荣以禄”，人不得以禄荣之。坤阴趋上而日进，有欲荣以禄之象；乾阳趋外而日远，有不可荣以禄象。此又兼两体说道理。

初六，拔茅茹以其汇，贞亨。

泰初震爻变巽，否初巽爻变震，故皆象茅茹。贞者，上有九五刚健之君，三阴牵连，志在乎君。从阳、应阳，所由正而得亨。泰言征，乾阳之动用；否言贞，坤阴之静体也。

《象》曰：拔茅贞吉，志在君也。

泰、否茅茹皆从初字立象，有初则必有继，茹而有汇并及其余也。“志在君”者，初在下之义也。坤体卑贱，初又居下，下之所承，故以为君。泰言外，否言君，泰五不若否五刚健中正，故泰则统论上卦而目为外，否则专论九五而称为君。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包承，主象也。泰为交卦，则兼上下而言义；否不交之卦，则包承自是两义。包非亲内之辞，乃外而不内之辞。乾外坤内，乾动坤静，故象包；乾上坤下，乾尊坤卑，故象承。坤之“乃顺承天”是也。“小人吉，大人否亨”，皆“包承”义也。小人得志于内，君子略不之较，故小人吉。君子在外日远，故否而亨也。

《象》曰：大人否亨，不乱群也。

“不乱群”，是君子不乱于小人之群，可知“否亨”全说外乾，全是不交。不言小人，《易》为君子谋也。不释“包承”，便知下二句即具包承之义。泰卦爻爻言交，否卦爻爻言不交，爻本于卦也。凡卦辞、爻辞皆有主象，如小人二句即说包承是也。

六三，包羞。

处群阴之后，与阳最近，阳外，故为阳所包，阳外之而犹亲之，故可羞。此二字爻义已完，不更添一辞。所由知“包承”亦主象也。其小人二句，特包承中义耳。三阴皆内，三独亲阳，若小人之饰貌以昵君子，君子包之，略不介意者也。又若穷凶极恶，敢于犯正，阳独外之，犯而不校者。然二者皆可羞。凡人果相契合，劝善规过，必当明正其辞，若或外之，则是之与非皆含糊混过，故以包为外之之词。

《象》曰：包羞，位不当也。

与二同“包”，二曰“承”，而此曰“羞”，与阳近也，故以为位不当。

九四，有命无咎，畴离祉。

畴，郑作骂，杨：离与罹通。

互巽变巽，命象。命由天出，居乾下而见巽命，若命令下沛者然，故言有命。向作济否之志得行，又以不极其刚为无咎，据此解说，上有刚健中正之五，下有奉令承顺之四，又有下沛之恩令，泰交之盛不过如此，顾犹称为不交之否，何耶？当知否是不交之义，凡阳皆具外扬之性，此爻近与阴接，全说亲比无交之义耳。俭德不荣以禄，正为三



阳而言。

开口先说“有命”，命由天定者也，便知此爻独以义命自安，故离下而上、离内而外、离坤而乾，绝非众阴混浊、随波逐流者比。故下曰“畴离”，畴，众也，指下三阴离违而去之，以命自安，何咎之有？“畴离”从“有命”中出，“祉”从“无咎”出，如以“离”作“罹”字改，则“有命”二字便有俭德不荣禄之意，有何咎尤？“畴离祉”者，听众人之安享其福而已不与也，皆违阴之义也。小《象》说“志行”，即畴离之义。行，震爻也，志由行见，又以爻居否中，与泰“中心愿也”之爻同也，愿与行，交不交分矣。又因卦有遯象，中互艮止，爻变又为重山，是真有天命“俭德辟难”而无咎者也。坤阴静镇，乾阳动升，故在内则趋而上交，在外则发而散越。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行即辟也，在卦中，故言志，唯有行，所以能离。不知天命，乌能行而辟乎？凡两卦相接，皆说相接之义；爻相比，皆说相比美之义。此爻既与坤接而却居上卦，即乾四进无咎之义，故言“行”，五之休便从行来，非“志大行”之说，唯有在先之行，所以有在中之休。休，行之既倦者也。

凡爻难解者，宜证诸小《象》，小《象》难解者，宜证诸爻辞、卦辞并及大《象》，又必前后互参，不相违悖，始得真解，读《易》者不可不知。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马、荀作包桑。

休谓置诸度外也，安于所辟，恒若不知有否，故为休。否处乱世者，患在知，有乱世，尝欲拨乱反正，故不免小人之忌。休本行来，四居乾初为震爻，故言行。五居乾中，前不为行，后不为倾，故言休。此敛华就实，沉几观变，绝不介意者，因不知有否，此大人之所由得安其位而获吉，即不犯小人之忌也。因二应“包承”于下，故此置否于度外者，即以为大人之吉。“其亡其亡”者，心辞也，能休者必有其故，因常有“其亡其亡”之惧在其心中，故能因否而休，得安其位而有“系于苞桑”之固也。人依木息为休，互巽木，五居上，休象。二居巽下，巽柔木，柔象。变离互坎，为丛棘，苞象。一说言休，又言系，为二应也。唯阴最易干阳，必有系累之惧，乃有危亡之戒而获所安，是惧由系生，安由惧得，盖五之休，即二之承也。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

下不为行，上犹未倾，其位中正，既安且固，故为大人之吉。“正当”谓得中也，然休否“其亡”之义皆在其中，故不另释。

上九，倾否，先否后喜。

倾，覆也。否如不终，乌云否亨？故孔子曰否终则倾、穷极必返之爻。与复隍同义。向谓否终成泰，非旨也。此革故之说，非鼎新之说也。先否，本卦之体也；后喜，否倾之故也。变兑故喜。

《象》曰：否终则倾，何可长也。

此为上乾之终，故说出天运循环自然之理。



离下乾上

乾坤初辟，有水无火，交泰之后，有火无水，至坎离而上经终。

同人于野，古作莖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同人，与人同也。天在上，火炎上，乾为人，与天同，故曰同人。二得位得中，上

应九五，其义也。又一阴而五阳皆欲同之，亦同人也。闭户隔绝，曷由能同？若涉之畛域，同亦有限。乾象广大，一阴同之，故曰于野，野则旷远无私、无畛域，故亨。互巽伏坎，以健而行，故利涉大川。内明外健，主阴中正而有应，故利君子贞。

《象》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同人曰，虞本不作义文，郭京删此三字。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

二柔为主爻，柔处二，故“得位得中”。应乾，谓五，二、五皆人位，相应，故曰同人。乾体广大，在外，故言野。以内同外，故同人于野。巽舟遇风而健行，伏坎为川、为通，乾为大，大而能通，故“利涉大川”。“乾行”谓用之健也。主离应乾，则是离体而乾用，故言乾之全体，非论一爻也。向作主乾，又作济险说，非旨。知野为乾，则同人于野必非乾；知大为乾，则利涉大川必非乾。

“文明”，离也，以用也；“健”虽乾德，说在文明之下，因主离而言用耳。凡卦皆内体外用者也。“中正”谓二，“应”谓五，在二故言“君子”，与九五异也。不先言健，不先言应，而先言文明、中正，主阴之辞也。“文明以健”，则无暗昧柔靡之私，“中正而应”，则无邪僻孤行之患。正，贞也。不言利者，健则能利之，故应则获利之效也。

“通”者，乾之亨也，伏坎为通、为志，离在乾下，故曰“天下”，居乾下而中通，故曰“通天下之志”。此总释亨利贞三段，以发明能通之理。下君子兼正字在内，又明亨利之故，皆得位得中所致，而归功于贞也。

《象》曰：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

离本乾体，坤阴再索而成离，故后天之离位先天乾位，言不异也。乾之归游入离，离之归游入乾者，此也。火由天出，天火同为一卦，又当人位，故曰同人。辨、类非同也，然类其族之异，所以致其人之同；辨其物之异，所以合其人之同。《西铭》言分殊，正要知理一耳；张子曰不有两则无一，此旨也。

初九，同人于门，无咎。

变艮为门，于门谓出门外也。门外非野，然门内私而门外公，是略同而未大同者。上无应，故止曰于门。

《象》曰：出门同人，又谁咎也。

出门，明不内也；止曰出门，为在初也。“谁咎”者，人之同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

卦爻之动，阴阳互变，然阴静阳动，阴无阳有，阴暗阳明，故阴又以得阳为主，主即宗义也。离二之阴，索乾而成，其体乾体，其位乾位。凡本支流衍，始克称宗。今坤索乾二变为阴爻，逮于阴变，又复乾体，阳为阴主，故曰宗。此兼五阳而言，然乾阳开舒，坤阴俭啬，一阴同五阳，二又变阳，是得主而复乎其位，故曰“同人于宗”。乃应止九五，亦已狭矣，而俭啬之性，又因开舒之五阳相形而莫由自掩，故曰“同人于宗，吝”。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侯果吝字断句。

因同阳而吝形以著，若有所操以自致者，然非所同之过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

伏坎为隐伏，互巽入，伏师，离为戈兵，戎象；巽阴木，莽象；巽又为高，二阴本



为坤土，三变互艮，陵象；三在二上，故为升高陵。震二亦同此义。三，离数；兴，发也。伏戎于莽，恐九五之见攻，升高陵，将敌五攘二也。对五言三在下，故曰伏；对二言三在上，故曰升。总因五阳皆欲同二，三亦欲同者也，三刚而不中，二本有正应，据理则二非正应，理不直，据势则五居尊位，势不敌，所以三年之久，终不发也。

《象》曰：伏戎于莽，敌刚也。三岁不兴，安行也。

三与乾接，故为敌刚，恐人误为攻二也。行，即兴也，“安行”者，揆于理势，不急不暴，俟时而动也。此爻变震，有巽艮两象故也。

九四，乘其墉，郑玄作庸弗克攻，吉。

四与下离接，在上，故言乘；离中虚外围，墉象。与解上、泰上同义。三、四皆争夺，故不言同人。三恶五亲二，有犯上之心；四恶二比三，有凌下之志。四不中正，非应而欲同二，三为二墉，故有乘墉攻二象。然以刚居柔，去二又远，故有自反弗克攻之象。因欲攻而致困，因弗克而弗攻，所以有反则之吉。

《象》曰：乘其墉，义弗克也。其吉，则困而反则也。

“义”即理也，“则”即理之法则，“困”穷也。爻变巽，为进退不果，故有攻不攻两象。乾四之进退亦是如此。弗克何以云义？盖二内四外，三为二墉，四乘三欲同二，故曰乘墉，非本然之契合，故断以义而弗克也。弗克即不攻也，弗克而犹乘，所以致困，弗克而归于义，故为困而反则。“乘”谓在下卦上，“反”谓在上卦下。

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

火无定体，离之歌嗟出涕沱若，中孚之泣歌，与此皆离也。“先号咷”者，六爻未变，离伏坎为加忧，五之同二，隔于伏戎之三、乘墉之四也。“后笑”者，爻变互兑，悦也。旅卦由兑悦变，小过灾眚之凶，故反此用。“大师”者，三伏莽、四乘墉，非大师岂能克？本卦伏师，爻变离伏坎，用大师象，故先号咷，克相遇，故后笑。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师相遇，言相克也。

中直即中正，见隔于三、四而致号咷也，然以中正相与，则相同后笑之理皆具矣。克谓克三、四，克而遇，故后笑。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国外郊，郊外野，皆旷远意。于野，言卦之全体，无所不同，故亨。于郊，止言外卦之上，谓无可与同，故止无悔。此亢悔之爻也。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无人可同，则无以通天下之志，故象于郊，“志未得”，与通天下之志相反。主爻言宗，阳为阴主，最亲之辞。郊远而不内，是外而疏之之辞。



乾下离上

大有，所有之大也。火在天上，万物毕照，所照皆其所有。众阳尊趋五柔，诸阳皆五所有，是五阴小而所有大也。

大有，元亨。

天地间所有原不可量，莫不资元之亨以有其始，故谓大有为元而亨。元亨独见此卦，正谓离五由乾五一亨而出，乾亨其五，正乾元用九之候，故为元之亨，而不及利贞。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

而时行，是以元亨。

柔尊而上下从之，阳大阴小，所有皆阳，故大有。内体外用，释卦皆先体后用，故此卦先“刚健”，而同人先“文明”。“上下应”，众阳应五也。应天、时行，五下应也。内健外明，动与天应，故元亨。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

火在天上，善恶毕照，遏、扬者，明健之用也。休，美也，天命之性，有善无恶，遏、扬皆“顺天休命”也，顺天休命即应天时行。命何云休？乾《彖》言天命之性，而归诸太和，《文言》明率性之道，而始于长善，和而善，故休也，乾始之美利此休，坤五之美在其中，亦此休，乌有恶之可言？故遏与扬皆所以顺之。

初九，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

此即同人之上，同曰“于郊”，同而不同者也；有曰“无交害”，有而不有者也。同居乾上，故言悔；有居乾下，故言咎。害者，害我之大有也。离为戈兵，在前，害象，故睽卦离在前曰“见恶人”，夬二变离亦曰“莫夜有戎”。今乾金遇离火，故有害；去离远，故无交害，言非应也。三与离交，则小人害矣。“匪咎”者，人来害我，非我之咎，若因匪咎处以易心，受害必矣，故唯艰为可以保大有而无咎。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无交故无害。

九二，大车以载，陆氏《释文》曰“车”，王肃：刚除切。子夏、蜀本“车”作“輿”。杨易：按后汉时车始有居音。有攸往，无咎。

乾为大、为圜，乾德健行，圆转不息，故象輿。坤载物，故亦象輿。第乾輿多说行，乾，健行也，此之攸往是也；坤輿多说静止，剥之得輿是也。应阴故象载物，乾上应阴，故象大车以载。

《象》曰：大车以载，积中不败也。

阳多言积，健行不息，为时久也。坤之言积，亦曰非朝夕之故。畜、有皆五阳，乾皆在下，故两卦皆言积载、积中者，阳中应阴中也。五之交孚，言应也。乾金离火，宜其败坏，乾而中，则积之于中，故不败。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本义》曰：古亨、享通。小人弗克。

亨，通也，不可作享字说。三与离接，以金遇火，本有通义，然大有主阴，三为四隔，故止曰“用亨”，犹是愿通之说。此卦诸阳皆为阴有，三独阻四，若小人持兵害之，不克遽通者，然故求通也。盖有之四，即同之三，三伏戎，阻也，故皆言“弗克”，有以上侵下，故曰“乘墉”，同以下责四，故止曰“小人”。三变睽，輿掣牛曳，即小人之阻也，因阻求通，故言用弗克者，因九四之小人阻而害之，不克遽通，故求通。是一义。三在有中，终为五有，故四之小人终不能阻，言必通也。是一义。小《象》言害，不及弗克，正以明用亨之故。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因小人害，所由弗克亨而用亨也，亨则小人弗克矣。周公之无害，初远于四也；孔子之小人害，三近于四也。

九四，匪其彭，子夏作旁，虞作庭，四失位折足，故庭。无咎。

彭，鼓声，又盛也，言声势之盛也。火动则有声，故象。歌泣震动亦有声，“笑言哑哑”是也。四变互震为鼓，彭象；大有变大畜，盛象。艮止，“匪其彭”象，言不极其盛也。四在同人曰伏、曰不兴、曰安行，皆不极之象。一阴而有五阳，四独比阴，奉



阴而下据三阳，则五阴之有，皆四之有，故盛。变艮止，不极其盛，故无咎。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晰也。郑本作“明辨”，“明”字通。

晰，明貌；离，明象。“明辨”者，辨其所居之地，乃别嫌多惧之地，辨其所遇之时，乃盛极将衰之时，此爻似郭子仪。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孚谓中实，交言应二也。五以诚感，二以诚应，阴阳相得，自然孚契，故曰“厥孚交如”。若作五阳交一阴，则孚字是言五之中德，明所由成交之故耳。故小《象》谓为“信以发志”。“威”，五居尊也，离多言“如”，亦从阴柔见出，若阳刚居五，自然尊严，何待言“如”。因五体文明，其德中顺，居刚而不用刚，五阳又尊而顺之，故以为威如而获吉也。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发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

诚能动物，一人之信足以发上下信从之志。“易而无备”者，凡人机心深刻，过于防闲，则易生嫌隙，又或纯用其刚，不本中诚，则亦属面从，决不能感发众志，成交如之孚。唯平易而不防备，则以我之诚信，感彼之诚信，以我之和易，彻彼之周防，故得上下信崇，尊于位而大其有也。此为大有主爻，不可以应二作任贤说，亦不是戒词。若作戒词，便当曰威如则吉，不当曰威如之吉，观威下用“如”字，岂应全说作“威”乎？

上九，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六五有其大有，上为五所承顺者，则五之有皆其有，五之孚皆其孚，五之顺皆其顺，自然而致，非由人力，故以为“自天佑之”。夫群阳孚信于五，五又承顺于上，上非贤曷克致是？所以谓为尚贤，以上乘五，故云履。履，行也，变震故也。信虽指五，自上而言，履信只如云行信耳。思之为言，明本非顺上者也，因所履而有，故以为思。子瞻曰：“信顺上贤，皆五之德，上特履之耳。”是以不见致福之由。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佑也。

言皆天助，非人力也。居天位，故言天，又因下乾亦在顺阴之中，故云然。大畜上九有乾在下，亦曰何天之衢。



艮下坤上

谦者，有而不居也。山高而屈居地下，谦象。止于内而收敛不伐，顺于外而卑以下人，谦义。

谦，《归藏》作“兼”。杨易云：子夏作亨。君子有终。《说苑》引：“君子有终，吉”。谦，“兼”。晁氏曰：按篆文无谦字。《韩诗》云：能以此终吉者。君子之道。徐锴云：谦犹兼也，引《易》之“兼谦”即“谦谦”也，可证《大学》谦、兼声义本通。

君子谓三，详乾卦。艮得乾终，艮终万物，故“有终”。乾下交坤，天道下济，故亨。交于三爻，故有终，又山高地下，以高下下，谦象。亨者，嘉会之礼，自贬以尊人。唯艮之坚固，坤之柔顺，乃克有终，故君子之人有终也，终是送得到底之义。

《象》曰：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亏，马作毁。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福，京作富。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

济，施也。下卦地位，乾三一阳居之，故云“下济”。三在下卦之外，阳德故光明，

本笃实辉光之爻，为其生成万物，化育昭著，不可掩也。大象坎，互坎震，伏离日（月），震动，故“光明”。“下济”，天亨于地也；“上行”，地亨于天也。“卑而上行”，谓以卑顺之道上行，此释谦之亨。

日中则昃，月满则亏，损有余补不足，天道也。“流”谓坎象，谦三互坎润下，水流湿，故流谦。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是谓“变盈”。流谦，地道也，地形有险易，故曰变；东注就下，故云流。盈之自即于减，若或害之；谦之日增其美，若或福之，鬼神之道也。满招损，谦受益，人道也。亏、益言气，变、流言形，害、福言功用，好、恶言情，总言三才幽明无不贵谦，以见谦之亨。

尊光本“下济”来，卑不可逾本“上行”来，全说人事，不专指有功德说。逾，过也。尊光二句，合言谦德，尊是尊人，卑是卑己，不宜分尊卑为两。人有终，奉以终身，卒获谦益也，此兼功效言，《本义》以尊卑分上下，以有终作效。

《象》曰：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郑、荀、董、蜀本，裒作撝，取也。字书引《易》“撝多益寡”，张揖云：撝，灭也。○称，去声。

裒，取也，艮手故云裒。震伏巽似益，故云益。乾不息而日新，故多；坤静止而无加，故寡。乾坤皆物也，乾为施，坎为平。裒、益者，称物之宜而平其施，损高增卑以趋于平，皆谦意也。

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凡爻前见坎象，或变而前见坎象，多象涉川。互坎见震木，顺以行之故也。互坎见离，亦或象兵戈，第相得则象涉险，不相得则象兵戈。六，柔；谦，德；初，卑位。谦德处卑位，谦而又谦，君子之行，故涉险亦可。用涉者，尚未用也，据时位言才耳。

《象》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

牧，养也；初位下，故曰“卑以自牧”，说自牧，便是未用时。

六二，鸣谦，贞吉。

此与小过同有飞鸟遗音象。中孚伏小过，二曰鹤鸣、上曰翰音登天；豫同小过，故皆曰鸣。鸣者，阳唱而阴和也。鹤鸣，小《象》曰“中心愿”，此曰“中心得”，言二与三中心相得，故相唱和而鸣也。震本善鸣，六二之鸣，承阳也；上六之鸣，应阳也。郝解曰：二以谷虚鸣，上以雷出地而鸣。

《象》曰：鸣谦贞吉，中心得也。

鸣字只作和字说，以阴承阳居中，而比心亨之爻，中心相得之象，相得谓阴阳相须相比也。

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

阴静阳动，劳谓勤敏，动象也。坎阳在中，亦为劳卦。大象坎阳居中，故称劳。艮终万物，三处艮终，又为主爻，故同卦辞。先天始震终艮，月象出震终艮，东北丧朋，成终之时。《杂卦》艮止，成终义也。一阳而给五阴之求，故劳。“有终”，谓劳谦到底也。

《象》曰：劳谦君子，万民服也。

阳君阴民，五阴，万民象；坤顺，服象。知其劳，又知其谦，故服。

六四，无不利，撝谦。

撝，郑读为宜。荀爽曰：撝，举也，欲举三使居五。《说文》：裂也，从手，为声。焦弱侯曰：通作麾，《诗》曰“麾之以肱”，《书》“右秉白旄以麾”，亦通作撝，皆谦也。

撝谦本六四之谦。来氏谓开列退避而去，说成九三，或且谓上承六五，均非爻义。盖爻属坤体，原有顺德，又适居坤下，顺而能卑，与初同德。地德亲下，所乘又劳谦之



君子，是其为则，原自不远，因劳谦内而此爻外，内蕴藉而外发舒，故恪遵其美，常觉发挥更自不同，小《象》故曰“不违则也”。不违，顺义也，则谓劳谦也。因属外卦，故以发挥说在用边。因说用边，故下三爻言吉，而此独言利。吉则未用者可逆料，利非既用不知也。主爻在三，二、四一比一乘，故其辞特异，比三而居下中，故言中心相得之和；乘三而居外下，故言无不利之发挥也。

《象》曰：无不利，撝谦，不违则也。

卦主一阳，群阴奉之，故谓劳。谦之一阳为则，不违，坤顺也。

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郭京作征伐，王虞作寝。无不利。

阴有形可积累，故财利富实皆象之，详见小畜与泰，亦详《函书》。乾日新，坤富有，不富者，坤五上下皆阴，本宜言富，只缘五阴皆悉从阳，而其德又顺，乃乘三之四业奉劳谦之三，益挥扩之、益宣大之，五虽不与三应，而与四同体，亦得因四之挥扩者从而挥扩之，因四之宣大者从而宣大之，四、三邻，五、四亦邻，因类而及，舍己从人，则所以不富者，由人之故，故曰“不富以其邻”。如云缘邻之故，而遂失本富之实也。邻字详小畜与震二。

至上体师，故言侵伐，侵伐者，六五居尊以众正之义也。互坎变坎，变又互离，空围如城邑，叠见兵戈弓矢，故言侵伐。爻与涉川相同，初言间爻，此言变爻也。五柔居尊而顺，因四以纳交于三，故有上句之象。顺以用众，故又有侵伐之象。不自用而顺以用之，故无不利。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服音迫，《诗》、《骚》皆与侧叶，此《象》与得、则叶，豫《象》、观《象》与不、忒叶。

阴皆顺阳，何有不服？只就居尊众顺，言其可以如此，以见无不服耳。与三之服字相应，唯不服者征之，亦愈见五之顺三，而不富以邻之义皆在矣。

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郑、荀、马、陆无邑字。

邑国，坤土也。凡《易》中或互、或变，但见坤土，多言邑国。此爻变上下两阳，如城郭也。体师象，互震行，谦终应三，与劳谦相和，故曰“鸣谦”。四近三，业已挥扩其谦，五尚因邻而及三，上处谦终，虽应而远间于坤邑之四、五两爻，志不遽得，欲伸其志，非用众行师历邑国而征之不可也，总因欲和于三，故不惮费此曲折。若谓与三相争，是争也，非谦也。

《象》曰：鸣谦，志未得也，可用行师征邑国也。

来氏谓上与二皆鸣谦，二“中心得”、上“志未得”者，二贞吉，上止利用行师也。据此，则比亲应疏矣，何以同为鸣谦？观上曰“志未得”，下即曰“可用行师”，则行师云者，如云用众以求得其志耳。因用众，故说征，切不可作相争说。

三三

坤下震上

阳潜地中，动而出地，奋发其声，通畅和乐，内顺外动，其由也。

豫，郑玄：豫，从象从牙，南方兽名，作逸。利建侯行师。杨易：豫，从象从牙，南方兽名，左旁之牙垂地，爰缓步而多疑。

郑玄曰：坤顺震动，顺性而动，莫不得其所，故谓之逸。震为诸侯，长子主器，建侯象。坤为众、为邦国，互坎险。一阳统众阴，行师象。初至五象比，故利建侯；三至上象师，故利行师。屯有震无坤，止言建侯；谦有坤无震，止言行师；豫有震坤，故兼言之。

《象》曰：豫，刚应而志行，顺以动，豫。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师乎！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京作贷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

四为主爻，五阴应之，刚志大行。震故言行，互坎故言志。四心腹之爻，当心顺动，故言豫。豫顺以动，则保合之太和，发为中节之和，天地生生之理不过如是，故曰“天地如之”。天之动而不息，自左而旋，顺也，地顺承天，故同天，人而顺动，则无阻无拂，而建侯行师无不利矣。建侯以兴利，行师以除害，利兴害除，民所由逸乐也。

天地，坤伏乾也；日月，互坎伏离也，互艮伏兑，坎离震兑，故言四时。又兑为刑，坎为法律，乾为清，坤为民、为顺，天地以顺动，一元之太和流行不息也；圣人以顺动，长善之至德发为参赞也。

“不过”者，充其分而无所溢；“不忒”者，循其途而无所岐。日月周天皆不过，寒暑肃温皆不忒也。不言礼乐，独言刑罚，刑罚弼教之具，惧其伤和，故以“清”字发顺动之妙，是刑措，非不滥不黷也。顺动说在豫中，便全是成周太和，故下云万民服。若刑驱势禁，非顺非豫矣。然未说动先说顺，便该有豫道，所由能刑清而民服。故下补说时义，便是说豫先之豫。时义者，豫时所具之义，谓顺动也。时由动见，义由顺出，时义大，欲人知义蕴之深；时用法，欲人知所用之殊也。

《象》曰：雷出地奋，京：殷作隐，荐或作摩、作磨。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配，《汉书》作享。

雷出地奋，和之至也。先王作乐，既象其声，又象其义。殷，盛；荐，进也。互坎为律，阳为德，五阴崇一阳，崇德象。震，帝象；互艮，门阙；坎为隐伏，宗庙祖宗之象。德即文德武功。阳复地下，自震始。天为物始，万物本天，故有郊；祖为人始，人本祖，故有庙。冬至祀天于圜丘，而配以祖；季秋祀上帝于明堂，而配以考。

初六，鸣豫，凶。

爻应大得，何以致凶？正从相形见出，所由曰鸣豫凶也。鸣豫者，和其豫也，盖四尊初卑，四贵初贱，才柔而处阳、应阳，是因四相形，不克自主，强欲效颦者也。无奈位卑分贱，势不相抗，力不相敌，所以志穷而凶。应震变震，决躁善鸣象，此与谦上同鸣，鸣谦而“未得”者，上也，鸣豫而“志穷凶”者，下也。

《象》曰：初六鸣豫，志穷凶也。

应坎故言志，艮坎在前，有蹇象，故凶。中孚鹤鸣子和曰“中心愿”、谦二鸣谦曰“中心得”，此心相孚者。谦上鸣谦曰“志未得”、此鸣豫曰“志穷凶”，此志不相孚者。相孚曰心，不相孚曰志。

六二，介于石，古，介作砢，磨砢也。马融作拏。不终日，贞吉。

物分两间者曰介。二变刚分坤为两也，互艮石象，“介于石”，言操守坚确不可移易。二变互离日，“不终日”，不溺于豫，见几而作，不待日终也。此即谦五隔四求合于三，不富而以其邻者。在豫则初应、三承、五乘，而此独隔三无应与无承、乘，处互艮之下而得中，是独守中持正者，故有介石象。三居下卦之终，此犹在互离之初，故言不终日。总是众溺于豫，己独不为转移耳，道理全在中字。故小《象》有“中正”之说，因动互离明，故孔子有“见几”之说，《系传》上交不谄，言三承而此不承；下交不渎，言初应而此不应，则此爻之居中守正可知。凡守之定，必由于知之明，能中则知明守定，而正且吉矣。



《象》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

中正止解贞字，而全象皆在其中。

六三，盱豫，子夏作纆。京房作汙。姚信作吁。引《诗》“汙日始旦”，震为旭也。悔迟有悔。

盱，张目上视也。互伏离，目象。三与卦主相比，幸其权势足凭，视四之豫乐而自纵所欲也。盱与介反，亲疏之别；“迟”与“不终日”反，远近之别。盱即震矍意，坤终而接豫主，变巽，多白眼，故为惊顾上视之象。然震起也，又居外，无下系之意；互坎，狐疑；变巽，不果，故有悔象。互艮变艮，动而止，亦悔象。

“迟有悔”者，豫易溺人，坤性迟钝，故欲速改也。爻在小过曰“弗过防之，从或戕之”，此曰“迟有悔”，皆欲其不极而知止也。此与六二并，《彖》辞及小过之三皆取早豫之义，不专取豫乐也。因震性动而出外，此处内卦之终，坤柔而居四后，盱豫悔者，观人之先而力不赴，故悔；迟有悔者，坤性迟钝，观己之后而悔也。《象》曰“位不当”，则三、四相接，迟速、先后可知矣。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当也。

卦辞建侯行师，非有豫乐义也。《彖》之顺动虽云豫乐，然豫备亦在其中。若事必临时，手忙脚乱，曷能顺动？动言行、顺言豫也。爻处坤终，震动先出于外，故观人、观我，皆有悔。位不当者，初终相接，内外、先后相形，震动、艮止相反也。需上不当由五之中正形出，此由二之中正及四之外动形出也。

九四，由豫，马融作犹，豫，疑也。大有得。勿疑。朋盍簪。古，簪作笄，一作簪。京、蜀作“摯”，宗也。马作臧，苟作宗，虞作戢，陆希声作捷。李鼎祚曰：旧读作摯，连聚于一也。

四为豫主，群阴附之，卦名为豫，实由四始，故曰由豫，兼六爻言也。阳称大，五阴附阳，悉为阳得，故为大者有得，此解由豫之故。爻通小畜，以小畜大，既见卦名，以大得小止名为豫，全说大得之效，故于当爻特抉其由而补成卦之义。“勿疑”者，互坎狐疑，中爻艮止，疑而止，故勿疑。

“朋盍簪”者，盍同合，簪有管摄之义，乾多称朋，又阴以得阳为朋，今众阴所朋之阳，合众阴而得之，如簪束发，不致散漫，此又大有得之象。朋，阳大之象；盍簪，有得之象。爻乃坤四所变，故与坤四旁通，坤下阴虚有似于囊，四动变阳，居囊上口，总下三阴，有似于结括囊口，故曰“括囊”。坤亦象老妇，豫四一阳横于坤上，有似束发之簪，故曰“盍簪”。乃坤言“结”此言“簪”者，坤以柔变刚，结则柔而刚者；此以刚爻自动，簪固刚物也。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坎言志，即勿疑；震言行，大行，即朋盍簪也。因大有得，故志大行。一串说下爻本全吉，说作戒辞者误。

六五，贞疾，恒，不死。

中，故言贞。四，心腹之爻，“憧憧往来”者也。今震动于下，不获所安，如人有心腹之疾者，故言“贞疾”。震伏巽，故言恒，常也。初事暂非恒，末将穷非恒，恒即贞也，由中见出也。既云贞疾，又云恒，则不死自在其中，不然乌可言恒？总是居中之爻无奈动爻摇撼耳。见五当豫时，以柔居尊，沉溺于豫，震刚摇于其下，众阴悉为四有，是心腹之疾，求静不能、驱除不能者也，幸处得其中，犹克虚存其位，故有恒不死之象。

《象》曰：六五贞疾，乘刚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乘刚”则为刚所逼，得中则犹有虚位。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阴性幽暗，又应先迷之坤，又处豫极，为昏冥于豫之象。成者，上极而卦终也。然震体善动，变刚成离，动则变易，照以离明，前之冥冥必将昭昭，故又为其事虽成，然乐极哀生，不免悔心之萌而改革之象。能如是，则能补过，故无咎。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长也。

豫极当改，言未可长溺于豫而不返，便该“成有渝”三字在中。

卷五

周易上经



震下兑上

少女随长男，此动彼悦，刚而下柔，皆随义。

随，元亨利贞，无咎。

随谓随时，四德所由致，随之道，随人必具四德始无咎，人随我，必具四德始足致人之随。第元亨利贞各有其时，元为资始时，亨为嘉会时，利为和义时，贞为干固时，随元而元，随亨而亨，始无咎。通指立身行己、应事接物说，正孔子之时中。

《象》曰：随，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大亨贞，无咎，陆氏、郭京谓“亨”下脱“利”字。而天下随时，王肃本作随之，随时之义大矣哉！蜀本：“得时而天下随之，故曰随时之义。”王肃本作“随之时义”。

乾刚坤柔，男刚女柔，内为来、外为往，内为下、外为上，震男下而兑女上，初阳下而二、三两阴上，是为刚来下柔。兑主上柔，震主下刚，上穷不取，取震，故刚来下柔，动震、说兑也。人能随时而动，与物无忤，方克“大亨贞”而“无咎”。“刚来”句，随卦之本体也，动、说，随之用也。“天下随时”，时中之化也。动悦、大亨贞、无咎，言人能随时，便克具有四德，便克有时中之化，故曰“随时之义大”也。豫之时，先几之哲，非徒豫乐也；随之时，因应之宜，非徒人已相随也，故皆曰时义大。

《象》曰：泽中有雷，随，君子以嚮晦入晏息。

嚮同向，晦，昏暮也；晏，安，休息也。雷二月出地，八月入地，随时潜见，故为随。泽即地也，泽中有雷，将潜矣，故云向晦晏息。互巽入，艮为止，入而止，息象。震在入止下，泽中有雷象。有昼有夜，时也；有出有人、有作有息，随时也。雷在地上，则作乐荐帝；在地中，则闭关；泽中有雷，则晏息。皆法天以随时也。

初九，官有渝，蜀本官作馆。贞吉，出门交，有功。

随与比同。比论相比，此则初随二、二随三之类也。大象则震前兑后，男前女后，初阳前而未阴后，故为随。官，主也，长子主器，官象；渝，震动象，谓变随二也。讼四变互震亦曰渝，豫外震亦曰渝。互艮门象，节初户、二门。同初言门，近也；言郊、言野，远也，乾坤之上同上是也。“贞吉”，从正而吉也。此五字为本义。

“出门交，有功”，则象以人事也。有功与无咎同，故交字宜绝句。初变随二，二近初，故止曰“出门交”。然交乃门外之事，人患孤陋寡俦，果出门交而所从又正，安得不吉？卦以初阳为主，初阳震动曰“官有渝”，便不执所主，随时变易，所从得中正之二，故为得贞而吉。“出门交”是不私之义，即“官有渝”，“有功”比无咎更深，即贞吉，此以人事解上段也。然但曰出门，非如郊、野之远，故知为随中正之二。



《象》曰：官有渝，从正吉也。出门交，有功，不失也。

“从正吉”即贞吉，谓二中正也。“不失”即“有功”，震象得朋之爻也。

六二，系小子，失丈夫。

互巽绳，艮手，系象。三阴称小子，初阳称丈夫。二中正而随三，三阴不正，初阳得正，故有“系小子，失丈夫”之象。不言凶咎者，二中正，所随之时不能兼与也，兼言系、失，正发随字之义，凡言系者必在上者也，兼言失者，以有艮象也。震得也，艮失也。

《象》曰：系小子，弗兼与也。

弗兼与，正随义也。既有所随，安能复顾其后。

六三，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

丈夫谓四，小子谓二。互巽近利市，故随有求得。艮象丧朋，故失；震象得朋，故得。“利居贞”为三阴也。阴有形，故象以富实，此震兑相接之交，阴得随阳，与得朋同象，故言得。

《象》曰：系丈夫，志舍下也。

系丈夫者，随也。舍下，谓失小子，以舍下明系字，而有求之义在其中，得失之义亦在其中。

九四，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随有随人、随己不同，诸爻皆以上系言随人，此以有获言人随己。以三、四为内外相接之爻，务言相接之义。卦以雷随泽而得名，但云上随，不克及下，何云随乎？二、三之失，为下言也。三阴有形，宜称富实，今四得随己，故三言得而此言获。二、三有舍、有失，此独有获，震性动而上趋，泽性流而下润也。“贞凶”者，居多惧之地而随五，挟近君之势，据厚实以自雄，故虽正亦凶。然阳性刚明，与五同德，孚以信、守以道、烛以明，有何咎哉！有字、在字、以字皆有功夫。变坎孚象，震大涂，道象，变坎伏离，明象，互艮光辉，亦明象。上曰凶而下曰何咎，言非其罪也。

《象》曰：随有获，其义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杨易谓明上脱以字。

“义凶”谓有凶之理。此“贞”非谓中，谓随五也。“有孚在道明功”谓有孚在道，皆明之功也。孔子归功于明，为“以”字也。明则知心不可欺，而内竭其诚；明则知事不可苟，而外合于道。故无咎。

九五，孚于嘉，吉。

孚嘉，五随上也。上为兑主，乃嘉遯之爻，爻之美者，故上有拘系之词。《本义》谓应二，阴阳中正，是信于善也。观二、五爻辞，独不言随，则言应亦可。二、三、上三阴言系，阴附于阳之义；四、五两阳言孚，阳见信于阴之义也。然卦气上升，唯上随者为随时，孚于上趋之阴，所以嘉而获吉；孚于随我之阴，所以贞而亦凶。四、五变坎，故言孚。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四下系而孚，虽阴阳相须之正义，亦凶；五上随而孚，得阳德亨嘉之正理，故吉。“位正中”，言不下系也，谓有上随之美，无下系之累也。若论应，则以中应中，开诚布公，故孚于嘉而吉。

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

《本义》作亨亨同。

系字与二、三同，维亦系也，言固结不可解也。应艮伏艮，手为拘，巽为绳。变

乾，王象，指五言；兑，西象；伏艮，山象。艮非本象，故言通于西山。上见五维系之极，则必归山，故五之王通于西山以求之。小《象》曰“上穷也”，穷则必变，而伏者将出，故遂言蛊之伏象，随伏蛊，蛊不事王侯，原有归山之象。

《象》曰：拘系之，上穷也。

穷则必变，故言伏象。



巽下艮上

蛊，物久敝坏而蛊生。《本义》曰：坏极而有事。论德，上止而不动，下巽而无违，彼此因循委靡，故蛊。论象，上山下风，互兑从木，落实取材，有事之象。故诸爻皆言干。

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

蛊，敝坏之名，坏则不善、不通，何以谓为元亨？元，始也；亨，通也。盖当敝坏时，必须从新整顿，然后能得其通也。“利涉大川”即振作鼓舞不辞艰险，是元亨之由。

“先甲”二句，又从天道循环说必能元亨之理，欲人鼓舞奋兴以治蛊也。元亨，本象也，“利涉”句借人事以明更始之故，先甲、后甲，借天道而言好还之理。阴阳二者，在天道则象明暗，在国家则象治乱，在人则象君子小人，故圣人贵阳而贱阴。此卦内巽阴生，外艮阴盛，阴生则乾消，阴盛则乾尽。又艮巽两主爻，艮阳穷外而垂尽，巽阴入内而方兴。又上艮下巽中互兑，三阴之卦全见，盛阳之乾均足相干，故圣人惧之，因取先甲、后甲，明阴阳之往复，欲人无自诿也。

阴阳之义配日月，悬象著明莫大于日月，乃日则常明，而月则有盈亏，阳饶阴乏故也。今月至晦后生明，三日震象出庚，八日兑象见丁，相望则乾象满甲，甲，东方，乾象至此而盛满也。今言甲不言乾，且但言甲之先后，谓阴足于阳，深惧夫始甲终甲者也。

三日即三爻，借岁令而言爻理也。一卦六爻，故有先三、后三。先三者，先甲三日之前，互兑阴尽而甲成也；后三者，后甲三日之后，下巽阳尽而阴生也。先兑阴终，后巽阴始，总征于甲。方即先天图左兑右巽是也，孔子所由曰“终则有始，天行也”。

十七阴生，巽象见辛，廿三阴盛，艮象见丙，廿七明尽，全晦于乙，皆天行也。渐亦巽艮合体，乃巽阴退而艮阳进，又互不见兑，故不与蛊同。论巽之言庚，伏震也，故周公爻词与蛊卦相同。

《易》卦之阴阳与天同运，日月天地流转，自然之阴阳也，欲明《周易》必须逐卦逐爻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悉无异理，然后可耳。

《象》曰：蛊，刚上而柔下，巽而止，蛊。蛊，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

外主爻艮，“刚上”；内主爻巽，“柔下”。下曰“巽而止”，则非言卦变，非彼此互换也，止是圣人教人观象之法，明乾坤二用以审择主爻耳。盖诸卦皆具乾坤之体，其特异之爻，则往来动用者，故择为主爻。此卦刚穷极而上止，柔卑巽而下入，上止则傲然不屑，必至于惰；下巽则媚悦取容，必流于谄，故曰“巽而止，蛊”也。

既蛊矣，何为元亨？何由天下治乎？盖造物之与人事，穷则必变，乱终治始，天道之常；惰极复振，人为之节。故必须往而有事，从头整顿一番，所由能得其亨而天下治也。观亨上用一元字，便知是从新振作矣。此与屯难元亨相似，故屯有经纶之说，此亦有利涉及振育之象。

“利涉大川”，如云不可以艰险而遂阻耳。下文先甲、后甲，“终则有始”，特借天行



以明之，言天而及行，便知阴阳迭运，无往而不还、终而不始之理，但须人为整顿之，正以鼓其必往之气，仍与利涉同旨，故元亨以下之辞，皆所以明元亨也。大川，喻蛊也；涉大川，喻治蛊。天行之说，为委靡废弛者激励之耳。

《象》曰：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

振民育德即明德新民，与屯之经纶相似，由卦象涉川出也。蛊之有事，原非卦象本有，特以事当败坏，必须振作，亦如涉川，不能无事耳。山下有风，与振、育何涉？盖山象其止而蛊，风巽于下，象其落实取材而往有事也。此蛊字即事字。又山止于上，有育德象；风行于下，有振民象。君子观此，有新民之事，则非巽之柔弱；有育德之事，则非艮之止息矣。一曰振取风木之声，育取山土之养。

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

以巽顺之阴，承艮止之阳，动变乾父，故曰“干父”。干，木身也；互震木见巽木，故言干木；逢兑金治木成材，亦干象。干父，即涉川有事之说，绪承先，子之事也。初阴居阳，才柔志刚，故能干父之蛊，克盖前愆，考亦可以无咎。然其事已蛊，不免危厉，如不以易心处之，则终得吉矣。通卦以上为父，其下皆子也。然干、裕不同，父、母不同者何？二刚居柔，处内卦之中，上应六五，故称干母；四居止初，与巽柔相应，重阴不振，若宽缓不经意者，故曰裕。余详《函书》。下卦为子，故处下之阴阳皆曰干。上卦为父，上止而下顺也，处上之阴乃有干、裕，若阳而处上，则为不事王侯。巽顺而入，有动作之象；艮上而止，有安静之象，故上下取象不同。

《象》曰：干父之蛊，意承考也。

在下故言承，变乾故言考。“意承”者，因事以察其心也，与《系辞》衰世之意同，是圣人用心如此。上爻之志，因“不事”言也。

九二，干母之蛊，不可贞。

二居内卦中位而处柔，又上应五柔，故曰干母。然艮性止，五位柔，止则惰，柔则暗，当家事败坏时，乘以刚阳中直之性，直遂干之，则难入而伤恩，唯当巽顺相承，不可坚贞，故戒之。

《象》曰：干母之蛊，得中道也。

“得中道”，谓干母之蛊得中道，是不过，“不可贞”亦即不过也。

九三，干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

三阳居下卦，干父蛊者，然过刚不中，与艮阴相接，柔暗而惰，诚难措置，故“小有悔”。然巽体得位，又是为父干蛊，故“无大咎”。小，承阴也；大，阳也。悔者，乾上之位；无咎，乾三之德也。

《象》曰：干父之蛊，终无咎也。

阳德巽体而上干父事，故无咎。

六四，裕父之蛊，往见吝。

裕，宽缓怠弛意，干之略不加意者。往谓往治其蛊，与“往有事”同，特往有事是鼓舞奋兴，“往见吝”是滞塞不前耳，为阴居阴也。互震，又易下而上，故言往；易顺而止，故言吝。吝，阴性也。

《象》曰：裕父之蛊，往未得也。

三刚失之过悔者，渐趋于吉，故“终无咎”；四柔失之不及吝者，渐趋于凶，故“往未得”。宽缓以作事，安冀有得？未得即见吝也。

六五，干父之蛊，用誉。用誉者，资人之力用之也。二多誉，其德阳明，光辉外著，故以为誉。誉详旅上卦。唯二、五有应，二刚明，互兑口，承五故也。五居干父正位，亦干父事者，以阴柔怠止之性，得刚明大中之德，以相资助，是能资人之德干父蛊者也。艮止巽顺，变止为顺，故言用。

《象》曰：干父用誉，承以德也。“承以德”，谓二以德承五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上事，奉事之事；下事，乃事体。上、五两爻论家事，则上为父，五为母，余为众子；论国事，则五君，下四爻为用事之臣，上为不事之臣。上言王侯，可知上为艮主，全无子道，故云然。艮止，不事象；变坤伏乾，王侯象；巽为高，艮为山，高尚象。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则也。

有所作为，故言事，今无事可言，故言志。“可则”谓起顽立懦也。

䷒ 兑下坤上

进而凌逼于物为临。卦配十二月，二阳浸长以逼阴，故为临。天下逼近相临者，唯地与水。《序卦》“临者大也”，即浸长也。临肖震，震为侯，故以有国临民为象；观肖艮，艮为广阙，故以享神宾王为象。观、临、遯、壮俱论阳爻，《周易》贵阳，《易》为君子谋也。

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

凡阳皆由乾元而亨，故谓用九为见群龙。顾一阳之复，四德不全，而二阳之临乃全具者，复初一阳方生，见亨则不见元，无首之旨也，又亨必由元出，正要人逆推到未亨以前，克见天心，正是说元。又勿用之爻，勿用则利贞，无由可见。临则阳亨而浸长矣，欲人知阳所由来，故探本而推之于元；欲人知阳德流行不息，故又究极将来而推到利贞之后，凡欲使人知有作之阳为可贵耳。健行善动，有浸长之理；内悦外顺，有必达之势，则究竟可知，故四德全也。

下言八月有凶，虽由悦顺推出，止是说循环之理，见此为流行之四德，非敦化资始之四德也。八月者，临为建丑之月，由此浸长至于三阳、四阳相循迭运，及至建酉之月，则八越月矣。阴生至四，卦已为观，其观卦所来之阳，即临卦前往之阳；其观卦今来侵阳之阴，即临卦前往受侵之阴，而相竭相报，则各有盛衰消息存焉。故从前浸长之阳，今消而为外往之阳；从前为阳所临之阴，今生而为盛长之阴。以盛阴凌衰阳，则二阳将不能自存，故至于八月有凶，报反消息之理势然也。三建虽曰不同，而建子、建丑之月，总论夏时，则不易也，观《豳风》可知。卦有兑象，兑为秋，酉正秋也，兑口衔土，故曰有凶。天地之理止于三极，内外之卦止于六爻，天地之与卦爻，均此阴阳也。郝解曰：月主阴，日主阳，《豳风》七月、五月言阴也；一之日、二之日言阳也。《野同录》曰：少阴数八，月西出，临主兑，故曰八月。少阳数七，日东出，复主震，故曰七日。程迥曰：阳极于九，少阴生于八，阴之义配月；阴极于六，少阳复于七，阳之义配日。

《象》曰：临，刚浸而长，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刚谓二阳，兑为泽，泽水自下而上，故其势浸长，此以卦象释卦名也。说兑、顺坤



也，内说则阳进不迫，外顺则阴从不逆，此以卦德释之也。刚中谓二，应谓五，五主犹应，则四阴可知。刚中，则所处者当，应则有助，此以两体释之也。彼此和说而应，则非恃强暴之势矣，总言临有此善也。刚浸长而说，大亨也，刚中应柔，中以正也，此释四德也。天道者，见天道之化育，俱由阳德发舒而出。消不久者，言阴阳报反之机也。

《象》曰：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

教，劳来匡直也；思，至诚发于心也；无穷，教不倦也；容，包含遍覆；保，各得其所也。泽卑地高，相临象；震为言，兑口讲习，学聚问辨，教思象；民，坤象。容、保者，坤之含宏；无穷者，乾阳之进；无疆者，坤阴之体。刚浸长故也，无穷与兑泽同其渊深，无疆与坤土同其博大，是以阳临阴，不可说以上临下，亦如损是损刚益柔，不可说损民益君也。唯阴乐附阳，斯阳得而有之，故唯初、二两爻曰咸，上四阴爻则曰甘、曰至、曰知、曰敦矣。

初九，咸临，贞吉。

卦虽以阳临阴，各爻皆有临义。初二阳临阴也，上三爻上临下也。咸，感也，以阳下阴，若男下女，又皆也、同也，阴阳相须，故彼此相感皆同。初、二皆阳，故称咸，以阳临阴，故正而吉。

《象》曰：咸临贞吉，志行正也。

阴阳相须而应，故曰正。此震爻中互震，故言行；变则互坎，故言志。初潜位卑，尚未大行，故言“志行”。五在外，则直言行矣。

九二，咸临，吉无不利。

初以阳居阳，刚而不中，故但曰贞吉。二以阳居阴，刚而得中，故无不利。利者，行无阻也。四阴唯二所适，初间二，故不言利。

《象》曰：咸临，吉无不利，未顺命也。

《本义》曰“未详”，胡安定、晁景迂、冯厚斋皆曰“未字羡”，未达爻义也。

“未顺命”，兼三、五言。此卦论爻，则五为卦主；论用，则三为兑主，二若承之、应之，斯为顺矣。今阳强阴弱，又居初、二，得浸长之势，故变主二刚，乃二刚居中尤得其正，不似初刚犹间于二，故独主二刚，以三、五较之，因变用爻为主之例，故曰“未顺命”。顺谓坤，未顺命谓互震伏巽，止明刚而得中耳。师二互震亦言命，取伏也。上临下为顺，以二阳临上阴，故未顺，以阳性上行，有侵阴之象也。若便顺命，则为相承，而不得为临矣。

六三，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

甘临者，甘心于人也。三本为卦主，今二刚浸长，得中而位正，承之于下，三德既柔，失位无应，又系悦体阴，以资阳为美，见二之承奉而心悦不能自主，遂甘心焉，故为甘临。三之甘与二之未顺，皆为主爻言也。凡利皆无阻之说，甘心为人所临，则不利可知。利本阴象，阴变阳，是不利也。乾三惕若，互震恐惧，忧象。能忧则改，所以无咎。兑口衔坤土，爰稼穡，稼穡作甘，以口而衔稼穡，甘象。节五变临，亦曰甘节。

《象》曰：甘临，位不当也。既忧之，咎不长也。

阴柔居三失位，又逼近浸长之二阳，故曰“位不当”，据未变言也。“既忧之，咎不长”，惕若而无咎也，据已变言也。

六四，至临，无咎。

易兑为坤，居顺体之下，与能临之悦体相接，则临之者将至矣，故云至临，谓方至于坤也。

《象》曰：至临无咎，位当也。或作当位实也。

初阳居阳，此阴居阴，曰位当者，与悦体相接而临者也。是不应、不比之词。

六五，知临，大君之宜，徐作智临。吉。

论位，则上临下；论体，则阳临阴。唯知者始能通达权变，故唯居中得正有应之五，可言知临，是明目达聪，不自用而任人者。临有逼近义，知能应之，二必将行其中以应之，此人君之大义，故曰宜、又曰行中。五君位，阳称大，变坎为通，知象。坤五黄中通理，亦变坎也。一作以阴顺阳为行中，然阴无能行之理，五亦无下行之理。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

初震爻，故曰行。五中，二应亦中，二互震，故亦曰“行中”，谓二之以中道行也。在临卦中，凡能行者皆阳耳，故甘临、至临、知临皆宜本二阳说。

上六，敦临，吉，无咎。

敦，厚也。坤土变艮土，厚象。上与初、二虽非正应，然志在二阳，尊而应卑，高而顺下，敦厚之至，吉而无咎者也。

《象》曰：敦临之吉，志在内也。

内指内卦，谓二阳也。曰志，明非正应也。

䷓ 坤下巽上

阴质厚于内，阳德明于外，有象以示人而为人所观仰也。风行地上，遍触万类，周观之象。二阳居尊，为下阴所观仰，观之义。通卦，卦名观、大观、中正以观、风行地上观，去声，自上观示乎下也；余平声，自下观上也。临、观，或与或求，故兼上下两义。

观，盥而不荐，或作盥，李作薦，王肃作“盥而观荐”。有孚颙若。

观者，有以中正示人而为人所仰也。四阴观仰五，五以中正示之，便是两义。盥，将祭而洁齐也；荐，奉酒食以祭也；颙若，尊敬貌，一曰头端直貌。《本义》以“有孚”句指在上者可观仰说，来氏本马融，指人皆信之说。

照按：孚字皆因人而见，须兼上下说。“盥而不荐”，上之诚信也；“有孚颙若”，下之诚信也。《彖》辞中正而示，下观而化，便是两义。卦象重艮，艮为宗庙，外明内幽者也。祀神者必先有诚敬中存，即阴实于内之象，而祭祀之诚，又唯未灌为真，故遂言“盥而不荐，有孚颙若”。虽说观者，然所孚则不荐之诚敬也。盖阴阳相得，始可言孚，此卦阴内阳外、阴下阳上，阳上则有下照之德，阴下则有上附之情，故言孚。远为“童观”，近为“观国”，观以所见为美也。王逵曰：天气通于目，上动下静；地气通于口，上静下动。观，巽风动而坤土静，故曰观；颙，艮山静而震雷动，故曰颙。

《彖》曰：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释文》无以字。而天下服矣。

阳大阴小、阴下阳上，故曰“大观在上”。顺则于理无乖，巽则于情无拂。五居大观之位，具顺巽之德，以所居之中正观示天下之不中不正，然后下观而化，威信而仰之，“有孚颙若”也。“盥而不荐”，神感也；“有孚颙若”，神应也。寓于目而无待于言，非神而若是乎！“四时不忒”，天之神于观示也；“神道设教”，圣人之神于观示也，此以上观下者也。天下服则下观而化矣。



《象》曰：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

风行地上，有历览周遍象。君子之德风，故有观示义。省方即巡狩，观民风即陈诗纳价，设教因方即修其教、不易其宜也。坤为方，阴为民，巽以申命，故省方观民设教。

初六，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

卦以观示为义，五为主也；爻以观瞻为义，皆观五也。艮少男，童象，初阳亦童象。二居阴，则象女，蛊二以阳居阴，亦为干母。阴小人，阳君子，本卦阴取小民，阳取君子，初六失位处下，去五最远，不能观五中正之德辉，犹童子识见不能及远，谓所观之不广大也。小人则宜，故无咎。君子则当上观，君子如此，故吝。吝者，阴柔俭啬之性也。卦全肖艮，人生于寅，艮寅同位，故取为人正，爻曰人、曰女、曰我、曰生、曰宾、曰君子，皆人也。

《象》曰：初六童观，小人道也。

“小人之道”，为居初处下，远阳无应，不能观国之光也。

六二，闚观，古亦作窥，利女贞。

闚观，门内窃视也。曰“利女贞”，则丈夫非所利矣。互艮，门象。坤为万物所出，又有阖辟之义，亦门象。变坎隐伏，伏离目，目在门内隐伏处，窥观象。见所观之不明也。

《象》曰：窥观女贞，亦可丑也。

童观不广大，窥观不光明。既云利女，又曰可丑，为丈夫言也。

六三，观我生进退。

“我生”，有指我之所行者，有指上爻者，有指四者，有指为平生者，有指为人之神明者，均非爻旨。盖人生于寅，此卦肖艮，故全象人，人必有所由以生，故此卦三言生。人生于阴阳者也，阴阳之运又迭相为生，阴由阳生、阳由阴生，故两阳言生，而此亦言生也。三，阴所生，巽体两阳也，坤必交乾然后资生，故谓阳为我生。阳在巽为进退不果，五为卦主，三进则为比五之四，三退则为应五之二，是位虽不应不比，而进之退之皆可也。故论位则非进非退，有定者也；论行则可进可退，无定者也。此爻全说在行上，故《象》曰“未失道也”。果知阴阳迭生，则谓五阳为我生者亦可，为生我者亦可，总欲发以阴观阳、以阳观阴、应感相契之义耳。童观太近，窥观在门，进退在道，观国之光则入帝阍而近君矣。

《象》曰：观我生进退，未失道也。

道犹路也，在进退上见出，即阴阳相生之正道。进则比，退则应，故曰“未失”。

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五以中正为观，六四最近，则大君之道德达为邦国之辉光，咸得目击其盛，故为观光。阳德大明，艮有辉光，光象。坤，国象；五，王象；以四承五，宾王象。离暗而明，离家而国，故利用仕进以行道，而为王者所宾礼也。宾主宾兴，皆宾也。观卦利近，二应中正止曰“窥观”，不利远可知。

《象》曰：观国之光，尚宾也。

尚同上。坤国，五王，艮光，尚则离内之外，宾则阴阳接也。

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

阳称君子，言当观我之所生，则上之所示者何如，下之所化者又何如，果无愧，君

子始可无咎。三之我生，是我资以生者；此之我生，是我所生者，谓众阴也。盖立君以养民，故以坤众为我所生。君子二字，便包有中正观示之义。

《象》曰：观我生，观民也。

以上临下，以阳照阴，故有观民之象。民坤象，观其下观而化，则上之观示可知，故曰观民。三之进退，五之观民，皆以自考也。四阴皆民，姤四与初远，亦曰远民。

上九，观其生，君子无咎。

凡阴皆阳所生，与五同德，故亦同占。五曰我生，近也，亲之也；上曰其生，远也，疏之也，俨若旁观云耳。其字即我字。

《象》曰：观其生，志未平也。

变坎水持平，故言平，平均也。“未平”，言与五均有其生，不与五同可观之位，故虽有志下同于五，终不克与五齐量而观。故五据为我生，而上则外之以为其生。但曰志，则非有观示之行可知矣。



震下离上

噬，啮也；嗑，合也。颐中有物间之，啮而后合也。上下两阳而中虚，颐口象。九四一阳间于其中，必啮而后合，噬嗑象。

噬嗑，亨，利用狱。

事不亨通，以有间也，去其间则亨通矣，故噬而后嗑，此概言也。用狱则噬嗑之一事。互坎法律，又为刑狱，狱象；互艮手，用狱象。治狱之道，唯威与明，又柔而得中，乃可贵。卦见震威离明，下动上明，虽不当位，利用狱也。

《象》曰：颐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刚柔分动而明，雷电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用狱也。

颐中有物，三阴也。阴有形而无成，得阳而始有，照以阳明之色也。故颐不言有物而此卦言有物，中阳故也。巽《彖》之有无亦此义。物在颐中，隔其上下，因噬而合乃得其亨，为阳以神用能入阴中而浑合之也。阳动阴静，阳无形阴有形，故上下阳象颐；阴有形，象物；阳动其中，则象齿。有谓阳为物，三阴为齿者，非也。谓震动为齿，则又止以上阳为颐，而下阳非颐矣，亦未明中字之义。如以中阳为阻隔之物，则又不知上阴、下阴之分。始云间中有阳以动之，始云合也，并不解阳德善动，非贵阳之义也。如以三阴为齿，是在颐卦止有空齿，何得释为养义。阴阳各有其德，故详辨于此。

震刚离柔，分居内外，通卦三刚俱为柔分，故曰刚柔分。雷动象电，明象，雷威动于下，电明照于上，合以成文，故曰章。雷震电耀，威明相济，故利用狱。动不如雷，乌能断；明不如电，乌能察？得中谓上、谓外卦，行谓往也。凡卦之气，皆自下上行，周流不息，故言行。来氏之综则倒也，而非行也。此卦内主初而外主五，初勿用之爻，外五当权得令，故专主五，柔而居五，故位不当。折狱之道，威明并用，要在得中，亦莫妙于分合。盖辞异则难合，必取其同者以察其异，将必有异中之同；辞同则难分，必取其异者以察其同，将必有同中之异。不分不可知，不合亦不可知也。唯阴象物，故二象肤，三、五象肉，皆所噬之物也。四刚象齿，则象金肺之刚物矣。象物，故不言利；象齿，故言利。

《象》曰：雷电，蔡邕石经及李鼎祚本皆作“电雷”，程、朱从之。噬嗑，先王以明罚敕法。

雷电不必倒用，如雷在地中、泽上有地、天在山中，皆先说下卦也。如谓明先、敕



后，然蛊之振、育固先巽后艮，临之教思、容保固先兑后坤也。大约先说之卦必阳卦，不然则阳爻所在也。临之阳在泽，先说泽是也。此卦震主阳而离主阴，故先说雷。人之目上动以合下，人之颐下动以合上，此为噬嗑，故先说动卦。本文先说雷、后说电，成卦之序原是如此。下文先说明、后说敕者，因说君子，在行事一边，此先知后行之义也。

罚者，一时所用之法；法者，平日所定之罚。辨轻重，象离明；正国法，象雷威。总期得中，不流于姑息，不伤于苛刻也。噬嗑、丰皆火雷，大《象》皆言狱，重明断也。其悔责无敢折狱，旅无留狱，皆反贞卦，责离藏则不明，旅内止则无断也。

初九，履校灭趾，陆作止。无咎。

校，足械；履者，以校加足，如纳屨也。互坎为桎梏，校象；震为足，趾象；变坤不见，震足灭趾象。无咎，因刑而惩创之也。不行有三象，灭趾自不得行，是一象；制之以校，使不得行，是一象；由震变坤，改而不行，是一象，皆无咎之义。无咎为在初也，初则未至于再，故知能改。上之恶积罪大，穷极之爻也，予言不行不明者，震行而艮止之，离明而坎陷之，所以异也。

《象》曰：履校灭趾，不行也。

不行之义为震言也，已详爻中。

六二，噬肤灭鼻，无咎。

来氏曰：肤者，肉外皮也。凡卦中次序相近者言肤。剥之肤艮而易噬，爻变兑口，噬象，二居中，乃治狱之人，初在二外为肤，故《杂卦》曰“噬嗑食也”，为噬言也。互艮为鼻，变则互离，不见艮鼻，故灭鼻。

照按：此据听讼者论，则灭鼻为易噬象，二中正，故无咎。然谓听讼而至灭鼻，当亦牵强。据所听者论，则灭鼻与灭趾、灭耳相同，皆获罪之象。乘刚故灭鼻，中正故无咎。作两象亦可，上下两爻，噬物者也；中四爻，所噬之物也。作所听者说，为当九四独刚，故以肉之连骨者象之，三、五附骨，故象肉，此在肉外，故象肤。肤字亦出先天八卦，详《函书》。

《象》曰：噬肤灭鼻，乘刚也。

刚谓初，人刚则性直无隐，听断乘刚，则据中正之理而断之也易。受断乘刚，则中正直遂，亦易获罪，直遂非恶也，故无咎。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腊音昔，腊肉与干肉皆谓火干之肉。离火在前，三又变离，上火下火，安得不干。来氏曰：《易》中言遇者，皆雷与火也。

照按：来氏真好学深思者矣，然夬、同人亦言遇矣，独置而不论，谓非雷火也，岂通论乎？遇也者，先天八卦缝中所成流行之十六卦也，以在先天图本来相比，今复得会为一卦，如远客他乡忽遇故乡之戚友，故得言遇。因在八卦缝中，顺之逆之，得十六卦，故予遂命为缝卦。如噬嗑，离、震遇也，三变离互兑，则离、震遇，兑、离遇；丰，震、离遇也，四变坤则震、坤遇；夬，兑、乾遇也，三变兑互巽，则兑、乾遇，乾、巽遇；睽，离、兑遇也，二变震，则震、离遇，离、兑遇，四变震互艮坤，则坤、艮遇，震、坤遇，离、兑遇，上变震，则震、离遇。同人本非缝卦，而中互巽则巽、乾遇，五变离，互兑巽，则兑、乾遇，离、兑遇；小过本非缝卦，二变，互乾兑，则乾、巽遇，兑、乾遇，四化坤，则震、坤遇，坤、艮遇，互巽化坎，则巽、坎遇，坎、艮遇，上化

离，互兑，则震、离遇，离、兑遇；困本非缝卦，孔子曰“井通而困相遇也”，盖下坎水上互巽，则巽、坎遇，上兑金中互离，则离、兑遇。此言遇之概也。邵子乾遇巽，孔子姤遇，皆谓缝卦，非直雷火两卦得言遇也。

毒，厚也，师古曰“久也”，腊肉之陈久味厚者也，言噬干肉而遇陈久厚味之肉也。互坎曰毒，故师亦言毒。三阴柔不中正，居刚、比刚、应刚，是治狱而遇多年陈久深厚之事，难于断理，故小吝，然于义固无咎也。旧说谓治人而人不从，如作所听者论，则遇毒当与灭趾同类，亦是两象。

《象》曰：遇毒，位不当也。

位不当，居刚、承刚、应刚，又雷火相接也。作听讼说，则遇毒为噬者，言难噬也。作所听者说，噬则难于陈词，遇毒则获罪也。

九四，噬干肺，《子夏传》作肺，荀、董同。得金矢，利艰贞，吉。

肺，干肉之有骨者。离为乾卦，六五亦同此象。三、四居卦中，乃狱情之难服者，故皆象以坚物，此正颐中之刚、象齿之爻也。乾为金，金象；互坎中阳直，矢象。若六五变乾，有金象、无矢象，故止曰得黄金。得金矢，本爻之刚直；得黄金，以柔变刚也。四刚居柔，故以艰贞之利归之，而谓为吉；五柔变刚，故以贞厉归之，而止称无咎。两得字，皆由坤卦得朋而出，四阳而上下皆坤、五柔而变纯乾故也。

“利艰贞”与“贞厉”，方始有戒之意。艰谓坎陷，贞谓以阳居阴，不正也。艰以心言，正以事言。陆绩曰：失位用刚，物亦不服。然噬肺虽复艰难，终得伸其刚直，此以艰字承噬肺，而以贞字承得金，其解最确，特少利字耳。据听讼论，则治狱而遇刚直之人，利于艰而正，始吉；据所听者论，则是以阳居阴，位不中正，又属坎爻，外若明顺而心实阴险刚直不回者也，要必利于艰贞，乃始吉耳。“得金矢”、“得黄金”皆当与“遇毒”、“灭趾”同看，若专说听讼当如金刚矢直，则下文利艰贞岂不重说戒辞，且四本刚直，又何待重说乎。

《象》曰：利艰贞吉，石经作大吉。未光也。

离本光明，互艮亦光，互坎掩离，变坤迷，皆未光，处非位也。

六五，噬干肉，得黄金，贞厉，无咎。

黄，中也；金，刚也。坤五，黄象；变乾，金象。噬干肉亦非易，特易于干（姊）[肺]。得黄金，犹云治不服而能用中、用刚以胜之也，方有得字义。此贞字与四不同，四贞字说在艰下，欲其艰而贞，始利也；五位居中，贞其自有，故言厉始无咎，谓其居刚、乘刚、变刚也。若以所听者论，则亦果于用刚者，故唯贞厉始无咎也。

《象》曰：贞厉无咎，得当也。

以阴处阳，乘刚变刚，凡事或有不当，故必如此乃得当也。

上九，何校灭耳，何，古作荷。凶。

何，负也，谓在颈也。互坎为桎梏。初曰履，足爻也；上曰负，角爻也。坎为耳痛，灭耳象；离为戈兵，中爻艮手，手持戈兵加耳，亦灭耳象。上处卦终，是恶极罪大，忙然不悛者，故凶。《易茎》曰：六爻皆治狱者，若谓初上受刑，则以灭趾为无咎，不通矣。

《象》曰：何校灭耳，杨易以聪即古听字。聪不明也。

聪，听也。上九未变，离上坎下，故听之明，变则有坎无离，故听之不明。坎为



耳，故言听。困坎有言不信、夬四变坎闻言不信，皆同听之不明，故凶。此为好察而自用者戒。



离下艮上

贲，饰也。山者，百物草木所聚，下有火，则其草木皆被光彩也。又内离外艮，有文明而各得其分之象，故为贲。

贲，亨，小利有攸往。郭京作“不利”，今本误作“小”。

乾坤相交，阴间阳，阳包阴，故亨。又艮山地文在上，离日天文在下，二文相饰以成贲，犹人君以刚柔仁义之道饰成其德也，刚柔杂、仁义合，然后嘉会礼通，故亨。卦互震坎，艮止于上，坎险于下，虽欲震动，不利大行，小有所之则可矣。

《彖》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王加“刚柔交错”四字，《易举正》同。

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易举正》：“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注云：刚柔交错而成文焉，天之文也。今本脱“刚柔交错”一句。

柔来文刚，谓离二之柔自外来，分乾体为二也。刚上之刚，谓上九；文柔之柔，谓四、五；“分刚上而文柔”，谓艮上一阳自乾用分出，饰坤迷之体，使光明也，此谓下主柔、上主刚耳。凡卦皆以乾坤为体，及二用往来上下，始论动用之刚柔，故言分也。内而离明烛物，动往不臧，故亨；外而艮止，则内能知外不能行，故止。“小利有攸往”，互震往象，动而陷，陷而止，乌能大遂？下离，互震坎，离日坎月，震动于上，错行代明，故曰天文。此上宜添“刚柔交错”四字，盖日月运转即天行之不息也。文明谓离，止谓艮。在人者灿然有礼以相接，截然有分以相守，故曰人文。互震春，伏兑秋，坎冬、离夏，时之变也，故观天文以察时变。化者，变而为新；成者，久而成俗。重明丽止，故化成；离火，故化；艮止，故成。

《象》曰：山下有火，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

火郁于山下，明于内而不克外煊，故为贲。贲非文也，即闭塞之意，是能知不能行，“小利有攸往”之义也。凡文皆炳然外煊者，今内之明止于照山，而外艮又止之，使不克外煊，故外三爻因火而见者，一曰贲如皤如，白马翰如，皤亦白也；一曰束帛戔戔，吝；一曰白贲，皆非光彩外煊、五色陆离也。下照以火，白焉而已。孔子得贲，愀然有忧色，诚惧文郁于内而莫克大通也。“明庶政”即“小利有攸往”，内明之用也。“折狱”斩然独断，非大明不可；“无敢”者，艮止也，仍是小利之旨。

初九，贲其趾，古一作止。舍车而徒。郑、张本作舍舆。

初足爻，互震坎，震趾、坎车，变艮止而又止，舍象。贲，饰也，因文郁于内，故须饰也。初在下，故曰贲趾。初比二应四，比二则从乎坎车，应四则从乎震足，是舍比从应之象。乘车者，车在下，今在上，不可乘，故贲趾而舍车。

《象》曰：舍车而徒，义弗乘也。

车在上，初在下，本无可乘，故归之于义。

六二，贲其须。

侯果曰：三至上象颐，二在颐下，须象。二与三皆无应，若能承三与之同德，必可相与而兴起也。来氏本之，谓二变，互兑口，口旁之文唯须，故象须。煦按：须，待也，又相得之谓。离为附丽也，火用薪传，中薪而火始四达，因火之丽于薪，遂觉薪之丽于火，此火薪之相须也。同二言宗，与此同义。离以一阴丽于两刚，非相得而成文

乎。阳性上升，三互震动，今既与阳相须，故遂得与阳俱兴，主阴资阳之义也。

《象》曰：贲其须，与上兴也。

与，从；兴，起也。震动故兴，若以为艮，则止而不能兴矣。

九三，贲如濡如，永贞吉。

离文外焕，故贲；坎水滋润，故濡。离之外阳居二阴之间，左右先后比己皆阴，盖得其贲而润泽者也。附己之二在下而须之固，遏己之艮在上而止之坚，又当坎陷之爻，故欲长贞其位而不及行，象得位故吉也。

《象》曰：永贞之吉，终莫之陵也。

陵即丘陵之陵，艮象也。之，往也，三应艮止不往而之于丘陵，得位故可长贞。陵又侮也，既不妄行，孰得而侮之。

六四，贲如皤如，郑、陆作“蟠”，荀作“波”，董音槃。白马翰如，翰一作寒。匪寇婚媾。

皤，白也，又年老白首之称。四变互巽，白象，贲而又皤，是贲而白质多者。贲以文饰为义，今白质多，是抱文德而终老不试者。白马翰如，则栖栖皇皇之心也。互震，为异足，为的颡，异白足，颡白巅，皆白文也。翰如，如飞翰之疾也。互坎为亟心之马、为寇盗、为狐疑，婚媾谓初，寇盗谓坎，言非寇盗，则婚媾可成，皆不试用之象。凡婚媾，皆先天相对相配者也，四变则先天艮兑相配，后天震兑相配，详见震卦。此与屯二同其马，皆指震。屯二应五，此应初，皆婚媾也。屯二为震之初阳所干，无坎象，故止言不字；此亦为互震之初阳所干，而三又互坎，故遂言寇，此皆逼于位也。故小《象》曰“当位疑也”。

《象》曰：六四，当位疑也。匪寇婚媾，终无尤也。

以阴居阴而应阳，故当位。逼于震坎之阳，亦位也。坎盗震动，故疑。居阴守正，故终无过尤。

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戔戔，吝，终吉。陆德明引黄颖作“世于邱园”，子夏作“残残”。

艮为山，山下为陵，半山为丘，五半山，故称丘。颐二应五，故曰丘；颐渙互艮，故曰有丘。艮震两阳含二阴，园象；艮果蓏，震林木，亦园象。震木，山丘，则园之饰也。贲卦六爻，皆文而不甚大文之象。虞翻曰：六五失正，动而成巽，巽为帛、为绳，故束帛。以艮手断巽，故戔戔。失位无应，故吝。变而得正，故终吉。荀爽曰：艮山、震林，失其正位，在山林之间，贲饰丘林为园圃，隐士象。五，王位，履中蹈和，尊道之君也，故曰“贲于丘园，束帛戔戔”，君臣失正，故吝。能以中和饰上成功，故终吉而有喜。此以贲丘园指隐士，束帛指君，吝兼君臣，终吉又指臣，亦是一爻两象。与噬嗑两象同。《本义》谓：敦本尚实，得贲之道，故象“贲于丘园”。阴性吝嗇，故象“戔戔”，浅小也。人而如此，虽可羞吝，然礼奢宁俭，故得终吉。此以柔中立象，为市朝繁华，丘园朴素，亦不贲之贲。来氏以隐士指上九，引蛊、随为说，则丘而不园矣。郝解曰：贲五象丘园，谦五象侵伐，未尝定以五为君也。泰二象君、谦三为主，未尝定以君居五也。

煦按：凡卦先论主爻，然后兼及余爻。凡爻先论本位，然后兼及应、比。此之丘园，震艮中虚也，爻变互离，有光彩，故言贲饰于丘园，谓隐士也。一束之帛而戔戔，阴爻吝嗇象。终吉者，隐士遂其志而有喜，人君用得其地而有喜也。坤阴两拆，束象；戔同残，伤也；艮伏兑为毁折，戔戔象。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伏兑悦，故有喜。凡言喜庆，皆阳爻。此爻犹在贲中，说不得贲道，将终变离光明，说不得文，反于质，戈戈，只文之俭啬者耳。

上九，白贲，无咎。

贲，文也，白质也。上居贲极，物极则反，有色复于无色，故有白贲之象。文胜而反于质，无咎之道。

《象》曰：白贲无咎，上得志也。

上居贲极处，无位之地，可以得行其志，正如山林隐逸，理乱不闻而守贞抱素，唯志所欲。来氏指为受聘之贤，非也。贲之为贲，由艮起也，上三爻唯四有应，故虽婚媾，而仍有皤白之象。五则有戈戈之吝，上则直以为白贲，皆不文之文。

卷六

周易上经



坤下艮上

剥，落也，九月万物剥落时也。一阳覆五阴，阴盛阳孤，势将剥落而尽。郝解曰：剥者，杀性解体之名，故爻象为床，床，几案也，因有肤鱼果核陈设之象。

剥，不利有攸往。

阴盛阳衰，小人壮而君子伏，又内坤外艮，有顺时而止义，故不可有所往。《易》言不利往，皆东北艮象，万物成终之地，正丧朋时。故蹇有艮，《象》曰“不利东北”，其曰“利西南”，与艮反也。解有震无艮，则止言“利西南”、“西南得朋”故利。今剥有艮，故不利往，若复初见震，则朋来矣。《易》中阴阳来往，止是一义。

《象》曰：剥，剥也，郭京作“剥，剥落也”柔变刚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顺而止之，观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

此卦诸解俱以五阴剥阳为说，皆未明剥义也，不知剥字止说在上一阳耳，若谓以阴剥阳，五阴之力何怯于垂尽之一阳，今固堂堂正位于上，果何爻之剥乎？剥之最近莫如五，犹曰“贯鱼以宫人宠”，近犹如此，疏远可知。当知剥之为义，从阴阳之隐显而见也。阴阳之理流行于天地之间，往复不穷，此盛则彼衰，此显则彼隐，故前曰阴变阳，而后曰“消息盈虚，天行也”。阴变阳者，阴阳原有迭见之理，今五阴既盛，则是初之阴变去初阳而为姤，二之阴变去二阳而为遯，以次渐长，变去五阳，仅存一阳孤立于上，几几垂尽，有似果熟枝头，将次剥落，故以剥落象之。从阳之自剥为言，见非无为之阴所能因，溯其前而以为阴变阳，不以为阴剥阳也。

小人浸长，其势方张，自不宜往。内顺外止，顺时而止，而谓为观象，即观此小人浸长之象，所以不利有攸往。消者方亏，虚则消之尽；息者方生，盈则息之盛。四字虽兼阴阳往复说，却全为阳谋，复阳息、姤阳消、乾阳盛、坤阳虚是也。此正阳消将虚之候，故遂说天行，因此卦自乾变来故也。

“观象”云者，卦自观来，有观之象，又物当九月，阳德收功，落实取材，必有可观。又当知“观象”之后说出“天行”，明指得朋丧朋、阴阳往复而言。

《周易》之理无非发明阴阳消息，微盛盈虚，天行垂象，在人观之而已。蛊之终始亦曰“天行”，巽之初终，恒之终始，莫非往复之旨，而初终尤不可不察，凡皆观象之

说也。宜曰顺止，显于外曰观象，顺动涵于中曰见心。煦按：以顺动说见心，最合易理，即率性之谓道也。

《象》曰：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春夏百昌蕃茂，见物不见山，九月万物剥落，止见山附于地，故云剥。高附于卑，贵附于贱，下不厚则不安，故厚其下始安其宅也。然指在下说亦可。厚下坤也，艮为门阙，覆于上，有似于宅。此卦主阳在上而不得位，故称上，若泰五称后者然。

初六，剥床以足，蔑贞凶。苟爽：蔑作灭，无凶字。

剥由乾来，今以阴爻逐位变之，初之阴变去初阳者也。其象剥床者，震巽为木主，皆在下，木而在下，故象床；初足爻，故象床足。二在初上，则以辨象床面矣。坤以载物，床以安人，其义同也。一阳覆五阴，有宅象、庐象、床象。蔑，灭也，阳而居初，本为正位，今为阴所变而蔑之，故以为灭贞。阴而灭阳，不得所资，故凶。

《象》曰：剥床以足，以灭下也。

灭下即蔑贞，指乾之初阳也。

六二，剥床以辨，古作分蔑贞凶。

二之阴变去乾二者也。乾二中正，故亦曰蔑贞。孔仲达曰：辨谓床之下足之上，分辨处也。郑玄曰：足上称辨，辨，分也。谓可屈伸处也。崔憬曰：在第足之间，是床桎也。程子曰：床之干。煦按：足在床下，辨，床之面也，即平也。《尚书》“平章平秩”，《史记》作“便”，《索隐》曰：《今文尚书》作“辨”。可知“平”、“辨”通声，古原通用。

《象》曰：剥床以辨，未有与也。

阴阳比、应，通称为与。与则其情相亲，故三以应上而无咎，二之无与，则直肆其凶暴，故“蔑贞凶”也。

六三，剥之无咎。陆无之字。

三阴乃变三阳者，故亦言剥。然初、二凶，四近灾，而此独无咎，三有应与，得阳援故也，故小《象》曰“失上下也”。

《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失上下，谓不与初、二、四相同，即得阳有应之说。阴以得阳为资，初、二、四比阴应阴，若小人之朋党既固，剥阳而据其位，全无阳助，故凶而近灾。今应爻得阳，故以为失上下之阴。

六四，剥床以肤，京房(木)床作“簠”，谓祭器。凶。

此爻变去乾四。初足、二辨、三床之上，四居上体，乃床上人之肤。王肃曰：坤象床，艮象人，剥床而及人肤，为害滋深，故凶。

《象》曰：剥床以肤，切近灾也。

言祸及其身而不可免。坤为灾，与下卦接也。肤字详噬嗑。

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

以阴变去阳爻，将必有报反之虞，唯有应有比、得阳之助者不然，故一无咎、一无不利，且此爻又有承阳之义。变巽象鱼，详见中孚。巽绳、艮手，故贯鱼。鱼之联贯相次以序，五阴分列象之。五，君位，阴故象后，上承孤阳，故象君以后以之也。艮为宫室，鱼，阴物，宫人众妾乃阴之美而承顺于阳者。伏兑少女，变巽长女，下坤互坤，皆老妇，宫人象。宠者，阴阳相得之义，顺而止之，正在此爻，以顺而止则必无违忤，故



无不利。利，阴象得阳始有之，故观四近阳亦言利。

《象》曰：以官人宠，终无尤也。

以阴变阳，宜乎有尤，今顺而止，以阴承阳，得阳之助，故无尤。

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京作“德”，董作“德车”。小人剥庐。

乾阳悉为阴变，此爻独存于上，故有硕果不食象。不食即谓不变，不剥也。艮为果蓏，硕大也，阳称大，又为圜，大而圆，果象。伏兑为口，本能食，兑伏，不食象。乾为君子，上阳是也。下坤，上变亦坤，坤为民、为小人、又为大舆。坤为舆，皆载物者也。据君子而论，则下承以坤舆，故曰“君子得舆”，是据阳之视阴而为象也。又曰“小人剥庐”者，艮阳上覆，下阴旁列，有似于庐，庐为人所覆庇，坤阴之赖以覆者独此一阳，今上变为坤，减却艮象，不成为庐，则下坤何所覆乎，是据阴之视阳而为象也。上句就未变说，下句就已变说，故不同。硕果即上九二字，爻之主象也，为阳言也。下二句即在硕果二字中。

《象》曰：君子得舆，民所载也。小人剥庐，终不可用也。

民与舆皆谓坤，指下卦也。庐谓艮，阳也。“得舆”，则承之者顺，故为民所载；“剥庐”，则失所覆，故终不可用。



震下坤上

《周易》贵阳。复，阳之复也。古文从𠄎，天与日月同度也，变楷而失其义矣。自五月阴生，其阳就消，直至十月，六阴盛而乾阳尽矣。然乾道健行不息，穷上返下，故十一月一阳来复于内，故名复。剥、复皆不离坤者，以先天图乾阳终始于坤也。剥丧朋，复得朋，故卦辞曰（曰）“朋来无咎”。

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京房作崩来。反复其道，古一作反覆。七日来复。利有攸往。

复，亨，阳之通也。阴静阳动，阴无为，阳有为，以静正闭塞之阴，而阳复其下，其势难遏，故曰亨。内动外顺，亨义也。复也者，未尝竟绝之称，言往来也，故曰“出入无疾”。复亨已了卦义，其下皆在复亨字中。“出入”指阳言，其长而盈，盈而消，皆已过者也。“入”谓阳复，指见在也；“无疾”，循序有渐也。又阳生阴杀，“疾”谓坤也，阳来则阴去，故“无疾”。“美在其中而畅于四肢”是其义也。无疾即亨字，朋来即得朋。震象西南得朋，据坤之视阳而言。自内出外为往，自外入内为来。谓坤体而乾来者，此言交也，谓本无而今有，若自内生出者然，此言生也，《彖》辞“见天地之心”是也，皆来字义也。无咎亦亨也，生生之机从阳复而始，有何咎。

反复即出入也，言阳之循环而未尝绝也。道犹径路，大化之舒敛，外出而复归于中，天地之心即径路也。又阳德健运，既出而返，迁转不息，道如是也。“七日来复”者，阳之出自姤至坤，凡六日，至复则七日矣。阳德故言日，盖言阴终阴始，则象月矣。临言八月，亦谓所发之阴也。七少阳数，八少阴数也。此上皆复亨之理。利有攸往，始言人事，皆谓亨也。

《彖》曰：复，亨，刚反动而以顺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利有攸往，刚长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刚反言成卦之体，刚长言复卦之用。自五月阴生，成姤，初位亦已无阳，直至子月，阳刚复来其下，故云刚反。若从震阳更发临、兑而至乾，便为刚长，自下而上为往，故曰利有攸往。反溯于复前，长推于复后也。动震顺坤，行亦震也，动而以顺行，

发无疾无咎之旨，明刚反之亨。反而复者，阳也，故云朋来。阴阳相得，故动而顺。此上释动顺之理，以见刚反之亨。

“天行”释“反复”二句，又以循环不息释必反之故。“天地之心”即未发之大中，若由此而发，则渐远矣。唯一阳初生于太极，始克见之，故云然也。邵子目为天根，第心言肆应不穷，根言生生不息耳。天根之说，独不及地，以阳复地中，贵阳故独言阳也。又因先天图象天之纯乾由此而生，故以为天之根，此兼地言之，雷复地中也。动，震性；雷，震声，见阳之明也。

《象》曰：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雷在地中，一阳初复，万物含生未发，当上下安静以养微阳，即“潜龙勿用”也。闭关即安静意，“不行”句，下安静也；不省句，上安静也。震大涂，坤为众民，众行于大涂，商旅象。初为来，处阴爻，两列有阳横亘于大途之来处，闭关象。阖户为坤，亦闭关象。阳君不居五、居初，潜龙爻也。巽后伏初，故曰后，今隐而伏，故“不省方”。上曰先王下曰后者，凡阳皆乾之用九，震为初用，故溯成震之始，称乾为先王，见震初之微也，称后谓震由伏巽来也。

不知阳用于乾，见本于伏，均非爻旨。虞翻多论伏象，非无据也。或曰至日谓巡狩而反，今考史书，先王至日亦曾有不行不省之事乎，故知此皆圣人身心中事，于此特露一班，故《彖》词言“见天地之心”，而此云不行不省，学者当细心讨论。

初九，不远复，无祇悔，祇音支，适也。王肃作提，云“安也”。《九家易》作“多”，音支；又作姦，与多同。元吉。

祇，至也、抵也。一阳初生为复主，居事初，其失不远，故有不远于善、无至于悔象，元吉之道也。元，始也，此为见心之初爻，故云始吉。元字，诸卦不轻言，非其始之者也，作大善解亦可。在卦言亨，是正复之时，在当爻言元，溯见心之事也。不远，据中言也，由此外出，则渐推渐远，故因不远而溯其元也。此圣人传心传道之爻，故小《象》以为修身，而《系辞》又复提之。盖生人之性本有未发之中，立天下之大本，无亏损、无去来，凡有差别，皆动后之事，愈动愈远，愈远愈纷，终至差别不可究极，所由曰“习相远”也。震本动爻，动又在初，因其出于天心，故称不远，若人之方离而即回转者。然圣人与天为一，有何远近？学者不然，故孔子曰回也三月不违，又曰其庶乎，皆不远之义。日月至焉，则屡动屡违，远可知矣。其以仁教颜子，亦曰复礼。大抵人非圣贤，悉具食色嗜欲之性，逐渐支离远去，皆未能向立命之初留心打点，使于方动欲动时，一触便转，几于不远之复，亦有何难。盖势已极盛，皆难粹然消灭，唯初起未盛，一排拨之便已复旧，若远而始悔，无能为矣。

《象》曰：不远之复，以修身也。

性为身主，情动则远，敛情归性，大本立而达道。行故曰修身。

六二，休复，吉。

休，息也。居中而不前不后，故称休，是休息以待复者。又因初动于下，此适居中，故相形而见为休。初为不远，二较初已远矣。然天运无往而不复之理，二虽远初，才位皆柔，而所处中正，故于此休以俟之，虽远而亦复也。譬若两人同行，一出门即返，是不远复也；一已出门，待后者不至而亦返也。初阳有升性，初既不远而即复，二乘初之动，因其复而始复，如有待者然耳，故曰“以下仁也”。是仍未大远也，特比初稍后耳。休否亦取中立之义。

《象》曰：休复之吉，以下仁也。



仁为长善，谓初之见心，元吉者也。二爻中居，本有静象，因不远复之仁人动于下而上撼之，因亦翻然而复，如有待而复者然也，故云“以下仁也”。下以位言，非亲下之说。不远者，最速者也。休复者，稍缓者也。

六三，频复，古作“𡩋复”，郑玄作“𡩋”，当是𡩋之“𡩋”。**厉无咎。**

频，数也。三处两卦间，以阴居阳，不中不正，又处动极，上接静坤，载动载静，复而又复，频复象。与频巽同。频复则频失矣，厉，危也，频失故危。频复则能改过，故无咎。乾惕之位，故厉。

《象》曰：频复之厉，义无咎也。

虽频而能改过，揆之于义，故无咎。

六四，中行独复。

初居内卦，出于天心，故曰中。四变震，故言行；独应初，故言独。初之复在心，故曰悔；四之复在事，故曰行。此内外之分也。又四居三极中位，在五阴中，皆中也。初不远，颜子也；休则稍远而有待，曾子也；频复，日月至焉者，游夏也；四则行之既远，毅然独复，孔子之门人皆是也。故《象》曰“以从道也”。道则在外而见诸行者也。

《象》曰：中行独复，以从道也。

初曰修身，二曰仁，四曰道，仁与道皆修身之事，特仁在心而道在事耳。比者内而近，故曰下；仁应者外而远，故曰从道。

六五，敦复，无悔。

外坤又互坤，坤厚载物，故曰“敦复”。执德坚、信道笃、不辞难，不以久暂而加厌，故曰“无悔”，全在行事上说。“无祇悔”者，未到悔时；“无悔”者，不以繁难而加厌耳。中德居尊，故有此象。

《象》曰：敦复无悔，中以自考也。

考，证也。不远之天心，是自然之中德，五处外中，是亦有中德者，特其中在外，较诸不远之天心，只是能以中德自相考鉴耳。初为复主，下仁而成休，比也；从道而成独，应也，皆资初也。五以中德自考，无资于初，故曰“自”。

上六，迷复，凶，有灾眚。郑“灾”作“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迷复，迷而不知复也。坤本先迷，今居上极，则迷甚矣。灾眚即凶也，凶犹有遭际，灾眚则自身之凶也。用师以下，灾眚之甚、凶之大者也。以，及也，师败及其君，有倾危之忧也。坤为众，变艮，大象；离为戈兵，众动兵戈，又龙战之爻，行师象；变艮无坤，失众象；坤为国，伏乾君，坤阴灭之，国君凶象；十，土之成数；不克征，不能雪耻也。初“不远”，上“十年”，言远也。阳刚善动而复，故止于七日；坤阴性静而止，故十年不克征也。以临八月较之，则本卦五爻、变卦五爻，言至剥也。

《象》曰：迷复之凶，反君道也。

反，亦复也。复所当复，则曰复；复非所复，则曰反。复至上极，不成复，故言反。坤之反为乾君，又当龙战之爻，故曰“反君道”。将使坤变为乾，指夬言也。至夬之无号，则“以其国”及“十年不克”皆在中矣。初不远，是念之方萌最速者也；休复稍远，然犹近初，故仁字亦说心内；频复亦在心上打点，皆内卦也。四外则曰行，敦则行之厚者也。上用师，则大有所为，全不自反，贸然以行者也。

三三

震下乾上

元子曰：剥、复，艮震交地；无妄、大畜，交天。复，贤学；无妄，圣学。《易溯》曰：无妄，诚也。大畜诚而明也。性以动显，学以止畜。《史记》作无所期望，盖主震木而遇乾金，天命不佑，不吉之占也。

无妄，《史记》作“无望”，康成、子雍皆云“妄”犹“望”。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无妄，至诚也。动而健行，唯动以天，始能有此四德。匪正，妄动者也。有眚则无四德。程子曰：动以天为无妄，动以人欲则妄。《周易》立教，性与天道俱在其中，仅作占卜论，非矣。震木乾金，妄动而上行必受其克，故不利有攸往。凡言利者，皆得朋之震；言不利者，皆丧朋之艮。此卦有震而互艮，故前曰“利贞”而后曰“不利”。

《彖》曰：无妄，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动而健，《举正》作“愈健”。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佑，《释文》作“佑”，马作“右”。行矣哉！

刚谓震，阳来谓居初，自外来者，二、三两阴，本坤之静体居内，乾用其九一交于初，则为自外来矣，外来者对居内之静坤言也。卦以震刚为主，圣人教人观象以择主爻，故有为主于内之说。凡一卦三画，其两画相同者，皆静体也，其往来上下之爻称为主爻，动用故也。诸《彖》之往来上下，皆言动用之主爻，不可不察，详具首卷。

先日动、后曰健，从主爻说起，故先内后外。动谓震，健谓乾，便是主内之辞。刚中而应，又若主外者。凡纯乾、纯坤之在外卦，虽有动用之爻，亦多主五，君主之位也，详见《函书》。应也者，谓健动之震往而应也，刚中而应，则中无阻挠，故能大亨以正，而有乾之四德。天之命，指应五者而言，然不归诸刚中之五而归之于天，谓全乾也。乾为天，互巽为命，上见纯乾，又系初动而应天，故言天命。此上释元亨利贞之故。

匪正有眚，又是不利攸往之故。卦由巽变，至乾四而尽灭巽木，为主之震又动遇乾金，往则不利，自然之理。此卦之成性者，内震也，本出各正之天命，至诚无妄，故以四德归之，至发而为情，则千差百错，已非无妄之真，故有匪正不利之说，此卦止二、五有应，而为主之初与所应之四均非正故也。人生所行千差百错俱由情发，已非保合之真，故曰“无妄之往”。“何之矣”，盖往则非其中存者也。来震往乾，故曰“天命不佑”，复曰“行矣哉”，归咎于往也。威行之卦，故占者不吉。

《象》曰：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

万物之生，在天之下，故曰天下；又皆天命所赋，故曰“天下雷行”。行，震德；雷，震声。雷行者，动机之遍著也。天德本至诚无妄，其赋物亦然，故曰“物与无妄”。震阳得诸最初，故称“先王”，先王谓乾，与复、豫、噬嗑同义，溯阳之所自来也。茂，盛也，谓所育极盛也。天随时而生物，先王亦对时而育物也。育者，教养是也。

初九，无妄，往吉。

初无系应，震动之性上往，阴必不拒，又况动之以天，故往吉。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阴不我拒，往则成坎，故曰得志。得，震象；志，坎象。

六二，不耕获，陆云：或依注作“不耕而获”，下亦然。不菑畲，《礼记》此下有“凶”字。则利有攸往。



二在地上为田，震位东，春耕时也。震为木，二、三阴土，以木临土，上入下动，有益之耒耨，耕象。震反生为禾稼，互艮手，获象，有益耕象而无坤田，故不耕。不菑肖离火焚，牛耕，故为菑、畚。菑，一岁田；畚，三岁田。古之言富者，皆取必于农田。孔子之言富，非如后世以金宝异物之积为富也。农田之利，必耕而始有获，必菑而始有畚，不耕则不获，不菑则不畚，自然之势也。然蓄积既厚，则系累必深，故农田之子无远志。今既无系累，则必利有攸往，上下象原是一义，故用则字一转。阴爻原无动象，因震中初阳撼之于下，故为丧其所有、趋前而进之象。若将上下分为二义，并说作戒辞，皆非。《本义》作无所为于前，无所冀于后；来氏谓不方耕而即望其获，不方菑而即望其畚，均非爻旨。

《象》曰：不耕获，未富也。《举正》作“求富也”，杨易以为未然。

《易》中言富皆阴爻，阴有形可积累，坤之言积是也。如小畜、泰、谦、无妄、家人皆言富，唯家人四阴得位，本可言富，乃乘、承皆阳而所应又阳，又无动爻撼之，故得自有其富，而曰富家大吉。其余皆言不富者，非在震中，则必互震，震之二阴合体，为震皆因初阳动于下以撼之，己之所有，无能自固，故震卦有于邻之说，而泰四、谦五、畜五皆曰以其邻也。泰四本可言富，因系阴阳相接之际，阳性上行，四爻有比、有应而互见震象，有动而撼之者，则不能有其所有而变易其性，故曰不富以其邻，为比故也。谦五阴爻，本可言富，乃谦之诸阴皆欲附阳，四先得而据之，又以撝谦大辟其路，坤五以顺德附四，而互震因四而纳交于阳，而震阳撼之于下，故曰不富以其邻也，亦比故也。畜五非阴爻，则本爻不可言富，然畜卦诸阳皆欲附阴，五独据而有之，又无撼动之者，则四之有皆五之有，故曰富以其邻，亦比故也。然小畜之阳皆欲附阴，而五、上与四同成巽体，故小《象》曰“不独富”，则并上阳亦得而有其阴矣。无妄二阴，本可言富，乃比阳、应阳，震爻动撼于下，不克自有其有，故曰“未富”，仍与谦、泰同义，皆因阳而震动者也。“未富”二字，“不耕”二句在中，利有攸往亦在其中。

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

变离为牛，坤阴亦为牛，互巽为桑、为绳，艮为鼻，绳在牛鼻，止桑下，系牛象。震行象，三人位，在大涂，行人象。坤为邑，邑人象。震得朋，故言得，处动极，互艮丧朋，又伏坎盗，故言失。邑人指六三也。“无妄之灾”四字为此爻主象，此妄字作望字解，灾即无所望之祸也。盖系牛于桑，为行人得去，邑人乃受其灾祸。“行人之得”与“未富”同义，盖谓震撼于下而丧其自有者耳。灾即不利之说，既丧而不可复得，复何望乎？爻处动极，又与外乾相接，当变革之际，金来害木，故有此象。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灾也。

解见爻中。

九四，可贞，无咎。

天德本自无妄，而此居乾初，则无妄可知，故可居贞而无咎。二之言利虽不能自持，而有比、有应，故言利。此则无应，可自主而无咎者。二不言无妄，失其自有者，别无可望，故唯行之利。此则纯真自主而无望者，故皆不言无妄。

《象》曰：可贞无咎，固有之也。

下三爻或象往，或丧其所持，皆动也。此在乾初，故云固有。

九五，无妄之疾，勿药有喜。

变互坎为心病，疾象；巽草、震木、艮石，药象；覆兑，悦象。刚中有应之爻，故

云有喜。其曰无妄之疾，盖以妄为疾也，若有妄疾，非药何治？居天德之中，纯动以天而不杂以人，是无此妄疾，故不烦用药，有应故有喜也。若更用药，反杂以妄，故曰“不可试”。妄之为言，皆发而后见，天德居中，故有无妄勿药之象。试字在用边说，与赤子受敬相同，正圣人传心之法。

《象》曰：无妄之药，不可试也。

凡妄皆自外得，故克己之教，说在视听言动边，即此试字。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应震，行象。九非妄也，时位穷极，不可行耳。崔憬曰：居无妄之终，有妄者也。妄而应之，上下非正，穷而反妄，故为灾。

《象》曰：无妄之行，穷之灾也。

此爻妄字又作望字解。居外而处穷极，虽行亦何望乎，与亢龙同。故小《象》亦同。初为卦主，以阳居阳，得正者也，故吉。二以柔居中，有应、有比，得正者也，故利。五以阳居中而有应，天德纯全，得正者也，故有喜。四居乾初，是未雕未凿者，故可贞无咎。三以阴处阳，居动极丧朋之位，故为邑人之灾。上处卦终，以阳居阴，故直言眚，匪正有眚即指此爻。

䷗ 乾下艮上

大，阳也。乾下艮上，所畜力大，非如巽阴之小，止众阳之多也。有畜止、畜养、畜聚三义。畜聚，蕴蓄也，即在养字义中。取止义，则谓阴止阳，故曰小；取养义，则谓阳养阴，故曰大。

大畜，《归藏》作大毒，古一作“蓄”。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乾至利贞而四德终，艮得乾终，故艮乾合体，止曰利贞，互兑口，外近五君，不家食象。大象离伏坎，水火之合，故象饮食。乾知险，互震木，涉川象。贞，正道，即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也。道大行，故吉。利涉大川，大有所为，以济险也。坤国变艮家，以国从家，故有不食于家而食于国之象。

《象》曰：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康成、公明以“其德”属下句，元子从之。刚上而尚贤，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养贤也。利涉大川，应乎天也。

刚健，乾象；笃实，艮象。大象离又艮阳外焕，故言“辉光”。“日新”，日者天之运，新者外焕之光也。“笃实”谓两阴也，刚健内之存主，笃实外之践履，辉光则德之发越，日新又新所由积小高大以成其德也。刚上谓艮，刚在上，尚则尊奉之，言主爻也。五君，乾亦君，有六五尊上阳之说，有下乾尊艮阳之说，皆可。贤指内刚健而外文明又有辉光日新者也，上，进也，此自下奉上言也。

“止健”与“养贤”同义，健即贤，止即畜，此自上视下言也。特止健言德，养贤言卦象耳。尚贤则用人以正，止健则禁暴以正，故曰“大正”，此释“利贞”之义。《集解》谓乾为贤，艮为宫阙，贤人居于阙下，为不家食。由以下奉上，则有尚贤不家食象；由自上及下，则有止健养贤象。乾德易，以知险，抱蕴蓄之美，有乾健之力，故能应天而济天下之险。兑口上含六五，不家食象；六五承以兑口，养贤象。四至上，象颐，故曰养。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无物不包，今在山中，则山之蕴蓄大矣。向秀曰：天为大器，山则极止，能止大



器，故为大畜。君子谓乾，震足，行象；兑口，言象。多识即大畜也，有颐养象，故以畜其德。乾在万物先，故前；震行，故往。此畜取畜聚义。

初九，有厉，利已。

乾三阳为艮所畜，内卦受畜，以自止为义，论阴阳，则若君子受畜于小人。外卦能畜，以止人为义，论上下，则若在位之禁止强暴。“厉”谓不相援而反相挤也。“已”，止也。初刚则志在必进，然为四所畜，故往则有危，止则不取祸也。

《象》曰：有厉利已，不犯灾也。

灾即厉也。止而不行，何灾可犯。

九二，舆说辐。

古作輿。说幅，说音脱。

乾运转不息，又为圆，舆象；坤为舆，乾之伏也。第乾舆言行与不行，坤舆止言载耳。輶与辐异，辐，车轮之辖，三十条也；輶，车上伏兔，以承轮者。舆行赖輶，脱则止而不行。互兑毁，脱輶象。小畜脱辐，车轮散，不堪行也。盖为阴所止，所脱者重，久住之计。大畜脱輶，盖暂脱其輶，所脱者微，暂止而旋起也。二为五畜，以有中德，能自止而不进之象。

《象》曰：舆说輶，中无尤也。

唯有中德则识时势，不躁进，自无妄动之尤。

九三，良马逐，

郑玄、姚信作逐之。

利艰贞，曰闲舆卫，

郑玄作日闲。

利有攸往。

震马前，乾马后，逐象。两马相逐，遇艮止不得驰上，利艰贞象。乾舆象，大象离中虚外围卫，象闲舆卫，又利艰贞之象。“曰闲舆卫”，俟之也。初、二皆为阴畜，观童牛、豮豕可知。唯三无应，故不受止，又互震行，故利往，然犹利艰贞者，惕若之爻也。《考工》：车六等，戈、人、殳、戟、矛、矜，皆卫也。天子十二闲，邦国六闲，卿大夫四闲，闲以序辨，亦以习名也。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与阳同德，故合志。见非阴爻，故不为所畜。然止言志合，谓非应也，故有利艰贞俟之之象。

六四，童牛之牯，

广仓作牯。《说文》作“牯牛之告”。

元吉。

童，未角之称；牯者，横木置角端，以防触楅，衡是也。爻变离为牛，伏坤亦牛，乾为首。角者，二阴在乾上也。大壮互乾见二阴，亦象角。艮手互震木，手持木而施之角，牯象。艮体居上，四当外初，畜初者也。艮少男，初应初，童牛象。初刚势微，止于未角，如止恶未形，用力少而成功多，大善而吉之道也。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四当兑口，喜象。上不劳于禁制，下不伤于刑诛，故可喜。

六五，豮豕之牙，

郑读为互。

吉。豮音焚。

大象离变互离伏坎，豕象。豮，犴也音介、腾也，乃走豕也。互震性动，豕象。牙者，《埤雅》云“以杙系豕也”，与牯同例。变巽绳，系象；震巽木，杙象。牛马豕皆人所畜，故大畜并言之。

煦按：牙，齿也，止物以自养者也。凡二、五中阴，皆取静象，五为辅颊舌口之爻，今在于中，故象牙，与牙相应之二，则所养之物也。此爻取养义，故小《象》曰“有庆”。若系豕于杙，何庆可言？四取《彖》中“止健”之义，五取《彖》中“养贤”之义。

《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

喜庆皆谓乾，四、五能止之，则四、五能有之矣。五君位，畜者大，故曰庆。凡言庆者，皆有位，一人有庆是也，喜止一身，庆及天下。四具养贤之善，贤才德成，故有喜；五兼止健之能，小人安分，故有庆。

上九，何天之衢，梁武帝作“荷”，《灵光赋》亦用“荷”，盖古“何”即“荷”。亨。

畜阳者，阴也。上亦阳爻，在阴外，不为阴畜，故有何天衢之象。上天位，四达为衢，互震大涂，在震上，天衢象。乾天艮终，终在天上矣。以天为衢，何行不可，通达无滞，道大行之象，此正不家食、涉大川之义。来氏一担挑起天衢之说，未当。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不家食、涉大川，无往而非亨，故道大行。道字即衢字。四、五就应爻上见，故有止义；上就蕴蓄上见，故有畜极而通之义。此处方曰“行”，则前五爻之不行可知。贵须之待也，阴也，前五爻之不行亦阴也，则阴之为体可知。

䷲ 震下艮上

颐，口旁也。上下二阳中含四阴，外实内虚，上止下动，口象。口食物以自养，故取养义。潜老曰：四偏卦而肖坎离，中互乾坤，则二老六子俱用之卦。中孚、小过肖坎离而用六子，不具二老，故收下经。

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

震动象，伏兑口象。人之颐下动上止，胎生者目上眦动，卵生者目下眦动，皆物性也。此卦内二阴同初阳成动体，外二阴同上阳成止体，止卦无动，动卦无止，故二、三之阴养于初阳，与动合体也；四五之阴养于上阳，与止合体也。故止动合卦，而不取应爻，各得其正，斯吉。止动既不同德又不相应，而合体为颐，故彼此相观。初之观朵颐，四之虎视，皆观也。因两不相资，故但有观义。止体观动体之所养，动体观止体之所养，此观人之所养，其正不正可知也。

大象离明，故言观，自求口实谓人之观我，其自求以养者，贤愚贪廉皆可辨也，故贵正乃吉也。阴阳之义，阳无阴有，阳虚阴实，阳动阴静，阳气阴形。坤以形用，静止有常，阳以神用，周流不息。口实者，口谓外阳之包括，实谓四阴之充斥，故言口实不言口虚，若口果虚，奚所凭而谓为养？奚所凭以观养乎？不知从前何故执阳实阴虚之说。内太实而不虚，则无运动之能，故止，象颐而称口实。噬嗑中多一阳，则有运动之能，故象齿而又以为有也。

《象》曰：颐，贞吉，养正则吉也。观颐，观其所养也。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大矣哉！

来氏曰：观其所养，观其所以养人之道正不正，指上下二阳；观其自养，观其求口实以自养之正不正，指中间四阴。天地圣人皆推广养义，故曰养之时大矣哉。见得天地圣人所养公而不私，则天地圣人所养之正也，不及自养者，公而不私即天地圣人之自养也。郑玄曰：观其养贤与不肖也。颐中有物曰口实，中互二坤，坤载万物，人所食之物皆存焉。观其求可食之物，则贪廉之情可别。程传固有所本，来氏亦出于此。

《象》曰：山下有雷，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

帝出乎震，万物得养而生；成言乎艮，万物得养而成。慎言语，养德也；节饮食，养体也。言语、饮食，动象；慎、节，止象。又慎由动出，节由止出。言语、饮食，伏



兑也，兑为艮止所掩，故曰慎、节。亦犹复卦伏姤，巽为震掩，便曰“后不省方”。

初九，舍尔灵龟，观我朵颐，京房作“揣颐”。凶。

此卦唯初、四、三、上有应，而体性各殊，故彼此互观也。四本应初，其体则止，故虽有逐逐之欲，而但为眈眈之视，初告之曰：“尔何勿舍尔灵龟之静而养息，观二、三之养于我，而一朵其颐。”盖动者之矜辞也。灵龟以食息为养，常静者也。动而好矜，全无涵养，在下位卑，宜静不静，彼虎视者在上，故凶。人之颐皆下动，故称朵，肖离目，观象。离象龟，故损益皆言龟。郝解以灵龟指上九，教四舍灵龟观我朵颐，最合爻义。盖阴阳本自相须，而阳体善动，故能养阴，止体之二阴资于上，动体之二阴资于初，正也。然阴阳不必同体，亦各有应与存焉。止缘动止殊德，故不贵应。今教之舍同体而从应，则妄动而有矜情矣。《本义》谓“我”四而“尔”初，未察朵颐唯动体在下始可言耳，当知“舍尔”八字，只是在下之动象耳。在下宜静，又当养时，尤宜主静故也。今必以“我”为四，然则凶亦为四之凶乎。

《象》曰：观我朵颐，亦不足贵也。

初教四舍止而学动，四之不舍固不足贵，初但自矜朵颐之养，亦不足贵。阳贵阴贱，今动而变阴，饮食人贱故也。

六二，颠颐，拂经，子夏作“弗经”。于丘颐，征凶。

颠，倒也，谓宜求养于在下之初。经，常也，拂经谓不可拘应与之常也。艮，丘象，谓应五也，于丘征凶，往应五则凶也。爻有颠、经、拂、颐四字，诸解均未得旨。凡颠皆指初阳，二比、四应，故皆曰颠。二之征凶，经而不颠也。四之颠吉，止者不能养而动者能养也。卦以应与为经，爻以各养于同体为颐，养于同体，正也。故六三拂颐而致凶，是但知求应不知养于同体也。因有应与之常经，故六五拂经而获吉，是资养道于同类而不拘应与也。不求养而求应以为养，则直以为拂颐，不知应而得类以为养，则不妨于拂经。三合乎经而拂乎颐，故曰拂颐；四合乎颐而拂乎经，故不曰拂颐。二曰征凶、三曰贞凶，皆不贵应也。二之拂经，与五无应而比初也，若之丘颐，则从应而凶。丘，艮象，亦积坤之（之）象。三之贞凶，既不比初，应爻异体不能相养也。五之拂经贞吉，与二无应，与上比也。总皆言卦体之成，非二、三之阴比于初阳，则不成动体；非四、五之阴比于上阳，则不成止体也。动者不止，止者不动，故爻各异象。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类也。

行，震象；类谓同体之阳。“行失类”，谓求应不求同体也。

六三，拂颐，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拂颐者，违拂同体相养之道，谓与初无比与而与艮阳为正应也。贞，正也，即经字。上虽正应，非其同体，不能相养，则拂乎养道，故致凶。十年，坤之成数；勿用，不得用其养也。养义贵静口容止，故下三爻养于动者，皆凶。动则爻虽不应，亦从应以起义。上三爻养于止者，皆吉。止则养于比者固吉，养于应者亦无咎。动则有似于饕餮，止则有似于灵龟也。

钱国端曰：颐以两实经四虚，大过以两虚辅四实，颐二以颠初为颐，大过之二以得初为生稊、为女妻，以俱与五无应而去上为远。颐五以从上为吉，大过之五以得上为生华、为士夫，以俱与二无应而去初为远。颐、过之三皆凶，颐三动极上无以止，过三躁极上无以辅。颐、过之四皆吉，颐四止体为能制初之动，过四悦体为能行初之巽。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震大涂，道象。大悖即拂颐。

六四，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子夏作“攸攸”。苏材音迪。《汉书》作“敝”。荀爽作“悠”。刘瓛作“撻”，云“远也”。说云“撻”，音式六切。无咎。

颠颐与上同体，而下应初也，为求初以自养也。颠字有倒义，亦有不安义。二处初上，此处震上，故皆云颠。此如屯卦二在初上，四上居震上，故皆言乘。凡养贵静，故下卦凶而上卦吉，动静殊也。颠既有动义，何以为吉？盖人之食物，其颐上止下动，此得食之象，故吉。兑为虎，艮伏兑，虎伏于山者也。大象伏坎，初当潜位，故象龟。龟水物，虎之欲食，必不轻动，故言视。龟自养于内者，四不养于上而养于初，虎求养于外者，与上不应不比也，三与初无应比，故亦言贞凶。四变离，视象，四应初，故初亦有观我之说。眈眈，视近志远貌，虎行垂首下视地。初，地位也。逐逐，欲之继也，逐逐之义即在眈眈内，皆颠颐象也。无咎，即吉也。一曰卦辞本有自养、养贤二义，今《象》曰“上施光”，若人君求贤以养德，岂惮烦哉！虎下视，则其光自上而施，此正合颠颐之旨。

《象》曰：颠颐之吉，上施光也。

视物者必目光所注，今自上视下，故曰“上施光”。艮有光辉也。

六五，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

二本五应，今不相应，故皆言拂经，言非相应之常。则二取比初，五取比上矣。居谓静守也，贞谓居中求养于同体之上也。吉者，恩自己出，又可养人也。居，艮象；涉，震象；伏大过之坎，大川象。利涉必乾刚，而五体阴柔，又以正卦之坤掩伏卦之坎，故不可涉，不可涉即居贞。三之贞，往以求应，在动处说；此之贞，近而比上，在静处说，故特添居字。

《象》曰：居贞之吉，顺以从上也。

互坤顺，变巽亦顺，言顺从上以养人也。正曰饮食、言语不可益，颐之损益皆为拂经。

上九，由颐，厉吉，利涉大川。

由与由豫同。豫四一阳而众阴附之，阳大，故云“大有得”；颐上一阳众阴赖以养，此名颐之由也。小《象》曰“大有庆”，贵上阳之有为也。阳刚覆冒于上，天下之养皆从此出，故必厉而后吉。厉者，惕若、亢悔之爻也。颐之两阳皆可养人，而初不言“由”，无位在下，勿用之爻也。上则下五爻皆所统矣，知此可分两主而择一主。

《象》曰：由颐，厉吉，大有庆也。

天下被泽而各得其养，故大有庆。盖所养者之庆，皆君上之庆，故以其有归诸阳爻，即取由之义。



巽下兑上

大者，阳也，阳过乎阴也。泽本润木，今泽上于巽，灭没其木，则大过矣。四阳之卦亦多由其居中相聚而盛，故名然。

大过，栋桡，利有攸往，亨。

桡，乃教切。

屋脊木曰栋，以承椽瓦者。木曲曰桡，本末弱而栋不正故桡。大象坎中直，栋象；椽垂桡而下曰字，两阴上下象；坎陷及矫輮，桡象，兑毁亦桡象。本弱则无所承，末弱则无所附，而所过者大，故为栋桡。然阳虽过而二、五得中，内巽外悦，有可行之道，故利往而得亨。桡者，卦象；利往而言者，卦德。



《彖》曰：大过，大者过也。栋桡，本末弱也。^{弱，一作溺。}刚过而中，巽而说行，利有攸往，乃亨。大过之时大矣哉！

大者过，阳多于阴也。本，初；末，上；弱，阴柔也。本末皆从木，下加一画阳，根株回暖，故为“本”；上加一画阳，枝叶向荣，故为“末”。“刚过”，四阳也。“中”，二、五，内外之中；三、四，卦体之中也。“巽而悦行”，内巽而外行以悦也。体质本刚毅，足以奋发有为，乃又用中，而不过乎刚；德性本巽顺，足以深入义理，乃又行之以和，不拂乎人情，故“利有攸往，乃亨”。“大过之时”见，人于大过之时，行大过之事，无其时不可过，有其时无其才德亦不可过也。

《象》曰：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遯世无闷。

兑上巽下，大象坎，故泽灭木。木近水者唯杨，水盛则木灭，二、五枯杨是也。不惧兼穷达，言天下非之而不顾；无闷，举世不见知而不悔，中互乾也。此非有大过人学问、义理见得明，大过人操守、脚跟立得定者不能。巽则能遯，悦则无闷。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藉，承也，四刚在上也。巽柔木，又为白，白茅象无咎者，敬慎不败也。柔居巽下，上承乎刚，而此又居初，虽当大过之时，是慎而又慎，未至大过者，亦如物不错诸地而有所藉，可谓慎矣。乃又藉之以茅，且用夫白，则至洁者也，慎之大过，故无咎。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阴柔居巽下也。

九二，枯杨生稊，^{郑作“蓂”。蓂，木更生，谓山榆之实。虞氏曰：稊，稚也。}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二、五近本末之弱。杨，弱木也；枯，老也；大过，时者也。三、四乾刚则象栋矣。杨无根而反生，喜植泽边。稊，蘖也，下之根生也，二得阴在下，故言稊；华，上之枝生也，五得阴在上，故言华。根生则生生不息，故止曰“过以相与”；枝生则无生意，故曰“何可久”。下巽伏长男，故象老夫，再娶之夫也；应兑少女，故象女妻，未嫁之女也。上兑伏少男，故象士夫，未娶之男也；应巽长女，故称老妇，已嫁之妇也。因二、五变咸、恒，故象夫妇。乾为老阳，比柔而见，故二、五皆象枯。

《象》曰：老夫女妻，过以相与也。

阳方大过，得少阴以相与，则刚柔相济，过而不过，可以成生育之功，故无不利。

九三，栋桡，凶。

中直者栋，因变坎，三、四皆言栋，因巽，二、五皆言杨。文王栋桡本末之弱，周公栋桡上应之弱，栋本在上，茅虽可藉，三无比，与上应，既弱，必将下倾，故栋桡。巽木上极，兑泽淹之，一变而巽隐，止见坎水，故凶。司马光曰：大过，刚已过矣，止可济之以柔，不可济之以刚，故大过之阳，以居阴为吉，得位非美也。

《象》曰：栋桡之凶，不可以有辅也。

应爻得助，斯为有辅。今在下，虽有所承，却不相应。辅者在上而弱，故不可为有辅。若四之隆，则曰不桡乎下，应初也。

九四，栋隆，吉，有它吝。

隆，高起也。栋本在上，下藉有力方为有辅，上应弱，则无以立于上，故三凶；下应稳，则有以隆于上，故四吉。乾健而有借，故隆；兑毁，故有它。因此悦彼，巽又见，兑毁，故以有它之吝戒之。与孚初同义。“有它吝”者，见当倚初为重，欲其舍己从人也。既得初藉之力，又岂可以应柔为有它乎？

《象》曰：栋隆之吉，不桡乎下也。

不桡即隆也。初藉为应，故不桡乎下，即有辅之说。

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士夫，《举正》作“夕夫”。}无咎无誉。

应巽而居上，故象华；应泽而居下，故象稊。老夫，诸解未确，来氏取伏象固佳，不知皆互乾也，乾上称老夫，乾下称老妇。上下，阴阳之位；夫妇，阴阳之象也。得者，巽伏震也，女妻谓应兑，士夫亦谓乾也。二、五不言栋而言杨，健于中，故象栋，杨而枯，非栋之任也。

《象》曰：枯杨生华，何可久也。老妇士夫，亦可丑也。

何可久，言终散漫。亦可丑即无誉，非配合也，体姤淫女故也。

上六，过涉灭顶，凶，无咎。

变乾在上，故言顶；兑泽而至极处，过涉象，又适在首，灭顶象。初过乎慎，故不凶而无咎；上过乎济，故有凶而无咎。冒险而过涉，又当变革之位，故凶。过涉只勇于有为，非恶也，故无咎。

《象》曰：过涉之凶，不可咎也。

欲济非不美之心，故不可咎。



坎下坎上

全书曰：坎离，乾坤之交；既未，坎离之交。乾坤未交前，坎离为日月之体；乾坤既交后，坎离为男女之用。故以终上经而开下经。

左忠毅曰：坎，先天居西，后天居北，水外阴中阳，乾根也；离，先天居东，后天居南，火外阳中阴，坤根也。日月者，先天之水火；水火者，后天之日月。

李子思曰：坎中实为诚，离中虚为明。离阴中含明为日，日阳而阴神也；坎阳中受明为月，月阴而阳神也。

郝解曰：颐、大过、坎、离，生死昼夜之象也。颐似离，离中互大过；大过似坎，坎中互颐。流下则平，故坎五不盈；炎上则忧，故离五嗟若。坎初、上凶，水外暗也；离初、上吉，火外明也。阳敛则阴在外，阳开则阴在内，阖辟而已矣。《淇澳》曰“鲲鹏”，表坎离也。

孙巨源曰：北鱼、南鸟，即是水火。鹏运而鲲不运，用阳而不用阴也；鲲化鹏而不复者，变至阴为纯阳也。总是以坎填离。

煦按：坎离，乾坤之交也。坎，含胎之坤；离，既虚之乾也。万物俱生于乾坤之交，故后天大用全归坎离，二用之后，坎所由独言时用也。坎言用，离不言用，离特已虚之乾耳，故其大用全归于坎。谓鲲鹏为坎离，亦未当。北溟，坎也，鲲，水中之动机，即中阳也，其鹏则一阳之大用。即根阴之说，因其用全归坎，故坎独言用。

习，重也，非一之称也。坎即坑，坎四阴之土在外，坑坎象。束一阳于中，而阳虚善动，坎中之水也。上坎下坎，故称重险。邓绮曰：习从二月，加日讹为羽耳。

煦按：习从二月，即重坎也。又二月即坎外二阴，日则中阳，即月上所得之阳光也。又日则终古如一，而升阳之月与升阴之月如两月然，故二之。又坎象阳奇，故日一；阴偶，故月二。因月与地同为一偶之阴，同受日光故也。坎既两形，上坎之流注如是，下坎之流注亦复如是，有似于学习上坎者然，故特加习字，为两形可辨耳。不言习离者，二火相合止为一光，两灯同室亦无二照。坎阴以形用，故形可形见；离阳以神



用，故神与神合也。

习坎，《归藏》作“筮”，刘瓛作“欲”，本或作“埒”，郭京加坎于习上。有孚维心亨，行有尚。

中实，孚象；维，系也，即陷义。阳为阴裹而不可动，阴附于阳而不可离也。心，中也，谓中阳也。人之虚灵，惟心善动之，阳陷入阴中，至虚至灵，故亦曰心，其亨则虚灵也。坎离之爻，言心、言志、言孚，以乾坤中交，一中实一中虚也。中虚则具肆应不穷之妙，中实则有生生不息之机，故言孚。互震，故言行，善动之阳在中也。尚同上，因人知水性就下而不知能上，故指其可上言之，曰：有上则有不上者矣。不上者，坎之恒体；有上者，刚中之性也。坎卦全言水性，阳性趋上，不能久为阴蓄，故有能上之理。《彖》曰“刚中”，孟子曰：“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皆能上之义。水之能行、能流、能注、能穿地而为泉、能出山巅而为瀑、能蒸为云而凝为雨，皆此阳也。山巅不为上乎？云雨不为上乎？人之生也，心阳肾阴，阴不得阳则无以发水之用，故曰“有孚维心亨”也。烹饪之水，非由火气何以成功，功成而用著，故既曰有功，又曰时用。坎阳由乾来，月光因日见，故坎又象月。水之为性，消息盈虚均无迹可求，无自性也。故分一为万而无分迹，合万为一而无合迹，达人观之，可以悟性，此心学之旨、天人合一之真机。子在川上，自当别有妙会。

《彖》曰：习坎，重险也。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维心亨，乃以刚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险不可升也，虞作天岩。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哉！

习，重；坎，险也。两坎，故云重险。凡《彖》俱系解释卦辞，此处直提水字，则释卦辞为人事，谬矣。信，孚也。“水流”二句，释“有孚不失”，谓固有即有字也。水流不盈、行险分三段看，“不失其信”总承之。

流，善动之阳性也；不盈，流而未充一坎也；行险，则已充一坎再至一坎也。未有水而不流者，则流之不失信也；未有一流而即盈者，则不盈之不失信也；未有既盈此坎而不前赴者，则行险之不失信也。因互震艮两象，故有止而复行之义，此三者皆本重险说水流。自出泉时说不盈，自未平一坎说行险，自既平一坎说以刚中，释“维心亨”三字，心即天地之心，谓二、五也。刚即所陷之阳，阳性开舒发散，无间断，无屈挠，今刚而在中，故心亨。

卦辞言心，即人心，以象水，非言人事也。人心虚灵不昧，虚，体也；灵，用也。灵而不虚，碍于实也，终必不灵；虚而不灵，遯于无也，究亦非虚。坎阳得于乾中，虚而善动，是虚灵之合，故象心。此句言本行有尚，言用也，观后文言时用，则大本具而达道行也。唯刚中，故行有尚；唯行有尚，故往有功。阳性刚中不屈，必无久陷之理。行即往，尚即上也。趋下之水，赴海止矣，乃土脉贯注，流而为泉，高而为瀑，蒸而为云，澍而为雨，万物之生，藉以滋润，故以有上为有功。天地王公是尽推三极之理，以见其时用大也。

坎本乾坤合体，坤孕乾胎，上二爻天位，九五陷之，天险也；下二爻地位，九二陷之，地险也；中二爻人位，二、五周于上下，为防卫之城郭，故象王公设险。坤含乾胎，此后资生悉由坎始，故二用之后，坎言时用，仍是乾坤之用也。天一生水，诎不然乎！时即不失信也，海之潮汐应月亏盈，可见矣。四阴坤土，地象；坤中虚，国象；中乾，天象；坎，川象；互震，设象；互艮，丘陵象；艮，止守象。

《象》曰：水洊至，京作臻，于作荐，《尔雅》作荐。习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

洊，再至也。与两作、洊雷、兼山、随风、丽泽皆取重义。洊至则恒久而不已，常德行、习教事，即学不厌、海不倦也。阴而得阳，互见震象，故言德行，因上下有相习之体，故言教。常、习皆洊象，常，恒也，恒卦大象坎，故言恒。卦象蒙，蒙以养正，故曰教事。盖阴阳之初气即为水火，火或有时而潜，水则常流，故曰常。坎卦，心学也，不常习而求心亨，未之有也。

初六，习坎，入于坎窞，凶。

窞者，坎中之坎，深入者也。水本下而又居卦下，坎本陷而又入于窞，陷中之陷，不可复出，故凶。

《象》曰：习坎入坎，失道凶也。

阳刚心亨，有出险之道，阴柔居重险之下，失出险之道矣。道在用边说，行尚斯有功，就下之性又复居下，无功故失道。

九二，坎有险，求小得。

止于有险，非如入坎窞之甚，动于险中，故有险。中互得朋之爻，阳大阴小，又无应而但比两阴，故小得。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正当险中，故未出，求小得而云未出中者，盖小得之说，谓二阴附阳之固，即有险之说，故爻辞上下句止一义。

六三，来之坎坎，险且枕，古文作“险且沈”，《九家》“枕”作“沾”。入于坎窞，勿用。

之，往也，内外两坎，此爻相接，则来往皆坎矣。互震木横于内，而艮止不动，枕象。险且枕，言往则前遇乎险，来则后枕于坎也。此如负且乘，皆说两卦相接之理。初居二坎最下，此居上坎最下，故皆言坎窞。初言凶，此但言勿用，终无所用也。凡上坎流于下坎，必越束水之堤，故有枕象。既越其堤，而下注必深，故亦有窞象。

《象》曰：来之坎坎，终无功也。

行有尚，乃有功，此下注之水而又入坎窞，故终无功。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陆绩作诱。终无咎。

变互离巽，巽木，离中虚，樽象。坎水在离上，酒象。震竹，簋，竹器，簋象。缶，瓦器，土成于火，乐器之最质素者，艮土变离，故象之。在墙曰牖，在屋曰囱，所以通室之明者。坎水内景，变离则明，今自内而明于外，故借牖言通明也。樽酒，酒约也；贰同二，簋二，肴约也；用缶，所乐之具约也，故承之曰“纳约”，象所用者无多耳。牖为通明之地，刚中之亨象也，言人情相契，但有可藉之具，原不在多，皆能自达其情，故曰“自牖”，如云礼薄而情自可通。观一“自”字，便是不劳余力，此因两坎相接，此坎既流入彼坎，则两坎通矣，水性刚中，何资人力。求其相通之由，原不在大，水刚土柔，渐引渐阔，故蚁穴可溃堤也，因借人之无藉于盛礼而情自可通者象之，《象》故曰“刚柔际也”。柔即易溃之阴土，刚则心亨之水性，际谓相通，从相接见出也。因可通而通之，非穿凿、非勉强，何咎之有？互艮，故言终。

《象》曰：樽酒簋贰，刚柔际也。

刚谓阳，柔谓阴。刚者水，柔者土也。既以“樽酒簋贰”为句，则必非“樽酒簋”句，曾有摘下句首一字入上句之末而成句者乎。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祗，《说文》京房作“提”，郑玄云：当作“抵”，小邱也。无咎。

祗，依郑注，小渚也。不盈，尚有坎也；既平，则将盈而出险矣。不盈，现在之辞；既平，逆料之辞。

煦按：“无咎”紧根“既平”来，“既平”紧根“不盈”来，爻辞原是一义，安可逆料其无咎。盖水从无能盈之理，平焉止矣，今曰不盈，又曰既平，象五刚可以出险而犹未出险，指其刚而中正者言也。此在习坎卦中，居上坎而得中，阳具有为之才，五当有为之位，乃适值其平，则可以行上有功。今犹在中，未能大有所为，故曰“中未大”，与“求小得”同义。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虞本作“中未光大也”。

中即刚中之中。阳本称大，未大者，未出险也。

上六，系用徽纆，寘于丛棘，子夏“寘”作“提”，刘瓛作“示”，姚信作“实”，郑玄作“置用”。三岁不得，凶。

系，缚也，陷象也。三股曰徽，二股曰纆，皆索名。变巽为绳、为长也；寘，置也，囚禁之意。巽入坎，狱也，坎为丛棘，狱以棘刺围墙也。徽纆缚之，囚于丛棘，至三岁之久而不得出，阴柔无位无才，当重险相继，穷极难反，何能出险，故凶。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岁也。

道者，四通八达，即用以济险之具，有孚心亨而刚中是也。然唯在中者可言，故二曰得中道，而初与上皆失道。

䷝ 离下离上

离，丽也、明也。丽者，一阴而附于上下两阳，明者中虚而外阳附之也。坎水内景，内可鉴物，阳内也，外形浊，阴外也；离火外景，外可照物，阳外也，体内暗，阴内也。《集解》曰：奇离成偶，偶丽成离。火无自性，虚乃生明，故火一星离为千炬，遇物皆焚；人一心离为万应，随感皆通，虚能离也。离者两之分，丽者两之合，火息于空，光丽于薪，神潜于寂，知寓乎物。离薪为火，妖火也，离物为明，邪慧也。

离，古一作离。利贞亨，畜牝牛吉。

乾元既亨，虚而成离，已无元矣，故止言利贞之亨，其加利贞于亨上，言亨之成也。牝牛指中阴，即中正之义，畜则上下两阳也。坤为牛、为牝，二、五坤阴各畜于上下之阳，故曰畜牝牛。凡阳包阴者皆称畜，大畜、小畜、颐取畜义，皆是也。利贞谓二、五阴正也。畜牝牛吉，犹云守中正而不失，斯吉耳，即上利贞亨之旨。

《象》曰：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说文》王肃作地。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柔丽乎中正，故亨，古本作“明以丽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杨易以离《象》而改云“离，丽也”，接“重明以丽乎正”，添“乃利贞”三字，又以“日月”十二字入《文言》。

丽，附丽也。上下两阳出于乾，故谓日月丽天；中阴出于坤，故谓百谷草木丽土。此上泛释离义。重明者，上明下明，四阳也，丽正谓二、五中阴，此方言人事。重明丽正谓阳之丽阴，柔丽中正谓阴之丽阳，利贞即在亨中，故言亨不及利贞也。阴阳相须，故亨。上以明而正者为照，下以明而正者为继，故可以化成天下。“是以”二字即承“利贞亨”说，可知上下文是一义，因利正而后亨，故宜守此中正而不失也。离为日，伏坎月，故言日月；互巽，故言百谷草木。离火、巽木、兑金，故言化成。

《象》曰：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

水性流下，难乎上也，故言出险，出险者，上行之功也。火性炎上，难乎下也，故言继明照于四方，继明，下施之妙也。明照者，大人之德，继明照者，大人之化。离南、坎北，巽东、兑西，故言四方。潜老曰：六十四唯离称大人，与乾二、五相应。煦按：离出于乾，故同称大人。“作”与“息”对，全说在用边。

初九，履错然，敬之无咎。

履，行也，亦取下义。震爻，故象行。错，交错，言杂也。变艮，路交错象。然者，火之始也，凡火初然必措材于下而杂陈之。火性炎上，曰“履错然”者，象在下面而见纷扰之象，唯敬斯可无咎。万物不逾五行，惟火之一行能与四行相入，故可燠水、可焚木、可镕金、可合土。始不能慎，则星星之火便可焚山；能慎，则烹饪、镕铸、陶埴之功皆资于火，故曰无咎。《周易》本格物之书，坎言水德，离言火德，非人事也。若论人事，则人之所行岂能一致。

《象》曰：履错之敬，以辟咎也。

所行纷错，则易于致咎，敬以辟之，何咎之有。

六二，黄离，元吉。

坤为黄中，离二，坤用也。黄离，言黄丽于中，即柔丽乎中正也。乾坤之交，得中为贵。今善动之乾体得静正者主之于中，而外用其明，故元字不称于诸卦而说于离中，元固乾德静含敦化时也。

《象》曰：黄离元吉，得中道也。

大化之元，实由中出，而此爻得之。道谓乾元之火用也。

九三，日昃之离，《说文》作“日昃”，郑作“日昃”，古文及郑、薛、晁氏无“凶”字。**不鼓缶而歌，**郑作“缶”，击缶。**则大耋之嗟，**京作“大经”，蜀才作“啞”。**凶。**

荀爽曰：初日出，二日中，三日昃。变震声，鼓象；离中虚，为大腹，缶象，缶烧土之器。坤，离合也；互兑，歌嗟象。火必有声，得巽风开兑口故也。八十曰耋，卦画奇偶合八也。鼓，歌乐也；嗟，忧也。忧乐相反，不能同见，故芝兰无臭，鲍魏无馨，然乐可常，忧不可常，不乐而忧，故凶而不可久也。三处重离之间，前明尽而后明继，乾三终日之爻，故言日昃。初火始，二火盛，三火终矣。火终将无所丽，故系以大耋之嗟。上终而有获者，是烹饪、镕铸之功成也。丽之为义，自来未甚分晰，今观火用薪传之说，无薪则必无火，奚所丽乎？一火之终，必已无薪。

《象》曰：日昃之离，何可久也。

如火火光既微，则薪将垂尽。鼓缶而歌，达人所以齐化也。

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

突，灶突，离中虚，突象。“突如其来如”者，突有中虚之义，又有忽然之义，以火继火也。薪本无火，今忽有之，故为突来；如者，火性善动而无定体，故拟议其象，非如两坎有形可指也。坎性闾下，三位下坎之上，与上坎相接，故曰来，自上来也；火性炎上，四位上离之下，与下离相接，故曰来，自下来也。来而下，则坎必有窟；来而上，则必有死弃者矣。下火既尽，上火嗣兴，《象》辞“继”字正谓此爻。盖后火既然，则前火必成灰而死弃也，死灰不除，则灶突不灵，故言弃。离之三、四，刚居阴内，与坎初、上柔居刚外同凶。内景、外景异也。朱启昆曰：突字从穴从犬，穴离象，变艮为犬，犬从穴出，突然象。

《象》曰：突如其来如，无所容也。



下火继以上火，何所容乎。以离入坎，故死如；灰捐，故弃如。

六五，出涕沱若，古一作“沱若”，苟作“沱”。戚嗟若，子夏“戚”作“嗟”，《集韵》“戚”作“嗟”。苟“嗟”作“差”。吉。

沱，涕貌；离目伏坎水，涕沱象加忧戚象。互兑口，嗟象。“出涕沱若”，忧惧之征于色也；“戚嗟若”，忧惧之发于声也。阳附阴而为丽，火之光明以薪为体，二、五之阴皆薪体也。竹木得火必有汁液，金铁悉可成汁，水亦蒸而成气，沱若象竹木得火，亦或发声，要唯在上者有之。戚嗟若象其吉，则火用大行也。比之于人，则处大中之位而能忧惧者，故曰“离王公也”。

《象》曰：六五之吉，离王公也。郑作丽王公。

此象全由位出。盖王公之位，非骄傲纵逸者所能，今忧惧如此，恍若不有王公者然，故遂以离王公为六五之吉。总是中阴丽于两阳，非以上九为王之公也。或因沱若有忧惧之形，遂谓二正，故吉，五不正，故忧，非柔丽中正之旨。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元子匪作报。无咎。

离日，王象，指五也。用者，王用，上九也。离以二、五为主爻，而火之光华皆薪之大用所行。此居上离之外，当一卦之终，正火功之成，故言王用，主五言也。离变震，戈兵震动，出征象，五中虚似邦，故曰“正邦”。有嘉与有庆、有喜、有得同，唯阳爻可言，阳有阴无也。有嘉之下皆可嘉之事，谓大功成也。兑毁故“折首”，谓上爻折首，即屈服之义，歼厥渠魁，威之震也。丑，类也，“获匪其丑”，获不及丑类，即胁从罔治，刑不滥也。据象而论，火性最烈，土金水木无不可入，无有不屈服者，故称折首。至易生而熟，易分而合，易方而圆，易柔而刚，皆与始性不同，故曰获匪其丑也。火功既成，此后不复用火，故言“获”。“无咎”者，火以外用为功，而功之有也，惟薪是丽，殆于功成，火仍无迹，是其所有皆在中之有，故无咎。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离有城郭象。重离，众邦象。正唯中爻可言，今归于上九者，为王之用而言也。

卷七

周易下经



艮下兑上

咸，感也。不曰感者，咸有皆义，男女皆感也。相感最深莫若少男、少女，又悦极而止，皆感义也。上经首乾坤，天地定位也；下经首咸恒，山泽通气、雷风相薄也。故山泽雷风合其既未，则水火不相射也。元公曰：乾咸宁，坤咸亨；乾恒易，坤恒简，乾坤之咸恒也。咸化生，恒化成，咸恒之乾坤也。蔡伯静曰：乾坤气化，咸恒形化。形化即气化也。卦辞系女者四见，咸、家、姤、渐，而咸居其首。女不壮、男不躁，阴阳和平，山泽关雎，可以和风气矣。

煦按：上经首乾坤，天地絪縕，故气化；下经首咸，山泽有形，故形化。咸、家、姤、渐皆在下经，言男女构精故也。位出于坤，咸全论位；时出于乾，恒全论时。上经乾前坤后，溯始于元，言定位也；下经位前时后，藏乾于坤，盖言交也。定位体也，交其用也。八卦之理无过阴阳、形气，上经言天道，天地之道气先而形后，故始乾坤之气

而终坎离之形；下经言人事，人物之理形存而气运其中，故始山泽之形而终既未之气。论序则山泽形而雷风气，论象则以坤包乾亦形包气也。

咸，亨利贞，取女，古取亦作娶。吉。

嘉会礼通，和顺于义，干事能正，有此三德，止而相悦，娶之则吉。又三艮主，六兑主，男女皆正，故亨利贞吉。山泽，形也，而始于气，气之元则乾坤所有，故不称元。又感则情之已动，故止言亨，其利贞则亨中事也。感，人也，六爻皆应，故象人身。

《象》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感必有应，无应何由称感，内外阴阳相应故也。诸卦之成，皆乾刚用九、坤柔用六，故皆以往来上下者为动用之主爻，今兑柔上而艮刚下，故云柔上刚下。二气，山泽也，唯其感而应，故能相与，谓山泽通气也。止而说，其情专，男下女，其礼恭，故得亨而利而贞而取女吉也。天地以交感而化生，则天地之情可见；圣人以感人心而致和平，则天下之情可见。天下者，圣人之万物也，故下遂言万物。天在地中，阳在阴中，感人心之象也。坎言心而此亦言心，大象坎也。寂然不动者性，感而遂动者情。上经乾坤具敦化之元，故全言性命之事；下经咸恒为乾元既亨，故止由亨说出利贞，而孔子遂以为见情。

《象》曰：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

阴虚在外，天在地中，虚之能受可知。又阳神而阴质，阳虚而阴实，论形则惟能受者为虚耳。坤位六虚，正是此义。

初六，咸其拇。子夏作“蹠”，荀作“母”。晁氏曰：母，古文也。

《蒙引》曰：是感物，不是为物所感。因九五不能感物，上六感人以言而知之。煦按：感应相与之辞，则感字便兼有感应两义，若但说感物，不是为物所感，倘感而不应，安云咸乎？当知拇只云感之最浅耳，人我皆有之，拇岂人之所感，只以人身上下之位以象所感之浅深耳。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谓应四也。初位在下，四亦下也。

六二，咸其腓，荀作肥，郑注：腓肠也。凶，居吉。

腓，足肚也。离拇升腓，渐进于上，感已不浅。然腓之位，上系股而下从足，从股则静，从足则动，妄动则必致凶。若居则不妄动，故吉凶异也。互巽变巽，为进退，且性入，上体兑悦，情悦。性入易致妄动，而阴爻适中，居则尚为艮止，故吉。初、二皆阴，阴皆从阳，故有不能自主之象。盖拇与腓皆从足而动者，故一为志在外，一以为居吉。卦既名咸，当以九四心位为主，其动其静皆从心而感也。故四有憧憧往来之系，九三犹止曰随，而孔子《系辞》特摘九四而发屈伸之义，屈伸即动静也。

《象》曰：虽凶居吉，顺不害也。

阴爻见巽，故言顺。不害者，不害其感也。

九三，咸其股，执其随，往吝。

互巽变巽为股，股本静体，今以为感则动矣。见艮手，故称执。三本阳爻，宜有上往之性，今处艮之终，为艮之主，与二阴合而成止，体居兑下，又处互乾下，乾为人，以艮止之性当乾初勿用之位，处止极悦来之时，又下比柔静之两阴，彼皆应阳而此独应阴，是不欲奋往而但执随人之见以往者，故吝。观小《象》以执随为所执下，而不更释



往吝，则可知下之为言，谓二阴在下、艮在兑下、初居乾下矣。《本义》以为随二。崔憬谓二随于己，执意向之。虞翻以股随二字皆指二。此皆人随于己，非小《象》随人之说，均非感义。须知随之为言，只是以先者让人而已宁后耳，故《象》既曰不处而又曰所执下，皆是因往而见，往字连执随说，吝字即独后之，故谓与阳德不称也。

《象》曰：咸其股，亦不处也。志在随人，所执下也。

咸股二字为主象，执随、往吝皆在其中，不释往吝者，不处即往也。大象坎，故言志，随人者，艮随兑，三随二，阳皆往也。艮阳在兑下，三处二阳下，故曰所执下，因艮故言居言处。不处，蒙二之辞，故二曰居，而此曰“亦不处”，见二之阴固宜居，而三之阳德刚明，便宜奋往，不宜执在随人而自处卑下也。咸有速义，便从此爻见出。谦三阳处地下，故名谦；遯三阳处天下，故名遯，艮止之性然也，故释于主爻。

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京房作“憧”，云“迟也”。陆作“憧憧”。朋从尔思。

此为心爻，诸感皆由此起，故不言咸。互虚灵善动之乾爻，适居中又得其应，故正而吉。以阳居阴，离止而互健，宜悔，乾德居中，不厉不亢，故悔亡。憧憧，往来貌，四变互见坎离，来之坎坎，突如来如，又居相接之位，故言往来，象心之不宁也。阳性善动，又居悦体，故必贞然后能吉而悔亡，与蹇旁通，故亦言往来。三阳牵连，故曰朋，与泰、豫、复同。朋亡、朋盍、朋来，皆自阴视阳而言，此爻应阴故也。损五、益二则据应阳而言，皆自西南得朋来。本爻应初，所思宜止于初，然往则比五，来则比三，既互三、五而成乾，则五所思之二，三所思之上，皆在四往来中，是五之与三皆因能思之心以有其感应，故以为朋从尔思。凡三阳相比，多以牵连为义，健行不息之义也。尔者，自初视四之称思者，四位股上、膺下，乃心也，心之官则思，而百体从令，故四兼三、五而称朋，而三、五亦兼四而言思。观此爻之朋，则三为随四可知。三止体，有委靡之意，故曰执。此悦体，又当心爻，故曰思。三之随不自奋发也，此之从务私而不公也。

《象》曰：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来，未光大也。

不正而感则有害，正则光明正大，无有感之害也。害即悔而不吉，未即无也。若往来憧扰于心，则所感不专，又岂能光大。变坎故言心，变离言光，乾故言大，未光大者，论比则牵于同类，论应则牵于阴私。不释“朋从”句，即在憧憧中也。此卦全说心之大用，全是省察之说，故《彖》辞曰见情。凡心之用，贵能正、又贵专一，故《系辞》曰“何思何虑”、“利用安身”、“精义入神”。皆善藏而不妄者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

脢音梅，背肉在心后与心相背者也。心贵定静，不贵纷扰，卦既名咸，爻爻皆有感义。因二、五居中镇静，又为悦体，与上阴比而相得，所应又是止体，感如不感，若相背然，故曰咸脢，是比亲应缓之象。然感于无用之地，故但止于悔亡，而小《象》亦以为“志末”，末指上六，谓上在五后，犹脢在心后也。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末谓上，大过之本末是也。二乃艮体，止而不动，上乃悦体，又处悦极，则九五之心志唯在此末，而不在二矣。

上六，咸其辅颊舌。孟嘉作“侠舌”，虞翻“辅”作“辅”。

辅，口辅，近牙之皮肤，与牙相依，所以辅相颊舌，故曰辅。颊，面旁也，辅内颊外。舌动则辅应而颊从之，三者相须，皆用以言者，见感人以言而实不至也。兑为口，故象之。

《象》曰：咸其辅颊舌，滕口说也。滕，《九家》作“乘”。郑、虞作“滕”，送也，谓从嫁之女。兑为“滕”，徐作“腾”，古“腾”本文。

滕，张口骋辞貌，口说岂能感人。



巽下震上

恒，久也、常也。男动于外，女顺于内，人理之常，故曰恒。

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

阴阳之理循环不息，常道也。今叠见两始，则不息可知，故名恒。阴阳阻塞，如不相通，则不可常，必有咎病。今恒矣，故知其亨而无咎。叠运者，阴阳之正，今亨矣，故以为利而贞。利则无阻之说，得正而无阻，故利有攸往而恒久不息也。两利字皆亨义，贞常义，攸往久义，皆恒之妙也。在人事则利贞谓利静，攸往谓利动也。阴女在内，阳男在外，皆为正。女静于内，男动于外，恒也。今女静于内，故利正；男动于外，故利往。

《象》曰：恒，久也。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恒。恒，亨，无咎，利贞，荀谓下恒字衍。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荀移“天地之道”二句于此。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始而又始，其久可知，恒字从心、从日，立心如一日，其久可知。刚上谓震，阳往外；柔下谓巽，阴居初。自始之摩荡论，则言二气之交；自卦之成体论，则言动用之主爻，非卦变卦综也。诸卦之往来、上下、内外、进退皆是如此。详具《二用图解》。

雷风相薄，乃阴阳之始，气而上下，阴阳莫不相应，故曰相与，此即天气以释恒义。巽顺、震动，刚柔又皆相应，则诸事无忤，悉见亨通，此就人事以释恒义，不必指定男女。刚上柔下，内巽外动，刚柔又皆相应，此便是可恒之道。“恒，亨，无咎，利贞”，又是全举卦辞，下恒字非衍也，其恒道之可享而无咎病，能利而有成者，久于其道故也。若非久于其道，必有阻塞间断，咎且不免，何能利而有成？此亦以人事释卦辞，非论男女也。岂有不贞则不利之说。

以下总承道来，分天道、人道而推广言之，见恒道之妙也。道以不竭为体，不息为用，天道、人道皆然。卦象乾在坤中，有交泰象，阴阳上下叠运，故能恒久不已。“利有攸往”释为“终则有始”，兼天人之理言也。卦止震巽两始，兹添出终字，非阴终则阳无由始，非阳终则阴无由始，故补说终字，见得卦具两始，有阴阳循环、贞下起元之义，故能恒久不已。与蛊之终始同，蛊则专言阴；与巽之初终同，巽则专言阳。此则兼言阴阳之叠运，为两始也。

大象坎月伏离日中，互乾天也、阳也、明也，乾又健运不息，日月得天之阳明，自能贞明而不息，故得天以久照。坎冬、离夏、震春，中互兑秋，故言四时变化，指四时之万物，故言久成，万物之生非久不成、非四时之变不久故也。四时自为变化，止是春秋叠运，四时变化，万物则自无而有为变、自有而无为化也。

久成者，成不一成，若曰久而后成，则止一成矣，不可谓之久，其成盖无物不成，无时不成，恒久如斯也。总见日月、四时、天地皆具此恒道，久于其道，仁渐义摩也，化成风行俗美也，要见得化成，必资久道。照者万物，成者万物，天下即圣人之万物，故曰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不曰观其恒、观其感而曰观其所恒，所感是推进源头一层，故此二卦独重亨字，以阴阳之亨悉出乾元，故推享前之由来。恒卦又补说道



字者，情者性之发也，发则为达道，故遂曰道。《四书》中道字莫不说在用边。

《象》曰：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风交相为用，万古不易之理，恒象也。巽性入而在内，震性动而出外，各得其位，不易方之象。不易然后能久于其道。

初六，浚恒，郑作潜恒，贞凶，无攸利。

浚，深也，即浚井之浚。生于巽性之人，初与四应，而所居卑下，有刻入深求之象。凡事各得其分，位不亢不抑，乃始帖然，今刻意求深，既属不可，况在始事之初乎。贞者，四为正应，所求非不正也。凶者，一静入一动往，骤而求深，必不相契，何所利乎？《周易》之理包罗万象。来氏全论夫妇，谓下三爻言妻，上三爻言夫，未当。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始，初也；深者，初之位、阴之性、巽之人也；求者，有应之词。

九二，悔亡。

互乾而居初，非三、上之亢悔，且又能久于其中，故悔亡。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可久之事，中焉止矣，悔在有作有为上见，刚而失位，乃始有之，要必发久始见，今曰悔亡，则以其久于中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郑作“咸承”，非，贞吝。

阳德正位，又居乾中，故称德。不恒者，内外相接之际，事将改革也，亦犹恒极称振恒耳。与咸四憧憧之义同。来氏因羞字与吝字同义，故说作其妇改节，致有羞饬之饬，以避其义之重耳。不知吝字止是窒塞之义，还作羞辱为是，第承羞二字，亦由爻出，三本性刚，承我之二既刚，我承之四又刚，振恒之六又以动体应之于外，则是前后左右之不正者不一，其人与咸四之朋同义，故或之。乃已处内卦之极，当变革之地，健性善动，不能如二之久中，则不恒而致羞，虽居位得正，然亦吝矣。益上亦言勿恒，亦风雷合卦也。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承者，阳而承我者，又阳三又具巽人之性，健而善动，不能如二之久中，故上下均致其羞，无所容也。

九四，田无禽。

震为大涂，此为震主，动而应于地下，故象田，与师、解同。师五应二，亦地位也；解二之阳则本为地位。本卦与师，其大象皆同小过，故皆曰禽。师卦应阳，阳动故有；本卦应阴，阴静故无，皆阳有阴无之义，况巽阴本为伏象乎？应巽而动，是不安其位者，故虽为时既久，终以非位而无禽也。田无禽，如云田猎于无禽之地耳。应爻巽阴伏而深入，与井初同，故皆曰无禽。三处频复之位，以阳居阳，是得其位、不得其时者，故曰不恒。四当变革之交，则发久可知，然应巽而动，以阳处阳，是得其时、不得其位者，故曰久非其位。恒卦全说时义，故特揭位字补之。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猎于无禽之地，非其位矣，虽久何益？

六五，恒其德，贞《史记》作慎，妇人吉，夫子凶。

五恒于其中，其德正矣。但妇人柔顺守正，顺从于夫，是其所宜。夫子制义，用刚

用柔，各适其宜，若止以柔顺为常，因人成事，岂所宜哉！变兑少女，妇人象。他爻柔中变刚中者皆美，而此不美者，被恒字累也。

《象》曰：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夫子制义，从妇凶也。

从一，从夫也。而终，言恒道也。从妇者，从妇人柔顺之道也。此因居中镇静，故以刚断之义提醒之。

上六，振恒，虞、张本皆作“震恒”，凶。《说文》作“摅恒”。

振，奋也、举也，谓振动其恒，既久纷更之象也。恒本常道，岂宜振动？凶者不唯不能成事，反足债事也。阴柔不能固守，恒极则反常，震终则过动，故凶。浚恒者，入而在下，巽性也；振恒者，动而在上，震性也。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在上谓恒极必变，既为振恒，适足败事，不唯无功，而且大无功，为有位得为者做也。



艮下乾上

遯，退避也。六月之卦，二阴生于下，小人渐盛，君子退而避之，故名遯。不曰退而曰遯，退止退后，遯则兼避祸之义也。山虽高，其性止，乾德健往而上升，俨若避去者也。

遯，一作遂，又作遁。亨，小利贞。

其祸既避故亨，是阳德上趋，得遂其志之象。小谓阴也，阴生至二，其势浸长，故小者利而有成，不可大有为也。

《象》曰：遯，亨，遯而亨也。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小利贞，浸而长也。遯之时义大矣哉！

遯而亨，言遯然后可得亨也。五刚中，正应二柔之中正，故可因时而行。有艮象，故言时行，艮《象》时止时行是也。诸卦有艮象者，亦多言时行，盖既见止象，当亦必有行时，然既曰时行，便有许多谨慎之心，便包得小利贞在内。盖二阴浸长，将必害正，若昧于时势，则不能远引，唯有明哲保身，又能见机，始能避患，故叹其时义之大。《易》中“大矣哉”有二义，有赞美其所系之大者，革、豫是也；有称叹其所处之难者，大过、遯是也。将来必至于否，故犹可遯，而系以小利贞。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

天喻君子，山比小人。遯虽逃隐，有远去之义。凡爻皆内近而外远，故初、二多言门、户，而上言郊、野，内亲外疏，观泰、否可知。恶谓声色俱厉，绝之已甚也；严谓以礼律身，凜然不可犯也。不恶者，待彼之礼；严者，守己之节。远小人，艮止象；不恶而严，乾刚象。

初六，遯尾，厉，勿用有攸往。

艮阳在后，故象尾，避难当在前，今在后，故厉。往与灾难会，故勿用有攸往，如云不必有所作为耳。处下非可为之时，五爻在前而初独后，有似迟钝不欲遯去者，故云。然既在遯中，诸爻皆有遯义，不必曰阴柔小人不用有攸往也。

《象》曰：遯尾之厉，不往何灾也。

晦迹韬光，有何灾咎，阴爻而居潜位故也。

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音升脱



黄与牛，坤爻居中之象，半离亦牛象。莫之胜说，言不能解脱也。与坚刚之乾相应，巽绳，艮为手、为止，故有此象，是必遯之心极坚者也。革者互见乾巽也，详噬嗑肤字下。遯卦诸爻皆有遯义，故初阴亦称遯尾，此爻独不言遯，盖遯心极坚而未有遯迹者也。二应嘉遯之五，则遯心可知，然阴柔居中得位而比三，三，艮止之主爻，居中，静象也，柔则无断，止则未行，故三言系，谓与二阴合体为止耳，二言执，谓与上阳合体为止也。系与执，皆阴阳相资之义，因在止卦中，故遂有固结不解之象。应五则有必遯之志，比三则有羁留之情。向谓阴爻未遯者，非也。又或以乾阳为说，乾阳宜莫如二何，无一言及之，故谓阴为小人，亦非。剥五亦同此义。

《象》曰：执用黄牛，固志也。

坚固其必遯之志也。言志者在中，坎离之爻也。

九三，系遯，《订诂》作系。有疾厉，畜臣妾吉。

巽绳、艮手，系象；畜亦艮象；艮为阍寺，臣象；巽长女，妾象。系者与二阴合体成止，阴阳相依，上下各成一卦，颐之颠拂可知矣。阳爻在外，皆有远扬之义，此犹在内，又属止爻，虽居阴外，实则比阴，不免眷恋之私，故为系遯。疾谓为阴所累。厉，危也，蒙疾而言，隐忍徇私，故危。畜，养也、止也，山天而曰大畜，四阳畜中阴也，天山而亦称畜，四阳外而二阴内，内亦中也。畜臣妾谓下覆二阴，疾与畜皆系字中义。疾自阴之侵阳而言，畜自阳之覆阴而言，盖非有容忍之德，易至贾祸，又以阴柔尚无能故也。钱国端曰：姤二包有鱼，遯三畜臣妾，否四畴离祉，观五观我生，剥上得舆，皆明待小人之道。煦按：泰、否、蒙、姤皆言包，与畜同义。

《象》曰：系遯之厉，有疾惫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惫者，为疾所劳也。乾称大，不可大事，系累于阴，不能如乾之有为也。畜臣妾，对下二阴言；不可大事，对上乾言。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好，去声；否，方有切。

好，爱也。离止而健，离内而外，阳性上升，飘然远引，有似于好心，爻故言好，君子得遂其志，故吉。小人之心不然，指应爻遯尾之厉也。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阳德在外，故好遯。阴柔在内，故不然。

九五，嘉遯，贞吉。

嘉，美也。居中得正，无过不及，不前不后，是遯得其正而安于所寓，可嘉之遯也。好者，犹未得位，此得其位，故吉。

《象》曰：嘉遯贞吉，以正志也。

志谓坎离之中爻，正谓中也。唯得正，故其遯可嘉而因以获吉。既得其正，则无所容其好矣。不可因二之固志，遂以为嘉，二亦不得概以九五为君。剥五、夷五可以观矣。

上九，肥遯，用修云：古肥作𦵏，或作蜚。九师道训“遯而能飞，吉孰大焉”。张方平赋“欲飞遯以保名”，曹子建《七启》“飞遯离俗”，金陵《摄山碑》“缅怀飞遯”，证知古通。无不利。

肥者，疾惫之反。遯字从豚，故初言尾，上言肥。肥者，志得意满，即睥面盎背心广体胖也。遯为淑身之事，故象止言肥无不利，言身事，非言用世也。通卦四阳，三系而有疾厉，四好，五嘉，皆属有心，皆有应也。上无系应，安之若素，“无所疑”，正谓心上不费打点也。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三疑于比四，五疑于应，安得不费心斟酌。上刚果阳，则自无所疑，居外而去阴远，又无所用其疑，今无应无系，故得逍遥物外，安之若素。王弼曰：小人浸长，难在于内，亨在于外，与临相对者也。临刚长则柔危，遯柔长则刚遯也。遯以远时为吉、不系为美，故上则肥遯，初则有厉，初近而上远也。



乾下震上

大谓阳，四阳盛长，故谓大者壮。二月之卦也。

大壮，利贞。

阳德有作有为，今进而无阻，自应利而有所成。然才力时势既已进而盛大，又必利于正乃可也。阴之进不正，则小人必凌君子，故遯言小者利正；阳之进不正，则君子不胜小人，故大壮言大者利正。与遯相覆，故辞同而小、大分。阳生子而盛午，故天下治，地气自北而南；阴生午而盛子，故天下乱，天气自南而北。陈抟见太祖而知天下自此太平，邵子闻鹄而曰南人将入相，皆考验于天地之气也。元同曰：壮，阳至四始壮，道心微也；姤，阴方初已壮，人心危也。

煦按：凡阳皆由乾元用九而出，其用也，则其亨也，亨而达外，乃克有成，始属利贞一边。故复、临、泰阳长于内，皆言亨，大壮始达于外，则言利贞。

《象》曰：大壮，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大壮利贞，杨易以大壮二字衍文，下疑有阙文。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

大者壮，阳长过中也。泰阳长而未盛，夬已盛而将衰，皆非壮也。人三十称壮，可知矣。乾刚震动，刚则不屈，动则有为，故名壮。“大者正”，大谓阳，正者，乾之动直，不释利字，即在壮字中也。阳明则正，阴浊则邪，故以为“大者正”。大者壮，以气言，壮之体也；大者正，以理言，运壮之道也。大谓覆载之量不狭小，正谓造化之公无私曲，故谓为见天地之情。凡卦爻皆不离阴阳，故直言天地，复之见心言于内初，壮之见情言于外初，内为敦化之体，外为川流之用，故复但言亨，壮但言利贞，而皆不及元。乾坤言未发之中，是赋畀之事，故实疏元之亨；咸恒言已发之和，是所性之动，故止言利之贞。咸、恒、大壮皆曰可见者，此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

震足，履象，今在天上而履正大之乾，故为非礼弗履。雷在天上，大壮，此因生物之德，外舒极盛而见其壮也；君子非礼弗履，此因刚健正大之德，光明昭著而见其壮也。

初九，壮于趾，古作止。征凶，有孚。

肖兑为羊，羊喜触斗；震足在下，趾象，趾因羊而言也。初阳具刚健之性，应震动之爻，故象壮趾，是乘时妄作、恃势妄为而壮进者也，故往而获凶。乃“征凶”而又以为“有孚”，小《象》且以为“孚穷”，征者，阳德之善动也；凶者，健动而无应也；孚者，乾德之纯粹也；有孚者，是自信所孚之多也；孚穷者，我以为孚而人不信也。因所孚之多故壮趾，因孚穷故征凶，壮趾有孚即东奔西投之说。诸解皆未得旨。夫在大壮卦中，何爻可无壮义，此与泰之连茹相同，彼有应故连茹而征吉，此无应故有孚而征凶。

《象》曰：壮于趾，其孚穷也。



果其能孚，一往而获吉，何须壮趾？唯自信所孚之多，故不止于一往而至于壮趾。孚穷者无应之象，故知有孚为自信所孚之多。

九二，贞吉。

阳刚具能为之才，中则无过，不及故得正而吉。大壮过刚，二、四皆以柔济，故贞吉。此等爻象皆不宜说不正则不吉。

《象》曰：九二贞吉，以中也。

“以中”，谓居中也。上经贞吉十三，下经贞吉十二，宜参看。

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

羸，王肃作縲，郑、虞作累，蜀才作累，张作縲。

羸，力为切。罔，无也，言不用也。唯小人则用壮，君子以义理为勇，以非礼勿履为大壮，故不用壮。苟其用壮，虽正亦厉。阳居阳位故曰贞厉者，乾惕之爻也。触藩，用壮象；羸角，厉象，全作两可之辞。《易》为君子谋也，因此在健动相接之际，爻将变革，故欲其善动耳。大象兑、互兑、变兑，皆羊象，乾壮兑羊，故称羝。羝，牡羊；羸，病也。震为竹苇，爻变离目，织竹苇成离目，藩象。五阴两开，羊角也。阳以资阴为美，今隔四阳，故为触藩羸角，易去难返之象。

《象》曰：小人用壮，君子罔也。

《易》为君子谋，今为两端之说，教君子之非礼弗履也。

九四，贞吉，悔亡。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

一作輹。

正吉而悔亡，全吉象也。决，破也，藩决不羸，承三而言，盖三兼四为象，四亦兼三为象，相接之爻也。三前有四，犹有藩焉；四前二阴，则藩决而可前进。震大涂，兑附决，藩决象。輹，车轮之中干，车之败常在折輹，輹壮则车强。乾为舆，故壮，壮于大舆之輹，言尚往而可前进，即藩决不羸也，全在行处说。乾为舆，震所承载也，藩决下皆贞吉悔亡之象。《易溯》曰：大壮之四为輹，輹在轮舆中，故壮。大畜初上为輹，輹在轮舆外，故脱。他爻言壮不言大，此独言之成卦主也。

《象》曰：藩决不羸，尚往也。

尚同上，谓外卦也。藩决，见阴也；不羸，壮也；往，震也，尚乾也。此为主爻，壮进之义正在于此。止是健遇阴柔，无所阻滞耳。

六五，丧羊于易，无悔。

《举正》作“丧牛”。陆绩作“场”，郑为“佼易”。

易即场，田畔地也，震大涂，场象。羊性外柔内刚，卦象重兑，今象场之震一变而重兑之象不见，故丧羊于易。此卦之壮全在阳爻，五、上皆柔，则不壮矣，故五不言壮而以为丧羊。五当尚往之爻，阴柔居中，故仅得无悔。

《象》曰：丧羊于易，位不当也。

柔而居中，位宜当矣，乃尚往之阳在下，而五当其冲，故不当。

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

遂，进也，伏巽，故言进退。“触”者，中互兑羊，震动于下也。“不能遂”，卦终动极也。“不能退”，壮往者在下而承壮往之势也。“艰”对应，言乾三之惕也，谓处之艰难而不忽慢也。“无攸利”者，无可庸其壮动也。“艰则吉”，教以处壮吉之道也。五已丧羊，此为全卦之终，故爻止应三，亦兼言全卦而复言羊。三刚极，上动极，故触藩同象。此爻之病全在动极，凡用刚过甚者每困于柔，禽之制在气，此阴阳相制之理也，凡设机以陷禽兽者，一蹈其机，愈动则愈困，唯不动则庶或免耳，故曰艰则吉。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详也。王肃作祥，杨易宗之。艰则吉，咎不长也。

详谓慎密而详审也。壮动终极，不能审德度势而详审以处也，详则能艰，艰则能详，而不能退、遂之咎自不长矣。《卦略》曰：未有违谦越礼能全其壮者，故阳爻皆以处阴位为美，用壮处谦，壮乃全也；用壮处壮，则触藩矣。

卷八

周易下经

䷢ 坤下离上

晋、明夷，《易溯》分治乱象正分仁智。方智曰：晋昼，则明夷为夜。人因地而有昼夜也，天岂有昼夜乎？晋，古作晉，子生日益不同，故从二子，日长。《说文》作晉，日出万物进。徐锴曰：逌，到也。日以二至而用明之度地上见矣。二陆，二至也，昼夜卯酉之明晦，亦二至也。晋，进也，以日出地上，前进而明也，不言进而言晋者，进止有前进之义，晋则有进而光明之义。

晋，本作晉，孟喜作齐，用修作跻，亦进也。王弼、《举正》此下皆有“亨”字。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郑本“接”读作“捷”，胜也；“蕃庶”作“蕃遮”，禽也。

康侯，安国之侯，坤德顺静之象。锡，赐也。伏乾互坎，马象；互艮覆震，蕃象；坤，众庶象；昼日，离象；离数三，互艮手，接象。坤爻皆所礼接，三接象；日，君象；坤，臣象。坤为国，坤瞻离日，日照坤土，有诸侯朝享、天子礼接象。蕃庶，见其恩之隆；三接，见其礼之频。《易溯》曰：屯、豫之侯，取震；晋取坤，有土有民也。

《象》曰：晋，进也。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也。此下扬易亦依郭京、俞琰，谓宜有“亨”字。

明离、顺坤也，离在乾上，下皆言火，至阳非离所能敌也。夜之分非无日光而天暗如故，则是日之明止能及地，不能及天。离在坤上，下皆曰明，由先迷之体而形见也。然地之丽乎大明，亦可见矣。“柔进而上行”，谓五柔上行，得位为动用之主也。六子之用皆出乾坤，乾体静镇于此，坤用其六来一交之，则主柔；坤体静镇于此，乾用其九来一交之，则主刚，主其所少也。若两爻相抗，乌能为主？主爻者，动用之一爻也，凡《象》中内外、往来、上下、进退，皆言动用之主爻。此卦下坤三阴相抗，上离二阳相抗，皆莫适为主，故独主上卦之一柔。柔本位下，刚本位上，晋柔居天位之正中，故曰“柔进而上行”。“明出”句自上卦论也，“顺丽”句自下卦论也，“柔进”句自主爻论也。

《象》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

明出地上，何物不被其照临；自昭明德，何物不被其休光。

初六，晋如摧如，郑作南山，崔崔之崔。贞吉罔孚，裕无咎。

全从初而位下立象。顺丽大明与四为应，有晋象矣，乃仍处卑下，故言“晋如”。上虽有援，此独在下，有摧象矣，然实居晋初，故言“摧如”。如也者，未晋未摧之象也。若以崔巍为说，亦是因己之卑下而益觉四之崇高，其义原不相悖。“贞吉”者，柔而处下，顺以待时，承上晋如言也。“罔孚”者，卑而处下，犹未能进，若不见信者然，承上摧如言也。“裕无咎”，又本上文言所以处贞吉罔孚之道，谓居下而未进，则宜宽裕以处之，始无咎。凡咎皆业经任事、有作有为上见出，故小《象》曰“未受命”。



《象》曰：晋如摧如，独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足爻故言行，未进未摧，故曰“独行正”，正即贞。地德含宏而更处其后，故裕而无咎。“未受命”，潜也。艮手故言受。

六二，晋如愁如，愁，郑作子小切，变色貌。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

互坎加忧为心病，愁象；上进涉险，故愁如。二虽中正，五阴柔，二愁其不断，四邪僻，二愁其见阻，故愁。“贞吉”者，中正之德，上与五同，久必获进也。受福以下，则言吉也。介，大也；王母，六五也；离日，王象，五亦王象；离中女，母象。上应六五之大明，因其顺丽而任之，加以宠禄，锡马蕃庶，正谓此也。

《象》曰：受兹介福，以中正也。

坤德居二，故曰中正。

六三，众允，悔亡。

上比于阳，下阴顺以从己，顺而丽乎大明，正在此爻，故曰众允。坤为众信，属土故称允。初罔孚，未允也；二愁如，犹恐未允也；三顺而丽之，则允矣。处下卦之末，伏乾而当亢厉之位，宜若有悔，然上丽乎阳而下阴皆顺，故以为众允悔亡。《集》曰：初二贞，反之身也；三众允，征之民也。

《象》曰：众允之志，上行也。

有坎象，故言志。大明外卦上行者，上顺丽乎大明也。

九四，晋如鼫鼠，子夏作硕鼠。贞厉。

鼫同硕，大也。阳大阴小，此阳爻，故为大鼠。《诗·硕鼠》“刺贪也”。互艮变艮，鼠象。鼠昼伏夜行，盖不敢见日而畏人者。离为日，晋昼也，今坤土而见坎穴，坎为隐伏，又在日下，不中不正，下据三阴，故有贪而畏人之象，虽贞亦危厉矣。

《象》曰：鼫鼠贞厉，位不当也。

不中不正，近君而下阻三阴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孟、马、郑、虞、王皆作“矢得”。王、马曰：“离为矢”，荀谓“离者射也”，虞谓矢，古誓字，注疏以为笔误。杨易皆不然。往吉，无不利。

“悔亡”者，中以行正也，此二字为主象。“失得”即悔亡，悔亡故勿忧。互坎加忧，恤象，变不成坎，故勿忧。凡人有失则悔，失而得，故悔亡而勿忧。来氏曰：失得二字皆出于离，谓火无定体，倏然而活，倏然而灭，得失其常也。因举诸卦以为证，言之原原委委，可谓好学深思者矣。然剥卦亦言“得舆”，何离之有？不知失得之义，悉出于坤，即得朋丧朋之故，以坤之动，必见震艮两象，震得也，艮失也，详具《原卦》。易卦与天运同体，率言阴阳往来，既有往来，何无得失？“往吉，无不利”，著顺丽之美也。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庆也。

阴变阳，乾为庆，“有庆”即吉无不利。

上九，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

角刚而在上者，晋角谓欲进而前无地也，即上九二字，此主象也。维，系也，比阴、应阴、变阴，系恋阴私，皆不光明之事。故孔子小《象》凡阳比于阴皆以为未光。又离火外光，今不成离，故未光。离为戈兵，坤为众，变震众动戈兵，伐邑象。坤故称邑，离火外围，亦邑象。今离象变去，不成外围，故曰伐邑。伐邑即同人伏戎于莽也。上爻言一卦之全体，此正动而顺之象也。唯动而顺，故征伐虽危事，亦可吉而无咎。第邑虽可伐，威行而明失，虽贞亦吝矣。

《象》曰：维用伐邑，道未光也。

道未光者，由离变震也。顺而丽明者，今顺而丽动，故维用伐邑，而未光也。阳称道，震大涂，亦道也，道者在外之作用，与乾道变化说在亨后相似。此句止释“维用伐邑”者，全从变震立象也。不释“厉吉无咎贞吝”者，征伐本危事，伐私邑虽吉无咎，而亦厉且吝也。荀爽曰：阳虽在上，动入冥豫，故道未光。时论曰：火归天，水归地者也。上经五卦为水天需，先天所起也；下经五卦为火地晋，后天所继也。故坤游需，乾游晋，伏对轮也；火天大有、火地晋，归转轮也；火地晋，地火明夷，旋转轮也。离曰继明、乾曰大明，乾离同位也。乾曰大明、晋亦曰大明，天地同继此日也。



离下坤上

夷，伤也，日出地上则明，日入地中，斯明伤矣。

明夷，利艰贞。

明为阳德，今入地中，坤迷，故明伤。他卦言利贞，此独“利艰贞”，盖圣人君子虽不可不正，却费许多艰难委曲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杨易以“内文明”十五字移入“晦其明也”之下。箕子，蜀才作“其子”，俞氏以“其子”即“箕子”。周公不敢显言。岂知“其”古作“斤”，后人加竹耳。郑、荀、向“以”俱作“似”。

乾为大明，离出于乾，故为继明，离代乾而宣化，日代天而为明，故离象日。日明于昼、暗于夜，是日入地中，阳为阴掩也。离文明在内，坤柔顺在外，此卦德也。蒙，被也，大难谓坤，坤体先迷，伤明者也，言具此卦德，被此大难也。《易》象包括最广，以卦德言则文明柔顺，一象也；以人所处之时言，则内明外暗，为明伤，一象也；以致用言，有此卦德，故内不失己、外得免祸，又一象也。三象固不相妨。晦其明，自人之用《易》言，即藏而不露也。正志者，不失其正，五为坎离之爻也，正志即晦明中事。内难释艰，正志释贞。大难，关天下之难；内难，一家之难也。明伤于下卦，故称内难，而遂以五为箕子。艰贞独系箕子者，内难更亲切，其晦明之心更难于文王也。

《野同录》曰：初见几，伯夷、太公也；二离主承坤，文王也；三明极当暗，交与上敌，武王也；四居暗下，承明之际，应初比三，归周之微子也；五居坤中，承暗主，箕子之艰贞也；上位尊而暗极，纣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

坤为众，众字指得广，若文王、箕子之于纣，皆在其内。“用晦而明”，即晦其明之说，晦者欲人终不知其明也，而明者自心则不可晦也，晦明便是自心之明。晋明著于外，故自昭明德，此修己之道也；明夷明伤于内，故用晦而明，此治人之道也。

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离为雉鸟象，中阴身，两阳翼，变艮与小过同象，亦翼也。明夷于飞，伤于其飞也。鸟飞，以翼上升者也，伤则必垂，今在下而变动，故以为伤而垂，然此在夷初，但曰垂翼，犹非伤之重者，此二句为主象，下则释以人事也。行与往，飞象；不食、有言，垂翼象。此足爻变，则互震涂、艮径，故曰行、曰往。三日不食，离数三，又为日，三日象离。中虚为大腹，变艮则兑口伏不食象。于行，本爻之动也，攸往，连下指所适之主人，言应也。因互见艮之止、坤之晦、坎之险也，变艮伏兑口，不食有言象，互震声，亦言象。



《象》曰：君子于行，义不食也。

时当明夷，义合如此，与攸往有言皆主象之象，故不另释。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子夏作“睇于左股”，睇，旁视貌。京作“膝”，马、王作“左股”，姚作“右盘”。用拯马壮吉。《说文》：子夏“拯”作“扭”。

夷左股，虽伤而未切，未至上体也。去暗君，虽不如初之远，可以言行，然与上无应，亦不为近，故象足上之股。互震伏巽，股象；爻变互兑，覆巽，亦股象。明夷象人身，足、股、腹、首是也。股居下而在后，故曰左。《易》中言左皆后字，详师卦。左取相背义，今言相左是也。相背则幽暗不明，二为阴爻，又处下中，故取后而相背之义。拯，救也，变乾健，则壮矣。乾为良马，故曰马壮。言用健壮之马，速以拯之，斯吉。宜曰坎，马曰壮，非老非少，则壮矣。二外臣，曰左股；四内臣，曰左腹。夷股犹浅，故用拯救。羑里，夷左股也，用泰颠、閼夭拯马也，得专征伐则吉矣。

《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则也。

顺谓外柔顺，则，法则也。言外虽柔顺，而内实文明，有法则也。故用拯马壮，因二中正故也。一说当救不救，非顺也；救而不速，失其机会，便不得法，非有则也。救之且速，是见机明决，顺而有则，故吉。顺谓阴爻在内，与上坤同体，故言则。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

离居南，南狩，狩于南也。南者，乾阳之君位，而暗阴居之，三与之应，故称南狩，谓此阳上往摧阴也。晋成公伐郑，楚子救郑，晋占遇复曰：南国蹙。解为南行摧阴。先天图北内而南外，卦象法之，亦下内而上外，与此南狩同义。此为坎爻，坎爻动变，并离象亦不见故也。离互震戈兵，震动，故言狩。又互坎，离南坎北，坎主冬狩者，岁终田猎之名，故称南狩，不言征言狩，讳之也。“大首”，元恶也，上爻称首，言应也，伏乾，故言大首，谓在上居天位也。获者，震爻也，一阳而上下之阴附之也。“疾贞”连看，与复之无疾同义，有复象也。自暗复明，当以渐次，不可猝然取正也。二阴爻虑其过柔，故策之曰“用拯马壮”；三阳爻虑其过刚，故抑之曰“不可疾贞”。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初说行，故言义；二居中，故言则，即天则之则，变乾而见复象也。凡人处事，心中先有准则，乃始无误。三互坎，故言志，志者心之所之。三居下卦之外，其明外见，故心可众著也。

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

爻象微子，乃纣同姓，是腹心之臣。坤为腹，与上同体而在卦中，故言腹。变互巽，入象。左腹者，古人尚右，故右前而左后，师四左次，今言左迁，天之左旋，皆谓向前背者后也，四、五与上同体，皆属亲臣，五近则前，四远则后，故言左。坤先迷，腹中乃黑暗之地，处坤最下故也。四当心位，获者震象，明夷之心，纣之心也。坤为户，门庭象，震动，出门庭象，谓遁去也。初异姓，故言行，四亲臣，故不曰行、曰出。于者，于于安行貌，坤顺而足动，故安行。

《象》曰：入于左腹，获心意也。

此由明入暗之象。人之心意最不易知，入腹而后得之。入者巽，获者震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蜀才作“其子”，“其”即“箕”。赵宾作“菱滋”。利贞。

五近暗君，居至暗之地，有柔中之德，晦其明而正其志，所以佯狂受辱。凡五皆君位，此特加箕子，明非君也。上曰登天，明上为君也。三上相应，三曰得大首，指君言也。君能覆冒天下，下五爻皆所统也。三明极，武王也；上暗极，纣也；五柔中，箕子

也。故君之一位，论位亦论德。

《象》曰：箕子之明夷，明不可息也。

明不可息，言明可晦不可息，以其在内不露，故为箕子之贞。

上六，不明晦，《举正》作“至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

不明指伤人言，晦指自伤言。最远于阳，故不明，处坤阴先迷之极，故晦，此主象也。他爻皆受伤者，故皆言夷，此则暗所自出，匪特伤人，并且自伤，故但言“不明晦”而不及夷也。登天，日出地上也；入地，日在地下也。登天者，上之位；入地者，六之阴穷上而暗极，与日俱伤矣。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国也。后入于地，失则也。

“照四国”以位言，日出地上，能照四国，亦如人君居高位得伤人之势也。“失则”以德言，见君当视民如伤，乃今伤人，失君之则矣。失则即晦也，明见于外而失本于中。二之顺则，为外明虽伤而中德自若，则明之本原如故。今坤阴居上，外本无明，而又鲜中德，是明之本原全无，故以为晦而失则。凡言则，皆在中之事也，故爻辞“不明”指外著者言，“晦”主内藏者言，是内外俱伤也。



离下巽上

一家之人，巽以长女处四，离以中女处二，二、四皆得八卦正位。又五阳二阴，内外各得其正，皆家人之义也。《订》曰：外疏之也，故二女有二心；内戚之也，故一家如一心。

家人，利女贞。

马融曰：家人以女为奥主，长中二女，二、四各得其正，故特曰“利女贞”。来氏曰：言占者利于先正其内，以占者言，非女之自贞也。盖女贞乃家人之本，女正则外无不正矣。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圣人观卦象以立名，则卦中实义即名而具。如卦名家人，则全言家人之事。然家人亦象也，故诸卦皆无第一层实义，所可言者第二层象义耳。物理人事，皆象也。此卦既名家人，专言人事可矣，若误认为占卜而概言人事，则非。

男女正位，谓阴女得二之正位，阳男得五之正位也，二、五相应。凡卦中阴阳，皆分之卑而听命于二、五者，故称严君。严非严厉，乃尊无二上之意。父母者，二、五也。父子、兄弟、夫妇，诸解各异其说。煦按：《周易》止言阴阳，阴阳皆以得位为正。《彖》辞止言男女正耳，原不必穿凿分疏初上两阳家也。五正位于外，即严君，父也；女正位于内，内主亦严君，即母也。以次相承，凡阳爻皆子也，上者兄而下者弟也，初、三、五，夫之位正也，二、四，妇之位正也，故曰父父云云也。“天下定”，无过凡事各得其理，凡物各安其位，与家无异也。此即亲亲、长长而天下平之义。

《象》曰：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火炽则炎上而风生，是自内达外之义，风化之本自家始，家之本又自身始，言行一身之事，正家之本，风化之原也。有物则言不虚，有常则行不怠，巽覆兑口而照以离火，巽伏震行而照以离火，故既象言行，又皆言有也。言行，君子之枢机，有物有恒，则其自也，火丽木而外著其光之象也。



初九，闲有家，悔亡。

闲，防也。阌也，从门从木，木设于门，所以防闲也。初为门庭之爻，应以巽木，故取防义；变艮为门、为止，亦门阌止防义，闲谓上下二刚域中爻于内。闲家之道，唯在始初，谚云“教子婴孩，教妇初来”是也。离明阳刚，处有家之始，离明则有先见豫防之明，阳刚则有整肃威如之吉，故能防闲家人，各得其正而有家。有家者，有物有恒之妙有也。

《象》曰：闲有家，志未变也。

“志未变”谓初也，初而闲之，其后可无悔矣。有家者，初有家也。

六二，无攸遂，《杨震传》作由遂。在中馈，贞吉。

遂，专成也，阌外之事无所专成，阴爻顺静之象，乘、承、应皆阳故也。中即内卦之中，馈，饷也。互坎饮食象，馈食内事，故曰中馈。有顺静之德而事不专成，所职唯在中馈，故正而吉。宜曰鼎火烹饪，于外曰享帝养贤，家人火烹饪于内，曰“在中馈”。《彖》“利女贞”，唯六二之中正当之。蒙五变巽，事师之道；渐四体巽，事君之道；家人应巽，事夫之道。

《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巽也。

顺从而卑巽乎五也。小《象》言顺巽者三，蒙五互坤为顺，变爻为巽；渐四变乾伏坤为顺，未变为巽；家人亦变乾伏坤为顺，应爻为巽，然皆阴爻，故皆自具顺义。

九三，家人嗃嗃，荀爽作确确，刘向作熯熯，如火之严炽也。悔厉吉。妇子嘻嘻，张揖作嬉嬉，陆绩作喜喜。终吝。

此爻独称家人。三当一卦之中，介于二阴，有夫道焉，盖一卦之主，故嗃嗃而有严厉之声。《本义》以刚处刚而不中，过刚者也，故有嗃嗃严厉之象。如此，则虽有悔厉而吉矣。嘻嘻，嗃嗃之反，吝道也。谓一于慈惠，笑乐无节，此反言以见意也。来氏以嘻嘻为妇子叹声，作过严之弊，故解小《象》之节为竹节，欲威爱兼济，不使过也。此解虽切九字，未当。一说以嗃嗃作所治之人说，谓众口嗷嗷也。此以家人与妇子同类，亦可。严厉者，阳刚之本德；嘻嘻者，承、乘之阴爻也。观吝字，指阴爻可知。悔厉与终皆乾三惕若之象，三当变革之际，故两发其象，听人自择。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妇子嘻嘻，失家节也。

过严虽或伤恩，然未失治家之道，故吉；若妇子嘻嘻，是无礼法而失治家之节，故吝。观失与不失，则本爻作反正说为当。

六四，富家，大吉。

阳主义，阴主利，义具于心，无形可执，其象阳虚；利聚于财，有厚实可据，其象阴凝。故《易》言富、言实、言财、言积，皆阴也。小畜之富，承、乘皆阴也，故说出邻字；阴爻而言不富，为本可言富，或承、乘有阳而为阳所凌，如泰四、妄二是也。此四本阴而上下阴阳皆顺，无有相干变易其性者，安得不富。爻为巽主，必不可变，巽近利市三倍，富象；变又互巽，亦富象。《礼运》曰：“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肥即富也。因本卦六爻皆得位而吉也。若使孝悌不立，仁义不修，金玉满堂亦何益哉！观小《象》“顺在位”，可知不专指财利言也。一曰巽入而阴畜，故言富。

《象》曰：富家大吉，顺在位也。

以柔顺之德居四之位，为上卦主爻，故曰“顺在位”。位即《彖》正位之位。二之贞吉曰顺，四之大吉曰顺，妇道尽矣。

九五，王假有家，假音格勿恤吉。

假同格，正也，即正家而天下定之爻也。阳夫居阳，正也，其下阴阳各安其位，家之正也；阳君居五，正也，其阴阳各安其位，则天下之定也。天下者，王者之家，唯正而后能有之，故曰“王假有家”。内而型寡妻，外而卿大夫罔不率，俾有家象也。王而假正以有其家，何忧恤之有？互坎忧象，出坎外，故勿恤。初有家，家道之始，五有家，家道之成，故初曰闲，及五则直曰假而有矣。假字，陆绩作大字解，犹可；子瞻作至字解，则虚矣。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爱也。

五、二刚柔相应，四、五刚柔相比，以下阴阳，无不相比。五爻二之柔顺中正不亢而有以及下，二爻五之刚健中正不悖而有以承上，其余阴阳无不相顺相比，故“交相爱”。全是至性流通，所谓太和元气，在成周宇宙间也。

上九，有孚威如，终吉。

有孚，变坎也；威如，阳刚居上也。中四爻为家，初、上，闲家者也。“有孚”，非一人之孚也，礼胜则离，故须诚信；乐胜则流，故须严威。“终吉”，久长获吉也。居上则为家主，在卦终则有家也久，故特言久长获吉之道。论位，则初为近而上为远；论时，则初为暂而上为久。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

“反身之谓”，指有孚见，非徒威也。盖必有物有恒、正伦理、笃恩义、悉本于诚信，俨然人望而畏之，自具不威之威。



兑下离上

睽从目，目少，睛也。目主见，故爻辞见恶人、见舆曳、见豕，皆言见。睽，乖异也。火炎上，泽润下，二体相违，睽义也。中、少二女同居，其志不同，睽义也。

睽，小事吉。

五柔为卦主，故称小。主柔而应刚，故不可大事，而小事犹有吉道也。元公曰：二女同居，二阴合卦，皆然。然巽兑合为孚、过，离巽合为家人、鼎，离兑合为睽、革，木乐火而金畏火也。煦按：睽字原从合字形出，不合不知睽也。然天下无终睽之理，故睽终必合。艮之言行亦此义。

《象》曰：睽，火动而上，泽动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说而丽乎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

论物理，则火上泽下，其性睽矣；论人事，则二女同居，皆欲各有所行，其志睽矣。既睽而小事犹吉者，盖因内有和说之德，外又察乎事理，有其德矣；柔进而上行，以居于五，有其位矣；居上中而下应二刚，是己既有德而辅相有人，有其辅矣。故虽不可大事而小事犹吉。此与家人，二柔皆为主爻，家人二柔得位，故二、四同取之；此卦二柔皆不得位，故取得中之五，以为柔进而上行，与晋同也。然三柔居内卦之上，亦应刚者也。阴阳相资始为得类，二女同阴，所以为睽。既睽矣，又以为其事同、其志通、其事类者，专论二、五相应之爻，即小事吉之义也。天地异形，而交感则同；男女异体，而志气则通；万物异质而类聚群分，则无不各得其类。此皆自睽中言合义也。

睽卦本无合象，止有二、五相应之象，因天下极和同之事必由睽来，而极睽隔之事又必由合来，今睽而有应，故遂于《象》辞发睽而能同之用。乾坤二用后坎言时用者，



坎为用九之中，交坤含乾胎，万物之生由此托始，则用归于坎，是后天代先天之义。睽、蹇亦言时用，是先天八卦流行之气前后相续，缝中所成十六卦中之二卦流行，则其用见矣，故亦言用。流行便具不息之体，故亦得考之以时而言时；流行则睽与合见矣，故又能总上三句之义。以五行论，金畏火克，其先岂不相睽，然金得火而熔，终必有合而大用出焉，故言时用。

《象》曰：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

来氏曰：同者理，异者事，天下无不同之理而有不同之事，异其事而同其理，所以同其异。如禹、稷、颜回同道而出处异是也。此本同末异之说，宜曰《彖传》睽中之合、化睽之方也，《象传》同中之异、不苟同之学也。郝解曰：乐同而八音异，乃叶；食同而五味异，乃调。煦按：凡卦莫不有自具之德，睽之为异，非不美也。故君子法其异而不苟同。

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

上无应与，宜其有悔，阳刚得正，故悔亡。虞翻曰：应爻坎马，无应故丧马。一说坎为亟心之马，马亟心，丧去象。煦按：震本为马，动而化坎，故丧马。逐亦震行之象，勿逐谓化去也。自复，复初之本象，“勿逐自复”，不追逐而自还也。兑为悦体，震二变兑、既二变兑，皆言“勿逐七日得”，与此同义。但此为初爻，故不言得，言复。小畜初阳亦震爻，故言“复自道”。盖马所以行也，睽独无应，则不能行，是丧其马矣。勿逐，亦不行也，自复，初阳之动，坎阻于前也。“悔亡”二字为主象，下分二段，一以物理象爻德，一以人事象爻德。“丧马”言未化之前，睽而无应；“勿逐自复”言化去之后，睽而合也。恶人亦言未化之前，见之无咎亦言既化能合之故也。坎为盗，恶人象；离持戈兵，亦恶人象；离为目，见象。大有初九曰“无交害”，二曰小人害，小人指离也。一曰不以恶人而拒绝之，作接见之见说。

《象》曰：见恶人，以辟咎也。

《象》词专释见恶人，则知丧马自复之物理，与见恶人之人事非有两义，皆先睽后合之旨。辟咎即无咎，无咎故悔亡。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遇字详噬嗑。兑离，先天图中亲比之卦也，《周易》卦爻无非发先天图中流行之妙。主谓五为正应，离为日，主象。离中虚，两阳在外，巷象；变艮、伏艮为径路，变震为大涂，大涂而藏径路，亦巷象。见当睽时，君臣相求不必拘堂廉之常分，必委曲相求始得会通，乃为无咎。于门、于庭、于野犹有避也，巷则无所避矣，此必遇必合之象，为正应言也。若非正应，不以乖离为嫌，亦不必委曲求合矣。总因所应柔弱故耳。睽卦中水火相避，爻爻皆自具睽义，故诸爻皆言睽而复合之象，不然不名睽矣。亦如复卦爻爻皆言复也。来氏以诸臣遇光武为象。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来氏曰：离为戈兵，互离亦戈兵，兑毁折，互坎陷，见君臣相遇于巷，岂不失道，然当睽时，前后俱有戈兵，中原坎陷，主又柔弱，中原坎陷国势毁折，正危迫之秋，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既为正应，委曲相求，故周公许其无咎，孔子以为未失道。

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子夏作契。《说文》作掣，牛角仰也。郑玄作掣，牛角皆踊曰掣。荀爽作觶。徐铉曰：当从契省，乃得，音尺制切。其人天且劓，

无初有终。
天，杨桓作𠂔，古个文字，夹物而去之也，即音髡。劓，《说文》作劓，王肃作𠂔，胡安定谓当作而，《纂言》从之，非也。

离目，见象，又牛象；变乾，舆象；互坎亦舆象，曳象；兑伏艮手，挽象。曳，拖引也；掣，挽也。阴居两阳之中，与介石、负乘相似，时际睽违，虽有正应，前遇险阻，不能骤合，不免前引后拖。盖有应则前为之引，有累则后为之拖也。其人天，谓三、上也，三阴，人位；上阳，天位也，三、上本为正应。“天且剿”者，天居最上，物所仰承者也，自三视上，故曰天；口上为鼻，伏艮亦为鼻，居口上，见乾戈，遇兑毁，故曰剿。天且剿，犹云其人仰承于上，遭此险阻而致此伤也。一说居兑上，口不足于阳，以天相形，若其固有者然也。煦按：舆曳牛掣，主象也，其下又即人事以象之。天者，有应之象；剿者，伤而见阻之象。无初，初之睽；有终，终之合也。金火相接，前后两阳比之，极固而中多险阻，故为此象。动化成乾，故言有终，与巽之言有相似，皆谓阳明可见也。

《象》曰：见舆曳，位不当也。

无初有终，遇刚也，比阳而值坎险，故“位不当”。始难骤合，故曰无初。阴阳相须，又为正应，故以有终，为刚之遇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

煦曰：孤当为狐。

睽孤，旧说谓无应。然上九有应而亦曰孤矣。来氏谓左右皆阴柔之小人，故孤立而无助，此说近之，盖上亦乘阴、应阴者也。谨按：孤当作狐，盖狐性善疑，此为坎爻，上九阻于坎，亦曰孤坎，为狐疑故也。故既、未济遂称狐。今观既遇而孚，则先之狐疑可知。元，大也、善也；夫，人也，谓大善之人，非谓初也。“交孚”句，谓与初同德相信，然阳无应阳之理，盖谓乘、承皆阴，阴阳相资得助也。凡孚皆说入坎爻是也，况五为离主而当尊位，三为兑主，此爻一乘一承，故以为遇元夫。况既曰睽孤，又以为孚，岂论应哉？厉者，危心以处之，在坎故也。宜曰合，言两爻，曰睽，单论一爻，曰孤，因睽卦全说。相违故不必有应，但获同德，亦遂目为元夫而谓为交孚，求不孤而已矣。两阳故危厉。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坎志、震行，二阳同德，相与济睽之志行也。盖济睽本为四志，今两阴主顺于上下，其交既孚，则睽可合而疑可释，故无咎。煦按：得两主之助，阴阳合德而相信，又与五比合，又是坎震之爻，故曰志行。行谓比于五，志行者，犹未行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

王弼曰：非位，悔也，有应，故悔亡。厥宗谓二。虞翻曰：动而之乾，乾为主，主，宗也。来氏宗字详同人六二，噬肤详噬嗑六二。二兑为口，五阴应之，噬肤象，言易合也。九二遇主，主，尊之也；六五厥宗，宗，亲之也。臣尊其君，君亲其臣，自足济天下之睽，往何咎，快词也。

《象》曰：厥宗噬肤，往有庆也。

庆，吉善也，得正变乾，故往无咎而有庆。王弼以易合为有庆，来氏以济睽为有庆。一曰君臣合德有为，乃有福庆于天下。

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马、郑、王、翟皆作“壺”。离，大腹，曰壺矢韃也。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

孤当作狐，狐疑，坎象。睽而求应，中阻于坎，不免先疑。来氏谓四左右皆阴，以人而孤也，上多猜疑，自孤也。见者，上自见也；负，背也；涂，泥也。离目，见象；坎，豕象、水象；豕背有水，负涂象；坎为车、为隐伏，载鬼象。坎为弓，中直为矢，



又为狐疑，张弓说弓、狐疑不定象。坎为寇，阴阳相应，变震归妹，婚媾象。婚媾者，先后天图相配之卦也。未变则互坎离，先后天图皆相配；上变则后天震兑相配，详具震卦。坎，雨象，雨则阴阳和、坎泽解也，吉者睽而合也。三与上为正应，制于乘、承二阳，上以阳刚处明，终睽极之地，往与应合，而中爻阻坎，不免狐疑，始疑为豕，又疑为鬼，方张弓射之，又疑非鬼而脱其弓，既乃知为六三之应，非寇也，藉正应而上与三成婚媾矣。遇雨坎体解散，疑亡，睽而得合，由不一而致之一，故爻多言遇。

《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人情有疑则睽，疑释则睽而得合，故吉。卦名睽，而诸爻言合，天下无终睽之事，阴阳往复，物极必反，自然之理。元同曰：初、四睽于品，二、五睽于地，三、上睽于意见。元公曰：疑情之积，常起于情之相悦而好用其明。



艮下坎上

蹇，难也。坎险、艮止，见险而止，足不能进，行之难也，故为蹇难。方智曰：文序屯、蒙至蹇、解，中隔三十六卦，蹇、解环至屯、蒙，中隔二十四卦，此阳四九、阴四六也，老阴、老阳之策，主变，故相沿以阳九、阴六为难限。

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

王弼据后天图，谓艮山险而坤地顺，后儒从之。来氏亦据后天图，谓坎险艮止，皆在东北，故不利，西南无之，故利。

虞翻曰：坤，西南卦，五在坤中，坎为月，月生西南，故利西南，往得中，谓西南得朋也。不利东北，其道穷者，谓三也，艮，东北之卦，月消于艮，丧乙灭癸，故不利东北，其道穷者则是东北丧朋矣。又曰：坎月生西南而终东北，震象出庚，兑象见丁，乾象盈甲，巽象退辛，艮象消丙，坤象穷乙，丧灭于癸，终则复始，以生万物，其用大矣。离为见，大人谓五，二得位应五，五多功，故利见大人，往有功也。五当位正邦，故贞吉。唯虞说为能发明卦旨，字字切当，独惜虞翻所著不见全书耳。

须知爻中阴阳与天同运，原是活的，阴阳之体阴静而阳动，然阳气往来阴中，有初有终、有深有浅，而月受日光，亦有初有终、有深有浅，此其象也，而实非象也。日月即天地间来往运动可见之阴阳，代天而宣化者，故后天之坎离，遂代先天之乾坤，坎月离日也。乾《象》之大明言日，坤《象》之得丧言月也。

坎艮合蹇，坎得乾中而正位于五，是坤之西南得朋也，故利西南，本非坤有而今在其中，故为得，得故利。东北艮也，月之阳明至此而尽，故以为道穷，即丧朋也，丧则有何利乎。此卦上坎得阳于中，与西南得朋之震同义，故利西南得朋矣，而复见丧朋之艮，故不利东北。卦本无震，而亦曰西南，止取坎象得阳之义，又因东北之艮而反之，非取坤顺也。

《易》爻凡言利、言得者皆震，凡言不利、言失者皆艮，皆本坤《象》来。既曰不利东北，又曰利见大人贞吉者，卦气之行，先内而后外，先艮而后坎，故既因艮之道穷而言不利，又以利见大人特著往而得中之理，为上坎言也。贞谓居中得正也，五刚健中正，有大人象，故既称利见，又言贞吉。以艮遇坎，东北丧朋，故蹇自下而往出艮，则见九五之大人故利，亦犹丧朋一转便为得朋，故大人之利见，仍是西南之利耳。

《象》曰：蹇，难也，险在前也。见险而能止，知矣哉！杨易以上七字移入《文言》。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利见大人，往有功也。当位贞吉，以正邦也。荀、陆作“正国”。

蹇之时用大矣哉！

卦中前后有二义。论时，则下卦在前，上卦在后，比之后夫凶是也。论位，则向者在前，背者在后，此之“险在前”是也。坎险、艮止，坎在艮前故也。此据象言名蹇之故。见险能止，以人事言也。中互离坎，离为见，坎为知，凡卦中言止必兼言行，止由行见也，故既以能止为知，又以为“往得中”、“往有功”也。

往有二义，“往得中”谓一刚往而居五，此自下而上，往观象而择主爻者也；至“往有功”，谓由此而前往，据人事言也。此卦据下象论，则有见险能止之象，据上象论，则有得中、有功之象。人在蹇中，若止而不动，何由得出？若不顾其险不险，率情以往，亦终无由济。故止而后往，往而得中，然后能有功，即定静安虑而后能得之义。得中，坎五也，往得中，则离乎艮矣，离东北则必往西南，故以利西南为“往得中”，东北则阳尽而丧朋，故为“道穷”，此上据象言也。

“利见大人”，据人而言所往之事也。大人，五也；见，离也；利即西南之利。人在蹇中，利动不利静，故以“利见大人”为“往有功”。卦辞贞，指五中言，故以为当位贞吉，卦中阴阳皆当其位。邦所由正，不过事事得其条理，故曰正邦。渐卦阴阳当位，故《彖》辞亦同。阴阳之理终始相循，险可使平、丧可使得，故曰“时用大”也。此为先天缝卦，全说流行之义，故与睽、坎同言用也。《意》曰：屯动于险，每利居贞；蹇止于险，每言利往。动以贞止，止以善动，岂二道乎！宜曰：蒙贞坎则中晦昧而蒙，蹇贞艮则中光明而知，需险在前，乾恒易知，故不陷；蹇险在前，艮笃实光辉，故能止。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山上有水，必反而就下，反身之象。不盈之性，上居于山，有余则去之，修德象。艮其背，故言反身；坎常德行，故言修。

初六，往蹇来誉。

往来，进退也。蹇字从足，此为足爻，艮覆震，亦为足，因足象为止象所覆，故既言往，又言来。往谓坎上，来谓艮下也。五爻独不言往，盖诸爻所往，即五爻所来，非来于下卦之来也。初既无位，六又阴柔，故有往则冒蹇、来则有誉之象。誉详旅上。即见险而止，知哉，之誉变离故也，与遯初“不往何灾”皆艮也。《彖》以得中有功归之于往，而爻皆往蹇，《象》言通卦，爻论一爻。《象》曰“宜待”，非终不往矣。

《象》曰：往蹇来誉，宜待也。

郑本待下
有时字。

待者，待时之可进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王，五；臣，二也。外坎，王蹇；互坎，臣蹇。因两坎，故言两蹇。人臣有代终之责，则王蹇皆臣蹇矣。两蹇交集，鞠躬尽瘁，自其常分，有何过尤。六二艮体，不获其身，故言匪躬，不有其身也。

《象》曰：王臣蹇蹇，终无尤也。

但知致身，成败利钝俱非所论，有何过尤。初以不往为有誉，二以匪躬为无尤，有位、无位之别也。

九三，往蹇来反。

郭京据王弼
本作“来正”。

艮其背，不获其身，故云来反，即反身修德之反。因其附阴成止，故以比二为就二，三资二之中顺，二资三之刚健，可成济蹇之功矣。往蹇，接四也；来反，艮止也。



《象》曰：往蹇来反，内喜之也。

内谓内卦之二。阴乐从阳，故喜之。《本义》谓反就二阴，谓与初二成止也。

六四，往蹇来连。

连于艮阳也。三之喜内之兄弟，喜其己之有助；四之连外之朋友，资其人之有才。来反，退也；来连，将以进也。变咸，故咸亦言往来，三、四相接之义也。

《象》曰：往蹇来连，当位实也。

凡言阳实阴虚，即乾连坤断之义，以象言也。论理，则阳以气用周流不息，故虚；阴以质用块然不灵，故实。凡爻兼言应、比，毕竟先主本爻。六四以阴居阴，故称“当位”，比三而顺以承五，人臣之义。“实”谓阴明当位之为六耳。阴体过实，无拨乱之才，故必有资于人，此正来连之义。此爻只言比阳，故全举阴柔之象，不可以实字说作九三，然以解卦负乘考之，即谓两阳亦可。

九五，大蹇朋来。

大蹇谓九五所陷之阳，此阳由乾而来入于坤中，乃西南得朋之爻，故云朋来。据坤之视乾而言也。此卦阴阳各当其位，九而居五，有位有德，可以济蹇。凡爻或比、或应无不仰赖之，匪躬之二应而来，来反之三亦与俱来，来连之四比而来，所连之三亦与俱来，同德之三既来，而应三之上亦与俱来，故为大蹇朋来，来指众人之趋附言，与下卦之来不同。自本爻言，则当位贞吉，以正邦也；自诸爻言，则利见大人，往有功也。

《象》曰：大蹇朋来，以中节也。

中兼九五两义，位居上卦之中，德备刚健中正之美也。节，制也，言此德此位足以联属也。人心唯中，故能肆应不穷。

上六，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

硕，大也，阳称大。来硕指应，谓就三也。不言大言硕，避之也。亦如观卦以“其”字易“我”字耳。卦以坎陷为蹇，此爻独在坎外，所应者，审时能止之三，亦在坎外，资其阳之力，故此独能与三共济而获吉也。利见大人，丑比于下而无所逆也，五在蹇中，思来济蹇之朋，今上与之比，又得来硕之三，具阳刚济蹇之才，资其协力，故克有见大人之利，而往有功也。

《象》曰：往蹇来硕，志在内也。利见大人，以从贵也。

内对外卦而言，谓三也，非谓五也。贵对下贱而言，谓五也。

三三

坎下震上

蹇之济蹇，慎动审时之三；解之能解，动而有行之四。皆此一阳，圣人连覆卦而序之，非无故也。解从刀，判牛角，会意。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

蹇有艮，无震，不利东北，所以为蹇。若使震见艮隐，是西南得朋时，故利西南，此指将来说，往得中、往有功，皆谓震行也。解卦有震无艮，故止曰“利西南”，指现在言也。震象在外，更无外之可往，其震行，唯来复耳，故既曰“利西南”，而又曰“来复吉”。盖蹇之得中在外，须往而后得，此之得中在内，是来而得中。故《彖》曰“其来复吉，乃得中也”。来字亦震动之义。蹇卦内存欲尽之微阳，其去震稍远，故必往而后吉。解卦外见初长之阳，后来进盛，尚未可量，故利西南。然曰“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者，谓动静皆吉，见与蹇之动吉而静不吉者殊也。外震何云无往，

谓震虽在外，毕竟非止，故既曰“无所往”，而又曰“其来复”，言不已之动耳。震主亦复初之爻，故遂言来复。攸往者，动也，夙吉者，中离为日，先天居东，日出东方，故云早也。夙字与复卦七日字相对，复震方内来，解震已外往，故不待七日，唯早为吉也。《周易》之坎离皆言阴阳，不可不察。

《象》曰：解，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解，杨易以下解为衍文。利西南，往得众也。其来复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马、郑、陆作“甲宅”，皮曰“甲根”，曰宅，宅居也，音谱，作宅。解之时大矣哉！

坎险震动，坎内震外，动而出居险外，得免于险，故名解。震本坤体，乾来交坤，利西南而释为得众者，坤得乾则得朋，乾得坤则得众，此为主阳言也。震动于外，故称往，非如蹇卦之往，因艮而言将来也，得中虽坎象，却本来复说，为震性善动，今已在外，则前无可往，故先说无所往，后说来复，皆行象也。来复而曰得中，因下卦是坎、非震，所以别于复初也。

夙也者，震得乾初，在万物之最先也。天地解者，阴阳和而后雨泽降也。凡亢阳皆阳之偏结，阴不得入而和之；阴霾皆阴之偏结，阳不得入而和之。此外或阴多阳少，或阳多阴少，均不雨。若使阳之偏结和之以阴、阴之偏结和之以阳，则结斯解矣，故曰“天地解而雷雨作”。此卦上雷下雨，中互离日，雷动、雨润、日暄而百果草木皆甲拆矣。百果草木，震象；震甲、巽乙，震故言甲，甲萌、甲拆，开拆也。五、上两开，故言拆。解之时将至，天地发生长养由此而始，故曰大。解言时不言用者，乾坤二用，元之方亨也。坎之重险，睽之乖违，蹇之出险，皆言时用，皆说将然，须用而后见也。其难已解，用已外见，非解难之时，故不言用，义尽于解之名，更无幽隐，故不言义。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京作无罪。坎为罪、为狱，震动而出，故曰赦宥。无心失理为过，有心作恶为罪，赦宥者，解万民之难也，解缓即此义。

初六，无咎。

难既解矣，柔而居下，得刚明者为之应、比，无咎之道。

《象》曰：刚柔之际，义无咎也。

六柔而应阳、比阳，故为刚柔之际。坎四刚柔之际，亦此义。阴阳相资，原天地间不易之理，故论其义而以为无咎。

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

在田之爻，故曰田。坎为狐，又为弓矢，互离伏离，其数三，又为戈兵，戈兵震动，田象。坎二本黄中通理之位，变坤故称黄。狐媚物，阴柔，附阳之象，故未济亦称狐。坎得乾中，乾动而直，故象矢。狐媚，小人象，中直，君子象，与六五同也。“获三狐”，象应、比之三阴。“得黄矢”，中直也。“贞吉”者，中而得正，有应故吉。

《象》曰：九二贞吉，得中道也。

居中而得正，故曰得中道。

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杨易谓“贞吝”下有“无咎”字。

坎为舆，三在上，乘象，又为盗寇象。负者小人之事，舆者君子之器。盖三负四乘二，四不中正而居外下，故象小人。凡民，卑贱之称也；二得中，故称君子，论位非论



德也。解卦得名，为有二、四两阳，三乃一负一乘，故有此象。《周易》贵阳，担负非乘舆者所宜，乘舆而为凡民卑贱之事，故于三遂目为小人。震动于上，故言上慢；坎险于下，故言下暴。又因盗与所乘者同爻，若盗据之者然，故取象为夺。贞谓坎阳，如云所乘者，虽得正亦吝也。吝，本爻之阴也。噬嗑以耳上有物为荷，此以耳上有物为负。贲初以坎下为徒，此以坎上为乘。家人嗃、嘻，两象也，此亦两象也。

《象》曰：负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本文作寇。又谁咎也。

但曰可丑，则知小人止贱称耳。谁咎，言非人之咎，即致字也。同人谁咎，言人谁有咎我者；节又谁咎，言无能归咎于人也。

九四，解而拇，苟作母朋至斯孚。

震为足，拇在足下，三居震下，故象拇。旧说以为解初刚柔之际、义无咎者本为正应，岂所宜解，若负乘之小人则宜解矣。拇在足下，亦不宜远言初爻。夫初以比二为无咎，三以乘二为君子之器，二、四两阳又且同德，则朋指二可知矣。然为负乘之小人所隔，故必解去其拇，始见同德相济之美。他爻不言朋，此独言朋，西南得朋之爻也，卦辞西南之利正在此爻。因其处柔非位，故须得朋斯济。凡合体之卦，上卦亦具下卦之性，下卦亦具上卦之情，故坎在诸卦皆言陷，而在解则不言陷，震动故也。诸卦类然，不可不知。夫卦既名解，二阳各为卦主，则能解者端在二阳。然阴以资阳为美，故其附阳也甚固，初曰刚柔之际，固于二矣；三曰负乘，固于二、四矣。四欲与二同德相济，非解去三阴，曷由使朋至而孚也。孚者，坎德，阴虽附阳为美，阳必解阴始能有为。

《象》曰：解而拇，未当位也。

以阳居阴，虑其才柔，下有负我之小人，其位不当，故须解也。

六五，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维，系也，坎卦言维、言孚，此卦有坎，故亦言维、言孚。旧说谓解去三阴，以小人之退为验。夫孚字从无作验字之解。来氏以阴指宦官、宫妾、外戚，谓五比四应二，皆阳刚之君子，若使此心能维系之，则同类之阴自能孚信，故有解而吉。

煦按：二说均非爻旨。且三阴与五非应、非比，有何关切。观随之系小子、系丈夫，皆自下而系于上之称，上六乃从维之，维则自上而系于下之称。坎之言维，亦谓中阳陷于阴，若系于上阴者然也。此之维于君子，当专指九四一爻，五既比四，如云九四阳刚之君子维系于我者，资其才可以解难，故吉。虽在小人亦当信之，以下与坎相应，故言孚。孚，信也。坎虽正应，可言寇盗，独不可言小人乎。有孚于小人，如云正应，亦当见谅，是从比不从应之象耳。君子专指九四，正与利西南之旨相合。予前解引复“见天心”，诚谓此卦二、四两爻虽各为主于卦中，观利西南一语，则通卦当专主九四一爻。盖二陷而四动，解之为义专由动见故也。震之动爻在下，故遂以九四为君子。又况雷奋而上，坎润而下，几同离兑之睽，则但资亲比之力，无所望于正应，止求见信于正应，亦其宜也。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君子有解，震之主爻，小人退，坎水就下也，若震动，则上往矣。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墉，徐作城。获之，无不利。

上高而无位，公也。隼，祝鸠鹄属，鸷鸟害物者也。震为鹄，变离为雉，鸟象。坎为弓，居下，自下射上之象。震伏巽，高象，高墉者，王宫之墙。变离，外围中空，近

于五君，高墉象，故泰上亦曰城。二，地位，故曰田，狐则地之走者；上，天位，故曰高，隼则天之飞者。害物之隼栖于王宫高墉之上，则如城狐社鼠有所凭依，不敢轻射矣。本卦四阴，其下三阴或应阳、比阳，而上阴独后，不系于阳又处最上，故象隼。坤，土也，五、六皆坤而上特最高，故称高墉。今曰高墉之上，则隼指上六无疑。观解悖之说，岂不为上之无应、无比乎？坎虽象矢，与上无应，四公位，又互坎，故曰“公用射”，则射者四也，正是主四之义。况阳性善动，由四而进，亦如不速之客三人来耳。若依《蒙引》指三，则是公立于高墉之上而射隼，非射隼于高墉之上矣。止是四阳善动，由此而进，则上阴终为所变耳，非有隐深之旨。又上六本迷复之爻，故言悖，阳来于四，一变而成震，则悖解矣。故以射隼归之于公。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此卦主阳，上与阳无比、无应，宁非悖逆。卦气自下而上，在中者皆有乘、承，上爻如无应、比，则唯有离背而已。穷极将反，亦背象。悖而射之，所以解也。《系辞》之藏即坎险也，器指坎之中阳、形如矢直者，待时而动谓震也，下坎有藏器之象，上震有动象，人不可以妄动，故曰待时。此亦上爻总论全象。一变震而迷复之爻亦变，故为解悖。

卷 九

周易下经



兑下艮上

损，减也，非伤也。损去下卦上画之阳，益上卦上画之阴，损乾之君，益坤之民也。又泽深山高，深则有损象，高则有益象。

损，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蜀才作“二轨可用享”，《说文》作盥。

艮山、兑泽，互坤，泽深而在地下，有损象；山高而在地面上，有益象。坤实于中，故言孚。大象离伏坎，亦孚也。互震，故利往。兑口、震足，互坤，腹而实，簋象。簋从竹，震象。艮为门阙，帝出乎震，门阙而帝出，用享象。旧解但作戒辞，以为剥民奉君，非也。凡爻辞皆直言爻德，如使“有孚，元吉”，可说不孚则不吉，然则辞之凶者亦可云不如此则不凶乎？

《易》卦全吉者，唯谦、损、家人耳。损以俭取俭用获吉者也，若认作剥民奉君，不知为俭取于下，损国用以益下民，则必与二簋用享之旨相悖，亦并未解《象》辞言时之义矣。“有孚”十二字，皆正言减省取下之吉，“有孚”二字为主象，下文皆有孚之吉耳。有孚者，深信其薄取之意为爱我也。维正之供，万世常经，今减于常时，人君而自爱其民，故获有“元吉无咎可贞”之美而“利有攸往”。

“二簋”以下，即祀神以验之，亦即上文之象。二簋，损象，言薄也；“可用享”，有孚之象，而元吉等义皆在可字中。见薄取于民者，即薄用于神，神必见信；神且见信，而况民乎！国之大事，唯祀与戎，举其大者而小者可知。据理而论，即宽一分，民受一分之赐，故人皆信之，而君德之崇高亦由此增益矣，若果剥民必致厚取，厚取必当厚用，顾以为薄于祀神亦云可也，不自相戾乎？



《象》曰：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损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应有时，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

损下益上，谓损乾益坤，即下文损刚益柔也。乾损一以上行，乃忽添其道二字，盖谓损益乃人君乘时大经济，不可无道以处之，此道非下所能有，必得权乘势，然后可行，故曰“其道上行”，正以卦象损在下之乾阳，上行而益在上之坤，故曰上行，全是乾君用事。君，在上者也，乾阳故称道，损字之下，有孚之上，特加“而”字，便知下十二字皆由损来，明谓人君用此薄取之道，自能见信云云也。

其下总叙全辞，更连“曷之用”为一段，不另分别注疏，则“曷之用”二句，应与上文同是一义。盖上文言薄取，自能信诸人而获吉；下言薄用，亦当信诸神耳。“时”兼常、变言，常时祀神原非二簋可享，在损卦而言时，则必万不得已，非常时也。若在常时，以下奉上亦万古之常经，名分之当然，何待损乎？今特言有时，则必非常行之事，必非平常之时，可知《周礼》荒政当由此象出也。“二簋应有时”，见最不宜减之事，值此宜减之时，自不得不因时减损。

“损刚益柔”即损下益上，惧人不知损下为损乾君，故曰“其道上行”，则非在下者所能观，其特标刚柔二字，刚乾、柔坤，乾君、坤民也，是即损君益民之说。可知损、益二卦所言上下，不分君民者，所损皆乾刚，所益皆坤柔也。乃益不言损刚而损言损刚，为人知益之损上为损君，而不知损之损下亦为损君，故特标出刚字。刚阳施而坤阴受，阴阳之大义也。论位，则上君下民；论理，则阳君阴民。刚而在下，本非君位，故不曰损君，而曰损刚。“损益盈虚，与时偕行”，是统论其理，见人君奉道治民必当因时，观大象说出惩、窒，岂不说减损一边道理，顾谓为剥民乎！虞翻曰：中互震春，兑秋，故言时。

《象》曰：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惩，郑、陆作征，音止，清也。蜀本作证。窒，郑、刘作顿，止也。孟作怪。陆作“瘠欲”，孟作浴，一作欲。

不曰泽上有山，而曰山下有泽，山有俯临之义，泽无反润之理，明指恩泽下降而言。若非俭取于民，何由泽之下乎？既曰惩、窒，则必非重征暴敛、穷奢极欲而剥民者矣。来氏谓损泽益山，是未察损刚与有时之义也。且山已高矣，何待益；泽已深矣，何待损。如但执上下而言，不察刚柔君民之义，则兑柔矣，何为损刚；山刚矣，何为益柔？今曰惩、窒，则非自奉之私。中爻坤土，下据乾为兑悦，故“惩忿”，悦忿之反也。乾三上据坤成艮止，故“窒欲”，窒止之义也。

初九，已事遄往，已，一作以。虞作祀，事坤为事祀，旧作已也。荀作颺往。无咎，酌损之。

下三爻皆自损者，上二爻皆受益者，本卦损刚益柔，则初当益四。已事，把当自己事做也。旧说已音以，止也，谓自辍所为而速往，皆损己以益人也。然损刚益柔有时，不可贸然以往，必斟酌以损之乃可。悦动，遄象；变坎，酌象。此居损初即首事者，为之既豫，惧其过当，故曰酌损之。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马作上合。

尚同上，指四也。变坎故言志，阴阳正应，故易合。四欲损疾，而初遄往合其志矣。

九二，利贞，征凶，弗损益之。

震为征，兑毁折，征而毁折，上应止爻，故征凶象。离伏坎，故言志。九二刚中，志在自守，不肯妄进，故利在贞。不守刚中之德而有所往，则凶。凶者，由兑悦变震动，以悦而动，以容悦其上，流为不中不正，故凶。“弗损”者，弗损其刚中之德，即贞也，即不往也，益即利也。

《象》曰：九二利贞，中以为志也。

德以中为美，志定则守定，守定故以不损为益。

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

行震象，坤众象，故称友。乾为人，三即卦之三爻，得友即得朋。三人行而损一人，谓一阳既上，下止二阳，其一阳损而为阴也。一人行而得其友，谓一阳上而一阴下，兑爻虽阴，却得阳以为应也。此爻与上，乃损卦中往来动用之主爻，损卦得名正在此爻。三人行则损一人，是说方成卦时，乾坤相合摩荡之妙；一人行则得其友，是已成损卦时，说相应之妙。卦见震艮两象，损益即得丧，人与友即朋也，此之言行，即如诸《象》言往来上下为动用之主爻言耳。盖谓即下乾而论，止九三变去一爻，而余爻不变，故曰损一人。《周易》贵阳之有为，故止论阳爻。若兼论动用之两主，不独阳上得阴以为友，即阴下亦得阳以为友，故曰得其友。旧因两而致一，遂谓初、二两阳相与，四、五两阴相与，不知两之一字，原兼阴阳，故有天地男女之说，其细缛构精，则皆谓阴阳两而致一也。张子曰“不有两则无一”是也。观损、益二卦，所损所益全说阳爻，则《周易》贵阳可知。

《象》曰：一人行，三则疑也。

一人行得友而成两，则阴阳配合而专一，若三则杂乱而疑矣。《易》之言应两而止矣。《绎》曰：目两以视一而明，足两以（布）[步]一而行。

六四，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离伏坎，四变互坎，坎为心病，疾象。四、初相应，四赖初刚益己而损疾，则初之应乎四也；四既获初遄往之益，亦能使遄往者有喜，此四之应乎初也。皆系传两而致一之妙也。兑为悦体，故有喜，阴阳相得，何咎之有？一曰有喜即谓损疾，盖应四而使疾损，故初之遄往者有喜。

《象》曰：损其疾，亦可喜也。

四得初以损疾，故可喜。初能损己益四，亦可喜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

大象离，龟象，坤土，故言十。爻比上阳，坤以阳为朋也。两龟为一朋，十朋之龟，大宝也。“或”者，不期而至也。此爻柔顺中正，得二阳以为应，虽可得益，然用一或字则不专指应也。本卦原以损三益上得名，而此爻最与上近，是得益最亲最多者，故曰“或益之”。龟固外阳者也，观小《象》“自上佑也”可知矣。因在应外，更逾于两而致一之说，故用一或字，益四往益初六，则亲被其益，唯二最多，故其辞同。弗违者，盖言比也。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徐作佑

卦本坤体，得益以阳而成艮，然得益者止四、五，而五更比上，故曰“自上佑”，与大有“天佑”、旅“上逮”同，皆以中阴而乘阳也。

上九，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二弗损益之，益上也；上弗损益之，自益也。居损之极，独受其益，又损极将，反不待损而自益也，不待损而自益，无伤于人，何咎之有？正而吉之道也。“利有攸往”与悦应而见震也，五止益以十朋，此曰“得臣无家”，明此为主爻，即君爻也。益初亦为益主，得“告公从”者为应，即此“得臣”也。艮象庐，故曰“家”，艮家变坤臣，故曰“得臣无家”。师上由坤变艮，曰“承家”，家象见也。此由艮变坤，曰“无家”，家象隐也。无家即公尔忘私，谓应之损也。



《象》曰：弗损益之，大得志也。

不待损而自益，其志大得，可知大谓阳，得志谓三阴。顺承而有应，与比五、泰三同，皆谓阴顺阳也。



震下巽上

以上卦乾初之阳，益下卦坤初之阴，故名益。损、益之上下，皆论阳爻，阳动而有为也。益从水，在器皿而益，后加水作溢耳。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下动而上巽，雷动风行，有何阻滞，故利往。震巽皆木，大象离中虚，木而中虚，舟象，故利涉大川。利往处常，利涉济变也。观于损下为损、益下为益，则下之不宜损可知，谓剥民者当乎？

《象》曰：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庆。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损上乾而为巽，益下坤而为震，民坤象，无疆亦坤象，艮伏兑，悦象，阴以得阳为说，此益在民也。“自上下下”，由朝廷遍及之象也。乾为大明，以乾照坤，其道大光。乾称大，大象离，互（根）[艮]，故光。道者，君所奉以损益者也，此言益在君也。损之损刚，谓为益上，亦此义也。损、益皆损乾益坤，特益处常而损处变，故损曰“有时”，则有时不然矣；益曰“日进无疆”，则不可以时限矣。益本损上，而君仍获益，所以名益。五本中正，二又应以中正，是君得其臣，故利有攸往。大象离伏坎，大川象，行震象，震巽木也，上风下木而中虚，仗水而行，故云“木道乃行”。动则奋往，巽则顺入，故日进而不可以时限，无疆而不可以地限也。日谓离，进谓巽，无疆谓坤，学问如是，君之恩泽亦如是，此二句言人事之益。天施者，乾阳来初而为震；地生者，坤阴上四而为巽。乾施则天道下济而资始，坤升则地道上行而资生，所以品物咸亨而其益无方，此二句言天道之益。宜损宜益各有时，故与时偕行。

《象》曰：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风雷之势交相帮助，风雷，阴阳之始。见善有过，皆自初几言也。善迁者，复初之几；改过者，巽入之能，皆益道也。

初九，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

侯果曰：大作谓耕植也。

大作，厚事也，如迁国之类是也。阳称大，震为作。“元吉无咎”者，复初之爻美词，非戒词也。若云其所大作必至大善，乃始无咎，则大吉之吉，究何所指？又必何如之吉乃始无咎也？正因此为初六，是下民卑贱之象，今得上乾益而为震，实为震主，阳刚震动，大作之利，何待言乎！《象》曰“下不厚事”，特添下字于上，正因位卑，本非厚事之位，而震动有为，却由益下而来，实为震主。益卦之益，全在此爻，恐其不知大作之利，故策之。况与坤之初阴相比，已不若四之近君可以有为，故特以下字明之。虞翻以耕播取诸益者为大作。《集》曰：下民愚贱，彼不能自厚于所事，非阳刚自上来，大作而为之所，下何赖焉。此解亦得益下之义。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下谓坤初，位卑柔顺，何能厚事，益以刚明震动之阳，又为益主，正宜有为，不可安于常分，此与损三益上同义。但彼为损卦，则说在阴爻，此为益卦，则说在阳爻，皆损益之主爻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亨于帝，吉。

二本应五，然益之得名实因初阳，由乾益坤，因为益主，乃二独乘而比之，故曰“或益之”，谓出应外也。初坤获乾阳之益，此独比而最亲，故“弗克违”。“永贞吉”者，阴居阴位而得中也。王谓五，以阴应阳，得中而顺以承之，故为王。用帝谓震初，亨，通也，既顺承而应五，又得益于初阳，若王用之以通于帝者然也。王用者，有应也。亨帝者，或益之也。前三句以物理言爻德，亨帝句以人事言，为前三句之象也。

《象》曰：或益之，自外来也。

“自外来”，谓所乘之阳来自外。乾下益坤初，二独得而比之，见出于正应之外也。即卦辞王用之义。诸卦皆以乾坤为体，其动用为主之爻，莫非自外来者。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王肃作用桓圭。

凶事与损四之疾同。互坤变坎也，复得初阳，则无疾矣。此爻变坎，动极而陷，又处穷极多凶之地，与损上之阴相比，故称凶事，谓艰难险阻、利害忧患之所聚也。人当此时，困心衡虑，可以动心忍性，增益不能，则虽凶事，实所以益之，故既以为益矣，而又以为无咎。“有孚中行”者，言当诚信为主，以行其中道，此教以处凶事之道也。“告公”者，不敢自专，坤顺故也。此卦下主初阳，上主四阴，三去初远而比近四阴，四公位也。“用圭”即诚也，有孚之象也。见得资六四之自损，亦因以获初阳之益也。圭，合信者也。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单释凶事一句，可知下文皆一义矣。“固有”明与“或益”者殊也。二有外来之益，故曰或益之，三守固有之益，故曰益之。

六四，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

行即损三之行，中行谓自初而上于四，与三人行损一人同义。“告公从”即得友之义，初阳本居四之公位，今为益下而之初，俨若商于四而四告之者，故曰“公从”，因益之主爻实在初、四，故为此象。“迁国”即在“公从”二字中，与损卦得友之行同义，非有他义也。三、四在一卦之中，故曰“中”。三之行，震也；四之行，应震也。从者，巽坤之顺也。“中行告公从”，若四以中行之道告乾四，而乾四遂从之也。可知益卦专主初、四，而四又主初也。互坤，国象，四当内外往来之交，又得乾四下益之位，故有迁象。五、六皆阳而坤阴顺比，故又有从象、依象，此正损三与“得臣无家”相应之爻，故有“告公从”象，告公则不自用、不自专矣。

《象》曰：告公从，以益志也。

坤巽皆顺，阴柔非有为之才，故但曰志。“告公”义自在其中。

九五，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

坎离中正之爻，故曰孚、曰心，以乾益坤，天道无妄，五适居中，则惠心之诚可知。巽为命，艮伏兑为口，皆告问象，故三、四、五皆言告，艮止掩兑，勿问象。豫四之勿疑，互坎逢艮也；三之告坤，顺也；四之告下，益之乾初为卦主也；五之勿问，君之中德出于诚然也。今益下而下顺承之，是下民诚信，皆以我德为之惠矣，所以元吉。然曰我德则非，止财利之益矣。

《象》曰：有孚惠心，勿问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阴爻不克自主，皆曰告公。四巽主而亦曰告，为卦重益下，而四居震初，下益之位，故告而曰公，又以为从，重阳之有为也。九居五则有下益下之权，居中则怀益下之



心，此心诚然，何待问乎。乃震四下益为初，实行也，故曰行。九五居中，无迹可见，故既曰惠心，又以为所惠者我德，又以为大得志，若公之能益，为五所驱使耳。四益志而此大得志者，四之益下是告公从，犹然资人以益也，曰益志，则非我之行矣；五大得志，是益下之志出于自心，故以为我德，又以为大得志，见顺而承者悉被其惠，匪他人之德也。

上九，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穷极将反，又系上损之爻，故曰莫益。盖益下之乾为初，故利用大作，五居尊位，凡有所益，皆其驱使，故曰惠心，又曰得志。上亦乾爻，既不下益，则无能益之行，又不居中，则无益人之心，故莫益。互艮手，变坎盗，大象离为戈兵，盗持戈兵，与动极之爻相应，击象。蒙上之击，亦艮爻而大象离也。击者，德不下益而人多侮耳。或者，外来之词，作求益不已说，与勿恒左矣，勿恒，即穷极将反也。来氏谓损之言时，非常道也。益之日进无疆，所贵在恒，不恒则不能益而己，故凶。勿恒者，巽进退不果也。

《象》曰：莫益之，偏辞也。虞、卢、孟、侯俱作偏辞，周布也。或击之，自外来也。

益下者乾，上无益下之行，又鲜居中之志，故曰偏辞，见未得益人之正道也。或者谓出意外，与六二同，但分吉凶耳。偏作周布说，亦似有理。



乾下兑上

夬，决也，阳决阴也。三月之卦，五阳盛长，一阴将消，决象。水在天上，势必及下，亦决象。

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阴居上极，王象；伏艮，门阙，庭象；乾实称孚，兑为口，号象；阴居亢悔之位，厉象；乾伏坤邑，兑口，告象；利有攸往，壮阳升进之象；扬于王庭，阴爻居上，志得意满象。旧说以孚号为正名其罪，与即戎何异？来氏以孚号为呼三而与之孚，众阳同志决阴，安得止谓呼三？当知孚者，乾阳自具之德，一阴据势崇高，扬扬王庭，众阳在下面上奉一阴，故宜志得意满也。《彖》曰“柔乘五刚”，不曰刚承一柔，则向解作号而扬于王庭，期与众君子同力合德，未尽厥旨，观夬而和可知矣。夬，乾德和兑也，利有攸往，乾德也。

煦按：此与剥上同。主上爻，剥之硕果得舆，为一阳临下众阴，即此之扬庭孚号也；此谓一阴骄下众阳，即剥之硕果得舆也。孚者，阴阳相契之理也。剥之剥庐，谓处穷极之位，将变去而为阴；此之有厉，谓处穷极之位，将决去而为阳。“告自邑，不利即戎”者，乾阳上升，有至健之性，阴爻俭嗇，无远大之器，唯与同体之二阳悦而受之，同体故曰自邑，兑故曰告，悦故曰不利即戎也。利有攸往，乾德也，当与剥卦参看，详具《函书》。然细玩《周易》卦爻，全以贵阳为义，则夬与剥不必同论，亦其义分当尔。且所贵在阳，贵其有为者耳，故剥上之阳则以仅存为义，而非诸阴之所能剥，阴柔静而无为者也。夬上之阴则群阳上进而夬之，阳流行不息、升进不已，而有为者也，故诸阳之在爻，无论应与不应，皆以决阴为义，此又不可不知者也。

《彖》曰：夬，决也，刚决柔也。健而说，决而和，扬于王庭，柔乘五刚也。孚号有厉，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穷也。利有攸往，刚长乃终也。

乾刚进，兑柔退，故曰“刚决柔”。乾健、兑说，德也。“决”，健之用；“和”，说之用也，在事上见。卦止一阴，本宜主阴，因处穷极将返之地，故言决柔，俨若主阳

者，亦如益五得中得位，因以德惠归之者然也。阳德动而有为，故《周易》贵阳。论位则居上者胜，论理则壮进者强，《易》不书刚承柔而书柔乘刚，志变也。以下决上，厉矣，号而孚，其危乃光，乾德大明也。告自邑，不利即戎，内结诸同人，不待外用其威武，盖阳性健行而上往，则孤阴自然退去，何待攻发哉！故曰“所尚乃穷”。尚谓阳、穷谓阴也。“刚长乃终”即“所尚乃穷”，复曰刚长，夬《象》“刚长乃终”，爻曰“终有凶”，为阴言也。

煦按：“有厉”而“其危乃光”，皆取兑象上爻，说和是也。“告自邑，不利即戎”为兑上言也，故曰“所尚乃穷”。“利有攸往”为乾言也，故曰“刚长乃终”。

《函书》既成后，屡经更定，而剥、夬两卦终疑非《周易》本旨。盖缘先儒解释剥卦，咸谓众阴剥上一阳，果尔，则五之一爻比阳而近，宜剥莫如此爻，何有为贯鱼以宫人宠之词也？其不剥上也明矣。六三有应而曰失上下，见此爻得上阳之助，深资其力，则与二、四之不应、不比者绝不相侔，故爻词以为无咎，仍是止剥三阳，非剥上也。其它爻与上无比、无应而皆言剥者，止是各剥本位之伏阳，非剥上也。若非上阳独存，竟成纯坤，安得云剥？当知天地之理，无过阴阳动静、升降消长而已。《易》卦与天地合德，其阴阳之升降莫不如是。剥由乾来，阴长之卦也；夬由坤来，阳升之卦也。阴阳之理，阳刚而阴柔，其定体也；阳君而阴民，其定分也；阳外而阴内，其定位也；阳上而阴下，其定性也；阳动而阴静、阳明而阴暗、阳升而阴降、阳贵而阴贱，其定理也。剥之为剥，初剥初阳、二剥二阳者也，故初、二、四与上无比、无应而皆得言剥，各剥其本位之阳也。与上相应者偏得其助，故以为失上下，五与上比，则阴阳得类，故词系以宫人宠，明阴之承顺乎阳，而阳之不我拒也。上阳而五阴，阳君也，阴而居五，故象之为后，阴静而中处，上见庐舍之艮，故象之为宫。夬之为夬，亦初夬初阴、二夬二阴者也。阳德彰明，本宜外见，故剥于初、二、四皆言剥，而夬不言夬者，阳得其位也。其剥之三、五皆能得阳以为助，故其词若有幸焉。至夬之三、五而皆云夬夬何也？其一夬则夬夬本位之阴也，三之重夬与上应而夬上也，五之重夬与上比而夬上也。剥之三、五不剥上，而夬之三、五偏欲夬上者，阴顺而止者也，阳健行而不止者也，又以见贵阳贱阴之义也。剥，取杀牲解体之名，三言剥床，即杀牲之器也。剥也者，自外而揭去之称也。阳本宜外，今揭而去之，若杀牲者揭去皮肤而止存脂肉者然也，故名剥。夬，决也。决也者，向下而深入之词也。夬由坤来，阴本宜在下，今阳复其位而据之，若决阴而深入之者然也，故名夬。剥之五、夬之上，皆阴也，剥五中而不外，故象宫；上本尊位，一阴蹲踞于众君子之上，故象王庭。明此为阳君之位，非阴所宜，有不主阴之义也。阴宜静伏，今居上而显，故以为扬，上居穷极将返之地，众阳之升性必不能止，所以有无号之凶。夬之上阴终必为阳所夬，故其词危；剥之上阳必不为阴所剥，故曰硕果不食。硕，大；果，实，皆言阳，不食则言存也。其曰“君子得舆”，谓上阳据下五阴，坤为舆也，上处穷极将返之地，而阳之进退实得自由，故下曰“小人剥庐”，虽指变后说，若阳之自退云耳。予于《函书》，盖五十余年于兹矣。其《约注》，雍正七年八月亦已刊成，至十二月十三日，对正讹字，始悟夬、剥两卦其所以相同与所以不相同之故，乃始释然。圣人韦编三绝，厥有由哉。

《象》曰：泽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

水泽高出天上，必将下究。夬当三月，正季春布德行惠时，天君象禄，泽象德，则泽之施也，居施之反也，艮伏故也。



初九，壮于前趾，苟作止往不胜，为咎。

卦由大壮升至五阳，故与九三皆言壮。初震爻，足象，阳前阴后，阳故言前，谓往决也。初，始事之爻，故曰前，变巽决躁，故曰“壮于前趾”、又曰“往”也。前趾只言始事，往则究其终也。非重也，居下无应，恃强躁进，故有此象。“不胜”者，未与阴遇，与应阳均力故也。凡咎皆背理者也。以阳决阴，非背于理，但不量力，不能胜耳，故止以不胜为咎。毛伯玉曰：胜在往前，兵法也，必往之道也；往不胜为咎，远虑也，所以戒其善往也。

《象》曰：不胜而往，咎也。

不胜则不必往，往斯为咎，往者震，不胜者，与应同刚，与上无涉也。

九二，惕号，翟玄、荀爽作“惕号”。莫夜有戎，郑本莫如字，无也，无夜非一夜也。勿恤。

变离伏坎加忧，惕象；上见兑口，变巽为命，皆号象；变离日在泽下，莫夜象；离戈兵，伏坎盗，“莫夜有戎”象。二不言决，且有外侵之虞，居中故也。中居则无前往之义，复休复、否休否皆中居也。二唯一“号”字有决阴之意，然亦徒存其志耳。莫夜，幽暗象；有戎，患害象，即隐忧之说，言惕又言勿恤者，惕号为本爻主象，下象以人事，皆惕号所寓之义，言能忧惕呼号以自戒备，则思虑周而党与众，虽有隐微不测之祸，亦可无虑。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得中则不恃其刚，而能惕号不忘戒备，故有戎勿恤。

九三，壮于頄，音逵。郑作頄，夹面也。蜀才作仇。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頄，面颧。三居下乾之末，上应兑口，颧近口，口柔而颧刚，故象颧。“壮于頄”言应阴也，剥三以阴应阳则善，此以阳应阴，故凶。君子，乾三也，夬夬，决之又决，去夫情累，决之不疑也。与乾乾、坎坎同，皆上下相接之际也。壮頄有凶，据应而言；君子夬夬，乾阳本德也。此上为主象，下则象以人事。“独行遇雨若濡”，六字一义，谓应阴也，他爻不与阴应而此爻应之，故云独行。兑为泽雨象，遇言应也，乾阳应兑，则为雨所濡矣，此即壮頄之凶象。愠者，乾三之惕厉也，见君子偶与小人相值，毕竟自心有许多不快，比诸乾德粹精，常若濡者，故云然也。无咎亦乾三所本有，此又君子夬夬之象，此与壮三皆有不中之失，又有乾刚得正之美，故兼二义。

《象》曰：君子夬夬，终无咎也。

以“终无咎”释“夬夬”，便可知“有愠无咎”即“君子夬夬”之义，遗却“有愠”者，凡人之行于外而有失者为过，自人责之则为尤，自心觉之斯为咎，故“无咎”二字，即从“有愠”出也，“夬夬”即有愠之事。

九四，臀无肤，其行次且，古一作趑趄。马、郑同。古又作恣睢，或作蹢躅。牵羊悔亡，闻言不信。臀，徒登切。次，七私切。且，七余切。

人腹中之物皆出于臀，变坎为沟渎，臀象。《易》中言臀皆坎也，观姤三、困初可知。乾与兑先天相比，故称肤；变坎不比，故无肤，说详噬嗑。坎臀兑毁，亦无肤。次且与趑趄同，行不进也，唯臀无肤，故行不进。足爻而当兑毁坎陷也，兑覆巽伏艮，巽绳艮手，牵象；壮三之羊，中爻兑也，六五丧羊，兑变乾也，夬羊亦谓兑，兑主阴，谓上六也。卦以决阴为义，只因此爻已离下乾而与兑主会，为一卦壮阳，本有决阴之势，却成悦体，又在兑后，犹未至于用决，故为牵羊之象。牵者，羊性护前，让而先之而牵制其后，往逸则绳约之，欲止则鞭策之，阳顺之而阴制之，此驾驭之法也。悔亡者，无逸去之悔也。兑口为言，变坎为耳痛，变坎则情险，性健乃傲物也，故“闻言不信”。

是则无肤次且者，变坎而值兑毁，离健阳而当说体，本爻之时位也。“牵羊悔亡”对主爻而言，与壮三触藩同义，牵之虽可制羊，己亦因有所牵而不得自遂，“其行次且”之义亦在其中。悔亡云者，离乾而为悦，惧其和于阴，今既牵矣，故悔可亡也。闻言不信与上两象同义，为变坎而当兑毁耳。全是决而不决之象。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当也。闻言不信，聪不明也。杨易谓聪古听字。

震足而值兑毁、坎陷，故位不当。聪，听也，谓听之不能明其理也。爻变坎离，离在坎下，变坎，聪象；坎水淹离火，不明象。

九五，苋陆夬夬，古一作莞。中行无咎。

荀作两物，曰苋菜、曰商陆。孟喜：苋，山羊。《说文》：山羊细角。项氏谓“陆”为羊行之路。《集》曰：苋，藜也，即今灰苋。按：苋陆，今马齿苋也。质柔而曝之难干，是感阴气多者。苋生于三月，故三月之卦象之。亦如姤取瓜象，五月所生也。地之高平曰陆，上六阴柔，乃在九五之上，非所宜生而生，故取高平之陆而生苋者以象之。全是位尊比阴而又居中之象。诸爻皆远阴，此独同体而近，则染阴深矣。比近则惧，其夬之不勇，故以夬夬励之，亦如三之应阴而励以君子也。凡中皆不前不后、静而居处之象，居中则惧其不勇，故策之而又以为行无咎也。夬阴在上，则夬者不可不和，故又曰中行无咎。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夬阴则宜前进，所贵在行，今犹中处，上为一阴所蒙，故未光。若行则无咎矣。

上六，无号，终有凶。

夬终穷极，三应夬夬，则应我者不可号；五比夬夬，则扬于王庭不可号。党类既尽，孤立无与，故终必有凶。

《象》曰：无号之凶，终不可长也。

终必为阳所决，不可长居其位也。

䷵ 巽下乾上

姤，遇也。五月之卦，阴与阳遇也。此逢卦之一，故孔子亦言遇。

姤，古作遯，郑玄同。女壮，勿用取女。《释文》作娶，冯椅、王洙改作姤。无女字。《象》同。

女，巽；壮，乾也。一阴而遇五阳，勿用取女，以其德不贞，决不能从一而终。夫一阴亦微矣，而圣人云然，防其渐也。然阳至四乃壮，理念微也，阴初即壮，欲念危也。壮长也，六子莫长于震巽，乃雷必壮于天上，风必壮于天下，盖雷愈高则愈威，风愈低则愈猛，故东风必低。

《彖》曰：姤，遇也，柔遇刚也。勿用取女，郭京作“女壮，勿用取女”，谓脱“女壮”字。不可与长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时义大矣哉！

巽遇、乾刚，一阴而遇五刚，皆遇也。取妻非朝夕之事，故曰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不可与长”，言以柔遇刚必不能自主，而其德不贞，不能从一而终也。卦辞女壮，在乾巽合体上取义；不可与长，在以柔遇刚上取义。刚阳柔阴、刚天柔地，“品物”二句即天地而说相遇之理，“中正”二句即人事而说相遇之理，皆即象而推广之也。天地交泰，有时而品物咸章，则遇后之妙也。刚不尽遇中正而天下大行，则遇中正之妙也。咸章与坤之咸亨同义，第亨字说方生，章字说既生而盛耳。九五中正，九二得中，以五遇二，君臣各正其位，同心一德，故能使其道大行而化行俗美也。天时人事，遇之各有



其时，故曰时之义大也。此姤字只作遇字说。一说以时命之适然为时义之大，则是以遇为无可奈何之事，岂圣人立教之旨。

《象》曰：天下有风，姤，后以施命诰四方。命，《鲁恭传》作令诰，郑、王作诰，正也。

女壮一象，遇一象，施命一象，皆主巽阴，兼上卦而言。巽主阴，故称后；乾为君，又主施，巽为命诰，象命令也。诰，告也。风行天下，无物不遇，姤象后施命于天下，与民亦相遇也。

初六，系于金柅，子夏作柅，《苍颉》作柅。晁以道曰：《苍颉》作柅。王肃作柅，蜀才作尼，杨易作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蹢躅。古作蹢，一作蹢躅，一作，李茂卿作行。柅音拟，蹢音的，躅，直六切。

此爻皆阴系于阳，相得之象。凡在下而附于上，则为系，随之二、三是也。凡阴附于阳者必固，故此曰系，而遯二曰执。马季常谓柅在车以金为之，所以止轮，后人从之。谓一阴始生，静正则吉，往进则凶，故以二义戒小人。因以羸豕句作不能系说，谓蹢躅为进，此主教君子言也。荀爽曰：柅，络丝，簠之柄也。来氏从之，谓簠孔用金，巽为木，柅象，又为绳，系象，变乾金象，言系之固也。贞吉者，言系于金柅，前无所往，则正而吉；若前有所往，必至他姤，则见凶矣。因巽进退而蹢，故且系且往，又以蹢躅为不肯前进，则非贞吉之旨。宋衷曰：羸，大索，所以系豕也。巽为股，又为进退，股而进退，则蹢躅也。初本应四，为二所据，不得从应，故不安，体巽为风，动摇之貌，此以羸豕句作虽系而不安之象。三说当以宋衷为正。

凡阴皆有资于阳，其有善不善，则因卦而异，不可概以君子小人言也。此爻应四比二，四为正应，宜其系之极固，今既为二所据，故四曰无鱼，阴柔无为，适比于二，为二所据，故二遂有鱼，然四正、二不正，故教之以系于四如金柅之固，乃正而吉，若往而之二，则立见其凶。蹢躅者，往来不安之象。此句见阴之无为，虽系而不能自主，兼贞与往之两义而象之。见小豕之与大豕虽相孚信，不能暂离，却常跳跃而不安，此与屯初同义。屯二与五为正应，屯二之婚媾即此之系也；屯二比初，其寇盗不字即此之往见凶也。然屯初比阳，阳具有为之才，故十年乃字，终必合也；姤二以阳据阴，阴实无为，又居初不正，虽系正应而为二所据，将必摇动不能自固，故有有鱼无鱼之分。小《象》所由曰“柔道牵也”，则唯以系而不往为正耳，若往则凶矣。巽木遇乾金，亦往而见凶象。

《象》曰：系于金柅，柔道牵也。

不曰为刚所牵，而曰柔道牵，病在柔也，故教之以守正而又戒之以勿往。孚字便是牵字之故，总为阴柔不能自主耳。但释金柅句，不释羸豕句，可知上下文原是一义。

九二，包有鱼，包，古作庖，荀作胞，虞作苞。无咎，不利宾。

物在内而外裹之为包，初为内、上为外，蒙、泰皆然，鱼阴物又美，巽象剥，变巽曰鱼，井巽曰鲋，皆以巽为少女，取象于阴物之美者，言二缠绵包裹初阴，犹包鱼也。自二阳以后，诸阳皆以得阴为美，特亲则有而疏则无耳。阴阳相遇，刚柔相得，何咎之有？有也者，阴之实也。宾谓众人，自主人身外皆宾也，诸阳之概辞也。不利宾，即下有鱼之说。

《象》曰：包有鱼，义不及宾也。

初为二包，则二为主，他阳安得而有之，定分故言义。

九三，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

变坎故言臀，乾与兑巽皆相亲，故夬、姤皆言肤，夬兑变坎，姤巽变坎，皆不亲，故皆“无肤”。“次且”者，巽伏震足而逢坎陷也。卦止一阴，唯二得而有之，故此言无肤，肤在外者也，与无鱼同，皆不与阴接之象。次且亦阴柔在下之象，既无所遇，则无阴邪之伤，故虽危厉而无大咎。厉者，乾三之位也。《筮》曰：坐则臀在下，故困系初；行则臀在中，故夬、姤系三、四。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牵也。

阴以附阳为美，当遇之时，初与四应，二实比之，虽有系应之诚而不克自由，皆阴柔之故，故曰“柔道牵”。三与初不应、不比，阴之孚信不为我牵，故不免于其行次且也。

九四，包无鱼，王弼、郭京作失鱼。起凶。

三不言包而四言包，四为正应，本宜有鱼者，二既有之，三且未牵，四虽宜有而亦无矣。若据正应之理，起与二争，则必凶。起凶犹起衅，乾之初也。

《象》曰：无鱼之凶，远民也。

以阴为民，对乾君言也，远民即无鱼，中隔二、三故曰远。

九五，以杞包瓜，子夏作匏瓜。含章，有陨自天。

杞，枸杞，杞与瓜皆五月所有。乾为圜，瓜果象。此爻之包，外卦包内卦也。瓜之美在中而外为肤，初在内卦之中，为巽二所包，二阳圆于外，故象瓜之肤，然五阳又包于巽外，故象包瓜。杞者应，巽木也，“以杞包瓜”，言虽包而仍不与瓜实近也，是尚隔一层之说。“含章”者，藏其章美，即以杞包瓜之义。爻变离，有文明之象，故言章。巽为命，乾为天，“有陨自天”，谓此爻居天之尊位，其下皆其所包，故虽与初不应、不比，若巽命自天降下者也。自天对初之极下而言，言远而疏、大而普耳，故以杞包瓜与含章之义皆在其中。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陨自天，志不舍命也。

专释含章，不释包瓜，则含章以下皆与包瓜同象可知。中则无所不包，中正见二、五之相应，而二中所包之美皆不能与五无涉，虽释含章，而包瓜在其中矣。巽为命，阴为民，“不舍命”即念念不忘斯民，见五与初阴非无涉耳，只因五贵而初贱，阳尊而阴卑，乃上阳系念于下阴，故有“有陨自天”之象。命字本天字来，在天则为天命，在人则为命令。复初曰天心，言其肆应不穷，是阳之用也；姤初曰命，言其变化各正，是阴之用也。“志”，由中发者也，姤卦主阴，五阳皆欲包之，然为二所据，正应犹且无鱼，故五之“陨自天”、“志不舍”皆自阳之包阴而言，未有初阴应五之旨。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刚而在上，故象角。刚上无位，不遇乎初，故有此象，吝道也。然无阴邪之伤，亦无咎。

《象》曰：姤其角，上穷吝也。

高亢在上而绝物无与，穷于所遇，宜有吝也。夬之趾角，兑羊也；此之臀肤角，虽自夬来，亦变兑也。

䷁ 坤下兑上

萃，聚也。水润其地，万物群聚而生也。又上悦下顺，五刚中应、二柔中萃之由也。萃，古作𦰩，米，古卒字，小篆改米作𦰩。《说文》从草，卒声，卒衣之成也。《子虚赋》“翕呷萃蔡”，《吴都赋》“櫛蠹森萃”。



萃，亨，马、郑、陆无亨字。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互见巽艮，木在宫阙上，庙象。大象坎为隐伏，鬼神象。坎豕，兑羊，坤牛，大牲象。巽木克坤牛，兑毁折，杀牲象。卦有观象，故盥荐同义。萃则必亨，不亨何由得萃？亨非衍也。萃亨即卦德，以其义尽于此也。假同格，人必凝聚精神，然后可昭格鬼神，此验于幽，为萃亨之象。“利见大人，亨利贞”，此验于明，为萃亨之象。大人指中正之五，总由内顺而外悦，则人心极和，故获有亨利贞也。上亨字，卦德之亨；下亨字，见大人之亨。利贞，因正而利也。以上皆萃亨之事。大牲因精诚之象而有此，本假庙句来，利有攸往本大人句来，皆推原未萃之先，以发萃亨之义。盖假庙见大人，止释亨义，而用牲、利往补释萃义也。

《彖》曰：萃，聚也。顺以说，刚中而应，故聚也。古作故亨也。王假有庙，致孝享也。利见大人亨，郭京有聚以正也。郭京有用大牲吉，荀作“利贞，用大牲吉。五以正聚阳，故曰利贞”。利有攸往，顺天命也。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地上有泽，水得所聚矣。坤顺、兑说，内顺乎外，外悦乎内，彼此之情聚而通也。五以刚中下交，二以柔中上应，上下之情聚而通也。故聚之“聚”，当依古作亨字，盖聚字之义解见卦名，顺悦二句止说亨义耳。“致孝享”者，尽志以致孝，尽物以致享也。尽志尽物，聚义也；致孝致享，斯感通矣。“利见大人”单提“亨”字，而释曰“聚以正”，可知聚正便是利贞，利贞全是说亨矣。

“天命”者，人物之大始，赋性之本体，发而为情之根柢也。因上文顺说刚中，事神感人，全在性情凝聚流通上说，故此遂从源头说出天命，又特加一顺字，与《中庸》率字同义，全是推所性之真，故下遂说出见情。因性发为情，千岐百径，总属支流，唯到所性之真，是人物从出源头，能于此处凝而聚之，方能致一，孔子所由曰性相近也。不知《周易》为言性之书，然则用牲利往亦寻常事耳，何遂有天命可言？若但作时命之说，则下文见情岂非无根？

用牲，物也，而所以用牲，有聚而通者，不可不察，此即问禘不知本天本祖之道；利往，事也，而所以利往，有聚而通者，不可不察，此即塞吾体、帅吾性、物与民胞之妙也，皆聚享奥义也。故下疏之曰“顺天命”，而又以为“见天地万物之情”，所聚本天命说，即由用牲利往而推上一层也。坤为顺，巽为命，阳居天位得中，而坤顺于下，故曰“顺天命”。

天地万物之情本同一原，特含而未发，则不可见，若或发而为妄、为邪，则又从故而靡，非顺天命而出也。唯顺天命而出，凝聚于至诚无妄之中，则鬼神同此天命，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故大而天地，阳施阴受，乾始坤生，亦此聚、亦此情也。散为万物，形交气感，声应气求，亦此聚、亦此情也。诂不昭然可见哉！徐子与曰：天地万物，高下散殊，感则见其情之通，恒则见其情之久，壮则见其情之正，萃则见其情之同。

《象》曰：泽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除一作错，又作治，荀作虑。泽在天上，恩泽也，故以施禄及下；泽在地上，川泽也，水之所聚，故象萃。除者，修治备具也；戒，备也；虞，度也。谓备之以防不可虞度也。水洁清之物，原具涤除之义，水聚则随水而聚者不尽洁清，亦当涤除也。卦辞、《彖》辞是说能聚之，故在源头上说；此说既聚以后，在人事上说。源头则说性、说情，此时无甚差别，故曰聚而亨；人事则在发而为情之后，不无差别，故曰戒备。众聚必争，故君子除而备之。大象坎伏离，坎为寇盗、为弓弧，离为弓矢甲冑，巽绳，艮手，有除治戎器之象。戒备隐存养省察之旨。

初六，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传民作渥，郑、陆、蜀本作屋。为笑，勿恤，往无咎。

大象坎称孚，与四正应，相孚，信也，不终者，初也，但云初，故知不终。比初有孚盈缶，由后而溯前，故知始终之不二。萃初不终，由前而逆后，若初犯之说。讼初之不永亦同此义。下曰“若号一握”，皆未然之计耳。互巽进退，坤为终，变震不成为坤，有孚不终之象。坤为迷乱象、为众萃象，与坤阴迷乱者丛聚，故曰“乃乱乃萃”。兑口，号象。初为一数，与互艮相应，握象；兑为说，变震笑言，笑象；大象坎为加忧恤象，初变不成坎，又互艮止，忧止，勿恤象。不终而乱，是与群阴萃聚时，爻未变也。“若号”以下，是与正应相聚时，爻已变也。若，如也，言必须如此。先号后笑，谓由坤变震，故下曰“往”也。正应相萃，阴阳相得，何咎之有。

《象》曰：乃乱乃萃，其志乱也。

志者，心之所之，即情也。凡人之行皆由心之动始，其萃于此而始，其乱于此而始，皆定于初几，故于初爻发之。《彖》辞说天命，又说顺止，是动之初几，此与坤迷同体，故言“志乱”。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蜀才作跃，文藏作禴。

引，开弓也。大象坎又变坎，坎为弓，引象。凡人射物，必专心于物，当物之中，不左不右，方得命中。二中应五中，故取此象。中爻艮手，故初曰握、二曰引，此爻下乘初而上系三，牵引上下以萃于五，故言引则吉无咎也。吉谓得萃于五，无咎谓阴阳得类，此上为主象。孚谓孚五，利用禴，言薄祭亦可交神，此与五相聚，吉而无咎之象，特补出“孚”字，以明吉无咎之故耳。坎隐伏，又见艮阙，与观之盥荐同义，故言用禴，此孚五之象也。禴，薄也，夏祭名。爻变成离也。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变也。

孚用之妙，全在引吉无咎中，故不释用禴。初曰“志乱”，中之已变者也；二曰“未变”，志之不乱者也。未变即孚也，从中字看出，萃卦全在念头方动时说道理，故《彖》言顺天命，初言志，而此言未变。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爻变成咸，咸三亦往吝也。但咸以君子随小人，故可羞，此以阴随阳，故仅小吝。坎加忧，应賁咨之兑口，嗟象。“萃如嗟如”者，未萃之先，与群阴聚也。亦如初之不终乃乱、二之引然也。萃非所萃，何利之有？“往无咎”，谓比四顺阳，故《象》言“上巽”，阴阳得类，何咎之有。然非正应，故“小吝”。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兑阳在上，故曰“上巽”。无应，故取比。

九四，大吉，无咎。

与随四“随有获”同。就时位上说，不就理上说。六爻初乱、二引、三嗟、五有悔、六涕洟，惟四不中不正，居多惧之地，独与阴接，三阴顺之，自然相萃，不劳心力，故大吉。说体而众顺，则自心无咎，人亦必无咎之者矣。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当也。

既曰大吉，又曰无咎者，以此居多惧之位，而九阳居之，本应有咎，今位之不当而获此大吉，故特以无咎明之。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



三阴顺而萃，四、五虽居尊不与阴接，是萃而但有其位者，阳刚中正，无愧大君之宜，故可无咎。然阴与四接，而此实隔四，故又有“匪孚”未能即萃之象。又言若未见信于人，必至有悔，又当修其元善永贞固之德，不可徒恃有位之权势，而使匪孚者终至于孚，则既有其位又感以德，匪孚之悔庶可亡也。萃之为义，阳爻皆可言之，只为远阴，故有匪孚以下之象，不可以为分萃。小《象》曰“志未光”，岂不为徒有位而无德乎！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坎故言志，伏离明德幽坎中，故未光。与屯五、夬五同义，皆兑变震也。盖阴阳相说、相比，此未光也；又变震为情动性顺，此未光也；变豫和乐，此未光也。阳与阴聚，又说、又动、又顺、又和乐，安得志之光明如此，则有位无德，言此欲其修德免悔也。观上亦欲下阴之顺，而独据于五，故小《象》以为“志未平”，与此同义。

上六，赍咨涕洟，无咎。虞、李“咨”作“资”。赍音咨，又将啼切。洟音夷，又音剃也。

赍，持也，遗也，持以遗之也。坤为财，巽为进，互艮手持，遗象，谓因财物而致孝享也。爻谓以忧愁涕泪之状赍之，以告于神明也。兑口，咨象，又为泽，涕洟象。自鼻出曰涕，自口出曰洟。艮鼻离目，体大过，死象，故云然。阴处萃终，无位无德无应，求萃不得，可惧甚矣。诚能忧危之甚，深惧以图存，至于赍咨涕洟，则危者可平，得安位而免祸，可无咎矣。水润泽其地，万物群聚而生，乃天地生物不测之道，故六爻皆无咎。

《象》曰：赍咨涕洟，未安上也。

不安上者，不以上之位为安，因顺而萃者皆在下。



巽下坤上

木生土中，长而益高，升象。巽进坤顺而无阻，升义也。

升，郑玄作升。元亨，用见大人，古或作利。勿恤。南征吉。

升，进而上也。此进彼顺，德之升也；木生地中，势之升也，故大亨。见大人、南征即升也，勿恤与吉，即元亨也。通主仕进说用见者，因六五之用而见之，与六四用字同。大象坎，恤象，入而顺，故勿恤。南征者，来氏、《易溯》、《野同录》俱以由巽转坤为南行，谓后天图二卦皆南也，然有升义无吉义矣。须知吉字即在南征字中，阴阳之理无过进退，卦爻之气又皆自下而上，凡卦下内而上外，内北而外南，今内巽进而外坤顺，故南征吉。《左传》论复卦以为南行摧阴，是其义也。巽阴始，坤阴盛，阴位定于北，其征也必南行就阳，阴质本降，既已南征，故谓为升。何况中互震兑，震一阳出庚，兑二阳见丁，再转则为南乾盛满之候，阳气进盛，故吉。用者因阳而见，阳，有为也，“见大人”，即人事以释之，南征则论理也。《易》中据互卦而论爻者，睽、蹇互坎言时用，泰五互雷泽言归妹，萃三互巽言上巽也。

《象》曰：柔以时升，巽而顺，刚中而应，是以大亨。用见大人，勿恤，有庆也。南征吉，志行也。

“柔以时升”三句，皆升而元亨之义。巽卦主柔，故为柔卦，以时升谓巽之上也，在下则未升之时，故曰以时升。指为综卦，则是降而非升。谓自解三升四，亦非主柔之义。或指六五，则六五已上，非“以时”之谓也。“巽而顺”，据二体言；“刚中而应”，据二、五言，皆所以大亨者也。“有庆”即“勿恤”也，“志行”者，大象坎中爻震也，

谓九二之志大行。皆升义也。南征即上进也，故释为“志行”。《夬》曰：萃刚中在上，其势必萃；升刚中在下，其势必升。故萃以五为大人，升以二为大人。用见者，六、五也。上见下，非虚心下士不能，故曰用见。《揆》曰：勿恤者，虑巽柔不果，故掖而进之，即三之无疑也。庆即二之喜，志行即五、六大得志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王肃作“慎德”，姚作“得”，徐作“以成高大”。

坤为顺、为积、为小，巽为高，坤顺之德，即含宏光大、品物咸亨也。坤土生物，积渐而升，由小而大，故君子法其顺德。

初六，允升，《说文》作“允”，徐作“允”。大吉。

允，信也，土德也。初与上卦皆阴土故也。与二阳同德而进，其升进之志合矣，与坤阴同德，亦与顺受之志合，故大吉。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说文》作“允”，徐作“允”。

虽与四无应，而却与坤顺同德，大畜之三与上同阳，故曰上合志，此与四同阴，故亦曰上合志。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与萃二同辞，皆刚中有应也。以诚实感则应以虚中、以虚中感则应以诚实故也。变坎故言孚，变见坎艮，故言祭祀。有应而升，故无咎。不言升者，刚中而应，不待言升也。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有喜者，喜其得升也。诚信之至，君必信任之。中爻兑悦，喜象。

九三，升虚邑。

坤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虚，“绿荷包饭赴虚人”，即此虚也。邑则无所不纳，故言虚。阴爻两开，亦虚象。坤具含宏之德，顺受之能，阳性上行，由三而升，如虚邑然，故有此象。

《象》曰：升虚邑，无所疑也。

阳虽升性，前有所阻则不能无疑，爻变坎，疑象，然却在其后，故曰无疑。坤顺于上，虚以受之故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伏乾为王，变震帝，亦王象，王谓五。物两为岐，坤土两拆象，随兑为西，故曰西山，此两拆，故曰岐山。亨，通也，一曰亨即享字，与“公用亨于天子”、“王用亨于西山”二亨字同，即用见大人之用，言王欲用九二，乃用四通岐山以求之。盖下三爻皆升进之贤，上三爻皆用贤之人，非此一用，则初无由允、二无由孚、三无由升矣。四居内外相接之间，动与三接，三艮爻，而比三之二与三同德，俨若承五之四通于岐山，故归功于王，用人臣无专主之义也。若但目为享祀，与升卦何涉？四爻皆言升，而二、五独言用，五君、二臣，升之最切者也。上顺以求之，下巽而进之，相应如此，故吉而无咎。四为顺体，上奉五而下比三，故为此象。贤非王所尽知，得虚公之臣用之，以通于不一之山，求贤之道自合如是。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顺事也。

如云顺以求贤之事，下比巽人之贤，上藉王之用我，则顺以求贤之事也，因此辞说在用边，故孔子说出事字。

六五，贞吉，升阶。



五正虚公用贤之王，刚中而应者也。贞者，位之正也；吉者，求贤得贤，国之大庆也。升阶指诸贤得所升也。论应虽专指九二，论大公之心则巽体皆升进之贤。阶，阶级，巽为高，坤为积土，震为升，五位非臣所宜升，故但曰升阶，如言陛下也。

《象》曰：贞吉升阶，大得志也。

大得志即《彖》辞有庆、志行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贞。

冥同冥豫，谓升而不知止也。坤为迷，迷极冥象。“不息之贞”，天理也。言此不已之心，但可施之于不息之正理，则利，他非所利也。冥豫动体，故教之以渝；冥升顺体，故教之以贞。《揆》曰：乾坤至萃升而终，后此乾坤不复见经矣。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富有之谓大业，谓坤也。坤阴有形可积，故言富。此爻穷极将反，变而从乾，故添在上二字而以为消不富也。有形者消而不富，无形者原无可消，不息之利自不待言。

卷 十

周易下经



坎下兑上

困，穷也，泽水下漏，枯竭无水，困义也。《订》曰：《杂传》以通与遇对举，则遇为相抵之象。煦按：通亦是著力字，犹去滞去壅之说，非如亨通之通，无阻者也。

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困亨二字旧合解，谓身虽困而道亨。夫身之困矣，道乌能亨？亨贞旧亦连解，谓处困能亨则得其正，说作戒词。皆于理解未透。夫元亨利贞，固一字一义也。观《彖》词“困而不失其所亨”，则亨字一义矣；又曰“贞大人吉”，则贞字又一义矣。夫唯不亨，然后名困，今曰困亨，谓困而求亨也。阴阳迭运，循环不息，若使天人气数镇常滞塞不通，何由名易？睽之言同、言通，艮之言行，皆此义也。此卦坎陷于内，其困可知，而兑说于外，其中不至大伤，则犹有可亨之理。今困而求亨，其唯守正又是大人乃为吉耳。贞谓二、五得中，大人阳德，谓二、五刚也，故下曰“以刚中也”。上言不失其所，便指刚中之二、五，下言君子，便指阳刚之大人，可知亨非自然之亨，乃言处困之道合如此耳。“无咎”即“刚中”，盖身既困矣，宜为咎之所集，今刚而中，故无咎。兑口言象，坎水而塞，其下流坎，为耳痛，有言不信之象，见处坎之险不可尚兑之口也。盖兑口在外，处穷极之地，非困时所宜，故曰“尚口乃穷也”。

《彖》曰：困，刚揜也。^{马作掩，虞作揜。}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郎颢传》引此无亨字。}其唯君子乎！^{杨易改此句入《文言》，难免割裂矣。}贞大人吉，以刚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

此卦二主，内刚中正而外柔穷亢，故并主刚爻。然坎刚为兑柔所揜，得中之刚俱为柔揜，故名困。险内而说外，险性、说情，故云“险以说”。困则险之故，不失其所则说之能，此其所以亨也，所字指刚中。贞，正也、中也；大人，有阳德者，刚之谓也。刚而中，则能不失其所，故亨。困则宜乎有咎，刚中而不失其所，自无咎。兑口，言也；不信，坎之耳痛也。兑口在上，处穷极之地，故曰“尚口乃穷”，此明不主兑柔之义。

《象》曰：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泽水下漏而上枯，故困。“致命遂志”，皆不失其所之事。命者志之原，志者命之发。致命者，穷理尽性、推至于极而达天也，虽有杀身成仁之义，然尽有不必杀身而仁可成者矣。遂志者，孔、颜之乐为不厌、悔不倦也，身之困矣，天下事皆无能为，可作者身心性命中之事耳。致命者，坎阳之陷于中；遂志者，兑说之见于外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陆德明作朱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覿。

臀，坎象，人之体行则趾在下，坐则臀在下，今在困初，故象臀。困本滞塞不通，故不象行而象坐。株，根株，上互巽也。初在坎下，故象木根。柔则无才，时地皆不可为，故其困如此。卦词本以柔揜刚，至逐爻而论，则皆有困义。坎隐伏，谷象，初阴在下，尤暗之甚者，故象幽。不覿本幽谷来，言至三岁，目无所见，象幽甚也。互离揜于坎水，离数三也。首句言困，下二句言暗。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郭京无下幽字。

言幽又言不明，幽暗之甚，无复通明振拔之期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来，郑作“朱紱”。利用亨祀，征凶无咎。《本义》亨作享。

《易》中言酒者皆坎，言食者皆兑。故震互坎言酒食，未济与坎皆言酒，需互兑兼言酒食。“困于酒食”，厌饫苦恼之意。泽水下漏，爻没坎中，是为酒食所苦而受其困者。凡人不遇，愤急难舒，多纵恣于酒食。东坡谪黄州，称为酒食地狱，即其象也。既不克有为，则征凶可知。不可作艰于酒食，如颜子箪瓢之说。君子之志仅在温饱乎，酒食之困在人心腹，阳陷阴中之象。亦不可作得所欲之多，盖醉饱失宜，乃困后之病，此为贞大人吉，刚中之爻，下言朱紱方来，将可有为，自不应作如此解。互离，朱象；巽绳，紱象。坎北离南，离在二前，泽水方漏，故曰“方来”，盖向明垂裳之爻也。“朱紱”者，组绶用朱也，《本义》作蔽膝，谓取行来之义。方来者，其德升闻，上所举用也。坎，隐伏，有人鬼象，故言享祀。利用享祀，诚而有应，即坎之有孚心亨也。征凶，见所处之时位不宜妄动，然刚而得中，故于义为无咎。首句言现在之位，“方来”言向后之时用，“享祀”勉以输诚，“征凶”勉以守静，与五同德，曰有庆、曰受福，正所云“贞大人吉，以刚中也”。朱紱，君紱也，指五言；赤紱，臣紱也，指二言。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庆也。

爻之时位，止“困于酒食”一句，“方来”句，未然之事，享祀、征凶，皆因现在之时而言，故止释首句。“中”即刚中，“有庆”即朱紱方来。

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兑刚凶，伏艮，石在前，坚而不纳，困石象。坎为丛棘，蒺藜有刺，同体在后，不可依倚，据蒺藜象。坎为宫，巽为入，离目变乾，入宫不见象。中男、少女，夫妻之义，乃坎中、兑中，是阳非阴，入宫不见妻象。虞以应上为妻，三柔不中不正，与应同阴。欲推四以上进，而坚不可动，则前困者无情；欲倚二以为安，而锐不可依，则后据者有刺。上柔不能相应，如入宫不见其妻者然也。是则室家且不能保，将丧亡矣，其凶可知。三变大过，棺槨具焉，故《大传》言死亡。

《象》曰：据于蒺藜，乘刚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不祥也。

二刚在下，故曰乘。不祥者，死期将至也。

九四，来徐徐，子夏作茶茶。翟子元同王肃，作余余。困于金车，古作輿吝，有终。



徐徐，言来之缓也。四刚、初柔，四本足以拯初，而其来甚缓，以四困于金车也。兑金变坎车，金车象，坎险故困，往而取应，复发坎险，亦困也。凡困皆本爻，谓初困于下，非也。观小《象》曰“志在下”，则徐徐之来，指四可知。徐徐，巽进退不果，象四刚不能援贤拔滞，徒为人困，岂不为吝。然邪不胜正，得相与之阳合力以济，徐不终徐，困不终困，与正应合而有终矣，言终变良也。

《象》曰：来徐徐，志在下也。虽不当位，有与也。

谓之徐徐，初困而望拯之迫也。四既来矣，故以为其志在下。不当位，对刚中之五言也。志既在初，故虽处不当位，不能速济，然得刚中之大人，同德相比，两刚合力，冒难涉之险用以拯初，则邪不胜正，故能拯困而有终也。

九五，剿刖，荀、王、陆作“斲”，郑玄云当作“斲”，《说文》“刖”作“斲”，晁氏作“斲”，即“斲”，《考异》曰：应作斲。困于赤绂，郑本朱，深为赤。乃徐有说，利用祭祀。一作享祀。说音悦。

兑伏艮，鼻象。截鼻曰斲，去足曰刖。兑为毁折，伏艮为阍寺、刑人，互离戈兵，变震动，上下体俱刑伤，剿刖象。赤绂，臣绂也，互离巽，与二同，二为五之远臣，困而待拯，而三揜之，四为五之近臣，不当位而待拯，而三比之，是五所应、比皆为三困，而五亦因以困矣，故曰“困于赤绂”。剿刖，困象。然五实刚中贞吉，故又有“徐有说，利用祭祀”之象。兑为说，见久必有说，不终困也。五、四皆阳而皆曰“徐”，解难贵速，兑为说体，必至迂缓也，“利用祭祀”又“徐有说”之由，盖谓诚信孚于近臣，久必藉其力以获福。五为君爻，剿刖则上下交责之象，困赤绂则剿刖之故，求贤难也。徐有说，久而获助也。利用祭祀，徐说之由，诚求之象也，即《彖》所谓亨，故小《象》曰“受福”。

《象》曰：剿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说，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上下受伤，故志未得。坎爻应坎，故言志。中直，即刚中贞吉也。

上六，困于葛藟，古作藟于斲，晁氏云：“曰”字疑衍，或错简也。曰动悔，斲音臬，危，五骨切。有悔征吉。

艮为山、为径路、为果蓏，蔓生曰蓏。应坎陷为丛棘、为蒺藜，皆葛藟象。第蒺藜伏于地下，故坎在下者象之；葛藟缘木而上，故在上应坎者象之。且巽柔木，应巽而高出其上，故象葛藟。葛藟，缠束之物，是静时不得动之象；斲危，危动不安也，是动时不得少定之象。“曰”者，兑口也，心语也。“曰动悔”，是静时之悬揣，觉动则必有悔也；“有悔”者，是动后之悔，悔从前之不动也。观下紧接“征吉”二字，小《象》曰“吉行”，可知贵动矣。此为困极将变之爻，故为此两象。

《象》曰：困于葛藟，未当也。动悔有悔，吉行也。

柔处困极，才弱时穷，不若五之刚中，故曰未当，指位言也。明知动则必悔，乃宁有其悔，不甘穆处，斯能获行之吉，因其以柔应柔，居位不当，故策之。



巽下坎上

坎上巽下，巽木也、入也，木入于下而水出于上，故为井。伯益始作井，一曰黄帝创百物始作井。立邑相泉，市、乡、井皆取象焉。田取四分之象，井取八一之象，四井为邑。煦按：兑巽皆具半坎之形，兑阳动于下，故漏；巽阳动于上，故上。升卦亦此义。升上无阳，则以二阳之升为义；此上有坎，则以上水为义，可以观阳德矣。

井，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郑玄作羸，蜀作累。凶。

汔，许讫切。繙音橘；羸，律悲切。

来矣鲜曰：井综困。“改邑不改井”者，巽为市邑，在困为兑，在井为巽，则改为邑矣，若井则无丧无得，上下皆井而不改也。在井，坎往于上，在困，坎来于下，刚居于中，往来不改，故曰“往来井井”。来氏言“综”唯此卦最当，然止是一覆之义，固不必巧立“综”名。《易溯》曰：改邑不改井，乃以刚中也。刚指五，由全震四变得升，五变得井，升之坤爻原称虚邑，升变井而坤邑改，故曰“改邑”，此后大过、随再变而井之中爻不变，中阳为井泉，故曰“不改”。一说井体有常而不迁，邑可改而之他，而井不可改。可迁改则有丧得，无迁改则无丧得，而往者来者皆井，其井井之用也。

煦按：“无丧无得”，即随汲随盈、不少欠缺、不见增长之义。因艮为丧朋，震为得朋，今中爻有兑而无艮，故“无丧”；下卦有巽而无震，故“无得”。卦见坎月而震艮俱伏，故云然耳。希夷有索之义最妙，唯坤始有得朋、丧朋两象，试观坤上乾下，则互见得朋之震，故为泰；乾上坤下，则互见丧朋之艮，故为否。自坤以下，凡言利、言得者皆震，言不利、言丧失者皆艮，悉由坤象出也。若坎则上往下来皆坎，故无丧得。此上发明利养、刚中之义已完，往来以下俱本无丧得来，见利养之功。羸瓶之凶，皆人之用于井，非井德之本然，亦愈见井之无丧得也。“往来井井”，往来者，人也，利养之功唯人得之，而井则何得，故孔子释为“利养”；井又随取随盈，繻井羸瓶，人不得其利养耳，而井则何丧，故孔子释为“不穷”。繻，井索，巽为绳，繻象；离中虚，瓶象。羸，弱也，力弱不胜，其瓶坠落于井也。虞翻曰：汔，几也；巽，繻；离，瓶；互兑，毁折，故羸其瓶。一曰羸，败也，巽木见兑毁也。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下当接“改邑不改井”二句。井养而不穷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刚中也。虞本补“无丧无得”三句。汔至亦未繻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古文作：“巽乎水而上水，井。改邑不改井，乃以刚中也。”郭京、徐氏、王昭素，“改邑不改井”下有“无丧无得，往来井井”八字。

此当依古为正。孔子小《象》每有省文，至于《彖传》从未轻删文王卦辞也。巽水谓阴下为巽，上水谓阳上为坎，木入水出，井象。因巽有木、入二义，所以有辘轳、桔槔之说。然观羸瓶三字，则古者取水不尽用木，盖取木义少、入义多也。“以刚中”，在困既兼五而言刚中，在井亦宜兼二以言刚中，谓刚则不懦，为能坚久，中则不过，为得可久之道，故能卓然自立，终不改易，此正发利养不穷之源头。“无丧无得，往来井井，井养而不穷也”三句，应补入“刚中”之上，盖必往来井井，方始见得利养不穷，而利养不穷又即寓有无丧无得之义，夫利养之功归于人，则井无得，其出不穷，未有欠缺，则井无丧，所由曰往来井井，井养而不穷也。汔至而未有功，见功之有无归于人，则井之利养而无得可知；羸瓶而致凶，见所丧亦归于人，则井之无丧可知。羸瓶之凶，即本未有功而言，孔子三句虽分释，仍一义也。《集》曰：先天巽即后天坤方，后天坎即先天坤方，环为四时，劳齐役三合也。穿土中而得水上木，皆天一阳之用也。

煦按：先、后天说最合易理，因坎巽在先后天俱与坤易，故穿地可以得井。因坤有得丧之分，故坎巽相合之卦，遂言得丧。因后天一图，灭坤而为坎，故曰改邑不改井。三合之说亦极自然，看卦爻者不可拘执一义。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劳民劝相。

木上有水，浸润上行，木得所养矣。木之枝叶花实，皆缘水气上行而生，每朝花叶皆见垂珠。水气随阳上升，可知劳民劝相全是养民之事，劳民以君，养民又劝之使自相周恤，彼此互养也。坎为劳卦，巽以申命，有劝义焉。元公曰：风行水上为涣，风行水下为井，则井泉之逆上，亦地风所吹乎？五德用事，水木相通，故当闭藏时，则木气入



于水下而井为温；及发生时，木气出于井上而水为溢。木气出入，唯井可见。

初六，井泥不食，旧井无禽。

坤居井下，阴浊近水之土，故象泥。兑口，故言食。今覆巽而在兑口之下，兑口同阴，不应不食象。坎象小过，故言禽。师五有禽，坎变坎也，比五失禽，坎变坤也。上坎下巽，巽深入，禽高飞远翥，安能深入，故恒、井二卦皆无禽。食，用也，井以得水易汲为善，以上出为功，故初则不食，二则漏，三则求王明，四则修井，唯五、六则易于汲取，故五、六独善。初居下，则水不上出而无功，故为不食。不食则无井旁汲水之余沥，禽亦莫之顾矣。崔憬曰：禽，古擒字，获也；无禽，言无获也。辅嗣以最下无应

为无禽，又曰井虚而泉实，则未知坎以中阳为泉，阳虚乃克流通，善运也。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旧井无禽，时舍也。

居下则无上出之功，为时所弃，所以禽莫之顾。

九二，井谷射鲋，荀作取鲋。**瓮敝漏。**郑作瓮敝。

此爻象泉下阴两开，谷象。变艮，二在艮下，亦谷象。坎弓在上，射象。巽为鱼，鲋象。鲋，小鱼，鱼，阴物，初阴在下，故象鱼。井道上出，今上无应而下比初，则是谷水下注，唯及于鱼，故曰“井谷射鲋”，言止能下及小物耳。“瓮敝漏”，取水下注，不汲之义，言无与于人也。互离，瓮象，兑毁，敝象，下阴有坼漏象，上水下入，亦漏象。上句谓仅能浸润于小物，下句谓功不上行。

《象》曰：井谷射鲋，无与也。《释文》作“无与之也”，徐作“则莫之与也”。

二虽刚中，象泉，然上无应与为之汲引，所以仅能下及。

九三，井渫不食，《史记》渫作泄，今石经作渫。**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

卦中三阳为泉，三阴为井。渫者，治井而清洁，亦有泉者也。爻变震灭兑口，不食象。我，三自谓也。变坎，加忧，恻象。互离，明象。王指五，三、五互离，王明象。以阳居阳，本可济物，奈未离乎下，虽与上为应，上柔不能汲引，无以成利物之功，故有井渫不食，见者为我心恻之象。然三阳清洁，固可用汲之泉，幸与用汲之五互为离明，果得明于知人之王，举而用之，则上有功于王，下有功于民，而施者受者并受其福矣。淘而清之曰渫。巽，白洁象。

《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行恻，行道之人亦恻也。由兑变震，故因不食而言行，五非正应，因互离而及，故言求，求者非应而别于应也。

六四，井甃，甃，侧救切。**无咎。**

甃，砌井也。坤阴为土，互离，离火烧土，为瓦，故曰“井甃”。初为泥，三之渫，渫其泥也；二射鲋，四之甃，甃其谷也。既渫且修，井日新矣，寒泉之来，井养其有穷乎。井道以阳为泉，阴虽得正，终无及物之功，故言井甃。井甃则可以蓄泉而待汲，何咎之有。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修井蓄泉以待用，故无咎。三渫、四甃，皆人事，故言于人位。

九五，井冽，寒泉食。

冽，甘美也。变坤为甘，以阳居阳，下应巽白，为洁。寒泉，泉之美者，食对下不食言，即井养不穷也。盖泉以寒冽为美，井以得食为功。五在兑口上，食象。乾为寒。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阳刚而得中正，下应巽木，功足以及人，故曰食。

上六，井收，荀作井甃，俞琰作汲。勿幕，干宝作有孚，罔幕。有孚，元吉。幕音莫。

虞翻曰：偶画在上，有辘轳双柱对立之象，旋坎轮以收巽绳，故为井收。来矣鲜曰：收，成也。物成于秋，故曰秋收。井收者，井已成矣，即小《象》大成之成。幕，覆井具，坎阴在上，偶画开而不掩，勿幕象。孚，信也。习坎有孚，《象》曰“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皆自不穷处见其信也，取之不穷，给之亦不穷，若要结而出于至诚者然。元吉即从“勿幕有孚”见，其泽及人，井养不穷之功也。《集》曰：井、鼎四以下不言吉，五、上吉，《易》贵用也。他卦上为穷极，井、鼎“大成”，故元吉在上。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大成井养之功，大成也。盖寒泉虽可食，使掩其口，则人不得食，或不孚信，有时而竭，则泽不及人，何能“大成”。“元吉”以泽所及言，“大成”以功所就言。始末揭上下字，见井之用在上，以上出为功者也。

䷝ 离下兑上

革，变也。泽上火下，火燃则水涸，水决则火灭；又中、少二女同居，少上、中下，志不相得，故其卦为革。

革，己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

此卦两阴为主，上阴穷亢，故专主离阴，全言火土之用。“己日乃孚”，言至成土之日始孚契也。据事而论，则是到安静无为时，乃始有成。矣鲜曰：己音纪，十干之名，信也。五性仁、义、礼、智、信，唯信属土，不言戊而言己，离、兑皆阴卦，故言阴土。日，离也，泽火相聚，彼此相克必至成土，乃始孚合，亦如人之相忌相克者，其始岂能遽合，必至彼此相信，然后合志同心，变易其相忌相克之旧，其中全是太和，故克如乾而有其四德，不至有悔也。乾卦美利天下，乃成始之妙，革卦尽易故常，是成终之事，亦将有其始矣，故能含有四德，与乾之蕴蓄相同。《易》卦止据象言理，在人之旁通四达耳。

此卦止论金、火之义。五行唯火最烈，故于四行皆能相入，其于水、木皆能化之使无，故无革旧可言。唯至于金，止能合散而为聚、毁方而为圆、镕刚而为柔，是金之体质虽在，而从前之形貌已更，故云革。所以然者，以金、火皆怀土信也，万物生于土、死于土，此河图之五、十所由归中，而艮卦之所由成终而成始也。死于土则革矣，生于土所以有元亨利贞悔亡之美。洛书金、火易位，以其中有坤土也。《月令》于金、火之间置中央土，十干于丙丁、庚辛之间置戊己土，以金、火之性，唯土始合，离火烧兑金，断烈续之以土，是其义也。

“乃孚”，与坎孚相对，坎之中阳得于乾，其最灵最妙唯此一阳，故称“有孚”，而又曰“心亨”，此阳自乾九用来，后此无穷之用，皆由此始，故曰革。时大离之中，阴得于坤土，坤静而无为，以成终为德，故革不言用而止言有孚，是作事之既成也。既成则归于镇静，而更新之机已含于中，因其尚非鼎新时，故不言用。此坎与革所由同言时也。

“悔亡”即从乃字见出，因革故之难，费过许多攻苦，宜若有悔，今既孚而成终，故悔可亡。是悔者未到己日之事，悔亡即乃孚之日，故曰“革之时大”也。

《象》曰：革，水火相息，《说文》作熄。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己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白虎通》作民。革之时大矣哉！



火燃则水干，水决则火灭，相灭则非故而革义存矣。然息亦有生息之义，为其中有土，故有己日乃孚之说。离兑之阴皆土也，兑得土以御火，则火不炼金，而兑得所生；火得土以御水，则泽不灭火，而火遂所生，相生则非故而革义又存矣。此即物理以为革象。革卦伏蒙，蒙生之始，革旧之终也。蒙艮为居，坎为志，二女虽同居，而离火志上，兑水志下，故不相得。此即人事以为革象。

己有音以者，谓己革之日，人乃孚信，亦与成土之后乃始孚合同是一义。第作已成后说，则据理遗象而未有实据；作成土说，则据象言理而确有可证，孚字不落空耳。信字虽释孚字，而已字亦在其中。文明，离也；说，兑也。“大亨以正”即“元亨利贞”，文明则能审乎革之理，和说则能顺乎革之情。此据二体释元亨利贞也。革而不当，虽革必悔，今大亨以正，则革而当矣，故悔可亡。天地以下又推广言之，以见革之时大也。互乾伏坤地，四时之季皆以土终，故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此言造化也。“汤武”句言人事也。卦互乾巽，乾天、巽顺，故曰“顺乎天”；爻别阴阳，始为相应，初、四俱阳，非应矣，五上天位而二、三应之，故曰顺天；三人位，二内卦之人位，而五、上应之，故曰应人。“顺”与“应”皆从方革时说孚信之义。造化与人事皆待孚而革，故曰“革之时大”。睽、革二卦皆属离兑，睽违则辞著相同、相通之义，革坚固附著则辞著相息不相得之义，《周易》之所由为变易也。

《象》曰：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

泽中有火，谓火在泽中。譬如以火镕金，逮于火入金中，而金形已非其故；又如以火热水，火气入水，而水性已非其故，所以为革。又泽本注水，今其中有火，则非注水之旧，所以为革。治历明时，重明时边，治历正所以明时也。离为日，伏坎为月，蒙艮为星，故言历、言时。治者，革中之经纶。四时变易，乃革之大者，时即赞大之时，故革之一卦全说时上道理。

初九，巩用黄牛之革。

坤为牛，黄，中也，离得坤黄中之爻，故曰黄牛，指二言。卦以离火革兑金，下三爻主革者，故初、二、三皆言革；上三爻受革，故四言改，五、六言变。离之主爻而乾阳上下附之，所以有火用薪传之说，离薪则火无自立之理，因其附于六二，故遂以为巩于六二。巩，固也，非两阳附于六二，安得成离？位卑无应，则无能为矣，故小《象》明不可有为之说。变艮止，故不言革。

《象》曰：巩用黄牛，不可以有为也。

不曰无为，但曰不可为，阳刚之爻无位无应，又艮止也。

六二，己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离为日，阴土，己象。二为卦主，故辞与卦同。此爻变爻，性健情悦，故易革。己日即孚字。论时则必孚而后成革，论卦主则必先孚乃能有所革。阴土在中，其孚可知，正与不可有为相反，故下遂言“征吉，无咎”，谓孚而有应也。“己日”句仍是即物理以明之，教之以不可骤。“征吉，无咎”方言人事，为阴爻居中，惧其中懈，教之以不可怠。

《象》曰：己日革之，行有嘉也。

行即征，嘉即吉也。变乾故言嘉。

九三，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

比近泽水，动则相息，故征凶。贞即不征，然犹以为厉者，乾三惕若之爻也。革言，革之议论也，应兑口，言象。就，成也，商度其革之利害可否，至再至三，而议论

始定也。因上文征凶，贞厉，故慎重之。三就，离居三也。因在二卦往来之交，上与阴应，互巽进退不果故也。“有孚”即“就”也，不孚不可为就。仲翔曰：将革而谋为言，革而行则为命。三议革而后孚，四既孚而后革。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何之云者，谓有孚而就也。然止是逆料之辞，本“革言”说。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改命者，到此已革也。离交于兑，改夏之命令于秋，故不言革而言改，革去故时、改新命时也。四当往来变易之际，此正革而当者，故悔亡。盖此是改时，非革时，所以止言悔亡而不言革。有孚，变离而见坎象也。论人事则上孚五、下孚民也，然止是离兑相契耳。互巽变坎，故言改命。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变坎故言志，谓九四之志见信于人也。

九五，大人虎变，变或作辨，云别也，非也。未占有孚。

阳刚中正而居尊位，互乾爻，故称大人。兑伏艮为虎，兑位西方，亦为白虎，五变互兑，又为虎，故曰大人虎变。变者，仲夏希革，仲秋毛毡，非旧观之谓也。在大人则自新新民，移风易俗，改朔易服，顺天应人也。乾、革之五，皆称大人。揖让者见其德，故称龙；征诛者见其威，故称虎。三、四之孚，水火相交之际，必因孚而成革。五之有孚在未革之先，四海俟后之心，未占而已有孚也。盖下三爻皆方革之事，上三爻说改命之事，故云然。《溯》曰：革伏蒙，蒙初筮，革未占，人情贤。梦卜之意。

《象》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

易俗移风，改朔易服，焕乎有文，顿改旧观也。应离，故文明。

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

革命之时，鼓刀之叟佐命兴周，屠狗贩缗皆开国承家、列土封爵，此豹变也。盖九五既虎变而为天子，上六即豹变而为公侯，豹亦虎类，特虎大豹小，此阳大阴小之故。阴爻亦象小人，小人指百姓。兑为口，乾为首，口在首上，故象面。革面言旧日之面，从乎君者亦革也。盖以力服人者，面从者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征凶者，圣作物睹，别有所往，则为梗化之顽民而凶矣。必能守改革之命，斯正而吉。乘阳失正，故征凶；得位有应，故居贞吉。一说君子亦指在下者，一说征凶指革命者，谓革命之事原非不得已，不可过为纷更，即既安之勿扰之也。盖爻之吉凶皆论本爻，不可推开与本爻无干，后说稍胜。

《象》曰：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

炳则昭若日星，蔚则止言其盛，冠裳文物，气象一新是也。应离，故文炳；应巽，故文蔚。君谓五，以阴变乾，故曰“顺以从君”。兑悦则顺应，巽亦顺，即中心悦而诚服也。

䷱ 巽下离上

鼎者，烹饪之器。其卦初偶，下峙为足，二、三、四阳为腹，五偶中虚为耳，上阳横亘为铉，中互乾兑，以乾金承兑泽，有似鼎实，足以承、腹以实、耳以行、铉以举，鼎象。又巽木入离火而致烹饪，鼎之用也。

鼎，元吉，亨。



《本义》曰：“吉”衍文。谓《彖传》中是以“元亨”不言“吉”也。然革言“元亨利贞”，《彖》止曰“大亨以正”；萃言“亨利贞”，《彖》止曰“利见大人，亨，聚以正也”，皆无利字。盖元亨四者，卦德也，则不可略；吉利字，占也，则不妨于略。吉非衍也，占也。有变化万物之能，故称元；有利养万物之德，故称吉；达诸天下而必不可无，故言亨。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饪也。亨，普庚切；饪，入甚切。《说文》作“孰饪”，马作“亨饪”。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郭京《易举正》无“而大亨”三字。郭京《易举正》无“而大亨”三字。杨谓中脱“吉”字，或有然也。谓“圣人亨”下是《文言》则非。巽而耳目聪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元亨。

下木上火，互见兑乾，乾金兑泽，金而含水，爨以木火，烹饪象。巽入，烹煮也；饪，熟食。象者，鼎之体；烹饪，鼎之用。烹饪之用无过祭祀、宾客，祭祀之大者无过上帝，宾客之重者无过圣贤。享上帝贵诚，用饗而已，故止曰亨；享圣贤贵丰，饗殽牢醴皆须极盛，故曰大亨。离为目，伏坎为耳，故兼言耳目，坎爻曰聪不明也，明亦兼言目也。柔进者，离为柔卦、为主，中柔也；巽顺者，木火相依；聪明者，火得水之生气也。上行、得中而应刚，言主爻也。卦主二柔而巽柔不主者，初，微也。内巽外明，有其德；上行得中，有其位；应乎刚，有其辅，是以元亨。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火生于木，却在木上，而不能离木，在木上则位正于上，此上行得中有应之义，故曰“正位”。火不能离木而别为火，有似凝成坚定于木，此火以木为命之义，故曰“凝命”。曰“上”，便具“正位”之义；曰“上有”，便具“凝命”之义。若论人事，正、凝二字仍有工夫。矣鲜曰：正对偏倚言，凝对散漫言。命，天命，凝命者，天命凝承坚固，国家安于磐石，所谓协于上下以承天休也。鼎譬之位，命譬之实，鼎之器正，然后可凝其所受之实；君之位正，然后可凝其所受之命。鼎综革，故革亦言命。

煦按：言命者皆巽，革，互巽故也。《野同录》曰：井、鼎皆以生气为命。井，木上有水，津液自木出；鼎，木上有火，英华自木生也。

初六，鼎颠趾，利出否，或以否作否，音透，非也。得妾以其子，无咎。

在下伏震，足趾象；长女位卑居下，妾象；震长子，子象。凡言伏象者，皆本象所无，以其子非已有，子，豫透之词也，鼎为宝器，主器莫若长子，故言子。颠趾，倒其趾也，凡洗鼎出垢必倒其趾，以足加于上，因足动故象颠。否者，鼎中之污秽，当卦之初，鼎尚未实，其旧有否恶之积，颠而出之，斯为利矣。得妾、颠趾、出否，犹言颠趾为出否也，得妾为子也。妾卑于妻，得妾而以其子，是因败以为功、因秽以致洁、因贱以致贵之义。是则否之出也，虽若鄙褻，然利在其后，有何咎。《集》曰：初弱、巽跛，颠趾象；初应鼎口，出否象；互大过，颠象。颐之颠与大过反对也。白沙曰：爻见二阴，五贵初贱，妾象。

《象》曰：鼎颠趾，未悖也。利出否，以从贵也。

“未悖”，未悖于理也，言颠趾于鼎上，虽若上下倒置，然初未有实而洗之，岂为悖理。贵对贱言，否则贱矣，“以从贵”者，言欲以贵重之物相从而实诸鼎，不得不出其否贱以致洁，“从贵”即“利”字之义。

九二，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鼎既洗矣，乃实物于中。实，五之阴也，鼎口之上，五阴应之，如实物于鼎，故曰“有实”。从前俱曰阳实阴虚，至当位实也，则说不去矣。来矣鲜本旧注，俱以初之阴柔

为疾，初与二比，则非不我能即之义。二、五阴阳相得，亦不可以仇讎言之。仇，匹也，全由火能焚木起义，盖离火为用，原属外，阳应五，则在中之阴质，是火之所以为命者。鼎实初具，火用方兴，生火之物方自顾不暇，故曰匹我者有疾也。是应则为匹，克则为仇耳。火之炊物，必无一蹴遽熟之理，驯而致之乃可有成，故以不我能即为吉。又因此爻与离火相去，尚隔九三故也。

《象》曰：鼎有实，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终无尤也。

“慎所之”，往应五也。颠趾者，动也。此爻居中安静，故但欲其我即，则二之慎往可见。曰仇，五也，中互兑金，金为木仇。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

三变离坎，坎为耳。革，变也，中互兑离，正当相交之爻，故言革。坎为耳痛，耳革象。三未变，伏震行，变坎陷，则不能行，行塞象。离文明，为雉，坎为膏，中互兑三变不成兑口，不食象。变则内外皆坎，方雨象。鼎以耳行，三以木极，上应火极，又当变革之位，则鼎中腾沸，并耳亦炽热，变革不可举移，故其行塞。雨，水也；亏，损也。悔者，鼎不可举，则雉膏之美不得食，不免于悔。方雨亏悔者，言耳革不食，唯救以水耳。方雨则亏损其腾沸炽热之势，而不至悔也，化重坎故也。终吉者，鼎可移，美可食也。《筮》曰：下体有足无耳，故耳革；上体有耳无足，故足折。

《象》曰：鼎耳革，失其义也。

木火烹饪，适中方为得宜，太过故失宜，爻无应不必言应。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郑、虞作刑剭，《元载传》引之。其形渥，凶。

四变互震足，遇兑毁，故折足。鼎实近耳，满矣，今震动，覆象。餗，美糝，鼎实也，鼎以享帝、养贤，非自私也，故曰公餗。又四亦公侯之位。渥，沾濡也，言鼎覆而沾濡美糝，故为形渥。晁氏引《周礼》剭诛之说，作“形剭”，谓重刑，不必也。居大臣之位，其任重矣，不中正而下应阴柔，则委任非人，不胜其任，卒至覆败也。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信，信任也。大臣见用于君，率以康事宁人自期许，今乃用人不当，至败乃公事，则向日之期许为何如也，见失信于君，必至形渥也。此以信为大臣之自相期许，以四应初阴为用人不当，此解为正。一曰所用之人将餗覆之，则所信任者为如何也。一曰向决必覆之理而人不信，今如何也。二说姑存之。

六五，鼎黄耳，金铉，利贞。

五阴两圻，又伏坎，故为耳。黄，中坤色，五坤阴得中，黄耳象。铉，贯耳之物，未变为坤，故曰黄，既变为乾，故曰金耳。受铉以举鼎，铉贯耳以行，鼎原不相离，故并言之，动而得正，故曰利贞。五有中德，故其色黄，比刚、应刚、变刚，故其质金，是执中居尊，已足凝命，而又能任贤，有鼎黄耳贯以金铉之象，此所由利而贞也。利言其及物，贞言中德也，然享帝、养贤皆在此爻。

《象》曰：鼎黄耳，中以为实也。

二曰有实，外之也，见非其有而有之，言应也。此曰中以为实，中，五之位；阴，实之质，此亦以实字说在阴爻。

上九，鼎玉铉，大吉，无不利。

铉在鼎上，上居鼎极，故象铉。苟以变震为玉，不知金玉皆乾也，特自阴而变，则象金质之重浊；本为阳爻，则象玉光之外焕。《参同契》谓阴金阳玉，亦本于此。玉本不



可为铉，与金车同义，言象而已。鼎之为器，承鼎在足，实鼎在腹，行鼎在耳，举鼎在铉，鼎至于用铉，则厥功成矣，功成可以养人，故大吉无不利。子瞻曰：在炎不灼者玉也。

《象》曰：玉铉在上，刚柔节也。

刚柔节，谓与五阴相接，此刚五柔，即贯耳举鼎之说。若论全象，即水火均调，变生为熟也。五之金铉，藉上力也，此之刚柔节，即下比五阴，水火既济，不烦再用火，言功之成也。耳革者，比刚乘刚，故革；此比阴，故节。

䷲ 震下震上

震，动也。坤本静体，一阳始生于下，则不静而动矣。因动故象雷，雷者，阳气之动也。因其始生，故象长子。

震，《归藏》作厘。亨。震来虩虩，音窞，荀作憊。笑言哑哑，音厄，以恶、亚、厄、噩古同转也。震惊百里，不丧匕鬯。

乾动坤静，一阳来于坤中，此正乾元方动之机，故元后曰亨。亨与塞反，塞者静体，亨者动机，果能变动，自当易塞而亨，故震自有亨理。亨不言于他卦而言于震，震初得乾亨也。虩虩，惊动貌，虩本壁虎，其捕蝇恒惊顾而不安，故象之。哑哑，笑声也。虩虩，初动之形；哑哑，初动之声。凡静皆寂，物静则声随之而寂。笑言者，伏互兑口，有喜悦言语之象。虩虩，震也；哑哑，亨也，此常也。“震惊百里，不丧匕鬯”，变也。然止实上二句以见震之亨耳。坤为邑，阳自外来，为主于坤，君主百里之象，出帝之长子，故为君。有谓一阳二阴之策数为百里，不知艮坎皆一阳二阴也。西南得朋，故不丧，互艮手执之，亦不丧。互艮为宫阙，坎为隐伏、为丛棘，故象匕。匕以棘为之，长三尺，未祭则烹牢于镬，将祭则以匕出之，升于俎上。坎为水，故象鬯，鬯以秬黍酒和麴，鬯以灌地降神也。匕、鬯，亨具也。不丧，从震而又震见出，到得不丧匕鬯，方见得震之亨。

《象》曰：震亨，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全书亦略此四句。照按：此初象之错简也。 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举正》有“不丧匕鬯”，程传古文先宗之，范谔昌《坠简》亦同。出此字。 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

当如《举正》补“不丧匕鬯”四字。震本惊动，乃曰亨者，凡人寂无所感，则此心潜匿，莫由自达，故蒙昧之人，忽然触之而动则达者，机也，故为震亨。亨字即震字。天下事唯心无所惧，故不免多惧，今既震惧，便是转移之机，那得不亨。“恐”者，惧也，生全出于忧患，自足以“致福”也。凡福庆之来，多见震惧之形，盖大反其故常，必先见异耳。

“笑言”，动象也。“后”者，震得初阳，正克见天心时，由此而进，则后矣。谓震惊恐惧，后也。论象，则九四当之，坎为法则，即乾之天则，为克见天心也；在人事，则中节之和，率性之真，由太和各正而来，故云“天则”；论理，则震之初阳当之。

“惊”者，卒然遇之而动于外；“惧”者，惕然畏之而变其中。“远”，外卦；“迩”，内卦。惧者己之独知，惊者连类而及，皆动象。“出”者，长子继世而出也。坤本无阳，而最初见此，若打初出现者然。艮宫阙，坎隐伏，故言宗庙社稷。言事几来于仓卒，如雷之震，远迩惊惧，人易失其常度，乃能处之从容，诚敬自守，不丧匕鬯，则是不惧由于能惧，岂不可以负荷天下重器而为祭主乎，此震之所由亨也。《周易》本言性之书，泛解何当。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

洊，再也。凡人之心偶然一动，终复何益，唯动而又动，故恐惧修省。卦主两阳而初为内主，惧者在中之事，故但言恐惧而不及震惊。细玩《象》词，则震之一卦，岂不全是身心性命中事。

初九，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古作笑语。吉。

卦有两阳，而初为最先，是在中之爻，故与卦同词，明卦主也。加一“后”字，则四阳亦止是亨中事矣。论象，则内惧而外惊。论爻则初、四皆阳，乃震之所以为震者；二、三、五、上，阴也，乃为阳所震者。初乃成卦之主，又处震初，故其占如此。

《象》曰：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

解见卦辞。若非前后相形，必无则之可言。

六二，震来厉，亿，丧贝，古亿作噫。跻于九陵，古跻作跻。勿逐七日得。

当震动时，比初九之刚，故震来猛厉也。亿，虞翻作惜词；程子曰“度也”，谓度不能当也；矣鲜曰“大也”，引六五小《象》“大无丧”为证。

煦按：当从古作“噫”，叹词也、惊词也，此震惊之声，正《象》辞笑言之义。盖卦主二阳，阳，动爻也、惧爻也，其余，惊爻也。二比初之动，五比四之动，是动之最先觉者，故皆有此惊叹之声。若上隔五，则以为邻矣。贝，介虫，变离，龟蚌，刚物也。初阳象震足，跻象；艮山，陵象；阳，九象；离，日象。二阴本与初阳相得，今动而相失，故叹其丧贝，盖二阴中而初阳外，自阴目阳，故曰贝。中互艮，二坤土，在艮山之下，故象陵；居阳九之上，故象跻。“跻于九陵”，九者，老阳之动，正“丧贝”之象。七日者，卦止六位，相循不息，所以为易，终而始、始而终，上而下、下而上，中而外、外而中，皆不息也，穷上返下，至于初阳，其数七，故复称七日。“七日得”不言于初而言于二，初为七日来复，得朋之爻，故不得重言得也。此爻乘初，阴而不阳，阳动于下，故先言丧；爻居初上，一变又复为阳，故云“七日得”，言同初耳。七日正跻九陵之故，震行故言逐，艮止故勿逐，爻变不成艮，亦勿逐。人心方动，必先有所丧，然后有所得，如丧妄则得诚、丧戾则得和是也。譬彼愚人，才动于一隙之明，则从前之蒙昧者丧而明者得矣，爻见艮震，故言丧得。丧陵之义，得跻之义也。

《象》曰：震来厉，乘刚也。

唯其乘刚，所以猛厉，其丧其得皆在厉字中。

六三，震苏苏，震行无眚。

苏者，动而明也，即《礼记》“蛰虫昭苏”之苏，盖由静方动、由昧方觉之象。变离故明，正是不自觉而惊惧之意。又上下震相接之爻，故连用两苏字。初阳动于积阴之下，三为人爻，位在地上，故与蛰虫相似。互坎，多眚，三变不成坎，故无眚。行是震之本象，觉之又觉，如此而行，何至有眚，此爻止说明而后行之义。震者，明德之初几；艮者，反身而诚之妙用。震动之初，何明可见，故初止言恐惧而不及明，三到动极乃始以苏苏言微明，明而后行，故其下方说出行字。

《象》曰：震苏苏，位不当也。

不中不正故不当，此只解苏苏二字，苏苏故行无眚。

九四，震遂泥。荀作坠泥。

遂者，顺而不返之意；泥者，溺于险陷而不能奋发也。坤土得坎水，泥象。初、四



皆震主，初阳得正，故动而获吉；四处柔而刚不足，不中正而德不足，陷于二阴，是无能为之才而又溺于晏安之私者，遂泥则难为动矣，宜曰再动，其气亏。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坎阳既陷，无复光明正大之事，与屯、萃未光同。

六五，震往来厉，亿，无丧，有事。

内为来，外为往。初震于中，来之厉也；四震于下，往之厉也。往来皆厉，故惊叹也。无丧，即得也。二、五皆因初、四而动，然二、五在中，故皆无丧。二之得丧，此之无丧，皆从不丧匕鬯来，盖动则必有得丧。二之丧得，乘刚而居柔，是不能有行者，故言勿逐；此乘阳居刚，是必能有行者，故无丧有事也。且内体而外用，故有事。凡事行于外则不无得丧，若于几之将动，全未有丧之时，即有事以收摄之，此即不远之复，何至丧失。《周易》全言性中之事，故小《象》曰“其事在中”。

《象》曰：震往来厉，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丧也。

“危行”者，一往一来皆危也。中虽指外卦之中，却是说未发之中。颜子之复即无丧，因其故然，非可言得，故止言无丧。

上六，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

索，求取也。震而又震，不安甚矣，然处穷极将反之地，故索而又索，以求宁也。矍，瞻视彷徨也。震动之极，却非身之自动，故视之审以求宁。视，变离明也，然皆因邻而及，往以求人，则必致凶，故求宁虽切而必视之审也。索索、矍矍与苏苏同，皆谓重震，然实非自身之咎，乃邻之贻，自身之事，则恐惧修省可矣，因邻而及，故于自身无咎，知其因邻而备之，迟将婚媾有言矣。婚媾者，与邻相契之象，离震相邻，火不离木，亦相邻之义。有言者，木上生火，木固有声，火甚亦有声也，是爻变之象，明夷之言、中孚之泣歌、离之歌嗟，皆离震也。凡言邻者，皆先天图中相比之卦，或见于本卦，或见于变卦，如小畜五、泰四、谦五、既济五，皆是也。言遇亦同此义。凡言婚媾，皆先天图相对之卦，相对则有相配之义，故或见于本卦，或见于变卦。多言婚媾，虽多见于震坎相遇，然屯之二、四两变，则先天之艮兑、后天之震兑皆具也；贲互震坎，四变则先天艮兑、后天震兑皆具也；睽上变震互坎，中爻坎离，先后天皆相对。此爻互坎变离，故言婚媾。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虽凶无咎，畏邻戒也。

中，中心也。“未得”，方寸乱而不得宁也。初、四得阳，二、五得中，此处穷极，故未得。“畏邻戒”者，畏祸已及邻，而先自戒修，故无咎。



艮下艮上

艮，止也。阳自下降，极上而止。合溪从反见为目，止庵从目下几精蕴曰目，乃漏泄之，总人心缘感出入，非目则感不成，注云敛目无所见，即反见之义。

煦按：圣人立卦，皆据阳而论，如震起、艮止是也。其中实中虚、下断下缺，莫不据乾而言，贵阳也。震者，克己复礼之心法，所谓“几者动之微”也；艮者，反身而诚之妙谛，所谓“行其庭不见其人”也。

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

来矣鲜面背上下之说，据震而言综卦，此似是之理，却非实义。观《彖》词“艮其止”另释，下三句用“是以”字贯之，则不应如此分释爻词，四句止是一义。坤土静，

故止于其所，一阳高出于地上，山象；阴静而阳动，动而至于其极，止象。万物负阳而抱阴，人身亦如之，故遂以阳为背，艮阳，后成之爻也，脊骨屹然直立，如山之有石，故艮之象为山。艮卦全象人身，故《彖》辞遂举人身心之内外言之，大《象》云“思不出位”是言心也。周子“一部《楞严》不如艮卦”，所以有守静之学，连山首艮，亦是此旨。盖天下绝大经纶，俱从静定后做出来。人之一身，呼吸回旋，百脉流注，何有止息，唯背则屹然不动，故于背而象止。心有所止，则内不见己，外不见人，若使内犹见己，外犹见人，非止矣。

庭者，心之舍也；艮为门阙，纯艮则重其门阙，两门之间，庭象；下阴两分而中虚，上覆以阳，与剥庐同象故也。互震为行，坎为隐伏，故曰“行其庭，不见其人”，此正艮背不获之义。阴阳之道，阳无阴有、阳虚阴实、阳动阴静，唯动则有行象，唯无与虚则有不获不见象。象山曰：不获其身，无我；不见其人，无物。观象山此解最为真切，今之伪道，便薄为空宗矣。试观子思未发之中是何如景象，今之不获不见又是何如景象，特无我而我未尝不在，无人而人未尝不存耳。释氏、老氏不闻薄儒，儒者偏薄释、老，亦见其量之狭矣。夫蛟龙之习于水也，不闻谓飞空者之非也；禽鸟之飞于空也，不闻谓行地习水者之非也。各学其学，则亦各有至耳。

《彖》曰：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其止，晁氏及《纂言》作“艮其背”止其所也。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也。

观“动静不失其时”，则知行有止时，止亦有止时，凡止皆由行看出，止者行之终也。行而不行，斯止矣，故曰静；止其所止，斯行矣，故曰动。因前止后止，知其中必有一行，故兼言行，不然则无以显后之一行。然其行在两止中，非如震动之行，在外可见，故但曰行庭。互坎，故言时，即不失其信，时用之义。“光明”者，艮阳在外，笃实辉光也。此上专释艮字之义。

“不相与”者，谓阴阳不相应也，相应则相契，故有往来，同德而相敌，则无相契之义，故各止其所。艮为独知之事，则我原不能同人，我方不获其身，则人又焉能同我，故不相与也。此上释背字之义，然下三句已在其中，故但用“是以”字贯之。张子曰：静而无静，动而无动。阳明曰：恶动之心非静，求静之心亦动。艮为止，卦顾乃言行，由相形而见也。《周易》之妙，到不可言说处，必取切近者形之。如中不可言，则于两头言之；内不可言，则于外面旋绕者言之；元不可言，则言资始；乾不可言，则言先甲、后甲；震不可言，则言先庚、后庚，皆此类。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重山，则内外前后皆止矣，止必有位，故言位。天下之理，即位而存，“不出”云者，所以止乎其理也。《彖》言时，此言位，对举也。

初六，艮其趾，苟作止无咎，利永贞。

初在下，为足爻，故象趾。震下阳动，故行；艮下阴静，故止。才柔居下，能自止而不行，故无妄动之咎，止所当止，故言“利贞”，方在初爻，故欲其“永”。初阴静止，故与坤之用六同辞。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谓止所当止。初卑在下而才柔故也。

六二，艮其腓，古一作肥不拯其随，《释文》作不丞，一行作不拏其心不快。



腓，足肚，在趾上。艮象人身，以次而上，故趾与腓亦以次进而上。拯，救；随，从也。二之所随为三，卦以三阳为主也，因三阳刚躁，进已到极处，又为列夤熏心之爻，必所当拯，二则阴柔居中，三又傲然上进，故不能拯三。所以《象》曰“未退听”，未退便是说三之已进。因坎象，故言听，在三下，故言退，未退象三之躁进而傲也。互坎为心病，不快象，不快者，未遂拯心也。

《象》曰：不拯其随，未退听也。

三上而二下，故曰退。阴以比阳为善，乃阳性上进，不复下降，安能退听。此因二之中正，觉三之上进而不得所安，故欲拯之，使如己也，乃所拯不遂者，以三之未能退听也。周公“不快”主坎之心病焉，孔子“未听”主坎之耳痛言。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郑作夤，《说文》作夤，荀作肾。孟喜“列”作“裂”。厉，韩婴《公羊》及虞氏作“阨心”，艮为阨，作危。薰心。守门人，坎盗动门，故厉阨心。

古“阨”作“熏”字。

限，界限，上身下身之界，即腰也。两卦相接，故象限。夤，连也，腰之连属处也。一曰脊骨，能屈能伸者。凡柔不能自转，人身上下皆转于骨，此为刚爻，刚而止则不能屈伸，今艮其限，则上下不相连属，故为“列”。夤列者，裂绝而不连属，判然两分，故危。薰同熏，火烟上也；熏心，心不安也。二曰“未退”，见阳之不能下，此曰“熏心”，见阳之上也。然止曰熏，三固止爻也。坎伏离，火烟象，自其止于下，故曰“列夤”；自其连于上，故曰“熏心”。

《象》曰：艮其限，危熏心也。

与下成止，则“艮其限”；与上成震，则“危熏心”。熏字从限字出。

六四，艮其身，无咎。

心爻也，心之所止，身自随之，心不可见，故言艮身，身既艮矣，则无所作为，故无咎。《揆》曰：以心治身，即以身治心。

《象》曰：艮其身，止诸躬也。

不能治人，不能成物，唯止诸躬而已，与坤四无咎、咸四无悔同类。《揆》曰：二、三身位而曰心，四心位而曰身，可悟身心合一。

六五，艮其辅，言有序，虞、李作孚。悔亡。

辅见咸注。艮伏兑，为口舌，辅象。言象论位，亦当口舌之位也。艮为止，在坎车上，故言辅，辅车相依是也。艮辅者，言不妄发，发必当理也。悔者，易则诞，烦则支，肆则忤，悖则违，皆悔也。咸卦多象人面，故并见颊舌；艮卦全象人背，故独言辅。艮在言行上见，趾、腓象其行，辅象其言。五以阴居阳，不正，惧有失言之悔，以其得中，故有艮辅、有序，悔亡之象。

《象》曰：艮其辅，以中正也。古作“以正中”。

当依古作“正中”，或谓正字羨，或谓正当作止，皆不必。

上九，敦艮，吉。

敦，笃也，止而又止，则厚矣，故敦临、敦复皆以土取象。刚而居上，止有其终，则俯仰皆安，何吉如之。羽南曰：爻象人身，上独不言而曰敦艮，所谓不获其身，不见其人者欤！艮居上，八体皆吉。煦按：知止贵其有终，故三凶而上吉。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终也。

敦厚于终，无间于始，故吉。坤为厚，阳上据坤，故曰“厚终”。

卷十一

周易下经



艮下巽上

渐，进也，止于下而巽于上，不遽进也，故曰渐。木在山上，以渐而高，其象也。正曰随、蛊、渐、归妹，《易》之大际也，随以教弟，蛊以教（弟）[孝]，渐以教顺，归妹以教慎，四者，仁让所由兴也。

渐，女归吉，利贞。

女之归也，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备而后成婚，卦不遽进而阴爻得位，故名渐。女，阴也，利渐进也，贞得正也，非戒词也。

《象》曰：渐之进也，之字古文如字。女归吉也。王肃作利贞也。进得位，往有功也。进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刚得中也，止而巽，动不穷也。

之字作渐字，女归以渐，自无躁进之失，故吉。“进得位”以下，皆利贞之义。煦按：得位止言一爻，谓巽阴也，卦变、卦综皆误。虞翻作否卦说，于理犹近。盖泰、否两象，而天地、阴阳、往来、升降皆在其中，此卦坤阴上而居四，乾阳下而居三，然阳之下交不难，阴之上行匪易，故不曰男婚而曰女嫁。然不远而进五，不远而进上，以阴之末交阳之初，是方交时，未能遽竟其终，故曰渐。进得位，虽兼三、四言，然上用一进字，却是专说巽阴。盖惟巽阴既进，然后三阳下也，与损卦得友同义。“往有功”，天地不交何有化育，今交矣，由此而进，生生化化，安有穷极，故知往有功。如使阴进居阳，则必志刚而不免妄作，何能有功。坤故言邦，坤末进而得正，故曰“正邦”。其位刚得中，专指五言，兼三亦可，三亦一卦之中也。卦主四阴，又曰刚得中者，盖卦爻之升降，皆有为之，乾阳使然，此卦四进得位，皆三、五之升降得位，故以“其位刚得中”归功于阳。“止而巽，动不穷”者，又以卦德发渐进之义。盖妄动者多悔，躁进者多阻，皆非不穷之道，止则不妄，巽则不躁，故能其“动不穷”。互坎为通，故曰不穷。卦为渐进，非利则阻，曷由能进？二、三、四、五各正其位，非正曷贞。家人亦二、三、四、五各正其位也，故彼曰正家，而此曰正邦。

《象》曰：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郭京作善风俗。

山上有木，以渐而高。居贤德，修身也，艮象；善风俗，齐治均平也，巽象。

初六，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

鸿，水鸟，卦互离坎，离为飞，鸟在水上，鸿象。鸿，秋南春北，其至有时，其群有序，于渐义为切。婚礼用雁，取不再偶，于女归义为切。故六爻皆言鸿。鸿水鸟而乘风以飞，下卦艮止，见坎水，干、盘、陆皆鸿渐进而止于水际也；上卦巽为风、为高，木、陵、逵皆鸿渐进而飞于风中也。干，水旁，中互坎，流于山，故象干。进以高飞远翥为极，干则将进而尚未离水之象。内伏兑，外覆兑，兑为口舌，言象。“厉”，危厉，以在我而言；“言”，谤言，以在人而言。然在初而有渐，非躐等以强进，故于义“无咎”。此皆阴柔居下，上无应与，初进而未得所安也。煦按：厉当作磨砺，渐而犹止，是尚未有进而磨砺以须者也。

《象》曰：小子之厉，义无咎也。



位卑无应，不免危厉，而有言语之伤，以义揆之，则无咎。

六二，鸿渐于盘，《汉武纪》引作般，裴龙驹注云：水涯，堆也。杨用修取之。饮食衎衎，吉。

盘，大石；艮，石也。自干而盘，则远于水而渐进，然犹在盘，则皆有止义焉。互坎，饮食象；衎，和乐也；伏兑，乐象。言鸿渐于盘，而饮食自适，中心和乐，是德称其位，与上有应之象。吉即不素饱，本德称其位来。用修训堆为是，鸿固不栖石也。

《象》曰：饮食衎衎，不素饱也。

德中正而进有渐，上应中正之君，故不空饱而处之安也。

九三，鸿渐于陆，陆如字，三坎称平，变坤称陆。胡翼之陆作逵，程子然之，谓云路也。杨易天路亦曰陆，南陆北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苟作妇乘，一作娠。凶，利御寇。

此为止极，有滞塞不通象。御亦阻象，止，合；坎，陷也。高平曰陆，坎水变坤地，本属高山，故象高平之陆。夫指三，艮少男，互坎中男，阳爻故称夫。妇指四，巽长（男）[女]，互大腹之离，阴爻，故称妇。卦象女归，故言夫妇。征，往；复，反也。既止而遇坎陷，又当下卦之终，进而至于其极，一变则艮坎之夫象不见，故曰不反。中满大腹，皆孕象，阳生阴死，坎阳死坤中，一变则大腹中满之象不见，故曰不育。坎为盗、为戈兵，坎盗变坤顺，故曰顺相保。三刚不中，又无应与，又当艮止，中互坎陷，是质性刚忿，行事乖方，莫有救正者，故径趋冥行而陷于非地。其占男女皆不利，然变坎成坤，顺以相保，故御寇为利。《易溯》曰：三夫、四妇，三互离见坎，火上炎，则征；见水，则不复。四互坎见离，坎血，则孕；离虚，则不育。

《象》曰：夫征不复，离群丑也。妇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御寇，顺相保也。

丑，类也。少男，互中男，又覆长男，爻变成坤，不见三男，故为离别群类失道者。坤以得阳为得常，因以丧阳为失道，艮上互坎，又与上巽合离，逮艮阳动而化去，论艮坎之阳，则为离群丑而不复；论巽离之女，则阳爻化去，便为失阳，失阳则复为先迷之坤，故失道。阴不得阳，失其常道，何有生育。御寇之道在于行险而顺，今坎变成坤，则险而顺矣，故为顺相保。

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鸿栖在水，卦名渐进，取其飞扬而远也。干犹近水，由盘而陆，则渐远矣，至木与陵，则更远，此卦序也。卦中互坎，初在坎外，故为干。二、三、四皆能变坎，故盘、陆、木皆取远水象，而木则尤高。二爻居中而变泽，故象盘，而取饮食之义。至三变坤，全无水象，故象陆，而取不复不育之义。四巽互又变巽，故象木，而取得桷之义。桷，方椽，艮阳横列于上，桷象。桷以承瓦，巽主下阴两开，象足，今承以艮阳，故取此象。又坎为宫，四在坎上，亦桷象。桷则横而宽平矣，鸿趾不能握枝，故不栖木，若枝横而且平，其栖可安矣。“或得”者，意外之词，巽不果也。“无咎”者，木非鸿之所栖，宜若有咎，若得宽平者栖之，故无咎。得即得朋之义。三爻阳化阴，故失；四爻承阳化阳，故得。

《象》曰：或得其桷，顺以巽也。

取重巽之义，巽主爻变，又互巽也。

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

高阜为陵，爻变重艮，故象陵。陵又高于木矣。三岁不孕，与三同，皆指大腹虚中之离，离下变去，则为不育，离上变去，则为不孕。又二、三、四成坎中满，故孕；三、四、五中虚，故不孕。不孕非妇所宜，终莫之胜而吉，得所愿而孕也。谓二、五中正有应也。

《象》曰：终莫之胜，吉，得所愿也。

愿者，正应相合之愿也。据象而言，则为孕。

上九，鸿渐于陆，胡程皆云作逵。其羽可用为仪，吉。

陆与三同，互坎化坤，故自干而陆。此则木在山之极上，故亦言陆。乃三凶上吉者，三陆坎险，且又在下，虽云渐陆，言栖止也，栖陆则不得其所，非能进矣，故凶。鸿以高飞远翥为善，此居上卦，已在山木之极上，是鸿飞也，又当极处，是高飞远翥而得其地者，观其羽之言可知。仪羽旄旌节之饰，谓言坊行表为邦家光也。所处既高，而光辉远布，故吉。学者熟看此卦，方知《周易》取象之义。

《象》曰：其羽可用为仪，吉，不可乱也。

“可用为仪”，谓足以致用也，即大《象》善俗之义。“不可乱”，在鸿则为列阵有序，与凡鸟不同；在人则为学足应世，非势利可得摇也，又即以渐之义。



兑下震上

女谓嫁为归。长为姊，幼为妹，因震长男、兑少女，故称妹。卦以少女从长男，其情因悦而动，所谓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故曰归妹。京传曰：渐为艮归魂，乾终也；归妹为兑归魂，坤终也，故曰天地大义、人之终始。八卦之变，归妹为终。邓绮曰：万物出乎震，悦乎兑，故坎离南北，阴阳之消长也；震东兑西，万物之生成也。

归妹，征凶，无攸利。

渐曰女归，自彼归我，娶妇者也。此曰归妹，自我归彼，嫁女者也。一娶一嫁，覆卦之义故相反。旧注曰：诸爻自二至五皆不得正，又以柔乘刚，故征凶而无所利。煦按：三阴三阳之卦皆具天地相交之象，其阴阳相交之二爻当与不当，而吉凶判矣。渐卦上阳为天，初阴为地，中互离坎，日在月上，是合朔时，阳进而就盈，故取渐进之义。归妹上阴为地，下阳为天，中互坎离，月在日上，是望满之期，阴进而就盈，故取归妹之义。上下逆顺，吉凶所以判也，渐象否，阳初下交，有似于娶，故吉；归妹象泰，阴初复位，似乎女嫁，故凶。观此则《周易》贵交、贵阳亦愈了然，《彖传》所由曰天地交也，宜曰《彖》唯临、井言凶，否、剥言不利，归妹兼之，妇居阳位，夫居阴位也。

《象》曰：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人之终始也。
杨易上二十四字俱改入《文言》。 说以动，所归妹也。马作所以归妹。 征凶，位不当也。无攸利，柔乘刚也。

阴阳交而万物始生，男女亦阴阳也，归妹虽女道之终，而生育之事于此造端，故为天地之大义。震东兑西，离南坎北，四时之象，此卦独全故也。又人生始于乾而终于坤，《杂卦》曰“归妹女之终也”，妇人从一而终，故言终。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故言始。悦而动，是牵于情欲之私而乖于义理之常者，故曰所归者妹。此只泛论卦象，不必拘定嫁娶。“征凶”者，阴退居阳位、阳进居阴位也，又自二至五皆不得正。“无攸利”，三乘二刚，五乘四刚，是夫屈于妇，何所利也。“位不当”，则素男女内外之正，“柔乘刚”则悖夫妇唱随之理，故“征凶”、“无攸利”。《易意》曰：三性媚而成躁，四情动而易溺，故征凶。爻于三训其须，于四勉其迟，亦戒征也。此全论主爻，极是。

《象》曰：泽上有雷，归妹，君子以永终知敝。

兑女悦动以从长男，合之不正者也。泽上有雷，水气随之而升，故象。归妹，男女之交，始以正合乃可善终，若合之不正，久必乖违，故须谨始。永对暂，终对始，“永终”，久后之说；兑毁折，“敝”象；互见坎通离明，“知象”。谓兑阴终居前，震阳始在



后，阳既始，亦愈见阴之终，故主兑而专言。永终之敝，敝坏即终也。若阳始先阴终后，则所包无限，故为随。随谓相随，亦渐义也。然蛊、随、渐、归皆阴阳始终上下者也，随、蛊得元亨者，随之阳始阴终、蛊之阴始阳终，皆包罗无尽也。渐阳终阴始归，阴终阳始主，爻皆紧紧相接，止见相交之义，故皆取象夫妇，此即先、后天图相交之妙。四隅之卦，阳始阴终交，阴始阳终交，皆各换二爻，阴始不克与阳始交、阴终不克与阳终交之义也。

初九，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长曰姒，幼曰娣，妯娌之称。《曲礼》世妇侄娣为媵，即幼妇从嫁以适人而非正室也。兑为妾，初在下，娣象。兑毁折变坎，为曳，跛象。初足爻，履象。二互离，目见，毁折则言目眇矣。居下无应，娣妾之贱者也。然阳刚得正，是有贤德可成内助之功者，故有能履之说。履，礼也，礼以下人，是能顺从乎上，维持调护承助正室者，亦犹跛虽踣侧而犹能行也。征吉，见位贱而能曲从也。此与履之跛、眇不同，彼谓不能而强为能，此言宜若不能而曲为能也。

《象》曰：归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变坎故曰恒，恒，天地之常道、坎之常德行是也。有嫡、有妾，人道之常，初在下无正应，其分为娣，是乃常道，即九二之常字。“跛能履吉”句，相承与以恒叶，不及征字者，征为占言，此就娣言也。相承指二，谓初能承二，即娣字之故。恒以分言初下之位也，承以德言与二比也。

九二，眇能视，利幽人之贞。

眇，偏盲，一目明也，或目邪，皆为眇。互离视象，离目淹于坎水，爻变不成离，眇象。兑覆巽，白眼，亦眇象。“幽人之贞”，遭时不偶，抱道自守者也。二阳刚中有应，与初之无应异矣。但所配阴柔，是女贤而无贤夫，不能成内助之功者。眇也者，在下居中，宜若不能远视，能视者知之极明也，但曰知之明，非如初之有行可知。诸爻言归妹而此独不言，居兑中而有应，是嫡而非娣也。

《象》曰：利幽人之贞，未变常也。

一与之齐，终身不改，妇道之常。居中守正，故未变常。煦按：阴终与阳始会为一卦，乃循环不息之常道也。

六三，归妹以须，反归以娣。

幼清云：荀、陆作媵。《考异》云作孺。

郑本：须，有才知之称。来矣鲜引须女贱妾之称，又引古人以婢妾为余须，与下娣字犯重，非也。程传本虞翻作待字，解极是。爻为兑主，正所归之妹，因处卦终而亢极，其为时必久，故云须。卦取长男嫁妹，此爻适与震接，故因其久而未嫁，授其权于震而曰反归以娣，娣即妹也，由长男称也，不及父母之命而嫁由长男，故曰“反归以娣”。反者，颠倒之义，震为反生，故曰反，是即震性下连之义。

《象》曰：归妹以须，未当也。

阴柔居阳，过中不正，故曰未当。虞翻曰：初至五体需象，故曰须。须即媵妾待年之义。

九四，归妹愆期，迟归有时。

此为上卦主爻。三之须指所归之妹，此之迟指归妹者，言三曰“反归以娣”，资兄力也；此曰“归妹”，长男嫁三阴也。卦唯二、五有应，两主爻皆无应，无应则无配合，故一须一迟。三之归娣，四之有时，皆非终不归也。互坎月离日，期象；变坤而日月不见，故愆期；坎曳震行，亦迟象；坎、离、震、兑四时象备，故言时。四时运转不息，故必有时。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坎，志；震，行也。用一志字，则知愆期者无应也，故须待。

六五，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也，《举正》无也字。月几望，苟作既望。吉。

帝乙归妹者，坤纳乙，五称帝。泰之归妹，坤五下交乾二也，此之归妹，明三自坤爻分出，五上三下，故娣之；坤主二，坤二当五位，故称帝乙。袂，袖之下垂者；良，美也。乾为衣、为美，内外之阳皆在下，上得一，下得二，良不良分矣。变兑毁，亦不良也。袂又礼容之外著者，论上坤则中具而外缺，论兑主则在外而昭著，故君不如娣良。若以理论，三不中正，居内卦之外，有尚容饰之象；五柔在中，有不尚容饰之象，故不如。坎月离日、震东兑西相望，故曰望。由震趋兑，是自朔而至于上弦，将与望近，故曰几望。月象女主，帝乙故象月，月本应日生明，几望者，柔中而下应以阳，与小畜、中孚“几望”同义。

《象》曰：帝乙归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贵行也。

所归之妹，自五而出，故以为在其位中，以五而下应二，故曰“贵行”。贵则非妾媵可比，故不烦过饰。震动，故言行。

上六，女承筐无实，郑作匡。士刲羊无血，无攸利。刲，若圭切。

矣鲜：兑为女，震为士。筐乃竹所成，震为竹，变离中虚，无实象。兑为羊，互坎血象，自下受上为承。离为戈兵，刲象，刲，屠也。羊在下，血在上，无血象。煦按：此皆无应之象。据三应震，则为承筐，变离则无实矣。据上应兑，变离则屠羊矣。两火灼水而不应，则无血矣。既不相应，亦何所利。非夫妇，故言士女。

《象》曰：上六无实，承虚筐也。

虚筐，震变离也。

三三 离下震上

丰，盛大也，以明而动，盛大之由。又雷电交作，其势盛大，故曰丰。明于内而动于外，则多故；止于内则吝明于外，则好察，宜乎其亲寡也。《订》曰：噬、贲、丰、旅皆明慎之用也。《易》言刑狱皆取离，唯明克允也。煦按：明与动合则折狱明罚，动故也；明与止合则无敢不留，止故也。

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

丰自有亨道，非丰后方亨也。假，至也，王者车书一统，然后可至也。离日在下，日已昃矣，故爻言见斗、见沫。离日，王象；坎，忧象；坎伏，勿忧象。明而动于上者无如日月，故通卦多言日月。煦按：丰亨即富有天下，故曰王至之。王至之，则必无敢戏渝，不敢以天命为可恃，犹曰“勿忧”。“宜日中”者，丰则事烦，宜乎多忧，今之富财翁往往如此，宜日中者，谓若皎日中，天烛之以明，无微不照，何忧之有。谓若明目达聪，普被于天下也，观《彖》辞“宜照天下”可知矣。凡卦爻之气皆迁流不息，与天运之阴阳合德，故丰卦有日出、日中、日昃之象。

《彖》曰：丰，大也，明以动，故丰。林栗、蔡杭作“故亨”，杨易从之。王假之，尚大也。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则昃，孟作稷。月盈则食，一作蚀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大谓不狭小，“故丰”之“丰”宜作“亨”。“明以动”则无可阻之势，故亨。然唯王克至之，以其上进而至于大也。非明则动无所之而不可以大，非动则明无所用而不可



以大，唯明动相资，则王道由此恢扩，故又以为进而大。至言动也，王言明也。震故言进，离为明、为王，震亦为帝，富有四海，不免兢兢业业。

“勿忧，宜日中”，谓当普明照于天下，故曰宜，照天下谓烛之以大明也。所以然者，则以天地间盈虚消息往来递嬗，自然之运所必有也。坎伏，故勿忧；四时象备，故言时；体噬嗑，食象，故言食。子瞻曰：离日见兑西，昃象；坎月见兑毁，食象。煦按：大腹中虚而兑口动，食象。明中言动，故曰“勿忧，宜日中”；动中言明，故举昃食盈虚之理以言之，欲其明耳。

辅嗣言：大暗曰蓐，小暗曰沛、沫，即昧，暗盛则明尽而见斗，未甚则明微而见沫。来矣鲜谓：沛则雨作而沛然，沫则雨集而流沫也。诸爻二体暗而四蔽于重阴，虽阳亦暗，故见斗之系同。三重阳、比阳，则不暗，故第曰沛、曰沫。初、上在外，初向晨上昧爽，暗不在翳，故一以蓐、沫系。上当暮夜时，屋即是丰，家即是蓐，雷电愈高翔而屋愈暗，向晦故耳，与日中之暗异，故无见斗之文。五当阳之主，故不言暗。

按：明可以盛大，故宜日中；暗不可以盛大，故向晨、向晦，为沛、为沫，皆各有忧焉。六二正处离中，其丰蓐见斗也，是日中而昏暗之甚也。九三唯来氏得解。九四之丰蓐见斗，变夷而日入地之昏暗也。上六之丰屋蓐家，则昏夜之时，与日最远，故不言日中。通卦皆从下离起义，为日当在上也。明夷日在地下，故为明之伤，此离在下而动，非将入之日，则将出之日，将入则爻有见斗昏暗之说，将出则《象》有日中之说。

《象》曰：雷电皆至，丰，君子以折狱致刑。

雷火与噬嗑同，入大过死象，故折狱致刑。兑折为刑，威照并行，丰象。始而问狱，法电明以折之，既得其情；终而定刑，法雷威以断之，始当其罪。蔡介夫曰：明敕以立法，曰先王；折致以用法，曰君子。“折”象电照，“致”象雷威。

初九，遇其配主，郑作虽旬。虽，杨易作“唯”，“旬”作“勾”，误也。无咎，往有尚。《笔乘》引荀爽作均，刘炳作钧。

遇字详噬嗑。配主谓初自下视上，故称四为配主。四震主，配言应也。若四自上视下，则目初为等彝矣。卦辞象以一日，故曰“宜日中”；爻辞象以一月，故曰“虽旬无咎”。旬，十日也，下卦三爻皆日也，论一月，则初为一句，是正丰之时。明动相资，故曰“遇其配主”。能相资以济丰，则虽丰已一句，亦无灾咎，尚进也。初与动应，故言往，“往有尚”即遇配主也。荀、刘作“均”，谓皆阳，言彼此不相下也。义似可从。然小《象》明曰“过旬灾也”，岂不回顾小《象》乎。

《象》曰：虽旬无咎，过旬灾也。

离爻初、三明而二暗，故二有丰蓐见斗得疾之系，论一月三旬，初当一句，过此则为六二暗昧之地，故云过旬灾，即《象》词盈虚消息之义。

六二，丰其蓐，郑、薛作菩，云小蓐。日中见斗，孟喜作主。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

蓐蓐，草名，互巽草象，巽柔木，言茅、言草昧，皆取巽也。斗乃夜中所见，日中而见，暗昧极矣。中阴乃先迷之爻，犹云不见日耳。本卦离日在下，震蕃草在日上，故象丰蓐，言若丛草之覆蔽也。坎为狐疑，又为疾，伏坎，故言疑疾，自心猜疑之病，暗蔽极盛之象也。离中虚，故言孚；发，开导也，伏坎为通，故取“有孚发若”之象，言往必见信，昏昧可开也。孚发皆自本爻说，非指应爻。

《象》曰：有孚发若，信以发志也。

坎离得乾坤中爻，故言志，信以发志，先蔽后明之象。

九三，丰其沛。古或作旆。子夏、郑本作沛，祭祀之蔽膝。姚作股无咎。日中见沫，子夏、郑、马皆作沫。折其右肱，

矣。鲜曰：沛，泽也；沫，水源也。涎沫、濡沫乃霖霖小雨，不成水者。互兑泽，沛象，变坎沫象，二巽主，故象蓐，三泽水，故象沫。王弼以蓐为覆暖，以沛为旆，以沫为斗旁小屋。不知雷象在上，中爻有泽、有风，方取沛、沫之象，有何旆象哉。肱手臂，变互艮手，肱象。兑毁折象，古人尚右，故阳右而阴左，阳爻阳位为右，阴爻阴位为左，《易》爻左右莫不如是，此阳爻阳位，故言右。右肱便用，折则无用矣。处明极而上应柔暗，则明有所蔽，故为丰沛、见沫之象。明蔽则有用之材归诸无用，故为折肱之象。虽不见用，乃上之咎，于三何尤，故无咎。

《象》曰：丰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终不可用也。

不可大事，与遯同，皆艮止也。盖立大事以保丰，必明动相资，今变艮土，其明既废，不明而又止，安能大事。爻词言未变时，《象》词说既变也。右肱既折，自不可用，不必言应。

九四，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

变明夷，故称夷，夷主，详渙。四明伤，故见斗；夷，等夷，谓初也。初、四同德也，二之丰蔀见斗，离之中阴互巽也；四之丰蔀见斗，比于五、上之阴。震蕃草而互巽，离日又在其下，化明夷而伤明也。吉谓明动相资，离为日、为见，变坎云而值巽人，日入云中，故见斗。

《象》曰：丰其蔀，位不当也。日中见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郭京以吉字连上句，行也。下作“志行也”。

离明而动，以阳居阴，震动而互巽变坎，故“位不当”。变坤互坎而明伤，故“幽不明”。应初明，故吉。震故言行。

六五，来章，有庆誉，吉。

应爻离明，故章。二与五同德，故来章。庆，福也，变乾故称庆誉。二多誉也，又详旅。上兑口乘五而变乾，乘之者明以动，故“庆誉，吉”。《集》曰：阴之美曰章，臣有其美曰含，王受其美曰来。

《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

兼明动二爻以变乾，唯五有之。

上六，丰其屋，《说文》作意。蔀其家，闾其户，《说文》作窥。闾其无人，孟“闾”作“室”，三岁不覿，凶。姚作“闾”。

闾，倾，入声。

此与明夷登天入地相同。丰屋者，丰亨富贵必润屋也。丰屋，初登天也，故小《象》以为“天际翔”；蔀家以下，后入地也，谓草生于屋，非复前者之炫耀也。丰、蔀分为二句，可知丰屋乃丰盛之丰。煦按：卦有风火之象，故称家。震覆艮，兑伏艮，重门叠户，故丰家。蔽于二阴，又见震巽，故蔀。应三，互巽离，巽眼离目，目而近户，故窥。闾，寂静也，谓无人也。三离数，覿亦离象。泰上复隍、丰上闾寂，处承平岂易哉！上六柔暗处明动，丰亨之极，奢侈日甚，故有丰屋之象。然势极则反，离明反暗，故有蔀家之象。动极反静，故有闾寂之象。至于三岁不覿，凶可知矣。

《象》曰：丰其屋，天际翔也。郑本原作瘵，瘵，病也。孟喜翔作祥。窥其户，闾其无人，自藏也。郑本藏作戕，戕，伤也。

上天位，屋形穹窿而上覆，故曰“天际翔”，象上之崇高也。言势位执手可热，及其败坏，光彩气焰不期掩藏而自藏矣。



艮下离上

旅，羁旅，羁，寄也。上从四，山止于下，火炎于外，内为主，外为客，山止而不动，犹舍馆，火动而不止，犹行人。全曰：篆旅作𡳿，从人，行而止也。旧以军旅从众，人在旗下。

旅，小亨，旅^{杨易：旅字衍。}贞吉。

小亨、贞皆主离阴，是阴亨于阳中而得正者也。旅去其所止而不居，旅途亲寡，势涣情疏，纵有亨通，亦必微小。以五阴得中而顺乎上，下艮止而丽乎离明故也。

《彖》曰：旅，小亨，^{杨易：小亨衍文。}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止而丽乎明，是以小亨。旅，贞吉也。旅之时义大矣哉！

柔中顺刚，主五也。柔得中，不取辱，顺乎刚，不招祸，止则不妄动，明则识时，宜此处旅之正道，故小亨、贞吉也。下赞时义之大，明小亨之说，非谓小事，与豫、随、姤同。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

狱不可误，故贵明。明，离也，慎，艮止也，不留者，明而能止也。坎为狱，不见故不留。《集》曰：恃明则不能慎，过慎则迟疑而易留。慎在明先，所以善其明；明在慎先，所以精其慎。

初六，旅琐琐，斯其所取灾。^{斯，郭京作儻。}

琐，细屑，猥鄙意，又小也。艮为小石，初变两离，故琐而又琐，谓羁旅中计财利得失之毫末也。斯，此也，见招人轻侮，非自外来。一曰斯，贱也，即厮养之称，柔而位下故也。

《象》曰：旅琐琐，志穷灾也。

初由中出，变离，伏坎，故言志。本丰之穷大，失居覆而成旅，在初而与丰反，故言穷。穷，通之反，坎伏故也。凡阴阳相应皆善，而外明内止则否，外明则琐琐之态不能匿，内止又不能有所受，故以为志穷。志穷者，内止而未能有行也。离坎，故言灾，灾从火，天火谓之灾。《揆》曰：丰上远二，明穷于外动；旅初远五，明穷于内止，故为自取之灾。

六二，旅即次，怀其资，^{《笔乘》资一作齐，应邵曰：齐，利也。《庄子》“磨齐斧以伐朝桐”，齐、资古通。古一作“资斧”。}得童仆贞。^{《九家》：童作僮。}

二在中，方称即次，则初之穷，在道者也。初，足爻也；即，就次舍也。艮为门、为庐舍，二处止中，即次得安之象。资，赀也，谓财也，旅中之用也。互巽近市利，怀资象。小曰童、长曰仆，艮少男也。贞者，良善不欺也，阴实居中，有孚贞信象。无应而比于主艮之阳，得阳故象怀资，即得朋也。艮阳附以二阴，故象童仆，即遯三畜臣妾之义，在遯言于三，故以为畜，畜初、二也；在旅二比于三而资其力，故言得，得阳也。《易》言得失，皆本坤来。贞者，二柔依止而得正，三亦得正者也。

《象》曰：得童仆贞，终无尤也。

尤者，人过我之言也。在二言终，谓三也，故知童仆指三。三阳居阳位，故言贞，得童仆而贞，故无外咎之尤。

九三，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

艮为庐舍，与火相逼，互见巽风，三动艮坏，焚次象。二以得三为得童仆，今艮动

变坤，非复艮男，故丧其童仆。坤，故言丧。贞言未变，阳居阳也，不能即次而又丧童仆，虽正亦危。程传贞字连上，谓失其心也。矣鲜宗之。《本义》贞字连下，谓丧童仆，则不止失其心。

《象》曰：旅焚其次，亦已伤矣。以旅与下，其义丧也。

“焚次”谓与上离相接，“下”谓二阴。自二之中正视三，则三为童仆；自三之阳刚视二，则二又为下。“以旅与下”，犹言以刚接下，阳居阳位也，化阴成失朋之阴，故丧。

九四，旅于处，得其资斧，子夏诸家作齐斧，虞喜《志林》曰：齐当作资，后遂讹定为斋戒受黄钺之典故。我心不快。

处，居也，息也。“即次”则就其旅舍，已得所安，为在艮庐中也；“处”者，行而暂就栖息，在艮庐外也。艮土性止，离火性动，故次与处不同。资，助也，财货之类。斧所以防身，资所以自利，皆旅之不可无者。离，戈兵，斧象。二之得，以阴而得三阳；四之得，以阳而得五阴，皆阴阳相资之义。二阴爻，故于资但曰怀，本有者也，于童仆始曰得，比三也；四之承应皆阴，故直曰得资斧，皆取阴爻，阴有形也。旅处则非三之焚次，得资斧则非三之丧矣。伏坎变互坎，皆不快象，四为心爻，变坎水淹离火也。山上本不平之地，以阳居阴，又在庐外，故《象》曰“未得位”。爻变重艮，以兑金凿巽木，再辟庐舍，资于斧者良多，将必有勤劳待之于后，所由曰其心不快。然旅处而不得位，皆不快之故也。

《象》曰：旅于处，未得位也。得其资斧，心未快也。

以“未得位”释“处”字，知非即次者比；以得资斧为“未快”，知必有勤劳在后矣。此爻当宗王弼，然全爻皆未得位之象。

六五，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

离为雉，伏坎矢象，未变则有雉矢两象，变乾则有雉飞矢亡象。兑为口，又悦体，以口悦人，誉象。《易》中言誉者皆兑，蛊“用誉”、蹇“来誉”、丰“庆誉”，皆兑也。来则自外而至，命则自内而出，皆由离象也，丰应离、蹇互离、蛊变离也。以，用也，言用此誉以命于所应之二也，互巽故言命。《易简录》曰：解二坎中阳，故曰得矢；旅五离中虚，故云矢失。

《象》曰：终以誉命，上逮也。

上五对二之词也。逮，及也，自上命之而二得之，故曰“上逮”。二之终无尤，五之终以誉命，两终字相应。

上九，旅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释文》作“丧牛之凶”。

离木科上（稿）[槁]，巢象；上位极高，下巽上变震木，在木上，故象巢；震木遇极高之火，鼓以巽风，焚巢象。是亢高而不获安处，旅人穷极之象。三为人位，艮又为人应三，故言旅人。先笑者，上九未变，互兑悦笑象；一变而震动，焚巢，成小过灾眚之凶，岂不号咷。无资可怀且无守卫，欲止无地，欲行无资，何凶如之。虞翻曰：离为牛，与大壮羊同。易即场，田畔地也，震大涂，故有此象。煦按：笑与号咷皆取兑口，以兑承离，水火烹饪，有声则先笑；以兑承震，来虩虩之爻，故号咷。

《象》曰：以旅在上，其义焚也。一作“宜其焚也”。丧牛于易，终莫之闻也。

“在上”者，孤高尊大之意，宜其不得所安也。妄自尊大者，人必不肯规谏，故“终莫之闻”。“丧牛于易”，离为牛，变震，大涂，故象易。震动，故丧牛，伏坎耳痛，故莫之闻。



巽下巽上

巽，人也、顺也，阴入于阳下而顺阳也。风亦取入义，兑口向下，故言命令。朱子外见巽伏之说，良是。因巽有伏义，故周公九五爻直言所伏之震，孔子《杂卦》亦以为巽伏也。一阳一阴之卦皆主一阳一阴，谓二阳一阴，阴非为主，特为阳用者，非也。巽从二弱、从元，弓即节也。古文作𡗗。

巽，古文作𡗗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阴爻卑而处下，上比于阳，故言小者亨，阴称小也，非小事之亨。“利有攸往”，即“亨”也。“利见大人”，谓上比二、五中正之刚，比刚故利往，比中正之刚故利见。凡由下而上皆称往，互离故言见。震亨，亨于得，故复曰来复，坤体故也；巽亨，亨于施，故《彖》辞曰“命”，乾体故也。观“刚巽乎中正”，则施可知矣。

《彖》曰：重巽以申命，杨易以此句入《文言》，又曰：当添“巽，人也”三字，非也。晁、徐、郭、王、何、《举正》下有“命乃行也”。刚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顺乎刚，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孔子全举卦辞，可知下文皆小亨之事，主阴故也。重巽，上巽下巽也；申命，丁寧重复也。兑口向下，巽由乾变，若天之命自上而赋物者然，故曰“命”，重命故曰“申”。“刚巽乎中正”之刚，指二、五，即卦辞之“大人”。“柔”指初、四，“顺刚”之刚指二、三、五、上，志由中出者也。凡卦初为内，三为外，若使志由中出，外仍有阻，乌可言亨？今二、五比于初、四，以中正之刚与初、四两阴相得，则是二、五之刚能巽顺乎初、四，故初、四之在内者其志得行而利往也。大人，二、五，居人位也，二、五有逆，初、四安所得利，今既利见，则二、五之刚巽乎中正，而初、四之利往可知。柔皆顺刚，又见阴必附阳，以明阴阳相倚之义，因以明利往、利见之故。

《象》曰：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随，相继之义；申，重义也；“申命”，随风象。随言委曲入物，无所不顺。命虚故曰申，事实故曰行。行者，巽主，足爻也。《隅通》曰：惊蛰之节，以雷得名，出乎震也；清明之节，以风得名，齐乎巽也。

初六，进退，利武人之贞。

巽为进退，阴柔居下，卑巽象；变乾纯刚，与履三同义，故皆曰武人。盖阴居阳位，则不正，变乾则贞矣。

《象》曰：进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贞，志治也。

志者，心之所出，在中者也。初则由中方出，故为一卦之中而爻多言志，此卦主初，故《彖》言“志行”而当爻则两言志也。治与疑反，疑则乱，治则不疑，人之行止视乎志，初曰进退，方寸已乱，故疑；若济以刚果，则心有定见，疑惧消而不乱，故利。凡爻之才，阴则柔而阳则刚；凡爻之志，位奇则志刚、位偶则志柔。变乾故治，阳治而阴乱，所谓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九二，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

初阴在下，二阳在上，床象，故剥亦象床。又与藉用白茅同义。宋衷曰：巽性伏，二无应而比初，心在于下，故曰床下。此正《彖》辞刚巽之刚，故曰巽于床下。史掌卜筮，史巫者，善卜筮之巫也。男曰觐，女曰巫，巽长女，故象巫。互兑为巫、为口舌、为毁、为附，纷若象；纷者，缤纷杂乱貌；若，语辞。巫者击鼓、击缶，婆娑其舞，不

安宁之事也。煦按：巫者求神于阴，即二巽床下之象。初阴居阳，二阳居阴，均过于卑巽者，阴居阳，故教以男子之武，欲其勇往直前；阳居阴，故教以女人之纷，欲其抖擞奋发。均为卑巽勛也。两巽于床下，皆过于巽，史巫纷若，则过而不过；丧其资斧，则柔懦不振，失阳刚之德，过而过矣。宜曰床，巽画象反睽，鬼象；见兑，为史巫；见三女，为纷若。古礼尊者在床，卑者拜于床下。

《象》曰：纷若之吉，得中也。

得中则能酌浅深之宜，不至过于卑巽，故吉。

九三，频巽，吝。

两巽之间，故曰频。巽曰频，则其中有不巽矣，是频，失即在其中，故吝。王伯厚曰：柔而刚则能迁善，刚而柔则能顺理。复三柔而不中，勉为初刚而屡失；巽三刚而不中，勉为初柔亦屡失。

《象》曰：频巽之吝，志穷也。

三刚而处刚、乘刚，安能巽。志穷，谓心虽欲巽而不得巽也。变坎，故言志；下卦之终，故曰穷。频巽即进退之象，人心之穷促者，必进退不果也。

六四，悔亡，田获三品。

此正刚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顺刚之爻。承、乘皆阳，则无所逆。三品谓巽鸡、兑羊、离雉也。一曰祭祀、宾客、充君之庖也。有悔，阴柔无应也；变乾而上下应之，悔亡而田获三品也。获，得也，说在阴爻，得朋之爻，又坤统三女也。

《象》曰：田获三品，有功也。

地道无成，顺阳斯有功。

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

巽为阴凝之始，五阳居中得正，故悔亡而无不利。日月之见，巽象，乃十六平明微阴见辛时，庚则月朔明生，震象，时巽阴初见之辛，顺言震象初见之庚，巽之伏也，故《杂卦》亦言“巽伏”。九五正巽阴之刚，阳巽，巽乎阴；阴顺，顺乎阳。《易》中阴阳迁转，变动不居，故卦位虽论一爻，而乘、承变动每随时变易，但恒在事前耳。故爻词或因终而言始，或因始而言终，或因睽而言合，或因止而言行，变动不拘所由，能知来也。爻变为蛊，故与蛊卦同辞。蛊言终则有始，指阴终阴始而言，危之也；巽为阴生之始，举震阳之生而盛者为言，幸之也。

“无初”者，坤也，即先庚也；“有终”者，震兑也，即后庚也。盖阴象先迷，先迷则无逮于生明，其象始见，见斯有矣。若蛊卦全言阴象，阴无可见，故但考之以时，谓为终始。蛊以先甲、后甲言阴之终始，是究极将然。此卦互兑，爻变互震，故以先庚、后庚特言阳始，亦是究极将然。初之无由巽阴托始而来，则终之有由坤阴既盛而往矣，迁转之义，合如是也。阴始而言阳始，贵阳也。爻义止“贞吉，悔亡，无不利”尽之，下举天象，明获吉之由耳，详具《函书》，又见首卷月窟条中。得位故贞，无应宜悔，比阴故悔亡也。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正中即无初有终，盖巽体本阴初而阳终，乃此爻适当位中。震之为象，坤无在前，兑有在后，震象适当其中故也。《周易》卦爻止言阴阳，离阴阳而言卦爻，未见为当矣。

上九，巽在床下，丧其资斧，^{资见旅卦}贞凶。

离戈兵，互兑，斧象；上处亢极，穷而返下，故亦有“巽在床下”之象。二、上两



言“巽在床下”，与屯之二、上两言乘马相同。论爻非有异旨也，阳变阴故丧，变坎盗，亦丧也。三、五不言巽床下，三过刚、五中正也。卦至上爻，每兼下卦而言，通例也。贞者巽，本美德也，在阴言获，在阳言丧，得朋丧朋故也。煦按：京传丧资斧为失断之象，为居重巽之极也。

《象》曰：巽在床下，上穷也。丧其资斧，正乎凶也。上穷指时位而言，井而巽，则上出不穷，巽而井，则床掩其幕，故穷。



兑下兑上

阴口向外，喜悦之外见也。口柔向外，亦媚悦象。阴性降而悦物，恩泽润物象；其口外张，亦讲说象；坎水而塞其下流，故象泽。

兑，亨利贞。

刚中故亨，柔外故利贞，坤德也。盖悦有亨道，而妄悦则不可不戒。《订》曰：巽内柔外刚，其质柔也，故止小亨；兑内刚外柔，其用柔也，故亨。曰利贞，犹主内刚也。煦按：柔言利贞，是用六之爻，由坤之利贞贞而出。三男之卦言亨，是用九之爻，从元出也。凡三阴之卦皆主阴，此利贞字为主阴也。至元字，唯乾有之，自乾而外，皆乾所享，故诸卦止得其利贞。

《象》曰：兑，说也。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

兑说与咸感同。咸，无心之感；兑，无言之说也。初、二、四、五皆刚之在中者，专指二、五亦可。刚中字不重，非主爻也，特为柔外而言。柔外，三、上也。刚中则其心诚实，柔外则接物温和。说与利贞皆是主阴一边道理，内刚健而外和柔，则必顺利；外柔顺而内刚介，则必正大。顺天者兑，本乾体坤，有顺德，坤柔而附刚上，故顺天。应人者，二、五人爻而附以坤，阴阳为感而坤为应，故应人。顺与应，即亨而利贞之妙，以下则推广言之。阳君阴民，说主在上，则必下及于民，故遂言民。说口在上，则必说及其君，故遂以为忘劳忘死。凡皆刚中柔外之妙，利贞之实也。劝民与民自劝远矣，故圣人大之。

《象》曰：丽泽兑，^{郑作离泽}君子以朋友讲习。此以说作论说，两口相对也。两泽交相浸润，互有滋益，亦如朋友讲习，亦两益也。朋非一人，习非一事，皆丽字之义。

初九，和兑，吉。

卦名兑悦，诸爻皆有和义，特看所处之正不正耳。此爻位下而居初，由是在中之爻，上又无应，故止以自心在中之和悦为言，犹未施之于用，故《象》词以“行未疑”言之。阳刚则不失于柔媚，处下则不出于躁动，无应则不昵于私系，自悦其志而发无暴戾，安得不吉。

《象》曰：和兑之吉，行未疑也。

行未疑在未行时说，故知和兑止说在中者也。变坎为狐疑，此亦未变之象。上六引兑阴阳相比，则未光；初爻无应、无比，故无所疑。

九二，孚兑，吉，悔亡。

卦无应与，专论阴阳相比，刚中居二为孚，承、比阴柔，有所私系，宜悔。刚中而孚信内充，虽比而仍不失正，故吉而悔亡。

《象》曰：孚兑之吉，信志也。

志出于心，在中者也；信即孚也。与革四辞同义别，革，人信；此，己信也。初远阴，二近阴，故不免于疑，而志则可信。

六三，来兑，凶。

来者，自外之称，不由中出也。初，一卦之中，二，下卦之中，故一系“未疑”，一系“信志”，皆说自心。兑本乾体，坤阴自外来交于乾，不由中出，故凶，又爻与上兑相接，承之以阴，故来兑凶也。

《象》曰：来兑之凶，位不当也。

居刚不中，与上兑接，又承之以阴也。

九四，商兑未宁，介疾有喜。介，徐作戒。

商，度也，互巽不果，商象。位当心腹之爻，居上下往来之交，故象商，又象未宁，又象介。介即界、限，阳又有刚介之义。商者四，介者九，变坎为疾，疾即不宁之象。比于中正之五，则不能舍公理；比于来兑之三，则不能割私情，故商度未宁而有介疾也。然阳刚居悦体巽而在下，故有喜。一作介然守正，疾恶柔邪，而相喜于同体之五，则有喜。

《象》曰：九四之喜，有庆也。

乾称庆，四为阳爻也。

九五，孚于剥，有厉。

二、五皆中，二之孚在中之孚，信志者也；五之孚说人之孚，与上比也。剥谓阴能剥阳，指上六也。兑五正当剥五，故言剥。上阴柔而亢极，九五比之，故有厉。

《象》曰：孚于剥，位正当也。

居五比阴，故为阴所剥，与履五“夬履”相同。彼夬此剥，皆兑也。媚悦之误人，虽居正位，亦难言矣。

上六，引兑。

兑鲜曰：引，开弓也，心志专一之意，与萃二“引吉”同。互离伏坎，弓也，萃亦变坎也，又以专于悦五为引兑。《本义》以为引下二阳。虞翻曰：无应乘阳，动应巽为绳，伏艮为手，应在三，故引兑。煦按：引三为是。卦至上爻，乃一卦之归结，穷极将反之爻，故多举全卦之义，不在应不应也。与三无应，两悦同德，故引之。三互离，本宜言光，然离之明在上下二阳，其阴则质也，应离阴，故小《象》曰“未光”。

《象》曰：上六引兑，未光也。

未光者，私而不公也，以阴引阴，故未光。观三之“来”，则上之“引”乃穷极而返矣。引者，牵连之义，谓不应也，应离阴，故未光。

卷 十 二

周易下经



坎下巽上

涣，离散也。风行水上，离披解散也。《杂卦》离与止对，离，解散之义；止，凝聚之义。风能鼓水而不留，（离）[涣]象；安于所处而不迁，节象。项平甫曰：涣、节



伏叠井、困。以木出水，井塞能通；以水浮木，涣通而散。泽上之水，居通能塞；泽下之水，塞极至困。煦按：风皆动象，兑皆塞象。

涣，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

伏离日，王象；互艮，门阙，坎为宫，庙象；又坎隐伏，人鬼象。先言亨，后言假，因涣而聚，坎阳凝聚于中之象也。巽舟、坎水，风以动之，利涉大川象。利贞，卦德也。聚所当聚，行所当行，故利而贞。《易溯》曰：水，秋涸冬冰，仲春东南风至，始解而流，故风水谓之涣。风过不留，水浮不溺，遇风木而忘其险矣。故涣有二义，有民涣散而萃之义，假庙是也；有涣天下患难之义，涉川是也。一说假庙为聚人心以聚魂魄，涉川为冒险以济艰，利贞作戒词。

《彖》曰：涣，亨。刚来而不穷，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庙，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举正》此下有“利贞”。乘木有功也。

“刚来”，谓坎阳居下中而为卦主也；“不穷”者，坎为通，即心亨之说。刚来不穷，阳动而通，假庙之象所由出也。“柔得位乎外”，柔居四而为外卦主也；“上同”，五刚以为用，则不陷而可以及远，利涉之象所由出也。五虽正位，而今曰上同，主阴也。下卦九用上卦六用也。予于兑卦不重刚中，谓说与利贞及顺天应人皆说，柔爻即用六，主柔之义。互艮门阙，坎幽隐，门阙而幽隐，庙象。九二居门阙幽隐之内，故曰“王乃在中”。在中，萃聚之义也。谓王为五，则未知用九之说。“乘木有功”，方说上卦之用爻，“乘木”者，互巽伏震，木在水上也。“有功”即“利涉”也，动于下而风以散之，故卦取涣义，而即以为有功。

《象》曰：风行水上，涣，先生以享于帝立庙。

风之体虚，一日而遍天下，与天合德者也。先王之诚充乎太虚，与神合德，唯神无乎不在，故祭有求阴求阳之义，此全本涣字来。先儒作聚精以合之，非涣义矣。

初六，用拯马壮，子夏作拏，马、唐、杨、吉。《于陵传》“拏贍贫民”。

坎为亟心之马，壮象。坎阳居中，非少非老，故壮。初当涣初，未至离披之甚，犹为易拯，但阴柔之才不足以济，幸比二刚，有能济之具，初能顺之，托以济难，是犹拯急难而得马壮也，故吉。与巽风无应，故不言涣。凡卦不用之爻皆合用爻而言义。

《象》曰：初六之吉，顺也。

顺者，柔之性，初附于二，阴阳相得也。

九二，涣奔其机，虞作机，音机，用以凭者，震为奔、为足，悔亡。艮肱据之，凭几之象，作机者误。

马与奔皆坎象，互震足，亦奔象。机，凭以为安者，互震木，应巽木，机象。奔机者，言行而处中，得所安也。坎陷故有悔，动而得所安，故悔亡。

《象》曰：涣奔其机，得愿也。

阳以得阴为美，上下皆阴，而此独处中，故为奔，机得所安，故得愿。

六三，涣其躬，无悔。

爻与巽主相接，风之荡水，唯水上为最亲，涣躬者，亲切之象。三居坎而不陷，且有应援，故有此象。坎本为通，节上言穷，便是不陷之义，论人事，止是不私己耳。涣所当涣，故悔亡。

《象》曰：涣其躬，志在外也。

坎故言志，曰在外，便是兼外卦取象。论位亦在坎陷之外。

六四，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姚信作近。匪夷所思。匪第。

风水合卦故名涣，三、四正风水相接之爻。水，受涣者也，三之涣躬，自受者言，故取切身之象；风，涣物者也，四之涣群，自施者言，故取涣人之象。涣躬，不私己也；涣群，使人皆不私己，大公之象，故元吉。元吉与坤五同，变乾也。小《象》曰“光大”，变乾而互离也。艮为山丘象，“有丘”云者，人散则土皆所有，即封建之义。阳虚阴实，阳有阴无，爻与五阳合而为艮，故言有、言丘。论象则与五合艮，论位则与上合德，与上合德故成风以散之也。爻之主象止涣群元吉四字，其下皆在涣群中，故小《象》止释涣群元吉四字。元吉，大善也，群而涣之，必不美者，不美者既涣，故元吉。夷，平常也，言非平常人思虑所及，谓无应也，无应则无私系，故其象如此。初在下，自四视初，则夷之丰，遇其夷主，阳为阴应，有得主之义，故称主。此两阴无应，故不言主，言未来，于四犹与下阴为等夷，今合五而有丘，岂等夷之所及耶。言思者，坎离之爻也。

《象》曰：涣其群，元吉，光大也。

止释涣群元吉，可知有丘以下与主象同义。凡树私党，皆心之暗昧狭小者也，无私则光明正大，自能涣群有丘而匪夷所思矣。光，离；大，乾也。

九五，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

坎水，汗象；巽覆兑，口向下，互艮伏兑，号象。阳称大，大号象。五君位，称王，应坎伏离日，亦王象。散人之疾而使之愈者，汗也；解天下之难而使之安者，号令也。互艮为居，爻变因巽而成艮，故涣王居。爻变成坤，利用为依迁国，故曰涣王居。煦按：居者，积也，凡爻之二、五皆中，居故。静而不动，况互艮止，亦静象。然在涣卦中，爻爻皆有散义，止是散其居积耳。若王都有何散法，必作居积，方与涣大号相合，故小《象》止释涣王居而不释涣号，谓涣居即涣号也。涣居乃布德行惠之说。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小《象》不释上句，则知上句即在涣王居三字中。此句并不释涣字，则知涣之为言，止是发扬舒散之义。

上九，涣其血，去逖出，无咎。

依小《象》涣其血句，应坎变坎，坎为血，涣血者，涣散其伤害也。逖，远也，上位郊爻，郊言远也，涣有离义，离则去而远矣。坎本陷卦，难乎为出，既去而远，则离乎伤害，故以为涣其血。观小《象》不释“去逖出”三字，则知去逖出即在涣血中矣。此爻去下坎既远，爻虽变坎，却当穷极变革之位，故云然也。需上阴爻而当陷极，故入；此阳爻远坎而当穷极，故出。

《象》曰：涣其血，远害也。

害，坎血也；远者，上之位也。



兑下坎上

节者，有限而止也。泽上有水，满则必溢，今止在泽上，故为节。外陷内悦，中互震艮，震行而艮止，故为节。

节，亨，苦节不可贞。

以泽受水，平受满溢，泽之节水也；叠困伏旅，互见震艮，行止之节也；互颐以节饮食，养生之节也。阴阳各半而五阳得中，故亨，然至于太甚则苦，故不可贞。不可贞，不可以为常也。坎伏离，火炎上，作苦。



《彖》曰：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举正》下有“然后乃亨也”。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坎用刚，兑用柔，刚外柔内，故“刚柔分”。三柔不中，五刚得中，故“刚柔分而刚得中”。唯刚得中，故亨，即坎卦心亨之义。此就上下卦主爻而论，非分三阴三阳论也。穷，亨之反，水上于泽，过之必溢，故穷而不可贞。兑悦、坎险、震行，故云悦以行险。凡卦皆内性外情、内体外用，情由性发，用自体见，故诸卦之德必先言在内者，后言在外者，此通例也。此之说以行险是也。险指外坎，遇险则当止矣。当位方指五，坎阳正位得中而为卦主，且互艮止说而行又遇险，故“当位以节”也。

“中正”谓居中得正，凡中皆言位、正皆言用也，本上“当位以节”来，“通”即不穷，坎之心亨是也。“说行”三句，释“刚柔分而刚得中”，即亨义也。“道穷”以下旋释为“通”，正见苦节不可贞，此穷变通久之义也，止而通即其义也。要皆五刚中正之妙，故周公释爻，上在五刚之外，便直著为苦节矣。天地以下又推广言之，以见节而能通之义。天地以阴阳刚柔为节，则分至启闭、晦朔弦望、四时不忒而岁功成。制，法制；度，则也。分、寸、尺、丈、引为五度，皆有所限制而不过。五度皆节以十，坤土数十也。坤又为财、为民，不节则有伤、有害，节则不伤、不害矣。

《象》曰：泽上有水，上，一作中。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

器用、宫室、衣服有多寡之数，隆杀之等，贵贱上下各殊，是为制。得于中为德，发于外为行，议者商度其无过不及而求归于中，议与制皆节也。坎矫揉，制象；兑口舌，议象。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

中互艮门，门在外、户在内，故二象门、初象户，门内户外曰庭，艮门在三，故初与二皆不出。兑初固坎水，塞其下流也，坎险在前，又变坎，又互坎，艮见险而止，皆不出象。卦唯初有应，故兼外卦以立象。不出，不妄动也，故无咎。云峰谓初兑始兑，时酉将阖户，二震始震，时卯将辟户，以此辨不出之吉凶。

《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时塞则不妄求通，是为知通塞。坎通、兑塞，知则坎之通象，又变坎伏离，明也。

九二，不出门庭，凶。

阳德居阴、在中、无应，其门庭象、止象皆在前，故不出。初之无咎，教以静也；二之凶，教以动也。此震爻故也。是知节而不知通者，故小《象》曰“失时”。汝光曰：变屯以经纶，可勿出乎。

《象》曰：不出门庭，凶，失时极也。

言失时之甚，惜之也。时字指坎，实时用大矣之时，有坎之通，而二不能应，故失时。

六三，不节若，则嗟若，无咎。

爻处兑极，又互震，动说而动，故曰“不节”。兑为口，坎为加忧，兑说之极则生悲叹，皆嗟象；又震为音声、为出，三动体离坎，涕泪出目，故“嗟若”。财不节则伤费，情不节则败度，自作之孽，何所归咎。王弼曰：或有罪，自己招，无所怨咎，亦曰无咎。节之六三是也。

《象》曰：不节之嗟，又谁咎也。

此与解卦小异，详见解卦。《订》曰：同人、解、节皆曰又何咎，程可久、王介甫皆云此与同人同，犹云不节而能嗟，则可无咎也。

六四，安节，亨。

水居泽上，泛则不节，以坎化兑，塞其下流，又与兑之塞其下流者相应，以阴居阴，与五又互艮止，故为安节。五本当位以节，中正以通，极美之爻。四近五，顺而承之，故安节，亨。谓上坎之阳因承五而见也。

《象》曰：安节之亨，承上道也。

承即顺也、安也，承五中正以通之道，故亨。

九五，甘节，吉，往有尚。

爻变坤土，其数五，其味甘，下有悦体，兑为口，坤土象稼穡，稼穡作甘，在口上而人说之，甘象。此又心亨之爻，甘则自心之恬适也。吉则节之尽善尽美者，“往有尚”即坎之行有尚、往有功也。盖水性就下，此阳居上卦之中，故逆计其往而为之说，小《象》但释位中可知矣，盖往有尚止是心亨中通之义。

《象》曰：甘节之吉，居位中也。

言位在上体之中，而往有尚之义可见矣。

上六，苦节，贞凶，悔亡。

居节之极，伏离作苦，故曰苦节。爻变大象离而居其最上，亦炎上作苦也。“贞凶”即不可贞，谓节极宜知变通也。一说以事言，无甘节之吉，故贞凶；以理言，无不节之嗟，故悔亡。此直以凶字作凶字看，不知“贞凶悔亡”止是一义，唯贞则凶，谓不必贞耳。穷变通久者，《易》也。坎本能通，而此居最上，当穷极之位，故小《象》曰“道穷”，言当变通，不宜守故，故既曰“贞凶”，旋曰“悔亡”。

《象》曰：苦节贞凶，其道穷也。

卦主坎阳皆有通义，然卦以节名，而爻爻皆有节义者，惧其通而溢也。至于上则节之穷矣，穷通之反也，故又贵通。卦辞曰“苦节不可贞”，此爻又在中正以通之外，故曰“贞凶”，见不可贞也。不贞则“悔亡”，其妙全在“道穷”二字中。



兑下巽上

孚，信也。二阴内而四阳外，二、五之阳皆得中，以六爻言为中虚，以二体言为中实，皆孚象。又说以应上，巽以顺下，亦孚义也。《订》曰：小过，过也；中孚，信也。盖谓大过小，常也；小者过，斯乃谓过。外相孚，貌也；中心孚，斯乃谓信。周省贞云：中孚象鸟未离壳，天真未散，小过反之，则孚亡矣。《溯》曰：中孚肖离，内阴外阳，象中柔外刚之卵，时则卵孚而雏始出；小过肖坎，二阳体而四阴翼，时则雏出而飞矣。元公曰：颐大过二阴、二阳在外，气分也；中孚、小过二阴二阳在内，气合也。以应乾、坤、坎、离之分，咸、恒、既、未之合。潜老曰：上以颐、大过、坎、离终，每卦合七卦，少阳数也。下以中孚、小过、既、未终，每卦合八卦，少阴数也。

中孚，豚鱼吉，虞、黄作遯鱼，谓有遯象也。利涉大川，利贞。

巽为风、为鱼，兑为泽，豚鱼生于泽中，遇风则拜，最不失信。鹤知秋、鸡知旦，三物皆信，故卦爻象之。木在泽上，外实内虚，舟涉川象。二阴中虚，二阳中实，故利而贞。程子曰：存于中为孚，见于事为信。郝解曰：《中庸》诚明诚实，明虚也。

《象》曰：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说而巽，孚乃化邦也。古无“乃化邦也”。豚鱼吉，信及豚鱼也。《举正》作“信及也”，少“豚鱼”二字。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中孚以利贞，乃应乎天也。



二柔在内而中虚，二刚居中而中实，虚则内欲不萌，实则外诱不入，此中孚体象也。“说而巽”，一串说，下说乎上则下信上矣，上巽乎下则上信下矣，上下交孚，举天下而信之，则化及万邦矣。孚本说巽来，化邦本孚来。及，至也。“豚鱼吉”，谓信至于豚鱼，则信出自然，故吉，非谓见信于豚鱼，亦非谓信可感豚鱼也。外实内虚，有舟虚之象，至诚以涉险，如乘巽木之虚舟以行乎兑泽，岂有沉溺之患，故利涉大川。乾之利贞，一元之亨也，“中孚以利贞”则与天应矣，为其由中而出，与一元之妙相合，非由行上见得，故曰与天应，盖兑巽二主皆由乾之既亨而成也。程子曰：才不诚，犹不才也。才诚本一，天道自不容伪，故必中孚以利贞，乃应之。天机之动，如豚鱼、虚舟之行于风泽矣。煦按：卦名中孚，而未曰应天，全是说一诚感通之妙。

《象》曰：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

爻辞曰：大象言用刑者五，皆取雷火，火明、雷威也。噬嗑，火雷也；丰，雷火也；旅与贲，艮综震，亦雷火也；解则上雷而中爻火也，此则大象火而中爻雷也。徐子与曰：离明照得情实，则刑不滥。噬嗑去间、丰当多故，非动无以致其决，故兼取震。贲过于义、旅不留狱，非艮以止之，则轻于用刑，故取艮。中孚肖离而互震艮，兑议巽缓，象教深矣。崔憬曰：流风令于上，布惠泽于下，中孚之象也。兑悦、震喜，坎狱不见，故议狱缓死，则至诚惻怛之意溢于用刑之间矣。

初九，虞吉，有他燕。陆、苏作佗。燕字，郑东乡作变，非也。

一说虞，乐也、安也；燕，喜也、安也。谓中孚之初，其志未变，故有与六四相信而安乐之象，所以吉。若不信六四而别信于他，则不能安乐其中孚矣，故戒之。《本义》：虞，度也。谓四阴得正，是可信之人，初能于未有所主之时度其可信而信之，则得所安而吉。然人情审于其始而多变于其后，若复有他而失其所度之正，则彼此必不相信而不得所安矣。此二说皆言应爻，《本义》较胜。

煦按：此当为虞祭之虞，虞，思也。盖虞则葬后之祭，祭之最初者也。祭固贵诚，虞则思之极切，祭之最诚，是信发于中，最初之感通也。故言于初爻，见当如虞祭之信，自初而已然，乃吉也。因变坎互艮，有人鬼隐伏之象故也，若或有他不能自尽其诚信于最初，则后此之追悔何及，乌能燕然哉。通爻止象最初之诚出于自然，如孺慕之说耳。虞祭始于虞，故周公引之，观志未变可知矣。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变也。

变坎故言志，志未变，谓初也。凡事之始，未有不至真无伪者，以其诚信之志未变，若孺慕是也。若至再、至三，则利害纷然，乌能燕哉，故曰“有他不燕”。孔子不取文子之三思，正此义。

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笔乘》鹤作鹤，鹤喜阴恶，阳，上从雨。古鹤作雀。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子夏作靡之，京房作靡，陆绩作缙，一曰卜，陆作靡，古音通也。

大象离，雉象；变震，鹤象；不言雉鹤而言鹤，信故也。鹤八月霜降则鸣，兑乃正秋，故象鹤。中孚伏小过之遗音，兑为口，鸣象，故谦、豫（象）、小过皆言鸣，又震之“笑言哑哑”也，故三卦有震，皆言鸣。在阴者，鹤行依洲渚，不集林木，今九居阴位，在阴象。巽长女，兑少女，子母象。好爵，懿德也，阳德居中，故象之。子尔皆指五，因中孚感应极至，故不论君臣，皆呼子尔。凡爻之象皆先本爻后及应、比，故鸣鹤、好爵皆指二，吾与尔靡之者，谓吾予尔以系恋之具也。物相爱莫如子母，人所慕莫如王爵，鹤鸣子和，天机之自动也；好爵尔靡，天理之自孚也。靡同縻，系恋也。巽为

绳，系象；兑口相向，母子和睦象。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愿也。

二、五同阳，坎为心，动得正应五，故曰“中心愿也”。

六三，得敌，或鼓或罢，升庵音落，与歌叶；《易林》罢音他，为证。或泣或歌。

一说得敌谓上九，信之穷者，六三阴柔不中正，居悦极而与之应，故不能自主，其象如此。不知三、四两爻皆言上下爻相比之义，乾卦进退无恒，坎卦来之坎坎，皆是也。必谓阴阳相应始为得类，尽有相应而不美者矣；必谓不相应为不得类，鹤鸣子和固两阳矣。此爻当风泽之交，故兼巽而言象。故谓同为卦主也。巽进退不果，作止象；互震为声，鼓象；艮止，罢象；大象离，变互离目，伏坎，皆泣象；兑为口、为巫，歌象。震悦而动鼓矣，遇巽不果则鼓而罢也；离目伏坎水，泣矣，乃不果泣而遇兑口之震动，则歌也。皆中心摇摇不能自信之象。凡言得者皆阴爻，得主、得朋是也。王弼曰：三、四俱阴，金、木异性，敌之谓也。以阴居阳，自强而进，进而得敌，故或鼓；四履正位，非三敌所克，故或罢；不胜而退，惧见侵凌，故或泣；四履谦巽，不报仇敌，故或歌。歌泣无恒，位不当也。宜曰：三以震鼓，四以艮罢，巽入而伏者泣，兑见而悦者歌。

《象》曰：或鼓或罢，位不当也。

居三接巽，故位不当。《集》曰：四之小象绝类上，可知三、四为兑、巽之敌。

六四，月几望，京作近望，荀作既望。马匹亡，无咎。

卦具巽、兑、震、艮四象，一变而巽、震、艮三象不见，止有兑象，兑则趋望之候，故曰“几望”。几，近也。震为马，爻变互成离牛，不见震马，马亡象。匹，配也。未变巽兑两阴配为震马，是为有配，既变则震马之相配者不见，是马之匹者亡也。坎之象月，阴得阳也，此外则巽兑多言月，如小畜之上、蛊之先甲后甲、巽之先庚后庚、归妹之五，以震伏巽、兑，覆巽，故皆言月。盖月本阴体，其上面阳，光见于朔而象震，见于望而象乾者，非月体也，皆所受之日光也。故邵子于巽阴初萌指为月窟，谓阴体方露耳。日之阳光出入于月，有进有退、有微有盛，亦如卦爻之阴阳有初有中、有上有微、有半有盛也。初阴，巽也，观月窟见初阴也，盖巽本乾体而微阴初来于下，故曰乾遇巽，此卦有震、有兑，正阳光趋而就盈之时，爻变纯乾成望时之月象，由震兑而见乾，故曰几望。又兑为阴终，巽为阴始，其中正见乾象，巽兑皆与乾近，故曰“几望”。若论阴阳之理，止是微阴垂尽，变为纯阳之乾，故曰“月几望，马匹亡”也。月几望与马匹亡同义。月几望指未来者言，马匹亡指已过者言，犹云兑象已见，去乾不远，而前之震象已没耳。《易》之卦爻，总明阴阳进退之几也。

《象》曰：马匹亡，绝类上也。

巽阴卦，兑亦阴卦，类也。四柔，三亦柔，类也。未变则与兑合震，同类之相倚也。既变则震象不见，故曰绝类，而与五上合乾，乾上卦也，故曰“绝类上也”。言不复与下卦配也。

九五，有孚挛如，无咎。

挛如，即鹤鸣子和、我爵尔靡也。挛，牵连也，即系恋之义，言固结不解也。巽手、艮绳，故象挛。无咎者，上下交而德业成也。

《象》曰：有孚挛如，位正当也。

刚健中正，中孚之实，位之正也，又居尊位，为孚之主，位之当也。与履不同，履爻贞厉，此爻无咎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

巽为鸡，《礼记》鸡曰翰音，翰，羽也，鸡鸣则振拍其羽也。因与震应，又伏遗音之小过，故二曰鹤鸣，而此曰翰音。鸡信物，天将晓则鸣，有中孚之义。巽为高，又居天位，巽高上极，风体飞扬，登天象。王注曰：音飞而实不从之谓也。凡言登者皆实象也，今以音声登之，即声闻过情之说。中孚一卦爻爻皆有孚义，二阴中虚、二阳中实，皆孚也。上在其外，穷而不中，故象无实之声。登天本言位，何可长则言时，言天明不久，将不鸣也。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长也。

不过天明一时而已。



艮下震上

四阴在外，二阳在内，阴多于阳，小者过也。阳主发散，大过四阳在中，故以为过；阴主收敛，小过四阴在外，故以为过。

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矣鲜曰：中孚象离，为雉，飞鸟也，伏而变为小过，则象坎，见坎不见离，则鸟已飞过，微有遗音也。卦二阳象鸟身，四阴象鸟翼，中互兑口，遗音象。遗音人得而听之，则鸟低飞，在下不在上，与上六飞鸟离之者不同矣。

照按：阳之亨，亨于阴，今阳在阴中，故亨。坎之行有尚心亨，而以时用阳为阴陷也。今阴包阳而过，阳犹之乎陷耳。二阳陷盛阴之中，又不得位，故但曰小者亨，即小过之义。亨者，盛阴在外又得中也，小者何过，过乎阳耳，其病乎阴者仍主乎阳也。阴过，故可小事；刚不中，故不可大事。此卦之德，只亨利贞三字尽之，利贞即在亨中，谓二、五得中也。若初上不得其贞，则不利而凶矣。可小事不可大事，即人事以明之；飞鸟以下，即物理以象之。过有两义，有过甚之过，有过去之过，今动于上，故取过去之过。鸣而动于上而又过矣，故取飞鸟遗音。卦体上动下止，震阳失位于上，而二阴违而去之，艮阳得位于下，而二阴趋而承之，从动用之爻论，故以为上逆下顺，又五之阴居非其位，二之阴居得其位，此一逆一顺之故也，故不宜上宜下，亦即可小事不可大事之义。虞翻曰：上阴乘阳，故不宜上；下阴顺阳，故宜下。大吉。

《象》曰：小过，小者过而亨也。过以利贞，与时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易举正》作“可小事”，无“吉”字。刚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飞鸟之象焉，^{一无此句。}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顺也。

阳为卦主，阴过于阳，阴又在外而得可为之位，故小者亨。此据动用之爻相形而见也。过而犹然，利贞非与时行者不能，谓小过，似不宜利贞而兹得利贞，以其“与时行也”。柔谓二、五得中，故“小事吉”。刚谓三、四不得中，故“不可大事”。卦体内实外虚，有飞鸟之象，故卦辞曰“飞鸟遗之音”。“不宜上”者，上卦阴乘阳而四、五失位，逆也；“宜下，大吉”者，下卦阴承阳而二、三得正，顺也。阳尊阴卑，礼也。

照按：遗音既过，而兑口在上、巽风在下，故其音下闻。重巽之申命亦自上布下也，此逆顺之辨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过，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

雷在山上，其声下闻，故取飞鸟遗音。当小过之时，小事可过，又不可甚过。三者皆小者之过，过之善者也。过其当过，则与时行矣。行、丧、用皆见于动，象震，恭、

哀、俭皆止于节，象艮。

初六，飞鸟以凶。

在过初，应震动之阳，故象飞鸟。应动阳而未及兑口，故不及遗音。是初过而尚非已过也，在止初而应动初，位下而应上，失宜下之义，故凶。以者，因飞而致凶也。

《象》曰：飞鸟以凶，不可如何也。

自取之灾，莫能解救之意。《野同录》曰：飞鸟之凶，凶有以也。

六二，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通爻皆当位之象，故小《象》曰“臣不可过也”，因下卦主三阳，故兼主爻而设过不及之言。阳祖、阴妣，阳君、阴民，震艮皆一君二民，三阳居二上而为卦主，故称祖、称君，过祖遇妣，据应言也；遇妣、遇臣，谓二、五皆阴遇而非正，故宜应而不应也。三阳为君而二适处下，故曰“不及”；五君二臣，今二适得乎臣位，故曰“遇其臣”，兼过不及言者，为爻在中也，本卦初、四、三、上皆应，而二、五不应故也。卦象本阴过乎阳，故六爻以阳应阴皆曰弗过，大者本不及也；以阴应阳则曰过之，小者本过也。遇者，大象坎伏离，离与震遇，坎与艮遇，故言遇。爻变巽，中互乾，乾与巽遇，四以震变坤，震与坤遇，上以震变离，震与离遇，义详噬嗑六三及《原卦》。《订》曰：二唯承阳，故无咎，此即下顺之义。《订》又以三为父、四为祖，又以三、四为臣，其妣与君皆以应五为说，此亦近理之论。盖据三、四以观二，则二为过，时势不同，又处得中用事之地也。据五以观二，则二为不及，尊卑之分也。祖、妣以三、四之阳与五阴对看也。君、臣，二、五对看也。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过也。

臣谓二、四，阴皆有过阳之意，二阴柔顺，独处下之臣位，而得其中正，则必无过君之理，臣不可过，以臣之道原不可过，全是当位之说，而“不及其君”之义在言外。

九三，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

三、四皆阳，不能过阴，故皆曰弗过。阴势盛而阳势微，阴邪僻而阳正大，此爻应阴、比阴，故宜防之，若不防而反从之，则必被戕害而凶。《集》曰：阳亘阴前，艮门止防之象。巽入，从象。兑毁，戕象。

《象》曰：从或戕之，凶如何也。

如何者，言凶之甚也。大象坎伏离，爻又变坎，又见兑，毁戕象。

九四，无咎，弗过遇之，往厉必戒，勿用永贞。

三、四同一弗过，三止而动，故有从之之凶；四动而止，故有往厉之戒。弗过而动，位又不当，宜乎有咎；以刚居柔，故无咎。过与遇，皆指阴，三之阴在下，其性止，故须防；四之阴在上，阳性上行，震又善动，故遇。往者，往从阴也。“永贞”者，贞固之心长不违也。四与五比，正阴阳交接之会，而震性善动，若往而从阴，必至危厉，所以当戒，勿以阴阳相得为长久贞固之道，斯可矣。此爻之遇，以震变坤，震与坤遇。《集》曰：三凶而四无咎，刚居柔也。弗过遇之与弗遇过之相反，俱对六五言。盖四与五相遇，上与五则已过而不遇，同为震体而凶，与无咎天壤矣。

《象》曰：弗过遇之，位不当也。往厉必戒，终不可长也。

“位不当”者，刚居柔位，与过阳之阴接也。“终不可长”，即“勿用永贞”，所以宜戒也。



六五，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大象坎，云象；互兑，雨象；兑为西，五动变乾，为郊，又兑西、巽东，今主兑而应巽，自西向东之象。以丝系矢而射曰弋，坎为弓，巽绳坎弓，弋象。坎为隐伏，坎以窞陷，穴象。需之出穴入穴，皆坎也。本卦象飞鸟，鸟之巢多在高处，巽为高，今至五则高而在上，又应巽居中，故不言飞而言穴。五变成兑，不为飞鸟，不为震动，在穴象。艮为手，五与二应，手入穴中，故“公弋取彼在穴”。阴居五，故变文称公，鸟既在穴，则有遮避，非弋所能取。云自西而东，则不能成雨。皆小过而犹未甚过，以其居中故也。雨以下降为功，今密云不雨，是阴已小过而未甚，故《象》曰“已上也”。本卦宜下不宜上，弋之为道，所以上取飞鸟，今弋取于穴，穴，阴类，指二也，以弋取穴，阴固秘而不发，是亦小过之象。不能取者，阴与阴无应也。

煦按：小过而未甚之说未当，卦因小者过而得名，是阴过于阳，故不雨。《礼记》曰：阴阳和而雨泽降，可知矣。小畜以小畜大，小过以小过大，皆阴爻得志，故周公之爻词同文王小畜之卦词。先儒有曰：小畜不雨者，阳胜阴也，小过不雨者，阴胜阳也。此说是也。

《象》曰：密云不雨，已上也。《举正》作“已止也”。
郑作“已尚”。

本卦上逆下顺，宜下不宜止，今高而在上，故曰已上。五阴已上，便不与震阳同，乃变而为兑，则成西郊之密云矣。雨本降下之物，今已上，安得雨乎。然弋取之义，亦在其中。盖弋取在穴，是在下不应之象，自五而论，仍是已上之义，故孔子止释密云一句。《集》曰：小畜既雨，以有二阳畜之于上，故畜极成雨，今五之上又有上六，阴盛阳不交，岂能成雨。《象》曰“不雨”，归咎上六也。

上六，弗遇过之，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

四曰弗过遇之，言阳不能过阴而与五相比，是弗过乎阴而适遇阴也。此曰弗遇过之，言上六隔五不能遇阳，而居于上位，反过乎阳也，爻与四相反故也。离之者，高飞远举、不闻声音，正与飞鸟遗音相反。坎为灾眚，灾，天灾；眚，人眚。凡阴多于阳者，圣人皆曰有灾眚，故复卦之上亦言之。煦按：此爻之遇，变离与震遇也。

《象》曰：弗遇过之，已亢也。

亢则更上矣。

三三

离下坎上

既济，事之已成也。为卦火在下面而炎上，得水则不泛散而有其用；水在上而润下，得火则行有尚而有其用。又六爻之位，各得其正，故为既济。

李子思曰：坎离以阴阳之中救大过，二济以交中救小过。《隅通》曰：上经纯坎离，日月满也，望象；下经既未济，日月合也，朔象。始乾坤，天地开也；终既未，日月合也。望为月之半，经亦半也；朔为月之全，经亦全也。故曰：日穷于纪，月穷于次，星回于天，岁将更始而贞下起元矣。以一月言之，坎离为望，既未为朔；以一岁言之，坎离为夏，既未为冬。当夏则井泉冷而日光烈，是水甚寒火甚热也，岂非坎离之两分乎，两分则为纯坎纯离之卦。冬则日可爱而井泉温，是火反不热水反不寒也，岂非坎离之相合乎，相合则为既济、未济之卦。

煦按：日月者，天地轮转之阴阳，故言日月，皆言阴阳也。

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

矣。鲜作“亨小”句。旧注作“小亨”句。皆缘看利贞二字，不知为自具之卦德，必欲作不贞则不利之说耳。观既济之下即系以亨，非亨而曷由济乎？非既济而何由见亨乎？盖亨即既济之注脚也。今欲连小字作解，则《彖》中既以为亨小矣，何以又复言亨也？如以此作小亨，则《彖》中自应以小者亨也为句，而既济亨之亨不为赘疣乎？凡卦内性外情，内体外用，情由性具，用以体全，此卦两主皆得正位，而阴独正位于内，故曰小利贞，言阴之得中而正位于内耳。卦本水火相济，然烹饪之事火之功居多，水则安受其成，故以利贞归之于小，且水性润下，今火在其下，非安置有道，则水必灭火，故曰小者利贞。《彖》中利贞虽不连小字，然柔正而位当，则谓小矣，其兼刚而言者，明上下两主也。因上卦主水，其位得中，与火相应，其性实能灭火，则小者之利贞，亦愈可知。

下曰初吉，即小利贞也，指内阴得位而言，故《彖》词以为柔得中。终乱，陷于外也，故《彖》词以为其道穷。初终者，内卦先而外卦后也。盖火之为用，易于泛散，得水则有以约之，而可以相济，水之得火始有烹饪之功，若煎熬不已，必有沸腾之患，故终乱。此水火相须之化也。

《彖》曰：既济，杨易谓既济下脱小字。亨，小者亨也。郭京作亨小，小者亨也。利贞，杨易谓脱也字。刚柔正而位当也。初吉，柔得中也。终止则乱，其道穷也。

凡卦必有动用之主爻，凡小皆指阴、大皆指阳，柔皆指阴、刚皆指阳，例也。此曰既济亨，又释之曰“小者亨也”，明所亨之故在六二，二阴故称小。六十二卦皆有上下两象，而上下两象莫不各具乾坤之体，莫不各有九、六之二用行于其中，然阳德有为而阴体静镇，故乾之用九节发明元亨，至坤之用六节则不复言亨，但曰利永贞而已。卦名既济，非亨而曷由济乎？亨非乾九之用，而曷由知为亨乎？此卦下本乾体九二，既亨于坤，实而成坎，则二之一位小阴乃得而据之，故指其位而证之曰：此居阴之二位，能亨之妙在其中，故曰“小者亨也”。

其下释利贞，便遂以为刚柔正而位当矣。亨义既释于小字中，利贞即亨后之事，故下文但释利贞，不释小字，盖在卦词“小利贞”本为一句，此则释为两义耳。“刚柔正而位当”，非指六爻，盖乾中亨居五刚之位，则坤中乃居二柔之位，阳刚阴柔，阳尊阴卑，故曰刚柔位当，乃特添出正字，明贞之义耳。凡此皆亨后事也。“初吉，柔得中也”，仍是小利贞之说，柔即小，中即当位，吉即利贞之说。“终止则乱”，谓上六也，内卦先成故曰初，外卦后成故曰终，至上又一卦之所止，故孔子以为道穷。

《象》曰：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本克火，今在火上，此异不害同之象。自乾坤开辟至此万物芸芸、并育不害，止成得一个天地，此为《易》终，故为此合异为同之象，若未济则同而异矣。因合异为同，其中不无相害，故又有思患豫防之象。水在火上，天地阴阳际会之极功，思患豫防，君子经纶济事之妙旨，然而参赞位育、裁成辅相在其中矣。患者，坎险也；防者，见几之事，离明也；思者，坎离之中爻也；豫者，水火居五行最初，形之未成而先以气见者也。

初九，曳其轮，濡其尾，无咎。

此爻居方济之始，方济从未济来，故未上濡首而此则濡尾。尾而濡，则已济而犹未甚离，故象于初。曳轮者，所负之重，未甚脱离也，然既曰曳，是已将置之于后矣。凡皆初济之象，作未涉解者甚非，只是功已垂成，犹有些须未甚了当耳。然轮虽曳而终不我累，尾虽濡而必非濡首，故无咎。曳轮濡尾，皆坎在其后之象，舆以轮行，此为足爻，故象轮。



《象》曰：曳其轮，义无咎也。

理势之当然，揆于义固无咎也。

六二，妇丧其茀，虞作发，《诗》曰：“鬢发如云。”离为妇，坤为发，坎为盗也。子夏作茀，荀爽作茀，董遇作筭。勿逐七日得。

《易》言得丧，俱在坤爻，盖阴以阳为主，得阳则得，失阳则丧矣。《易》之卦爻皆自乾坤二用来，此正《周易》之终，乾坤二用相济而有成，故上下卦各举乾坤之动用户言之。然乾坤二体又乾动而坤静，即如此卦，非乾二之动则二位不虚，安得成离；非（乾）[坤]二之动则五位不实，安得成坎。故《象》词“小者亨也”，虽指位而证之，实主离也；亦非主离，谓乾二之既亨，故此虚彼实也，若使乾二不亨，阳居二、阴居五，中则中矣，安得为正？安云当位？今虚二实五，则柔正而刚亦正，故以为贞。位当则不偏不倚，利之妙也。

此爻与《彖》同义，其丧谓九二之上也，其得谓变阳若复初然也。故云七日，以卦有六爻，兼本位则七也。

二阴爻，离中，女妇象。九二动而上往，致六二虚而成离，故象丧。坎为舆，茀所以蔽车，阳外往而覆物，故象茀。坎盗、离戈兵，故丧茀。妇人丧茀，则无所遮蔽，坎水内明，离火外明，无遮蔽之象。阴静而中居，故言勿逐，阴与阳相倚而相资，爻又变阳，故言得。阴阳之流行无逾六位，故言七日。火之入水，无骤热之理，故七日得。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丧茀乃成爻成卦之故，故不释。七日得，本爻之用也，故释之。二阴既来，得其中正，故克与五阳应而七日得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离戈兵，变震动，伐象；鬼方，北方国也。三应上，坎居北，故曰鬼方。坎隐伏，鬼象；变坤，邑国象；离三，三年象；阳变坤，阴小象居三人位，小人象，一曰比人位之阴，小人象；变坤互艮止，勿用象。离坎本相克，而三、四实相接之爻，若火不足以胜水，则必为水所克，安得有离在坎下乎，今离在坎下，与坎相接，故取高宗伐鬼方之象。高宗国势微弱，象火之本不胜水，鬼幽暗象坎隐伏，坎离先后天图皆相对待，义本相射，今比邻而居，必致相击，故取伐象。以火胜坎，故取鬼方。水之灭火，原不待时，火之热水，必须时既久，故象三年。水与火邻而火无伤，则火气必能入水，故以为克。

三居离终，实为阳爻，离又以外阳用事，故曰小人勿用。《潜草》曰：《竹书纪年》武丁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洛鬼戎。《皇极经世》高宗戊子己丑，既济值运，预司契耶。《溯》曰：既三、未四，爻同系同，未四自内而外，奉君命以出征，则曰伐，三年之赏，要既济之终也。既三自外而入，报成功以振旅，则曰克，三年之惫，原未济之始也。

煦按：既三、未四皆水火相接之爻，故皆言伐。未之离上而既之离下，故既独言克，火以在下为功也，凡爻皆趋上。而未五为阴，故言赏，赏以物，阴类也。

《象》曰：三年克之，惫也。

为时既久，用力必多，而卒以求胜，故惫。《淇澳》曰：一伐鬼方也。在未济之四，方励精有为，三年不厌其久，在既济之三，欲安静无为，即三年已觉其惫。煦按：既济之克，未济之赏，皆待三年，如是之难，何也？既济则偷安而忘乱，三年者，委靡之象；未济则势隔而时艰，三年者，艰阻之象。久逸者不能习劳，故尝觉其惫；值艰者尝自幸其功，故不能无赏。

六四，繻有衣袽，子夏作“繻有衣袽”。《说文》作“需有衣絮”。《周礼》注作“濡有衣絮”。京作“繻有衣絮”。杨易“繻”作“濡”，与濡尾之濡同。终日戒。

四变互乾，衣象；伏坤为帛，繻象；互兑毁折，敝衣象；爻居离日之上，已进于坎，离日已尽之象。《本义》宗程传谓繻当作濡。衣袽，所备以塞舟者。谓时虽无患，而水性多濡，亦当豫防，虽终日而戒惧之心不忘。此以豫防说戒惧疑，水性润下，丝路可通，深合爻旨。卢氏本虞说，繻者，布帛端末之织；袽者，残帛帛可拂拭器物者。繻有为衣、为袽之道，见贵贱无恒，犹或为衣，或为繻也。虞翻曰：繻者，帛之末，事之末路，不可不知。繻有幸而补缀为衣，有不幸而拭器为袽，处多凶之地，贵贱无恒，不可不戒。此象水火相接，水性可下而火性可上，疑水不戒必至灭火，火不戒必至燬水。盖新者不能保其不故，整者不能保其不散，故须戒也。缘此爻当坎离相接之际，坎之刚柔际也，亦是此爻。坎虽尚往有功，而炎上之离熏蒸于下，渐而温、渐而热，旋且沸而不可濯矣，此正贵贱无恒之势，故宜戒。且水性润下，如不豫防其罅隙，水一泄而火旋灭矣，何能成为既济乎。此两说皆思患豫防之义。

《象》曰：终日戒，有所疑也。

疑水润下必将灭火，是一义；疑贵贱无恒，是一义。当心腹之爻，处多惧之地，故爻说戒而象说疑，坎为狐疑故也。

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汉郊祀志》作“禴”，《论衡》作“禴”。寔受其福。《礼记》作“寔”。

《周易》卦爻皆据先天图而言，其邻字、遇字详具噬嗑、睽、姤诸卦。此爻变坤互震，则坤震邻也，震离亦邻也，坎位图西而震离皆在图东，故有东邻西邻之象。来氏拟象虽当，至以东西为水火之邻，谓此为既济之终，当戒其侈盛，皆未得旨。旧注以西邻指二，谓为得时，说本虞翻。不过谓禴祭二字非离不可言也，然爻之美恶，唯本爻之时位当之，从无专美应爻者，况与吉大来之旨不合。一说五与四邻，亦未明邻字之义。崔憬曰：五坎为月，月出西方，西邻也。二应在离，为日，日出东方，东邻也。离又为牛，今与坎邻，受水之克，东邻杀牛象。

禴，殷之春祭，下引克商之年月，谓周为西邻，则不必。当知二、五两爻为上、下之主，今五之一爻正由乾二一亨而出，乾既施矣，则虚其体，居东而为离，自对坎而论，则离牛上应坎水，故以为东邻杀牛。坤中既交于乾二，则坤实其体，居西而为坎，此爻正是坎之中爻，前离已过，后阴未来，故小《象》以为当时坎本具“有孚心亨”之义，与祭祀之诚相似，且陈牛于互坎隐伏之下，故遂言祭。

禴，薄也，对离而论，杀牛者厚则无牛者薄，故遂言禴祭。正坎五得时之地，故言不如。离虚坎实，虚者不如实者之美，故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而实者受其福也。福谓承、乘、应皆得阴也，实由一阳来于坎中之故，故小《象》以为“吉大来”，吉即福也，大谓阳，即实也，来即受也。在本爻言本爻而已。一曰坤本为牛，乾中来五，灭坤牛而成坎之隐伏，故曰杀牛。

《象》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时也。寔受其福，吉大来也。

时字指当权得令而言，正发明“不如”之理。乾称庆、称美、称吉、称大，皆福之谓也。“吉大来”，吉即庆美大善之说，唯乾始足以当之，谓中五自乾来耳，非所本有，而来之自外，则以为来，即受字之义。

上六，濡其首，厉。

初在卦始则言濡尾，是涉而已济未尽脱离者也。上在卦终，是溺而不知返者也。如人出离乱而置太平，必不至于盈满，故有曳轮、濡尾之象。若太平久而倏当离乱，则必



茫乎无措，故有濡首之象。此正终乱之爻，故有濡首之危象。若当四、五两爻，便以为济道将革者，非也。此爻指乘刚而言，乾阳为首，今没于坎中，故濡首而有厉。

《象》曰：濡其首厉，何可久也。

何可久，方说既济之后，即终止则乱之义。



坎下离上

火炎而上，水润而下，不相为用，六爻皆失位，曷由能济。

未济，亨。小狐汔济，古本享小句，狐汔济句。濡其尾，无攸利。

亨，动也，未济而亦曰亨者，如言未济之所动在此二、五两爻，故《象》释曰“柔得中也”。盖亨有通义，有动义，此则言动义耳。若以时至则济为亨，便看作通义，便是说既济了。坎为水、为隐伏，穴处而隐伏，又且近水，狐象；坎又为心病，故狐多疑；小狐者，阳为阴陷，伏于阴下，而上与阴应，故小之。汔，几也，谓将济也。既济之濡尾，已济而未甚离也；此之濡尾，将济而微有所染也。未济则险难在前，何所利哉。“小狐汔济”，《象》曰“未出中”，指刚之陷者而言。“濡其尾，无攸利”，《象》曰“不续终也”，正指未济而言。孔子以为男穷，谓阳皆在上而失位也。

《象》曰：未济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济，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续终也。虽不当位，刚柔应也。

卦词“未济亨”三字作纲，下三句皆“未济亨”之象。《象》词“柔得中”作纲，“未出中”、“不续终”则释卦词下三句；“刚柔应”则补说亨字。柔不宜在上而得中，今在上得中，则未济可知，既得其中，则其亨可知。然柔既在上得中，刚必屈伏其下，而陷者不能上往有功，下曰“未出中”，便指二言矣。“不续终”者，阴阳之理如循连环，终而又始，则终之续矣。今润下者下而不上，炎上者一发而趋于尽，则终而不能复始，故孔子以为男穷，亦即柔中主离之旨。“虽不当位”，明指爻言，然火不宜上，水不宜下，亦在其中。“刚柔应”只说亨义，却重柔边，与柔得中相应。

《象》曰：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炎上润下，物不同也。火南、水北，方不同也。济者同象，未济异象也。君子慎以辨其物，使各居其方，辨其异也。

初六，濡其尾，吝。

既为已渡之濡，此则方渡之濡也。以无能济之才，处无可济之势，而思欲有济，故周公以为“吝”，孔子以为“不知极”。煦按：曳轮、濡尾，言于既初，是微有未尽脱离者，濡曳原是一义。在未则分言于初、二者，狐之尾拖而在下，济水则先受之，况坎为狐，初尤在下，故既、未之初皆言尾，既初曳轮，离在先，坎轮在后也，未二言轮，坎为舆，轮在舆中，二在坎中，故孔子释以中正，是亦不轻进而曳之者也。郝解曰：爻词于初曰不知极，愚者不及也；于上曰不知节，知者过之也。煦按：尾止是在下之义。凡兽之尾皆可上，而狐尾决不能上，故既、未之初皆象之，谓狐济揭尾者亦非，果能揭尾，则未济者不濡矣。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极也。朱子疑“极”作“敬”字，或云是“拯”。

《纂言》音“亮”，皆不若如字。

不度其才，不量其时、位，未济而思济，故以为不知极。极字对初言也。

九二，曳其轮，贞吉。

凡人之行，无所系累，则脱然长往。既方济而未甚离，故象曳轮；此思济而不能遽

进，故亦象曳轮，言若有所累于后者然也。此在未中，又是陷体，欲进而为阴所累，故周公以为“贞”，孔子以为“中以行正”。凡事如未济，此后之险阻未可量，则不宜躁进，故居贞为吉，止是度德量力，不躁进耳。

《象》曰：九二贞吉，中以行正也。

九居二，本非正，然犹得中，故能因中以行正。

六三，未济征凶，利涉大川。正、疏作不利涉大川，非。

此坎险最深处，又互重险，故有未济征凶之象。然变为巽舟而两坎不见，故又有利涉大川象。因险之尽，处上与离接，故宜不为坎陷也。要皆悬揣之词，是未济非既济之利也。然涉川之说，仍是冒险，与征凶同义，特商酌征中之一事耳。荀爽曰：征上从四则凶，利下从坎，故利涉大川。此作退而不济说，与上未济二字之旨相合。然独表未济者，三将出险，前犹互坎也。

《象》曰：未济征凶，位不当也。

未济之爻皆不当位，此爻独甚。为处坎险之极，当上下变易之际，前又互坎，而乘、承皆刚，故独言未济，且曰征凶。

九四，征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

去坎入离，故征吉。征者，变互震也。三陷之极，故凶；四出险，故吉。当心腹之爻而水火相接，故悔去，水适火，水不得而侮之，故悔亡。此与既三皆水火相接之爻，水如不能灭火，则火必燬水，故有伐鬼方之象。鬼方，下坎也；由离互震，兵戈震动，伐象。水之灭火必骤，火之入水必迟，故既未以火接水，皆言三年，谓不骤也，离数三也。《易筮》曰：三出坎而求离，故以涉为利；四居离而履坎，故以伐国为功。照按：既、未征伐，离变震也，既言克而未言赏，未有艮象也，伐而行赏，则伐止矣，既中亦有艮象，因犹在坎中，故止言克。

《象》曰：征吉悔亡，志行也。

坎志震行，心腹之爻而见动象，故曰志行。又缘此爻仍是未济，故但言志。

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贞谓居中得正，乃六五之所自有，故吉无悔者，自无悔也。悔亡者，有悔而亡也，四居无恒之际、多疑之地，故有志可见，五自得中，故无悔。离光外焕，光由中出，故曰“君子之光”，即“贞吉无悔”也。唯贞故克与九二相应，故有“有孚”之吉。贞自其居中言，悔自其存心言，光自发诸身者言，孚自征诸人者言。

《象》曰：君子之光，其晖吉也。一作辉。

贞本言德，离则以辉光外焕为德，故上曰贞吉，下曰孚吉，而此止以为晖吉也。

上九，有孚于酒食，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坎故言酒，在上故言首，居上而应坎，故“孚于酒食”，而又以为濡。孚于酒食，据应而言，饮食人所资以养者，故无咎；濡首，以下占也，饮食而节，何害于饮食，若至濡首而溺于其中，则虽有孚而失其所是。盖离明之德本能辨别是非，今处离之极而与外暗之坎相应，故失是。《象》言“不知”，是不明也。饮酒句，爻中本言无咎，象兼饮酒濡首，以为不知节，盖无咎以上止据位言相应之理，濡首以下始据时势而言其才也。

《象》曰：饮酒濡首，亦不知节也。

节者，事之界也，爻词无咎失是，本两义，孔子略去无咎，合而释之，可知爻词止是一义。盖无咎以上止言位之相应，濡首以下则不审乎时势而至于溺也。



卷 十 三

系辞上传

《系传》作于孔子，中或夹以“子曰”，盖孔子固述而不作者也，由文、周至孔子，历有年所，其间先儒表彰《周易》不止一家，孔子纂集而杂取为传，间或附以己意，则门人加“子曰”以别之，亦如删定之《诗》，尽有不知何人所作者矣。《本义》曰：“系辞”本谓文王、周公所作之辞，系于卦爻之下者，即今经文，此篇乃孔子所述系辞之传也，以其通论一经之大体凡例，故无经可附，而分上、下。煦按：此当是孔子系辞因累为传耳，若作文、周系辞，然则《说卦》之传亦文、周说卦乎？

天尊地卑，一作坤。乾坤定矣。卑高以陈，^{“以陈”，郑玄作“已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

此总推卦爻、卦位、卦象、卦占、卦变之所由起。上截皆天地生物可见之象，下截皆言卦爻所自出。无形者藉有形而显，故曰“定”。

“卑高”在天地中，止言位也。“贵贱”者，潜、见、飞、跃也，常动则行而不屈，故刚；常静则止而无为，故柔，判然有别故曰“断”。“方”谓东西南北各居，“类”谓方中所聚各有其类，“物”谓飞、潜、动、植，“群分”则并育不害也，“类聚”者，分中之合；“群分”者，合中之分。非所聚而聚，宜分而不分，则生息克害之情见焉，此吉凶所由生也。吉谓比与应感相得，凶谓比与应感不相得，自无而有之，故曰生。

在天有日、月、风、雷，因有弦、望、晦、朔以时出入之象，在地有山、泽、水、火，因有高、卑、炎、润、生长、收藏之象，此皆“变化”可睹者，故曰“见”。《易》之元不可见，其定、位、断、生、见，皆亨中事也。先说乾坤定位，犹是阴阳之分，动静、吉凶变化，则阴阳之交也，始于乾坤，体之立也，终于变化，用之行也。

是故刚柔相摩，^{摩一作磨。}八卦相盪，^{盪一作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乐记》“润”作“奋”。}日月运行，一寒一暑。^{姚信本作“运”。}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大”，王肃作“素”。}坤作成物。^{“作”，卢、姚作“化”。}

本上变化来，全说亨中事。

《周易》卦爻悉由亨出，故周公于乾坤两卦特标二用，唯用然后有水、火、山、泽、风、雷，而对待之体相为流通，故能成男、成女，以生万物。然上言八卦而下独缺艮，艮成终之卦，此方说摩荡之始，未及成终也。要皆行施边事，与乾《彖》“云行雨施”相似，但就摩、荡、鼓、润言之，至成男、成女之下，乃始言大始与成物也。

“刚柔”即乾坤，论两体则曰乾坤，论动用则曰刚柔。“摩”者，初相切而比乎其体，即交也，交则参错其体，有上下多寡之分，故有风雷等八象，与八卦相似，非真八卦也。“荡”者，渐侵入而溢乎其量，“摩”则刚柔交，是八卦所自出，“荡”又八卦之交，鼓、润、运行是也。

观成男、成女后方说大始，则摩、荡、鼓、润皆天地絪縕、万物化醇时事，故止言风、雷、日、月，不言坎、离、震、兑。盖刚柔者，生天、生地之阴阳；男女，生人、生物之阴阳也。然曰成男、成女，尚非构精之时，因男女之刚柔各异，故曰此乾道之成、此坤道之成耳。

雷霆，震也；风，巽；雨，兑；日，离；月，坎；寒，坤；暑，乾也。刚柔无象可睹，以理推之而知，至男女，则有象可睹矣。然成男虽属乾道，成女虽属坤道，只是得

乾、坤分数多耳，总皆刚柔之摩荡。“知”谓知此，“作”谓能此。知者阳之明也，如知府、知县，无事不归其明察也。“成”者阴之定也，未成之始，非有造作，故言知；已成之后，有形可见，故言“作”。万物莫不由之，故言“大”；万物生养赖之，故言“成”。此二句本男女来，而始之、成之，男女皆在其中。

乾以易知，坤以简能。姚云：“能”当作“从”。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位乎其中矣。

《周易》所阐皆天人合一之旨，此上从天尊地卑说到成男、成女，“知始”、“作成”便是从一元之亨说到各正性命，此即天命之谓性，乾《彖》所发明者也。此下从“知”、“能”说起，说到“易简”，成、能便是从长善之德说到事干，此即率性之谓道，《文言》所发明者也。须知体立用行，天道如是，人事如是，子思指明大本达道，旋即以位育许之，皆深契《周易》之旨也。

乾之知始，大明所烛，彻始彻终，非有作为，故易；坤之成能，承天代终，资始于乾，云行雨施，不劳余力，故简。此二句将欲说在人之知、能，故逆推知、能所由来，而从乾坤说起。“易则易知”二句，兼天人说。易、简犹是说乾坤，而易知、易从则已说到人上。唯其知之也易，故其赋于人也，以其所得于乾之知返而知乾之知，仍然乾之自知，安得不易知；以其所得于坤之能返而从坤之能，仍然坤之自能，安得不易从。盖人之于事，若无奇僻险阻之见，何不知之易也；若无艰难烦苦之行，何不从之易也。有亲、有功，玩二有字，是说所具之天德，原自足以致之，非谓人能应我也。亲者，一知之所融，非有亲疏离异之见也，有亲言所具之乾德无所不纳，有功言所具之坤德动有成效。此段句句相承，至易简理得，犹是说性中之妙，岂“有亲”二句方从易知、易从来，便说向人之应感乎？有亲者合始终而无间，故可久；有功者兼巨细而靡遗，故可大。贤人，对庸众暴弃者言。德谓得于己，有日新之盛；业谓成于事，有富有之基。以上皆发明性量，至此方说到事功。圣人惧人不知参、赞、位、育皆性分中事，故于天下理得之上补出“易简”二字，以见各正保合之性量，与天地同大，此正天下归仁之旨。易简即仁也，天下之理得于易简，即天下归仁也。此处原参不得应感之说，“理”得包“亲”、“功”，“久”、“大”、“德”、“业”俱在其中。

右第一章。天尊地卑段，言对待之体；刚柔相摩段，言流行之用。俱是说乾坤，不是说天地，故处处标乾坤在上。其后说到成男、成女，便是说天命之性。“易知”以下言经纶参赞成位之事，见人之命赋有自来，而因可以合德于天，便是说率性之道，全是从源头说起，发明天性，道流通之故，煦所由谓《周易》为天人合一之书。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虞本“变化”下有“悔吝”二字。

“设卦”者，伏羲也，原易所由起也。“观象”、“系辞”，文、周也，言作《易》也。“象”谓奇偶、纯杂、上下、多寡也。上章是天地自然之易，其日、月、风、雷皆刚柔之摩、荡，而卦图之八象已尽昭著于天地之间；此章从设卦起，是圣人所作之《易》，非别有卦爻也，其变化之妙亦不越此刚柔，而摩、荡、鼓、润之机已尽情摄入《周易》中矣。“观象”者，在卦则观纯驳、奇偶、内外、多寡之象，在爻则观初末、上下、承、乘、应、比之象。“元亨利贞”、“潜龙勿用”，此系辞也。“明吉凶”，言作《易》之故也。“刚柔”单说卦爻，“相推”谓上下迭运无定在也，“变”言从无入有，“化”言从有入无，变犹有迹可寻，化则无形可睹；变者坤之能，化者乾之用也。“相摩”者，方交



也；“相推”，不已之交也。前刚柔指天地，此刚柔指卦爻。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虞作“晝夜者，刚柔之象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

吉凶悔吝、变化刚柔，皆《象》辞所著，故下总之曰“六爻之动”；失得忧虞、进退昼夜，皆天时、人事所形见，故下总之曰“三极之道”，总皆观象系辞、刚柔生变化之事。

上章摩荡节言天道中即具有易卦，此本上节来，言易卦具有天道，人事亦天道也。下虽单著象字，而吉凶等则指所系之辞说，象以辞征，情由象显。“失”者冀其有助，乃相违而去；“得”者幸其有助，即相附而来，此谓相得不相得也。天时人事皆有之，顾失得之情征于事，圣人以吉凶之辞宣之，是吉凶之辞即失得之象，故观吉凶之象而失得之情可知。郁而不能自展则虞，往而不能自返则忧。天时人事皆有之，顾忧虞之情寓于中，圣人以悔吝之辞宣之，是悔吝者忧虞之象，故观悔吝之象而忧虞之情可知，悔自忧生，吝由虞起也。上二段据位而言。

天道人事皆有进退，圣人寓其义于卦辞变化之中，然进退无象，而变化则进退之象，故观变化之辞而进退之象可知。天道人事皆有昼夜，明暗是也，圣人寓其义于卦辞刚柔之内，是昼夜无象，而刚之阳明、柔之阴暗则昼夜之象，故观刚柔之辞而昼夜之象可知。上二段据时而言。

《易》中之辞率以天时人事为象，故下总承之曰“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不言象而言道，便可知《周易》中皆天人合一之道矣。三极者，初、二为地，有刚、柔二性；三、四为人，有仁、义二行；五、上为天，有阴、阳二气，此自其相偶而言。若使无偶，何有变化，如自相应而言，则初、四下极，二、五中极，三、上上极，皆是也。动，变也；极，至也。天、地、人之至理，三才各一太极也。爻不极不变，此自动变处说，故云极也。圣人观象无出时位，位出于坤体之静镇，时出于健运之迁流，六爻之动，兼动静言，有六爻则有位，有动则有时，而三极皆不能外矣。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郑本“玩”作“翫”爻之辞也。
虞本“序”作“象”，谓旧误作“序”，或作“序”，非也。又以“乐”作“变”，杨易从之，亦非也。

设卦观象二节，言圣人作《易》，具天人合一之妙；下二节言人之学《易》，动静皆不可离。此虽说不可离于静，却止说《易》之有裨于人。“居”谓平居，居必有位，故言“序”，如初、三、五、上，仕、农、工、商是也。“安”者，坦然适乎其途，“序”谓不躐等也。“乐”者，油然悦于其心；“玩”者，熟察而详味之也。序非辞不达，辞非乐而玩之不安，乐、玩亦本居来，总见《易》中之妙非人所能违。

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郑玩作翫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观象玩辞本上节来，上节提出安、乐二字，见《易》之有裨于人，此节方言人之不违乎《易》。分动静言之，静有一卦之大象，因有辞以明象；动有一爻之变化，因有占以明变。要皆天道流行其中，而人事不能违者。辞因象系，占以变决，观而玩之，则日用动静胥与天符，冥冥之中若或助之矣。

右第二章。上言圣人作《易》寓天人合一之妙，下言君子学《易》有尽人合天之功。《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变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补过也。

《彖》谓《彖传》，孔子释文王卦辞者也。向以文王之卦辞为彖，孔子之辞为传，不知卦辞原出卦象，故曰“彖者，言乎象者也”，如以卦辞为彖，然则《彖传》亦可云文王有彖辞乎？

周公因卦象而设之爻辞，明六爻之变有始终、上下、内外之异也。《彖》辞如“大哉乾元”以下，言纯阳至健之象，爻辞如潜、见，言初、二之变；飞、亢，言五、上之变也。凡动、静、语、默，尽善之谓得，不尽善之谓失，小不善之谓疵。不明于善，而误于不善之谓过；觉有小不善欲改而不及，于是乎有悔；觉有小不善犹及于改而不能改、或不肯改，于是乎有吝。悔，未至于吉而犹有小疵；吝，未至于凶而已有小疵。善，嘉也，与言字同类，嘉其能补过，谓《易》爻变动所标显者如此，非嘉人之能也。本有过而能改之谓补。吉凶，失得之大，不如悔吝之小；悔吝，疵病之小，又不如无咎之善，故特添一善字。吉凶、悔吝、无咎，皆本卦爻来。

是故列贵贱者存乎位，齐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辞，忧悔吝者存乎介，陈云：介，徐作价。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大小，辞有险易。辞也者，各指其所之。

上文既释名义，此则著其义蕴，欲人体之也。五存字与上四言一善相应，“列贵贱”句应爻者言乎其变，“齐小大”句应《彖》者言乎其象。

卦有定体，逐爻之变则因位而异，凡爻皆上贵下贱，乘者贵而承者贱，列言其分而异也。凡卦皆阳大阴小，如大过、小过、大畜、小畜之类，小大在爻虽有所分，至于卦而齐矣，又如临、观之大，鼎、井之小，虽分量各殊，比而齐之，皆卦也，齐言其合而同也。吉凶在辞则有定，此指卦爻说。忧与震皆指学《易》者说，忧而震之，则可转移吉凶、更易得失而渐至无咎，盖《周易》固趋吉避凶、寡过之书也。

悔吝者，吉凶得失之未形，介又几微之间将欲两分者也，盖悔吝未萌，固无所容，其忧悔吝已著，忧亦何益，唯将形未形，乃圣学紧关处。孔子假年，颜子克复，子思戒惧，皆是如此。若过之已形，猛然修省，则换了种子，亦可转祸为福。

震，动也，欲动补过之心，必自愧悔中来。介字犹在善恶两歧处说，震则单说向吉边。盖惊天动地事业，骇人耳目者，不足为震，唯于猛然触悟、倏尔幡悔，方是天地一大转机，与来复同几，与天根同德，将来为圣为贤、经天纬地，皆由此始，故谓为震虩虩、苏苏、其来厉、亿，皆其义也，故《周易》屡提悔字，而孔子遂以为震无咎者在此。此无咎字从有咎来，是大改过的学问，是转移之关键，奋发之初几，故以为震。

忧在思虑上见，震在动作有为上见。人若无此转机，则必无入圣之路。末三句总承一节，然仅及卦爻与辞而不及悔吝无咎，欲人审察乎辞中之情，忧而震之，以施其转移之术，则悔吝与咎可使悉归于无，然非卦爻与辞莫克有是，故特总而言之。可知《周易》真寡过之书矣。险即凶悔吝，易即吉无咎也。

右第三章。此教人观、玩之法，先释名义而后释义蕴，欲人之省身、寡过，无非尽人、合天之意。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

“准”谓等量，言天覆地载，气化流行，充周洋溢，无可等量，唯《周易》卦爻广大悉备，周流无滞，与天地同道而克与之齐。“弥”者，弥缝、包括、联络，合万为一而混然无欠，即下范围之说。“纶”者，丝纶、条理、分明，析一为万而灿然有伦，即下曲成之说。元公曰：万物在天地之包，天地在《易》之包，《易》在神之包，故结以“神无方而《易》无体”。煦按：神即《易》之灵妙不测处，非在《易》外也。



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察，古作观。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反，虞、郑作及。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

此下三节皆本弥纶来，见圣人参赞位育之妙，舍《易》无由也。此节见卦爻之灵妙，其知无所不通，即圣人亦不能外。

《易》而自有其知，每上截皆就《易》言，便是所以能知之故，盖知字虽由圣人见，而所以能知，则全资于《易》。《易》不外阴阳，而幽明、生死、鬼神，皆阴阳之变、天地之用也。“故”者，所以然之理也。

日月照临，天之明也，《易》仰而观之，而乾阳之德，大明终始，是明之故，《易》有以知之。博厚不测，地之幽也，《易》俯而察之，而坤阴之体，静镇先迷，是幽之故，《易》有以知之。圣人仰而观，俯而察，则藉《易》以知幽明之故者，有由然矣。“原”者，推之于前而溯其本；“反”者，推之于后而要其终。卦有由始，故乾、坤溯之于元；卦有由终，故既、未推之于后。爻有由始，故方成之九、六为初；爻有由终，故最后之九、六为上。盖“始”而曰“原”，则天心月窟之几；“终”而曰“反”，则贞下起元之秘。盖言终则尽矣，言反则必有归著处，此尽而不尽者也。

“始”者，物之方来而有其生，《易》既有以原之，是生之说《易》知之；终者，物之既穷而归于尽，《易》既有以反之，是死之说《易》知之，而圣人藉《易》以知死生之故者，有由然矣。精气凝聚而为物，如动植之类，皆自无而向有，此神之伸也。魂与魄对，即神也，神魂游衍而无定，如阴阳交变之类，此自有而向无，鬼之归也。“情”言其中之所寓，“状”言其外之所形，“为物”故言状，“为变”故言情，“物”与“变”皆“鬼神之情状”所在，《易》皆有以知之，则圣人藉《易》以知鬼神之情状者，有由然矣。

始终句说得阔大，精气二句说得精微；始终说两头，精气二句说中间；始终征于时，精气二句征于物；始终包得精气二句，精气、游魂在始终之内，小始小终而已。俯、仰在位上说，始、终在时上说，精气二句在其中生息变动处说。又俯、仰纵说，始、终横说，精气二句是聚散说。上下六合，唯此数语为能尽，故曰天地之道。《本义》曰：此圣人穷理之事。

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流，京作留。朱子曰：突然一句难晓。《纂言》曰：下阙一字。未知孰是。乐天知命，故不忧；虞本乐作变，象旨从之。安土敦乎仁，故能爱。

此节言《易》卦之能，即圣人亦不能外《易》而自有其能，故从天地说起，而发言其故，皆弥纶事也。《易》之弥纶不可见，从圣人之用《易》而见，故知周以下四段，本说圣人，却是赞美《周易》。盖作《易》之圣人，体《易》而作《易》，用《易》之圣人，体《易》而用《易》，皆与《易》同体者也。然此节止说《易》之能，至范围节，方说功效以及参赞位育之事。

“相似”言其理，“不违”言其用，“知周”、“道济”、“旁行”、“乐天”、“敦仁”，皆“相似”之故，“不过”、“不流”、“不忧”、“能爱”，皆“不违”之事，《易》与圣人皆有之。不过者，万物虽多，天下虽大，不得而过之也。周者，本也；济者，用也；旁行者，济之遍也；不流，当如京本作“不留”，言其出不穷、洋溢鼓舞之妙也。此句是道济未尽之义，道济说其直遂，此言曲致耳。如作不流说，谓不至于淫溢放荡，亦可。知周以下，虽分两段，却是不过与不忧相对，旁行补道济未尽之义，敦仁补乐天未尽之义，不过、不流，动时充塞之能；不忧、能爱，静时含蕴之能也。子曰：知者动，仁者

静。虽以知仁分贴，固自无妨。然此处只是赞《易》，毕竟动用充周之意多。乐天、敦仁虽皆静中事，而乐天句又稍近里，安者处之而安，敦者积之而厚，又稍在动用边。所敦之仁即所乐之天，特自其具于己心则止谓为天，但见其乐而不忧，自其可以及人则谓为仁之敦，而见以为爱。一元之亨，各正性命，自人受之，即为保合之太和，纯是生机，毫无戾气，故不忧而能爱。《本义》曰：此言圣人尽性之事。

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马融、王肃作“犯违”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上言《易》之知、能，此则知、能之功，参赞位育之事，弥纶之妙也。

《本义》曰：此圣人至命之事。“范”，如铸金之模范，“围”，匡郭也，“范围”在时、行上见，“曲成”在物、生上见。范围者，气在外而包括之；曲成者，形在内而周匝之。范围不过即乾德资始之元亨，曲成不遗即坤德资生之利贞。乾德变化以时成，而四序屡迁，化非有过也；坤德含宏以光大，而品物殊质，物非有遗也。“不过”者，相循则续，续而不已，相代则油，油而各适其分也。“不遗”者，大之则山川之流峙，小之则动植之几微也，天地中间无过时物。《周易》卦爻悉兼时、位，有位则必有居位者存矣，此二句发能中之功用。“通”与“知”不同，通，贯也，兼彼此、彻上下之称；知则达于事物之称。知犹与不知对，通而知，则无乎不知。“昼夜之道”即阴阳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幽明、生死、鬼神皆此昼夜之道。此“知”字与二节有别，二节专说知边事，此兼能字在内。凡说圣人，皆是说《易》。盖《易》之知、能，因体《易》者而见，故前曰《易》能弥纶，而后曰《易》无体。“神”以妙于不测言，即《易》中所寓之道；《易》以作书之名义言，即神之寓也。“无方”者，灵而善运，无所滞也；“无体”者，存而无迹，不滞于形也。此一句极赞《易》之知能，以终弥纶之义。

右第四章。此章以弥纶为主，前后提明《易》字，皆是说《易》，见圣人之参赞位育皆《易》也。《易》唯准天地，故可弥纶天地。二节言《易》之知准天地，三节言《易》之能准天地，四节则言《易》之知、能可以弥纶天地。神无方句总其义而赞之。

一阴一阳之谓道，

阴阳者，太极之动，神化之妙用也。道者，大用之充周各得也，因在方动时，非形气可执，故但言阴阳，此元之亨也，乃利贞之大用，悉出其中，故谓为道。

未亨之元，即太极，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者也。图自两仪加至六画，而万事万物之理悉备，皆此阴阳之叠运所为，故圣人举天下有作有为、充周四达之道，悉归诸阴阳。夫《易》冒天下之道，大而经纶、参赞，小而夫妇居室，语默、动静，皆道也，皆此阴阳之充周布濩，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如将阴阳说作形器，则滞而不灵，而有形无形之地，必非阴阳之所能到矣，是使阴阳竟成形下之器，而形下之谓器，非孔子之误乎。如将道字说作阴阳之所以然，是又将道字看作太极，翻说入大本一边，是不知子思达道之说，止谓道为充周之大用也。今四子书中所有道字，曾不向用边说乎。然此节道字却只言阴阳之用，只是说天命之谓性，尚未说到人上。

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此本道字说来。盖阴阳既形而道始可见，善与性皆乾元已亨，阴阳之既形，故以为道。性则保合太和之事，故说在阴阳之后，盖一元之理乃太极之蕴含，非可言说，其有可言，皆亨而利贞之事。



继兼赋者、受者而言，明成性之有自来，见天人之致一也。善即长善之善，从保合太和来，全无戾气，浑是生机，乾《象》说各正性命，便是赋界之事，便是天命之谓性。此义已具前节道字中，然自人受之则为继矣，继则有顺受无违之义。乾之《文言》本元、亨、利、贞说出长善、嘉会，和义、事干，便是受者之事，便是率性之谓道。然必提元、亨、利、贞四字于上，见太和之保合出于乾元，明善之所继、性之所成有自来耳。既有所本而适出其后，是之谓“继”。四德俱全，无少缺欠，是之谓“成”。成字与各正相似，利之贞也。继兼所赋而言，成自所受而言。继也者，此赋而彼受，相续而不绝也。

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鲜，郑作黠。

此言道用之充周，悉性量之流通，故见道皆见性也，此一阴一阳之道在人者也。与《中庸》“鲜能”同义。一元之妙亨为太和，性则太和之各正者也，故继而为善道，则太和之洋溢者也，故无往而非性中之善。

仁、知，性中之善也，所见无非仁、知，所见无非善，所见无非道，所见无非性也。性中本具四德，仁元而知贞，仁体而知用，仁以始之、知以成之，故仁、知可兼四德。仁厚于内而知明于外，赋性有刚柔，厚薄不同，故有厚于仁而为仁者，有厚于知而为知者，莫非继善所成，及观天地之化，悉与吾性相同，故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此言性道流通之妙。达之者，即一贯之旨。百姓日用而不知，非不知仁、知，不知此道也。此处亦不得以阴阳分贴。

显诸仁，藏诸用，藏，郑作臧，善也。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

皆本性道来。说内外流通、无心敦化之妙，此一阴一阳之道在物者也。

“仁”谓各正之太和，一元之妙蕴；“显”者由内达外，彰往之义，是盛德之著见，照下“大业”而言。“用”谓造化之充周，即发育峻极之事；“藏”者由发征存察来之义，照下“盛德”而言。此二句总言内外贯通，体用一如也。“鼓万物”兼始与生言“曲成”之妙，难可形容，故但曰“鼓”。不忧者，《易》知简、能自然之妙，即乾坤之利字。天地无为而成化，虽鼓万物出入之机，而不与圣人同忧，此盛德大业所由不可复加也。盖天地无心而有为，无心故无忧；圣人有心而有为，有心故有忧。“富有”者，无物不有而无欠缺；“日新”者，无时不然而无间断。“盛德”本“仁”与“藏”来，“大业”本“显”与“用”来。至哉与赞坤同，盖此章全说性、道，全是利贞边事，此与上仁字同义，特上言人，此言物耳。如以上仁字为阳之事，此仁字为造化功业之发，是将仁字说在事为边，其如体仁、长人之说何？

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成，蜀本作盛。效法之谓坤，效，蜀本作效。黄氏韵会作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

上二节言道之充周于人物，此言《易》之变化流通，象数不遗，形神毕达，皆道中作用也。

道者，在天之易；易者，在入之道。生生者，非阴生阳、阳生阴也，乃消息盈虚相续不穷之义。如四象由阴阳而生，却已易为四象；八卦由四象而生，却已易为八卦。又如祖父之生子孙，而代已易矣，时之与物莫不有然。《易》者，变易不居，相循不息，故曰生生之谓《易》。此下皆本《易》说《易》之生生者，乾坤而已。乾，阳也；坤，阴也。在道则言阴阳，在《易》故言乾坤。《易》始于乾，所以成象也，诸卦无乾何能成此卦象，故曰“成象之谓乾”，此即六位时成之义。盖阳明则有形可睹，亦如在天成

象也。《易》必有坤，所以顺承也，若不顺乎乾，则亦无能成此卦象，故曰“效法之谓坤”，盖阴柔则无成代终，坤顺故也。二语相资，方见生生之《易》非分释乾坤也，生生言变易之妙，乾坤即变易之二物。

“极数”者，谓卜筮时究极阴阳七、八、九、六之数，观其动变，以前知未来之吉凶，故谓之占。既占矣，通其阴阳、老少之变，察其吉凶、得失之情，以裁成、辅相之，而范围、曲成之事业以起，故曰“事”，此皆生生变易之理，托于阴阳而呈露者也。至阴阳何以变易而不测，何以充周而不测，各著而仍有互根之妙，互根而仍有各著之能，如此，不测则神之为也。

右第五章。此章说一元之亨著太极之大用，前四节说天命之性，却是全说天道，见道之周于天壤，兼人物、贯始终、彻微显，日新而不穷，富有而各足，莫非阴阳之变动，因在既形以后，是布濩之大用，故言道。末节言《易》中阴阳成能而不测，莫非此道之用，与“率性之谓道”相同，特《中庸》言人，此言《易》耳。道者在天之《易》，《易》者在人之道也。

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

上章从天道说出盛德大业，至末方始说《易》，原《易》之始也。此章极赞《易》妙，未说出配天地、四时、日月以及配至德，与上章德业相同，见《易》之效法有由，故精蕴不可量而成能亦不殊也。

广者，由内观外，谓四方无边际；大者，由外观内，谓包括难量。广即博厚载物，大即高明覆物。远以时言乾道健行不息，孰得而御之；迩以位言坤德安贞高卑，一定而有常。乌得不静正，静谓安，正谓贞也。广、大虽言体段，亦兼大用在内。远莫御，见大用之充周；迩静正，见大本之安贞。天上地下，何所不有，而《易》皆备之，《易》所由广大也。

夫乾，其静也专，专，陆作颙。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

上节言《易》之体用广、大如此，此言广、大所由生也，俱是言《易》，非言天道。

大生、广生，是广其生、大其生，不是生广、生大，亦不是生天、生地，天地自在其中，即语大莫载之说，莫大于乾、莫广于坤，而《易》中有之，故归其能于《易》中之乾坤。乾坤之动方能有生，然动由静来，故兼静而言之。“专”者，专一不分，乾之元也；“直”者，直遂不挠，乾之利也。乾之动在交坤上见。“翕”言收敛，坤之含宏也；“辟”言发越，坤之品物咸亨也。坤之翕未与乾交，即安贞之候，坤之辟在翕后，即交后之利贞也。乾坤各有动静，静体而动用，静别而动交。乾资万物以始而不可限量，故大；坤之行地无疆而非有边际，故广。赞其德，则乾大而坤至；言其生，则乾大而坤广。乾本资始，坤本资生，而兹皆言生，盖资生之所生，皆资始之所始也。

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

《易》与天地同出一原，故所寓之妙悉与天地相配。配谓等量，非相似也。广大莫如天地，《易》之生生不息，其广大配之；变通莫如四时，《易》之穷变通久配之；日月者天地之阴阳，故南极而寒、北极而暑，《易》中阴阳之义配之。阳爻舒光布景则配日，阴爻先迷后得则配月，月之明随日光为进退也，日月而言义，见不可以形迹拘也。健顺者，天地之至德，而易简之知能有以配之，此《易》所以广大也。至德要说得，与知能相似，不可说向事为边，仁义礼知是也。



右第六章。上章从阴阳之道说来，未说到《易》，推《易》之源头也。此从《易》之广大说起，未说配天地，探《易》之精蕴也，而参赞位育之大用在其中矣。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礼，蜀本作体。卑，徐作埤。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

其特加“子曰”，当即《论语》分章之义，另是一种道理。又或援引先儒，加“子曰”以别之也。观第八章先引《易》辞，后加“子曰”，可知上章言天道即易道，此言生人之性稟于天道，莫非稟于易道，见天地间气化流行，皆易道所充周，则圣人之易、简、知、能，皆易道所命赋也。全就圣人说，不兼物说。“至”，极至也。

德言本体，崇者日进而高明；业言作用，广者日积而加厚。谓圣人之德非易莫崇，圣人之业非易莫广，故用所以字推其由也。知与礼，照下性字，著其所由之能也，谓知、礼虽曰命赋于天，实皆命赋于易。乾知大始，知得于大明之乾阳，故无高不及而日见其崇；坤作成物，礼定于安静之坤阴，故无成代终而自处于卑。此二句说圣人之知、礼本于《易》，原自崇、自卑以见效法之有由，崇效、卑法，又指出天地以见崇、广之有本，说效法之事也。天字便含知字，与首章“易知”同义；地字便含礼字。易广而言卑者，谦而处下，上始可积而益加广也。大明终始，天阳之以知崇也；含宏光大，地阴之以卑牧也。盖自天地设位，原自具有崇、广之妙，莫非此《易》之充周。

存存，即保合也，而存养亦在其中，言各正之性，四德浑全，遂为道义所从出，是性之成，《易》成之，可知崇德广业，非《易》莫与此矣。“门”者，谁能出不由户之义；“道”者，充周之大用；“义”者，条理之精微。上曰“广生”、“大生”，是语大，天下莫载；此曰《易》行其中，是语小，天下莫破，故以成性言之。

右第七章，言《易》之德业本乎性而得于天地，自其精微密致者言，与继善、成性相似。但前说命赋于天地，此言命赋于易道，以见天地间流动充满之妙无非易妙。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九家》作册，京作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

此二段言象爻之包括无穷，总见易道之妙。赜，繁杂也；见者，圣人之独知，会博于约，通微察隐之妙也。“拟诸形容”，谓会其神妙而想象之；“象其物宜”，谓取相似之物与事之相宜者而象之；“形容”，如乾圆、坤方之类；“物宜”，如乾龙、坤马之类。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典，京作算，姚作曲。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

“会通”谓动而相值，会者，合万于一，异而同也；通者，贯一于万，同而异也。会如爻中之阴阳会合，通如爻动而变，又如十二辟卦之递变。此句言时，典礼句言位。礼有尊卑上下，而卦爻之尊卑上下同之，此常法也，故以为典礼之行。行谓爻之轮转，原无滞义，断吉凶，如宜上宜下、宜刚宜柔、当位不当位，而吉凶之辞断然矣。凡皆因六爻相会，有可通不可通之处，而行其尊卑上下之礼以考定之，其相得不相得乃始较然，故系辞而吉凶可断也。

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荀爽本作亚。按：家、麻、鱼、虞古通，亚夫印作“恶”，可证。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
郑玄动作赜。《九家》作册，诸家及郑本讹也。虞本作动，今从之。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议”作“仪”。拟议以成其变化。

赜、动二句，言《易》可以立教；拟、议二句，示人学《易》之道也。本上“系辞”来，象、爻皆有辞，两“言”字，谓辞也。繁杂则易至厌恶，然形容物宜之象，皆有以统括其大意，自使人嗜而不厌；变动则易至紊乱，然会通而行典礼，则皆有定体可

依，自使人循而不乱。是故学《易》者，拟诸象以出言，则浅深离合，自合诸物宜而当其理；商酌其变以制动，则仕止久速自合诸典礼而当其位，此谓言行准《易》也。然言而曰拟，动而曰议，即言行相顾之义，变化本在易道，今言行准易，则动、静、语、默皆道，而成变化于吾身者，与《易》同矣。下举鹤鸣七章，皆拟议之事。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古本又作靡，京房本作蒯。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迹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迹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下孟切，下同。发乎迹，见贤遍切。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以下皆承拟议。此释中孚九二，以拟议于言之感。

《周易》本天人合一之书，乃人之视天，恒目为幽隐悬绝，故于此发之，使知感通之故，即在言行切近中，见人之当拟议也。夫人无时不有言行，即无时不有感通，乌可不慎？艮为居、为庐，二在艮下，故言居室，居室在阴象；兑为言，变震为出，出言鸣鹤象；二变成坤，坤数十，震惊百里，十之，千里；外谓巽与震，同声相应，千里之外应之，子和象。又坤为不善、为身、为迹、为民，大象离为见，乾为远，坤伏乾，故见乎远。言为心声，出乎身，加乎民；行为心迹，发乎迹，见乎远。此四句，好爵尔靡象，凡皆象外之象。艮为门，故曰枢，枢主开闭；震为动，故曰机，机主动发；以兑金凿震巽，故曰枢机。户之开闭则有明有暗，机之发动则或中或否，亦如言之出、行之发，有荣有辱也。然应虽在人，而感唯在我，彼为宾我为主，故曰荣辱之主。千里之外，说一外字，则不可限矣，故遂说到天地，以见语、默、动、静无一不与天通，可不拟而后言、议而后动乎！故特提出慎字，以警戒之。

“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默，古本或作嘿。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释同人九五爻义，以证上文言、行之可以感人者，以人同此心也。其先言出、处、语、默，总见无时无处不可同耳。

凡皆言行之当拟议者，盖能拟议则为同人之后笑，不能拟议则为同人之先号矣。本言五与二、初未好合，故先号咷；后得同心，故笑。孔子引此以见人之出、处、语、默虽时位不同，而人心苟同，则无往不利。然添出默字，比上言行之感更深一层。向以出、处、语、默作迹之异，其下作心之同，说得与《易》辞全没交涉，且将先后之旨说开了，非《易》旨也。在爻则五与二应而中，为三、四强暴所阻，故有先号咷、大师克之象。然五阳二阴，本为正应，又皆中心之爻，故有后笑、相遇之象。笑，兑也；乾金被离克而变兑悦，故先号咷后笑。旅以兑悦变小过灾眚之凶，故先笑后号咷。

夫心之所牵，契于神明，非迹所间，故孔子既有中直相克之说，至此又发同心之义，心即中，中直即同心，若非心所系念，有所向而不回，安云直乎？断金即火金相克之义，断金者物不能间，言如利刃断物，虽坚金可断，不能阻隔，“利”即乾五“利见大人”之利，明五之动而健耳。巽为同、为利、为臭、为草。兰，香草也，如兰者气味相投，言出无间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错诸地而可矣，古本亦作措。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术也以往，古一作顺，马作“慎斯道也”。其无所失矣。

引大过初六爻以拟议于敬慎错置也。



伏颐之震坤，故错诸地，由震坤变乾巽，本非有错地之象，故拟议未变之前，以为苟可也。巽，茅象；初，地位。巽柔在下，故曰藉之用茅。阴，柔贱，故薄。

“劳谦，君子有终吉。”子曰：劳而不伐，《说苑》作不怨。有功而不德，郑、蜀本作“置”，云当作“志”。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引谦九三爻义，拟议人之处功名亦敬慎之义。

坎为劳，乾为德，乾伏故不德，阳贵而下居三贱，故“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艮为厚，坤为至，震为语，五多功，下居三，故“以其功下人”。谦伏履，履，礼也。乾为盛德，兑为言，三得位，故“存其位”。“劳”者，功之未成；“功”者，劳之已著。“不德”，不以功为德也。“下人”，即不伐、不德，言厚之至不过以功下人，此论理，非论九三。“德”即“功”、“劳”，“礼”即“不伐”、“不德”，言本于德则盛，言出于礼则恭，若三之劳谦，则恭之极至，故能存位而有终，存位即有终也。

“亢龙有悔”。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引乾上九爻，拟议不慎之感贵高在上，便与有功下人者不同。

此章以言行为本，以感人为用，引中孚，说感人、感天地，便见言行不可妄发；引同人，见人心本同，无可感；引大过，见感之当慎；引谦三，见人心恶盈好谦，唯德与礼始可感人而存位，以见当慎之义；若高亢自居，则人不与之而位不能存，故引乾上。末二节见言行不慎则害成、招盗，皆感非其具也。天尊故“贵”，以阳居阴不得中，故“无位”；在上故“高”，无阴故“无民”；“无辅”，乾称贤，乾盈动倾，故“有悔”。黄疏曰：此后言悔、言乱、言盗，反言以见意也。煦按：君子立身首重言行，与人交欲其至诚而无妄，持己莫若慎，保位莫若谦，而言为尤易，故屡以言示之。

“不出户庭，无咎。”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姚信本作机。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凡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引节初九以拟议言不慎之感，与人相接无过言行，故言行尤所当节。

“不出户庭”，本说行，孔子释之却说言，言行一致，而言为尤易。足爻居初而动，乃行之至近者，故为“不出户庭”。凡远大之行不无差错，故易招咎，今不出户庭，安有咎？言，兑象，变坎隐伏，密象。乱即下失臣、失身、害成也。阶言始，基谓初也。“几”事始，“成”事终，见行之成败由于言语，故言尤当慎。

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释文》作“为易者”。《易》曰：“负且乘，致寇至。”寇，徐作戎。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虞作悔。冶容诲淫。郑玄及诸家本作野，谓妖野仪容。杨用修云：销也。《太平广记》作蛊。《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

引解六三爻以拟议行不慎之感。

阴故称小，卦中人位，故称人；阴有形，故称器。阳称君子，坎为舆、为隐伏，伏离兵戈，故称盗。上下两阳为主于内外，此爻一负一乘，负犹不失承阳之义，乘阳非阴所宜，故有此象。坎水克离火，故言伐。负、乘相形，不能自掩，若教之使然，故言诲。变承言负，有褒狎之意，故言慢。上谓四，下谓二，乘而且负，便与藉白茅者不同，故以为慢。阴乘阳，故为暴。慢上则不礼于上，暴下则不亲于下，众叛亲离，故致盗伐。诲盗、诲淫，言盗之伐皆自己所致，非人所为，故曰“盗之招”。藏宜深密，既欲藏又似不欲藏，则怠缓其事，故为诲盗；冶所以陶铸方员，容而冶则饬之，过盛故诲淫。淫，坎象。

右第八章。首言拟议之由始于象爻，欲言行之准《易》。下七节皆拟议之事，而中孚为主见言行足以感人、感天地，不可不慎；同人说到同心，见能感之由；大过、谦言慎感之术，在自卑而尊人；乾上则尊贵而不能慎者，节初则言之不慎，解三则行之不慎，皆感非所感者。

卷十四

系辞上传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古本在十一章首。班固、卫元嵩引合。
 “天数五”之上。程子并以此二节移在“大衍”一节之前。照按：天数五节，不言旧在何处。

前八章言《易》准天地之道，发天人合一之旨已详。此下明先天河图之数，及揲蓍之法，言卦爻所由成，因推以致用也。

一、二、三、四、五，五行之生数，在内者也；六、七、八、九、十，五行之成数，在外者也。内，体也，成数由之而生，故为生数；外，用也，生数由之而成，故为成数。生者气之始，成者形之始，阴阳之理肇于奇偶，始于奇，终于偶，此乾始美利、地道无成代终之义，故阴无首、阳无尾，无首者以阳为首，无尾者不可穷极也。孔子以天地二字间之，据人之易见者，明此为阴阳二气之流运耳。故予作循环图以明之。万物之生悉由水始，天之生物莫不先气后形，水火以气用，木则半气半形，金土则形之成矣，其妙悉具首卷河图中。自此以下，方言占。

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今石经作卅。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天数五”，五奇，象阳之健也；“地数五”，五偶，象阴之顺也。“五位”，谓四方并中央；“相得”，如一与二、三与四相因而序，又如一与二、三与四相对，谓时与位皆不相背也。“有合”者，一、六居北，二、七居南，如夫妇、阴阳配合也。“二十有五”，五奇之积；“三十”，五偶之积。变，自无而有之；化，自有而之无。生、成二数，皆有之。此章发明河图，言数之所由来，而因及其积，是要说大衍，明河图之大用也。河图为万物之大本，原无变化可言，其云然者，见得其中所具大难量耳，故下遂添说成行二字。“鬼神”即变化灵妙处，行字本变化来，变化不居便是“行”。“神”则阳之行于无形而成变化者，“鬼”则阴之行于有象而成变化者，皆指揲蓍言。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扚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扚而后挂。京作卦。

河图之数本五十有五，今止曰五十，盖取河图之中数相乘而得之，又以五为生数，十为成数，相乘而得之也。其用四十有九，诸家纷纷其说，唯荀爽曰：卦各六爻，六八四十八，加乾坤二用，凡有五十，乾初九潜龙勿用，故用四十九也。照按：加乾坤二用，其说最当。孔子初说河图，特标天地二字，便是指说乾坤。据形神有无而论，则形有而神无，故可见者止于四十九，而无形之神不可见也，故返于揲以象之。又卦爻之设，不离阴阳，阴阳有老少，少静而老动，静者不用，故返于柜，其动而用者与爻偕行，亦四十九也。先儒谓除一以象太极，果有太极可象，孔子既有象二、象四之说，顾独遗太极一象何欤？当知此句独提用字，便是太极以后事，故从分二象两说起，



亦如伏羲之图全说阴阳既形之事，故从两仪起，文王之卦从乾坤起，周公之爻从九、六起，其在先者皆不能明言其所以然，此圣圣相传至微极妙者也。太极何形而固有象乎？盖揲蓍乃用时之事，故唯用九、用六，一动一静与一用一不用之说为至当。荀爽此论，唯潜龙之说未合，他皆不可易也。盖既已有蓍，便已有象，太极非象也；既云五十，便已有数，太极非数也。其数既分，便属阴阳，便是乾坤二用，安得取数中之半指为太极之象乎？

“分而为二”，谓分此四十九也。如以返一为象太极，则此四十九数又何所象乎？可象而无象，非缺乎？分而为二者，分此四十九策，以半置左，以半置右，此则如两仪之对待，故曰“象两”。“挂一以象三”者，次以左手取左大刻之策执之，而以右手取右大刻之一策挂于左手之小指间，三者，三才也，左为天，右为地，所挂之策象人，故曰“象三”。“揲之以四”，间数之也，谓先置右手之策于一处，而以右手用四四为数，以除左手之策，又置左手之策于一处，而以左手用四四为数，以除右手之策，用左右交数其策者，象阴阳往和之义，其必四数之者，天有四时、地有四方、人有四德，阴阳之动则有刚柔太少之四象也。奇，零也，所揲四数之余也；扚，勒也，左右四揲必有零数，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左手先数归于第三、第四指之间，右手后数归于第三、第二指之间，而扚之也。“象闰”者，以两手所归之余策，象天道归残聚余分成闰也。“五岁再闰”者，再积日而再成月，故五岁之中必有再闰。然后别起积分如一挂之后，左右各一揲、一扚，故五者之中，凡有再扚然后别起一挂，再扚而后挂者，再扚后合左手一挂二扚之策，置于格上第一小格，是为一变。所余之策，左一则右必三，左二则右必二，左三则右必一，左四则右亦四，通挂一之策，不五则九，五以一其四而为奇，九以两其四而为偶，奇者三而偶者一也。然后以两手复取左右所余之策，合而为一，再分、再扚、再揲，为第二变。独言挂者，分二、揲四皆在其中。三变既毕，所得挂扚过揲之策，五四为奇，八九为偶，挂、扚三奇，合十三策，则过揲三十六策而为老阳，其画○。所谓重也，挂、扚两奇一偶，合十七策，则过揲三十二策而为少阴，其画一一，所谓拆也。挂、扚两偶一奇，合二十一策，则过揲二十八策而为少阳，其画——，所谓单也。挂、扚三偶，合二十五策，则过揲二十四策而为老阴，其画×，所谓交也。×者一一之动而交也，○者——之动而终始相循也。二变、三变，其妙在挂，非挂则纯而不入矣。每三变成爻，十有八变成卦。凡爻变之阴阳皆以所少者为主，如震男、巽女之类是也。老阳，阳之动资始而不息，故以数少者象之；老阴，阴之动资生而不穷，故以数多者象之。

乾之策马作莢。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徐作替。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

二百一十有六，老阳六爻之策数；百四十有四，老阴六爻之策数；万有一千五百二十，乃一百九十二阳、一百九十二阴之总策数。三百八十四爻，而万物之数尽矣，故以策数当万物之数。不及少阴、少阳，静阴、静阳，盈虚未极也，然少阴、少阳之策数亦是此数。期，一岁也，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此举成数概言之耳。当，适相当也，非以彼准此也。二篇谓上、下经，该六十四卦言也。

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古作信。触类而长之，长，上声。天下之能事毕矣。显道神德行，去声。是故可与酬酢，京作“醕”，《说文》作“畴醕”。按：《国策》作“醕酢”，《周礼》注作“洲”，借声也。可与佑神矣。荀爽佑。子曰：吴幼清以后人分此节属下章而增也，程、朱俱属上章。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举正》作不为。

易，变易也，四营成易，谓分二、挂一、揲四、归奇，四变营求，方成此一爻而为一爻。“十有八变而成卦”者，三变成一爻，十八变成六爻也。“八卦而小成”，谓九变成三画，得内卦也，此八卦未尽万物情理，故曰小成。若引此八卦而伸之，至于六爻，以成六十四卦，“触类而长之”，谓视其阴阳、老少，征其动静，则一卦可触其类而长之而为六十四变，如此则成四千九十六卦，吉凶趋避悉具于中，“天下之能事毕矣”，能事即下“显道神德行”。“酬酢”、“佑神”所能之事，道大用也，大用出于大本，其初甚微，至彰为参赞位育，皆“能事”，有以显之。“德行”者，躬行实践，本有迹可观，乃著策则探微索隐于各正保合之初，是能事有以神之。“显”谓筮象之昭示，不隐于茫昧。“神”谓卦爻之探索深极其精微，交互见意，与显仁、藏用同义。唯其“显道神德行”，则受命如向，故可酬酢万变，如宾主之相接，言亲切也。神不能以吉凶告人，唯有筮策之象则可代鬼神而佑助其不及，故可与佑神，见为功于幽也。与神明相接而佑助其不及，天下之能事岂不毕哉。“变化”者，即上数法之变化，两在不测，人莫得而知之，故曰“神”，言著策精知变化之妙，故两在不测之所为，皆能妙契隐深而有以精知之也。

右第九章。言天地大衍之数，揲蓍求卦之法，而因推究其大用，以赞其神也。自天一下，河图之数，揲蓍之法，必古有其文，故未加“子曰”以别之。可知凡加“子曰”，其前文必先儒已有者也。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明僧绍作“君子之道”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古本此下三句或无以字。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易》之为书，无过辞、变、象、占四者，而皆有圣人之道。四字指辞、变、象、占，道一而已，非谓圣人之道见于《易》中者仅此四种，谓其该括于此四种也。以，用也；尚，取也；辞，卦辞，乾元亨利贞是也。动者，动作营为也；变，爻变也。制器者，结绳网罟之类；尚象者，离与鼎、井之类。占谓周公文词，如乾九勿用之类。辞、变、象、占皆具圣人之道，故用者取而尚之。辞有圣人之道，用以言则取其辞而尚之；变有圣人之道，用以动则取其变而尚之；象有圣人之道，用以制器则取其象而尚之；占有圣人之道，用以卜筮则取其占而尚之。以字指人之所用，辞、变、象、占皆指《易》，辞、象指卦言，变、占指爻言。

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古作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与，去声。

矣鲜以至精为尚辞之事，至变为尚变、尚象之事，至神为尚占之事。旧注谓此节指尚辞、尚占而言。今观以言二字，则专承尚辞可知，至变节言变、言象，则承尚变、尚象可知；至神节言感通，则承尚占可知。“问”者，将筮而告蓍之辞。以言二字虽与上以言相应，然在问焉之下，受命之上，当是筮卦时，非发言处事时也。盖此节只说辞之可尚，不必较量言字，故下曰受命如向，见其象如聆其言矣。向谓如相向之近，言亲切也。《本义》作“响”之应声，亦可。“来物”，未来之吉凶也，“远近幽深”无不周悉，蓍之至精如此，非圣人至精之道，其孰能与于此乎，故以言者尚其辞。

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

来矣鲜曰：此尚象、尚变之事。“参伍”、“错综”皆古语，三人相杂曰参，五人相杂曰伍，参伍以变，是借字以言蓍变乃分、揲、挂、扚之形容也。三变成爻，兼以分、揲、挂、扚、再扚五事，而奇偶殊矣，故曰“参伍以变”。盖十八变中，或多或寡，或



前或后，彼此相杂，有叁伍之形容，故言叁伍。“错综”，谓叁伍之数杂乱颠倒之妙，错谓相并而交错，如乾坤坎离也；综谓上下往复，如屯蒙需讼也。“通”之而成文，谓爻也；“极”之而成象，谓卦也。如此则奇偶、老少不滞于一端，内外、贞悔不胶于一定，而变化无穷矣。蓍之至变如此，非圣人至变之道，其能与于此乎，故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

煦按：叁、伍非借字也，九、六阴阳之动也。叁伍、九六之合，即十五之数也。阴阳各居，则九自九，六自六，不成叁伍；九、六既合而叁伍之象成，故叁伍者，九、六之变动也。变而通之，以此之有余补彼之不足，而卦爻之象殊矣，故曰叁伍以变。叁伍在多寡不齐处求之，错在比并相借处求之，综在颠倒上下处求之，皆九、六之交，皆揲蓍时变化以求数之妙。叁者，一、二之合，三才之义也，一奇阳而二偶阴也。伍，五行也。叁其伍为十五，伍其叁亦十五，十五者，河图之中土生成之全数也。洛书一图，左右前后、上之、下之、中之、交互之，兼三而论，皆叁也，皆不离河图中数，则其伍也，皆此叁伍也。十五日而圆，十五日而亏，月之叁伍也；一月三十日，叁伍之再合，重卦之义也。又挂一以象三者，叁也；而分、揲、挂、扚、再扚共五事，故曰伍。天地，阴阳也；成文，成阴阳老少之文也。盖奇偶中有阴阳，纯杂中有老少，阳之老少即天文，阴之老少即地文，物相杂始成文也。初言叁伍，犹是九、六相交，未始有分，叁伍变，而阴阳老少之文成，成在变后者也，故下遂说出定字，非有象莫能定也。《文言》爻象言卦，如乾马、坤牛、震雷、艮山是也，变者象之未定，象者变之已成。

《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戴侗作故，从久，古为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

此尚占之事。

蓍卦本无心情，故曰无思、无为，无思、无为则寂然不动矣。“感”者，人问卜筮，“通天下之故”者，知吉凶祸福也。寂，体也；感，用也。蓍之至神如此，非圣人至神之道，其孰能与于此，故以卜筮者尚其占也。

按：此章从圣人之道说起，末复结以圣人之道四，其中虽说辞、变、象、占，皆当知有圣道在也。今观至精三节，用一样结语，盖此字皆指筮卦言，即本节之上文，而蓍卦之精、变、神亦即在此字中。其非至精、至变、至神而莫克与者，则圣人之道也，故曰《易》有之也，见非平常之道所能与耳。

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蜀才作擘，郑玄作机。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

极深，究极其精深也。探赜索隐，钩深致远，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知幽明、生死、鬼神之情状是也。研几，研审其几微也。履霜而知坚冰，剥足而知蔑贞是也。唯精故极深，唯变故研几。深通天下之志者，人之深隐莫如志，而《易》之极深有以通之，即发言处事，受命如向也。几成天下之务者，几能择所向而定其趋，故其务可成，即举动、制器、成文、成象也。不疾、不行，即寂然不动；而速、而至，即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

旧注以极深承至精，研几承至变，所以通志而成务，则神之所为。此以神字总承极深、研几，盖因有为节说尚辞、尚占，叁伍节说尚变、尚象，而无思节止言体用，不曰象、占，便是承上二节，故此处神字遂以为承极深、研几而言，要当分承三段为是。

右第十章。承上章揲蓍求卦来，见得至精、至变、至神皆圣人之道，而《易》皆有之。盖据圣人作《易》言，则《易》非寻常小道，而圣人之道即有于《易》中；据《易》之大用言，则至精、至变、至神之圣人，始克有此至精、至变、至神之道。

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古一本无此二字。}开物成务，^{王肃本作闚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

“何为”，问辞也；“如斯而已”，答辞也。物即吉凶之实理，“开物”者，人未知，开发之也；“务”者趋避之事，人所欲为者也；“成”，成就也。开以知言，即上深通之义，故下文遂言通志；成以能言，即上章几成之义，故下文遂言定业。冒道者，谓天下之道悉覆冒、包括于卦爻中，虽不专指占，而占亦在中也。以者，以《易》也，《易》开物，故物理未明，《易》则明之，以通天下之志；《易》成务，故事业未起，《易》则成之，以定天下之业。《易》冒道，故志通而心之疑决，业定而事之疑决，“以断天下之疑”，吉凶定而趋避之疑决也。

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去声。}六爻之义易以贡。^{京房、陆绩、虞翻本作工，荀爽本作功。}圣人以此洗心，^{石经、京、荀、虞、董、张、蜀才作先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刘瓛本作藏往。}其孰能与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

圆者，蓍数，七七四十九，象阳动而圆，变化无方，肇形未卦之先，而通于卦所由来，故圆而神，即上文开物、通志之义；方者，卦数，八八六十四，象阴静而方，爻位各居，定于有象之后，而通于卦所由往，故方以知，即上文开务、定业之义。蓍动、卦静故也。《易》者，一阴一阳，交易、变易，变迁不常也。贡，献也，以吉凶献诸人也，即上文断疑之义。

“洗心”谓洁净精微之心，非心有私而洗之也。“退藏于密”，此心未发也。“同患”谓与民同吉凶之患也。凡吉凶肇端之地，是所由来，故谓为来，非以未至之地说将来；凡吉凶趋避之宜，皆后此所往，故谓为往，非以过去之时说已往。在前者肇于未形，通于极隐、极微之地，故唯蓍之神为能上溯而知之，而显之于象；在后者必待由此而往，始彰吉凶趋避之宜，故唯卦之知为能豫见而藏之，而兆其将然。然此二句，在圣人分上，即彻始彻终、有始有卒之说，此圣人之神与知，又非有待于蓍卦也。

孰能句，问辞也；古之二句，答辞也。蓍圆而神，圆则变动不居，神则妙用不测，故能于未始有物而开物；卦方以知，方则有定，知则洞明朗照，故能于未始有务而成务；六爻易以贡，易则不烦思维经画，贡则自然显露，故能不执一道而冒天下之道。圣人以此洁净精微之心，退藏于秘密之地，寂然不动，而圆神方知之妙亦偕以俱藏，此时虽未有吉凶之形，而吉凶之情民所患者，圣人亦同患之，殆于既感，而圆、神、方、知之妙，偕以俱发，正以吉凶与民同患故也。“神”，密而不测者也，故凡由来之地，极精、极深之秘，皆有以知之，而为肇见之几。“知”，周于事者也，故凡将有所往，无穷无尽之变，皆有以藏之而为豫照之事，此显微无间、体用一如之妙。其孰能与此，则唯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盖聪明睿知则坐照无遗，故能察幽而知来；神武不杀则生机内含，故能发育而藏往有具也。一曰：神武不杀，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谓；一曰：洗心以下全说圣人。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古一本无夫字。}



天道者，阴阳、刚柔、盈虚、消长，原具有吉凶之道；民故者，爱恶、情伪、相攻、相感，此所由以致吉凶之故。神物，蓍龟也，明天道，故知神物之可兴；察民故，又知神物不可不兴。是字顶上二句，缘是之故，故兴也。前民用，即通志、成务、断疑也。卜筮在前，民用在后，故曰前。斋戒者，敬也，圣人敬之，则蓍龟之德本神明，是亦圣人有以神明其德矣。一说圣人聪明睿知，明而察之者，恐人不知天道民故实相感通，吉可趋而凶可避，于是兴神物以前民用，使之趋吉避凶；又恐民不知通于天道而或褻也，圣人乃先敬而信之，以神明蓍龟之德，则民亦敬信而神明之，以前民用而民用不穷矣。

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见音现，下见吉凶同。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

此即一户以明物。物各具阴阳动静之理，其妙正在阖辟。盖阖阴而辟阳，阴静而阳动，无一物无动静，则无一物无乾坤。先言坤者，由静而动也。乾坤变通者，化育之功；见形象器者，生物之序。法者，圣人修道之为；神者，百姓自然之日用也。此本兴神物、前民用来。变通以上，泛就造化流行上说道理，是圆神边事；象、器、法、神方就物说，亦是就户推开说，是方知边事。意则专主蓍龟，物却不止蓍龟，出入皆用则无往不利，民咸用之则无人不利，至不知其所以然，则神也。是故《易》有乾坤、有变通、有象器、有法神，即今取户譬之。户，一也，阖则谓坤、辟则谓乾，又能阖、又能辟，一动一静不胶固于一定，则为变；阖矣而复辟，辟矣而复阖，往来相续不穷，则为通；得见其阖、辟，非无声无臭可比，则为象；既有形体，必有规矩方圆，则为器；古圣人定其方圆、酌其长短，制为阖辟之机，则为法度；利此户之用，一出一入，百姓日用而不知，则谓之神。即一户而全《易》之理已该，《易》虽神明，岂深远难知哉！象器以下，是由户之阖辟不穷推开说，不可以制用句方作圣人制户说。阖户谓坤者，纯坤从艮象来，艮为门阙，坤为敛也；辟户谓乾者，纯乾从兑来，兑伏艮，乾有开舒之义也。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

《周易》卦爻开伏羲大圆而得之，乃伏羲圆图，但从两仪始。今孔子添太极于两仪之上，后儒因两仪四象以后伏羲既画而成图，则孔子太极之说必当言图也审矣。不知太极不可图也，太极二字，是孔子言理最精最密之妙旨。太者，尊上之称；极者，至极无加之谓。言两仪肇生之始，本有此至尊至贵、极至无加之道理，原在两仪之先，此时理、数未起，是万物之大原立于无思无为之先，周通于有作有为之后，不容思议，难可名言，故特以太极二字赞之，赞两仪肇生之由也，非谓两仪之上又有此图也。亦如乾元无可称说，特赞以大；坤元无可称说，特赞以至耳。后人但目为图，与言有、言无，皆偏执而未达其妙也。徒索诸空杳者，既全无着落，而指为实有，与云理在其中，皆不免为实理所滞。毕竟太极本体非有、无可言，不得已姑就流行之太极解之。此极字，即阳极生阴、阴极生阳之极，盖阴阳二者，原属两仪肇生之名。然阳所由生必从阴极来，今既有阳仪之生，则其先必具有阴极之妙，不然则何能生阳；阴所由生必从阳极来，今既有阴仪之生，则其先必具有阳极之妙，不然则何能生阴。夫阴极生阳，阳极生阴，此流行之阴阳，即太极之循环不息者也。然敦化之太极在阴阳未生以前，本非有阴极阳极之事，且阴阳之生，一时俱有，故其上不得便称阴阳，而但谓为极，以阴阳所从生，原有大中至正而建之极者，然后两仪由此肇也，是由阴极、阳极之理，从其后而溯之，遂目为极也。然极则极矣，又非阴极、阳极流行迁转者可比，故直称之为太，太者，尊而无

上之称，若子孙尊称祖父以上者然也。至周子加以“无极”，则是无可复加者而竟可加矣，非极之义也。且极而又极，不两极乎？共位而两极，必有一焉不得称极。就令无极而太极，原具有、无浑合之妙，然“无”之一字，毕竟着相，终不若以太之一字赞之为浑沦该贯也。

《周易》本传道之书，但能领会太极，则圣人之道思过半矣。既有阴阳，始可形见，故谓为仪，仪，形也，即乾《彖》“流形”之“形”，《中庸》形则著之形，故《系传》有形上、形下之说，有形则可图矣。然阴阳一生俱生，实无先后，故曰“太极生两仪”，非如动生阳而静生阴，说作两截，如流行之太极也。至于无极二字，虽能矫正实在中之弊，要亦不能无误，此何等处所，而竟可言“无”，谓无极在太极上乎？谓无极与太极并乎？有层累之见乎？有同位之见乎？太极而谓为无也，则后此之两仪、四象、八卦何自生乎？是未察孔子说有字之义也。

生也者，即邵子加一倍之说。仪犹在恍惚之际，象则确有可见，卦则象之既定矣。“八卦定吉凶”，该六十四卦而言。定者，定天下之志；生者，成天下之务。既有八卦，则刚柔迭运，时位错陈，故吉凶定。吉凶定，则趋避可施，故大业生。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制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荀悦《汉纪》作“立象成器”。莫大乎圣人；探赜索隐，《九家》作“探册”。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说文》：亹，字书所无，不知所从，或当作媿。杨易以为不然。

法象者，有象而可法也。天地即《周易》首列之乾坤，二用相交，六十四卦之象悉由此生，故法象莫大于此。万物之生，各有终始，至于四时未尝无终始，却未尝有终始，故曰变通莫大于此。县象句，虞翻以出震见兑为言，其理最当。盖法象句言两仪，变通句言四象，县象句言八卦，与上节“易有太极”三句正相发明，而崇高句则卦中之爻也。富言爻之备，贵言爻之尊，九五及主爻是也。崇高及备物二句，说到“天下利”，正所谓“八卦定吉凶”。“探赜”以下，正所谓“吉凶生大业”也。定吉凶而属之圣人，吉凶由圣人显也；成大业而属之蓍龟，吉凶既定而后成也。备物，即山、泽、水、火、金、玉、牛、马之类；成器，即耒耜、网罟之类。此皆卦象中事，不曰卦象而曰圣人，卦象由圣人作也。事为之多者曰赜，事机之幽者曰隐，理之不能尽测者曰深，事之不可骤至者曰远。探者，精入而试之；索者，逼近而求之；钩者，委曲而取之；致者，推至而极之。索谓入其中以相求，钩谓曲其节以相取。亹亹，勉勉不已也。盖人之情，疑故怠，决故勉也。

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王肃作雒。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

神物，蓍龟也，谓具前知之妙，故神之、法则之，以为卜筮也。天变化，日月寒暑、往来相推也；地变化，山峙川流、万物生长收藏也。四时百物，终古无一相同，故为变化。河出图，生成之数合处而不分，数之体也；洛出书，分奇于四正、分偶于四隅，数之用也。则奇偶而别阴阳，则四方而分四象，则四方皆有生合及四正四隅而为八卦。其阴、阳、老、少之称，乃则之之时蓍卦所呈之象，其在图中，止有四方及分合全缺之象耳，非图书中便有阴阳太少也。小圆大圆是取则图书，一加再加画成者耳。其中原无八卦之象，汉儒未加考正，谓伏羲时龙马负图出于河，则以作《易》，大



禹时神龟负书出于洛，禹则以作范，而图、书遂分。不知二图皆出伏羲，无洛书之分，必无以显河图浑沦之体；无河图之合，必无以显洛书四达之用，故孔子并说归《易》中。果属作范之具，孔子犹缀言于《易》，非误乎？且周公固父子相师者也，文王既准洛书画出后天一图，武亦文子，顾从箕子而访洛书乎？今观《洪范》亦止是天人合一之理，与《周易》相同，天下无二道，非《周易》一道，《洪范》又一道也。则之之说，详具《函书》。

上三段圣人法天地以作《易》，下三段圣人作《易》以教人。四象即阴、阳、老、少，是作《易》时事。

右第十一章。专言蓍卦既成，圣人作《易》之事。

《易》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子曰：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又，郑玄作有。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

释大有上九爻义。

天人一理，故言天即言人。顺则不悖于理，是以天佑之；信则不欺于人，是以人助之。顺、信本五之中德，上既履顺则行顺矣，比五而不离，则心专属乎信矣。尚贤言圣人在上也，上履信思顺，而六五又尚贤，所以有天佑之吉。上居天位天象，应居人位人象，离中虚，信象，中坤，顺象，变震动，思象，变震为足，上乘五，履象。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

书不尽言二句，当是先儒之言，孔子引而释之。

书本所以载言，然书有限，不足以尽无穷之言；言本所以尽意，然言有限，不足以尽无穷之意，古言如此。然则圣人之意其在不可见之中乎？此乃直决之词，非疑问也。盖因极深极隐而不可见，自非言所可尽，故于此甚费踌躇。其下复加“子曰”，则后时之言也。夫言可尽意，言之而已，何待立象，其必立象而意始可尽，正以其隐深不可见，又以见其非言可尽也，谓之为象，正以不可见者在其中也。盖象有阴阳老少，包含变化无有穷尽，蓍中象二、象三、象四、象闰，皆象也，而精粗、大小、有形无形，无不悉包其中，其意既尽，而其中不可见者当亦无勿尽矣。

情，实也；伪，不实也。设卦句，即在上句中抽出言之，特更显露耳。盖象则犹包仪象，而卦则有定矣；意犹浑沦，而情伪则更切当矣。人心有情、有伪，圣人设为八卦，又设为重卦，卦中各有性情，性情又各有美恶，观其爱恶相攻、远近相取，卦之情伪得而人之情伪亦因以尽矣，情伪既尽，而其中之不可见者何勿尽也。文王、周公又虑言之不尽，则立象设卦之意仍然未尽，故又随其卦之大小、象之得失忧虞，系之辞以尽其言，使夫观象玩占咸可因言得意，而前圣不可见之精蕴益阐矣。

夫《易》辞最简，何能尽言？盖事物之理，求尽于一爻，虽连篇累牍，其爻旨必不能尽，唯该之以象，而不见之隐悉传。此上言《易》体所由立，下尽利、尽神，则言《易》用所由行也。变、通、鼓、舞皆是补说尽意、尽言之妙，不是说人。变、通云者，如阳变之阴，阴变之阳，如两仪变通为四象，四象变通为八卦之例。不变则不通，不通则其利不尽，因其可通而通之而莫予云阻，故曰尽利。鼓、舞即在变、通中，如六爻之变通，于六十四卦而又有刚来、柔来、刚上、柔上之机，又有《序卦》之序、《杂卦》之覆，中爻之互，皆所以动荡机缄、曲畅其至神之妙，而意与言于此乎尽，彼不可见者当愈昭然显露矣。

乾坤其易之缊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

易，变易，言易理，非言《易》书。乾坤即生天生地之阴阳，在《周易》则首易之二卦，易即乾坤之二用也。总言乾坤，自具变易之理，而变易莫非乾坤之用，乾坤无一时不用，亦无一物之用不是乾坤。缊者，衣中所著之絮，此句言乾坤二体充切于变易之中。乾坤成列，易立其中，见有乾坤二体即具有此变易之二用。乾坤毁无以见易，见无乾坤则无变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息，见无变易则是无乾坤，总见易中卦爻皆乾坤二用之充周。古今六合，无时无物不有变易，则乾坤安有息时。向谓乾坤不宜说向有形天地上去，然有形无形安有二理，故天地亦在其中。乾坤非妙入无间，安能偕有形无形而使之变易哉！当知全部《周易》，皆是先天，无一卦一爻可以形器相拘，故无形有形皆能毕达。张子曰：两不立则一无可见。正缊中之妙也。今观揲蓍中所得两仪、四象、八卦，而有形无形可知矣。

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古作醋。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上节乾坤易缊，便是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盖乾坤即阴阳，易即道也。此节形上形下皆本乾坤说，仍是一阴一阳之道，此形字即乾《象》“流形”之“形”，《中庸》形著之形，非如形体可言。

器也，必待形下乃始言器耳。形下句轻，止是衬贴上句。盖太极初动，原不可以体论，阴阳既判，乃始有形可肇，如风、云、雷、电、水、火之类是也。太极，体也；阴阳，用也。天地间发挥太极之能，斡旋太极之用，使之弥纶充周，若甚藏密，若可显露，全赖阴阳之运精入乎无声无臭之表，故曰“形而上者谓之道”。

道也者，太极之大用行也，散布于有体有质之中，故曰“形而下者谓之器”。二形字皆作用边事。若使阴阳滞于形器，则滞于有体，止能形下而不能形上矣。谓阴阳为形器，谓道为所以然，则侵入太极之体而未解道在用边，皆非圣言之旨。子静固知言者哉，此二句说乾坤之大用化裁，以下方言圣人体易之大用，然虽说圣人，却本形上二句来。

化也者，流通浑融之妙；裁也者，分际各得之宜。其分际各得，必从流通浑融来，故曰“化而裁之”。化而裁，则其理不可执，故曰“变”。其化若涂埴者，合青黎、白壤、黑坟、赤埴而搀和之，其裁若成而为瓦、为甃、为瓶、为缶也，又若镕金、银、铜、铁于釜而或裁为方、或裁为圆也，如一年裁为四时、一月裁为六候、一日裁为十二时是也。前后不同，故以为变，俱说人事，不可搀入卦爻，下二节方说卦爻中道理。“推而行之”，向作以卦爻之理推行于事为之间，竟与举措句犯重。当知变通二句，只就人事泛说道理，举措句说到事业，方是圣人经纶参赞之实。“变”自其同中有异、截然可分者言，“通”自其异中有同、引伸无滞处言。化不必其皆一，裁而制之则不必其皆同，故曰变；推行不必其皆同，然其流通无滞，则彼此又不必其互异，故曰通。事者，业之方行；业者，事之已著。事业是圣人之举措，不指民言。化裁三句，所明皆圣人形上之道，若器则拘于有形，何能变通。

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

按此非重出也。因上节全本《易》缊来，说形上为道之事，则变、通、举、措皆圣人形上之道为之。此节说观其会通，行其典礼，皆圣人变、通、举、措以尽道之事，然



会通、典礼非象无由以见，非爻莫与察也，故遂举象、爻而言之，见圣人之变、通、举、措与爻、象非有殊耳。《周易》乃天人合一之书，言天道当知有人道，言人道当知有天道。然观此二节，上用是故起之，或系古语，孔子引之也。观下节以贲、动二字承之，可知必非重出。

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裁，古一作财。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行，去声。

上四“存”言《周易》卦爻之事，即前节形上之道所蕴者也。下二“存”说前节变、通、举、措之事，见非圣人之德莫克与此。前三句本象、爻来，上句言象，次句言爻，化裁句又言爻极究也。赜，多也，夫唯象因天下之赜而立，故天地万物之数虽多而卦象则穷极而形容之。唯爻因天下之动而立，故天地万物之事理变动无恒、吉凶靡定，而爻辞则鼓舞其动而决断之。卦辞俱本《易》说，即上节形上之妙。五谓六存，语意虽同而大旨则异。

谨按：《周易》两《系》不尽孔子之言，多杂记先儒之说，故语意不无重复。五谓六存，可以观矣。其加以“子曰”，则孔子之言也。化裁、推行本卦辞说，与上节属人者不同。化而裁之存乎变，如大衍五十，而裁为分二、挂一、揲四、归奇，又因蓍数多寡而裁为阴阳老少，皆变动不居之妙也。推而行之存乎通，如一卦而通于六十四卦，一爻而通于三百八十四爻，皆其推行而无滞者也。此上本卦辞说。神而明之以下，方始属人，以发五谓中变、通、举、措之妙。“神而明之”，言无所执也；“存乎其人”，谓圣人也。默而成之三句，见有圣人之盛德，斯有圣人之大业，到得“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便与《易》理浑同而无间矣，此即在神明句中，“德行”即在其人二字中。神者，运用之莫测，即“默”与“不言”也；明者，坐照之无遗，即“信”也。无所作为之谓默，默则无事，极天下之赜之卦矣。见诸辞说之谓言，不言则无事，鼓天下之动之辞矣，此言字分明对上辞字说。成者，我自成其变通之事，即前节举措之事业；信者，人自信之，如蓍龟。如将神明以下就常人说，则神而明之便是要不凝滞于卦辞，默成而信便是要不扰不杂且不疑贰，即所谓疑而筮之则必信之也。

右第十二章。全说形上之道，见圣人之经纶参赞与《易》为体也。

卷十五

系辞下传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平声。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

“成列”，言三画之卦。“象”，谓阴阳之或多或寡、或上或下也。“重之”，言六画之卦。“刚柔相推”本爻言，如一卦而变六十四，六十四而变四千九十六是也。系三百八十四爻之辞，皆因其动而命之。“命”者，命其吉凶悔吝也。“动”即变也。据象而观则为变，指所之言也；据辞而言则为动，指能变之本爻言也，盖圣人所命之辞皆指当动之爻言也。

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趋时者也；吉凶者，贞胜者也；姚信本胜作称。天地之道，贞观者也；去声。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

爻在卦中，故此节言爻而不及卦。

立本二句，申上文“刚柔相推”二句；贞胜二句，申上文系辞而命之四句。然从刚柔说起，则三画、六画之卦皆在其中，上节刚柔本卦爻来，而此不及卦爻，以刚柔句该之也。上节吉凶本系辞来，而此不及系辞，以吉凶句该之也。上以刚柔相推为变通，此又曰趋时，即变通之时也。上言系辞而命吉凶，此又言贞胜，谓吉凶相胜也。非刚柔则变化无自而出，故曰“立本”。

逮于相推而有变化，如初、中、末时也，动始变终，皆时也。贞，成也、正也、定也，正而定，则既成矣。凡卦言贞，正定之义居多，然必既成始能正定，三义原不相离。然一成字又实能该正定两义，盖天地之大化由一元之亨而起，至利而贞，则万物之既成矣，故此处之贞皆言成也。如吉象成于此卦此爻中，则凶者不得而争之，而吉遂成其胜；凶象成于此卦此爻中，则吉者不得而争之，而凶遂成其胜。爻象既定，阴阳既殊，若刚柔之不同质，香臭之不同气，故能各成其胜。然吉凶之理生于阴阳，乾坤之德比象天地，天地成位于上下而升降往来各有定理，是即成此观示之理以昭示于人，故阴阳往复亦遂若此相胜之理，而一清一宁、一升一降，何非以相胜之理相观示也。

日月代天宣化，其昼夜、明昧、晦朔、弦望既各成其明，亦遂各有相胜之理。日阳而月阴，而阴必资阳，故日以自明而成其明，月以借明而成其明，终古不易，故为贞明。盖易之为道不外阴阳，天地、日月皆阴阳，则皆乾元所统，故《易》中之刚柔、变通、吉凶悔吝，此道也，天地亦此道，日月亦此道。其由亨而利，既有所成而正定于此，虽不尽同，然同此一元，则亦同此一贞。盖据不齐者而论，则吉凶有相胜之理，天地有上下之分，日月有明晦之别，而莫不各贞其贞，要其所由然者，莫非太极之所分，一气之斡运，盖天下之动皆成于此一者也，是《周易》从出之大原也。

夫乾确然示人易矣，确，《说文》作霍。夫坤隤然示人简矣。隤，孟作退，陆、董、姚作妥。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功业见乎变，圣人之情见乎辞。

本上贞胜来，言吉凶之所以贞胜者，以乾刚坤柔其理原不相侔。

乾元至尊，健运不息，宜若不易，然其体流行无滞，变化各正，万物资之，则至易。坤道资生，万物杂然并见，宜若最繁，然顺承天德，无成代终，则至简。盖唯健，则难者不难；唯顺，则繁者不繁。确然者，理定而不移；隤然者，体定而不费。圣人效法乾坤作为易象，非能有外于易简也。法乾道之不息而征时，法坤体之镇静而定位。爻之有时、位，效此易简之理也。

乾德运行而无阻，故健，健则刚；坤道承天而代终，故顺，顺则柔。象之有刚柔，像此易简之理也。至爻象动于内而吉凶遂见于外，莫非易简之呈露，而吉凶安得不贞胜乎？吉凶既定，则趋避有几，故圣人参赞位育之功业遂因其变而可见，至于因爻象而系之辞，又所以审吉凶而定功业者，故圣人之情遂见乎辞，而乾坤易简之蕴亦遂不能掩矣。盖《易》书未作，爻象之理具于乾坤；《易》书既作，易简之理备于爻象。则圣人之以吉凶事业显于辞者，皆显此易简之精蕴而已。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孟喜：宝作保。何以守位曰仁，朱子曰：今本作仁，吕氏从古作人。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本上功业来，遂言圣人之功业。



圣人功业本乎易简，故遂从天地说起。大德者，易简之著见，无物不资也。生者，天资生物之始，地资生物之成也。位，天位，资之以参赞位育，故称大宝。仁字，《本义》从古作人，谓非众罔与守邦；来氏从王肃作仁，即保合之太和，元善之长也。然无人不可以言位，故位字中便已兼有人字，非有仁以得其心，则众非其众而位不可守，还当作仁字为正。况下言聚人之财，禁民之义，则此仁字自当与下文一例。财者，仁民之具，“理财”者，富之也，九赋九式是也。义者，辅仁之术，“正辞”与正名相似，即所以“禁民为非”也。教之也，一说理财、正辞、禁非，作三项。按：财有宜有不宜，故须理；辞欲其正，欲其合于宜也；非欲其禁，防其不合于宜也，故皆曰义。凡仁之与义，要皆功业所在，所以守位，而与生生之造化同德者也。

右第一章。《上系》首章由天地阴阳说出易、简、知、能，而继之以圣人之成位，见圣人之克配天地，此作《易》之源，《易》之体也。《下系》首章从卦中之爻象说出天地、易简、贞一之德，而因及圣人之功业，见圣人之参赞位育同符于天地，是易道之大用，《周易》之究竟也。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包，聚也；鸟兽全具曰牺。包本宓字，读作庖。古作“庖牺”，孟、京作“伏戏”，云：伏，服也；戏，化也。马作“虞羲”，或云“庖牺”，以网兽为食名。古呼包如孚，故孚、俯、付、伏通。
 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汉书》作“察法”，《乾凿度》引孔子曰：“诸鸟兽之文”，中观万物之宜。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王昭素谓是与天地之宜。司马贞《史记补》引此无天字。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上文说到功业，便是参赞边事，便具类情、通德之义。此言圣人之《易》所以能参赞位育者，因《易》卦之作非意为之也。其始观而取之，务期与天地人物不违，于以类情、通德，故能建功立业而参赞位育也。观者，理蕴于中，则观之而玩其理；取者，象著于外，则取之而合其象。

“观象于天”，如日月有升沉、星辰有显晦；又如日月有出庚见丁满甲之异，皆阴阳之消息也；又震巽象风雷、坎离象日月，皆象也。“法”，法象，山陵为阳，川泽为阴，艮山、兑泽、坎水、离火，五行八卦，一阴阳之消息也。象之法之，如三画之卦，上天、下地、中人；六画之卦，五、上象天之阴阳，初、二象地之刚柔。又如初、中、末之相循，准乎天而征时；上、中、下之不移，准乎地而定位。又如静爻明位，动爻征时，皆是也。

“鸟兽之文”，如禽飞、兽走、马健、牛顺是也。又如林栖者羽如叶，地行者毛如草，水游者鳞如波涛，及希革毛毡之类，皆阴阳之消息也。又如凤启文明，龙图龟书，皆是也。

“地之宜”，来氏以为充漆；徐桐谓伏羲犹尚鲜食，非有高黍、下稻。《九家易》曰：四方四维，八卦之位；山泽高卑，五土之宜。谓地之南北、阴阳、寒暑各有所宜，皆阴阳之消息也。橘不逾淮，鸛鹄不逾济，天津闻鵲，皆是也。

“近取诸身”，如首圆象天，足方象地，外而五形内而五性；又如乾首、坤腹，皆阴阳之消息也。

“远取诸物”，如动有飞潜，植有夭乔；又如乾为金玉，坤为布帛；又如龙鳞八十一，鲤鳞三十六，龟板中直分阴阳，左右各五纹，分五行，其中十二空象十二支、十二月，皆阴阳之消息也。凡此皆卦画未起，观之、取之以画卦之资，不得将观取之后画成之卦配言明矣。

上尽天文，下尽地理，中尽人物，见夫一阴一阳者，对待之体、交易之义所由生；或消或息者，流行之用，变易之义所由著。于是据其阳息而阴消，则画一奇以象阳，而乾、兑、离、震从阳而生者，因以次而列左；据其阴息而阳消，则画一偶以象阴，而巽、坎、艮、坤从阴而生者，因以次而列右。又阳动阴静，阳神阴形，阳明阴暗，阳有阴无，皆于观、取中得之。

“神明之德”即观、取中所得阴阳之理，精微而不测者也。八卦成列，器具而道存，健、顺之德，乾、坤通之；动、止之德，震、艮通之；悦、丽、险、入之德，兑、离、坎、巽通之。万物之情即观、取中所得阴阳之迹，散殊而不一者也。八卦成列，则爻成而象备，天、地之情，乾、坤类之；雷、风之情，震、巽类之；山、泽、水、火之情，艮、兑、坎、离类之。德者，阴阳之含蕴；情者，阴阳之形见。德潜而难见，故曰通；情显而易见，故曰类。

按：神明之德即太极之妙，隐寓于天文、地理、鸟兽、人物中者。今观而取之，故可通万物之情，即吉凶悔吝、得失忧虞，卦皆有以象之，故可类。

作结绳而为网罟，今石经作罔。以佃，古作田。以渔，古作鱼。盖取诸离。

上文通德、类情，皆说卦所由起，然观而取之，则通德之义已明，此后说制器尚象，全是类情之事，兼说通德亦可。

上取字是取之以画卦，此取字则卦画既成，通德而类情，准之以合于物理，达于人事者也。离为目，互巽为绳，重目而系以绳，网罟之目目相承者似之。《易溯》曰：二巽颠倒为结绳，两目相丽为网罟。兑兔、巽鱼，为网罟中物。以之取兽曰佃，取鱼曰渔。云峰胡氏以为非取于离，盖似离耳。果然，则取字说不去矣。上文既曰类情，则圣人卦画一成，而制器尚象由此以兴，有何不可？何必曰非取离也。

包牺氏没，神农氏作。农，虞本作耒，盖古文。斲木为耜，揉木为耒，揉，《食货志》作揉。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

耒耜，今之犁也。耜者，耒之首，斲木使锐而为之，今加铁铎，谓之耒头。耒者，耜之柄，揉木使曲而为之。其动也，在下之耜；能入者，在上之耒。以象言，则二体皆木，以德言，则上入下动，天下之利莫大于耕耨，于益之名义亦有合矣。艮为手，互坤土，木入土而动，耒耜象。又艮手揉木故曲。

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离日在上，日中象；互艮径路，震大涂，又为足，致民象；互见坎水、艮山，群珍所出，又伏巽，市利三倍，聚货象；巽为进退，退象；艮止，各得其所之象。货合于市，以所有易所无，各得其所，亦犹物之有间者，噬而嗑之也。合沙郑氏曰：始离，次益、次噬嗑，所取者食货而已。食货，生民之本也。

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古一本无此三字。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古作佑。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通谓行而无阻，变谓阴阳互易。阴阳相循无端，所以能久，凡事执持太坚，既久而不安必倦，圣人利导而通之，使不安于故常，变易新机，故民鼓舞而不倦，由之而莫知其所以然。神也，以渐而相忘于不言；化也，凡事用功既久，多不相宜，予之以不可知，从之以无所事，所以致宜也，宜字便含可久意。下文穷变通久，泛论其理，正发此四句之旨。盖“使民不倦”是方为时，“使民宜之”便说久远后矣。



《周易》之理，事势穷极必当更变，然后流通，既流通，然后安而可久。夫穷变、通久，乃理之循环而根极天命者，惟能奉若天道，当其时而通变宜民，则与天合德，是以自天佑之。不倦于始，宜民于终，而吉无不利矣。然其通变宜民，非圣人创为之。洪荒之世，草衣鲜食，风气未开，人文未著，礼义未兴，故黄帝尧舜因其变而通之。唯垂上衣下裳之制，以明尊卑贵贱之分，而天下自治者，盖取诸乾坤。为乾坤本循环而不已，实上下定位而不紊也。乾坤易蕴，在上而覆，故象衣；在下而顺，故象裳。垂衣以下，正通变宜民之事。《本义》曰：乾坤变化而无为。变化指前段，无为指后段。朱子发曰：二老合者，无为也；六子，自用也。十三卦独乾坤合为一卦。

按：上衣下裳，止具尊卑之义，而天下治三字中，含有变通宜民在内。

剡木为舟，陆德明作栳，古一本无此一句。剡木为楫，陆作桡，古楫作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古一本无此一句。盖取诸涣。剡，口姑切；剡，以冉切。

《本义》“致远以利天下”，疑衍。来氏以济不通句绝，致远句绝。剡，剡也，剡木中虚，可以载物；剡，斩削也，剡木末锐，可以进舟。“济不通”者，横渡水谓东西南北之阻绝者也；“致远”者，或放而下、或逆而上，谓千里百里之远道也。济不通与下文引重同，致远与下文致远同。下致远本引重来，此致远本济不通来。“取诸涣”者，艮手，乾金入木，剡、剡象；坎水，巽木，互震，动而流行若风，舟楫象；又艮手，震楫，亦舟行象。

服牛乘马，《说文》作犝，马一作备。引重致远，以利天下，古一本无此四字。盖取诸随。

上古牛未穿鼻，因性顺而穿其鼻，驯而服之；上古马未络首，因性健而络其首，驾而乘之。虞翻曰：否坤为牛，艮为鼻，中互巽绳，缚而牵于前，服象；巽绳缚物在牛背，上入而下动，服牛引致象；震为马、为道路，否乾为远，艮为手、为背，震为足、为动，巽股在马上而行于道路，乘马引重象。震由坤变，坤为牛，一奇在后，阳实而大，引重象；兑由乾来，乾为马，一偶在前，大道开张，致远象。牛非不可致远，引重者为其力也；马非不可引重，致远者为其捷也。此分承也。引、致相连说亦可。“取诸随”者，下动而上悦也。牛马随人而动，则可谓悦矣。《隅通》曰：牛生望前，则子行母前；望后，则子行母后，随其天也。马劣喜前，弩者喜后，随其性也。

重门击柝，《说文》作櫓，又作柝。以待暴客，郑本作口，干宝作暴，古文。盖取诸豫。

互艮门，震覆艮，亦门，重门象；豫一阳界五阴间，关象；震动善鸣，有声之木，柝象；艮为手，手动而鸣，击象；坎为盗，暴客象；艮为守门闾人，坤为阖，待暴客象；豫，逸也、备也，谦轻豫怠，逸也，恐逸豫，故豫备。待也者，豫备也。

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

互兑毁折，震木遇兑金，艮手震动，断木象；艮手持木入坤土，掘地象；艮止于下，象臼；震动于上，象杵；震出巽入，艮手持杵，出入臼中，舂象。美利天下者，乾也，本无乾，故不言利天下。

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

弦木使曲，剡木使锐。互坎木坚，离木槁，坎弓矢，离戈兵，兑毁折。木直而柔以水火，则曲；木坚而削以金、加以铍，则利。水火相息，皆有征伐义，故睽、未济皆伐鬼方。所以威天下者，为其睽乖不服也。黄疏曰：兑金、离火，相见杀机也。兑金射离甲而穿其中心，故睽有弦弧象。

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世，《说文》作代。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

栋，屋脊木；宇，椽也。一曰：宇，屋边也。栋直承而上，故言上；宇两垂而下，故言下。震木削以乾金，栋象；阳尊阴卑，两阴在上而卑，宇象；重阴在天上，雷以动之，互兑雨泽，覆巽为风，风雨象；四阳相比，上承而健，栋宇象。大过四阳相比，故亦称栋。大壮，壮固之义也。虞翻曰：无妄两象易也。无妄，乾在上，故称上古；艮为穴，居乾为野，巽为处，乾为圣人，后世圣人谓黄帝也，艮为宫室，变成大壮，乾人入宫，故易以宫室。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衣，去声。葬之中野，《汉书》作“藏之”。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盖取诸大过。

衣薪，谓覆以薪也；不封，无土堆而人不识也。大象坎隐伏，葬象；乾为衣，中互两乾，厚衣象；巽木，薪象；乾凿巽木而人在其中，棺槨象；乾为郊，中野象；巽为人，兑为口，伏艮为手，乾为人，木上有口，以手入乾，人入棺象。大过，过于厚也，小过养生，大过送死，唯送死可以当大事，故取大过。虞翻曰：中孚两象易也。本无乾，故不言上古，互乾，故但言古者；穿土称封，封，古窆字也。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白虎通》作理。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上古事简民淳，已事结绳以记之，关人者结绳以验之，上无私而下无伪，天下若是其治也。《九家易》曰：古者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夬本坤来，世下伏坤，书象；上又见乾，契象；以乾照坤，察象。夬，决也，乾兑皆金，兑为毁折，有刻划之义。大壮进而成夬，易震而兑，若刻划竹木者然。兑覆巽绳，使巽隐而兑现，故易结绳而为书契。古简策用竹木，以铅刀刻划之也。以此书契治百官，则功罪不敢欺；以此书契察万民，则诚伪无所隐。盖夬有明决之义，书契正所以明决天下之事情。此皆圣人制器尚象而类情之事，通德即在类情中，盖唯德通然后情可类也。虞翻曰：履两象易也。乾象在上，故复言上古；后世圣人指黄帝尧舜。大壮、大过、夬，此三盖取直两象上下相易，故俱言易之。大壮本无妄、夬本履，乾象俱在上，故言上古。中孚无乾、大过乾不在上，故但言古者。

右第二章。言制器尚象、类情通德之事。网罟、耒耜所以足民食，交易、舟车所以通民财，弦弓、门柝所以防民患，杵臼以利其用，衣服以华其身，宫室以安其居，棺槨以送其死，所以为民利用安身、养生送死无遗憾矣。然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卒归于夬之书契，盖器利用便则巧伪生，圣人忧之，故以书契终之。特举十三卦制器之象，以为诸象通例，故下章遂有象像之说。

是故《易》者，象也；象者，像也。孟、京、虞、董、姚像亦作象。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上言制器，有取于卦象，故此即象释之，以为形像之像。

象，似也，像则指形言。虞翻谓，日月在天，成八卦之象。盖谓易字即日月合形也。若但如此言象，则象、像不分矣。须知《易》中实理原无可言，因据相似者证之。故曰“《易》者，象也”，所谓相似者，即有形之物证之，故曰“彖者，像也”，象字虚，像字实，如天与龙、牝马、冰霜，皆像也。木挺曰材，材，干也，谓卦之能也，如“元亨利贞”言纯阳至健之能，“元亨利牝马之贞”言纯阴至顺之能也。凡夫德体象变，卦义皆其能也。效，法也、献也，发露之义，言爻效天下之动，即所云“易以贡”也。象



也二句，指卦言，是说伏羲之《易》；彖者句，指《彖传》，是说文王之《易》；爻也三句，指爻辞，是说周公之《易》。天下之动，如婚媾、祭祀、建侯、行师，不可枚举，爻辞之易者，效乎动之顺理者焉；爻辞之险者，效乎动之逆理者焉。生者从此而生，著者自微而著。吉凶在事，本显，故曰生；悔吝在心，尚微，故曰著。悔有改过之意，至于吉则悔之著；吝有文过之意，至于凶则吝之著也。彖者，象之材；天下之动，象之变。吉凶悔吝则据象以生，因象而著也。

右第三章。此因制器尚象而遂释象字之义，恐拘天德者忘人事，拘人事者忘天德也。

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其故何也？阳卦奇，阴卦偶。其德行去声。何也？阳一君而二民，《仲长统传》引民作臣。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亦本象字来。阴阳奇偶皆象也，其多少、君民、君子、小人之说，则贵阳之义也。此言已成之卦，阴阳有多寡，奇者阳之独，偶者阳之重也。

《本义》谓阳卦皆五画，阴卦皆四画，其象亦是如此。第此节说君子小人及君民之分，全是贵阳，专论阳爻矣。盖阳动阴静，阳有为阴无为，故论阳不论阴，所由谓一阳为奇，重阳为偶也。下文以君民别尊卑，以君子小人别邪正，则贵贱可知。上何也？论六子之纯杂，自形下者言；下何也？论六子之德行，自形上者言。德行兼善恶，与上故字相对，阳尊统阴，有君道焉，阴贱承阳，有民道焉。阳以不息为用，阳不资始，则阴无以资生，故因统天而谓之君。阴静而无为，以承受为用，使阳德不施，阴必无以自资其生，故阴以无成代终而谓之民。

右第四章。本上章象字，因发贵阳之义。

《易》曰：“憧憧往来，京作憧，古重、童通用。朋从尔思。”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

释咸九四爻，亦如上传拟议之事。

爻言人不能守正相忘于感应之自然，唯是憧憧忙乱于尔所往来，则亦唯所感之朋应尔之思而已。盖所思者既私，则所从者亦狭，因把一个往来在心上不少放下，这便是思虑。思者心之用，虑者思之深。致，极也，使之至也。

煦按：爻辞既以纷扰为非，孔子又云“何思何虑”，则当重“同归”、“一致”四字，是探本穷原、去繁就约之旨。中节日月寒暑虽兼言往来屈伸，似若相循不息者，然言往兼言来，言伸兼言屈，毕竟所重在来、屈边。观后言屈以求伸、蜚以存身，及入神、安身之说，则注意可知。“殊途同归”，在行事上说，言所行之道虽异，而要归之地则同。“一致百虑”，在用心时说，言设想之地不在多，而百务纷纭皆可虑也，可知天下之理至简而可以御繁、至约而可以该博，何思何虑为哉！思虑上安天下字，便是逐逐于外，便非同归一致之理，可知孔子非禁人以思，但不必驰逐于外耳。

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姚作伸，古伸、信同音。《淇澳》公曰信者，时至而应也，竟作信字解。朱子从韦昭说。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上文憧憧往来，纷扰者也。此言一往一来，往来齐一者也。

变坎故言月，互离故言日。坎冬、离夏，下艮东北，春也，覆震亦春，兑秋也，四时象备，故言岁。然寒暑之说止为坎离言耳。成功者退，谓之屈；方来者进，谓之信。一往一来、一屈一信，循环不已，谓之相感。利者，功也，日月有照临之功，岁序有始终生成之功。有往则有来，有屈则有信，原非溺于一偏也。在造化者何有于思虑而憧憧

往来乎！

煦按：变感言往来，而蹇卦全言往来。卦变所通，莫明于此。此见伏动变四通之说，所由与康节之天四卦含地四卦同一义也。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蛇，陆、虞作蛰。以存身也。陆、董、姚作全身。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上节言造化之屈信往来感应，自然之常理。此节即物理、圣学，言屈信往来之理，亦莫非自然之机。

蠖屈行虫，观此节重屈、蛰二字，则知首节重“同归”、“一致”四字。盖屈、蛰即静专之义，正与“憧憧往来”相反。上节往来、屈信虽对举，其意谓往必有来、信必有屈，未尝一味走入往边、信边，以见感应有本，无事纷驰外骛耳。屈信止如动静，凡动皆由静起，此即同归之知，所归一致之致于一也。

“精义”、“利用”当绝句，“入神”连“致用”句，“安身”连“崇德”句。精有秘密之义，自其蕴蓄言，所谓屈也。神者两在不测，兼内外合始终而贯之，所谓信也。不可专说在内，谓精密其义蕴，正所以入神而妙于其用也。此句从静说向动，即从屈说向信也。利用之用，即致用之用，致用自其发迹见远者言，利用自其处置停当时言，所谓信也。安如安土敦仁之安，论效虽在用后，论位却在用前，正是静时，正是屈字之义。德谓得于己，不曰立而曰崇，自其已得后言在内之积累也。利用便是信了，安崇皆屈边事，犹云欲利其用者，正求安身以崇德也，此从动说向静，即从信说向屈也。总见动静相循，仍是次节屈信往来之义，正欲明首节殊涂同归、百虑一致之义。此与显仁、藏用相似。

旧以“入神”连“精义”，夫神独在内者乎？以“安身”连“利用”，夫既在用边，则不免经营动作，而身能安乎？尺蠖、龙蛇，忽然插此二语，诚乃大奇。尝观《宋史》言希夷善睡，说者以为得龙蛰之法，孔子《系传》已先言之，或别有妙旨也。及观下文藏器、待时与见几之说，及絪縕化醇、构精化生之说，或其中另有秘旨乎！圣门极聪明者无过颜子，止曰“其殆庶几乎”，或者颜子可至而犹未至也。及观子贡反筑室，独居其后，始皇掘墓，乃有七壁之讖，意者子贡之藏坎，则子贡之深契秘旨盖可想矣，特不可向痴人说梦。

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上精义四句皆用功之事，故用两以字，便是有所冀于其后。

“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便见得精进不已，后必难量，只须到穷神知化，方为德盛，德盛则不止于崇矣。穷神说在用边，极神之妙而无勿用也；知化说在体边，达化之原而无勿悉也。到此则内外浑融，故为德盛。总缘憧憧者逐外而忘本，故为探本穷源之论，使纷驰者有以自返，又以见本原之大用如此难量，彼憧憧往来者何为也哉！

《易》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将至，陆德明期作其。妻其可得见耶？

释困六三爻义，此屈非所屈而身不能安之象。

石指四，四刚在前，则必为所困；蒺藜指二，二刚在后，则非所宜据。妻指上六，上柔应而不应，其病固以二、四刚强实在阴柔不中正上，谓非所宜困，乃被困而不前，则招尤贻讥，名必辱矣。非所宜据，乃据而失所，依则适以取祸，身必危矣。名辱身危，死期将至，应既不能相援，身又不能之应，妻能见乎？陆绩曰：三从困辱之家，走



之大过，为棺槨死丧，故曰死期将至。元公曰：困爻反明利用安身；解爻正明利用安身；噬嗑反言见身不能安，否爻言身安以保国家，鼎爻则身不安之象也，豫复提几以应精入致一应一致，恒应咸，天下无深浅，总以明心学耳。此爻前后皆失所依，正与憧憧相似。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括，是以出而有获，语成器而动者也。

释解上六爻义。在解以解悖为义，所以发上爻之用，此及解悖之具，则致用之本也。

鸷禽害物，所当去也；弓矢，射隼之器，所当备也。执以射隼，又非人莫与也。除害既必须人，则人所以致用之具必待取给临时，不已晚乎？盖君子有用于天下，常至括碍者，唯无其器、无其时耳。既有其器，又乘其时，是以一出而有获。虞翻曰：离为隼，故称禽；离为矢，坎为弓，坤为器、为身、为藏，艮为待、为时，震为动，乾三伏阳，出而成乾，为君子，称人，上称公，三应上，故上令三出而射隼，此谓伏阳出而成乾，令三射隼与象旨不符。

煦按：藏器由信说向屈，是安身崇德之事；由藏而动，是从屈说向信，是人神致用之事。皆安身也。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举正》作动。不威不怨。《说苑》作“不威小，不怨大”。小惩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灭趾无咎。”趾一作止。此之谓也。

释噬嗑初九爻义，欲人之能改以求安身，无逐逐于憧憧往来也。

可耻者莫如不仁，小人则甘心不仁；可畏者莫如不义，小人则甘心不义。其所劝唯利，不见利则不劝，而勇于趋；其所惩唯威，不威则不怨，而果于避。今所惩虽甚小，然可以止恶于初，则所诫甚大，此正小人之福也。小惩谓初阴卑下，大诫谓阳爻也。一说不劝本不耻来，不怨本不见义来，作分承说。一说以劝兼仁义，惩兼不仁、不义，小惩大诫贴履校灭趾，小人之福贴无咎。

按：此当与颜子之复同看。复为不远之复，此为违之既久而始改者也。以在方改之初，故说入初爻。灭趾之惩未至于身，大诫之福则身之既安矣。

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今石经作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灭耳，何，去声。凶。”

释噬嗑上九爻。引此正见初爻之善，初为事始，上为事终，当初而惩，则后之改革可知，故其身可安。

何校乃积恶负罪之象，灭耳为罪大不可解之象，始而不善，一改便尽，终而不善，则从前之积累，必非朝夕之故，故曰积。凡事创始必微，逮于渐积，必非其故，故曰大。恶极罪大，必至灭耳，身何由安？改过莫如初，几动以静为初，信以屈为初，《春秋》：谨始慎微，天道也。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释否九五爻义。此言祸福之倚伏，以见屈伸相循之妙。

存与治，皆图安之事，来氏以安位贴身保，存贴家，有治贴国。须知安危、存亡、治乱，身与家国皆有之，合三者而言，则始于治乱，驯而至于安危，究竟底于存亡，故家国可保，便兼治、存在内。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陈曰知，徐作智。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鲜，陆作𦵏。《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马作粥。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胜音升。

释鼎九四爻。上言烛始见终、转危为安者，便含有智字义。此反言德、知、力之不足，见其不胜任也，故下节言知几之知，见其知之早，不俟终日，见其力之断。

以九居四，故“德薄”；四在乾上，又近君，故“位尊”。乾为知、为大，四互乾体，故“谋大”。五至初，体大过，本末弱，故“力小”。过四应阴，此亦应阴，故不胜，同义。“鲜不及”，谓鲜不及祸也。

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读，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汉书》引此有凶字。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易》曰：“介于石，诸家作砅。不终日，贞吉。”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

释豫六二爻。

豫九四大得有得，盖四阳为卦主，得其时矣。初以应交，三以比交，皆谄四者也。二隔三，不与四交，不谄矣。初鸣豫凶，不正者也，初虽比二，二中正，不读慢。下交不读也。上交宜恭顺，而或失之谄；下交宜和易，而或失之读。不谄不读，其具有先见之明乎，故曰知几。未动则吉凶无形，已动则吉凶有象，非几也，几则方动，至微而未显者也。此则长善之仁，由保合之太和，从初肇见，故为“吉之先见”，而未始有凶也。爻变离为日，几则未变时，故曰“不俟终日”。盖生人之性，资始于乾元之亨，乃有保合之太和，既曰太和，必非戾气可得而杂，故《文言》发明率性之道，便曰善长，又曰体仁长人，而子思遂以为发皆中节，孟子遂确乎谓为性善。其邪妄之生，皆由外面，缘感而入畜于心地，渐次发生，渐次长养，要非本性所有，故孔子以克己教颜回，首曰勿视勿听，禁其外之杂，所以养其中之纯也，知性中原无不善，则性之方动，全是吉征可知。此中安有不善，可言凶咎乎？自汉儒添入凶字，宋儒言性，遂有义理、气质之分，要亦本于几。善恶之一言，夫不唯几在微眇之际，必无善恶可以形见，即以几为两歧之名，便非动微之旨，恐于孔子《易传》亦不相合。

不谄、不读何云知几？盖谄、读皆染于习俗，原非本性，不谄、不读则本于天命，发于自然，故说出动之微，见得性之方。动本无所杂，故确乎以为不谄、不读，而又以为吉之先见也。若至著见而杂，则吉不吉未可知矣。

坤土在山下，故言石。断，决也，“断可识”者，言决断可知也。按：介字即界限之界，因上下两刚如石，三处其中，前后俱坚，故须察几，所以详说几字。姚信曰：二下交初，故曰知微；上交于三，故曰知彰；体坤处中，故曰知柔；与四同功，故曰知刚。

煦按：此四语当重微、刚二字，知刚故不谄，知微故不读，彰与柔特相形以见耳。不谄、不读，即不上不下、不亢不抑之义，谓居中而柔顺也。元公曰：豫复坤震之际，动静之交也，故皆言几。豫二贞吉，坤道也，复初元吉，乾道也，二节总言贞吉悔亡，与咸四爻辞相应。煦按：屈信、往来、动静，天地之几也；进退，人身之几也。其妙全在知字，与精义相照。

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易》曰：“不远复，无祇悔，元吉。”

释复初九爻义。

虞翻、侯果皆曰此明知微之难。殆，将也；庶，近也。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此正克己之学，所称四勿者也。周子因此处有不善二字，遂有几善恶之说，不知



不善二字为颜子言也，非言几也。生人之性，全是太和，浑然至善，圣人全体无亏，至真无妄，常人牵于外缘，则杂之杂矣。颜子去圣人一间，故不能无不善之几，所以有不贰过之说，却将到圣人地位，所以有不远之复，是不善二字即颜子之过，故曰庶于几，非谓几中兼有不善，因其尚未纯全，故有克己之训，己即不善也，所以有四勿之说。孩提知爱、知敬，大人不失赤子，有何不善可言。虞翻曰：几者，阳也，阳在复初称几。

煦按：阳，动者也，复，动之始也，故曰几，此正“精义入神”之妙，所云“知至至之”之事也。

天地絪縕，虞、姚作氤氲，《说文》作壹壹，班固典引作烟縕。戴侗曰：显当从日。縕一作纁。万物化醇；男女构精，郑作觐合也，徐作媾。万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言致一也。

释损六三爻。

縕，麻线；縕，绵絮。借字以喻天地之气，缠绵交固之义。醇本醇酒，谓凝厚也，亦借字。男女谓万物之男女，即阴阳也。论卦象，坤在中爻，上下皆天，有天将地缠绵之象；论两体，少男上而少女下，男止女悦，有男女构精之象，故以天地男女并言。四句连看，则天地为万物之大父母，天地两物也，縕縕化醇则天地之气交，专而致一者也；男女即天地化醇后形上之阴阳，亦两物也，构精化生则男女之气交，专而致一者也。致专一也，阴阳相交则专一，凡一皆从两字形出。张子曰：两不立则一无可见。是也。本卦应爻皆阴阳相配，故曰致一。干宝曰：不言阴阳而言男女，三人位，为言人事也。损反成益，万物出震，故曰万物化生。

煦按：天地男女，两也。縕縕，气交也，专一不二，故化醇；构精，形交也，专一不二，故化生。“易曰”云云者，正以损一人者两也，得其友者亦两也，两相与则专一，若三则杂乱矣，岂能成功。损三应上，此往彼来，却又相应，原无杂揉，故曰“致一”。《周易》唯主宰之太极难可名言，孔子于此发致一之理，即流行之太极也。首节言一致，而下言往来、屈信、动藏、安危、存亡、治乱，其后又说知几，皆在两处说，而内外浑一之妙犹未能见出，故特引此，从阴阳中寻出太极，以见两之致一，而发太极之理。至损一得友之辨，详具损卦。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去声。}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动则民不与也，^{与，《举正》作辅。}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释益上九爻。

上由安身说出知几、致一，是已索搜到源头精微处，以明精义、崇德之事。此说向动作有为边，是安身以后之作用，见得身安心定然后可肆应不穷，总为憧憧者言持己接物之道。安、易、定，非一日之积，是立心之恒者，故引勿恒者反证之，正与憧憧往来者相对。

“安其身”者，平日使内无愧怍，外无倾险，不亢不抑，而身安如是，既久然后出而动作，何往不宜。若取给偶然，行险以动，是危其身矣，失道者寡助，故民不与。

“易其心”者，平日心平气和，然后出而相语，则民必应之。若取给临时，使势利阻于外，危亡惑于内，有所恐惧而语，则民不应。

“定其交”者，平日志同道合，结契既久，其交定矣，然后出而相求，则民必与之。若骤而相值，声气未通，遽欲有求，已无所施，犹望其报，则民不与矣。

向作临民说，来氏民兼上下，易作平易，则惧非自惧，恐之使畏也。上与字，党与也；下与字，取与也。“莫之与”，即“莫益之”，“伤之者”，即“击之”也，皆“立心勿恒”之“凶”也。安、易、定皆心上持久工夫，是得一之事，便与憧憧者不蒙，能安、能易、能定，则所挟者始终如一，常伸而不屈矣。黄元公曰：此章发明心学，以见下经首咸恒之义。

右第五章。此十一卦，非徒发小《象》未尽之义，与七章九卦相似，皆所以标圣学也。第九卦各开言之，此当联贯看耳。通章虽说持己接物之道，约其大旨，无非心学。《上传》第八章所引七卦，皆在言行交际上说，此章言天道之屈信，以穷神知化、审时慎微、图存于亡、量力而进、见几而作，所以见天地之心，体得一之妙，而常惧以危亡之戒，皆心学之最精最切者也。

卷 十 六

系辞下传

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恒、虞门下有户字。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此章向来作泛说卦爻，未会立言之旨。今更正之，先言乾坤所自始，以见图与《易》之所自合；又原名称所由定，以见图与《易》之所由分，此节言羲图所具之蕴，观后开卦称名之说，可知门者从出之地，乾坤两象乃六十四卦所从出，故谓为门。

《上传》言缊，自其在中者言无物不包；此言门，自其在外者言无物不由。乾坤两象，即羲图初画之两仪，故下遂以阴阳解之。有形质曰物，因后此生生不穷之物皆生于乾坤，故遂以能生物者而亦称为阴物、阳物。天地男女皆有形质者也，论二物之德，则阴与阳合，阳与阴合而其情相得；论二物之体，则刚自刚、柔自柔，而其质不同。

“阴阳”，两仪也；“合德”，四象也；“刚柔有体”，八卦也。“体天地之撰”，指八卦；“通神明之德”，指八卦所由来，谓太极也。皆言图也。以，用也；撰，结撰也。今人称文之结构者为撰。雷、风、山、泽、水、火，有形有气，皆其结撰于天地者也。一曰撰犹事也，此解亦当。盖八卦之象既成，事物皆在其中矣。一曰述也、数也。体者，与天地之所结撰同体而不二也。德者，理也，神明之德，太极、阴阳、健顺、动止，不可测者是也。可见者易以二物体之，比合而无可分；不可测者易以二物通之，精入而发其妙。刚交于柔而成三男之体，柔交于刚而成三女之体，又男女自交而成六十四卦。刚柔杂撰之体，天地之撰即刚柔之体，神明之德即所合之德，体中潜蕴者也。

虞之曰：无形之易括于两画中，谓之缊，故兼形上之称；有象之《易》辟于两画后，谓之门，故及合德之事。前以神明之德先万物，明作《易》之兼该；此以神明之德承天地，明作《易》之断报。

煦按：乾坤说作两画，是自图中看出，最为得解。神明之德先万物，是自隐说到显；神明之德先天地，是自有形说入无形。

其称名也杂而不越，《说文》作迺。于稽其类，其衰世之意邪。

伏羲初画止有四图，便足传先天之道，其时未开为卦，安得遽有卦名。今欲知其称名之时，便当观其称名之义。夫六十四卦，其体各殊，其名亦异，亦云杂矣，而要皆得



于伏羲之先天，未有能逾者也，而要皆定于本卦之体象，未有能逾者也，故云不越。乃即其命名之义，参诸其时而考之，知非伏羲时便有此名。今观师、讼、鼎、井，宫室衣裳，杵臼耒耜，皆非嗜欲未开、人情浑噩时所有，可知此等皆后世圣人深惧世道衰微，藉以挽回气运，其用意如此，因称如此之名。称名之名，指卦不指爻，盖此是开卦时，非开爻时也。

衰世不指文王，《连山》、《归藏》早已开图为卦矣，又不可以《连山》、《归藏》为衰世。观一意字，便知作《易》圣人寄维持世道之心于卦爻，亦非谓正当衰世乃始开卦命名而维持之，此即孟子尚论之法。

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本义》：“而微显”当作“显微而”。阐幽，开而《本义》：“开而之而，亦疑有误。虞本开而当名句。”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

节中用开字一转，正图与卦之攸分，见羲图、文卦意各有在，各擅其妙也。然图与卦皆易也，故上以易字统之。往谓由今而往，来谓由前而来，来言源头，往言究竟。《易》中往来原无二理，非谓往为已往，来为将来也。《彖》于内卦称来，与周公之称初，即察来之意，于外卦称往，则据已有内卦而言，指外卦也。彰，显著也，谓由四至上，卦体已成，其两仪、四象、八卦之往于外者，有体可见，故甚彰也。来谓由来，察，精详也，谓卦有由成，初必在内，其两仪、四象、八卦之所以有初，必有从来之处，故须察也。《周易》本传道之书，太极不容言说，故伏羲寄其义于圆图之虚中，是即两仪之来处。孔子《彖传》内卦悉称来矣，而此又欲其察来，察其所由来者耳。彰往察来，是分图之内外而言，下用而字一转，又另是一意，言四象、八卦之体既成于外，显然可见矣。乃必推极于两仪未起由来之地，是彰往之显于外者，有以微之，万物资始之元本极幽深，最难察识，乃必由两仪、四象、八卦究极于亨而利贞之后，是来处之幽潜于内而难察者，又有以阐之。微显是引外而入内，阐幽是引内而出外，此四字合图之内外而言。此上说伏羲未开之图、内外相倚之蕴也。

开者，后世圣人作《易》必须开图，始成六十四卦。《本义》谓“而微显”之“而”当在下，又谓“微显”宜倒，又谓“开而”之“而”疑有误，今观上文，以称名、稽类为衰世之意，则可知“开而当名”为作《易》时矣，必开而后当名，则未开之时必未有名可知，开字既在彰往八字之下，则彰往八字必是说未开之图可知。然未开之图却加易字于上，以羲图作为易原本，故遂谓图为易也。又谓羲图原具变易之理，文王遂取其义而命为《周易》耳。当名者，圆图初开，其象六十有四，非名以命之，则杂而无纪，于是因卦画之阴阳、多寡、上下与其中之义蕴，而当其体以命之名，如乾健、坤顺、坎险、离丽是也。前云“杂而不越”，“不越”即“当”也。“辨物”者，辨其象而拟之以物，如天、地、山、泽、乾马、坤牛、乾首、坤腹是也。“正言”以标其德，如“元亨利贞”、“利牝马之贞”是也。“断辞”以决其吉凶，如“利建侯”、“利有攸往”、“利涉大川”与“不利”之说是也。当矣、辨矣、正矣、断矣，而《周易》之妙足以发羲图之蕴者，于是乎全备，而《易》书于是乎起矣，此文王之《易》之妙也。

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因贰以济民行，去声，郑云或当作式。以明得失之报。

上节当名八字，言方作《易》，此又本当、辨、正、断而推广言之。

称名本当名来，取类本辨物来，小大之说是合当名辨物为一，义与微显阐幽说往来者相似。旨远、辞文本正言来，曲中、肆隐本断辞来，然吉凶之断即在正言中，是正与

断亦一义也。称名小，如鼎、井，一物而名卦，讼、噬，一事而名卦，不在大也。取类大，如乾坤之天地、父母、金玉、布帛，广其象而不能尽也，此当名辨物之妙也。远言其深幽，文言其光采，此正言之微显俱到者也。直而可中，其稍委曲者不中矣，有不中则不可以言中，此正言之妙也。辞虽备而鲜不测之神，亦无取于肆陈，“言曲而中”，则必无不中，“事肆而隐”，则无事不通神明之德，故可因民心之疑贰，以决断其吉凶悔吝，此断辞之妙也。“中”，谓悔吝忧虞之不爽，“肆”，备也、陈也。济行者，吉知所趋、凶知所避也。要之，明逆理而失、顺理而得之报，以示人，使不迷于所从耳。此文、周之《易》所以发羲图之蕴，而为开物成务，维持世道，挽回气化之书也。

右第六章。言文、周之《易》本于羲图，而图之与《易》又各具一义，不可不分，故中用一开字，因以见时为中古，嗜欲未开，诸务未起，卦爻不必拆，名称不必有，而先天四图已足传先天之道，为心学之始。因卦之有名，而知名卦者为衰世，则可知伏羲之时必非衰世，伏羲之图必未尝开，而图与《易》分，皆后世圣人之事。然《周易》实非有外于羲图，故用一开字以别之。当知全部《周易》皆是先天，今试观揲蓍求卦，每三变而成爻，不过蓍数之多寡而已，即别为阴、阳、太、少，有何形象而不谓为先天乎？文、周卦爻既是先天，则文、周之《易》皆伏羲之图可知，安得不明图、《易》之所由分，安得不明图、《易》之所由合乎？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本上章衰世之意而言。“有忧患”即衰世之意。

兴者，溯其始也。上以命名为衰世，《系》以庖牺为中古，则有忧患而作《易》必非中古，今日兴于中古，谓作《易》之原从伏羲先天图中出也，与上章彰往之上便添《易》字相似。故谓中古即有忧患，固非，谓三《易》之作仍为中古，亦非。

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此见卦德之有关于人，八卦俱依经为序。

履，礼也，上天下泽，定分不移，修德以礼，则躬行实践，有所依据，亦犹根基既立，然后可渐进崇高。柄所以持物，谦所以持礼，自卑而尊人，又为礼者所当执持勿失也。复乃天心呈露、天则将见之候，善端之生悉由此始，犹木有根株，枝叶自然畅茂。善端既生，不能保其无失，非所守恒久而坚固不可。然善端虽守而勿失，未必人欲尽去，又当于忿欲之萌损之又损，以至于无，是进、修之道也。然又不可以小善自足，必迁善改过，日益加增，而德始充裕。然德虽裕于常时，至于处困尤足验生平得力，困而亨则君子，穷斯滥则小人，故须辨。井有常而不动者也，人能德性坚定，不变所守，故为德之地。然德成于己，未必应用皆善，巽者顺乎其理而深入之，始可以制事也。

照按：上经三卦与下经六卦相配，前后皆依经序。上三卦至复，言本大体也；下六卦至巽，言制大用也。来氏以履下七卦皆言持己，并作施泽于人说。

照按：基谓后有可增，柄谓心有所持，本谓大体已具，固谓杂感不摇，修谓去其有余，裕谓充其不足，辨谓智生，地谓体安，制谓用行也。龚括苍曰：三陈，初德也，次体也，次用也。胡云峰曰：夫子偶即九卦言之。然上经自乾至履九卦，下经首恒至损、益亦九卦；上经履至谦五卦，下经益至困、井亦五卦；上经谦至复又九卦，下经井至巽亦九卦；上经自复而八卦为下经之恒，下经自巽而未济亦八卦转为上经之乾，非偶然者，于此见文王之心焉。凡十卦，置乾不言，乾为君也，无离而互离，用晦而明也。



履，和而至；谦，尊而光；复，小而辨于物；恒，杂而不厌；损，先难而后易；益，长裕而不设；困，穷而通；井，居其所而迁；巽，称而隐。

此言卦德之妙。

履为德基，固顺人情而无拂和矣，然一皆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却是极至的道理。谦为德柄，宜若自卑且自晦矣，然人益敬服，终必显著，则尊而光也。复为德本，是一念善端之发，宜若甚微，然阳明之用无有大小，既见天心，则阴邪皆所烛照而能辨别众欲矣，事之杂乘者必至于厌。恒为德固，虽处横逆杂乘之地而所守益坚，自不厌恶。凡事之难者则必不易，损为德修，其先惩忿窒欲，克己最难，习之既久，渐就平易矣。凡事之充长者不能无所施为，益为德裕，迁善则善日长，改过则过日寡，既充长矣，不待更有所作为以求其长也，谓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故不设也。煦按：凡充裕者取之各足，何待于设。迁善之道裕，则迁者不劳于设；改过之道裕，则改者不劳于设。穷者多阻滞不通，人穷则不通，因为德辨，身虽穷困而乐天知命，道未尝不通也。

煦按：此当是困心衡虑而知识日开。居其所者恒不能迁，动静殊也，井为德地，其体镇静，而功用所及泛应不穷，是体虽静而用未尝不动也。按：此说到功用，则地字之解当如来氏。轻重适均之谓称，称则人所可见者也，然巽为德制，能顺其理，则因时以称其宜，性入而伏，则又形迹之不露而隐矣。此九卦之才德不同，皆能各尽其善，所以能为修德之助。

履以和行，谦以制礼，复以自知，恒以一德，损以远害，益以兴利，困以寡怨，井以辨义，巽以行权。

此言卦德足以适用。

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履和而至，故人可用之以和其行，兑悦故言和。礼以恭敬逊让为本，故谦可用之以制礼。震为行也，阴道柔暗，善端之复则阳明，故曰自知，谓见天地之心也，即颜子知几之义。德不恒，则二三常则；始终如一，故可以一德。损能惩忿，则不激烈而致亡身；损能窒欲，则不因利而招祸患。迁善改过，日进高明，驯至美大，圣神何利如之。因为德辨，宁于己薄而于人厚，故寡怨于人。井为德地，而居所能迁，则体立而用行，身安而利溥，故有以辨义。巽为德制，乃称而能隐，则不失乎轻重之宜，不滞于一定之理，故可以行权。此九卦之所以处忧患而克当也。

右第七章。前章言图，释伏羲之易也；此章言卦，释文王之《易》也；八章以下详言爻，释周公之《易》也。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自此至十章皆释周公之爻。十一章专说卦之大用，十二章兼说卦爻之大用。

“不可远”即不可离，周于天下古今之变，切于人生日用之常，以之修德广业，以之安居乐玩，皆不可离也。“道”即一阴一阳之谓。“屡迁”者，不执一也。此下则言屡迁而不可远之事。阴阳变动，初无定居，六爻虚位，任其周流，阴阳往来如寄，皆非实有。盖九为乾，六为坤，乾动坤静，乾有为坤无为。乾以神用，故可征时；坤以形用，故可定位。是位者坤之有也，乾阳游发其中，或上或下，始成卦体，故以为周流于六之虚位，阳之称实，非果实也，正如果核仁之在中者为实，以物贮器中亦曰实。坤之六位非阳莫实，则坤犹虚位耳，故谓六位为六虚。“刚柔相易”谓刚之位柔亦居之，柔之位刚亦居之，

又如刚变为柔、柔变为刚，皆是也。“典要”谓不可以定法绳也，亦唯变之所趋而已。

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旧本无“无”字。

此节言卦爻之适用。

自来皆就人说，玩一使字、知字、明字，则“出入以度”及“外内”字断当在卦爻上说，盖知之、明之者人，而使之然者则卦爻也。“出入”自交易变易处言，如自下而往上为出，穷上而返下为入；又如阳变阴则阳入而阴出，阴变阳则阴入而阳出。由复至乾、由姤至坤，皆有程度，“以度”者，不遗漏、不凌越也。“外内”以定位言，谓入而来居于内，出而往居于外，一出一入、一内一外，其当位不当位有多少变态，使人知之，那得不惧。韩康伯曰：明出入之度，使人知外内之戒也。出入犹行藏，外内犹隐显。遯以远时为吉，丰以幽隐致凶，渐以高显为美，明夷以处暗利贞，此外内之戒也。

按：明字与知字同，亦本使字说。谓吉凶祸福见于卦爻者，昭然明白，故即所以致忧患之故。无有师保二句，亦是使人如此，如云不待教诲，自然亲爱之无已也。观一又字，上下两段自是两义。来氏以上段作畏，下段作爱，良是。又一说下段承上段来，明于忧患，正使字中的道理；无有师保二句，正知惧之实。

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此为用《易》者言。

谓人于观象之初，率其卦爻之辞而揆度其事理之所向，则卦爻出入之度，忧患之故，自能确然见其定理，不可为典要者，而亦有典常矣。既字对初字言，究，竟也。“苟非其人，道不虚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

右第八章。《易》至于审爻则动变相循，出入进退通于人事，故此章遂以人事言之。

《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

此言圣人始初作《易》观象定辞之法，故用《易》书领起，言所由成书之道也。

“质”谓卦体，初卦之始、上卦之终，由初至上，始成卦体，然后内外备而贞悔全。“六爻相杂”谓体中所具之爻，有刚柔、上下、多寡、变动之殊，刚柔不必皆同，始终不必一致。盖刚柔之成质者，物也；始终之无定者，时也。时如复、夬之为复、夬、姤、剥之为姤、剥是也。位之象物虽有定体，然既以为时物，则在变动不居上说。如乾，龙物也，而始终内外不同，因有潜、见、飞、跃之殊也；渐，鸿物也，而始终内外不同，因有盘、陆、木之殊也。盖卦为爻体，爻为卦用，体有定而用无定也。

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辞拟之，卒成之终。

本上《易》书说。

原始要终为质之义，初、上即始终。卦之初爻，端倪方露，多幽隐难知；卦之上爻，体段已成，则显明易见。以初爻出于太极，其几方动，其体未全，故曰“难知”，孔子所由谓为察来；上为卦末，象显于有形，其卦已成，其质已著，故曰“易知”，孔子所由谓为彰往。盖卦至五爻，其一未成，后尚有阴阳动静之分，及上爻既成，始有定体，显然昭著于外，故易知。本谓初，末谓上。据上而论，初固为本，然初所由来必有大本存焉，此圣人传心之秘也。唯难知，故圣人作《易》，于初爻之辞亦必商量拟议，观其隐深之妙，不敢轻易措辞；唯易知，故上爻不烦更拟，不过因初之象占而成其终。如乾初曰“潜”，便不可知矣，上九曰“亢”，便显然矣。复初之几，迷复之凶，亦同。侯果举噬嗑初、上，就人事言，亦有理。



若夫杂物撰德，郑玄撰作算数也。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

本《易》书来。

发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之义。初、上之义既已阐矣，若夫散见于爻而有形可象者，物也；杂著于爻中而万物之情已类，隐秘于爻而有能可效者，德也。结撰于爻中而神明之德已通，即物与德之善者而辨其为是，即物与德之恶者而辨其为非，非合中四爻以求之，则物虽杂而未尽，德虽撰而未该，是非虽辨而无以相发明，安云备哉！“中爻”谓在中之四爻，对初、上言也。一曰杂者两物相杂而互之也，指互卦说。如乾马、坤牛各有定象，非杂也。如泰卦，乾马、坤牛是其物也，乾健、坤顺是其德也，及中互为震龙、兑羊，则非牛、马之物，是杂物也；震动、兑悦，则非健、顺之德，是撰德也。鲁岳公曰：汉儒论互体，邵子亦有用四之说，王弼辟互，正见其碍。下文二、四相得，正成下互之功；三、五相得，正成上互之功。三、四为一卦全体之中，二、五为上下二体之中，故称“中爻”。

胸按：泰本坤乾，中互震兑，故至五爻，遂有帝乙归妹之辞，此即互卦之例。

噫！亦要存亡吉凶则居可知矣。杨易居音基，谓此节当在章末，遂改入刚胜邪之下。知者徐作智。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

此统论一卦之体，合六爻言也。

要，归也、约也，有初、上以该本末，有中爻以辨是非，非有繁重难胜之道也。噫，亦得其要归可耳。约诸物理之存亡，而穷其消息之机；约诸人事之吉凶，而究其得失之报，则始终无隐、是非不紊，君子之所以居身断可识矣。居非居然，存亡亦说人事，特就物理明之，然始终是非之辨虽征于爻，而各卦之《彖传》诠释卦辞者已备悉言之。盖六爻皆一卦所分，而《彖传》则一卦之纲领也。

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举正》无“近也”二字，谓是古注，误作正文。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其柔危，其刚胜邪。

此本中爻言。

二、四本阴位，德性相似，率其所性皆能为柔顺之事业，是谓同功。然二居下体，四居上体，则异位矣。唯异位，故圣人系辞之善亦有不同。二之善虽不尽多誉，而誉多；四之善虽不尽皆惧，而惧多。夫二、四同阴，而誉惧不同，为四近五君，则其任重，而凌逼之嫌、覆餗之虑所自有也，故惧。四之多惧以其近君，则二之多誉以其远矣。然阴柔之性，依刚以立，本不利于远君，顾二乃无咎而多誉者，柔而得中故也。夫二之多誉，固为其远，而亦为柔中，则多惧者固为其近，而亦为柔不中可知也。

三、五本阳位，率其所性皆能为刚健之事业，是谓同功。然三居下体之上，五居上体之中，则异位矣。故三之辞未必无功，而凶居多；五之辞未必无凶，而功居多。盖君位为贵，有独运之权，臣下之功皆其功，故曰功；臣位为贱，无专成之责，一作威福而凶害随之，一不胜任而覆餗遗患，故多凶。顾三、五虽凶，功不同，其位皆任大责重，若以六柔居之，三贱固多凶，五贵亦不能多功，何其危。若以九刚居之，五贵固多功，三贱亦不至多凶。然则五之多功固以其贵，而亦以其刚；三之多凶固以其贱，而亦非以其刚也。

合二四、三五观之，则知远近贵贱不同，均物也。远则多誉，近则多惧，贵则多功，贱则多凶，则物以杂而物之是非辨矣。柔刚虽不同，均德也。柔中则多誉，柔不中则多惧，柔则危，刚则胜，则德以撰而德之是非辨矣。此固杂物撰德、辨是非之一端，

由此推之，则凡飞潜动植之物有不杂而是非有不辨者乎？凡健顺邪正之德有不撰而是非有不辨者乎？

右第九章。总论六爻分初、上与中爻，以发作《易》之旨。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才，石经作材，下仿此。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上章《易》书是方去作《易》，此章《易》书是作成之《易》，通就爻说，明天人合一之旨。

广指坤，大指乾，悉备指乾坤中所有，暗含人道说。一曰广大者，体统浑沦；悉备者，条理详密，太极之理际于天、蟠于地、体于人。五阳上阴，天以两而成象；三仁四义，人以两而成德；初刚二柔，地以两而成质。内外卦各有三极，二中函三；三极中各有阴阳，三中函二。

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

上节言六爻之体段，此节发明杂物撰德之义。

“道”谓易道，“变动”指二老，谓阳动变阴、阴动变阳也。陆绩曰：天道有昼夜、日月之变，地道有刚柔、燥湿之变，人道有行止、动静、吉凶、善恶之变。圣人设阴阳老少之爻，以效法其变动，故称爻。“等”谓上、中、下之位也，有质之物，则有刚柔、大小、远近、贵贱之异，故可以别其等者，谓之“物”。爻不可以言物，有可等始言物。“相杂”者，相间也，一不独显，相间成文，犹青黄之相兼也，如初三五、二四六刚柔相间是也。“不当”者，非特阳居阴位、阴居阳位也，刚居乎柔，有是亦有非；柔居乎刚，有善亦有恶，而吉凶即于是生焉。故一变动之间，即有物、有文、有吉凶，非有先后也。

右第十章。言《易》书已成，卦爻之包括如此。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

此下皆本《易》书而明趋避之旨，正前所云衰世之意也。

“盛德”，即就作《易》见出，非专谓殷为衰世，观下危平、易倾，转移甚神，则文王作《易》，宁独意在殷世乎？非末世则情伪不若是之甚，非盛德则无以深知其情伪。上危字，惧也，文王身经忧患，故多危惧；下危字，与安对，危平、易倾，正“辞危”之用。其《易》卦中有战兢惕厉而危者，辞则使之平焉，敬慎足以不败，而吉无咎之属归之；有骄矜慢易而易者，辞则使之倾焉，怠荒每以致祸，而凶悔吝之属归之，此皆理势自然，一若辞有以使之也。“不废”者，不废此危平、易倾之理也。“惧以终始”，危惧自始至终也，谓圣人系辞不敢始危终易，大约欲人恐惧修省至于无咎而已。

煦按：此章宜主盛德。文王当殷之末世，以其盛德著见于《易》，故能扶危定倾，使人知惧。德属体，作《易》之本也；道属用，使平、使倾是也。前后言道，中言盛德，见使平、使倾非徒然者也。危平道大，就君子言；易倾与惧，就小人言；要归无咎，兼君子小人言。总言吉可趋、凶可避，其要在于戒惧以修身而已。

右第十一章。言《易》书之灵妙，以发趋避之旨。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

因上章说出危平易倾，则《易》之神妙可知，故此遂说乾坤健顺之德，因及知险、知



阻，以见危平易倾皆健顺所转移。不言诸卦，止言乾坤，诸卦之阴阳皆九、六之二用也。

健顺者，乾坤之性；德者，乾坤在中之蕴蓄，即日新之盛德也；行者，乾坤众著之生成，即富有之大业也。易简者，乾坤无私之理，全在用上见出；险阻者，天地间至动至赜、高卑杂陈之事，皆从亨而利中见出。险难者，易直之反；阻塞者，简顺之反。至健则所行无难，故易；至顺则所行无滞，故简。易直平坦，自无险陷之情，盖险难不易者，由易者相形而见，有险则不得为恒易。简顺无滞，自无繁壅之弊，盖阻塞不顺者，由顺者相形而见，有阻则不得为恒简。乾之知险，岂唯知之，且能使险者而悉归于易，是至健之德行然也；坤之知阻，岂唯知之，且能使阻者而悉归于简，是至顺之德行然也。险阻虽止，说知而无险，无阻即在其中，此所由危平易倾也。

能说诸心，能研诸侯之虑，虞本坎为心虑，乾一之坤，为震，为诸侯，故云然。王《略例》曰：“侯之”二字衍文。杨易云：侯当作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变化云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来。

“侯之”二字，王以为衍文，然《周易》未经秦火，当如杨易作民字，或传写之讹，如论流行变易之理，作时候之候，亦可。“能”字就易说，本上乾坤来，上言知，此言能耳。说、研、定、成，虽说人，实本健顺、易简，说易之能也。说心者，契于心而无拂；研虑者，深致其思而微显洞然。是故以下，方说功用，虽属人事，而能如此者莫非健顺之为。向以能作圣人之能，以定吉凶承说心，以成亹亹承研虑，皆未当。

“定”言不可移易；“亹亹”虽有勉强之义，却是说作用不穷。“成”字说在“定”后，却是说吉凶既定，则趋避有基，故能成就无穷功业。此上皆《易》卦之能。前曰危易，皆转移于易，此又曰定，正为危易者言，唯能转移，然后能定也。“云为”，即言行，“变化”，应用无方也，此又本说、研及成亹亹来，皆易之能也。思虑熟于内，事功见于外，故能变化云为而无所执也，以之趋吉则必有可征之祥，因在变化云为之后，故凶者可转而吉。向兼凶说，未是。来氏本刘绩，以吉作言，亦未当。象其事，则知其器量之所受；占其事，则知其吉凶之究竟。器之所受，如长短、大小、广狭之类，有象则有定故也。知来即成亹亹之妙也。变化二句相连说，象事句，研说于卦也；占事句，研说于爻也，下曰“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是也。止说易简之妙，不分卦爻亦可。

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矣。

本上变化云为成亹亹来。

设位句承首节，知字却兼能字在内；成能句承次节，能字却兼知字在内。“成能”、“与能”，皆成亹亹之事。至于成能，则易、简之知、能，尽归圣人矣。“八卦以象告”，故“象事知器”；“爻彖以情言”，故“占事知来”。上段本说成亹亹之事，然上节定字本在成先，定而后可成也。此节上段说成亹亹，下乃曰吉凶可见者，事功既成，乃始有吉凶也。“人谋鬼谋”，说在占上，言显微无间也。“百姓与能”，见百姓得与其中，便是智愚不遗了，又以见圣人所成参赞位育，非如百姓所能止，此筮占中吉趋而凶避也。象，像也，八卦成列，象在其中，若天、地、风、雷、乾马、坤牛是也。爻者，效天下之动者也，爻下始言彖，兼指文王卦辞，谓卦爻之能也。“情”即卦爻中动变之情，由卦爻之时位见也。“刚柔”即九、六，指爻而言，相杂谓阴阳来往上下、承乘应比之殊也，由其承乘应比而吉凶之情判然可见。“告”者，告此险阻；“言”者，言此险阻；“见”者，见此险阻。吉凶既定，故能“变化云为”，而亹亹可成也。“八卦以象告”之下单承

“百姓与能”，非圣人成能之事。

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迁，是故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

此明刚柔杂居、吉凶可见之故，皆与能之事。

凡爻之变必有所通。煦：所以有四通之说，若滞于一所则不灵，不灵则不顺利，故曰变通。“以利言”，利即亨利之利，言无阻也，《象》曰“乾道变化”，言利而已。“以情迁”者，因本爻各具之情，遂改易其吉凶也。“爱恶”，情也，是故下皆吉凶，情迁之故，盖吉凶在爻，每因刚柔、往来、初终、内外之情而迁变，承乘应比，各有爱恶，爱则吉、恶则凶，然爱而亦相攻者，胶漆之投，人之唯恐不深也。爱相攻，家人九五；恶相攻，同人九三是也。远相取，应外是也；近相取，承乘是也。情，实也，对伪而言。情相感，中孚九二；伪相感，渐之九五也是也。近而不得，困三、豫二是也。相攻、相取，情也，感者情之始动，利害之开端也；取则情之方露，而悔吝之初著矣；攻则情之极至，而吉凶分矣。因远近生情伪，因情伪生爱恶，皆蒙情迁句推本言之。远近情伪，亦姑自其浅深而分耳。当知卦爻中其居皆有远近，其心皆有情伪，其情皆有爱恶远者，止于应不应耳。既不相值，其情犹缓。

若“近而不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凶”本爱恶句，“害”本情伪句，“悔”、“吝”本远近句，此处三者相连，故知上三句相连，说立爻之法，无过时位。变通二句言时，爱恶以下言位。

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杨易屈作诬。

此与上节虽若不类，言外见卦爻之辞包罗含蓄中正和平，知众辞之各异，各有其情，则卦爻之迁转变易，当亦各有其情，欲人因卦辞而推求卦爻之情伪也。

试即辞之在人以情迁者观之，有将叛乎正理者中心不安，发而为辞必惭愧回互而无所舒展。人有昧乎是非，莫知适从者，内无主见，辞必枝离两端无定执焉。去欲循理，吉人也，心敬慎而言有节，辞不期寡而自寡。欲动情胜者，躁人也，内无养而心易，纵辞不期多而自多。诬善为恶之人，无实迹可据，必迁就以快其私，其辞游移而无根。委靡退怯而失其职守者，心志卑陋，其辞屈抑而不伸。人情险阻不同，而辞以情迁如此。则卦爻既殊，当亦各一其情，而系爻之辞安得不因情而迁，致有爱恶、攻取、吉凶、悔吝之殊哉。

虞翻曰：辞惭者，坎人之辞也。近而不得，故叛。坎为隐伏、为兵戎，故叛，坎为心，故惭。辞枝者，离人之辞也。火性枝分，故枝疑也。辞寡者，艮人之辞，言有序也。辞多者，震人之辞。震为决躁，恐惧兢兢，笑言哑哑，故多辞。辞游，兑人之辞也。兑为口舌，诬乾，乾为善人也。辞屈，巽人之辞也。巽诘屈，震初阳入伏巽阴下，故其辞屈。此六子也，离上、坎下、震起、艮止、兑见、巽伏。上经终坎离，则下经终既、未。《上系》终乾坤，则《下系》终六子，此易之大义也。

右第十二章。此章以乾坤易简知险阻为主，首节言易简之知，次节言易简之能，设位成能，总上二节言。圣人作《易》，使人知险阻。变动节言《易》书能知险阻，因示人以险阻之可知。将叛节言圣人不假《易》书，自知险阻，示人以险阻可知之理，以为能知之例。险阻情也，故末止言情字。

《上传》首篇言圣人以易简之德成位乎天地，见圣人作《易》之原；此章言圣人以



易简之德知险、知阻，作《易》而使百姓与能，见圣人作《易》之大用。

卷十七

说卦传

《隋志》：秦后《易》失《说卦》三篇，宣帝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之。今《说卦》止一篇，而别出《序卦》、《杂卦》二篇。盖《隋志》混言之。《潜录》曰：吕东莱定为十二篇时也。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徐、陆作幽赞。参天两地而倚数，两，《说卦》文作隅。观变于阴阳而立卦，马作观变化。发挥于刚柔而生爻，《释文》作发挥。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幽赞于神明，龚深甫曰：宾主之仪，赞者通之；神明之德，圣人通之。此言赞化育也。来氏作“神明幽赞而生蓍”。参天两言揲蓍求卦之事，然止言奇偶所始，故止及于叁两，非有分、揲、挂、扚之事也。向谓数始方员，方员出于天地，因有阳全阴半之说，若然则是数由天地而始，非叁天两地而倚数矣。当知倚者依也，数即河图之数，天之叁，依数而叁，谓叁由奇出也；地之两，依数而两，谓两由偶出也。盖河图数十，实由五数而生，成数则生数之所生也。顾此生数中，奇数有三，一、三、五是也；偶数有二，二、四是也。奇阳象天，偶阴象地。三奇，故叁天；二偶，故两地。然皆比拟河图之数，分别出来，故曰“倚数”。其必依数而叁之、两之，为揲蓍求卦无出奇偶，四象则奇偶再加，八卦则奇偶三加也。蓍中初变则阴阳之位，再变则四象之位，三变则八卦之位，而三变中，单者叁三而为奇，双者并两而为偶，奇天数，偶地数。天非数也，依数之叁而知之；地非数也，依数之两而知之。下文阴阳刚柔皆此叁、两，皆此天地也。

孔颖达曰：两，偶之始；叁，奇之始。煦按：三奇得九，是亦老阳之天数，而六包其中，即天包乎地也；两偶得六，是亦老阴之地数，乃分为两叁，是以地承天也。比于天数则不足，阴乏之义也，故九之与六，莫非叁两。

“观变”即三变、十八变之变，“阴阳”即三变、十八变所得之象。既有阴阳，复有老少，又有上下，多寡纯杂不同，而六十四卦由以立矣。刚柔即阴阳，“发挥于刚柔而生爻”者，谓此六爻之中，或为少刚、少柔之静而不变，或为太刚、太柔之动而必变，又或乾体而坤用，其六来交；坤体而乾用，其九来交，则以所用之刚柔为主，故曰发挥而生爻。观变以下皆主蓍言，一是统观全体，看是何卦；一是细观一节，看是何爻为主，何爻当动也。和顺三句，总言卦爻之功用，见圣人筮卦之设非徒趋避已也。原欲人和顺于共由之道，俾蕴之为德，悉无乖戾阻塞之嫌，因致条理不紊，均协乎当然之义也。此句在行事上说。又欲人穷究万事万物之理，因得自尽其各正保合之性，以达夫一元统天之命。此句在知上说，却总承上句来。道德、义散见于事物，其中之所以然谓之理，理所秉受谓之性，性所从出谓之命，道德、义、理、性、命皆属人，和顺、理、穷、尽、至则蓍卦也。学人之事，先知后行；圣人达天之学，则先行后知。一说全就蓍卦言，如乾有刚道，坤有柔道，刚有健德，柔有顺德，潜有潜义，见有见义是也。“和顺”者，与之混融而无所拂；“理”者，分其条段而无所紊；“穷”者，推致其极而无所遗；“尽”者，全体备具而无所歉；“至”者，探其大原而与之合。道德、义之所以然，散见

于事物者，蓍卦皆有以穷之；道德、义之承受于人物者，蓍卦皆有以尽之；道德、义之原头出于天命者，蓍卦皆有以至之。易数功用之妙有如此。

煦：观穷、尽二字，还就人说为当。一说观变句，立天道也；发挥句，立地道也；和顺句，立人道也；穷理句，即顺性命之理也。《系传》言卦爻多接言占，此止以和顺二语承之，可知《周易》非卜筮之书。

右第一章。言筮数之设本于河图，即具天人合一之旨。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马作六画。}

首二句见圣人作《易》教人，其道甚大，非第占卜也。故下言天地以发性命之原，言仁义以著性命之理，两故字分两段，上言三才之各有两，故以兼三才二句承之，说成卦之体统；下言分而迭用，故以六位承之，言卦中之爻位，在卦故言画，在爻故言位。性自所受而言，保合之太和也；命自所赋而言，变化之各正也。圣人之卦爻有初末、隐见、内外、始终，皆依附于一元之亨，而利贞者也，故曰“顺性命之理”。下文阴阳、刚柔、仁义，皆性命之理也，兼之以画卦而分之而迭用之，所谓顺也。阴阳以气言，刚柔以质言，仁义以德言。天无阴阳则气机息，地无刚柔则地维坠，人无仁义则禽兽矣。故曰立天、立地、立人，天、地、人，三才也，阴阳、刚柔、仁义则各两其道矣。《易》卦兼之，性命之理在《易》卦中矣。六画成卦者，五、上一阴阳之在天，初、二一柔刚之在地，三、四一仁义之在人也。而性命之理，合之尽其大而无余矣，此统以言其体也。分阴分阳，从天道来，极其精而不乱矣，此析以言其用也。

右第二章。上章言圣人因蓍而作《易》，有益于人道；此则言《易》卦之作原具有人道。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音石，虞本音亦，庆也。}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

此解先天圆图，全是流行之妙，非言对待也。直须以乾坤两象比之，而通气相薄之义自见。

定位与不相射，虽若自其各居渺不相通者言，然相通之故，自在其中。盖此节非有天地定位一句，则六子之流通不可得而考矣。今观山泽相对，具一乾一坤之象，而流通者乃在末爻；雷风相对，具一乾一坤之象，而流通者乃在初爻；水火相对，具一乾一坤之象，而流通者乃在中爻。是天地定位不过说位之一定，其下三句则全说天地之气流通不滞而成为六子也。六子之两爻相同者，则乾坤之二体也；其特异之一爻，则乾坤之二用，故以为天地之流通。今山、泽、雷、风、水、火，其在图中两两相对，宜若渺不相及，而不知气实流通，故有通气、相薄、不相射之说。盖伏羲特画此图，非有形质，原以象太极、两仪回旋运转之气，故特命为先天。若以为确有其位，则失之远矣。

“相薄”者，天之气薄于地下，则奋迅而为雷；地之气薄于天下，则舒散而为风。天之气发露于积阴之上，则高出而为山；地之气凝聚于重阳之上，则下沛而为泽。天之气入于阴中，而为其所涵，则融而为水；地之气涵于阳中，而为其所化，则发而为火。“通气”者，山上而泽下，而阴阳之气则轮转而通矣；“相薄”者，雷震而风散，而阴阳之气则鼓舞而奋矣。“不相射”，宜若说两不相关之事，若果两不相关，则亦如秦越人之各不相知，其不相射又何待言乎？盖不相射者，自其性本相违而适然相值，宜若不可共



处而为之说也，此亦阴阳相资相益之词也。故“山泽通气”言天地之未交，“雷风相薄”言天地之初交，“水火不相射”言天地之中交，故不可以其位既定，遂忘气机之流通也。若止言对待不移，则先天图亦死物耳，何能化生万物哉。山泽独言气者，山泽本以形成，无气则必无可通，观下相错之说，岂其独立两不相及，顾可以错言乎？则全说八卦之交易，全发阴阳之大用，亦断可识矣。八卦之体虽曰一阴对一阳、二阴对二阳、三阴对三阳，然所对之阴阳，皆彼此互易者也，故云错也。

往顺来逆，向本邵子作已往方来说。然先天一图，八卦一时俱备，乃固曰此为已生之卦、此为未生之卦，夫卦亦有生法乎？亦有先生、后生者乎？伏羲初画先天，固一成俱成者也，筮中十八卦变，所成止于一卦，有何卦先生、何卦有待而生乎？当知往来顺逆止据图言，乾与坤皆有之。“来”谓由太极而来，其在《彖传》唯内卦称来，未有外卦已往称来者也，《系传》“察来”即此来也。唯外卦称往，谓由此而往，如两仪往为四象、四象往为八卦是也，未有初爻方来称往者也，《系传》之“彰往”即此往也。盖内卦先成者也，先成者本无而忽有，故必有所自来，圣圣传心政在此处，为其先有太极存也，逆而难知，正在于此，所以当察。外卦后成者也，后成者由内而出外，故以为往，渐进而往，则昭然可见，非如来处之杳冥，顺而易知，正在于此，所以为彰。盖据理而论，则太极为两仪来处，四象、八卦则两仪往处也，此由大本而推为大用，一定不易者也。若但据图而论，此节开口便说天地定位，其下皆言气之流通，则乾南坤北，自应各有往来，不宜专说天根指乾阳一边。夫乾之位上，则以下际为顺；坤之位下，则以上交为顺。下际顺则上行为逆，上交顺则下行为逆，且阳根阴、阴根阳，原在杳冥恍惚之际，由其后而溯之，难可臆度，所谓逆也。今就乾而论，象天之乾位乎南，实由震象一阳初萌而来，故震遂谓为天根，天根者，象天之乾以此为根也，特自既已成乾逆溯乎天根所由来，则渺然难知，斯谓为逆。如由乾象观其所往，实由一阴之巽就消而始，渐往成艮，而微阳始尽，是由此而顺推于后，适合乎天道左旋、阳德下施之义，故谓为顺，此乾道之来逆往顺者也。今就坤而论，象地之坤位乎北，实由巽象一阴初萌而来，故巽遂称为月窟，月之明得于日，体全属阴窟也者，明阴之所自来也，特自既已成坤逆溯乎此阴所由来，则渺然难知，所以为逆。如由坤象观其所往，实由一阳之震就消而始，渐往成兑，而微阴始尽，是由此而顺推于后，适合乎地顺承天、阴道上行之义，故谓为顺。此坤道之来逆往顺者也。若但执已过者为往，逆我而来者之为来，是徒执向背论往来，可以言时而不可言位，可以言占而不可言图，岂知时之与位，莫不各有流通之妙；图之与卦，莫不各有来往之秘。如但知迎我而来者之为逆，而不知返而回溯于从前者之为逆，图、卦之来往未能大明，于世亦已久矣。

夫已往方来之说，《易》中亦有之，如神以知来，智以藏往，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此为占筮而言，为人之用《易》者说也，断不可误解于卦、图。但知发迹之地为来，前有所往为往，则易明矣。譬若有人行于中途，或问之曰：“何来？何往？”则必曰：“某从何所来，今往何所。”譬如有人问：“春从何来？又复何往？”则必曰：“由冬而来，以夏为往。”此方是流通不滞之体。凡人之行，未有不以前往为顺，却后为逆者也。四时之序，由冬而春，顺也；由春而溯冬，则逆矣。夫天根、月窟由来之地，微妙隐深，难可言说，圣人指出来字，又提明个逆字，止欲人推原于太极之中，观大化所由起，故曰“夫《易》，逆数也”。至此又特提《易》字，见得来往逆顺固《易》之所以为《易》，而逆来之当察，尤圣人作《易》之本心也。

右第三章。全说先天一图流行之气。

雷以动之，《汉书》作震。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暄之，徐、虞作晒，荀作烜。《韵注》云：古文又作暄。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举正》作居之。坤以藏之。

上章对待而观，言配合流行之妙，是先天圆图中义；此章亦对待而举，言功用各效之能，是先天方图中义。大小圆图，象天之浑融圆转而无著，故以为立其体。方图坤上乾下，而六子自交于中，故以为致其用。上章言八卦之体出于乾坤之交，故自天地始；此章言生物之能全藉六子，故以乾坤终。

先儒以此节全解方图，谓乾下坤上而六子包中。然横图亦乾右坤左而六子包中者也，顾置方图于圆图中，又复坤上而乾下，明圆图中原具相交之义，万物俱由乾坤相交而始，故谓此为天地之用。方图气内而形外，与河图生内而成外、小圆气始而形终相同，但犹在天地相交之始，是胚胎方具之象，故入于先天圆图中而亦以为先天。然方其形者，是即天包乎地，将有定体之象。横图则明始终之义，标从一至八之数，亦有定而不移者也。天向一中生造化，故二图始生之卦皆在图中。乾坤始交而为震、巽，雷风相薄，动则物萌，散则物解，此言生物之功；中交而为坎、离，水火不相射，故能各效其能，润则物滋，暄则物舒，此言养物之功，暄，明也；终交而为艮、兑，山泽通气，止则物成，说则物遂，此言成物之功。若乾则首出庶物，敷理阳德，出震成艮，而于物无所不统；坤则含宏光大，为长养之府，而于物无所不容矣。

项平甫曰：乾坤六子，初为气，末为形，中为精。雷、风，气也；山、泽，形也；水、火，精也。《蒙引》曰：自动至暄，物之出机；自止至藏，物之入机。出有于无气之行也，故以象言；入有于无质之具也，故以卦言。

右第四章，言先天八卦之功用，以释方图之义。

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李巽岩云：成当作减。

此释文王后天圆图。

后天布散，本有定位可指，乃以出、齐、见、役相连而及，仍与先天流行之气不殊，何也？阳无形而有为，阴有形而无为。有形无为故有定位可指，要其运行之妙，全赖无形之气，有用之用自舒自敛于其间，是后天图亦具流行之用也。上曰乾君，此则归功于帝，皆谓阳也。阳，运而不止者也。先天图始于震，一阳之气生乎内，终于艮，一阳之气尽乎外，此阳始阳终之象也。后天图始于一阳初萌之震，帝出乎东，终于一阳外尽之艮，成能于东北，此亦阳始阳终之象。坤之得阳，称为得主，主也，君也，帝也，皆以其权予阳也。且作《易》大旨全言天地变动不居之妙，所由称之为易，若阴体静镇无为、无成代终，有何易之可见？《杂卦传》曰：震，起也；艮，止也。皆先后图中贵阳之义。地支首子，则后天图坎一之义；天干首甲，则后天图出震之义。然阳气之行，必有所历而后可征，故其得阳而化生者，必皆形质有定，是以有方位而不移，各司其职而不易也。是则先天图对待之象，虽明相交错综之妙，莫非圆转活泼之机。后天图流行之义，特为帝之运量而言，至其方位不移，则阳气化生之万物，有形有质，可因时而考证者也。向以先天为对待不移，后天为流行不息，均未得解。

出、齐、见、役八者，皆帝所为，下节不言帝而言万物，则帝之指挥号令而万物率从者也。二言字，语助辞。“帝出乎震”者，阳气方萌，自隐而显，如可形见，故曰“出”，春令是也。“齐乎巽”者，帝之旁通周遍，无物不到，无处不被，故曰“齐”，春



未夏初之令也。“相见乎离”者，光辉明盛，而成嘉美之会，彼此灿然无隐，故曰“相见”，夏令是也。地道无为，今生长功成，必有使之然者，故曰“致役”，此夏末秋初之令也。土旺四季，尤旺于夏秋之交，故能生秋金，又能养万物，“致役”者，帝役之也。“说言乎兑”者，充足为溢而舒畅之至，故言“说”，秋令也。“战乎乾”者，从前阳之气通，阴得而承之，始有生长成熟，至于秋冬之交，阳帝之令将敛，阴肃之气将盛，阴疑于阳必战，非与乾战也，阴与阳战于乾方也，此乾字即归休之老阳，非象天之乾。“劳乎坎”者，穷冬闭藏，收敛于斯，休息于斯，舍劳就逸，有慰劳安存之义，故曰“劳”，冬令也。“成言乎艮”者，出帝之令至此而功成也。此以帝字领起，为阳气之流行言也。乃阳必交阴，故发巽、离、兑之阴卦，而其功始见，其由生而长而成，虽属阴卦，却皆二阳，又以明阳之盛也，至于敛藏，非一阳潜于其中，则一阳尽于外矣。此皆于有形有象中察流行之阳气，非如立卦之法，阳少主阳、阴少主阴也。是则由出而齐而相见者，帝之鼓乎出机，而致役则由出以向夫人焉；由说而战而劳者，帝之鼓夫入机，而成则由入以向夫出焉。以方言之，则有周游之意；以时言之，则有迭旺之理；以五行言之，则有相生之次。梁氏谓邵子以此为文王八卦，盖因坤、蹇、解三卦《彖》辞而推之也。

煦按：此三卦有西南得朋、东北丧朋之语，正谓月之生明，由一阳之震象而来；月之丧明，由一阳之艮象而尽，凡皆先后二图始震终艮之秘旨。先天图本说流行之气，而却有定位可指，无定者以有定者考之而见也；后天图本属对待之形，而却说阳气之周通，有定者以无定者考之而知也。此阴阳两不相离、彼此互根之妙。然而阳德有为，阴道无为，于此二图亦概可见矣。

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洁齐也。今石经作絮。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上节就阳气之游发而言，此节就万物之生息而言。

帝之出入，因物而见，故遂言万物。出震者，阳气发散，木德用事，是物之出也。洁齐即姑洗之意，谓鲜洁整齐而无参差也。春三月，物尚有不出土者，或有未开花叶者，彼此犹不相见，至五月，物皆畅茂，无有不生长者，故彼此皆相见。夏秋之交，土德正旺，土膏之滋润，万物赖以养，今但称地，明坤之养万物皆顺承乎天，故曰役，为帝役也。阳德之生，收敛而向实，皆欣欣各遂其愿欲，故说。秋冬之交，戌亥之月，阳剥矣，故与阴相战于西北乾方。论气则为阴阳之交，阴疑于阳必战；论物则阳之功已成，初与阴接，亦必战也。水归冬旺，万物赖其滋养，故为慰劳安存之卦。北方与离明相对，乃万物藏匿之地，得所安故曰安。

虞翻曰：成始者，乾甲；成终者，坤癸。艮东北，是甲癸之间，故云成终成始。自万物之出，至成终成始，凡皆帝使之也。七者皆言万物，至乾则言阴阳，不言万物，盖万物之生至于兑秋已成而就藏，故无物可言，唯生长万物之阳气流行而不息，至此亦必有含蕴归宿之地。又因秋冬之交，阴气当权而盛，其将反之，阳与之相值，故不免于剥，然阳道不息，终无歇灭时，至于坎则阳德归宿于中，得所安矣，故以为慰劳之也。向作慰劳万物，而不知万物之成皆帝之使也，阳德善动，不能久住阴中，必将出乎其

外，阳而出乎阴外，则成终成始，莫不由之，故归其功于艮。离明言德，余德可推；坤地坎水言象，余象可推；兑秋言时，余时可推。春木、夏火、秋金，火，克金者也，火金之交有坤土，克者又顺以相生；秋金、冬水、春木，水，生木者也，水木之交有艮土，生者又逆以相克。土金顺以相生，所以为秋之克；木土逆以相克，所以为春之生。生生克克，变化无穷，孰主宰之，帝是也。

右第五章。言后天卦位之功用。

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王肃妙作眇，董云：眇，成也。动万物者莫疾乎雷，挠万物者莫疾乎风，燥万物者莫燥乎火，徐熹作熯，《说文》作“莫熯乎离”，呼但切。说万物者莫说乎泽，润万物者莫润乎水，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郑本盛音，成裹也。故水火相逮，陆本作不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

郑康成曰：共成万物，不可得而分，故合而谓之神。张子曰：一故神，两故化。又曰：合一不测之谓神。

自“动万物”至“莫盛乎艮”，分言万物之用。自“相逮”至“既成”，正所以发大用流行、合一不测之神。盖雷动、风挠等，皆六子之所能，而相逮至既成等，则非六子所能也。全从相字、通字内见出，故上用一故字，下又曰然后能云云也。相逮等与定位节不同，定位节是从对待中看出流通成卦之妙，故下即以往来逆顺言之，若卦之有应爻，自其两而对待者言其体之立也；此自阴阳相亲流通无滞处看出合同而化之妙，故下即以能成变化言之，若卦之有比爻，自其阴阳两不相逮言其用之行也。盖定位节是方始成卦之义，故为先天；此则既已成卦之功用，故为后天。后天图以坎离代乾坤，其余六卦皆水火之用，故此节言后天之用，遂从水火说起。

逮，及也，因前言不相射，若似渺不相值者然，故此遂以相及言之；因前言相薄，若似于相悖者然，故此遂以不相悖言之。然此是说后天，却不可混入先天。先天是上下往来说其流通，后天是左右旋转说其流行。若以理论，先天之流通无方可执，后天之流行有方可指，则是先天为流行而后天犹有定位矣。朱子谓此节前段为文王八卦之序，后段为伏羲八卦之序。照按：后四句对待则有之，原未有序也。据朱子此论，是谓相逮以下仍说先天，不知相逮既成等，既说在用边，必非先天立体之事，只要见阴阳两相背者，皆同时各效其能，以见妙物之神耳。又曰：雷、风、水、火、山、泽，自不可唤作神，神者，乃其所以动、所以挠者是也。

照按：动、挠中虽有神字，必至相逮中方始见出，譬如徒动而不挠，徒燥而不润，万物能成乎？如此看来，可知神字便在后四句中。

《蒙引》曰：动物固以雷，而所以运雷之动者，神也。雷只说得动万物，说不得妙万物。神妙万物，不必兼先天，盖先天只是六子各得其偶以立其体，而未见于用，见于用便是雷风动挠，而神不外是矣。此以先、后天分体、用，最当。又曰：先天言六子之交合，后天言六子之分治。此语亦当。又曰：先天之六子各得其偶者，两也，两者体之立也，后天之变化成物者，即所谓两者之化也。两者之化，用之行也。就此两化之合一不测者，即所谓神也。

照按：先天以一乾坤而分为六子，合而分也；后天以六子而共成万物，分而合也。建安邱氏曰：动者鼓其生意也，挠者散其郁结也。

燥，干也，燥之而使坚刚也。火指日言，天地阳明之精也。泽何以说？土膏之润，流于燥烈之余也。水，雨露之属也，万物之生由艮气初萌而始，至于其功既成，则其事



止矣，故曰终始万物者莫盛乎艮。水与泽不同，雨露之属，自天而下为水之润，凡地中水气不流者，皆泽也。煦按：在天为泽，故一阴蓄于天上；在地为水，故一阳含于坤中。观夬、师两卦可知。此段虽序六子而不及乾坤，然神之一字，便见乾坤之大用。上段提出神字，皆是言变化而成万物，下段则言阴阳流行而合德，正神妙万物之原，而所以成能者也。

前后相迫之谓及，若日方燥而水忽润、水方濡而日忽燥是也。雷藏于冬，及春而出，风至冬而栗冽，至春而发生，二者同时而各致其用，皆能生物，故曰不相悖。又动者若益而挠者若损，亦不相悖也。泽非土不停畜，而土石之间皆润，又能出云而为雨，皆气之通也。全要见出阴阳合德之妙，此皆大用之流行，而莫知其所以然者，故曰“然后能”成也。

右第六章。言后天八卦合一之功用。
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也。

此言八卦之性情，谓三画之卦也。刚柔纯杂，多寡上下不同，故性情亦异，其下六章皆本此言之。

性情，其真也；象，其似也。性情之真，非可意测，故下举象之似者逐卦而细分之，无非欲人识性情之真而已。乾，纯阳不息，故健；坤，纯阴翕受，故顺。上行之性反而居下，健行之性为阴所镇，故但曰“动”。阴性重浊，来而就下，故“入”。一阳陷于二阴，刚为柔掩，故“陷”。一阴丽于二阳，柔而附刚，故“丽”。又健遇上下皆顺，则必溺阳而陷之；顺遇上下皆健，则必附阳而丽之。健极于上，前无可往，必“止”；顺见于外，情有所发，必“说”。俱兼静之性、动之情说。

煦按：据成卦之由而论，阴来交阳而遂丽于阳，比诸结网，是禽丽于网目，非网目丽于禽也，故以阴附于阳为丽。然《周易》贵阳，故有一君、二君之说，且阳无而阴有，阳神而阴形，神丽于形、非形丽于神也。火之焰光附薪而有其理，自合是阳丽于阴。今曰阴丽于阳，言动用之主也；曰阳丽于阴，则全离之用也。全诂曰：自此以下，皆以阴阳纯卦及初、中、终为序，又非上先、后天之序矣。

动、陷、止皆属健，入、丽、说皆属顺。凡物健则能动，顺则能入。健、顺其体，动、入其用也。健遇顺则陷，顺遇健则丽，陷内健而善藏，丽内顺而尽物，陷、丽者，其势也。健者始于动而终于止，顺者始于入而终于说，阳之动志于得所止，阴之入志于得所说。此就物情言之。而至健至顺，摄此八者，终不变也。薛敬轩曰：先天左半，健说明动，属阳；右半，入陷止说，属阴。

右第七章。言八卦命名之义因乎性情。
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虞翻作驪，引《尔雅》颙皆白驪。巽为鸡，坎为豕，京房作彘。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

此远取诸物也，本上性情来。

马性健致远，其蹄圆；牛性顺任重，其蹄拆。《造化权舆》曰：马阳，起先前足，卧先后足；牛阴，起先后足，卧先前足。阳病则阴，马疾则卧；阴病则阳，牛疾则立。又马饮清而便浊，牛饮浊而便清，皆阴阳之义也。蛰藏于地势重阴之下，而遇阳则奋，龙也，龙潜渊而善动者也；出声于天地重阳之候，而遇阴则入，鸡也，鸡下伏而善入者也。临川吴氏曰：阳生于子，自子而丑，故为重阳，鸡不能飞，为人、为伏。前后皆阴

之污浊而中心刚躁者，豕也；前后皆阳之文明而中心柔怯者，雉也。雉见人则缩头，是内怯也。《象旨》曰：雉化蜃，内外壳为离。外刚能止物而内柔媚者，狗也，狗见人则搏，见熟人则摇尾乞怜。项氏《玩辞》曰：狗直戌而艮在寅，火墓戌而生寅也。煦按：戌为火墓，故畏水，饮则以舌舐之，犬斗，灌水则解。外柔悦而内刚狠者，羊也，羊说群又善斗。项氏曰：羊值未而主兑金，生于土也。羊属土，土生金，故角触。羊属土，故土怪为羴羊。左子厚曰：今以未为白羊宫。双湖曰：大畜乾爻称马，大壮以兑为羊，中孚巽爻称鸡，睽称豕，而余唯《说卦》始见，即前圣未言，要无非象也。

右第八章。言远取诸物。

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

此近取诸身也，亦本性情来。

首会诸阳，尊而在上，乾则积阳在上而覆物者也。腹纳诸阴，广而有容，坤则积阴在下而载物者也。足在下而能行，象震阳之动于下；股在下而两垂，象巽阴之偶于下。耳轮内陷，阳在内而聪，坎阳陷阴中似之；目睛外附，阳在外而明，离阳丽于阴似之。动而在上者，手也，手能止物使不动者也；拆而在上者，口也，口能说人者也。麻衣图南皆以艮为鼻，面之山也。管辂语何晏亦以鼻为面山。

乾首、坤腹，天地定位也；坎耳、离目，水火相逮也；艮鼻、兑口，山泽通气也；巽手、震足，雷风相搏也。王太古曰：震在下三卦而向右，故足力在左；巽在上三卦而向左，故手力在右。以《易》证之，观盥者手从巽也，丰九三折其右肱，岂非二、三、四互巽乎？艮在下二卦之后而为股，在艮初六曰趾、二曰腓，咸三曰股，而不以为手，此明证也。

朱子发曰：经脉十二，手足各六。动于足者，震阳自上而升；动于手者，艮阳自上而止，震艮相反。疾走者掉臂，束手者反行。幼清曰：坎耳水内景，阳在内；离目火外景，阳在外。耳外内皆凹，阴也，中凸而实者，阳也；目上下皆白，阳也，中黑而虚者，阴也。肾开窍于耳，心开窍于目，《神易》曰：耳听以窍空，属阳，坎也；目视以珠黑，属阴，离也。阳气无尽，故听可穿墙；阴形有尽，故视不洞垣。

右第九章。言近取诸身。

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

此章取诸人伦以明纯杂始终之义，亦本性情来。

六子皆出乾坤二用，故称父母，天资始、地资生也。索字向作求字解，止说得一半道理。不知此字本具两义，是有求于彼，欲其获助于己之称，故下遂接言得字，盖兼取与两端，合交字、生字而言也。譬诸索债，必先有以与之，然后取之而归之于己，即其取而往，亦期其得而来，无与而取，彼必不应，无交而欲其生，将何以为生也？如夫妇然，阳先施谓之交，阴翕受然后生也，及其既生，仍从男姓。如索债者取己之所有，而仍归于己也。今立坤阴之体于此，乾往而索于初，及坤纳乾，初则为震之长男，是长男虽由坤生，因乾之索而遂从乾，以为男，坤直借体耳。立乾阳之体于此，坤往而索于初，及乾纳坤初，则为巽之长女，是长女虽由乾生，因坤之索而遂从坤，以为女，乾直借体耳。所由谓为索也，索即二用之用。凡乾坤所用，皆止一爻，其两相同者，则其体也。凡《易》中言交、言生、言往来、言上下，皆此索字之义，即皆二用之旨。因在初



位，故长之，若居二位，则为中矣，若居末位，则为少矣，是皆往而求、求而得，始谓为索也。其能生者，体之不动者也，故兼一往一来，而索字之义始备。圣人之论卦爻，皆以动用者为主，故从二用之阴阳，而遂别为男女，如不解索字之义，则《象》辞中往来上下之说，遂指为卦变、卦综矣。柴氏曰：往不以此章并诸象，是但知男女为人，而不知物物皆男女也。

右第十章。此因天地定位节先说定位矣，其下又有相薄通气之说，故此遂以父母男女言之，明男女之胥生于父母也。

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京·荀作柴马。为驳马，《释文》作驳，通作驳。为木果。

此下皆因各卦之性情而推广言之。

夫子赞《易》，以文王卦辞之象有所未尽，故推而广之，然亦观于已成之卦爻及辞中之象，偶自彷彿者，错而取焉，非徒欲人推类以尽其余也，欲人由此等之象反求此卦性情之真而已。总因卦中实理难于推测，故指其象而证之，天地雷风是也。又惧一象不足以尽其蕴，于是远取物、近取身，又取诸人伦。犹虑此卦之性情不能毕契其真，又即八卦而推广之，欲人每读一象，须将本卦回顾一番，又合此众象频频将此卦回顾一番，但知无有一象不具此卦之性情，又合此众象方始完得此卦之性情，则此卦之性情其真自定。故知圣人立象，非欲人推广其象，但为占卜之用也。夫天地间所有之象，岂能尽为广象所摄，若使诸卦之性情既定，则象外之象，皆可因卦而推。试观乾言圜而坤不言方，乾言君而坤不言臣，坎言血而离不言气，离言干而坎不言湿，无非欲人识其真而推其类耳。

纯阳而至健为天，天为乾之总象，以后诸象皆有天德焉。体圆而运转不息，故为圜，此象其体也。首出万物，高而在上，故为君，此象人之至尊。知大始而生六子，故为父，此象人之至亲。性纯粹，故为玉；德坚刚，故为金，此象物之至贵。天地严凝之气盛于西北，故寒生焉，寒极则水坚而成冰，乾于后天卦在西北，于时为冬，故为寒而又为冰，是有象于时也。

煦按：乾象寒冰，阴言龙战，阴阳之际不可不察，然非真寒、真冰也，象焉而已，亦如坤上之龙非真龙也，莫非象也。

阳之色赤，大赤，盛阳之色。寒冰在子，以阳之始言之，在内而凝蓄者也；大赤在午，以阳之终言之，在外而著见者也。坎之中阳为赤，乾加大字，别于坎也。乾健行，故象马，自其健而最善，则为调良之马；自其健而最久，则为垂老之马；自其健而最强，则为多骨少肉之瘠马；自其健而最威猛，则为锯牙食虎豹之驳马。

煦按：驳取其文也。乾德大明而显著，故有文采可观，威猛之义于乾不合。虞翻曰：乾善故良。崔憬曰：骨阳肉阴，乾纯阳，骨多，故为瘠马。来氏曰：良马，马之健而纯健之不变者也；老马，健之时变者也；瘠马，健之身变者也；驳马，健之色变者也。乾道变化，故又以变言之。此有象于动物也。

木果体圆而在上，纯阳故象木果。艮少阳，在二阴之上，故兼木之果、草之蓂。煦按：乾无“其于”之辞，无物不资以始，而究无一物可以拟其元；乾无“其究”之辞，健行不息，非有究竟也。周公爻辞俱向动变处说道理，故所立之象皆因动变而言，孔子广象，亦莫非言动变也。如大有之二言车，大畜之二言舆，变离也；讼四、否四言命，

变巽也；剥上之硕果，艮也。

凡八卦皆有本象，天、地、雷、风是也，其下则因本象之变动而广之。天，乾之本象也，为圜，变坎离也，圜，天之体也。君、父，变震也；寒、冰，变坤、坎也；金、玉，变艮也，变兑亦为金；马，变震、坎也，良马，变震也，瘠马、老马，变坎也；驳马、大赤，变离也；又瘠马、老马，变艮也，如变坤，则为牝马；木果，变震、艮也。

汉淮南王安聘九人明易者撰《道训》二十篇，号《九师易》，荀爽集《九家易解》十卷，有为龙、为直、为衣、为言。龙，阳物；直，动直也；衣有覆物之象，言之声出于气，气阳也。此皆已见于爻象中，故爽采补而入之。来矣鲜又将《易》辞中乾象之所有者一一采补之，有为郊、为带、为旋、为知、为富、为大、为顶、为戎、为武。元同《补象》有为元、为永贞、为光、为终日、为三人、为大首、为颙、为鸿、为福祉庆祥、为道、为德、为惠心、为诚、为习、为载、为大车、为金车、金柅、为辐、为轮、为战、为行师、为遄、为飞、为行、亦为石、为重象，以其体圆，为旋、为瓮、为鼎腹，此皆兼变象互象采补者也。

坤为地，为母，为布，为釜，为吝啬，京作吝啬。为均，《礼记》注作句。为子母牛，为大舆，为文，为众，为柄，其于地也为黑。

积阴在下，至顺而极厚，为地。作成物，能致养者，母。柔而广平者，布，一作泉布说。釜，虚而有容，一作熟物以养人。项氏曰：六十四升曰釜，坤容六十四卦也。俭于用而能守阴静翕而不施，故吝啬，阴性然也。动辟而舒，生万物而无所择，故均。项氏曰：均，旋瓦者也。牛性本顺，子母相随不离，则尤顺，纯阴至顺，故为子母牛。煦按：母即牝马之义。凡阴皆顺于阳，子其所生也，坤德顺而生物故也。厚而载物，故为大舆，称舆本剥之上九。《尔雅》：权、舆，始也。权，天之始；舆，地之始。一曰古人造衡自权始，造车自舆始。物相杂为文，三画皆偶，条理焕然，故文。物三称群，阴为民，三阴相随，故为众，称众本晋之六二。在下而承物于上，故为柄。于地为黑，土黑，极阴之色。

煦按：地与母，本象也。吝啬，其性也；均，变乾也；大舆，变乾与坎、离也；釜，变兑也；子母牛、文，变离也；黑，变坎、艮也；柄，变震、巽也。《九家易》有为牝、为迷、为方、为囊、为裳、为黄、为帛、为浆。牝取翕爱资生之义，迷者阴暗也，地方故方，囊虚而有容也，裳居下体而顺，黄土正色也，帛质柔而广平，浆者太阴为水，所谓味甘淡而顺也。来矣鲜有为末、为能、为小、为朋、为户、为敦，此皆已见爻象而采补者也。《补象》有为霜、为西南、为野、为国、为邑、为阶、为城、为墉、为丘、为次、为荒、为虞、为户、为地南北之径、为十年、十朋、为臣、为有土之公、为女子、为小人、为匪人、为畴、为亿、为师、为群、为夷，夷者，众也、平也，于德为安、为宁、为燕、为承、为智、为允、为敦、为章、为含括、为裕、为迟、为冥，于物为汇、为大牲、为蕃庶，于器为舆、为缶、为匕鬯，于味为甘，此据变象互象而采补者也。

震为雷，古文作“为长子，为玄黄，为蓍，为大涂，为虺，为决躁”，下同。为龙，虞，于作虺，谓虺，苍色，震东方故也。李鼎祚作虺，乃虺讹。为玄黄，为蓍，虞、姚、李作蓍，《纂言》作为敷，与华通。蓍阳在初，隐未出，触坤，故蓍。为大涂，为长子，为决躁，为苍筤竹，徐，篋，荀作荻，石经作蓍。为萑苇，《说文》作藋，《尔雅》作藋。吴幼清训如射的的，藋有旋毛。其于马也为善鸣，为馵足，京、荀作朱足。为作足，为的颡，《说文》作𩇑，《尔雅》作𩇑。吴幼清训如射的的，颡有旋毛。其于稼也为反生，虞作坂生，陆云作阪。其究为健，为蕃鲜。蓍音乎；鼻，主树切。

震一阳动于二阴之下，雷则阳气之奋于地中者，张子曰：阴气凝聚，阳在内者不得



出，则奋击而为雷。

煦按：雷者，气之始出，奋而有声者也，称雷，本《彖》辞“震惊百里”。龙则以动奋之身而静息于地势重阴之下者。玄黄，天地之杂，乾坤始交而成震，故其色兼之。蓍之言施也，阳主舒、阴主翕，震一阳始生于下，阳气始施，故为蓍。杨慎曰：蓍，草木始蒙也。古作蓍，今作华，盖花之蒂也。《毛诗》凡“华”字皆叶音。蓍，花之总名也。花则阳气之初舒者，故乾之纯阳则为木果，剥之上阳则为硕果，是阳气之结实者也。或为花蒂，亦承受花瓣者。来氏曰：震，动也，车动物也，蓍当作车。且从大涂，从作足马，则车之误明矣。一奇动于内而二偶开张，四通八达，故为大涂。《蒙引》：大涂，大壮九四所取也。乾一索而得男，故为长子，决者，阳之力；躁者，阳之性。震一阳生于下，而上进以决阴，其动也躁，故为决躁。《蒙引》谓震为决躁，巽为进退不果，刚柔之性也。苍色深青，东方之色也；簣竹，筠，即竹肤也，竹之色在于簣竹，与萑苇皆下本实而上乾虚也。

煦按：阳，虚也；阴，实也。阳在内，故竹中虚；阴在外，故色苍。正阳之色，非大明则大赤，东方乃日初出之地，将明未明，其色青黑，故震初阳象之。萑，获；苇，芦竹也。震亦阳卦，乾属也，故亦象马。凡声阳也，阳动于内，上口开张，故为善鸣，称善鸣，本《彖》辞之笑言。马悬一足而立谓之异足，震一阳下动似之。《尔雅》马后右足白，骊；左足白，异。震为左、为足，初阳，白也。马之腾跃而超起者为作足，震阳动于下似之。的，白；颡，额也。煦按：马颡在首，阴无白色，下照之以阳故也，谓白在首而不纯，如云阳在初而微耳。二阴有似于口，初为首爻，阳为白色，首之近口而有白色，故白颡。善鸣以全体取，异足以下一阳取，的颡以上二阴取。称马，本屯卦诸爻。稼，诸谷之属，萌芽自下而生反向上，是谓反生，谓阳在下也。凡诸种初生，根先下着地，然后种中萌芽乃上生。阳刚震动，势必前进，故究其极而言之，乾健，阳性之纯也，一阳初长而为临、为泰，必终于乾，故其究为健。至于乾，则三阳开泰，阳之盛矣，故又为草木蕃庶而鲜美。云峰曰：震、巽独以“其究”言，刚柔之始也存，疑“其于稼也”三句，上是刚反取，下是因刚长取，其究贯下蕃鲜联说。陆佃曰：究为纯阳之健，究其前之进也，蕃鲜究其后之所变也。三变为巽，继震为木，故云震花变巽为草，震龙变巽为鱼。一曰鲜为鱼，究健、究蕃者，究阳之前进也；究鲜者，究一阳之对待也。

煦按：雷，本象也。为龙、为马、为健，变乾也；为玄黄、为大涂、为反生，变坤也；变艮亦为大涂；为异、为苍簣竹、为萑苇、为反生、为蕃鲜，变巽也，变巽亦为龙化鱼；马谓变坎也；为善鸣，变兑也；决躁、蓍、异足、的颡，变离也；又为健，变艮也。《九家易》有为玉、为鹄、为鼓、为玉者，乾坤始交，刚柔合德也。鹄，海鸟，其飞最快，故射者画以为的，亦震动决躁之象。为鼓者，阳动而有声也。幼清云：玉当作圭，鹄当作鹤。来矣鲜有为青、为升、为奋、为官、为园、为春耕、为东、为老、为筐。《国语》震为车，《左氏》亦云震为土车。元同《补象》：震为斗、为陵、为九陵、为高陵、为易，即埒也，为百里、为侯、为官、为好爵、为中行、为言、为笑言、为大作、为耕获菑畲、为风、为假、为至、为往、为升、为跻、为舆、为击、为扐、为荐、为灾眚、为震惊、为失丧、为渝、为虢、为机，于物为车、为析、为簠、为筐、为茅、为朵、为鸟隼、为鸿、为翩、为翰音、为鸣，在上为藩蓐，合巽则为帝，此皆据爻象交互而采补者也。

巽为木，为风，为长女，为绳直，为工，为白，为长，为高，为进退，为不果，为

臭，王萧作为香臭，元子云虞翻作嗅，其于人也为寡发，虞、郑本作宣，云黑白杂为宣。郑谓四月靡草死，李鼎祚本同。今按：李本作臭。发犹靡草。虞谓巽为白，故宣。《释文》作蒜。升庵引《考工记》“半矩谓之宣”注：头发颞落曰宣。为广颞，郑作黄颞。为多白眼，为近利市三倍，其究为躁卦。

巽德为人，物之善入者莫如木，无土不穿，又根阴伏于地下，而枝叶之阳上盛也，称木本之渐六四。气之善入者莫如风，无物不被。张子曰：阴气凝聚，阳在外者不得入，则周旋不舍而为风。

煦按：风者气之始出，附地而布散者也。坤始交乾而成初画之阴，故为长女。木曰曲直，绳则制木之曲而取直，故曰绳直。工则引绳之直以制木之曲者，巽，德之制，故能制器，为工。一曰工不专指木工。胡云峰曰：一卦之中有相因取象者，巽为绳直，因而为工；坎为隐伏，因而为盗；艮为门阙，因而为阍寺。太阴北方之色黑，少阴西方之色白，巽为少阴，故于色为白。此谓坤为太阴，巽视坤则为少阴。煦按：此谓东少阳，南太阳，西少阴，北太阴也。来氏谓震居东方故青，巽居西南故白。虞翻曰：乾阳在上故白。孔颖达曰：取其风吹去尘，故洁白。《集诂》曰：居纯阳之己位，故白。煦按：《周易》之卦悉论先天，而广八卦之象则因后天而取，此因震居东方，其色苍，至巽则与离相近，故色白。术家以为四碧，碧固白色之带青者，以其犹未离于东也。且先天图巽坎为少阳，震离为少阴，巽亦非少阴也。风行地上，无远不至，巽风也，故为长。木下入而升上，积小以高大，巽为木，故为高。虞翻曰：乾阳上长，故高。来矣鲜曰：阳高阴卑，阳居其上故高。人秉阴性则多疑而懦，为进退而不决于行，为不果而不决于为。荀爽曰：风行无常，故进退。风或东或西，故不果。臭以风而传，阴伏于重阳之下，郁积不散，故为臭，包鱼不利宾，臭故也。虞翻曰：臭，气也，风至知气，巽二人艮鼻，故为臭。《系》曰：其臭如兰。发属阴，为血之余，巽一阴在下而不上升，是阳气上盛，阴血不升，故为寡发。虞翻曰：为白，故宣发。煦按：震巽之初，皆在下者也，而的颞、寡发皆取象于首，谓初当始出之位，事物之始，即其首也。眼之白者为阳，黑者为阴，离目上下白而黑者居中，黑白相间而停匀；巽目上中白而黑者在下，是白多于黑也。阳主义、阴主利，巽阴在内而善入物，故为近利而其市得三倍之息。《蒙引》曰：阴主于内而善巽以入之，最能得利。又义理，阳也，震一阳为主于内之卦，为无咎；利欲，阴也，巽一阴为主于内，故近利。曰市三倍者，近利之甚者也。震为决躁之卦，巽三画皆变则成震，故其究极为躁卦焉。

煦按：风，本象也。为白、为长、为高，变乾也；广颞、近利市三倍，变坤也；进退、不果、究为躁，变震也，变震亦为鱼化龙；为白、多白眼，变离也；为工、为绳直，变坎也；为臭、为寡发，变艮也。《九家易》有为杨、为鹤，幼清曰：当为鸿。杨上茂而下虚，鹤身高而瘦足，皆二奇上盛一偶下植之象。来知德有为进、为鱼、为草茅、为官人、为老妇。《补象》曰：巽为月几望、为庙、为处、为居、为命、为戒、为大号、为富、为富以其邻、为盟、为浚、为深、为牵、为系、为挛、为縻、为繻、为级，于体为肱，亦为泣，于器为舟、为床、为资斧，于物为莽、为茅、为杞、为桑、为瓜、为鱼、为鲋、为豚鱼、为羸豕，其德入，故为损、为摧、为不荐，巽臭也，故为否，此皆据变象互象采补者也。

坎为水，简轮本为月在此下。为沟渎，为隐伏，为矫輮，古矫一作桥。宋衷、王庆輮作揉，京作柔，荀作桡。为弓轮，姚信本为作伦。其于人也为加忧，为心病，古文“为多管”在此下。为耳痛，为血卦，为赤，其于马也为美脊，为亟心，



荀作极心，为下首，荀作脊，为薄蹄，为曳，其于舆也为多眚，为通，为月，为盗，其于水也为坚多心。

阳陷阴中，内明外暗，天下之至险，故为水。《存疑》：水内照见人物，而外不能见，是内明外暗也。关尹曰：水可拆可合，精无人也；火因膏因薪，神无我也。阳画为水，二阴夹之，故为沟渎。

煦按：一阳象水，上下二阴，故为沟渎。隐则不见，伏则不出，阳在阴中为其所掩，故为隐伏。巽亦隐亦伏者，得坎下半体也。直而使曲为矫，曲而使直为輶。坎阳陷阴中，抑而能制，故为矫輶。宋衷曰：水流有曲直，故为矫輶。木性直，弓体弯，轮体圆，皆矫輶所成，故为弓轮。虞翻曰：坎为月，月在于庚，象弓；在甲，象轮，故为弓轮。为弓本睽上爻，为轮本既、未爻。情滞于中而不能自伸为忧，坎阳陷阴中，阳失其所，心危虑险，故为加忧。心以虚而灵，实则病矣，坎阳实于内，心失其灵而不免于病也。煦按：阳德至灵，特为阴所困，故病，岂可曰心失其灵。且心为火，肾为水，水既当权，火安得不病。为心本坎《象》。耳以虚而聪，实则病矣，坎阳实于内，耳失其聪而不免于病也。煦按：此亦是中阳为外阴所困。一曰肾窍耳，肾伤则耳痛。血之周流于人身，犹水之流行于天地。郑氏曰：气为阳，血为阴。吴氏曰：离火在人身为气，坎水在人身为血，为血本需四爻。阳之色赤，乾卦纯阳为大赤，坎得乾中爻，故亦为赤，特不大耳。乾，马也，坎得乾中者也，马有脊美而可观者，脊为外体之中，坎刚在中似之。马有心亟而难驭者，心乃内体之中，坎刚在中似之。马有首垂而不昂者，首在上，坎上柔，故为下首。荀爽曰：水之流，首卑下也。马有薄蹄而不厚者，蹄在下，坎下柔，故为薄蹄。荀爽曰：蹄在下，水又趋下，趋下则流散，流散则薄也。曳者，马之无力，曳而不速进也，坎下柔，故又为曳，盖陷则失健，故足行无力。宋衷曰：水摩地而行，故曳。孔颖达曰：乾、震、坎皆以马喻，乾至健，震至行也。若坤顺、艮止、巽顺、离文明而柔顺、兑柔悦，皆无健，故不以马喻。唯坤利牝马，取其合德于乾，不取其健，故曰牝也。坎取行不取健，故曰下首、薄蹄，为马本屯爻。坎为轮，有舆象，阳陷阴中，坎圯阻滞而不得进，故于舆为多眚。来矣鲜曰：险陷而多阻，因柔在下不能任重也。为舆本睽爻。一曰心病则目伤，古本故在心病之下。一阳在中，上下皆虚，水流而不盈，故通。煦按：阴体静而实，上下两阴是也；阳体善动于中，故通。向拘阳实阴虚之说，果中实矣，何以能通？月者，水之精，月本坤体，阳光照之而成象，今一阳正在其中，故为月。一曰月水同德，方诸取水于月。

按：潮汐应月以为盛衰，同体故也。盗隐伏而害人者，今一阳隐伏于坤中，故为盗，盗本蒙、贲等爻。坚多心，棘枣属刚，照中也。

煦按：水，本象也。为赤、为美脊、为通，变乾也；又美脊，变艮也；弓轮、为舆，变坤也；为舆，亦变震也；沟渎，变兑也；心病、耳痛、亟心、坚多心、为月、为血卦，变离也；隐伏、矫輶、弓轮、下首、薄蹄、为曳、为盗，变巽也；下首，变震也。《九家易》有为宫、为律、为可、为栋、为丛棘、为狐、为蒺藜、为桎梏。曰宫者，阳居阴中，阴虚阳实，宫室中虚，人则实其中也。

煦按：此当曰阳虚于中有似于宫，盖此止言宫不言人也。为律，以葭灰实管上下阴虚为言。

煦按：飞灰之说，古人信耳之误也，此律字当是法律。盖古人以坎为刑罚，见于

师、蒙，可考矣。可者，上下皆通也。栋者，阳壮居中以承二阴也。为丛棘者，刺坎之木也。为狐，昼伏而内险也。蒺藜，亦丛棘之义。桎梏，人所难用以陷人之手足也。此注不本卦爻，未当。来知德有为沫、为泥涂、为孕、为酒、为臀、为淫、为北、为幽、为孚、为河。《补象》曰：坎为云雨、为膏、为沛、为沫、为井、为川、为涉、为濡、为拯、为戎、为鬼、为鬼方，于体为心、为中、为心不快、为有言不信、为臀、为肱、为孕、为血，血即孕也，于德为归、为反、为敬、为劳侧、为疑、为得获、为纳约、为险、为乱、为毒、为眚、为疾、为乐、为忧、为涟沱、为惕恤涕洟泣血，于食为酒，于事为簠、为原簠、为包、为结绳、为拘系、为狐、为弋、为引，引弓也，为田、为即鹿、为三驱、为狩、为刑、为狱，于物为乘马、壮马，其中阳为金、为水泉、为不盈之平流、为不通之室，其阴为巷、为称、为穴、为窞、为幽谷、为泥涂。

离为火，为日，为电，为中女，为甲冑，为戈兵，其于人也为大腹，为乾卦，乾音干，古作乾挂，董作干卦。为鳖，为蟹，为羸，京作螺，姚作蠃，按东方以蠃测海，原读此，螺古通也。为蚌，古作蚌。为龟，其于木也为科上槁。虞作析，郑作槁，于作槁。

内暗外明，体阴用阳，故为火。日为火精，而明无不照。电为火光，而明出阴中，离文明，故象之。煦按：电出阴中而明见于外者。胡双湖曰：为日本离、晋、革、丰《彖》辞。《集》曰：火丽木，日丽天，电丽云。大明者日而暂明者电也，坤再索于乾而成其中画之阴，故为中女。甲以蔽身，冑以蔽首，象离之刚于外，冑，兜鍪也，上刚冑，下刚甲，中人也。戈以击刺，兵以斩伐，象离之刚锐于上，上刚刃、下刚铸铉，中柔其秘也。张南轩曰：甲冑外坚，象离之画；戈兵上锐，象离之性。腹体中虚，外阳实大，离中虚而外阳，故为大腹。《茎》曰：坎离得乾坤中气，乾为首，坎为下首，坤为腹，离为大腹。火熯日躁也，火性燥，故为乾卦。外刚内柔，故为介物，鳖、蟹、蚌、龟，二刚象前后介，中柔肉也，皆滋生之物，而中涵火性，故入水不寒，其灵智蕴珠者，则离之明德也。《潜录》曰：介虫之伏随日光，而以影加其上，蟹、羸、蚌、龟与月盛衰。离南朱雀，而小过肖坎，亦取飞鸟。坎位龟统介虫，而离取之，坎离为偶无相离者，因其丽而名之曰离。日中三足乌，射取酉鸡，月中兔，射取卯象，皆离而丽也。为龟本颐、损、益爻。科者，木枝内空也，木枝内空则上必枯槁，又炎上则上槁也。煦按：离卦下二象震，而上独为阳，故云木上槁也。

火，本象也。为日、为电、为乾卦，变乾也；大腹，变坤也；甲冑、戈兵，变坎、艮也；科上槁，变震、巽也；蟹、羸、蚌、龟，变艮也。《九家易》有为牝牛，牝牛柔顺之物，以中虚之阴为主，是内顺之至者。来矣鲜有为苦、为朱、为三、为焚、为泣、为歌、为号、为墉、为城、为南、为不育、为害。《补象》曰：离为昼日、为日中、为己日、为旬、为南、为牖、为明、为光、为见、为覩、为窥、为朋、为啗啗、为灾、为焚，于人为恶、为戚、为不孕、为血去惕出，于德为蓄、为言，亦为敬、为失得、为愠、为恤惕号咷涕嗟，于事为食、为餽、为禴、为征伐，于物为马、为鸟、为雉、为飞、为贝、为灵龟、朋龟，于器为轮、为莢、为矢、为弦、为瓶，其中阴为馈、为黄、为輿、为牛，其不正为眇，此皆据变互采补者也。

艮为山，为径路，为小石，为门阙，为果蓏，京作墮。为闾寺，徐作闾。为指，为狗，虞作拘，指屈伸指物为拘。狗，字之误。为鼠，为黔喙之属，黔，郑作黠，云虎豹贪冒之类。其于木也为坚多节。陈氏《考异》云：古一本无多字。

山取坤地而隆其上，止于极而不进者也。《茎》曰：大而山，微而小石，皆坚而止



者也。二阴下开，一阳塞于外，不通大涂，与震相反，故为径路。刚在坤土之上，一阳上峙而未盛大，犹卷石之小，而非屹然特立者也，故为小石。径与小石，俱本山言之。为石本之豫爻。两扉相对曰门阙，在门两傍，中央缺然为道，人臣至此，必思其阙失，故为阙。上画相联，下画双峙而虚，有似于门阙。

煦按：山不可越，故艮有止义。物之阙而可通者，唯山有之，门阙其象也。木实之在上者为果，草实之在末者为蓂，艮一刚在上，圆而实，故似之，为果本之剥卦。闾人掌王宫之禁，无足而御人于外，止物之不应入者；寺人掌王宫之内人及宫女之戒，无阳而给使于内，止物之不应入者，艮止故为闾寺。人之刚于外而能止物者莫如指，艮为手，所以止物者又在于指。

煦按：人之动于下者唯足，故震象之；人之动于上者唯手，故艮象之。其余皆不得为动，谓手能指物，未当。麻衣谓艮为鼻，亦未当。然阳之动而不息，唯纯乾有然，震初阳方来于二阴之下，故《彖》辞曰“可守宗庙”，是兼静而言也，艮之末阳垂尽于二阴之上，故艮遂以止为义，而《彖》辞则兼行而言之，阳之动也，一以为守，一以为止，皆非纯乎不息者也，要皆从动处见得，不可不知。外刚而止物者狗，艮外刚而止，故为狗。鼠刚在齿，善能啮物，艮阳在上而前刚，故为鼠，为鼠本晋之九四。

煦按：狗唯亲内却御暴于外，故艮似之。又狗鼠之刚皆在口，凡在首者皆取象于上爻，故艮象狗鼠。郭子和曰：坎在君子为隐，在小人为盗。艮之利在狗、害在鼠，皆一义而二象者也。禽鸟之喙其色多黔，而能止物，以其刚也，艮前刚，故为黔喙。黔，黑色也，曰属者，不可枚举也。坚指全体言，艮阳在上，故木坚多节，节见于外者也。巽曲直，乾阳根，阴为木，全材坎内阳为坚多心，离中阴虚为科上槁，艮阳在外为坚多节，木枝在上方有节。

煦按：山，本象也。径路、门阙、闾寺，变坤也；变震亦径路；门阙、黔喙，变乾也；鼠、黔喙，变坎也；果、蓂，变震、巽也；狗、坚多节，变巽也；门阙、小石，变兑也。《九家易》有为鼻、为虎、为狼。鼻，面之山也。虎齿牙猛利，刚在前也，狼与虎同。来矣鲜有为床、为握、为终、为宅、为庐、为丘、为笃、为童、为尾。《补象》曰：艮为东北、为磐、为庐、为家、为舍、为阙廷、为丘园、高上，于人为君子、为童蒙臣仆、为子、为琐琐、为躬、为背、为生、为不死、为执、为握、为御、为罢、为已事、为损疾、为有终，于物为豕，其上阳为白、为革，下阴为肤，皆据变互采补者也。

兑为泽，为少女，为巫，为口舌，为毁折，为附决，其于地也为刚卤，为妾，为羊。郑玄作阳。阳养无家，女任炊爨，贱于妾者。郭璞引鲁诗“阳如之何”，又曰巴濮自称阿阳。升庵引《后汉西南夷》女为娼徒，季氏曰：古文作“为少女、为妾、为娼、为巫”。虞作“为羔”，《考异》载郑鲁作“为养”者，误。又云：前称郑少梅，不知何郑也。水流为川，潴为泽，泽者，水之聚，所以悦万物者，兑德为悦，又坎水而塞其下流，潴水之泽也。

煦按：泽为一阴在天上，还以沾濡下润而取者为当。《凿度》曰：泽金兑，日月往来，门，月出泽，日入泽，万物燥，泽可润，天地怒，泽能悦，万物恶，泽能美，泽者，天地之和气也。朱子取仲朔川壅成泽、泽决成川之说，谓坎下画闭合也。坤三索于乾而成上画之阴，故为少女。巫，口舌之官，通乎幽而以言悦神者，巫也；交乎显而以言悦人者，口舌也，皆上折象。正秋金气肃杀，条枯实落，故为毁折，谓全者毁、刚者折也，此以时言也。柔附于刚，刚乃决柔，震阳动，故决躁。乃兑阴一柔附决躁之二刚，是兑非能自决，乃附于刚而决也，此以势言也。毁折平说，附决直说。张子曰：物

成则上柔者必折也。是仲达所谓槁秆则毁折，果蓏则附决也。地积盐水为卤，卤必土坚硬，方不渗漏，兑二阳在下为刚，一阴在上为卤，又兑金乃坚刚之物。《说文》：卤，西方盐池。东方曰斥，西方曰卤。卤在躁地则刚。煦按：卤生于地上，下刚而上柔者也。少女从姊为娣，故为妾。外能悦草而内刚狠者，羊也。煦按：羊外柔，故乐群；内刚，故善斗。

泽，本象也。口舌，变乾、震也；附决，变震也；巫、妾、刚卤，变坤也；毁折，变巽、离也；泽，变坎也。诸卦不动，则但取本象，故广八卦者，皆兼动变之爻而象之也。《九家易》有为常、为辅颊。人情唯其所悦，则自不能已，故常，厌则不能常矣。辅颊亦口舌之类，皆取上柔之象。陆德明：常，西方之神。草庐曰：九旗之一。来矣鲜有为笑、为五、为食、为跛、为眇、为西。《补象》曰：兑为雨、为阴，阴，秋也，为西山、岐山，为武人、幽人、祝史，为面、为言、为誉、为拘、为跛、为剝削、为羸、为虞、为素，素，常也，得所则为悦、为笑、为利、为和，失所则为号、为咨嗟，于事为酒食，于物为虎豹，阴居上为菟、为葛藟、为艸廬，两兑为鸣、为和、为商。

右第十一章。程沙随曰：《说卦》之象有与卦爻相符者，如乾天、坤地是也；有不与卦爻相符者，如乾坤称龙而不必在震、坤地称马而不必在乾是也；有见于卦爻而《说卦》不载者，如渐之鸿、中孚之豚鱼是也；有见于《说卦》而卦无之者，如布、釜、羸、蚌是也。仲虎曰：广八卦之象，百十有二。有相对取象者，乾天、坤地、震决躁、巽进退、艮指、兑舌是也；有相因取象者，震坎得乾马、坎得二坤为舆是也；一卦自因者，隐伏为盗、绳直为工是也；有不言互见者，言君见臣、言圜见方、坎血见离气、离干见坎湿、巽臭见震声；二长为究见，艮兑之穷是也。

卷 十 八

序卦传（上篇）

先儒多以卦画中阴阳之多少算前后之序，全无补于易理，今概不取。《易意》曰：令升言有先天地者矣，今正取始于天地，此黄帝所云太古断元也。《谷梁传》曰：人人知天地可不言乾坤矣。申言天地，表人伦，则人道即天道矣。煦按：文王之序，原与羲轩同旨，《道藏》所云《火记》六百篇，今失而无传者是也。孔子之《序传》虽不违羲文之心，然已全说人道，是圣人教人本意，故但就卦画为解者未当。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郭京作始生。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郭京作蒙昧也。物之穉也。古或作稚。物穉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僧一行《易纂》引孟喜序卦曰：阴阳养万物，必讼而成之。君臣养万民，亦必讼而成之。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师者，众也。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郭京作亲比也。比必有所畜，徐作蓄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幼清曰：韩注有“履者，礼也”四字。今按王弼《略例》引此，盖是后人误以正文书作注字。煦按：此四字不可不添入。履而泰，朱子引晁氏曰：郑无“而泰”二字。然后安，故受之以泰，羽南氏曰：朱子于《序卦》分三节，有寓意焉。天地二而一人也。煦按：朱子于上篇“泰者”以下分为一节，以备三才。岂知上篇言天道，下篇言人伦，则人道已在其中，故不必分。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与同人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有大而能谦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随，故受之以随。以喜随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蛊，蛊者，事也。有事而后可大，故受



之以临，临者，大也。物大然后可观，《说文》引：“地可观者莫可观于木”。故受之以观。可观而后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李大誓：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贲，贲者，饰也。

致饰然后亨则尽矣，李作而后。故受之以剥，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淮南子》引云：“剥之不可遂尽也”。复则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后可畜，故受之以大畜。

物畜然后可养，故受之以颐，颐者，养也。不养则不可动，李作以动。故受之以大过。物不可以终过，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丽，故受之以离，离者，丽也。郑本引《凿度》云：乾起于子，阴起于午，天数天分以阳出离，以阴入坎，坎为中男，离为中女。太乙之行出从中男，入从中女，因阴阳男女之偶为终始也。王昭素谓丽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感也。晁以正古本取之。

煦按：《序卦》，体也；《杂卦》，用也。其体浑沦而周匝，流通而无间者也；其用则正位各居，对待而不移者也。太极中本涵两仪，故序分上下，两仪之象也。两仪既肇，万物用生，何物不在天地中，故不必三分之以象人也。总缘《周易》所有卦爻，团拢上来，皆不出先天大圆图，而大圆一图当未分时，固《周易》之太极也，可知《周易》中所有之卦悉是先天，必无一卦一爻可以形体拘者，但当领略连而不断、相依无间之妙，此《序卦》之所由设也。如止向前后次第中数阴阳卦画之多少，究于卦义何补？非圣人立卦之旨矣。又当知《周易》卦爻俱从分合二字生出道理，合为体而分为用，合而分、分而合，类聚群分、相得相害之故，俱由此生。

《蒙引》：《序卦》所云流行之《易》，《杂卦》所云对待之《易》也。《序卦》所云不以相因为序，则以相反为序。相反者，极而变者也，上篇如否、泰，下篇如损、益之类；相因者，未至于极也，此屯、蒙、姤、萃之类也。其言不可，有二例：一言不能，如不可苟合、不可终离之类，以势之必然者言也；一言不当，如有大不可以盈、不可久居其所之类，以理之当然者言也。

所取名义不尽同伏羲，如大畜取聚、井取下义是也。有一名二说者，如泰继履则取安字义，自受否言，则取通字义；如震继鼎则取长子义，自受艮言，则取动义。有一义而二说者，如师自继讼言则曰争讼牵连者众，自受比言，则又泛言人民之众，而取众之义一也；晋继大壮则曰进而建立，自受明夷言，则曰进而贪位慕禄，而取进之义一也。有不取卦名而取卦象者，乾坤以天地言、咸恒以夫妇言是也。有卦名二字而取一字者，如噬嗑、明夷，特借嗑字、夷字以明其次是也。

其释卦名义有三例：如屯者盈也、蒙者蒙也之类，则申上文之意；如泰者通也、解者缓也之类，则起下文之意；如师者众也、恒者久也之类，则申上文而起下文之意。来矣鲜曰：物不可以终通终否、终尽终过，以理之自然言也，造化也；有大者不可以盈、不养则不可动，以理之当然言也，人事也。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煦按：《序》中诸卦，俱仍本名，乾坤独言天地，正以诸卦俱由乾坤而生，然乾坤之理隐而难明，天地之象显而易见，凡所生之物，无不在天地覆载中，故言天地，即言乾坤也。又可知屯、蒙以下六十二卦，皆乾坤之万物也。又以见《周易》之作与《连山》首艮、《归藏》首坤者殊也。

万物即指乾坤所生之诸卦，兼动植而言。盈者，气充于内，生意之不可遏也。动物不盈，不可以出胞胎；植物不盈，不可以破核壳。

蒙昧之时，向来专说动物，谓成形成性而聪明未发。不知动物有胞胎卵壳，植物亦有膜皮，当其勾萌将启，仍然戴膜而出，若豆之外肤是也，特盈字自受气已足时说，蒙字自将生欲生时说。

饮食虽指人说，然水在天上为需，则万物之滋养润泽胥赖之矣。屯、蒙、需诸卦在《周易》中俱兼人物言，至于孔子《序卦》独主人说，可知《周易》之设皆所以教人者也。《潜录》曰：上第四节曰稚，下第四节曰壮，示物候也。乾猴以愆、豕酒生祸，故有讼，此穷理势之必然也。

争起则党类必众，众起只是争。师卦是兵众，此不必带兵字，党众则必有亲附。

众比则有畜养之者，田里树畜是也。程传：物相比附则为聚，聚，畜也。又相比附则志相畜，小畜所以次比也。《蒙引》谓：比吾者，与吾为聚；比彼者，与比为聚。此主程传。然畜即聚意，而养意即在畜中，非以畜即为养。煦按：但作聚字解，则与比意犯重，还作养字解为当。然比者身之切近也，畜者志之浑同也。比自人亲我言，畜自我及人言。

礼义生于富足，故物畜然后有礼。

人有礼则各得其分而和，故安，安字兼情与分言。《存疑》谓：泰，宽舒也；安，平安也，必宽舒然后平安。此盖不以为衍文。

否、泰相仍，如环无端，故受之以否。朱子此下另为一节。

世之方否，与人同力乃克有济，且同否者必相依，故人可同，好恶同人而与人无拂，则近悦远来，而所有者大矣。

所有既大，则骄侈易生，故不可以盈而谦，则持盈之道也。

有大不盈而能谦，则永保其所有之大，而中心和乐，故豫。

人能豫乐则心孚志契者，有人必有随之者矣。

以喜随人则志同谋协，必有所事，蛊者，饰治振起，而有事者也，事因坏而起，故以蛊为事。

可大之业必由有事而生，临者，二阳进逼四阴，巽巽乎向于大矣。盖以上临下，以尊临卑，皆大者之事也。物小不足以动人之观，必大而后可观，盖德大而光辉，耸人之视听；业大而勋庸，新天下之耳目也。

可观而众心景从，自必相合。

物有所合，无以饰之，直情径行，苟而相渎矣。贲者，文饰之义也。煦按：独物不可以为文，凡文之成皆由相合起也。

贲饰则贵于文，而可以得亨矣。然或太过而极致其饰，则文灭其质，于行必有所不通，故曰亨尽，致饰而亨尽，故不免于剥致推极也。

然极则必反，复道存焉。复者，复于道也。

善端既萌，则妄念不生，故次之以无妄。

妄未去则心不虚，而善无由积，既无伪妄，则念念循理，事事循理，然后其德可积，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矣。煦按：小畜之饮食，财之类也，食饱则伤，故止宜于小；大畜之畜，畜德也，畜德则不厌其多，故称大焉。

德既畜聚于己，则可以优游涵泳，充养之以俟其自化。颐者，养之义也。

养所以立体，动所以达用。大过即动也。有大涵养而后有大抱负，有大抱负而后有大设施。盖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非有养者不能。

天下之事，中焉而已，大可过而不可以终过，恃才过动，则轻躁拂戾而陷于祸矣。

既陷于险，非依赖才德之人不能出险，故必有所丽，然后可以扶危拯溺。来矣鲜曰：物不可以终通终否、终尽终过，以理之自然言也，造化乃如此也。



序卦传（下篇）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荀爽传引易云：礼义备则人知所厝。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终遯，故受之以大壮。物不可以终壮，故受之以晋，晋者，进也。进必有所伤，故受之以明夷，夷者，伤也。伤于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穷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难，故受之以蹇，蹇者，难也。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解者，缓也。缓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损。损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说苑》孔子告子路则此语而不同，盖自周末，引语尝引其意，而自为词。南沙遂谓《序卦》有经师之说，亦肤末矣。益而不已必决，故受之以夬，夬者，决也。决必有所遇，李本无所字。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后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萃而上者谓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虞无道字。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长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动也。物不可以终动，李本下有动必二字。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终止，故受之以渐，渐者，进也。进必有所归，故受之以归妹。得其所归者必大，故受之以丰，丰者，大也。穷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后说之，故受之以兑，兑者，说也。说而后散之，故受之以涣，涣者，离也。物不可以终离，故受之以节。节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过。有过物者必济，故受之以既济。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

太极判为两仪，而有天地；气化形化，而有万物；分阴分阳，而有男女；男室女家，而有夫妇，是夫妇非自夫妇始也。有夫妇则生育功成而有父子，有父子则尊卑分起而有君臣，有君臣则贵贱等列而有上下，有上下则有拜趋坐立之节、宫室车旗之等，行之必有文，所谓礼也，处之必得宜，所谓义也，礼义有所措施，是夫妇非自夫妇止也。然则夫妇之道大矣，此咸卦所由居下经之首也。

太极判为两仪，而有天地；气化形化，而有万物；分阴分阳，而有男女；男室女家，而有夫妇，是夫妇非自夫妇始也。有夫妇则生育功成而有父子，有父子则尊卑分起而有君臣，有君臣则贵贱等列而有上下，有上下则有拜趋坐立之节、宫室车旗之等，行之必有文，所谓礼也，处之必得宜，所谓义也，礼义有所措施，是夫妇非自夫妇止也。然则夫妇之道大矣，此咸卦所由居下经之首也。

煦按：此又从天地说起者，构精之男女本由化醇之天地而来。《周易》首乾坤，职是故也。

夫妇之道，托以终身，故不可以不久。

物而久居其所，则固而不迁，盛满必溢，崇高必危，故当退遯。然屈伸相倚，盛衰相循，遯极则必大壮。煦按：此理最难解会。若发矢者引之极满，则发之极远，引之未滿，则虽进而不远矣。此屈极而伸、以退为进之义也。投壶之矢已入壶中，或反跃而出也。今人以火罐治病，火本外发，及其凑合于肤，乃反翕而受也。皆此义也。

遯而壮犹是反求之至，则将日进而盛也；壮而晋则是蓄之极盛，乃可以出而有为矣。进极必止，理所当然，知进而不知退，必有所伤害。明夷者，明而见伤也。

伤于外而不得安者，必自外而返于家以求安，故受之以家人。

然有孚威如终吉，正家久远之道也，不幸家道困穷，则人情不和，必有乖异之事。夫人情和则相安，乖则戕贼之祸起。蹇者，险难之义也。

然物无终难之理，乱极则治，屯极则亨，故有解散之时。

解缓则怠惰偷安，失时废事，是损之招也。

损而不已，以至于极谦降之至，必受其益，循环之理原是如此。然损而不已四句，通造化、人事言，或主学问言，谓惩忿窒欲不已，则进德无疆；迁善改过不已，则体立用行也。

益而不已以至于盈，当极盛之时，必至越分妄为，出于礼制禁防之外，欲堤防之不溃决，能乎？来氏鲜曰：盛衰损益，如循连环，故曰“损益盛衰之始也”。损者盛之始，益者衰之始，此以决字作损字看。

不合则去，合则就之，决去于此，必有所遇合于彼，故受之以姤。《蒙引》：决裂而去之，势必有所遇而后止。又或主小人决去、君子必有所遇说。来氏鲜谓：决去小人，必遇君子。程子曰：姤，遇也；决，判也。物之决判则有遇合，不决则何遇？

相遇则合志同方而无违心，聚之道也。

物必能聚，积小以高大，然后升而上之。学业、治道、立身、成家，莫不有然。故聚而上者谓之升。《蒙引》、来氏皆主连茹而进说。人苟升而不已，知进而不知止，其究必为人所困。程子曰：自下而上，以力进也不已，必困矣。煦按：《周易》之卦止据象以说道理，故兼人与己，义理方备。

前既不得遂其进，则前无所往，势必退而返下。井，在下之物也。来氏谓井养而不穷，可以舒困，另是一义。立法制以惠下者，井道也。然法久弊生，必更化乃可善治。一曰改邑不改井，井常道也，常道久则不能无弊，故当革。《存疑》：井道久则秽浊不可食，故当革。煦按：此一主治道说，一主泛说。

革物之器，去故取新者，莫若鼎。谓变腥为熟，变坚为柔，以为饮食也，此主程传。一曰革法善治，非操天下之重权无以致下人之信从，此以长子主器说。

鼎，宗庙之重器，庙祭用之，而震为长子，则继父而主祭者也，故受之以震。

震者，动奋之谓，动极则当止矣，所以次艮。

物不可以终止，止极则进，故受之以渐，渐进之义也。循序渐进，深造不已，必将底于圣贤之域，是有所归也。流之进也归于海，行之进也必有归着之地，故受之以归妹。

既得夫义理之归，则蕴之为盛德，必发之为盛业，自不安于小成，故受之以丰。丰者，盛大之谓。《蒙引》曰：得其所归者必大，中道而废，其能大乎？程子曰：物所聚归，必成其大。来氏鲜曰：细流归于江海，则江海大；万民归于帝王，则帝王大；至善归于圣贤，则圣贤大。《存疑》谓：得人之归则大业可集。皆可也。

大可也，大而穷不可也。苟穷其大焉，富贵之极而骄奢生，必至丧其所居之位。旅者在外而不得所居者也。煦按：穷大而泛涉，则无一定之趋向，自必致失其所居。旅即失其所居者也。

旅途亲寡，非巽顺无以取容。

人于理不深入则无会心怡悦之致，唯深造有得，自然喜见于外。来氏曰：人情相拒则怒，相入则悦，人而后悦，故继之以兑。

理既悦心，然后畅于四肢，发于事业，而散于外矣。《存疑》：人必和说，然后胸中郁结由之而散。

离者，离披解散之义，终离则散漫而不止矣。程子曰：人之气，忧则结聚，悦则舒散。节者，为之制节使不得过越也。

节道既立，而数度之所制，德行之所议，诚信守之，以为不易之典，故受之以中孚。煦按：信即诚也，若非诚信，必逾节矣。此顺而相因者也。凡事有所节制于外，不违其限，则心不外驰而中之诚信固矣。若兵有节制，则将军之号令皆诚信于中，固结而不可解也。然只就在中者说，不可说到行上，此圣贤自修最切当处。

凡事当随时制宜，若自心深信，不加详审，果决而行，则动越乎中，多与时违而过



不免矣。

天下之事，非小有才者所能济，有过人之才者必有过人之事，而事无不济矣，故受之以既济。

夫物至于既济，物之穷矣，然物无终尽之时，尽则复生，天运之所以流行，物理之所以代谢者，此也，故受之以未济，而《易》于是乎终焉。《易》者，变易而不穷也，物不可以终济者，循环之理，天地人物俱不能违也，故终以未济，此动静之所以相生，阴阳之所以交变，而万事万化之所以无穷也。

煦按：伏羲六十四卦止有始乾终坤之序，横图所列是也。《连山》首艮、《归藏》首坤，当另为一序，今不可考矣。《周易》之序，则文王所定，首乾坤而终既、未。或以魏伯阳之《参同契》准《连山》而作，今考《参同》仍主文王序卦，或自黄帝所传修身养性之道便是如此，亦未可知。至《元包》所序，则全本京房，分天、地、人、鬼四易，用以为序，特以坤宫八卦居首，遂谓为准《归藏》耳。其《连山》以艮居首者，人身之妙用皆由静出，所谓定静安虑而后能得也。其《归藏》以坤居首者，万物莫不始于土、终于土，所谓归根复命，生意由此而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是也。然坤之获有此生意，非交乾而有得不能，则是万物之生实由乾始。且坤无为而乾有为，故《周易》遂首乾坤，此一阴一阳之谓道，实大化大用之所由行也。或以文王所序为行火合符之事，其说详于《火记》，今不可考。至孔子之为《序传》，则全以盛衰进退之理通之于物理人情，以发挥时中之道，用以立教而已。其中有随时之义，不可胶于一定而不通也；其中有大中之道，不可以执守一偏而或过也，故曰“不可”。不可云者，所以化其执也。曰“必有”，必有云者，所以究其极也。有相反而致者，循环之理也；有相因而致者，自然之情也。势有必至，道与时迁，时中之理其是在乎！韦编三绝，孔子至圣哉！至于文王序卦本义，非必尽如《传》中所说，孔子特合前后相因之两卦，另说道理，无非发明圣道，教学者以格物穷理之法而已。此读《易》看象之妙，于此旁通曲会而深领其趣，斯为得之。后人学《易》先从《序卦》入手，知前后两卦绝不相侔，其理皆可相因而起，彼卦爻中迥然殊异之象，安有不可以会通者乎？是物之格可由此而格，理之穷可由此而穷矣。今处诗书大备、圣学大明之日，顾或置《周易》于高阁，将以何者为学人本领乎？志圣人之学者，尚其有志于斯。

杂卦传

煦按：《序卦》一传，孔子惧人杂乱文王之序，乃复杂而传之，仍取文王序卦中两两相比者，从一正一覆说出相反的道理而已。来氏鲜谓：非有《杂卦》则象必失传。夫来氏于《易》，好学深思，见正卦之象，有复见于覆卦之爻者，覆卦之象，有复见于正卦之爻者，如损之六五，益之六二，夬之九三，姤之九四，既济之九三，未济之九四，颠倒二卦，往来之象，亦复相同，先儒即或能言其象，而上下、往来、内外相同之故，则未有能言其义者。来氏以综卦解之，谓若机之有综，一上一下，是即《杂卦传》中一正一覆之义。其以综卦说卦变固不可，而以综卦释《杂卦》则允当矣。盖阴阳顺逆迭换，原有相反之理，故后天之《易》一一反对。上经三十卦，覆成十八卦，下经三十四卦，亦止覆成十八卦者，上经颠倒不易者六，乾、坤、颐、大过、坎、离是也，乾、坤、坎、离颠倒不易，艮、震合而为颐，兑、巽合而为大过，亦颠倒不易，上下不易则不可综，故来氏以为错卦，错卦者，谓卦爻尽变，迥与本卦异也。其可反易者二十四卦，颠倒观之，

止成十二卦，盖体犹是也。上下相综而卦因以易，故十二卦遂兼有二十四卦。下经颠倒不易者二，中孚、小过是也。巽、兑合为中孚，震、艮合为小过，亦颠倒不易也，上下不易则不可综，故来氏以为错卦，错卦者，谓卦爻尽变，迥与本卦异也。其可反易者三十二卦，颠倒观之，止成十六卦，盖体犹是也。上下相综而卦因以异，故十六卦遂兼有三十二卦也。上经本三十卦，今六与十二合，得十八卦；下经本三十四卦，今二与十六合，得十八卦，共成三十六卦。适合乾策四九之用数，又合先天八卦阴阳爻之画数，又合先天横图自一至八之总数。邵子所由谓三十六宫都是春也。然皆颠倒两卦，合二为一而成，是即《杂卦传》中一正一覆之卦也。如以三十六卦一正一覆分别观之，则成七十二卦矣。夫卦止于六十四，今顾有七十二卦者，何也？盖反易者，上下经止五十六卦，而乾、坤、坎、离等八卦每以一带而兼反易之一卦，故其位数有三十六，而重之则为七十二也。然此八卦虽曰不易，其一见一伏亦反易也。如乾尽变为坤，坤尽变为乾，推之六卦，莫不有伏卦存焉，是不必反易，亦未尝不变易也。故此八卦在《杂卦传》中，其义亦莫不相反，至于反对相综之卦，如师反为比、临反为观，则其画之反对也。如乐反为忧，与反为求，则其义之反对也。故夫子已立《序卦传》，又复传《杂卦》，以明之，见得文王序卦，师必受之比者，固已发众必有比之义，亦以卦画与卦义其反对又如此也；临必受之以观者，固以见物大然后可观之义，亦以卦画与卦义其反对又如此也。以至前后诸卦，莫不有然，无非发明《序卦》中未尽之余义，盖《序卦传》言合而相因之义，《杂卦传》言分而各异之义，其分而各异者即在合而相因中，又以见序不可紊有如此也。然《杂卦传》中自乾坤至井困，亦三十卦，适符上经之数；自咸恒至姤夬，亦三十四卦，适符下经之数。是孔子之为此《传》也，原未尝与文王之序卦殊也，第以震、艮、损、益、萃、升、兑、巽、晋、夷、井、困十二卦入上经之《传》，却以上经之否、泰、有、同、离、坎、畜、履、需、讼、过、颐十二卦入下经之《传》，是上经之不易者止得二卦，而下经乃得六卦，在上经止合得十六卦，而下经乃合得二十卦，在圣人或别有深旨乎？

乾刚坤柔，比乐师忧。

此下皆因反对之卦言反对之义也。乾坤指伏言，以绝不相同为反对，刚柔言性情之反对也。比一阳在上而五阴从之，为人亲辅，其志得行，故乐；师一阳在下而统乎众阴，帅师行险，兵凶战危，故忧。顺在内，故乐；险在内，故忧。余氏曰：在上而得众故乐，在下而任重故忧。

临观之义，或与或求。

临以二阳临四阴，临人必有以惠人，故为与；观二阳为众阴所观，观人必望于人，故为求。《本义》曰：以我临物，曰与；物来观我，曰求。或曰：二卦互有求与之义。谓临亦可言求，观亦可言与。煦按：宗后解始有或字之义。

屯见而不失其居，蒙杂而著。

《易举正》作“稚而著”。

《本义》曰：屯，震遇坎，震动故见，谓震动而著见，将以有行也，遇坎险则不能行，故不失其居。蒙，坎遇艮，坎幽昧，艮光明，谓坎阳陷阴中，不免于杂乱，遇艮则笃实而有辉光，故著明也。一则进而不遂其进，一则昧而不终于昧。吴氏曰：“见”者，阳在上卦之天位而显；“杂”者，阳在下卦之地位而幽。初动于险内而固守，曰“不失其居”；上止于险外而光明，曰“著”。来矣鲜以坎之上下分论。

煦按：上解均未有反对之义，当知见与著皆在发露一边，此二卦相同者也，而不失居则未离其位，此静象也；杂则众之扰也，此动象也。动于内而仍在初，故不失居；止



于外而至于极，故“杂”。因一班皆是发露而居扰之，动静不同，所由为义之反对也。屯阳在初，复见天心，故曰“见”，是自心之明也；蒙之艮阳外现，是辉光之不可掩，从人见出者，故不曰见而曰“著”。屯本震爻，原有动象，顾曰不失其居，外坎互艮，遇险而止也；蒙本艮爻，原有静象，乃顾曰杂，内坎互震，将出险也。见与著，谓震、艮不失，与杂皆谓坎也。此与丰之穷大失居正相反。此外险而动于内，故不失；丰而大则必溢乎其外矣。旅亦在外者也，故曰失其居。

震起也，艮止也，损、益，盛衰之始也。

震一阳动于二阴之下，阳气自下而起；艮一阳止于二阴之上，阳气极上而止。是一起一止之反也。煦按：震阳初来于内，故曰“起”；艮阳终于外，故曰“止”。先天图始一阳之震，发二阳之兑，三阳之乾，然后反而就消，又发二阳之巽，一阳之艮，而终于外。《说卦》之释后天图，亦谓“帝出乎震”、“成言乎艮”，是皆震起、艮止之义。

虞翻曰：损泰三益上，衰之始也；损否四益初，盛之始也。损虽未衰，损而不已则衰，故为衰始；益虽未盛，益而不已则盛，故为盛始。此以损为衰始、益为盛始。来矣鲜谓：帝出乎震，故为盛始；说言乎兑，故为衰始。彼以综卦释象，至此等处所，则全无道理，夫兑何由便为衰始乎？

煦按：损、益二卦，虽从一正一覆说道理，而道理仍在本卦中，非专指覆中之义也。一震象见于内，是春气生长之始，故为盛之始；一兑象见于内，是秋气收敛之始，故为衰之始，此义之相反者也。至于所以损之、益之之义，二卦皆有之，盖损为损下益上、益为损上益下，顾一名为损、一名为益，为上可损、下不可损故也。又以二卦原具有泰、否二象，从泰而损之，不至于成否不已，故曰衰之始；从否而益之，不至于成泰不已，故曰盛之始。本因二卦原具此象，故因此而立名。上说俱以损为衰始、益为盛始，然在《序卦》则固以损为盛始、益为衰始，何前后不同如此？须知谦损之至，将必有益，是盛始也；日取而益之，将必有损，是衰始也。盛、衰二字还宜如《序卦》之说为当。

大畜时也，无妄灾也。

《本义》曰：止健者时，有适然，无妄而灾，自外至，亦谓适然也。一说乾非可止而能止之者，适然之时，福之生于偶然者也；不宜有祸而有祸者，意外之致，祸之生于偶然者也。来矣鲜谓：止其所不当止，非理之常；得其所不当得，亦非理之常。煦按：此不当以止健说大畜，非反对之义也。无妄二字，亦当作无所冀望说。盖健而能止，则必有所畜，畜非一日之积也，故曰“时”。动而遇健，则必有所伤，伤则偶然之眚也，故曰“灾”。大畜则有所蕴于己，无望则无所冀于人，畜因时而加积，灾偶然之遭逢，此皆在时上分久暂言之，犹屯、蒙皆在著见上分，一杂一不失耳。此其义之反对者也。凡卦皆先内而后外，故诸卦皆以内而遇外，非以外遇内也；皆内卦在先，前进而有所遇，非后成者乃遇乎先成者也。孔子之《彖》必先言内卦，后言外卦，已详辨于各卦中。此云健而止，可也，谓止健，不可也；谓动而遇健，可也，谓健而动，不可也。故此两卦不宜以止健说，亦不宜以时字止作适然说，若灾则适然之事也，如前说，何反对之有乎？

萃聚而升不来也，谦轻而豫怠也。

息，京作治，虞作怡。

萃有聚意，聚则来而不往；升有进义，进则往而不来。谦者，不自尊大而轻身下人；豫者，厚自尊大而怠慢于人。一止一往、一敬一肆，相反也。来氏曰：三阴同聚，故曰聚；三阴齐升，故曰升。煦按：轻于己、怠于人，此其相反者也。

噬嗑食也，贲无色也。

噬嗑之义，颐中有物，乃人之饮食也。贲本无色，白受采而有色也。是一食一色之反也。或曰：贲本有色，而曰无色，取上六之义。煦按：贲实无色，若有色，何待饰乎？食自外而养于内，色自内而发于外，故相反。颐中有物，明而动于内，有齿牙咀嚼之象；内明而外，有光辉、有颜色，发越之象，故以食、色为反对。来矣鲜曰：颐中有物，食所本有而厚其生；白贲无色，文所本无而饰其治。煦按：来氏以柔上柔来为离上离来，唯杂则（则）可，盖《杂卦》是论卦之全体而言其反对者也，若在本卦，则断指中柔之一爻为说。颐中有物，本言上下二阳象颐，中三阴象物，四阳之动象齿，今在《杂卦》言反对之义，则谓离之上下两阳中含有物，有似于食，而震动于下，似颐齿之相切也。凡人之食，皆在下之颐齿动也，亦犹胎生者目上眦动，卵生者目下眦动，皆阴阳主之也。煦按：人之面唯中段静，故鼻独不动。

兑见而巽伏也。

兑阴居上为外见，巽阴处下为内伏，一见一伏之反也。此只取阴爻之隐显而言，盖阴体重浊，其质先迷，故以内外分见伏。若阳德虚而象神，本自光明，虽在震初，亦止曰见天心矣。来矣鲜曰：与震艮同，震艮以阳起止于上下，此则以阴见伏于上下。煦按：起止见伏四字，便见圣人斟酌之妙。盖阳德光明，动而有为，而却无形可见，故有起、止可言；阴质先迷，静而翕受，而却有形可考，故在外见而在内伏也。然此一伏字，却又谓阴来而阳伏，盖阴之柔暗能掩阳也。周公系巽九五曰先庚、后庚，庚本西南，出震之象，而今言于巽卦，巽伏震，故遂言震也。阳德有为，暂时虽伏，终有出见之时，盖震象方成，由阴而来，所以有先庚之说；震象已过，亦必由巽之初阴而伏，所以有后庚之说。是先庚、后庚全说伏象，故孔子之《杂卦》遂以为巽伏。

虞翻曰：兑阳居二，故见，则见龙在田也。巽乾初入阴，故伏也。煦按：乾初入阴，即谓巽初伏阳也。

随无故也，蛊则飭也。

王肃本飭作节，一云郑本飭作飭。

随前无故，上下偷安而不飭也；蛊后当飭，飭则不复依随而改前之失也。项平甫曰：随以无故而偷安，蛊以有故而修飭，故圣人不畏多难而畏无难。煦按：刚来下柔，刚上柔下，来氏据综卦言，非也。此等语句，皆止据本卦之一爻言成卦之由，发二用往来之妙，将以定此卦之主爻耳。随之刚来，谓震初也，非谓自蛊之上阳来也，在内故称来，阳爻故称刚。震本坤体，因乾象自外来交，用其一刚于初，初故为长，刚故为男。彼二阴爻静而相抗，不能有为，是震之主事在此一刚，故遂曰刚来。其下柔虽指兑说，却为初刚在两柔下也，盖上下二卦既分刚柔，二体却又以初刚之来于内者为主，故曰下柔，谓下于兑，亦谓在两阴下也。蛊之刚上谓艮末也，非谓自随之初阳上也，阳爻故曰刚，外卦之上故曰上。艮亦坤体，因乾象来交，用其一刚于末，刚故称男，最后之爻故称少，彼二阴爻静而相抗，不能有为，则艮之主事在此一刚，故遂曰刚上。其柔下虽指全巽说，却为巽之初柔在两刚下也，盖蛊之柔下与随之刚来相似，皆谓主爻，缘上下二体虽各有主爻，而内外不同，又当以主于内者为重。至随之上阴，蛊之上阳，乃穷则必变之爻，故不能为之主也。

剥烂也，复反也。

剥则生意溃烂而归于无，复则生意复萌而反于有。

晋昼也，明夷诛也。

诛，荀云“灭也”。虞、陆、韩云“伤也”。孙奕以诛当作昧，叶当如暮，叶下韵。升庵云：诛，有之由切，昼亦音周。



其晋，明出地上，昼之明也；明夷，明入地中，明之伤也。

井通而困相遇也。

井道上行，故通；困刚遇柔而为所掩，故不通。通遇相反，遇谓相抵而不相通。张子曰：泽无水，理势适然，故曰相遇。煦按：通是着力字，井无自成之理，井水无自上之理也，悠悠独行，安所得困，相遇即相抵之义，作塞字看，与通字相反，非姤遇之遇。

咸速也，恒久也。

感应以神不以迹，故无有速于感应者，是感有速义也。久道化成，恒有久义也。是久速反对也。虞翻曰：相感者不行而至，故速；日月久照，四时久成，故久。

涣离也，节止也，解缓也，蹇难也，睽外也，家人内也，否泰反其类也。

涣则外去而不止，节则内止而不去，故反对。解则其难既解，故不急而缓；蹇则在险难中而事方急也。睽则人情乖离，外而疏也，此只以不亲言，非内外之外；家人则一家之人，内而亲也。否，大往小来；泰，小往大来。天地交而万物通，与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故为反对。

大壮则止，^{熊氏作上}遯则退也。

大壮四阳盛长，阳壮惧于锐进，则当止；遯二阴方生，宜于退避，则当退也。《蒙引》：虑阳之恃其壮而失防阴之道，故欲其止；虑阴之遂其进而肆害阳之心，故又欲阳之退。两则字俱舍当字意，盖《易》为君子谋也，不然岂有大壮而能止者哉！煦按：此解止是目阳为君子，目阴为小人，故看来亦极有理，然君子小人之说，予已于前注辨之，且亦无止退反对之义。来氏鲜本于熊氏，谓止字乃上字之讹，遯之三爻即大壮之四爻，上字指大壮之四爻而言，退字指遯之三爻而言，皆比阴之爻也。遯三犹在下卦，故言退；壮四已进上卦，故言上也。《杂卦》一传皆言反对之义，若止与退，有何分别乎？且既云大壮，安有能止者乎？所云当止、当退，亦止是教人之意，何云卦象之反对乎？熊氏之说是也。盖上则进而退则反，此其反对者也。来氏指出遯三、壮四，其旨尤当。盖每有一卦，必有动用为主之一爻也。

大有众也，^{苟作终也}同人亲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过过也，中孚信也，丰多故，^{石经有也字}亲寡旅也。

大有六五一阴居尊，而上下皆为所有，是归附者众也。同人六二居下而上同九五，又五阳同与之，彼此相亲厚也。众则爱博，亲则情专，是反对也。革当积习之后，更革变通，有去故之义；鼎当变更之后，文明成化，有取新之象。小过是有过，中孚则信实无过也。丰明动相资，既明且动，必大振作，故多故；旅羁客于外，寡徒无侣，故亲寡。是一去一取、一过一信、一多一寡，为反对也。煦按：明动相资，即知行兼到，故能大有振作。然观反对之义，毕竟是人而丰盛，则故旧亲之，故曰多故，如此看方与亲寡相对。来氏曰：过者，逾其常；信者，存其诚。人处丰盛，故多故旧；人在穷途，故寡亲识。

离上而坎下也。

火炎上，水润下。

小畜寡也，履不处也。

小畜以一阴当众阳之冲，欲止之而不能止，势小则不进也。履和悦以蹶刚强之后，欲自进而遂其进，不肯处也。此以进、不进反对也。煦按：一阴巽入而上行，不敌众阳之盛，故退而处乎其后，所以曰“寡”；一阴兑悦而上承，且有众阳之附，尝往来周旋

于其间，所以曰“不处”。四爻每兼言进退者，进居上卦，是其进也；退而处下，是其退也，乾之进退无恒是也。履礼也，即礼下于人之义也。今日和悦而蹶刚强之后，仍是以兑履乾，看作践履之履，安有在下而上履者乎？故于卦义、爻义皆未贯通，岂知孔子大《象》明曰“上天下泽”，便是正名定分之义，以兑下乾，谓谦而处下，以致恭于乾耳，不处者，不居于尊也，礼下于人，安有傲然穆处之事，其义亦不处也。宁上承而不处乎上，与小畜之宁处下而自止者不同，所以谓为反对。来氏曰：二卦皆以柔为主。

需不进也，讼不亲也，大过颠也。姤遇也，柔遇刚也。渐，女归^{古归作妇}待男行也。颐养正也，既济定也。归妹，女之终也；未济，男之穷也。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

需以刚遇险，而不遽进以陷于险，是不进也。讼彼此争辨，其情不亲，方进讼而不可已也。来氏曰：安分待时，故不进；越礼求胜，故不亲。此进、不进反对也。煦按：需有相须之义，亲之也；讼有相违之义，违据其既进而见也。大过中强而本末弱，不胜其重，此过乎中而颠于正也，与养正反对者也。姤有遇之义也，卦以一柔而遇五刚，遇之不善者也。小人渐有犯君子之势，与刚决柔，反对者也。未嫁为女，渐为女子之归，必待男之礼备而后行，是归以渐而不遽归也，此为女道之始，与女道之终反对者也。颐之义，养也，养必以正，养德养身，贞则吉也，与颠者反对。既济六位皆当，事既济，则无复事矣，是之谓定，定则无穷厄之险，与男穷反对。归妹则女道终，妇道于是乎始矣，此以女之终与女之始反对。未济三阳失位，故为男穷，穷则不能定矣。夬有决之义也，其卦以五刚决一柔，决之甚易者也，则正道伸而邪道屈矣，故为小人之忧。

项平甫曰：大过以下，原其乱之始生于姤，极其势之上穷于夬，自夬而乾，有终而复始之义。胡氏曰：上三十卦终之以困，柔掩刚也；下三十四卦终之以夬，刚决柔也。柔掩刚，君子不失其所享；刚决柔，君子道长，小人道忧矣。然则天地间刚柔每每相杂，至若君子之为刚，小人之为柔，决不可使之相杂，故于《杂卦》之末，特分别君子、小人之道言之，圣人赞化育、扶世变之意微矣。

节斋蔡氏所序：大过颠也，颐养正也。渐，女归待男行也；归妹，女之终也。既济定也，未济，男之穷也。姤，遇也，柔遇刚也。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

来矣鲜依蔡氏改本而另叙以韵：需不进也，讼不亲也，大过颠也，颐养正也，既济定也。未济男之穷也，归妹女之终也。渐，女归待男行也。姤，遇也，柔遇刚也。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

煦按：此段既以韵叶，则当移未济于既济之上，移渐于归妹之上，以定、终二字叶前韵更妥。如或换韵，亦当移渐于归妹之上，以穷、终另为一韵，亦妥。又按上经言天道，下经言人道，而《序卦传》因之，至《杂卦传》则全言交际之道矣，故其所言亲疏、内外、众寡、上下、聚散、进退，多言遇合之事，至以夬、姤终之者，《易》为趋吉避凶、防危虑险之书，若使交际往来悉为全吉，则亦无所容其防与避矣。然凶咎之宜防，悉皆阴之所主，故于《杂卦》之末而以阴始阴终之卦终之，使人慎以察之于其始，而力以克之于其终。亦犹蛊卦终则有始之说，盖皆指阴而言也。虽阴阳迭胜，固造化之自然，乃知其将至也而谨之，察其将衰也而决之，则存乎其人，此所以谓《易》为君子谋也。

【宋】耿南仲 著

耿南仲(?~1129)字希道,北宋开封(今河南开封)人。历任资政殿大学士、尚书左丞门下侍郎等职。靖康间以签书枢密院,与吴开议战守之说,力主割地,南渡后迁谪以终。

《周易新讲义》旧本题曰《周易解义》,《宋史·艺文志》著录为十卷。《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载宋福建刊本为善本。今宋、元、明本皆未得见,所存唯清初的传抄本,间有缺文。《四库全书》据此抄本著录,经文止于震卦,凡六卷。耿南仲曰:“易之道有要,在无咎而已。要在无咎者何?善补过之谓也。”又曰:“拂乎人情犹为小过,拂乎天道是谓大过。”由于过分强调无咎与无拂天道,故该书有明显的黄老思想的倾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耿南仲政治上畏战主和,依违迁就,与其易学思想是一致的,并讥讽是为“经术之偏,祸延国事者也”。另一方面,耿南仲主张“认象以为真,则失易之旨矣”,故该书因象论理,随事示戒,亦往往切实有益。

目 录

原序		随	356	家人	380
	卷 一	蛊	358	睽	381
乾	330	临	359	蹇	382
坤	337	观	360	解	383
	卷 二	噬嗑	361	损	384
屯	340	贲	363	益	385
蒙	341	剥	364		
需	342			卷 六	
讼	344	复	365	夬	387
师	345	无妄	367	姤	388
比	346	大畜	368	萃	390
小畜	347	颐	369	升	391
履	348	大过	371	困	392
泰	349	习坎	372	井	393
否	351	恒	374	革	395
	卷 三			鼎	396
同人	352		卷 五	震	397
大有	353	遯	375		
谦	354	大壮	376		
豫	355	晋	377		
		明夷	378		



原 序

易之为言变也，盖道之变名也。道体常，而尽变乃全。着以为书，而滞于言象之间。言有常理，而象有常形，则宜于变有所不能尽。而言象之间，化而裁之，推而行之，而其变无穷焉，是故特以变称而命之曰易也。《系辞》之言易者屡矣，一言而尽易之义者，易无体是也。盖有体则定而不易。其所阴阳合德，其道屡易而不居者，乃以其无体也。易无体也。易无体而有书，何也？犹神无方而有蓍龟之神物也。神不在物，则是物外者，神之方乌得为无方？易不在书，则是易外者，易之体乌得为无体？故神有物，乃所以为无方。易有书，乃所以为无体也。易之为书，始于作卦，作卦则三画而已。终于重卦，重卦则有六爻焉，以谓其六爻具而位判焉。其定位易见而法象具，惟天地人之三极耳，以故三画象焉。然而六画则三极之谓也，又有所以极道之者，天之道曰阴与阳，地之道曰柔与刚，人之道曰仁与义。总之九六，故以六爻具焉。六爻具而刚柔变化、吉凶悔吝错综其间，探之不得其端，循之不见其绪矣。虽然，易之道有要，在无咎而已。要在无咎者何善？补过之谓也。凡天下有侈乎至足之分、拂乎自然之宜者，皆过也。拂乎人情犹为小过，拂乎天道是谓大过。圣人之作易，顺性命，调而补之，使天下后世观其象而玩其辞，则获自天之佑而无大过，盖所谓善补过者。孔子曰：“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以是知易之要在无咎而已。然而易之生蓍倚数、立卦生爻，真筌蹄之寄耳。所以为易则不在是。故经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此者也。以为易之为象，姑此而已，非其真也，犹象龙之非真龙也。认象以为真，则失易之旨矣。

卷 一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贞。

天地者，形也，阴阳者，气也。即天地之形、阴阳之气而密为鼓舞于其间，使其形有阖辟、气有嘘吹以成变化之功者，乾坤是也。故天地譬则形体，乾坤譬则精神矣。夫易无体也，无体则无出无藏。无出无藏，其所以藏，以乾坤为之蕴而已；其所以出，以乾坤为之门而已。故卦始于乾坤而乾者道也，元亨利贞者，德也。盖立天之道曰阴与阳，有少阳，有老阳，有少阴，有老阴。少阳之纯于春为元；老阳之熙于夏为亨；少阴之敛于秋为利；老阴之凝于冬为贞。万物之为元也，资气而已。其于亨则流形焉，至于利则质成焉。气形质其终复归根者，贞也。元、亨、利、贞，在天为春夏秋冬之时，在人为仁义礼智之性。

初九，潜龙勿用。

易为六爻，以初上原其本末而中爻以二三四五乘之。言初以有终也，言上以有下也。初终言乎其时；上下言乎其位；以二三四五乘之，则言乎其数。数有衍耗，位有常忒，而时又为消息盈虚于其间，此六爻之变所以不穷也。龙，天类也，飞跃而亲上者也。其所以潜，则非若马之以维繫而不得逞也，时焉而已。时不可以有为，则虽有飞跃之才斯亦勿用而已。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非徒处也且藏于深渺之谓潜；非徒出也有以自昭之谓见。龙之潜也，是以能得其身之所利。今见而在地，岂其身之所利哉？乃人之所利，故称为田焉。田者，人之所利也。乾之称龙，况圣人也。圣人虽处人所利之时而利不在己。然而亦有利焉，见大人其所利也。利见大人，非为可以利吾身、利吾家也，为其可以得志而成天下之大利耳。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三之义，可进而至，可止而终。进止之间一毫之差不容也，可谓危矣。君子所宜进德修业之时，于是终日乾乾，夕惕若也。知终日乾乾，夕犹惕若，则虽危无咎矣。君子朝以听政，昼以待问，夕以修令，夜以安身。自朝至夕皆君子所有事也，至于夜则君子不以忧勤故挠焉。何则？以夜气近本故也。孟子谓“夜气不足以存”，恶丧本也。故于惕若，称夕而已。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阳也，主健，故言或跃；四，阴也，主退，故言在渊。进退合乎天时，故无咎。潜见跃飞皆言龙，而九三则以君子言之，九四则以或跃在渊言之，独不言龙，何也？龙，君德也。九三虽有可至之道，然有可终之义；九四虽有或跃之，然有在渊之理，未纯君德也，故不称龙焉。就是二者言之，则九四乾道革矣，有必飞之势，无或终之义，虽未终乎为君之事，备犹舜之居摄之时也，故以龙言焉。或跃在渊，岂非龙事乎？乃若初九、九二之言龙，则远君而无嫌，且言在下不害，有君德也。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位以上为过而以下为顺。天德不可为首，故以下为顺。而称飞龙焉在天，不可以阶而升也。必曰飞，飞而升然后可至。是故匹夫而有天下，德必若舜禹而后可也。惟君非臣不治，惟臣非君不伸。然则二五之相利见，其势然也。九二出潜而见，则有欲上之意；九五飞而不亢，则有欲下之意。盖大人相利见者也。

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阴阳之运，积息而成盈，盈则反消；积消而成虚，虚则反息。此自然之机而天且不违，而上九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是乃所以自悔也。悔吝，小疵也；吉凶，则大矣。上九虽穷上，然未反下。反下而二阴生焉，始有凶。若临所谓“至于八月有凶”，盖言二阴之遯也。然则上九特有悔而已。悔既小疵，又有悔之辞，则变而趋吉也。是以贵夫用九上遯。九者阳数善变，用九则退而能下见群龙不自为首矣。不为首则不止悔亡而更吉也，以其知几故也。为臣则欲致一，故涣其群则吉；欲承上，故比之无首则凶。君则异于是，见群龙无首则吉矣。

《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圣人之作易，仰以观乎象，俯以察乎情，而天人之理备矣。《系辞》曰：“彖者，言乎象者也。”又曰：“爻彖以情言。”言乎象又以情言则易备于俯仰之间，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过半则未及尽者，以言象而未及器、言器而未及情、言情而未及文也。大哉乾乎，言乾之大也。大哉乾元，则言元而已。元亨利贞四者皆大，盖四者更相用事，用事者主之则大矣。特言万物之资始，故曰大哉乾元而已。乾知大始而元者又四德之始，故万物于此资始焉。资始者，孕精于窈冥之初而未有形也。乾元为万物资始，如元首之在上，故能统天者，会众体而举于上也。此举彼从，无事乎扰扰，故云行雨施，未尝雕刻而品物流形焉。大明终始，不必叙正而六位时成焉，又能时乘六龙以御天也。执八统以驭万民，则民虽众多而其分不可乱。乘六龙以御天，则天虽变化而其终始不可乱也。万物自资始而至流形，则有始有终矣。有始有终，则物各成物，而六爻自初而上亦若此而已。故大明终始，六位之爻所以时成也。然动物之终始，首尾是也；植物之终始，本标是也。如动物之有首尾、植物之有本标，则始不可以为终，终不可以为始矣。而乾则不然，终而复始，不穷如环也。故既言六位之定列，又言六龙之变焉。龙之在天，其消息盈虚，其进有序，其行有节，而天弗能违此，乾元所以御天也。六龙之在人，其潜见跃飞，其进有序，其行有节，而天亦弗能违此，圣人所以御天也。乘六龙以御天，则乾道之变化兆矣。乾道之变化异乎人事之云为，人事之云为则以言谕力致所以正物，非物自正也，乾道变化则无言谕力致之事，宜运于自然而万物之性命各正矣。且比夫天下之物，扰而正之，则各安其地莫知正处，各甘其食莫知正味，将以孰为正哉？用各随其分，则物物有正处，物物有正味，长短小大各遂其宜，所谓各正性命也。各正性命则物殊禀。虽物殊禀然而一陶乎太和之中，无外是者焉。盖通于天地是谓太和，散于万物是谓委和。委和之与太和尝通流而无间，故人一体之盈虚尝通于天地也。惟万物自委和，人而不能保合，故不能与天地同流而壅塞生焉。保和所谓保汝之保，盖盛德者人之所保也。太和者物之所保也。知保于太和而不离，则札瘥疵疠不生而物各适其性，可不谓利贞者哉？功归于利贞，此乾所以首出庶物之上而使万物咸宁也。首出庶物当言万物咸宁，而言万国何也？乾道即君道也。上以天位言，下以人事言，盖互见也，犹所谓乾以君言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经曰：“立象以尽意。”又曰：“象事知器。”由象以观妙，则可以知意，由象以观微，则可以知器，随其所观之浅深而已。夫易者，象而已，故卦亦象也。所谓八卦，以象告是也。彖亦象也。所谓彖者，言乎象者也。爻亦象也，如潜龙履霜之类是也。若夫合此二体，正名天地雷风水火山泽者也。其为象则惟天行健、地势坤之类而已，故特比类以为象称焉。君子之于天，无所不法。法之以为修身之要者，健而已。故七德之中独法其健。且力分之外不可强，欲强则虽勇于必用且拂而逆理矣。彼君子之自强，法天之行健而已，则其强非力分之外也。非力分之外，故能久而不息也。魏氏之卒年阌东野之马三日而失者，以求之力分之外故也。其强在力分之内而犹息，则志不笃而已，是以君子恶乎画也。

“潜龙勿用”，阳在下也。“见龙在田”，德施普也。“终日乾乾”，反复道也。“或跃在渊”，进“无咎”也。“飞龙在天”，大人造也。“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

龙者，变化有为之才也。所以勿用，在下故也。曰阳在下者，盖以龙之飞潜升降本乎自然之机，非乐潜而恶飞也。德施普与德博而化异，德施普言德泽也，利而大；德博而化言德风也，有易俗之道焉。田者利养之地，故言德施而已。后言龙德而正中，故言德博而化。旋而未至为反，已至为复。九三之为爻，知至而至之则三为未至，知终而终之则三为已至，称反复焉。若反为道、复为非，则君子去复而取反可也。无为终日乾乾而至于夕惕也，进而可与几止而可与存义，反复莫非道也。是以君子去取之际，慎思而审择之，至是形劳而心惕也。九四乾道以革，有必进之理矣。其所以在渊，非特退也，以退为进耳。以退为进而不锐于进，所以进而无咎也。物以类则相召然不屈体以交物，则未有能召其类者。故亢龙在上则知贤人无辅也，况大人乎？飞龙顺下则大人造焉，况贤人乎？经曰“天地盈虚，与时消息”，盖盈则与时消而反于虚，虚则与时息而复乎盈。盈虚相寻，间不容发，何可久也？而上九知进不知退、知存不知亡，所以有悔也。天位则首出庶物矣，德不可为首，天位不可为首则失己，天德不可为首则失人。

《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孟子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盖道志而为辞，修辞而为文也。然则圣人之于易，既系之辞而又有《文言》者，辞以尽言，文以尽辞也。诸卦皆以辞尽言而乾坤又以文尽辞者也。乾坤易之蕴不如是不足以阐幽而发微也。元、亨、利、贞，在人莫非善也，而元为人之尊爵也，故曰：“元者，善之长也。”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会、五行之秀气，然则天地之大美、万物之众盛广大兼有于所性之中矣。其或会于中，或散于外，在其心之亨塞而已。其心亨则众美会而为充实之美，其心塞则众美散而为罔生之民。孟子有泉达之喻而又有茅塞之况者，盖欲享其心也。故曰：“亨，嘉之会也。”仁圆而义方，故守义者常执而不夺、介而不通，有杀身者焉。知屈信相感之理则可谓有利，而其为义也和矣。故曰：“利者，义之和也。”物之生有华藻、有质干。质干譬则性也；华藻譬则事也。华藻之本于质干，犹事之本于性者也。贞者，性也。故“贞者，事之干也”。“元”者，善之长也，故君子体仁足以长人。体不备，君子谓之不成人。体者，言其体而已。盖仁数之多：温良者，仁之本；敬慎者，仁之地；宽



裕者，仁之作；逊接者，仁之能。取数之多无不备，乃谓之体仁。体仁，则在上而人不恶，在前而物不害，故足以长人也。何谓“嘉会足以合礼”？传曰：“动容周旋中礼，盛德之至也。”夫众美会于一身而充实，则德可谓盛矣。动而与合，则弼中而彪外耳，故曰：“嘉会足以合礼。”何谓“利物足以和义”？义者，天下之制也。所以制者，所以制物者也。或行俭以节、或用健以决者，皆义也。以利物之德而行制物之义，则行俭以节而不失其说。用健以决而不失其和，既使劳而不怨又使死而不怨焉，故曰：“利物足以和义。”何谓“贞固足以干事”？经以蛊为事，以事易坏故也。事易坏而性不变，故称贞固焉。惟不坏者乃以为易坏者之干。观物之华藻质干则知之矣，故曰：“贞固足以干事。”元、亨、利、贞，则仁义礼智也。上言体仁、合礼、和义，而不言智，何也？智于五行为水，水性隐伏，故人之用智，常于沉潜不测之间，此所以不言智之意与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何谓也？传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夫元、亨、利、贞之四德，盖乾之大德也。有大美而不言，则元、亨、利、贞之名有不着矣。惟君子法天而行此四德者可见也，则元、亨、利、贞之名由德而着，故以谓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也。

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圣人外化而内不化。以飞跃之才屈而从之，是外化也。不易乎世，是内不化也。九二之称善世，盖圣人之见也。其未见而潜，则不易乎世。不为世所易，而俗之所好已独损之，俗之所嫉已独取之，是以与之易寡而不成乎名焉。圣人以善世为有德故善世而不伐，不以遯世为有丧故遯世而无闷。不成乎名则无誉，而已不见是则有毁之者焉。有毁之者而无闷，何也？盖圣人未出而善世，则所谓世者污世而已。不见是于污世，则必与污世违者；不见非于污世，则必与污世合者。与污世合而不见非，乃所以为非。与污世违而不见是，乃所以为是也，又何闷之有哉？圣人达则忧以天下、乐以天下。其穷也，忧乐徇我而已。故乐则行之，忧则违之，所谓独居而乐、独思而忧。是忧乐行违不以天下而徇我，则非其心不违矣。夫口可教而使言默，形可劫而使屈伸，惟心不可使易意，然则纷纷者又恶足拔其心之所不为者哉？故曰：“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圣人以中正为德，以变化为道。在上如龙之在天，则变化代兴；在下如龙之在田，则正中是守而已。故曰：“龙，德而正中也。”言正则无择，行中则无爽，以中正达于言行，故庸言信、庸行谨也。言行必称庸者，以龙德故也。夫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言行所以能动天地，以发于至诚而已，《系辞》言于中孚九二者为此也。然则庸言虽信、庸行虽谨，又必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者也。必闲邪存诚者，犹育兽之驱豺狼、育鱼之祭獭獭也。言行发至诚而天地为动，而况于人乎？故继之以善世之功，革恶俗以为美俗，化悍民以为逸民也。其功亦大矣，而圣人之心以为教化者吾所职也，善世则吾职当治耳，何足矜哉？是以不伐也。圣人之德，潜则渊泉如渊，见则溥博如天，不可穷也。故九二曰德博而化也。

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

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君子之于德业，不待至于九三、九四而后进且修也。以谓九三有可终之理，九四有或跃之势，则尤宜修人事以副天命之时，故以进德修业称焉。忠者不欺之谓，信者不疑之谓，不欺则有充塞之实，不疑则居之安矣，所以能进德。《传》曰：“言以出信。”又曰：“文以足言。”然则信待言而后出，言待文而后足也。故君子欲立其诚，则其于辞也必加修焉。修辞而诚立，斯可以为忠信。故曰：“修辞立其诚。”凡物，立之则见，化之则隐。立其诚于民上若标表，然后使民观而化，斯可以居业矣。盖马骇舆，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政。不安政，非所以居业也。故必立其诚使民信之而无危疑之心，则无骇政之病，然后能居业也。知九三之可至而至之，则先见者也，故可与几。知九三之可终而终之，则守固者也，故可与存义。居上而骄则必暇逸，而乾乾则是居上不骄也。在下不忧则惕，非因时也，不乐居卑耳。今因其时而惕，则是在下位而不忧也。安其危则宜有咎，乾夕惕则非安其危者也，焉得有咎哉？故曰“虽危无咎”。

九四曰“或跃在渊，无咎”，何谓也？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

六爻或称六位，或称六龙。位则有上下，龙有进退，故于是言上下，又言进退也。九四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是上下无常也。或跃而进，或退而在渊，是进退无常也。上下宜有定处，今上下无常，则疑于为邪者也。进退宜有常度，今进退无常，则疑于离群者也。所以上下无常而非为邪于身、进退无常而非离群于人者，以君子进德修业不失时故也。九三进德修业，九四又申言，犹《书》所谓申劝宁王之德是也。上帝劝文王之德旧矣，至其将集大命又申劝之，与此合矣。《传》曰：“圣人非能违时，时至则能弗失也。”时至而德之不进、业之不修，失机会矣，得无咎哉？故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

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

圣人所至必以类至者，固非利诱而势驱之，亦非出于招来扳举之力也。其感召出于自然，故于二五之相利见，以声气、水火、云龙、风虎自然之象言焉。同声相应，非若言之劫而至也。水流湿，自上而流下也。火就燥，自下而就上也。云从龙，自下从上也。风从虎，自上流下也。而上下之变相利见也。夫圣人之作如揭日月，其谁不睹哉？九二作而天下文明，九五作而位乎天德，则万物所同睹也。睹之则从而亲之，必其本同然后亲焉。万物之生，有上首者，有下首者，此其本固不同矣。人亦若是，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众人之相求，本乎下者也。圣人之相求，本乎上者也，其曰“本乎天者亲上”，非必二从五也，五之从二亦是也。孟子曰：“圣人之于天道。”凡以天道相亲者，皆本乎天者而亲上者也，非必以其位之上下也。

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九五位乎天德矣，而上九过之，是贵而无位也。九五则大人造也，大人造则是天下之父，归之民则子来矣。而上九过之，是高而无民也。天位失而不存，民散而不保，虽有强力，孰能辅哉？是以贤人在下位而无辅也。夫贤者为之辅，则虽涉难可也。故大畜尚贤止健则利涉大川。今贤人在下位而无辅，则动而有悔，不亦宜乎？



“潜龙勿用”，下也。“见龙在田”，时舍也。“终日乾乾”，行事也。“或跃在渊”，自试也。“飞龙在天”，上治也。“亢龙有悔”，穷之灾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此释初九、九二，其终与井卦初六之象同。井之初六曰：“井泥不食，下也。旧井无禽，时舍也。”此曰：“潜龙勿用，下也。见龙在田，时舍也。”其辞虽同，其志则异，不当以辞害志也。井之所以不食，以其下也。龙之所以勿用，亦以其下也。然以井之称下则语其性，潜龙称下以时势然也。井之无禽则时舍也，龙之在田亦时舍之，然而井之时舍则语其德，见龙时舍则见天命然也。所谓时舍者，歌讴狱讼不归而已。又九五在上，万物覩焉，则九二虽有君德，歌讴狱讼不归矣，谓之时舍，不亦宜乎？终日乾乾，必有事焉，非徒劳也，故曰行事也。或跃在渊以自试，非果或也，故曰自试也。上治者，居上以治也。天曰灾、人曰眚，天道亏盈而上九时而盈之，则灾斯至矣，故曰穷之灾也。经曰：“终止则乱。”又曰：“穷则变，变则通。”失终则乱，穷而变通，理之自然也。故乾元用九，天下治也。用九言变也，《传》曰“九变也复变而属一”，此之谓也。

“潜龙勿用”，阳气潜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或跃在渊”，乾道乃革。“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龙有悔”，与时偕极。乾元“用九”，乃见天则。

此潜龙勿用，下也。至乾元用九，天下治也。辅嗣谓以天气明之，其说是也。稽之于人事而人事同，验之于天气而天气同。此圣人之出处，所以天人弗能违也。以其利泽万物则为龙，以其发育万物则为阳气。初九在下，则阳气潜藏之时也。物，合则成体，散则成章。见龙在田而天下文明，则散而成章之谓也。圣人乐天则不动其心，所以终日乾乾者，与时偕行而已。九四去下卦而与上同体，故曰“乾道乃革”。九五尊位大中也，故曰乃位乎天德。不曰天位而曰天德者，天之德惟九五为能备也。且天之德高明溥博、变化不测，岂人臣而能体哉？于九四称乾道、于九五称天德者，四欲跃上，故以极高明者称之，五欲飞而下，故以道中庸者称之也。上九与时偕极之时，至是而不知极，犹进而不已，悔斯至矣。圣人与时偕极，故穷而变者，乾元“用九”是也。知是则继，如有终而有始，其序不可违也，当不识不知以顺之，故曰“乃见天则”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

元者，万物之所流形，是则物始而亨矣。始之使受命，亨之使流形，又制之以利贞之性情焉，则乾之造乾既是矣，此为以美利利天下也。性贞而情利，二者交相养。情不利则性亦不贞，性不贞则情亦失，其故以利对情而言。地之于万物，生载其形而已；天之于万物，生翼其性情而已。受命赋形而赋之性情，则乾之所以兼此其利，所以为大，不可名言也。刚健中正纯粹精，此乾之德也。以其刚也，故为玉、为金；以其健也，故为良马、为老马、为驳马。阴阳之交为冲气，则其中也；阴阳之辨有定位，则其正也。两物不杂为纯一，物之杂为驳，不纯不驳则精。天，一物也，其道有阴阳，是以一物之杂也。疑于杂而不粹也，其交气于坤，是两物之疑于杂而不纯也。其纯而不杂、粹而不交者，谓其得一以清故也。纯而后粹，粹而后精，精则入神矣，斯德之盛也。夫天地之精与万物之情通，故其所感所久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同见焉。爻之发挥旁通情者，以天地之精与物之情本通故也。乾之为乾，语其德则大德咸备，其下足

以旁通情也，其上足以御天。云行雨施，则其利泽均平而无彼疆尔界，此乾之所以惟天为大而孔子叹之也。

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内充实而外光辉者，明中而隐外也。君子之德成而无亏，盖所谓充实而成者也，故以为行则有光辉之德，日可见之。行当此之时，乃亦用其光，则孔子之用灼然矣，非所以为潜也，故当隐而未见，行而未成，君子亦弗用也。

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聚者，积小之名。君子之学也，天地万物之理、古今治乱之变，无不旁搜而远取者，所以聚之也。聚之则闻见多矣。闻而不集其善，多见不识其真，则徒自惑耳，故问以辨之。九二有学问之象者，以君德而处下体，有资纳于物之意焉。学问，修性者也。宽仁则其性得矣。宽以居之者，谓九二衍在中而无九三之忧，无九四之疑，上不为文武之汲汲，下不为仲尼之皇皇，而居有余裕也。“仁以行之”，龙有利泽之材而田为利养之所，以利泽之材而居利养之所，则仁之及物深也。

九三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九四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九三、九四皆以刚复刚，是以重刚也。三过四不及，是以不中也。其材重刚而不中，则动必为非常之事矣。九三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势将至矣。九四又不中，势尤迫也。此九三所以惧而九四所以惑也。勇者不惧于其不足惧可也，如其可惧，则虽圣人之大勇犹将有所惧焉，九三之惕是也。知者不惑于其不足惑可也，如其可惑，虽圣人之大知犹将惑焉，九四之或是也。王通曰：“天下皆忧，吾独不忧乎，天下皆疑，吾独不疑乎。”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天地，阴阳之形；日月，阴阳之精；四时，阴阳之序；鬼神，阴阳之灵。四者不离乎阴阳，不离乎道。夫人能体道则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序、鬼神合吉凶矣。天地合德，故无不覆幬、无不持载，且生育长养有大德焉，鼓舞动化有妙德焉。与日月合明，故知彰也，犹日之昱乎昼；知微也，犹月之昱乎夜。与四时合其序，故其进退有度。与鬼神合其吉凶，故其赏罚无私焉。九二亦大人也，未足言此，何也？九二臣也，非位之大，故不足以合天地之德；非宜照天下，故不足以合日月之明；不得兼进退，故不足以合四时之序；不得擅威福，故不足以合鬼神之吉凶。此所以独言九五也。天法道，故以道先天而天弗违焉；以身徇道，则后天而奉天时焉。天且弗违，此大人之在上所以能馭也，故曰“况于人乎”。

“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惟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

进退者，其时也。存亡者，其人也。身退而其位存，遂以为有得。身退而其位亡，遂以为有丧，此人情之常也。圣人乘天下之变与之俱逝而无所概于其心，是以无丧而进退存亡不失其正也。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彖》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顺得常。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安贞之吉，应地无疆。

坤之为道，妻道也，臣道也，贤人之分也。妻道不出于阃、臣道不出于位、贤人之分亦有宫庭坛宇以守之而不敢踰也，则坤之为义盖有方矣，异乎神之无方也。故乾不言所利，坤则利牝马之贞。夫马之为物，视龙为顺，视牛为健，盖其才健至顺者也。臣之道，不欲健胜顺，故利在牝马，健不胜其顺者也。然而健不胜顺，则患其柔从而无立志，是以有攸往，必君子而后可也。君子于仁也柔，于义也刚，而健顺两进故也。乾为马，而坤之贞亦为马，其象上同于乾，故有先迷之理焉。然其马，牝马也，故有后得主之道焉。乾言进退存亡而不言得丧，以圣人无得亦无丧故也。圣人有丧，故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矣。然以得朋为得，以丧朋为丧，则异乎众人之得丧也。“安贞”，犹所谓安汝止也。地无以宁将恐发，故欲安贞也。凡物，杂乎芒芴之间，必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然则所以资始者，资之于气变之先；所以资生者，资之于形变之后。此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之意也。“乃顺承天”者，自生生而继之之为顺，自下而承之之为承。坤之为牛者，顺也；其为舆者，承也。“坤厚载物，德合无疆”，言坤之德又足以合其无疆之行，犹所谓践形者也。坤有无疆之形又有无疆之德以合之，此所以能持载，亦所以能广大也。“含”者，《传》所谓地隐魄营者是也。“宏”者，《传》所谓地载神气者是也。隐魄营，则万物之会归；载神气，则万物之流形。自含而宏，则是纳而后施养而后动也。此其业所以光大，故曰“含宏光大”。“品物流形”者，乾之亨是也。坤则亨，品物之情而已，故曰“品物咸亨”也。坤之利不在龙者，龙不足乎顺，且非地利故也；又不在牛者，牛不足乎健，行地无疆故也。其顺为地类、其健足以行地无疆者，非马而何？故曰“牝马地类，行地无疆”也。柔顺其易入于邪，柔顺而不入于邪者，君子之所行也，故曰“柔顺利贞，君子攸行”也。以圣人而为君，则天可先也，亦可后也；以贤人而为臣，则君不可先也，可后而已，故曰“先迷失道”。“后顺得常”者，则君在道臣谨法故也。西南者，坤方也，坤之在西南则得其类行也。马与类行者，犹否之初六以其汇征吉，未必称行其道也。《传》曰“定公然后能应”，故必安贞然后应地无疆焉。不能贞而为事，则不终朝而力屈矣，安能应地无疆乎？《传》曰“其用心不劳，其应物无疆”，与此同意。

《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地盘而向乎上，势至顺也，故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者，所谓人法地故也。水之积不厚则不能负舟，风之积不厚则不能负天，君子所以负天下之至重而不输载者，亦惟厚德而已。

初六，履霜，坚冰至。《象》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

初六阴始凝而为霜，霜则甚微而易散，霜积久而为冰，冰则甚坚而难泮，此戒夫阴长也。夫霜之与冰与秋冬又为序理必至者也，小人之长而不知惩其微则势必至亦若此而已。夫乾为龙而坤之极亦为龙，乾为冰而坤之究亦为冰，由驯至其道耳。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

柔顺则疑于不直，然而六二中也，中则不倚，故能直。顺则疑于不方，然六二正则不变，故能方。夫坤之于方也，物性长，非所断，短非所续，甲者拆，非固剖之，屈者伸，非固握之，是乃所以为直也。火可灭而不可使之间，冰可涸而不可使之炎，骈者啮之则泣，枝者斲之则啼，是乃所以为方也。直方，故能大。若夫生万物而不以直，成万物而不以方，则拂性而迷理，焉能大哉？能生万物不私而知其直，成万物不易而知其方，则是方因动而后见，故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古者深衣则负直而抱方，则是君子动容不离乎直方之间矣。习之后利，道之常也。不习无不利，地道之光也。未能则学，已能则习，先学而后习，故乾言学，坤言习。乾，圣人之分也而曰学，以谓圣虽绝学，有中才焉有与同也。坤，贤人之分也而曰不习者，以谓贤虽务学，有良能焉不必习也。

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象》曰：含章可贞，以时发也。或从王事，知光大也。

芾之色，君则以朱，臣则以赤。君以含藏为道，臣以布散为道也。君以含藏为道，故姤之九五含章可贞则有限自天象也，中正也。臣以布散为道，故坤之六三则曰可贞而已。含章而不发，则臣之分为贞矣。然而正君之道为未贞也，欲其以时发也。“或从王事”者，无遂事之谓也。不敢执一而东西南北惟命之从，是以称也。人之有智，不必自照而后光大也，能为而能不为，乃所以为光大，故不敢遂事而为光大焉。“无成有终”，则以谓君造始、臣代终，君臣之大分故也，臣欲有成，则先迷失道矣。

六四，括囊，无咎，无誉。《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坤之静也翕，动也辟，其翕辟惟时而已。六四当天地之闭，是以体坤之翕而括囊焉。括囊则无咎亦无誉矣。若夫括不以时，则为素隐，虽足以避一时之患，未免乎君子之咎也；虽足以要一时之誉，未免乎君子之消也。乌能无咎哉？

六五，黄裳，元吉。《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坤之色，以黑为正，以黄为美。服之制，上为衣，下为裳。色之见于外也为黄，非若括囊者也；位之正乎下也为裳，非若龙战者也，是以元吉也。“文在中”者，即后之所谓美在中者也。人者，阴阳之交，五行之秀气，则文固在其中矣，加磨琢焉，使其成章，然后美在其中矣，所以先文而后言美也。美然后致用六以大终，本诸此而已矣。

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象》曰：龙战于野，其道穷也。用六：利永贞。《象》曰：用六永贞，以大终也。

阴与阳同称龙，阳与阴同称血，则以阴盛而敌、阳微而伤，阴阳皆穷矣，故曰“其道穷也”。用九者，非至于亢而后用九，以谓用九则无是亢也；用六者，非至于战而后用六，以谓用六则无是战也。盖六者，阴之中数，用中而能永贞，则六五之元吉不难至矣。用中而不能期月守，则非所谓永贞也。上六之战，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故曰非永贞不可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

乾，刚也，有时乎柔，然坤之为柔，则至柔矣；乾，动也，有时乎静，然坤之为静，则至静矣，故此称至柔至静焉。坤至柔，然其动也刚，若气凑于下而万物生不可御



者，是其动而刚也。虽至柔而动则刚，虽动而其归则静，故言之以至静焉。前曰“六二之动，直方也”，则是动而后方可见也。今曰“至静而德方”，然则坤之动静皆可见矣。于静而正称德者，其性故也；于动而方称义者，其行故也。行以柔而动，既刚而静，则其刚不失于方，此所以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也。盖至柔至静者，后主之道也，虽有时而刚动而终始不违乎至静，则是有常者也。至柔至静，含万物之道也，虽有时乎刚动而终不违乎柔静，所以化光也。若柔而不能动，如疲懦动无能为之人，虽足以含受于物，又安能化光也哉？坤以安贞为德，则其行非其性然也柔，承天而时行耳，此坤道所以为顺，故曰“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

自上制下，则其势易，自下制上，则其势难，故必积而后至焉。积而至，犹萌蘖之长，不见其进而忽焉而已高大矣，是在辨之早也。大抵善者不求人知，不善者又深自阖藏而不欲人之知也，则辨之于早，非观象知器者，孰能与于此哉？众人之性，从善如登，从恶如倾。小人之从恶，则其顺如倾，非有以逆其顺则其势弥大，沛然莫之能御矣。故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

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

“直其正也”，言直出于其正也。“方其义也”，言方出于其义也。盖直虽善矣，而有所谓直而肆，其出于正，则直而不肆矣。方虽善也，而有所谓方而碍，出于义则方而不碍矣。上言直其正，下言敬以直内，何也？正言性，敬言德，其实一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两立而德不孤，是以为大也。夫事出于习，则行不能无疑，不习无不利，则左右周旋无往而不可，何疑之有哉？故曰“不疑其所行也”。

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

括囊，则与天地俱闭而不发也。含章非不发也，特以时发而已。不然则是包羞而已，何足贵哉？故曰“弗敢成也”。弗敢者，于分有所不敢，非其才有所不能也。

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

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贤者放德而行、循道而趋，则其与天地万物同流乎消息盈虚之变矣。故天地变化，草木蕃，则贤人见；天地闭，草木凋，则贤人隐。然则贤人之隐见，通乎天地，应乎万物，固为谨也。盖括囊，非贤人之爻，以天地万物犹然，顾不得不括耳，此所以有天地草木之称也。前言慎，后言谨，慎在心，谨在行。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肢，发于事业，美之至也。

“黄中通理”，释爻所谓黄也。“正位居体”，释爻所谓裳也。盖中者，是两端之所合、四旁之所会，故欲通上下而无不偏、通四方而无不倚者，莫若中，是以谓“黄中通理”。君正位乎上则体安于上，臣正位乎下则体安于下，六五犹黄裳之在下，此善正位以安居其体矣，故曰“正位居体”。黄者，美善之见乎外也。其见乎外，必有诸中，故曰美在其中，而畅于四肢，发于事业也。且玉在山而木润，渊生珠而雀不枯，其美在其中而畅于四肢者亦若是而已。孟子所谓“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而荀子以容止不枯为君子，《诗》以赫如渥赭为硕人，盖德之润身固如此也。畅于四肢，则成己者足矣。发于事业，又所以成物也。上以美政，下以美俗，此之谓发于事业。发于事业

非特充实于其心，又充实于天下，是为美之至也。美在其中，畅于四肢，而不发于事业，是犹美玉而藏于垢石也，孰知其美哉？美之于中，未见于四肢，而强欲发于事业，则是丑人而欲效颦于西子也，乌见其美哉？故必美在其中而畅于四肢，发于事业，始得为美之至也。

阴疑于阳必战，为其嫌于无阳也，故称龙焉。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

天之色以玄为正，其盛也为赤。地之色以黑为正，其盛也为黄。称天玄而地黄，则是阳微而阴盛也。且赤与黑为玄，而赤者，阳之盛也，黑者，阴之正色，两者合而为玄。玄为天之正色，则阳得兼阴，在阳宜盛阴宜微也。天玄而地黄，义见于是也。

卷二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彖》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大亨贞。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

解之初六曰：刚柔之际，义无咎也。刚上而柔下，各正其分，以礼际之焉，故无咎也。屯之下体震，而震则柔上而刚下，既非感应以相与之道，又坎在始交而难生，是乃所以为屯也。然有必解之道，故《序卦》曰：“屯者，物之始生也。”物之始生虽屯，终必条达而极于高大，是以知屯有必解之道也。屯有必解之道，故圣人动乎险中而有为焉。圣人以拯患济难之才而乘必解之势，则天下之险迎刃而解矣，所以大亨贞也。“雷雨之动满盈”，言所以勿用往之意也，以为雷雨之动既以满盈，则将溢而动矣，勿用有攸往可也。盖震为决躁之性而在乎险中，则疑若犯险而有行，故有勿用往之戒焉。然勿用往岂无为哉？造始而已。天之造始，草而未齐，昧而未明。若夫使万事整治而不草、群情昭著而不昧，则宜建侯而不宁焉。建侯虽臣也，然其劳臣民有君道焉，则是有所谓无为也。虽有所为亦有所谓无为者，盖屯之义。以天地则雷雨之动，以万物则物之始生，雷雨自然之动特可化之而已，万物自然之生特可辅之而已，不可一于有为，以拂乎自然之宜也。故虽有所建，而所建亦有无为之君道也。

《象》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

经纶者，盖若治丝然，分而理之则治，缭而棼之则乱。君子之有为此以成解也，岂有他哉？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天下之难自划然而已解矣，此经纶之意也。

初九，盘桓，利居贞，利建侯。《象》曰：虽盘桓，志行正也。以贵下贱，大得民也。

以卦言之，则初九以震在下，故动而未进，有盘桓之象。以义言之，则圣人迫而后动，不得已而后起，故称盘桓焉。天地之解万物也，以雷雨。雷雨之动，或退而骤，则不能终朝，而其科不盈然则康。屯之所主，以其动。盘桓者，亦犹震动之隐雨，施之祁祁。上下无常则为有邪之嫌，今初九盘桓，则亦有踟躅之嫌焉。其以刚动而志行正地者，非踟躅之比也。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方屯之时，上之分屯乱而罔克胥匡以生，则人求主之时也，而初九能以贵下贱，则民之归之犹水就下，故曰“以贵下贱，大得民也”。



六二，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难，乘刚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志在于应五者，乘马而欲行，难在于迫也，故班如。而有待二欲应五，而初九为之倡，若为寇者也。而初九之情，求合而已，故曰“匪寇，婚媾”。夫婚媾者，人之至情，初九以婚媾求二而已。以女子柔弱之才，能不字者，凡以正故也。夫屯有必解之道，以静正待之十年斯反矣，故曰“十年乃字，反常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从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穷也。

上六远在一卦之外而不可即，犹野物之善走者也，故称鹿焉。上体坎也，幽险也，故称林焉。屯难，人求其主之时，然欲不度而即上六，是犹即鹿无虞，惟入于幽险之中而已。若然，则屯虽求主之时，殆不如舍之愈也。其称君子也，以谓体决躁之性居动之极，此以六居三，非守常者，非君子不能舍也。不舍而往，则虽君子不能无吝穷。

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臣之于君聘而后，往往而相亲，有婚媾之道焉。六四虽体趋下之性，然柔而正也，故“乘马班如”，待求而后往。求而后往，则去就之义明矣。盖求而不往谓之固，不求而往谓之躁，非所谓明也。且求而不往，则利止于一身。不求而往，则凶害随之，吉无不利，其可得乎？

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解之所以为解者，以雷雨溢而作也。雷雨博施，草木广生。今屯其膏，则岂足以康？屯如而为解，出纳之吝，谓之有司，故小者以为贞，则吉，大若以为贞，则凶。方屯之时，尤不可以屯其膏也，凶，不亦宜乎？

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象》曰：泣血涟如，何可长也。

六二之乘马班如，其势不得不待也。六四之乘马班如，于义不得不待也。上六可以出险矣，非其势不得不待者也，九五非应，非于义不得不待者也，而犹乘马班如，宜其忧伤而至于泣血也。

䷃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象》曰：蒙，山下有险，险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时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初筮告，以刚中也。再三渎，渎则不告，渎蒙也。蒙以养正，圣功也。

险以远之为善，故险在前则止，止则不犯险者也。险在中则贵动，动则免乎险者也。蒙之为卦，险在下可以动矣而犹止，非其势不可，智不足也，故于卦为蒙。蒙有亨之道焉，盖人之性至明始有蒙之，故不得明，犹鉴明而尘蒙之也，尘虽蒙之，鉴之明故在也，拭焉而明复其初矣。人之蒙亦若是，故蒙有亨之道焉。蒙有亨之道而九二以刚中，亨蒙之道行焉。有刚中，亨蒙之道又有巽顺求亨之时，此蒙之所以亨也。时中云者，与时适，当不先时，亦不后时也。九二屈而在下，疑若求童蒙者，然九二刚中也，故曰“匪我求童蒙”。六五尊而在上，疑若不求我者，然六五顺以巽也，故曰“童蒙求我”。志应云者，以诚应而无隐乎尔之谓也。学者占中否于教者，犹之筮贵不渎，故曰“精以卜筮，神动其变”。初筮则其志一，故告焉。待初筮而后告者，刚也。得初筮则告之者，中也。再三则渎而志不一，故不告焉。以惑而告之，其惑滋甚故也。蒙者，盖若

童蒙，然不知所如往，此易于养正也。其所以养正而不入于邪者，此则圣人享蒙之功也。盖求我而应之，筮我而告之，恐其渎蒙则不告焉，如是则蒙者由之养正，非圣人之功而谁与？《书》曰“圣时风若”，又曰“蒙恒风若”，圣与蒙反者也，非圣人不能使蒙养正矣。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蒙者，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养，而泉者养源于山者也，养源于山故其出不穷，流于川渎而放于海，君子之果行育德当若此而已。以成德为行，此由中出，教者之事也。以果行育德，此自外出，学者之事也。学务时敏，厥修乃来，行之不果，非所以育德也。

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隙之见小，有物蒙之也，为发其蒙之者，则所见大矣，初六发蒙，其义如此。发蒙，使之见善也。利用刑人，使之远恶也。《传》曰“时过而后学，则勤而难成”，然则发蒙宜在初六之时矣。又曰“小惩而大戒，小人之福也”，然则刑人亦宜初六之时矣。用说桎梏以往，小人不惩其恶，滋蔓而难图也，故吝。

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刚柔接也。

以义则发蒙以恩，则包蒙盖家道也。《尧典》于九族不言平章者，家道贵包蒙，恩也。纳妇，礼也，六五以柔应之而九二，有男下女之道，故纳妇吉。包蒙、纳妇无不吉于家者也。克之为言公胜私也。公胜私，用是义胜恩，以六五以父而用柔，而九二以子用刚故也，故曰“子克家”，刚柔接也。

六三，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顺也。

以顺为正者，妇道也。六三舍其正应，见九二非礼之金夫而不有躬，其行不顺，故称女焉。九二纳妇吉，以所纳者顺也。然则行不顺之女，宜勿用取矣。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独远实也。

知得困蒙则无知而已，故吝夫得君子者，悔斯光，窒斯通。困蒙之吝，以不得君子而亲炙之耳，故曰“独远实也”。教者为实，学者为虚，实固有以分人，虚固有以受道。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顺以巽也。

礼恭然后可与言道之方，辞顺然后可与言道之理，色从然后可与言道之致，故学问之道，非顺以巽，则教者不告也。顺则于理为顺，而巽又有柔损之意焉。六五晦也，以晦求明，于理为顺。六五尊也，以尊求卑，则于道为巽。

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象》曰：利用御寇，上下顺也。

蒙之初，则蒙之而已。蒙之极，则顽固矣，非击之不可判也。上九以刚过击蒙，故有为寇之道，为寇则逆上下之愿，而御之者至，故曰“不利为寇利御寇”也。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象》曰：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需，有孚光亨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需之为卦，险在前也，险在前则宜不进以待矣，而乾有知险之德，能不进以待者也，故于卦为需卦。而动乎险中者，以济难之任在我不得不动故也。有见险而止者，以济难之任不在我，义可以止故也。需之成卦，九五以中需物。物之才在上，则在下者无俟乎动也，又不可以止也，有待而后进，则无躁动之嫌焉，是以须也。刚健而不陷，非刚健之才不可陷也，以能须故不陷耳。使其不知险而犯焉，则虽有刚健之才，能不陷乎



险者？刚健之才而陷乎险，不能无困穷。虽不陷于险，而非有刚健之才则亦无以自达而困穷至矣。故惟刚健而不陷于险，其义为不困穷也。“需，有孚光亨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者，言圣人在上而需天下也，其需天下也，不正而偏、不中而倚则不足以平施而用物，故惟中正而后需道孚于天下而光亨贞吉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者，言不以刚健自任，知险而需，则始可以涉难而有功也。

《象》曰：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

雨之所润者，草木而已。而草木之生，人取以养焉，则是雨之所润者狭而其功实广也。“饮食宴乐”者，忠臣嘉宾所与亲者也，而忠臣嘉宾所与亲者，民偕以养焉，则是饮食宴乐虽所及者近而其功实远也。不然则圣人之所及天下，岂止及乎所亲者哉？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难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险可以解，则虽动乎险中可也。险不可以解，则俟之不厌矣。而初九最远乎险，故须于郊。郊者，远于有事之地也。以郊为远乎险，则是有事之地为险也。盖大道甚夷，离道而有事，则夷且险矣。今夫为国家者，居必设险以为固，动必行险以为戒，则是国者，险之所在也，故易以郊为远险之地焉。夫远于险而未尝犯，则不知险之为害也，又以刚动之才处于下，则疑其不能固志，故“利用恒无咎”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虽小有言，以吉终也。

称需于郊，则是以国为险也。需于沙，则是以川为险也。人心尤险于川，则是险之在人者，尤宜远之也。故于远险者称郊，而于近之者称沙，于迫之者称泥焉。乾之九二称“宽以居之”，履之九二称“履道坦坦”，则是宽衍而夷易者，莫如二之中也，故曰“需于沙，衍在中也”。以近于险，故小有言，然而宽衍在中，未尝迫险，故以吉终焉。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灾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败也。

九三迫险，故需于泥。致寇至者，非其道有以招之也，第不能远之，故寇至耳。解之六三，则有道以招之而寇至也。需之九三，以敬慎故不败。解之六三，暴慢故咎归焉。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顺以听也。

阴阳之分，各袭其情，则不至见伤焉；各履其位，则不至于自失。惟阳在下而欲上，阴在上而阻下，故见伤，而需于自失而出自穴也。阴见伤，则不顺以听矣。

九五，需于酒食，贞吉。《象》曰：酒食贞吉，以中正也。

云上于天，则所需方在上而未下也，故言饮食宴乐者，所需方及朋友、故旧、兄弟、甥舅、忠臣、嘉宾而未及民也。需于酒食则及民矣。盖凡民莫不有酒食之养，但不得与人君宴乐耳。今九五独言酒食而不言宴乐，是以知其及民也。盖中正盛德，九五尊位，故能需于天下之求，无不厌足其分。《传》曰“圣人之道犹中衢而置尊焉”，盖需于酒食之谓也。酒以合欢，所谓孙者得需于酒之道而已。食以致养，所谓由颐者得需于食之道而已。非尊位大中，弗能兼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象》曰：不速之客来，敬之终吉。虽不当位，未大失也。

六四非众刚之主也，刚来而拒之，故出自穴。上六众刚之主也，刚来而受之，故入于穴。宾有服意，客则适道也。乾刚上进，非宾也，客而已。苟以敬待之，则终吉，岂至于大失也？九三虽寇至，犹以敬慎而待之而得不败，况三阳为客非寇乎？以敬得吉宜矣。



坎下乾上

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象》曰：讼，上刚下险，险而健，讼。讼，有孚，窒惕中吉，刚来而得中也。终凶，讼不可成也。利见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渊也。

讼之为卦，险者欲陷，健者欲决，其情相攻而不相入，此所以为讼。而讼贵有孚而见窒，则可讼。然君子之至诚则宜不可检者也，今犹可检，则吾之诚未至欤，是以惕而不终讼也。窒惕中吉，九二之才也。乃若上九则穷，刚于上是以穷，其讼者也，故终凶。讼必有听之之主，以中正为尚也。盖两造之讼听之不中而倚、不正而偏，则爱恶不得其平，故曰“利见大人”，尚中正也。涉难必有烝徒之助，虽有烝徒之助而不同心协力，亦不可以涉。讼方违行，非同心协力之时也，涉难奚可哉？故曰“不利涉大川，入于渊也”。

《象》曰：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

一卦之象凡数物，若坎为水，又为雨，离为火，又为日。是圣人之于大象，取其一而遗其它者，各象其类而已。故上刚下险，险而健讼之才既成，则于二体取天与水为象焉。坎为水，又为雨，取水而不取雨，则以雨者阴阳之和，非讼之义故也。犹之同人也，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文明以健，同人之才既成，则取天与火为象焉。离为火，亦为日，有取火而不取于日，则错行非同人之义故也。作事谋始，所以致无讼之道也。始乎治犹卒乎乱，况始之不谋而求其终之无讼乎？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象》曰：不永所事，讼不可长也。虽小有言，其辩明也。

彼险而此健，所以为讼如彼险而此以柔也，且在讼初，则虽不能无讼，亦不永所事，小有言而已。其有言也，乃六四以刚犯初而其曲在四，其辩自明，是以终吉也。

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象》曰：不克讼归逋，窜也。自下讼上，患至掇也。

下宜听上而不可以讼上，自下讼上则犯义矣，宜其不克也。二为主于内而二阴附之，三百户之邑也，往讼不克，乃归而有其邑，则眚且至矣。何则下之所以敢讼上者，以附之者众也，往讼不克，复归而有其辅已之众，则上之势求艾，必求其根穴而穷划之矣，故必逃其固有存之邑，不敢据而后无眚也。

六三，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象》曰：食旧德，从上古也。

德也者，保其所有而已。六三之食旧德是也，谓之德者，以心不能不得，故思从上以保之也。夫失得勿恤，则往吉无不利。今心得其旧德而思保之，则从上而已。非所谓从道不从君也，故曰“或从王事无成”。

九四，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象》曰：复即命渝，安贞不失也。

九二不克讼，以下犯上，其势不克也。九四不克讼，以刚反柔，其义不克也。其义而即听者之命，变其贞而安贞，则其吉宜也，讼不至于用师也。同人之九四用师尚弗克攻，然且反则而吉，而况不克讼而复命者乎？

九五，讼，元吉。《象》曰：讼，元吉，以中正也。

建中则不可拔，守正则不可掇，有欲拔其所建而掇其所守，则大人有所不受而讼矣。以脂韦从人，趋取无讼，兹固足以示谨，然中不得建而拔，正不得守而掇，则吾之大节丧焉，何元吉之得乎？此大人所以有讼也。



上九，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象》曰：以讼受服，亦不足敬也。

好违而尚邻固足以获人之与，然其与之者非刚而有立也，乃柔从鞶带者而已。夫以中直相与，则其利断金，人莫能间。彼柔从若鞶带者，何往而不为顺哉？虽或与之，其志不一，而人易以夺，故曰“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夫以讼得其所与者，柔从易夺之人，至于终朝三褫之，亦何足敬哉？



坎下坤上

师，贞，丈人吉，无咎。《象》曰：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吉又何咎矣。

师之成卦，以行险而顺也。军制自五而积之至于师，则至众矣。众而无正则乱，故必丈人而后吉无咎焉。丈人者，其为长度越于寻常者也，盖不能度越于寻常，则亦众人而已，安能正众哉？能为众正者，将也。《传》曰：“师能左右之曰以。”能以众正，则能将之谓也，故曰“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刚中而应，帅师之才也。行险而顺，行师之道也。帅师而不刚，则是以羊将狼，不可也。刚而不中，是以狼将羊，不可也。虽刚中而上不应，亦不能行焉，故帅师之才刚中而应，然后善也。兵，凶器；战，危事，虽武王不保其必克，此天下之至险也。行险而天下是奉以除民害，则是行险而顺也。险而顺，则师之所加若时雨降而民悦矣，故曰“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也”。师之行险以除民害，犹医之用毒以攻人疾，故曰“以此毒天下”。其曰无咎者，治天下至于用师，则其吉足以补过也。

《象》曰：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

地之于水，能包容而畜止之，此师之象也，故君子以容民畜众。容民者，民归之，斯多助矣。畜众则众听焉，斯益办矣，是乃所以为师也。荀子曰“善附民者乃善用兵者也”，此之谓也。且容民畜众而师成焉，则举而措之，乃可以去伤民而除乱众矣。去伤民，所以容民，除乱众，所以畜众也。

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师出以律，失律凶也。

以不必必之故多兵，今其至于用兵，则是常以不必必之也。以不必必之而至于用兵，犹且必其胜而往焉，则是重造兵也，故圣人于用师之初，不敢自必，其胜负吹律以听焉。太史公曰：“六律为五事根本”，其于兵械之兴也，望敌而知吉凶，闻声而较胜负，故周官太师吹同律以听军，声苟为失律，虽臧凶，盖幸之不可以为常也。

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象》曰：在师中吉，承天宠也。王三锡命，怀万邦也。

师以行险，九二中险而居焉，在师中者也。一柔一刚，仁勇兼具，下尊之也。为丈人，上亲之也。犹长子，故吉无咎。用师至于吉无咎，则天下之难平，王可以锡命怀诸侯矣。三者，众辞也，故圣人于赏则劝，于刑则畏。惟畏刑，故杀伐，欲其约，所谓“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者是也。惟劝善，故锡予，则欲其博，所谓“王三锡命”是也。

六三，师或舆尸，凶。《象》曰：师或舆尸，大无功也。

虎豹便捷，熊罴多力，然而人食其肉而席其革，以不能通其智而一其力故也。师贞夫一，则众不能独进，亦不能独退，与虎豹熊罴异焉。以六三帅师，则是主之不一也。师或至于不一之主，则凶之道，岂有功乎？

六四，师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师左次无咎，犹所谓井甃无咎也。井以动出为功，今乃静正于修井，则可以无咎矣。师亦不贵夫久于静，久于静则顿兵老师，非所谓拙，速也。今左而不为久处，则可以无咎矣。

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象》曰：长子帅师，以中行也。弟子舆尸，使不当也。

行险而顺，则虽毒天下而民从之。六五体顺，故田有禽，天子讨而不伐，故利执言，则师出有名矣。执言以讨，则有奉吾辞以往者，长子可也，弟子凶也，长子一人则弟子者众故也。长子谓九二，弟子谓六三。

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乱邦也。

庆赏刑威曰君，师出有功则既成矣。开国承家，赏亦重矣，于是称大君焉。开国承家，则犹武成之终而分土列爵也。夫君子小人并用，惟师为然。君子则用智，小人则用力，此其功也。君子则开国承家，小人则勿用，恶小人之乱邦也。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象》曰：比，吉也；比，辅也，下顺从也。原筮元永贞无咎，以刚中也。不宁方来，上下应也。后夫凶，其道穷也。

比之为卦，以二体则水与地比；以六爻则五阴比一阳。夫秦之所以亡，以孤立于天下而无或比之故也。今阳得尊位大中，有克比之德，其吉不亦宜乎？比辅也者，言臣邻比之。下顺从者，言民庶则顺从而已。其曰下云者，臣邻则有或尊，而民无尊也，故曰下焉。“比，吉也；比，辅也，下顺从也”，言为人之所比者也。“原筮，元永贞”，言比乎人者也。原筮者，释所比不可以不审也。夫道足乎已而为人之所比则归，斯受之而已，不择可也。道不足以比乎人，方赖人以为养，则一失所比，必有阒断之悔，可不原筮乎？原筮而得元永贞之人，则其仁足依亦且久要而不忘，足以无咎也。不宁方来，以上下应，故勿亟而来也。夫君臣上下同心同德，和一而无间，则危而求安者何所归走哉？不宁之异方然且来比，而上六实同体，有为妇道而后其夫，失阴阳和，凶则宜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

比者，亲也。以四海之远而比乎一人，则形隔势绝难于为比。于是建万国使民各亲其君焉。民各亲于君而不归于其极，则其异政之国未可谓克比也，于是先王以亲诸侯。先王与诸侯亲，而使诸侯与万民亲，则九州斯共贯矣。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他吉。《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有孚比之，言比乎人也。有孚盈缶，终来有他吉，言为人之所比也。水犹可以忠信诚身亲之，而况于人乎？故孚比之则无咎。诚有所居以类至，故有孚盈缶，终来有他吉也。缶之为器，其中虚者也。以虚受故受而不着，以虚应故应而不藏。人之心若是，惟去物之塞而有孚以盈之，则终来有他吉矣。虽然有人者累，故中孚之初九有他而不燕焉。其有他而吉者，其相亲比之道时有在初六而已，故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六二，比之自内，贞吉。《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其人可比而不比则为失，人其人不可比而比之则为失己。九五有刚中之德，其人可



比，而六二能比之，虽离内而比外，舍近而取远，不为自失矣，故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伤乎。

恶木垂阴，志士犹不息也，况匪其人而比之乎？匪其人而比之，相推入祸门也。

六四，外比之，贞吉。《象》曰：外比于贤，以从上也。

六四虽舍正应而比九五，然刚柔正而位当，故贞吉。其曰外比于贤者，盖贤者所持惟义，言六四之于九五乃义之与比，而九五之于六四亦非不义而得义众也，以其舍正应而从义，故称贤焉。

九五，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象》曰：显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顺，失前禽也。邑人不诫，上使中也。

比与周反者也，然尽比之道则周在其中，此九五所以能使五阴皆比而为显比也。《传》曰：“使天下莫不顺比服从文王之事也。”王者所以使天下顺比服从，岂若四面之罗使民不得遁而致此哉？亦用三驱，舍逆取顺而已。惟舍逆取顺，是以失前禽也。禽有可擒之道而失之，非不能也，舍逆取顺而已。邑之寡弱且不诫而安，则其安可知矣，此不宁之方所以来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终也。

圣人能使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既以为一家矣，而上六后焉，是后夫也。夫其可后乎？既以为一人矣，而上六乘焉，是无首也，首其可无乎？夫犹可后，首不可无，盖彖者言乎其象者也，言象而无其形，故以其凶之缓而未及于身者言之。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健而巽，刚中而志行，乃亨。密云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小畜，臣畜君也。臣之畜君，不得位则势不得行，上下不应则众莫能助。盖位不在极而匡弼，不当谏而辄谏之，则为犯分，故不得位则不可畜也。一齐人教之众楚人咻之，则齐语不可得，故上下不应不可畜也。柔得位而上下应之，为小畜者如此而已。柔者，六四之材也，才虽柔而其动刚健，不刚健则脂韦从上而已，非所以为畜也。然健而不巽，刚而过中，则有犯上之事而志不行，志不行而不可谓亨也，故曰“健而巽，刚中而志行，乃亨”也。君辨言而善足也，非和也，献可替否，其和也，故畜若和，为有雨之象。雨者，阴阳和也，然犹密云而不雨者，以六四阴虽盛多而交际未及中故也。自我西郊者，以六居而求离其所故也。

《象》曰：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以臣畜君，其势为难，可以暴为之乎？巽为之畜矣。荀子曰“若养赤子，若养馁人”，言不可以暴为也。故君子于小畜，懿文德而已。懿，言浸以光大，不为暴也。

初九，复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复自道，其义吉也。

引其君当于道者，臣之职。然而彰其引之之迹，则有掠美之嫌，不如勿彰之为义也。今曰吉，引君之迹不彰故也。夫君唱而臣和，君行而臣随，君臣之义也。今引其君使复，则君臣之义不为无伤，惟不见所以引之迹，是以于君臣之义无伤而吉也。

九二，牵复，吉。《象》曰：牵复在中，亦不自失也。

适尧舜文王者为正道，非尧舜文王者为他道，正他之间不知谨，则舍正而适他矣。

乃挽而回之，不至乎遂往而反，此牵复之说也。然谓之牵，则既有牵之之迹矣。有牵之之迹，则于唱和随行之义伤矣，第以牵而能复，又且在中，得不自失而已。苟况所谓“以得君而复之道者也”。

九三，舆说辐，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初九所畜者，既柔而其柔又正，且畜之于初焉，是以其义吉也。九二所畜者，虽刚而刚得中，且畜之于中焉，是以不自失也。九三所畜者，刚过，畜之，则上有所不受而下之志不行矣，故有舆脱辐之象焉。舆，载上者也，以刚中则牵之于前亦可也，以刚过则载之于下犹不可也。畜矣将以为和，故有夫妇之道，失其和则有夫妇反目之象。称妻者，言夫妇不顺也，苟况所谓“谏非而怒之者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六四柔而能畜，以有为之助者也。莫或助之而以柔当三阳之进，则无不伤矣，故称血焉。惕出而与上合志，斯可以畜，故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九五，有孚挛如，富以其邻。《象》曰：有孚挛如，不独富也。

交如者，两相交也，挛如则众矣，故富以其邻，邻亦众意也。盖以臣畜君，非合众力不能，故曰“有孚挛如，不独富也”。富，臣得君也。泽加于民而可大之业成焉，是所以富也。

上九，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象》曰：既雨既处，德积载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上九，畜道成之时也。故言既处者，畜成而功已济也。其功已济，于是既处而复往。所载义也，如此则其载上非尚力者也，尚德载者也。虽尚德载，然谓之载则乘者无为也，东西南北惟载者之从耳，妇道如是则厉矣，故曰妇贞厉。月几望者，言阴盛也。君臣之分，君行先臣从后，丰之初九所以虽旬无咎者，以在下而已。位极上九，以畜为事，则虽几望犹不可，况旬乎？几望而征求其明亢而与旬焉，则终其魄而已。时乃天道，君子能违天乎？故曰“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兑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彖》曰：履，柔履刚也。说而应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老子曰：“善行者无辙迹。”圣人之游人间世，不欲其有辙迹，有辙迹所谓画地而趋也，画地而趋亦已殆矣。而履者，迹所出也，是以圣人之于履，常若履虎尾然也，然能以说应，之是以亨焉。乾健而不可犯，虎之象也，履而不见咥者，为其以柔履刚而应乎乾，所以亨也。圣人之所以说者，非务可人心而为柔从也。以卦考之，圣人之所以说者，刚中而柔外，所谓内直而外曲者也。其说不如是，则为颠、为蹶、为倾、为失，何能亨哉？在下以柔履正，则和说而能以履位矣。上虽宜以刚健，然不可过而恃乎已，当以中正而合乎刚柔之节也，故曰刚巽乎中正而志行。九四以柔丽乎中正，故亨。刚以中顺为节，则小人不得为之疾矣。小人之于人，犹耳之有充，目之有翳，虽有光明之资亦为之蔽矣。不疚于小人，则光明自若也。履非特贵贱履位矣，君子小人各履位，故其言及此。

《象》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

圣人弱其志，故善下众人；强其志，故好陵也。非辩上下以定之，则志莫定矣。天



地尊卑，是以辩上下，而象有取于上天下泽者，泽有说意，使民说于下，志所定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独行愿也。

近君而不得中，则有愬愬之惧其失位。在下则为素履而已。夫履，不处也，虽无与为，偶亦独行其愿，不如是则素隐者也，非素履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象》曰：幽人贞吉，中不自乱也。

近君而不得中，则有愬愬之惧。九二远于君而又得中也，故曰“履道坦坦”，言安行而不为险之所陷，前不得阻之所碍也。理人之道，散而成章则能使天下文明焉，合而成体则非徒天下之无文也，吾亦将素履，亦非徒天下之不明也，吾亦且为幽人。贞吉者，以中不自乱，无逊言屈身之事故也。

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象》曰：眇能视，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与行也。咥人之凶，位不当也。武人为于大君，志刚也。

视欲正，视而不正则眇者也。行欲中，行而不中则跛者也。故归妹之九二则为眇能视，初九之不中则为跛能履。履之六三既不正又且不中，故眇能视、跛能履兼焉。九二幽人，则不自明而已，眇能视，则不足以有明也。初九独行愿则无与行而已，跛能履，则不足以与行也。不足以有明，则见险不察矣。不足以与行，则避难不速矣。是以履虎尾，遇咥人之凶也。其明不足以见微，其行不足以经远，志刚而已耳。是武人为于大君而不足言凶，则以武人者行事于凶者也，岂复以凶害为恤哉？

九四，履虎尾，愬愬，终吉。《象》曰：愬愬终吉，志行也。

九四处乾体之末，履虎尾者也。虎至暴而不可犯，然应之以说而得亨，履之能惧而终吉，是说之道无往而不入，惧之道无往而不克也。

九五，夬履，贞厉。《象》曰：夬履贞厉，位正当也。

夬之所以决者，以柔上乘而不履位也。今刚柔履位，则无所事决矣。而九五犹以夬履，是于贞为厉也。厉不至于凶也，六三之凶，以位不当，九五之厉而已，以位正当也。盖履者以柔履、以说应，而九五以刚决，其有咥人之凶也。惟位正当，是以有厉也。

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庆也。

上九，履道成矣。圣人之于成也，欲履省焉，故视履考祥，祥在天者也。以言考祥，则以谓履在下而应在上，不可不戒惧也。夫履者迹之所出，恶迹愈走，不如反荫以息迹，是以其旋元吉，而《象》以谓大有庆也。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来，吉，亨。《象》曰：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

往者屈也，来者伸也。大者来而伸，则天下浸以昌；小者来而伸，则天下浸以微，所以成否泰，在大者、小者相与往来之间而已。小者往而后大者来，犹遏恶而扬善也，在天而为盈虚消息，在人而为兴衰治乱，不离一气陶运之间而已，故言天地交，又言上下交。上下交，以人事言也。天地交，而其气通然后万物通焉。上下交而其志同，然后天下之志同焉。于天地不言其气，而直曰万物，同于上下止言其志不曰天下同，斯以天之所交者，气也。言天地交则其气以通矣，是以不言其气，言万物也。至于人，则有其体虽交而志不利者，若所谓友而不心是也。志不同而求天下之同，盖不可得志。同则天

下同可知矣，是以言其志而不言天下也。内阳而外阴，言万物所以通。内健而外顺，言志之所以同也。盖内阳以化育于下，外阴以生滋于上，则万物成。故知内阳而外阴言万物之所以通也。内健然后能用，君子不如是则浩然有归志，岂能夺其志与同哉？故知内健而外顺言其志之所以同也。内健而外顺，则君子内矣。君子内，则小人外，故先言内君子而后言外小人。舜选于众，举皋陶而后不仁者远，此内君子而外小人之序也。内君子故君子道长，外小人故小人道消。长如草木之长，不见其益，而久之则大矣；消如冰雪之消，不见其损，少顷则亡矣，此圣人所以慎微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地之道，不必寒暑之运也，凡为盈虚于一体之中者，即天地之道也。天地之宜，不必百物之成也，凡为仪则于一性之内者，即天地之宜也。凡为盈虚于一体之中者，圣人裁成之，不使其过，所以不乖其委和；凡为仪则于一性之内者，圣人辅相之，所以不悖乎其委顺，此后所以左右民之功也。夫民，受气于天地之中，则或偏于左而毗阳，或偏于右而毗阴，后左右之，使由中而已。于泰言此，何也？泰者，众贤进之时也。众贤进，乃左右民，舜曰：“予欲左右民，汝翼然”，则为股肱以左右民者，众贤而已耳。

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初九以其时则小往大来，以其君则内健外顺，此君子所以引类而进也。茅之为物，可用事神，拔之则以其茹举，君子以类进之象也。君子以类进，则协众力以御神器，合众智以经国体，而天下安乎泰矣。

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荒者，行不治者也；蒙者，才不明者也。治蒙之所先者，行而不责才，故曰“包蒙”。何则跖跖之士，圣人犹将御之以为用故也。夫事君以身，不若事君以人，然天下之人行治而才中者岂易得哉？行不治而荒者，包之而不遗；才不中而冯河者，用之而不舍，则行治而才中斯烝然来矣。包荒、用冯河，而又不遗远不昵迩，此所以得尚于中行之君也。孔子得颜渊而门人益亲，为天下者亦必得人如颜渊者，为之和集君子而附之，然后天下可为也。其人则九二是也，未仕则欲汇征，故于初九言之，已仕则欲朋亡，故于九二言之。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复，天地际也。

上下交而其志同，则厥孚亦交矣。今平者将陂，往者将复，则或有异志而孚不足之时也。然君子为可信而已，岂求人之必信也哉？故曰“勿恤其孚”，则不枉己以顾望同其上矣，是乃所以获孚而于食有福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实也。不戒以孚，中心愿也。

君子所以去之而冥飞者，以君不能下之而已。苟为下之，则亦赴之惟恐其不疾，从之惟恐其不先矣。《诗》曰“翩翩者雅，烝然来思”，盖翩翩不富以其邻之谓也。翩翩不富以其邻，犹所谓汇征也。未有位也，故言汇；已有位也，故言邻。在位而言邻，谓臣邻也，动而之外也，故言征动，而趋于下，故言翩翩，亦各有所当也。阴道常乏，阳道常健，故阴得阳而后实。三阴在上，皆失实者也。皆失实，则其求阳也不戒而孚矣。

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愿也。



帝乙归妹，言至尊以柔接下也。夫天下安平而至于泰，则非祸难之可虞也，非患贤才之不足也，又非其微弱而不能自振也，乃能屈其至尊以至柔接下，则亦中以行愿而已，宜其元吉也。

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象》曰：城复于隍，其命乱也。

否之时，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天下无邦，则无以为藩翰屏蔽者矣，城复于隍之象也。城复于隍，则众不为用，故勿用师。如是，则小者擅命矣。故曰“自邑告命，贞吝”。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

《经》曰“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然则贤人之隐见，犹草木之盛衰，随流于天地而已。由是观之，天下之否，贤人何预焉？天实为之耳。故曰“否之匪人”也。夫文明以健，中正而应者，君子之贞也。方否之时，小人道长，且欲文明乎？则私邪者恶焉，且欲中正乎？则私邪者疾焉，是以不利君子贞也。维不利君子贞，故大者不容而往，小者驯致而来。其曰“天下无邦”者，言其无邦而可为用，犹所谓城复于隍也。内阴而本衰矣，外阳而末大矣，本衰而末大，此物之所以僵且毙也。内柔，则其于用人亦不我力矣；外刚，则其于接人视我迈迈矣。如是，则小人内而君子外，是以小人道长而君子道消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避难，不可荣以禄。

天地闭则贤人亦隐焉，故啬其智虑，秘其聪明，不欲泛应而博用也，期于避难而已。夫忠信重禄之时，则荣以禄，所以昭吾之忠信也，又何嫌焉？乃若贪污取富，则荣以禄非义荣也，是以君子恶之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象》曰：拔茅贞吉，志在君也。

初六者，贤人退处之时。乃曰“拔茅茹”，何也？庸君之于贤，非不欲引之，引之非我力而已。贤者亦非不欲以类进，恶不由其道而已。惟其如此，故贤者以其类而守正也，吉亨，不亦宜乎？泰之时，君子内矣。君子虽在内而志在天下，故曰志在外也。否之时，君子外矣。君子虽在外而志乎朝，故曰志在君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乱群也。

小人之在下也，君子不得遽，则包之斯可矣。小人之在上也，君子未能决，则承之斯可矣，虽然此不免乎乱群也。乃若大人，则足以格君心之非而否亨焉。以其上应休否之君，足以有为故也。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当也。

泰至于九三，则将复于否矣否。至于六三，则将复于泰矣。方天地之闭，则君子自隐可也。今将复于泰矣，而犹包焉，是可羞也。羞则不特无誉，且有毁之者至矣。

九四，有命，无咎，畴离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九四才有余而位近君，可以行其志之时也。然否之时，小者常擅命矣。五方休否，则不可以无命而行。无命而行，则是小者复擅命如否之时矣。以此比乎休否之君，则其身之不免，况有祉以及畴乎？故有命然后无咎，无咎然后畴离祉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

休如休王之休，休否则复王而为泰矣。非以其道御者也，孰能使人之休王系乎我哉？故曰“休否，大人吉”。虽然休王之理相为倚伏，岂可遇其存以为亡哉？惟不忘亡，乃所以存而不亡，故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象》曰“位正当也”，以谓虽有大人才，非得大中至正之位，则亦不能有为而休否矣。

上九，倾否，先否后喜。《象》曰：否终则倾，何可长也。

满而必倾者，物之理也。夫否匪，则其倾亦匪人也，君子宜无忧喜于其间矣。然无否则君子不与执御同其忧，至其倾也，则与天下共喜焉，与先号咷而后笑异矣。

卷三



离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象》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

得位而不尊，得中而不大，且应乎乾而非上下应之也，则同人而已。虽然，不得位则是无献子之家者也，不得中则是无颜般之德也，又好违而不应，则虽欲同乎人，得乎哉？是以得位得中而应乎乾然后为同人也。《传》曰“自其同而视之者，万物皆一也。”知万物之为一，则吾谁与为亲哉？无不见之斯可矣，故曰“同人于野亨”。野则无适也，无莫也，广乎无不备也。《诗》曰“淠彼泾舟，烝徒楫之”，言涉险之待众也。同人于野，则众无不同，于是乎可以涉险，故曰“利涉大川”。夫同人于野则大小不间于异体，利涉大川则南北不患乎异心，是谓不同同之。不同同之则大矣，故言同人曰，以别之言，所谓同人者，义尽于此矣。乃若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则君子而已。盖文明者，礼也，灿然与物接者也，健则能违焉；中正者，德也，介然与物辨者也。应则能从焉，与物接而能违焉，与物辨而能从焉，此君子之所以不可得而疏，又不可得而亲。然有违有从，则与夫同人于野而小大不间于异体、利涉大川而南北不患乎异心者，固有间矣。然违而知从，从而知违，同于道而已，是乃所以通天下之志也。《诗》曰：“既见君子，我心写兮”，非能通天下之志，何能一见而写人之心哉？

《象》曰：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

天道上行而火炎上，所以为同人。天道遍覆，于族无分也，于物无择也。火性明察，君子于是以类族辨物也。族之不类，物之不辨，皆比而同之，则何异乎墨子之尚同哉？亦不能与同矣。

初九，同人于门，无咎。《象》曰：出门同人，又谁咎也？

大有、大畜则人应乎我，同人则我应人。人应乎我，则虽不出户而户外之屦已满矣。我应乎人，则欲不出可乎？故初九同人于门，然后无咎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宗者，所以类族者也。《象》言类族，则使万物百族各类于宗，所以群天下之物则然也。乃若所以处已，则人苟有合志同方、营道同术者，皆可与同人矣，又奚择其宗哉？此同人于宗，所以为吝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象》曰：伏戎于莽，敌刚也。三岁不兴，



安行也。

火，形锐上而性炎上。九三实体之，故有伏戎于莽与升高陵之象焉。然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六二虽匹夫有其志不夺，九三虽伏戎而帅可夺，如是则不敌远矣，是以伏戎于莽，不敢直鼓而前也。伏戎于莽，知其不可而不得不伏也。升其高陵，俟其小而或可升也。惟义之不胜，是以三岁不兴焉。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义弗克也。其吉，则困而反则也。

九四之反则，非特以处柔平而已，亦其犯义之未甚而其势得反之也。盖乘其墉，其亢不至于升高陵，且又无伏戎之事，故得反则也。彼九三之为不义，至于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则虽欲自反无由矣。

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师相遇，言相克也。

二之与四合并其势以攻五，所以为大。《传》曰：“同与相爱，同取相疾，同病相爱，同壮相疾，同道相爱，同艺相疾。”二之与四皆欲争五，可谓同取相疾。一则升高陵，一则乘其墉，可谓同壮相疾矣。而二之与五乃以中直相与，则是同道，同道则相爱者也，彼以同壮丽之焉。日相离疾，此以同道损之焉。日相亲爱，则大师有克。五之势而可忧，然以义克之而后笑矣。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通天下之志，乃同人之志也。今独远于有事之地，所以为志未得。然与夫求其志，至于奔营，惫而弗克而反者，尚得为无悔乎？



乾下离上

大有，元亨。《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

天下大器也，不可以小道治、小力持也，必有大人相与辅相之，然后能勿失也，故天下贵其有大焉。畜则宜以刚，有则宜以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所以为大有。彼得尊位矣而曰上下应之者，谓其为宾师者也。其德刚健，则与执我仇仇亦不我力者异矣。其德文明，则与君臣上下动无礼文者异矣。圣人所以能有大，不过如是而已。谓之文明者，其文炳则文之明者也，其文蔚、其文萃则文之不明者也。然文至于成章则无不明矣。故章为文章之章，又为章明之章也。《易》之称文明，可以类推矣。其德刚健而文明，固足以有大矣。有大而不能元亨，亦不可得也。夫圣人所以有大，虽曰刚健而文明以致之，其实天以休命命之耳，梦帝赉予良弼是也。应天所以命之意而时行焉，则元亨矣，大畜所谓“应乎天”，与此同意。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

火在天上，圣人高其目以视远之象。高其目以视远，则善恶见矣。其于遏恶扬善也何有？遏恶扬善，岂圣人作好恶于其间哉？顺天休命而已。天之休命，遏恶而扬善；人之大情，好善而恶恶。顺乎天之休命，则顺乎人之大情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内有可交之德而无交焉，必外无可交之人也。外有可交之人而无交焉，必在己无可交之德也。大有尚贤之世，非天下无可交之人，于是时而独无交焉，则于可交之德为有害矣。然而体乾之德而非有咎也，故匪咎者，疑乎有咎，犹疑为寇而称匪寇也。知难则

至无咎矣。

九二，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车以载，积中不败也。

车之为器，轮圆而輿方，辕纵而衡横。备圆方纵横之车而又大焉，则尤足以任重而致远者也。君子仁圆而义方，且有纵横之才智，任重而不覆，致远而不败，大车之象也。如是而上应六五之君，则有攸往，又何咎哉？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圣人之用小人，则贯鱼以宫人宠，不使之升降自如也，用君子则使升降自如而不制焉，是之谓亨。若非处宾师之盛位，则无是也。公用亨于天子，亦以处盛位而已。乃若小人而使亨，则是遂其欲而无不为矣，故曰小人弗克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辩晬也。

九四处盛位，则宜公而无私，故五等之爵，最尊者称公。荀子曰：“不下比以闭上，不上同以疾下，可谓公矣。”以不下比为公，则九四不比乎下，享于天子之臣得以处盛位之宜矣，非其明辨晬不足以与此。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发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

诚者，合内外之道也，故曰“厥孚交如”。交如者，合内外之道也。诚信生神，神则不怒而威，故厥孚交如则威如随之也。象言信以发志者，志之所潜深矣。明信以发志，则能以赤心置人腹中，是乃所以交如也。易而无备者，以谓道德之威既畅于天下，则阻法度以为威，无所事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履信务以复其言，思顺务以和其行，此则独善其身，未足以致天佑也。履信而于任贤不贰，思顺而于从善如流，施信顺于尚贤，如是则于天之休命不逆，是以自天佑之。夫圣人尚贤者，以道之所在故上之，非将以邀福于天也，自天佑之耳。

䷎ 艮下坤上

谦，亨。君子有终。《象》曰：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终也。

柔有常胜之道也，及以驰骋天下之至坚，无往而不利，此谦之所以亨也。夫天之有光，托于物而后见，故天下济也，其道乃光。坤含万物也，其化乃光。天道下济而光明，则尧允恭而光被四表是也。地道卑而上行，则舜之温恭而元德升闻是也。夫冲而不盈、谦而不亢，道之体也。是道也达乎高深，通乎幽远，无不在焉，故盈而不冲。天之所亏，地之所变，鬼神害之而人亦恶焉。谦而不亢，则天之所益，地之所流，鬼神福之而人亦好焉。天地之大，鬼神之幽，与夫人事之众，莫不归德于谦，则谦之于天下无不胜矣。故施于尊则有光，施于卑则不可踰焉。二典于尧言克逊，于舜则不言，盖天子之尊则逊足以称、微则逊不足道也，故谦于尊言光、卑言不可踰而已，亦犹是也。有成位而不谦，其终必危；有天德而不谦，其终必丧。然则谦者，君子之所有终之道也。

《象》曰：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

经曰：“德言盛，礼言恭。”内之笃实也如山，则德盛矣；外之卑顺也如地，则礼恭矣。德盛礼恭，然后谦体具。盖德不盛则有狎侮之心，礼不恭则有骄亢之容，皆非所以



为谦故也。夫多者久而益，寡者浸而亡，物之常理也。乃若用谦，则多者非徒不溢也，且可以衰焉；寡者非徒不亡也，且得得益焉。多寡云者，时之与物、功之与能皆是也。虽然，谦之所施又不可以不称物，又不可以不平施。荀子曰：“贤者就而敬之，不肖者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其情二所谓称物，其敬一所谓平施。

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

或以德下人，或以功下人，乃所谓谦也。非有德也，非有功也，是宜为人下，非谦意也。初六以盛德下人，非宜为人下者，于是称君子为谦谦。因其可以涉难而有功，故曰“用涉大川，吉”。牧如牧人之牧，顺其性故也。顺其性，故其德盛。制其德，故其礼恭。

六二，鸣谦，贞吉。《象》曰：鸣谦贞吉，中心得也。

鸣者，感以来其应者也，“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是也。二之与三，刚上柔下，分为正，而九三方以刚下人，感之无不应矣，是以贞吉，而《象》曰中心之得也。

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象》曰：劳谦君子，万民服也。

初六以谦也，故涉难而有功，然而未及中，则亦未有功焉。九三过中，则既涉难而有功矣。夫功亦有不劳而成者，功成于劳，则其力尤为可矜矣。九三不矜而谦，是乃所以能有终也。老子曰：“功成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此有终之道也、人道也。人道恶盈好谦，劳而谦则万民服矣。

六四，无不利，撝谦。《象》曰：无不利撝谦，不违则也。

则略而法详，法容有变，则无变焉。故终始有常叙而不可违、上下有常分而不可乱者，则也。乃见天则，言其协终始之序也。困而反则顺以则，言其上下之分也。今九三以刚在下而六四以柔乘之，疑若违上下之法则矣，撝去三之承已，则于则不违焉。

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富，相十则役，相万则仆，物之理也。今六五不富而能用其邻者，以人道好谦。得尊位大中而谦，则尤人之所好，故也能用其邻则多助矣。又六二有造兵之衅，是以利用侵伐，无不利也。

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象》曰：鸣谦，志未得也。可用行师，征邑国也。

上六感九三而求其应者也，故曰鸣谦。大抵感人心而求其应者，求近则其势易，应远则其势难。六二之感九五，则其势易，感之无不应矣，故中心得。上六之感九三，则三上而不应，故志未得也。九三之不应，其罪可征也。然九三得民，有邑国之象，非以众胜之则不可征，故“利用行师征邑国”也。彼六五不得用众，直侵其国，此伐其人者以得尊位大中，能以其邻，且所征者六二之正也。

三三
三三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师。《彖》曰：豫，刚应而志行，顺以动，豫。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师乎？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

豫者，与物通之时也，建侯宜。与物通，故孟子言置君则必曰谋于燕众。行师亦与物通，故孟子言伐燕则必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圣人所以与物通，亦顺以动而已。譬川流而不逆，行则浩然通诸海矣。盖群一物性类以理，因而循之，则虽天地不能违。何则？天亦以易因性，地亦以简循理故也。天地以顺动，则自然之理，故日月行其纪而不

过，四时协其序而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大正之理，故刑罚清而民服。夫刑罚者，矫拂人而制之者也，且不烦滥而民服，则礼乐政教之以顺导人者可知矣。彼圣人何往而非顺动哉？建侯，所以兴天下之同利；行师，所谓忧以天下者也。刑罚，所以去天下之同害；作乐，所谓乐以天下者也。雷在地中而为复，复则辨于物矣。雷出地奋为豫，豫者，众人熙熙如登春台之时，方是时，视浊水迷于清渊，有至于冥。豫者岂观象而见所谓非豫之几哉？非与日月合其明者孰能与此？故曰“豫之时义大矣哉”。

《象》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出地奋，圣人与物之象也。众人熙熙，我何为而不乐？于是作乐焉。其作乐也，乃所以崇德焉，与夫熙熙而遂至于失性者异矣。能昭天地化育之功者莫如雷，能崇圣人化养之德者莫如乐。《传》曰“乐隆而德尊”，作乐崇德之谓也。作乐以崇德，故盛。荐之上帝则天神降焉，以配祖考则与《诗·有瞽》所谓“作乐合于祖”同意。

初六，鸣豫，凶。《象》曰：初六鸣豫，志穷凶也。

圣人之于豫，若雷出地奋，然则豫非不鸣以感物也，但其鸣当其时而不妄耳。初六于位为下，于时为初，乃欲鸣而感物为豫，是乃不可。故曰“鸣豫凶”，而孔子曰：“初六鸣豫，志穷凶也。”

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象》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

剡舟剡楫，取诸涣；服牛乘马，取诸随。继之以重门击柝取诸豫者，以川途通则暴客至故也。非徒治天下为然，一身亦若是而已。开贞兑以与物通，则凶亦随至，是宜观柔而早正以待之也，六二盖与于此。方天下交通成和之时，物之逐动如雷出奋，然而独介于石焉，此善观象者也。介于石，言见之先也。终日，言避之速也。见之先而避之速，吉不亦宜乎？

六三，盱豫，悔，迟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当也。

不谄然后可以上交，今且盱矣，则是顾望其上者也。又且迟之，则候伺其上者也。岂所谓不谄者乎？此则“盱豫悔而迟亦有悔”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九四体震而为之主者也。以象言则万物莫不由雷以豫，以爻言之则阴莫不由阳以豫，是以大有得也。大有得而勿疑，乃能协众力以安其上，犹簪之总众发以安其首。若自疑，则众疑而睽矣，未闻以疑事有功也。

六五，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贞疾，乘刚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六五之疾，以乘刚而至于贞。彼四牡项领，则不能无亡矣。九四务在协众以安其上，非项领之牡也。疾常不死，不亦宜乎？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长也。

六二知几，盖冥冥之中独见晓焉者也。上六不知几者，冥豫而已。虽冥者明之藏也，知生于冥之中而有渝焉，则无咎矣。

䷲

震下兑上

随，元亨。利贞。无咎。《象》曰：随，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

圣人之道至于兼忘，又使天下兼忘我，则民交放于道术之中。行不知所之矣，则使天下随之，若子之从父、弟之从兄。岂无勉为仁以要人、扬行以悦众乎？以刚柔言之，



刚上而柔下，则刚柔尊卑之常也，刚自外而为主于内，则刚柔屈伸之宜也。今刚不处上而来，又来而不为主，取下柔而已，则是反尊卑之常，反屈伸之宜矣。自二体言之，止而说者，圣人所以感物之道也；动而健者，天所以命物之道也。今不止而动而健，取说而已，则是不感物于自然、不应天之无妄矣，是以不免为仁以要人、扬行以说众者也，是以不能无咎矣。以大亨贞而后可以无咎，天下之所随者圣人，圣人之所随时也。圣人之所随时，则莫非时也；失所随之序者，不足而义甚微。非与日月合其临照之明、与四时合其消息之序者，不足以与此。

《象》曰：泽中有雷，随。君子以向晦入宴息。

治则进，乱则退，此随时之大者也。春而作，秋而息，又以之明而动，晦而休，则其小者也。小者犹随之而不违，则大者可知矣。明而动，晦而休，莫非随也，而独言“向晦入宴息”，则以谓知随则无故也。

初九，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象》曰：官有渝，从正吉也。出门交有功，不失也。

法而不议，则法之所以不至者，必废职而不通；则职之所不及者，必坠故欲有渝。渝而失正，则巧佞乱官宜矣，故正然后吉。夫官者，有分职自守而已矣，奚其交然欲有次？不可以无交。先王以天地名官，天地交而万物通，则官固不可以无交矣，故曰人道交而功动成。交之出门而往，从之则其交也亲，故出门交有功，不失也。

六二，系小子，失丈夫。《象》曰：系小子，弗兼与也。

刚足以自亡也，徒以随时，故来而下柔，则其于人也随之而已，非系也。柔不足以自立，而随人则非徒随之，亦且系属之而不能违矣。故六三、六二、上六皆称系焉。系小子，失丈夫，失所系也。盖以阴居阴，则不足于明，又不足于断。不足于断，故不能违近而趋远。不足于明，故两者之间不知择所系焉。

六三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象》曰：系丈夫，志舍下也。

初九之于九四，于他卦为不应也，今则交焉。六二之于九五，于他卦为应也，今则失焉。以谓不应宜交，则六三之与上六不应也，何其不交也？以为应失，则六三与上六非应也，何其亦失也？为其近邪，则初九之于九四非远也，然则非以近，亦非以远，以应亦非以不应，各从其所欲随而已。是乃所以为天下随时，非大人不能明择之也。系丈夫、失小子，言得所系也。系丈夫为得所系，故随有求得。随有求得，则又可知矣，故利贞。

九四，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随有获，其义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随时之义，不必阴随阳而阳亦随阴。然以阳随阴，虽足以有获，然亦贞凶焉。虽然阳之随阴，孚足以守道，非不能自立而依势乎人者也；明足以趋时，非不能自昭而依乎人者也，以从初而已，何咎之有？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君之所期于臣者，嘉德而已，故能入告嘉猷，出建嘉绩，为上成假乐之嘉焉。九五孚于嘉德而随之吉，不亦宜乎？六二柔顺中正，盖有嘉绩者也。

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系之，上穷也。

天下之未随，则系之未可也。天下皆随而独有不随者焉，故可拘系之。拘系之，则上穷之势，不能无从矣。虽从之非心也，以德德其心则中心悦而诚服，文王所以亨于西

山，用此道也。



巽下艮上

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象》曰：蛊，刚上而柔下，巽而止，蛊。蛊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

万世无弊者，道而已。事则有弊，之所由然，以刚上而柔下巽而止故也。盖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乃能久。今巽而止，则不可久而蛊弊生矣。然穷而变，变而通，通而久矣，是以蛊弊之既生则欲治之也。《传》曰“道犹金石，一调不更；事犹琴瑟，每终改调”，此之谓也。天下之势，有乱乃有治，故乾元用九而天下治，蛊元亨而天下治，以有乱故有去乱而治之者也。蛊以止而生则不可复止，又巽者木道也，以涉难则蛊伤矣，故曰利涉大川也。有事然后有功，蛊则饬乐而已，不足以言功，故曰往有事也。先甲三日者，原弊之所由以生也。后甲三日者，恐神奇之复化为臭腐也。盖终则有始，时乃天行，则所以图之不可不要其终而原其始也。

《象》曰：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

德则日新，事则日故，虽然以日新之德推之于事，则事亦新而不故矣。故必有以摇荡其民如风之落山，以育其德则蛊之不伤而自去矣。事，末也。圣人所以图之于其本而已，故于是育德焉。

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象》曰：干父之蛊，意承考也。

家人之道恩胜于义，故常于巽止而蛊弊之生尤甚于国，此六爻之所以皆言干父之蛊也。干父之蛊，则其治可移于官而干国矣。《经》曰：“贞者，事之干也。”事待干而后立，故蛊皆曰干焉。孟子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今曰有子，为其巽顺干父之蛊也。以巽顺而干蛊，而所承非成德之父，则其非道亦从矣。今九二以刚中首事，得其所以为父，故称考焉。初六以巽顺承之，得其所以为子，故称子。虽其所以无咎焉，厉而终吉也。

九二，干母之蛊，不可贞。《象》曰：干母之蛊，得中道也。

初六之所承者九二，而三四五所承者上九也，故称乎父。九二之所承者六五也，故称乎母。子也巽乎内而止乎外，阴阳大分也，故不可以为贞。然非失其所居而然也，以干蛊而已，又皆得中道，是以悔吝不至。

九三，干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干父之蛊，终无咎也。

九二刚中而初六以柔巽从之，乃其宜也。上九刚过而九三以刚过应之，亦其宜也。然子道贵顺，今以刚过则父子之恩伤矣，故小有悔。然从义不从父，是乃所以义其父也，故无大咎焉，小有悔而已，则固无大悔矣。无大咎则犹小有咎焉，而《象》曰终无咎，以始则伤恩而终于义故也。

六四，裕父之蛊，往见吝。《象》曰：裕父之蛊，往未得也。

巽而止，蛊之所以生也。刚所以饬，不宜裕矣。而六四以柔裕父之蛊，所以往见吝也，而未得乎亲。父之于子，尊贤而下无能，今裕父之蛊而不能饬，宜其未得也。

六五，干父之蛊，用誉。《象》曰：干父用誉，承以德也。

六五所承者刚中之父，则巽顺以从之可也。父若以刚过，则子道难矣。盖以刚过则伤恩，故九三有小悔之辞焉。以柔正裕之，则害义，故六四则有往见吝之辞焉。若刚不至于害义，卒归于有誉者，六五是也。此所谓克谐以孝也。瞽瞍之顽，则刚过之父也，



而四岳以烝烝乂不格奸称之于尧前者，亦舜能干父用誉故耳。其曰承以德何也？惟德足以谐顽嚚，其能用誉亦以德而已。此爻惟大舜足以当之，若武王能广文王之声，则文王有声而武王广之耳。此则父子之懿，刚之父如初六，吉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则也。

《经》曰“蛊者事也”，以谓德则常新而事则有蛊也。以蛊生于事，复有事以干之，则有事亦将蛊矣。自道观之，则是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此蛊之终，所以贵夫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也。事至于王而贵者为公，事至于侯而贵者为卿。求事王而不宾，则求事于侯，此求富而不耻执鞭之为也。既不事王亦不事侯，高尚其事而小天下，此其志固不可夺矣，是以可则也。賁终白賁，蛊终于不事王侯，则此反素而守静也。



兑下坤上

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象》曰：临，刚浸而长。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上者以高而临下，大者以道长而临小，此临之义也。夫君子之长小人之消也，长乘夫阴阳之机而不能自止也。故其道之长犹草木之长，气凑于下而视之不见，其蠕蠕以进而久之则高大矣。然则君子之长亦何事于躁进哉？浸之长斯可矣。其消若冰雪之消，阳铄于上则视之不见，其駸駸以退而久之则涣释矣。然则彼小人之消何事以威武临之哉？说而顺斯可矣。其自进也浸而长，其临人也说而顺，又其才刚中而应于上，是乃所以大亨以正也。君子屈而小人伸，不可谓亨；君子外小人内，不可谓正。今君子伸而小人屈则亨矣；君子内而小人外则正矣。亨之与正既见于人事时乃天道，故曰：“大亨以正，天之道也。”既曰天道则消息无常而正有复为奇、善有复为妖，故曰至于八月有凶。夫亨之与正必曰天道，何谓也？盖君子所求亨者，求亨其心而已；所求正者，求正其身而已。若夫其道亨、其位正，则君子归之天道而不求。此所以道，言天道也。

《象》曰：泽上有地，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

于卦考之，观之道尊而临之道亲。尊可以教敬，亲可以教爱，且可以临民而民莫不戴之为重，可以观民而民以荣观者莫若教也，故临观皆以教言焉。然观之为教，以顺为主，故以省方观民。临之为教，以厚为主。教思无穷以谓厚者性之德也，修率性之道以为教，则其教无穷，何则性不坏而道无弊也？苟有穷，则隘与不恭在所尚矣。容民无疆，故远者来，保民无疆，故近者悦，以此厚德临下之道也。

初九，咸临，贞吉。《象》曰：咸临贞吉，志行正也。

初九、九二皆以阳下阴，有男下女之义，故皆咸临。然初九未得，则君子之道未得也，特志行正而已。乃若九二，未顺命则不特志行正，而见于事矣。

九二，咸临，吉，无不利。《象》曰：咸临吉无不利，未顺命也。

柔长则变刚，刚长则变柔。九二之于六五，盖以道而感变之者也。六五且又顺受而不惧，所以吉无不利。而《象》所谓未顺命也，革之九四言改命，临之九二言未顺命，其实一也。革之九四在上，近君者也，故曰改命。临之九二在下，远君者也，故曰未顺命。盖君命善则左右之臣润色之而已，君命不善则左右之臣有正教之使善然后布之天下，九四所以言改命也。此则命未下也，命既下而不以善则远之，臣非能之也，有所谓未顺而已。

六三，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象》曰：甘临，位不当也。既忧之，咎不

长也。

夫道，淡乎其无味者也。舍此，或苦或甘，皆非道之长也。故苦节不可贞，甘临无攸利。夫甘者，人之所说，以君子之难说，非卦之能入也，以是临浸长之刚，又奚可哉？知其不可而忧之，则无咎矣。无咎者，补过也。夕惕若无咎，以惧而补其过者也。既忧之无咎，以忧而补其过者也。

六四，至临，无咎。《象》曰：至临无咎，位当也。

浸长之刚，以大临小，以信临屈，将成其上浸而之刚，在上者固不能不巽顺临之矣。然其巽顺不出乎正，则虽甘不说也。其巽顺出乎正，则虽不甘亦悦也。六四则巽顺之出于正者，是能至诚顺乎刚者也，何咎之有哉？故曰至临无咎。

六五，知临，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

《传》曰：“投隙抵时属乎知。”所贵乎知者，谓其善抵时也。方君子道上，有向乎泰而六五能以柔顺以临之，不抑其进，此善抵者也，故曰知临。君者，赏罚之所自出，制天下短长之命，而不患乎刚之不足，而所以不足者，柔也。大君而能用柔，则得所宜矣。故曰：“知临，大君之宜。”《象》曰行中者，刚而能柔，则刚柔之中也。

上六，敦临，吉，无咎。《象》曰：敦临之吉，志在内也。

上六，长人之长者，通乎长厚之长者，长厚乃能长人故也。敦又厚之至，则宽裕温柔足以有临矣。君子所以处上而人皆重者，为是故也。



坤下巽上

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彖》曰：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于卦为观者，显此道以示天下。而大者，辉光之才也，上者，高明之位也，以辉光之才处高明之位，则小而在下者斯仰上矣，故于卦为观。观者显此道以示天下，而天下观之以化也。夫化之可以成也，观感而已。以龟之相顾鸣之相，视而化则圣人之于为天下，固可使观而化也。将使之观而化则何俟乎？钳键而驱率之哉？顺而巽以辅其自然斯可矣。顺而巽者，道也。中正者，德也。所贵乎极者，谓其可以取中也。所贵乎表者，谓其可以取正也。以中正观天下，是犹建极立表于民上耳，其孰有不属目哉？夫顺而巽，则不拂万物之自然而为伪。中正则不倚其身、不迁其心而为伪，亦不为邪，则诚之所存。以诚存，则不待有物以彰之然后见其敬矣。孔子曰：“为礼不敬，吾何以观之哉？”是则可观者，莫如敬也。又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盥又先乎灌，其敬尤为足观，岂待夫荐而后见哉？故曰“盥而不荐”，足以自敬而不待荐则观之者有孚矣。夫人之心，火也；人貌，木也。人之心见于貌，犹火之见于木，故内有孚则外见于貌，颙然而静专也。贞观者，天地之所以观万物也；大观者，圣人之所以观天地，故曰“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言天有以观万物而圣人有以观之也。又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言圣人有以观天下而天下观之也。四时有神道、有法，先后之可循，往反之可期，明法也。不知披拂主张之为谁者，神道也。于其神道观之而不助，则其明法协纪而不忒矣，故曰“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矣”。天之神道，则观而不助可也，所以教天下则不能无助矣，故曰“神道设教”。以神道设教，则行积于此而民得于彼，天下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矣。



《象》曰：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

五方之民各有性也。非特五方之民各有性，五土之民亦各有宜。先王之教，将使刚柔缓急各得其性，而和味衣服、利用便器各得其宜，于是省方观民然后设教焉，此顺巽之道也。

初六，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观，小人道也。

童，无知也，无与也。小人而有知则必为盗，有与则必为党，无知无与乃是小人之福也，故曰“童观小人无咎”。若夫君子则明哲之贵，不贵夫庸行翳路也，安得无知乎？“德不孤，必有邻”，安得无与乎？故曰君子吝。

六二，窥观，利女贞。《象》曰：窥观女贞，亦可丑也。

圣人仰则观天，俯则观民。观天则所见大，观民则所见博。今六二独见其应，是乃为窥观，则观小而狭矣，是则可丑也。于女贞，则有从一之德，故利。

六三，观我生进退。《象》曰：观我生进退，未失道也。

生谓动出于我者。草木之生所以盛衰美恶之不同，皆系其本而已。圣人君子所以动出乎身者不同，亦其所养有浅深故也。六三之材，虽其生不如圣人之道沛然有余，然量进退未失道也。荀卿曰：“忠臣诚，然后能受职，所以为不穷也”，其六三之谓乎？

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象》曰：观国之光，尚宾也。

君子之道，深其根而时养之，则其生也足以穷大极高，有进而已，无退也。若其身之进退，则观乎时而已，故曰“观国之光”。九五得尊位大中，以大观在上，国之光者也。巽为进退为不果，而未纯为臣，故曰宾。然进退不果，而上非有王德之君足以迪知而忧恂，则疑其晋逼而害之矣，非宾之利也。九五，王也，故六四利用宾焉。

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观我生，观民也。

在下者常失于好进，好进则诱于前而不复顾矣。在上者常失于好胜，好胜则过在身而不能自检矣。六三观我生，则非在上不能自明也，在下观我生也，此犹有折足之惧而不敢必承也。在上者而观我生，则非盛德孰能若是？于是称君子焉。六三进退未过，未有以施于民，其观我生则观诸已而已。九五既以加施于民，则我生宜观焉，所谓当于民鉴视，民知治也。

上九，观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观其生，志未平也。

上九处一卦之外，无与乎天下者也。无与乎天下，则吾何蹶蹶生哉？观其生而已。观九五之生，则其君可知矣。观九三之生，则其臣可知矣。



震下离上

噬嗑，亨。利用狱。《彖》曰：颐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刚柔分，动而明，雷电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用狱也。

上下刚而中虚，上止而下动，颐之象也。九四以刚虚在中，颐中有物之象也。颐所以养百体也，物有间之，则害其所以为养，故必噬而嗑，则有闲者除而上下通，得所以自养矣，故曰“噬嗑而亨”。然则噬嗑者，用刑之卦也。用刑之道，不刚则无断制之义，不柔则无矜恤之仁，有刚有柔又必平而不偏，然后为善。刚柔分，言平而无偏胜也。虽然不动不足以发潜伏，不明不足以烛暗昧，故必动而明。夫五刑五用，将天讨而已，则其动必如雷，其明必如电，然后乃可，故曰“雷电合而章”。夫不取于日而取于电者，电见于阴而人畏之，用刑之道也。刚柔言分，雷电言合，以谓刚则用于未得其情之先，

柔则用于已得其情之后，用刚则不能兼柔，用柔则不能兼刚，故言分也；若夫动与明，则不可以相离，相离则不可以成章，故言合也。以二体，则刚柔分动而明，雷电合而章。以六五，则柔中而上，行如此，则虽不当位，利用狱矣。夫其动也如雷，其明也如电，则赫赫厥声、濯濯厥灵，固足以震耀天下，不止利用狱而已。惟方不当位，故利用狱而已。不曰用刑而曰用狱者，惟刑至于用甲兵，六五利用者小刑而已，故曰狱也。

《象》曰：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勅法。

礼禁于未然之前，法施于已然之后，然后惩之于小而可使无恶。于是先王以明罚勅法，而人知之不可玩矣。盖罚之不顺，人则以小恶为无伤，驯致于大恶而不悛，虽勅法有不能胜，非所以勅法也。

初九，履校灭趾，无咎。《象》曰：履校灭趾，不行也。

小人之为不善，非能以类进也。而惟上之人无惩之，然后驯致其道大恶成焉。蒙曰：“用脱桎梏以往，吝。”剥曰“剥床以足，蔑，贞凶。”然则“履校灭趾”，惩不善于初，不亦宜乎？成周之时，万民之有罪虽未丽乎法者，以桎梏而坐诸嘉石，则所以惩小人宜早辨矣。灭之者，绝之道也。《传》曰“去恶莫如尽”，故称灭焉。

六二，噬肤灭鼻，无咎。《象》曰：噬肤灭鼻，乘刚也。

噬嗑六爻，初九、上九，受刑者也，中四爻，皆用刑者也。其所以然者何也？盖刑之所起原于小人，用极至于残杀者，亦以其小人恶积而罪大故也。若夫居中用刑，则君子而已，此六爻之义所以异也。肤柔脆而易噬者也，六二柔中而能资初九之刚，所以利用刑，犹噬肤也。夫六二既刑初九而反资初九之刚，何也？夫噬嗑，食也。食之坚则噬之，既噬则资以为养矣，君子之噬小人亦若此，岂有弃物也哉？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当也。

用刑之道，必有其才又有其位，然后乃可。徒有其位而才不足，则是士师不能治事也。有其才而位不当，则是代士师杀人也。然是二者，位不当犹愈乎才不足，才不足则刑不中，刑不中则大不服矣。此六三所谓“噬腊肉遇毒”，不得噬干肺也。腊肉之难噬而又遇毒，以譬刑小人之不服也。腊肉有养人之道，不得其养而遇其毒，固吝也。有其位代司杀者，又见应于上，是以小吝，无咎也。

九四，噬干肺，得金矢，利艰贞，吉。《象》曰：利艰贞吉，未光也。

此所谓有其才而位不当者也。有其才故易于六三之噬腊肉，位不当故难乎六五之噬干肉焉。九四与六五皆称金，而九四得金矢，六五得黄金，何也？六五君也，制刑者也。九四臣也，用刑者也。制刑付之臣，用刑加之民，其事虽殊，其欲刚而通乎变则一而已。夫刑义德也刚也，制刑者通乎变，故法令之所设者当焉。用刑者通乎变，故金矢之所施者当焉，是以皆称金也。至于中之见乎色，则制者之所贵，故六五称黄。黄者，中之见乎色也。矢者，臣而利乎行者也，用刑之所贵，故九四称矢。矢者，直而利乎行也。盖制刑之初，则欲揆人之情，合时之变，不可过轻，不可过重，正诸中而已。至于用刑则不然，举夫曲直而推之而已，是以不同也。

六五，噬干肉，得黄金，贞厉，无咎。《象》曰：贞厉无咎，得当也。

六五得尊位大中，不能以道化天下期于无刑，而犹用噬，所以为噬干肉而难于噬肤，虽贞而厉也。然小人有为间之罪可除，而我之除间之刑得当，故虽厉，亦无咎焉。

上九，何校灭耳，凶。《象》曰：何校灭耳，聪不明也。

夫刑，有金有木，而木又有校。今初九、上九止称校而已，何也？噬嗑之道，始将



勅法，非致刑之时，故称校焉。金义木仁，而校又非若金之伤也，仁故也。



离下艮上

贲，亨。小利有攸往。《彖》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经》曰：“物相杂故曰文。”卦之所以为贲，以柔来而文刚、分刚上而文柔，物相杂也。夫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阴与阳天之所以为文也，柔与刚地之所以为文也，仁与义人之所以为文也。今贲之成卦，独以刚柔为言者，刚柔地道而坤介于西南，于色为章而文。《说卦》曰：“坤为文。”然则道其文之著者乎，所以贲有取于刚柔也。虽称地之刚柔，则与天之文、与人之文举矣，是以下文称观乎天文、观乎人文也。贲之所以亨，以柔来而文刚也。所以小利有攸往，以分刚上而文柔也。柔来文刚者，本乎刚而又之柔也，在人则是存高明敦大之才而能自损者也，是以亨也。分刚上而文柔者，不中柔而文之以刚也，在人则是懦弱罢软之才而能自强者也，是以小利有攸往而已。柔来而文刚，六二之谓也，六二柔者也。分刚上而文柔，上九之谓也，上九刚过者也。盖本刚而文之过柔，则其柔不必过也，中斯可矣。本乎柔而文之以刚，则刚中不足也，必过而后可也。是以不同也。柔称来、刚称上者何也？往者屈也，来者伸也。柔之文刚也为亨，则是来而信也，故来。刚之文柔，虽不足为亨，然亦小利有攸往，非往而屈也，是以变往而称上也。上六者，所谓抗之以高志也。刚柔相杂不违乎自然之文，此天文也。至于人文，则于自然之文不能无违，至或过而灭质者有矣，是以文明以止，然后为人文也。礼之有元酒太羹，乐之有朱弦疏越，盖施止于文明之间也。《系辞》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贲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其不同何也？变所以成文，文成而变见，是故通变足以成文，观文足以察变也，能察时变然后能观人文。彼三代之礼不相沿袭，盖察乎时变而然也。人固有自然之文，幼而爱亲、长而敬兄，皆是也。因其文而章明之、润色之，则天下之化，无为而成矣。故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也。”

《象》曰：山下有火，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

政以养民为本，以明为文。以养民为本，有山之象。以明为文，有火之象。故山下有火，则称庶政焉，而政明之为贵，周以夏掌政，义取明也。庶政明则物以区处、事以条利而不至于争，其有争则是庶政之未明也，是以君子务明庶政也。至于狱则无敢折也，且贲非以贲也，老氏谓“兵若美之，是乐杀人”，今狱而施贲，无乃为乐杀人者也。

初九，贲其趾，舍车而徒。《象》曰：舍车而徒，义弗乘也。

趾，在下面而能行者也，所以自饰莫若乎义而义路也。由义路而行，贲其趾之象也。苟由义路而行，则义在乎劳，不舍劳而取逸，义在于远，不舍远而取近矣。故六二虚中，有车之象，欲以载初而初舍之弗乘也。

六二，贲其须。《象》曰：贲其须，与上兴也。

以柔饰上者，须也。六二柔不自立，丽九三而饰之，须之象也。然贲以刚柔相杂，义虽不能自立而饰物，亦未有咎也。虽未有咎，与上兴而已，吉亦不足道也。

九三，贲如濡如，永贞吉。《象》曰：永贞之吉，终莫之陵也。

贲如，自饰也。濡如，二饰之也。凡言濡，皆相与于不足，非相忘于有余，犹所谓

相濡以沫者也。岂若涣其群者哉？故夬之遇雨若濡则有愠之者，賁之賁如濡如则有陵之者。惟能永贞，不至乎势倾而绝、利穷而散，是吉而莫之陵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当位疑也。匪寇婚媾，终无尤也。

自饰以正，故曰賁。如未受饰于物，故曰皤如。能自饰于正，则虽未受饰于物，将有饰之者矣，故曰白马翰如。初九以刚在下，未受饰于物而动以趋上，白马翰如之象也。然六四当位，非知变者，故初九之来，则疑其为寇。然非寇也，婚媾而已。寇，相贼也，婚媾，相亲也，固亦异矣。今疑若是，则疑之眩惑也甚矣。

六五，賁于丘园，束帛戔戔，吝终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丘园，生财者也。束帛，用财者也。于生财则致益，于用财则致损，强本而节用者也。盖六五之才，内阳外阴，阳为实也，阴为虚、为损，有强本节用之象焉。夫賁，致饰之卦也。致饰则侈靡所由生，故六五有“賁于丘园、束帛戔戔”之辞焉。然束帛，物以为礼也，将为礼而戔戔，则吝道也。以其能强本而非墨子之私忧，故终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为其非私忧天下之不足也。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传》曰：“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焉。”五色成于白，故賁之上九为白。賁，所谓文明以止也。圣人之于人，所以藩饰之无所不至，要其归，使之日用饮食而已，此终于白賁之意也。白者，性之质也，未染于物之时。白賁，或賁物之賁而终也。能明白太素，则清渊不迷矣。既雕既琢，还反于朴，即此意也。



坤下艮上

剥，不利有攸往。《彖》曰：剥，剥也，柔变刚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顺而止之，观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

剥，阴剥阳而至烂也。鱼烂不可复全，则君子之于剥，止焉，以俟可也。有攸往，则适足以招揭致害，不可以逃矣。故曰“不利有攸往”。夬则曰刚决柔，剥曰柔变刚，何谓也？夬，人事也，变天道也。君子之于小人，直以人事决之耳，小人则其人事不足以胜君子，盖以天道之逆而徐徐以变之耳，故曰柔变刚也。刚之长至于五，刚其长犹未变也，且健以决柔而为刚矣。柔之长至于五，柔则其长为已极，乃将顺而止之，不使至上行。此进阳退阴之义也。盖五刚犹盛而一阴始生，则逆而制之可也，姤之系金柅是也。五刚已盛而一柔未去，则健以决之可也，夬之扬于王庭是也。若乃五柔已盛，则逆而制之不可也，健而决之亦不可也，顺以止之斯可矣。所以顺而止，为其有可止之象也，故曰顺而止之观象也。所谓象也者，消息盈虚之象，则小人之威知其可以顺而去矣。盖消必有息，盈必有虚，以消则必有息，以盈则必有虚，则阳有来复、阴有退听之理，顺是而止之，则于天岂曰违之哉？

《象》曰：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山附于地，则下厚而上安也，君子于是以厚安宅。下之不厚而自安于上，则是处焚薪之上、坐漏船之中，虽火未燃、水未及溺，固不可以为安矣。

初六，剥床以足，蔑，贞凶。《象》曰：剥床以足，以灭下也。

床与輿，皆人之所恃以为安者也，而床则以夜息，輿则昼行。夜者，阴盛之时。昼者，阳复之时。于其方剥则称床，于上九而复则称輿，辞各有所称也。剥床以足，才灭



下而已。于是时，上有以贞之，则不能驯致而为剥矣。惟上无阳应，故凶。既凶，故曰“剥床以足蔑贞凶”。

六二，剥床以辨，蔑，贞凶。《象》曰：剥床以辨，未有与也。

辨进于足矣，君子之不得安宅甚矣，犹曰贞凶，何也？二阴尚微，未至于不利君子，贞也。君子虽欲正之，未如之何矣。至若一阴始生，则可以有鱼包之也。二阴浸长，则以臣妾畜之也。过此以往，其凶必矣，不特亦灭趾也。君子之胜小人犹水胜火，然小人已盛而君子之道微，则是一舆薪之火，杯水不足胜也。

六三，剥之无咎。《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所剥者，君子也。剥之者，小人也。小人得无咎者，以失其上下之朋类而应阳故也，此所以有与也。六二未有与则凶，六三有与则。小人之所以为小人，惟其异类移之耳，所谓相棍而入祸门者也。然其自脱于群邪之中而与君子，何咎之有哉？

六四，剥床以肤，凶。《象》曰：剥床以肤，切近灾也。

剥床以足、以辨，则危之而已。剥床以肤，于是伤之矣，所谓舐糠及米者也。于阴之方生与其浸长之时不能有以正之，使至于切近，则君子之势弱而易伤，不足以自捍御矣，于是称肤焉。

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象》曰：以宫人宠，终无尤也。

小人能以利养君子，然御得其道，则潜退而不为用鱼之象也。六五得尊位大中，资为于上九以制众阴，顺序而承之，贯鱼象也。夫群小之下，君子岂比而诛之哉？亦御之以道，使其若贯鱼然则不至于乱，而反为吾利矣。且以贯鱼之道施宫人宠，使其顺从而不得有为，则无不利矣。诗言“为龙为光”。所谓为龙，言使之升降自如不见制畜也，此则待君子之道也。若夫待小人与宫人之道，则若贯鱼可也，为龙则害莫大焉。故曰“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而《象》曰“终无尤也”。

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象》曰：君子得舆，民所载也。小人剥庐，终不可用也。

离以柔丽，故称百谷。解以刚动，故称百草。上九以刚在上而不剥于阴，则又硕果而不食者也。夫小人能载君子，亦能从君子于其方，剥则覆。君子而乘上，于其已复则载，君子而在下，上九剥，穷上而径反下也，于是君子得舆焉。大君子善幘幘其下，犹之庐也。而小人乃反剥之，则是自剥其庐也。自剥其庐，亦以愚甚，何可用哉？

卷 四



震下坤上

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象》曰：复亨，刚反，动而以顺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利有攸往，刚长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复之为卦，以六爻言之，与姤反者也。以二体言之，与豫反者也。雷在地中为复，雷出地奋为豫。豫者，众人熙熙如春台之时，方是时，疑若亨也，而其究则为塞，所谓伸道致屈也。复者，归根复命之时，疑若塞也，而其究则为亨，所谓屈道致伸也。故曰复亨，而豫则不言亨焉。刚反动而以顺行，言循乎自然之机而无所拂也。夫惟若是，故

出无疾，言自外来而无疾也，入无疾，言自内往而无疾也，谓利用出入无有括碍之也。复非独阳复，而阴亦复其所，故曰朋来，言阴之朋来也。阴反其所，非出而干阳，故阳得无疾。阳反其所，不致阻阴，故得无咎。未至为反，已至为复，反复其道，七日来复，此天行也。圣人之于卦，于临必曰八月有凶，于复必曰七日来复，何也？非独于复原始而临要终也，道之消长，有数存焉于其间，知此则道之消也不足忧，道之长也不足喜，其出不利而其人不惧矣。剥之不利有攸往，则称小人壮。复之利有攸往，则称小人消。剥不利有攸往，则称小人长。复之利有攸往，则称刚长。何谓也？言小人则如戒之君子，言刚知小人之为柔。然而刚柔云者，天地之道也。君子、小人云者，人事也。天地之道，屈伸相感，利在其中。虽五阴长而为剥，是犹日往而月来、暑往而寒来，非不利也。其有不利则人事而已。故于其不利有攸往，则以人事言，于其利有攸往，以天地之道言之也。复之见天地之心，何也？其往其复皆足以见天地之心而于复言此，何也？复者，一阳始生正北方也。北方水也，于情为恐，而南方火也，于情为喜，往而喜，复而恐，物之情也。于物之为恐且顺之焉，则其见天地之心莫此为着矣。

《象》曰：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复者，阴阳各复其所，故先王以闭关、商旅不行以应阴之复也，后不省方以应阳之委也。故省方观民则称先王，于不省方则称后。后与有司反者也，有司则劳而后则逸，于其有不省方也，称后宜矣。

初九，不远复，无祇悔，元吉。《象》曰：不远之复，以修身也。

天地之道，一往一复，则人亦不能无往复也。然往则离本、复则反本，是以复之为贵，而尤贵其复之早也。初九，复之早者，故曰不远复。然而圣人之为道，复非修身，往非殉物，与时偕行而已矣。初九虽复之不远，然克己而复，非所谓与时偕行者也。故于地道则无悔焉，于知几之神则不为无小疵矣，故曰“无祇悔元吉”。

六二，休复，吉。《象》曰：休复之吉，以下仁也。

依于仁为休，六二依初九之仁而下焉，复之休者也。夫仁，天之尊爵也，不可不下也。

六三，频复，厉，无咎。《象》曰：频复之厉，义无咎也。

六三既复而过中矣。于是时，将以自克而求复，则是失之于嬉游之日、而事之于奔竞之时也，彼又乌能无频乎哉？且火于情为喜，水于情为恐，则火驰而喜，渊静而恐，复之情也，则六三之频宜。虽然，危道也，虽危而无咎者，以其犹复义，无咎也。

六四，中行独复。《象》曰：中行独复，以从道也。

六四居四阴之中而能复，此不与天下皆往而能独复者也，“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之谓也。《象》谓之从道，从道于初九也。六二谓之下仁，六四谓之从道，盖初九不远之复，以修身也，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能修身则道与仁具矣，以六二之亲也则曰下仁，以六四之远也则曰从道，各从其类也。

六五，敦复，无悔。《象》曰：敦复无悔，中以自考也。

六五居大中之位，非失其所受于天地者也。非失其所受于天地而复焉，则是消息盈虚，与时偕复而已矣，是乃所以为敦复也。夫早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固乃厚矣。消息盈虚与复，则又厚之至也，故称敦焉。敦复则出吉凶之表，而万变不能为之疵，非独无祇悔而已。《象》曰“中以自考”，何谓也？言能自考则非资于人若下仁从道者也，又非克己若修身者也，成乎自然而已，是乃所以为敦也。

上六，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象》曰：迷复之凶，反君道也。

复贵早者也，迷而后复，其凶必矣。天曰灾，人曰眚，迷而后复，违天人之道，故曰有灾眚。以此行师，是谓穷兵。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也，故用行师终有大败。行师而以其国君主之，则事之尤大者不可甚矣，至于十年不克征，以其迷也，故如此其久也。犹知复焉，过十年则克征矣。夫冕之制，后昂而前俛，衣亦上玄而下纁，盖所贵在此不在彼也。今迷而后复，则反君道也，故曰：“迷复之凶，反君道也。”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象》曰：无妄，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动而健，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佑，行矣哉。

《序卦》曰：“复则不妄。”盖诱于物而自内出则宾以从物，无往而不妄；遗物而自外来，则有主于中而性之贵得矣。故无妄之成卦，在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也。刚自外来而为主，既不妄矣，是故动而健。何则？乘流而下者易以至，背风而驰者易以远，今因性循理而不妄，是亦乘流而下、背风而驰之类也，其势可胜御哉？既动而健矣，又九五之才刚中而应，夫刚不及中则易入为邪，刚过中则谓诚者所居以类至也，夫如是则大亨以正矣，其畜诸中也。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其发于外也动而健，其在天下皆有应无违，则雷之发于地中而行天下以动化万物，不过如此。然则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动而健，刚中而应，以致大亨以正，是天命，非人为也。其匪正有眚，何也？目之虚也，不能受播糠之眯；耳之虚也，不能受聚蚊之聩。凡以至理之中不受外也。今以匪正而容乎无咎之间，是播糠聚蚊之说也，故其匪正有眚。且无妄之世，虽以无妄行者，犹有疑于其妄而或系之，况以匪正行者乎？故曰“不利有攸往”。《象》曰：“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佑，行矣哉。”

《象》曰：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

雷在地中以至地奋而行天下，皆有节焉，未尝妄也。惟未尝妄，故能感物而物应之。物之所以感，以乘理应时而不能违也。雷之动息以时，故物以时应而不能违。然则先王又乌能违时而求物之裕若握苗者哉？于是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谓之茂对，则以四时之中其气机蒸濡而不测之变不与焉，则论其育之之法不为不茂矣。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杂卦》曰：“震，起也；艮，止也。”艮，阳在上为得其所，故止。震，阳在下未得其所，而止，未得其所，而起，此理之常也。则初九以刚在下而往，亦理之常，岂曰妄哉？故曰：“无妄，往吉也。”

六二，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象》曰：不耕获，未富也。

唱者，君之分。随者，臣之分。六二执柔处中，随而不唱，得臣之分者，故为不耕获、不菑畲。不耕而获，言终其功也。不菑而畲，言因其业也。六二体震之性，志于往而近妄者也，惟不耕而获、不菑而畲，然后利有攸往，言其动如此，不为妄也。

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灾也。

以柔应刚，其志不妄者也。而九四以刚阻其前，无妄之灾也。匪正则称眚，言人自为之也。无妄则称灾，言天实为之也。柔之为物顺者也，为顺故物或之然，言三之得九四之灾也，盖六三之行不妄，九四疑而系之，乃所以为无妄，故曰“行人之得，邑人

灾也”。

九四，可贞，无咎。《象》曰：可贞无咎，固有之也。

其才其位适当而不偏胜，乃所谓正也。不得不正，则才胜于位犹之可也，位胜其才则不可。九四，才胜其位者也，故曰可。正而无咎者，为其足以固其位，与折足覆餗者异矣。

九五，无妄之疾，勿药有喜。《象》曰：无妄之药，不可试也。

易乘则为疾。然九五刚健中正、位乎天德，与豫六五异矣，则其为疾可勿药也。勿药则有喜，盖以谓蔽之所以为妄，譬诸饮药以加疾也，非妄也疑其为妄而系之以非疾也，疑于为疾而药之，妄也。夫众有之芸芸迷者以为贞也，悟者以为妄也，以为贞者固非，以为妄者亦未是也。老氏曰：“涤除玄览。”至理则无一疵矣，若观一疵而攻之，则是妄。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穷之灾也。

在下而未得其所，则动在上而已，得其所则止，此理之常也。今上九惧乾而犹上行，是不知常而妄作者也，宜其有眚而无攸利也。



乾下巽上

大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象》曰：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刚上而尚贤，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养贤也。利涉大川，应乎天也。

大畜，畜贤之卦也。能畜德然后畜贤，故先曰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言畜德也；次曰刚上而尚贤、能止健大正，言畜贤也。人之生也，自其赤子含德已厚矣，惟柔而不能有己也，顺而不违物也，故万物之来得以摇动而撻取之，于是向之所畜，荡然一散，空空如也。圣人不然，立其大者以刚健，惟刚健故能积而笃实，其发外而为光辉，而其为光辉非若火然薪尽而灭也，足以日新其德矣。日新其德故德日新，德已新者，德成之终也。日新其德者，畜德之始也。畜德至于辉光日新其德，则贤者、能者瞿瞿而向之若辉之类明大矣，于是可以尚贤而止健也。谓之刚上者，上九之谓也。育贤宜以柔，畜贤宜以刚也。尚贤故贤者在位，止健故能者在职。尚贤止健，大者之正也。贤者、能者有养之道，故《诗》以况嘉鱼、甘瓠焉。诚能尚贤使能，则天下不待家食而人被其养矣，故曰“不家食吉”，养贤也。夫涉险犯难，莫利乎能在职，众助莫盛乎此，故有利涉大川。然则曰应乎天，何也？得人则得天，且既资以涉难之良弼矣，内之扶之，涉难所以应天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圣人之畜德也，求诸己，所谓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是也。君子之畜德也，资乎人所谓多识前言往行是也。有德必有言，然则前言德在中矣。君子成德为行，然则往行德在中矣。故君子之畜德，莫良乎前言往行也。然而前言悉皆德言也，往行未必皆德行也，在夫多见而识之，识之则不逆于所闻矣。

初九，有厉，利己。《象》曰：有厉利己，不犯灾也。

大畜之时，贤者在所尚，健者在所止。三阳以健进皆在所止，而初九尤其健之始也，凡事于其正始则常严，故初九有厉。利己，然后不犯灾。所谓己者，谨其分守而不敢进越之谓也。

九二，舆说辐。《象》曰：舆说辐，中无尤也。



大有以柔有也，故九二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大畜以刚畜也，故九二舆说辐。为臣之道，欲方以载其上，圆以行乎下，故当取象于车焉。大畜之时，方且正君臣之分取载其上而已，无事乎圆以行于下也，故称舆焉。舆之所脱辐，以分守之至严未可越而进也。

九三，良马逐，利艰贞，曰闲舆卫，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畜至于九三，则君臣之际，志交而情通，畜道于是亨矣，故曰“良马逐”，言三阳之并进也。方舆脱輹则知艰，及良马逐则易之，人情之常也。天不假易，故曰“利艰贞”。又当戒习所以载其上而卫其亨之事，故曰闲卫。夫方以载上之义，于其脱輹之时固不废矣，卫其身之智，于其利已之时固不废矣，非至良马逐而始为之也，至是又习复而已。语曰“学而时习之”，由始而习之于复也。夫利其身而忘其君，不若利其君而忘其身。利其君而忘其身，又不若方以载乎君而周卫其身之为兼得也，故称舆卫焉。如是然后利有攸往。一有偏废，则有攸往，不利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下卦，受畜者也。上卦，皆畜其下者也。虽六四之柔亦足以畜其下者，有分义故也。童牛，私欲不行而顺者。牯，角械也。牛虽顺物，其角犹刚，今且牯之，则刚又不用矣，此顺之至也。“爨友柔克”，此之谓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

豶豕不纯乎阳矣，其能制物而物不敢犯者，以有牙也，所谓平康正直者也。六四、六五皆取其私欲不行然后能畜德既厚者，何也？惟私欲不行然后能畜既德厚，则无所事刚而不犯，所以取象如此也。六四有喜而已，六五有庆，则四方来贺之谓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天衢，贤者之所由以天上达者也。畜道成则天衢以亨焉。大畜者，君臣相遇之时，君臣相遇而畜道大成，然后能使天衢亨，则贤才无不违矣，所以致此则上九之福，故曰何天之衢亨也。

䷲ 震下艮上

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象》曰：颐贞吉，养正则吉也。观颐，观其所养也。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大矣哉。

颐之成卦，上止而下动，其中虚焉，颐之象也。草木之养，枝叶者在其本。人之养，百体者在其颐。故颐，养也。所养正，则扩而充之无往而不正矣。所养邪，则扩而充之无不为邪。故养正则吉也。自养者也，然后可以观人之所养与其自养，盖取人必以身故也。人之所养有贤否，所养正则人贤可知矣，所谓不知其君视其臣是也。人之自养有邪正，自养正则施于人可知矣，所谓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是也。夫子以寡欲养心，以直养气，其自养亦大矣。不观其养气与心之大，而观其自求口实，何也？人之所以忘其大体，善以从事于口体之养，口体求不失义，则其大体可知矣。是以观其自求口实，则足以知其自养也。其曰自求，何谓也？盖有与人求者，如冉子为子华请粟之类是也。为人求则虽请益而无嫌，而使自求如是则污矣。故观人之廉贪，必以观其自求口实也。君子自养斯可矣，必观人之所养与自养，何也？盖养道贵充者也，养既贵充，则一身之肥不如天下之肥，为充之至也。欲天下之肥，势不能人人食之，则必本乎养贤。而养贤以知人为始，是必以观人之所养与自养然后知贤而养贤以及万民也。天地在六子以养万物，

圣人养贤以及万民外。天地无为也，无为者不嫌于自在，故不言六子而直曰养万物。圣人有为也，有为者嫌于自用，故养贤以及万民焉。养贤以及万民而致天下之肥，非大人不足以与此，故颐之时大矣哉。

《象》曰：山下有雷，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

山也者，附万物之成形于外者也。雷也者，作万物之生气于内者也。所以养物，二者为盛，有颐之义焉。言语不慎则招外患，饮食不节则起内患，所以自养也，言语之不轻也如山，饮食之有节也如雷，视其后者而鞭之，则自养之道尽矣。

初九，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象》曰：观我朵颐，亦不足贵也。

初九以刚明之才而在沉潜之地，灵龟之象也。君自养如灵龟则足矣，故庄子有曳尾于涂中之辞焉。初九不善自养，乃躁动而求养于人，故曰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夫灵龟善潜而不志于义，乃躁动而求养于人，朵颐而食，斯贱矣。有灵龟之德，则求口实无嫌也。舍灵龟之德而观朵颐则不可也。舍己之灵龟而曰尔，观人之朵颐而曰我，盖不知物我之辨有如此也。

六二，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类也。

以上养下谓之颠颐。六二之养初九，颐颠也。然二犹未离乎下体也，未离乎下体而养下，则乱颐之经矣。盖在上者养，在下者受养于上，此颐之经故也。山善养物者也，丘虽不足于山之德，然亦不待下之养。六五养道之不足者也，而往养焉，则是于丘颐者，于颐则征而凶矣。盖六五从上九之养，不待六二也，如人君而受教者也，自有师傅与左右辅弼之臣，彼疏逊小臣，惟祇若王明而已，亦欲有教焉，则失类而凶矣。失类而凶，言不足以得友也。

六三，拂颐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民不正，不能以自养也。又由上九以养，不能有所养也，则顺之道丧矣，不止失上下之经而已，故曰拂颐。拂颐，凶可知矣。观其自养则不正，观其所养又无有以资养于人也，则又何有足用之时？故曰十年勿用而无攸利。所以过十年而用者，以其知变而上有应故也。

六四，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颠颐之吉，上施光也。

自养正然后有所养。六二、六四皆自养焉能有所养者也，然六二未离乎下，而六四则在上矣，故六二不如六四颠颐而吉也。大抵自养正则于朵颐不观，其自视正矣。自视正，故视则有威，如虎之眈眈然也。其欲逐逐，言不充其欲者也。虎亦食物者也，今曰其欲逐逐，则是有虎视威而元虎之贪也。夫自览英华于外而怀歆羨之心，则徇物而丧矣。今其视眈眈，目不荣于纷华，其欲逐逐，心不主于歆羨，自养如此，宜无咎矣。

六五，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贞之吉，顺以从上也。

在上宜能养下者也，阴道常乏不能有所养而从上九之养，拂乎经矣。六二、六五皆拂经而无凶，何也？君子所贵，自养而已，自养者正中，虽不能有所养，于所养之经拂，未有害也，是以不言凶咎也。惟有所养则辅之者众，然后可动。今不能有所养，则不可以动。是以利居而不可以涉大川也。

上九，由颐，厉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颐厉吉，大有庆也。

由颐，六五以下皆由我养也。以道养天下乃居尊位大中者之事，而以上九为之，则厉矣。其所以吉者，泽被生民故也，此周公之事也。由颐则得众助，故利涉大川，与六五异矣。



巽下兑上

大过，栋桡。利有攸往，亨。《彖》曰：大过，大者过也。栋桡，本末弱也。刚过而中，巽而说，行。利有攸往乃亨。大过之时，大矣哉！

众足以过寡，得位足以胜失位，得道足以胜失道。四阳众矣，又得位中，则大者过矣，故为大过。虽然大者过则必有为非常之事、以立非常之功，岂圣人之心也哉？特以栋桡而已。且负众裒以底下者，栋也。今本末皆弱，其为栋也桡，则所以庇者将倾，大者安得不过哉？然过而不刚，则无独立不惧之勇；过而不中，则有过涉灭顶之害。故曰刚过而中。而又内伏行以巽而藏用、外见以说而显诸仁，如此则利有攸往。利有攸往则藏弱者扶衰者拯而栋复隆矣，是以亨也。大过之时，非大者不足以有为也，故曰“大过之时大矣哉”。

《象》曰：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遯世无闷。

独立不惧、遯世无闷，二者皆君子之所以大过人者也。夫上有栋桡之势，未易救也。前有灭顶之害，未易往也。君子乃独立不惧，所以大过人者也。栋之桡也，民将失其庇焉。栋可隆也，君子不得有为了于遯世焉，是则可闷也，乃警然而不闷，是亦所以大过人者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天下之势，有可以为有不可以为者，君子亦末如之何矣，所谓木颠于一绳所维是也。其可以为者，又须所处之地、所资之才兼得而后可。上六之才不足者也，初六则位不足也，君子进而有为，则可使栋桡成强直之势，退而无为，则若白茅之无咎。当泽灭木之世，得平地以自措则斯安矣，又藉之以柔，何咎之有？

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过以相与也。

大过之象，或为枯杨，或为栋桡，桡则易拯，枯杨则难生。易栋桡而成栋隆者，人事也。枯杨之生稊，天理也。才有余则虽天理之难致者可以为，其才否则虽人事之易拯者犹无补也，是以其象不同也。稊者，杨秀者也。弱不能遽强，盖有渐焉，故有生稊之象。其所以生稊，以九二刚过而中故也。故九二之遇初六，老夫女妻之象也。过以相与而不相陵，是以无不利。如“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若是则无攸利矣。

九三，栋桡，凶。《象》曰：栋桡之凶，不可以有辅也。

大过之世，刚过而中然后足以辅世而成栋桡之功。九三不能过小者而又中，则不足以辅世，故栋桡凶则倾矣。

九四，栋隆，吉；有它，吝。《象》曰：栋隆之吉，不桡乎下也。

大过之所以亨，以刚过而中也。然与其不过，宁若不中。九三、九四皆不中者也，九三不过，故栋桡，九四刚过，故栋隆。九四虽不足以为亨而有吝，然与九三异矣。四犹应初，疑于有它志，在大过不牵于小者，则不桡乎下矣。

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象》曰：枯杨生华，何可久也？老妇士夫，亦可丑也。

生稊则长为条肄而终成壮实之才矣，生华则为一时之观美而不可以久者也。九五刚中，故于衰弱之世能有所生，然而不过则所生者华而已矣。上六之视九五，老妇士夫之象也。夫士夫之丑则中制也，老夫女妻于制为反矣，是则可丑也。刚中有可制之资，是以无咎。然所生不可不久也，而其配亦可丑也，则亦安能有誉哉？

上六，过涉灭顶，凶，无咎。《象》曰：过涉之凶，不可咎也。

灭木之泽，弥漫甚矣，而过涉焉至于灭顶，则又可知矣。夫不刚则无可涉之才，不中则无知节之德，徒任智而往，不量其力，又奚可哉？然虽志在济时，非喜功也，杀身成仁，何可咎也？



坎下坎上

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象》曰：习坎，重险也。水，流而不盈，行险而不失其信。维心亨，乃以刚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哉！

离，丽也，以阴言也，而重明者以阳言也。坎，陷，以阳言也，而重险者以阴言也。上而重险，阳在其中，动而不能出，水流而不盈之象也。盈而不溢则不能出险矣。虽不能出险，而其归必中，其趋必下，则足以行险而不失其信也。二五以刚居中，维心亨者也。夫居重险之中，动则括，往则碍，其道不可谓亨也，维心亨而已夫。茅塞其心则自困者也，非以处险也。困于心、衡于虑则以处险也，非自困者也，然处险难之中遂困心而衡虑，则亦内之未明而已。若清在中，则虽遇险难，其心常亨，何困心衡虑之有哉？以在险中，故往则有尚，行则出险故也。故诞先登于岸，言安身而后动也。行而出险、先登于岸，然后可以有为而建功，故曰行有尚、往有功也。圣人虽求出险，未尝不设险，非如小人之陷物也，天地之理然也。不可升者，天险也，山川丘陵者，地险也，则王公安得无险哉？且贵者人之所妬，富者人之所争，今处王公之贵而有土地之富，则是居人之所妬聚人之所争，不可不设险以自固也。阻法度之威，使人不得而踰焉，此天险也。高城深堑，此地险也。然是险也，守之以道则易以兴，守不以道则易以亡。善用险而兴者，其为大人乎！

《象》曰：水洊至，习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

行险者，武事也。所谓事者，盖武事也。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故称武事焉。《诗》曰：“有常德以立武事，先常德而后立武。”盖不如是，则有因怒兴事、踊跃用兵者矣。

初六，习坎，入于坎，窞，凶。《象》曰：习坎入坎，失道凶也。

君子亦有时而居险，然不终为险所陷也，其卒动而免乎险矣。王公亦有时而设险，然不终以险自恃也，其卒易而无备矣。初六习坎入坎，则是居险而终陷，设险而终恃也，凶可知矣。阙

为其凿也。荀子曰：“元师无法而智则必为盗矣。”智者，君子之所贵也，而有至于凿，甚有至于为盗者，以不丽乎正故也。重明以丽乎正，则若禹之行水，因性循理而无察察之政焉，乃所以化成天下也。中正者，刚柔之节也。刚巽乎中正而志行刚，得其节也。柔丽乎中正，故亨，柔得其节也。柔得中正之节，故畜牝牛吉焉。夫牝牛，顺之至也，所养以至顺而不本乎中正，则入于邪，未见其吉也。

《象》曰：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

日月两作而继照，大人与日月合其明，故能以继明照于四方。尧舜之重华，文武之重光，则其事也。

初九，履错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错之敬，以辟咎也。

六二以柔，履下之象也。文明在中，履之错然者也。人以柔中为德，而其接物又有错然之文，此人之所以共敬之也。人共敬之而已独犯焉，则咎斯至矣。初体炎上之性，



戒在犯二，能敬而不犯，则咎可无矣，故无咎。

六二，黄离，元吉。《象》曰：黄离元吉，得中道也。

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知者过之，愚者不及，其失道均也。由，能勇而不能怯，贤者过之也。赐，能辩而不能讷，智者过之也。六二有柔嘉之德、文明之才，贤且智矣，而能守中，黄离之象也。《书》曰：“节性惟日其迈。”六二可谓知节性矣，其吉不亦宜乎？

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离，何可久也？

日中必昃，理之必然者也。君子与时消息，则不以息而喜，不以消而忧，故曰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与时消也。必曰鼓缶者，为其能与时消息则为圆虚以应故也。苟固其位而不知鼓缶而歌，则日方中昃之时未至于老而惟忧用老矣，是以大耋兴嗟而凶也。《传》曰：“物壮则老。”是谓非道，非道于己。苟知乐道，则安有大耋之嗟哉？

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象》曰：突如其来如，无所容也。

夫德盛者，其体尊位高者，其势利非物之所能犯也。犯之则如触石，按角而退且伤矣。六二在下，犹当敬之而不可犯，又况六五得尊位大中者，其不可犯甚矣。而九四体炎上之性，突如犯之，犯之则其势不能克则退反矣，故曰突如其来。如夫无礼于君，天下所为共疾也，既困而来乘九三之刚，则宜其焚如以至于死且弃而不收矣。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离王公也。

六五以柔居中而四犯之，力不足以折冲暴，故出涕沱若、戚嗟若也。出涕沱若，忧见于容也。戚嗟若，忧见于声也。六五离王公之位，人之爱戴惟旧，而至诚之忧见于声容，足以感人心，而天下罔不为用矣。是以突如者终不能犯而吉也。如其失位，号令不行于众，则虽忧而不免，故六五之吉，离王公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群黎百姓丽于王。有王德宜天下之所丽而人有不丽者，此用出征之时也，故于说之道有不尽焉，是以观其所感则阙。

天也万物之情灼然可见矣。屈伸相感而利害生焉，此天地之情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焉，此万物之情也。

《象》曰：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

山泽者，通气之物也。山上有泽，则是其气交也，故其象为咸。夫山有耸上之成形，泽有钟下之定位，而能相感者，以其有所谓虚而已。故君子以虚受人，则如囊之应气，入则鸣不入则止矣。其曰受人者，以其受于此而已，则止而说之之意也。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拇在上而无能为者也，有之可以为完，无之未有害于行者也。其才如此而悔吝不至者，以在下，非任责之地故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虽凶居吉，顺不害也。

六二居下体之中，动而随上者也。夫阴阳合德、燥湿相蒸，无根而芝菌生、不班而蛭螭育是也，化自生无或使之，是以咸之所以贵止而说也。今六二动以随上，义与咸反，凶可知矣。然六二守静处中，能居者也，居则顺于理，不害矣。

九三，咸其股，执其随，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处也。志在随人，所执下也。

股在下体之上，随上以动者也。然则股之视腓，亦不处者也。然六二不处而随，知变而无所执也。九三则过中而之外，执其随而不变者也。执其随以动说为道，正与咸

反，是以往吝也，以六二居吉则九三往吝可知矣。感之者为主，应之者为随，今执其随则所执者下也。执下而无害，唯初六可也。九三既居下体之上而过中矣，吝，不亦宜乎？

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象》曰：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来，未光大也。

夫情伪相感也，以情感则生利，以伪感则生害。九四之与初六不失正应，则非以伪相感也，是以未感害也。九四不固其位而兑体悦物之性，则其在二阳之间，不能自主，故憧憧往来必求也。九三、九五皆非其应，往不可以得五，来不可以得三，所以憧憧乎其问耳。咸以止而说为善，憧憧往来则岂光大之道哉？虽憧憧往来无有一得，然其感物而来应之心可谓至矣，是亦初六之朋从尔思而已。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岂朋从尔思哉？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脢在心之上口之下，其感物之不以心又不以言也。夫有心则其感物也狭，有言则其感物也狭。外守中正之德，无言思之累，如天地之感乎万物，死生出乎自然，何悔之有哉？其曰志末，为其于物无择也。使知其大小本末而择，则有心矣。

上六，咸其辅颊舌。《象》曰：咸其辅颊舌，滕口说也。

此感物之以言也。夫莫严乎上，令有时乎不从者，人心之不可以令服也；莫巧乎说辞，说辞有时乎不入者，物理不可以辞夺也。上令犹有不从，巧辞犹有不入，又况乎说谄者乎？言之不可用以感物也。如此，则上六咸其辅颊舌，但滕口说而已。

䷧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象》曰：恒，久也。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恒。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此恒之所以为常也。夫柔上而刚下，雷风相薄，刚以动而柔之不应，是有时而然也，非常也。盖刚上柔下而位定，刚柔相与而气通，巽而动则理顺，刚柔皆应则情和，所以能久也。夫物不可以久居其所，则当未为无咎，惟久于其道，是以亨无咎而利正也。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也，所以常久而不已，非一定而不变之谓也，亦运动变化、终则有始而已，故曰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夫日月得天能久照，四时变化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亦若此而已。故体道之经犹日月也，应世之权犹四时也，是以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矣。且镌金磐石，久而后成，固其所也。天地万物之情，所久不同。天地长久而不已，万物盛衰之不穷，而万物之小年大年各安其分而不相参，又有所久，中者有久，非其位者其不同如此，故曰观其所常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象》曰：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惟道为无方，于德则有方，故传或称仁方或称义方焉。立其仁义之方而或易，则必一出一入涂巷之人也，安可以为常？圣人不然，体日月之运行、四时之变化，则方圆无常、以和为量矣，是以又恶其执方也。

初六，浚恒，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古者君臣朋友之际，未尝不相求以竭诚尽节，至有相要以死者。然则求人非不可以



深也，惟情意之未通、恩信之未结而遽求焉，则人之所不堪也。初六之求深矣在于此，是以贞凶无攸利也。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君子亦有时而过，亦有时而不及，所以应变则然也，其卒归宿之地则中而已。则是中者，可久之地也。二能久中，得其所久，其悔亡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常其德则其守道也，固其进道也笃。彼不常之人，其有闻也，若存若亡；其有行也，一出一入。虽得之必失之矣。夫衣服不贰，从容有常，则为万民之望。既不常其德，则万民何望焉？承之者羞，理亦宜也。近而承之者羞，则远者无不弃，故曰无所容也。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田者，兴事之大者也。禽，可获之物也。大事兴而不得可获之物，以久非其位故也。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是以动而有获矣。久非其位，则身且危而不安，何从而得禽哉？

六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象》曰：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夫子制义，从妇凶也。

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然则有常者，盖善人之次也，其视君子与圣人盖远矣。圣人阙地而惟常是阙人则以之言夫子则以之分有宜不阙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物不可以终止，故既济终上则其阙振常，凶。夫动惟厥时，乃有功。振以阙

卷 五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贞。《象》曰：遯亨，遯而亨也。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小利贞，浸而长也。遯之时义，大矣哉！

阴阳之运，其来不可御，其去不可止，故君子之方兴，小人未尝不欲抑而卒不能抑也，小人之方长亦然。履霜之戒，金柅之辞，皆所以抑小人也，其卒不能抑，故至于遯。夫阴之初生已不能抑，而至于遯则复何所能抑？故至于遯而退，则小人之害去，是以小亨也。刚当位而应，言九五也。当位且有应，自人事观之，犹足以有为也。君子知阴阳之机不可以力御，于是乎遯，与夫小人失位而无应然后知去者异乎。小利贞，未至于不利君子贞也。至于不利君子贞然后退，则亦晚矣。夫当位而应，犹足以有为也，方浸而长，小人犹未大炽则可扑灭也，君子已浩然而去，则非明足以见机、勇足以有断者不能为此，故曰“遯之时义，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

山耸而上陵，天之高非山之所能陵也，小人不足以陵君子之象。小人固不足以陵君子，则君子之于小人远之而勿近而已，何恶之有哉？中虽不恶而不可以不严，盖小人近之则不逊而远之则怨，不恶则怨无自起而不至于遭闵，严则不逊无自至而不至于受侮也。

初六，遯尾，厉，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厉，不往，何灾也。

二阴方生，未至于为否，而君子之遯，则贵乎早者也。智者皆遯而独为尾，有乱群之嫌、遭闵受侮之道，初六所以厉也。然遯既不先至于为尾，则勿用有攸往可也。何

则？智虽见之不先，勇虽去之不速，而于仁也柔，然怨之不至则群乎小人之间无害，故曰“遯尾厉，不往，何灾也”。

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象》曰：执用黄牛，固志也。

君子建非常之功，或以刚过。至于当遯，则顺斯可矣。然犹未离乎内，犹与小人处也，中或怵而为倚，顺或诱而为邪，亦持志之不固而已。君子以中顺自守，如革之柔而坚也，则忧患不至而所乐全矣，故曰“莫之胜说”。

九三，系遯，有疾厉，畜臣妾吉。《象》曰：系遯之厉，有疾惫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天下之物有之则累君子视天下无一物之可认而有也则能洒然而去就之间如虚舟飘叶无所倚着。苟有所系，其能若是哉？此九三所以系遯，所以疾惫也。以其为主于内而二阴承之，故畜臣妾吉。夫道之不行，虽子弟有万钟之养，孟子不为也。则疾惫之不免而惟臣妾之畜，且谓君子愿之乎？故曰“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系遯以迹言，好遯以心言也。有系之迹则不成为遯，有好之心则不害为遯。盖迹无所系则虽好遯无伤也。孟子之去齐，三宿而出昼，以其有好也。盖卒浩然而去，何系之有哉？然好遯惟君子能之，小人则否，小人智不足以有明，勇不足以有断故也。

九五，嘉遯，贞吉。《象》曰：嘉遯贞吉，以正志也。

嘉者，美之至也。遯如九五，无以加矣。盖在下如初，则不免以卑逊全身。如六二，则不免以中顺固志。惟九五刚健中正，不自屈而为卑逊，不少贬而为中顺，又当位而应，可以无阻，遯之善者也，故《象》曰“正志”。正志者，自守我志，非若六二之固志，惧为小人之倾夺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阳饶阴乏，阳故得阴而损小人之于君子也。既欲沮丧其道、又欲戕贼其身作为损。如此故二九超然处外，不内应于小人则为肥焉，亦犹剥上九之硕果也。然肥遯者，山林闲旷之人，如嘉遯，则非孔孟不足以当之。



乾下震上

大壮，利贞。《象》曰：大壮，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大壮利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

阴阳之分，虽阳大而阴小，其实迭为消长。故三阴在上三阳在下，虽谓之小往而大来，然亦阳阴平分而不相胜耳。三阳未为壮，及四阳长然后为壮焉。自人事言之，君子之壮，取足以胜小人不可陵而已，无事乎过也。用壮而过，怒以勇气凭陵乎物，则刚必折、锐必挫，是所以贵乎正也，壮故能极其大而有辉光，正故能保其大而无挫折也。正大谓正其大，使大者不失正，是所谓贞也，正直是也。正大惟天地之情为然，万物不与焉。万物之情壮必至于老，是谓非道天地之情。惟正大是以不至于老，而能长久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

礼者，顺天地之理而公者也，故有之则安，无之则危，顺之则成，逆之则败。然天下之壮莫如礼也，君子所以能壮而胜小人，亦非礼勿履而已。非礼勿履，故横逆之来，若羊触藩，至则羸矣。鲁秉周礼而齐不敢伐，为是故也。

初九，壮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壮于趾，其孚穷也。



趾在下以健行者也。初九在下而无应乎上，乃欲恃其健而行焉，征则凶矣。盖大壮贵止，止非不贵用壮，止乃所以为壮也。使用壮而不止，至于挫且折，岂所以为壮哉？今初九以其才之能行也，而征不知止，宜其凶也。虽征凶，不害其为行之才，故称有孚焉。

九二，贞吉。《象》曰：九二贞吉，以中也。

九二以刚不失中，此壮而知止者也。刚不可以持者也，过刚则必折，中则善生。我所以待物也有则，而物之所以胜我者益寡，是以守壮宜以道而不可过也。

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壮，君子罔也。

九三之视初九，得其位应可以有为矣。然九二以刚处中而贞吉，九四以履柔而悔亡，今九三皆反之兹壮也，祇所以为羸也，故虽得位而有应，而小人处之则用罔也。《传》曰：“罔者有之舍也。”以谓恃壮而壮其中，是以称罔也。羊，狠物也，羝羊，狠之至也。藩，所以限内外，礼之象也。恃刚狠犯礼，未有能前者，故有羸其角之象焉。

九四，贞吉，悔亡。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腹。《象》曰：藩决不羸，尚往也。

九四以阳居阴，以阳居阴在居位非正，然或不同有反是而为正者，若九四是也。九四以阳居阴，壮而思柔，得大者之正，是以贞吉悔亡也。藩者为阻于前者也，夫物焉能为阻哉？自为阻尔。九三处壮则触之而藩益坚，四处柔则不触而藩自决。不触而决，何羸之有哉？壮于大舆之腹，言遂得载上而行也。其载上也壮，则任重致远而不败矣。君子不用壮而此称壮者，君子之壮，不施于陵下，不施乎犯上，而特施于载上，则其为壮异乎小人之壮也。

六五，丧羊于易，无悔。《象》曰：丧羊于易，位不当也。

六五以柔处中，去强狠而不用，丧羊者也。虽乘九四之刚而九四乃顺而载上，非犯上者，则是易而无难也。人常以处难而不得，故折节矫情而为柔顺以求免于时。今六五去狠于易而无难之形，非性仁者孰能与此哉？

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详也。艰则吉，咎不长也。

上六动以趋应而九四为阻于其前，羝羊触藩之象也。不能退，其动之性则然也。不能遂，其触上之性则然也。不俟藩之自决而触以求进，何能遂哉？性不能遂而理或可遂，则进犹有利也，既不能遂又不能退，故无攸利。而震性善变而上又穷则变之时，知难而退焉，则咎不可长也。

三三 坤下离上

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象》曰：晋，进也。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也。

君与臣同德者也，其所异者，分位耳，故日者君之象，臣亦为日，惟中天则为君，出地上则为臣焉。明出地上，则温厚之气、临照之光不足以遍天下，是其所以为臣之象也。荀子曰：“事圣君有听从无谏争”，然则丽乎大明宜以顺为道也。孟子曰：“其进锐者其退速”，然则进而上行以柔为道也。丽乎大明以顺为道，则媚于天子而所锡之礼蕃矣。进而上行以柔为进，近天子之光而所接之时数矣。故曰“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也”。康侯反不宁，侯以顺丽，有康侯之象焉。昼日不亢乎中也，以柔进而有昼日之象焉。且夫日之行也微矣，且不亢乎中，则是柔进而上行者也。

《象》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

自昭者不待上之明扬而自显其德也。盖闾闾在上，虽明扬而君子亦自晦焉，所以远害也。明明在上，虽明扬不加而君子亦自昭焉，将以行其道也。晋之所丽者大明之君，是以不待上之明扬而自昭也。如文王有明德而二老相率而归，何待币聘之至其所哉？

初六，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晋如摧如，独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晋如，进也，以有应也。摧如，退也，以柔在下也。晋如日之进，缓也。摧如物之摧，其退速也。盖初六未得位也，故可行则行，可止则止，惟义所在，是以贞吉也。罔孚者，莫或信之也。孟子之进，有疑其干泽者。孔子之退，有疑其为肉者。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宜其罔孚也。裕无咎者，言其无官守、无言责，进退绰绰然有余裕也。独行正者，志不在乎正人也。志在正人则有进而已，伊尹之治亦进、乱亦进是也。

六二，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兹介福，以中正也。

初六未得位，故进退裕如。若六二则得位也，得位而无应，则志不上行，未可以正君。未可以正君，则泽不下流，未可以济民。夫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若此则君子所以愁如也。所以正者，愁不在已而在君与民也，不期乎上应，不求乎众允，惟中正是守而已。为是故神明斯福之矣，故受兹介福于其王母。王母幽而尊者也，六五之象也。

六三，众允，悔亡。《象》曰：众允之，志上行也。

晋之六三，则君子之道既已积于中而畅乎外矣。诚信达乎上心，功业着于民望，是以众允之，而与初六之罔孚者异矣。初六则在人者不能无疑，六二则在我者不能无忧，六三无疑与忧也，有上行而已，故曰“众允之，志尚行也”。

九四，晋如鼫鼠，贞厉。《象》曰：鼫鼠贞厉，位不当也。

进之为道，顺丽以柔进，故无贪位慕禄之失。今四刚动而炎上，则顺丽柔进之道亡矣，故贪而畏人，硕鼠然也。君子之心，有如六二之忧民而已，不如九四之畏人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庆也。

君子之在下，进退无常，惟义所在而已，初六是也。君子之在上，失得勿恤，惟命是听而已，六五是也。夫进而至于六五则志行矣、业既成矣。则当此之时，使失位而去，则亦可以奉身而退之时也；使得位而处，则天下之幸也。然则失得之间为天下重轻而重轻不在乎我，其在我者又失得之间进退两安于义，何恤之有哉？道之未行，则如六二之愁如可也。道之既行，则失位得位宜勿恤矣。失得勿恤，则直道而行，不为自安之计，是以吉无不利也。

上九，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象》曰：维用伐邑，道未光也。

角者，刚而可以胜物者也。有可以胜物之刚，下有不应之罪可伐，又其所伐惟邑而已，至小以弱也，宜其伐之虽厉而吉且无咎也。然晋以柔进为善，今以穷之刚黷于用武而所伐至小以弱，于是为未光，是以贞吝也。



离下坤上

明夷，利艰贞。《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明入地中则明益亏而暗益进，明夷之象也，君子消息盈虚与时偕行，则其出地上入地中犹日而已矣，于是内文明而外柔顺。内文明则与物无际矣，外柔顺则与物无迁矣，



若物奚为而见伤哉？然内文明乃所以成大明，外柔顺乃所以开大武，故文王以之犯难而不惧，其卒显于西土也。至箕子与暗同体，所谓内难也，故当晦其明而已，深自韬匿使物不得而见也，箕子之狂是也。能晦其明，然后内难而能正其志。不如是，不死则去，而箕子之志不得正矣。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

君子莅众用晦而明，非处明夷之势则然也。君子视明夷之象，明入地中而终将出于地上，是以用晦而明以为莅众之道焉。大抵下之应上则贵有所输诚，不可以用晦，用晦则上何望焉？此君子所以自昭明德也。上之待下，贵有所资纳，不可以用明，用明则人莫告矣，此莅众所以用晦而明也。

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义不食也。

未尝灼而不敢握火者，见其有所暖也。未尝伤而不敢握刃者，见其有所害也。明夷之主在上，初九去之远矣，而于飞垂其翼，于行三日不食，其避之如此之速者，亦惩其所谓害者也。既无文王蒙难之势，又非箕子内难之地，则可以去矣。既去则义宜速矣。然初九体炎上之性则有攸往者也，有攸往则内难，故主人宜见宾礼而且言，况其它乎？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则也。

六二辅九三而行，则下体之辅也，有股之象焉。处明夷之世则夷于左股者也。夫君子之见夷于世也，非其身之见残也，君子有保身之智焉。其所谓伤者，其下道而已。苟得所辅，则道伤复全而其壮莫可御矣，故曰“用拯马壮，吉”。九三蒙难而动，未离乎地类，则马之象也。六二辅之则拯马者也。六二之于九三，非其正应，疑于不顺而违则也。彼刚上柔下，中正以相与，则岂不顺而违则哉？其事閔天、太颠之徒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九三居下体之极，大有为，得明夷之魁也，故曰“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其事则文王之事也，所谓以蒙大难者也。夫文王小心顺事者也，其曰南狩何也？大明之德自我而显，大武之事自我而开，谓之南狩，不亦宜乎？不可疾贞者，以明除暗犹昼夜进退，其行也若诗称“匪棘其欲”，不可疾之谓也。

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象》曰：入于左腹，获心意也。

左腹虚而纳物，九三之象也，六四于此焉而入于左腹者也。夫六二为左股于九三，以其同体者也。六四于九三非同体而称左腹者，心德之同虽疏而亲，微子去商而归周是也。然入左腹，明夷之心而已，非若箕子之能正其志也。盖微子之去，岂其志哉？所以处心于明夷之世然耳，故象又曰获心意也，言箕子随所感触而生也。出于门庭者，去之商室也。以商为室宇之托而称门庭，以周为同体之亲而称左腹，则君子之仁可知也矣。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象》曰：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

明夷六爻，以商周之际考之，初九之为太公、伯夷明矣；六二之为閔天、太颠明矣；九三之为文王明矣；六四之为微子；独六五称箕子，何也？为南狩之事与三协矣而成。南狩之功者，圣人之惭德也。视天下之难不能拯济，或垂其翼而避之，或出门庭而去之，亦非人臣之完节也。独箕子既利且正，无惭德而有完节，以是为成夫圣人之志也，故特称焉。上六不称者，则亦恶未斥之耳。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国也。后入于地，失则也。

不明晦，非用晦也。初登于天，后入于地，言崇高不可不保持也。夫明足以保身者且夷见伤焉，则天下之人愚不足以保身者又可知矣。残贼之加于天下，如此其不诛者鲜矣。



离下巽上

家人，利女贞。《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男女莫非家人也，而其正自女始。女子之难养也而正，则家人无不正矣。女正位乎内而无预乎阍外，男正位乎外而不牵乎阍内，则男女正。男女正乃天地之大义，此圣人制为礼文以别男女之分者，因天地之大义而已，非由圣人之创也。男虽正乎外，必有父为严君以率之。女虽正乎内，必有母为严君以率之。然后恩不至于胜义，而其义为父者慈而教、为子者孝而箴、兄亦爱而友、弟亦敬而顺、夫亦和而义、妇亦柔而正矣。如是则家道正焉。正家而天下定者，天下之本在是故也，“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之谓也。

《象》曰：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风自火出，家人”，王通以谓明内而齐外是也。君子之欲明内也，则以言行率之。言有物则无虚诞之言，行有常则无奇邪之行。盖孔子之所期乎弟子者，谨而信也。言之无物，何为而信？行之不常，何为而谨？

初九，闲有家，悔亡。《象》曰：闲有家，志未变也。

闲如马之有闲，惧奔逸也。初九，家人之志未变，故宜闲有家。如其既变而后闲之，则是挽之于既奔，其力难矣。不闲为害义，且亦伤恩，故不若求其未变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馈，贞吉。《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巽也。

以巽为正者，妾妇之道，所谓无攸遂也。惟酒食是议，无父母貽罹，所谓在中馈也。“无攸遂，在中馈”，妇人之正也。如是而后为顺以巽焉。顺则理不逆而已，巽有屈伏之意。盖女之卑也，其象为顺，然妻齐也，其事夫则有屈伏之意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妇子嘻嘻，失家节也。

父母谓之严君，长子谓之家督，则家人之道贵在乎用刚也。故九三家人嗃嗃，用刚之过，则虽悔厉而吉也。然刚太过至于贼恩，而妇子嘻嘻有嗟怨之声焉，则失家之节，是以吝也。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顺在位也。

修之家，其德乃裕。修之国，其德乃丰。修之天下，其德乃普。六四，在位者也。惟家人之道修之国修之天下，其德丰以普也，故称富焉。夫孝尽于事亲而又推于事君，则其为孝也广矣；弟尽于事兄又推于事长，则其为悌也广矣。其曰富家，不亦宜乎？故曰“顺在位也”。自身而推之家，自家而推之国，其理为顺故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爱也。

圣尽伦，王尽制，故有庙则假有庙，有家则假有家。盖假家人之道，如文王之盛，非圣人则不能，非王者则不得故也。其不得何也？盖所谓假有家之道者，非徒吾家之父子兄弟夫妇各尽其道也，且能使天下父子兄弟夫妇者皆尽其道也。如是则非尽制之王，孰能此哉？

上九，有孚威如，终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

有孚而威，出于德也。威出于德，则人畏之，是以吉也。大抵反身而诚，则神矣。



神则不怒而威，故不至嗃嗃，而又不失为严君之正而家道成焉。



兑下离上

睽，小事吉。《彖》曰：睽，火动而上，泽动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说而丽乎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

火动而上，泽动而下，火与泽相违而不相遇，此睽之象也。故动而违行，然后为睽。如二女之有情则不必违行也，则虽同行而睽矣。有违行而睽矣。有违行而睽者，有同居而睽者，则万物之情举矣。夫万物睽离而不合，正大有为之时也。以卦之才悦而丽乎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宜小事而已。盖丽乎物之所丽，应乎人而不为人之所应，其上行又以柔而已，故云然。然其所丽者明也，其所应者刚也，又进而行，有得为之势也，是以小事之俱能吉。一谓之同，两谓之类。天地无心，冥而为一，故曰其志通万物则象矣，故事则类也。天地终睽而不同，则阴阳不和而灾生。男女终睽而不通，则婚媾不时而怨旷。作万物终睽，隔而不类，则相逮之功熄矣。若夫有为于天下，使交通而咸和，协比而为一，非大人，曷能为此哉？故曰睽之时义大矣哉。

《象》曰：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

君子以同而异，而不害其为同。天地睽而其事同也，同乎为道而治有忠质文之异；同乎为圣而行有清任和之异。如是，故足以酬酢万变，不为执一而废百也。

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象》曰：见恶人，以辟咎也。

马，有健行之才者也。睽之时进而上行，则虽柔而可以吉小事。初九穷而在下，虽健，丧其所以为健矣，故曰“丧马”。夫物睽而求合则益疑，穷而求行则益蹢，故“勿逐”。然相合者，物之情也。我不求而有待，则物岂舍我哉？故曰“自复也”。九二刚以乘已，恶人也。避而不见则疑梗生而患至，屈身而见之，所以避咎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九二之应九五，遇主于巷者也。物方睽乖而已，获应则其获若应邈近然也，故曰遇焉。巷者，非道之常而亦可通于道，故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象》曰：见舆曳，位不当也。无初有终，遇刚也。

见舆曳，有为难于下者也。其牛掣，有难于其前者也。舆，方以载己者。牛，顺而引己者。乃为之难，何也？以所遇者睽故也。如贲初九舍车而徒，则载己者岂能为哉？六三应在上九，有志于行者也。舆曳而牛掣，不得行焉。非其志也，上欲以其不行也，而刑之，则我之所持以生者，绝其通也，故曰“其人天且劓”。然所遇者，上九之刚也，刚而克明而不蔽于其所感，刚断而不惑于初，然将有所合而无所疑，故曰“无初有终”，而《象》曰“遇刚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九四无正应，与有应而未合者，睽孤也。九四虽睽孤，然所遇者元夫也。以位称则曰遇主，以德称则曰遇元夫，则仁智异矣。遇元夫而至诚相与，则虽孤，寡助之危，何咎之有？

六五，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肤，往有庆也。

九二于六五则称主。主者，尊之也。下之于上，宜尊之者也。六五于九二，则称

宗。宗者，亲之也。上之于下，宜亲之者也。六三以柔为物之间，其易噬犹之肤也。九二噬六三之间而求合于上，则其一志于承上者不疑也。六五宜屈体而往从之也，故曰“厥宗噬肤，往何咎”也。

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物之情，睽则疑，疑斯疾之矣。故九二之于六三，乃安而载之之舆也。而自上九视之，则涂也。九四之于六三，乃顺而引之之牛也。而自上九视之，则鬼也。其疾之可谓至矣。然六三有趋下之性，以为如豕之负涂，理或有之；以为载一车，则无是道也。无是道而以为有，是则疑之甚故也。疑甚则怒而思攻之矣，故有张弧之辞焉。然上九之刚，非终惑之也，故曰“后脱之弧”。脱则知其匪寇，而婚媾之情通矣。其始也疑而疾之，又从而攻之，则已甚矣。虽脱弧而婚媾之情通，然非屈道以往，则六三之情未易得也，故曰“往遇雨则吉”。雨者，阴阳和而及于物也，不止婚媾而已。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彖》曰：蹇，难也，险在前也。见险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利见大人，往有功也。当位贞吉，以正邦也。蹇之时用，大矣哉！

天下之险，固有可平者。虽不可平，亦有犯之而不至于陷者。至若险在前而不可平，又不可犯，虽有智亦未如之何而止，是乃所以蹇也。然则所贵乎智者，为其远险而止也，非迫险而止之谓也。如迫险而止，则是愚而不知去耳，曷足以言智哉？故曰“利西南，不利东北”。盖上卦之坎，正北方之卦，则是正北者，乃险之所在也。下卦之艮，东北之卦也，迫险而知止者也。迫险而知止，则其道穷，故不若东南之远险而得中于利也。且去东北而之东南，与正南亦既远矣。必曰西南，则是君子之避险，不厌乎远甚也。其曰得中者，安而无难然后能守中。若其于觊觎险难之际，则或过或不及，与时俯仰，亦以自完矣。“利见大人，往有功也，当位正吉，以正邦也”，此九五之才也。盖所谓大人者，非止有知险之智，而又有平险之才焉，宜其为蹇难之时所利见也，功业者见乎变者也。天下平而无故，则虽有大人之功业，何自而兴哉？故曰“利见大人，往有功也”。有大人之才，又须当位有得为之势，然后能正邦，故曰“当位正吉，以正邦也”。有大人然后有大人之功，以大人而当位然后能正邦，则在蹇之时而大有为者，岂小丈夫之事哉？故曰“蹇之时用，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蹇之成象，见险而能止，乃智者之事，故象辞亦无取乎正邦之功，而曰反身修德，则亦见险而止之之类也。

初六，往蹇来誉。《象》曰：往蹇来誉，宜待也。

蹇之时，以险在前，宜待而不宜往，故往则为蹇，来则有誉。夫誉，不必兴事造业而后能致也。识时之宜，知所以自保，则人斯归之以智而有誉矣。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终无尤也。

九五，王也。六二应之，王臣也。遇险之时，上下皆蹇，王臣之蹇蹇也。自为王臣，则国安与安，国危与危，安得自为私谋哉？故曰“匪躬之故”。如其躬之故而为自安之计，则不复蹇，则有其终尤。惟所以为蹇，故曰“王臣蹇蹇，终无尤也”。



九三，往蹇来反。《象》曰：往蹇来反，内喜之也。

九三虽刚过，而体艮之止，则知往之蹇而来反者也。来反则为主于内，内之所待而喜之者也。然既以迫险，则先见之明为未足，是以不如初六之有誉也。

六四，往蹇来连。《象》曰：往蹇来连，当位实也。

往则犯难，故曰往蹇。来又乘刚，故曰来连。此前跋其胡，则往蹇来连非自取也，何凶之有？是以不言凶咎也。

九五，大蹇朋来。《象》曰：大蹇朋来，以中节也。

九五大者之蹇也。大者之蹇，苟不失大中之位以节制天下，则朋来。朋来，则拯之者众，而难散矣，中者其位也，节者其权也。居位而有其权，则何患哉？

上六，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象》曰：往蹇来硕，志在内也。利见大人，以从贵也。

六四乘九三之刚，九三非其君也，为难者也，故曰来连。上六来而乘九五之刚，九五盖其君也，故曰来硕。臣之得为，则庇完其身而不为物剥，又得以扩充其志而不为物挫，是以为硕也。利见大人，为九五也。九五居大中以合天下而为朋来之主，则上六所以利见也。其曰从贵，何也？蹇之时，名分乱矣，于是知从贵则臣节为不失矣，不知从贵而惟强之从，则终随以亡，非所谓利见也。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彖》曰：解，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解利西南，往得众也。其来复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时，大矣哉！

动乎险中而免乎险而为解。屯者，其始也。解者，其终也。天下皆险，则圣人动乎险中。动乎险中其卒免险，则天下之险亦从而解矣。夫圣人动乎险中而求解，非止免一身之险，盖将以平天下之险也，故贵得众而利西南焉。西南，坤之为众故也。屯言勿用有攸往，解言无所往，何也？雷雨动而为屯，作而为解，二屯一解，犹雷雨动而作。则屯难有时而行之而已，屯惟宜动勿用有攸往可也。解又既免，无所往可也。如草木节解、麋鹿角解，皆气至而自然矣，是以“无所往，其来复吉”也。解动则必复，其情然也。缓则必失其势然也。既以缓而失，则不可缓而救，以缓而救则不及事，故欲往而有功在攸往之夙也。天地之解，怒气激而为雷，和气散而为雨，百果草木之微甲者皆坼，其功可谓大矣。能解天下之难，亦若天地之解万物，非大人，孰能与乎此哉？故曰解之时义大矣哉。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

处乱而不改其度者，唯君子能之。使小人居屯难未解之时，其能不为非者寡矣。退而诛之，则更起天下之难，非以为解也。故过者赦之，罪者宥之，然后应雷雨博施之象焉。

初六，无咎。《象》曰：刚柔之际，义无咎也。

屯之六二，所遇者屯也，而又乘刚，是以有难。解之初六，所遇者解也，又有应刚，是以无咎也。刚上柔下，相际以礼，咎何由而至哉？

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象》曰：九二贞吉，得中也。

方解之初，众莫知天命之有归、人事之有在也，则疑所适从，有三狐之象焉。三，众辞也。狐，疑物也。以汤王之举众，有舍我畜事而割夏正之嫌，则解之众疑可知矣。

九二刚正而应，能大有为以得群，疑使之顺服，则田获三狐之象也。若然者，非示人以中、威物以直者不能至此。盖以示人以中，则小者怀；威物以直，则大者畏。小者怀、大者畏，则群疑安所逃哉？故曰得黄者，示人以中也。矢，言威物以直也。

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象》曰：负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谁咎也。

负者，小人之事也，谓六为之也。乘，君子之器也，谓三之为位也。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则居之不安。不能固有，是慢藏也。慢藏则益知其可夺矣。虽慢藏可夺，苟其上有庇、其下有助，则盗亦未至也。六三又上慢而下暴，上慢则上疾之不为庇矣，下暴则下去之不为助矣。如此则非徒可夺，亦且可伐，此其所以致寇之。夺，夺其物；伐，伐其人。《象》言致戎，又言伐其人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当位也。

拇在下而微者也，初六之象也。九四应在初六，解而拇之象也。解而拇，则所解狭矣。所解者狭，则所应者寡，故曰“朋至斯孚”。其朋信而已，则岂若有孚于小人者哉？虽然，九四未当位也。如其当位而所解若此则吝矣，故不言悔吝，而《象》曰“未当位也”。

六五，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天地之解万物，不择物而解也，则君子之解天下，又焉可择人而解哉？维有解而已。故有过者亦赦，有罪者亦宥，勿问其如何而一切解之。与之更始，则小人信其有爱人利物之心而退听矣。若乃择无过而后释之，无罪而后原之，则小人自知其不免，难复作矣，非所以为解也。天地之解，及草木；君子之解，及小人。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公者，尊高之位。隼者，贪残之禽也。高墉者，显着之地也。上六处尊高之位，势可以有为矣；遇解之极，时可以为用。六三乃如贪悖之禽，止乎显着之地，非所据而据焉，则射而获之，何不利之有哉？即六三而言之，则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者也。自上六视之，则以隼而在高墉之上者也。所处非宜，在理则逆，则所谓悖也。上六射而获之，则所解悖理而天下之大顺成矣。



兑下艮上

损，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象》曰：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损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应有时。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

损之为卦，下卦受损，上卦得益，则是损下而益上者也。损下而益上，非强本厚下之道，故于卦为损。夫财赋力征，皆损下益上之事也。财赋有节，而民信其非敛我也。力役有程，而民信其非役我也。则损而有孚者也。损而有孚则“元吉、无咎、可正而利有攸往”矣。何以知损有孚也？损之上体艮，艮，止也；其下体兑，兑，说也。上得益而知止，则其求于下不过矣。下受损而咸说，则其输于上不倦矣。上止而下说，则损之有孚可知矣。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以损下非厚下之道，故上于用财不敢厚，二簋可用享也。夫享礼，以备物焉为盛者也，为其损下而取之为享，故宜备者亦捐之而用二簋焉。用二簋以应损下之宜，非常道也，故曰二簋。以应损下之宜，非常道也，故曰“二簋应有时”。刚者，上道也。柔者，下道也。上刚反不足，下刚乃有余，损以益上之柔，亦有时而然也，故曰“损刚益柔有时”。损之不己则至于虚，益之不己则至于盈。然而损生于盈、益生于虚，相因于无穷，与时偕行而已，故曰“损益盈虚，与时行”也。



《象》曰：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

山泽，通气者也。以风日之过河犹有损，则山泽之通气焉得为无损哉？人之所损莫甚于忿欲。突而上陵，其忿如山；受而不厌，其虚如泽，损莫大焉。于是君子以惩忿窒欲，惩忿而不伐，窒欲而不求，则性质愈完而充实之美成矣。兹损也祇其所以为益也。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损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曰爱君而欲益之，其诚则至矣。然道事而行，为之以遽，则有先迷之失，故必待其已事后往。已事而后往，则往虽遄，无伤也。夫已事而后往，不失顺承之义，则其往之遄，乃所以爱君也，何咎之有哉？酌损之者，惧其过也。以刚而遄往，故以过损为戒焉。尚合者，其爱君之心又不失事君之义，而六四亦能应而纳之故也。

九二，利贞。征凶，弗损，益之。《象》曰：九二利贞，中以为志也。

九二损益，非常也，得中则可以止矣。九二益上而得中，故利正。征凶益上而得中，则无所事损也，将有益之者矣，故曰“弗损，益之”。夫自损者人益之，自益者人损之，不期然矣。

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则疑也。

道不贵多，多则疑杂。天地之合、君臣之交，所以贵夫致一也。六三志在益上也，然为主于内而二阳从之，以进则有三人行之象焉。三人行则上疑于所与而其志不专，故六三有损焉。如其绝类离群而一人，则上之任贤不贰，而下之得君亦专矣，然后可以修辅厥后而不疑，故曰得友也。

六四，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损其疾，亦可喜也。

物不得阴阳之中而所受皆偏者，皆疾也。偏乎阴则为愚，偏于阳则为躁。偏乎阴则损之宜以阳，偏乎阳则损之宜以阴。六四偏乎阴而能应阳，以损其疾者也。然而阴之性缓，矫其性而使遄，则有喜矣。六四之遄非若初九之遄，则其性也。六四之遄乃使遄，而非其性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佑也。

六五居上而自损者也。九二居下而自损，物犹益之。又况居上而自损者乎？故曰“或益之”。或，言益之者众也。龟不志于人养而曳尾于途中，则好违者也。六五居上而能自损，故使天下好违之人弗克违之，而聪明之才足以恂知休咎者，皆为我用。且有十朋之多焉，则天下无遗贤，万物无遗照矣。元吉不亦宜乎？有曰自天佑、有曰自上佑者，神祇祖考凡居上者皆佑，而不止谓天也。

上九，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损益之，大得志也。

上九，为下而自损以益上则戒于过，故九二曰“弗损益之”。为上而自损以益下，虽过可也。故上九曰“弗损益之”，而后曰“无咎贞吉”，皆在下不可过、在上可过之义也。盖高以下为基，下厚则上安焉。故上损可过而下损不可过也。上九自损以至于得益，则损之至矣，故得无家之臣焉。六二以应上，无家之臣也。允恭克逊而得过关之禹，盖上九之谓也。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象》曰：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

光。利有攸往，中正有庆。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益之为卦，上卦受损而下卦得益。损上益下，其本固，其下厚，故于卦为益。损上益下，散利以及下也。自上下下，屈己以下人也。散利以及下者，善政也，故民说无疆。屈己以下人者，盛德也，故其道大光。以益为事而有攸往，无往而不利。然不中正，则有续为掘苗为害者，故利有攸往惟在中正有庆也。盖益物而不失中正，非仅可以有攸往，且可以涉难，故曰“利涉大川”。以此涉川，则涉险不溺，得木之道也。“益动而巽，日进无疆”，言自益也。“天施地生，其益无方”，言益物也。自益而能巽，不逆于理则入理道有序，莫之能御则终于穷高极远而测深厚矣。故“益动而巽，日进无疆”，为自盛也。天之施物也平，地之生物也博，兼容并包无容私焉，其益可谓无方矣。圣人益物也，亦若是而已。“天施地生，其益无方”，言益物也。夫道体无亏，不可戕割物理。自足无有欠余，今自益之无疆，为益物之无方，以其至理之当然也，与时偕行而已，故曰“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就益言之，则曰“凡益之道，与时偕行”，不兼损者，所恶故也。益者，所益也。损则求益，益不期损。故于损则曰“损益盈虚，与时偕行”，兼益而言之。益曰“凡益之道，与时偕行”，不兼损而言也。

《象》曰：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雷以动之，风以散之，此造物之序也。故雷动风散为常。风又雷为益也。见善则迁，求益者也。有过则改，所以为益者也。徙迁善而不改过，则其益更损矣。

初九，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在上而大有为者，其势易。位下而大有为者，其势难。故在上则虽自任以天下之重可也，在下则不可，以下非厚事之地故也。下非厚事之地而作或利为大者，以其作皆爱人利物之事，又上巽而与故也。初九以益为事，六四巽而与己，故曰利用为大作也。起事，圣人之所难，又下非厚事之地，是以元吉，然后无咎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象》曰：或益之，自外来也。

六二以损约而居得中，益者四面而至矣，故曰“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则贤人益之至者也。众人益之，未足以得天下。贤人益之，斯得天下。于是乎可以享帝，故曰王用享于帝，吉有然也。此以其物皆归往而得，故称王焉。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损益，言道贵在得中，不可偏也。六三志在益而自损之过中，不能无咎。惟用凶事得通变之宜，是以无咎也。蕃乐杀礼，衣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所谓凶事也。夫以益为事，至于如此，则岂人之情也哉？疑于矫拂其情而为伪者也。惟有孚中，行而非出于伪，又不至于过，故有成功而上善焉。夫自损之过，则必至于失位。六三自损之过，而用凶事，得通变之宜，是以不至失位，而《象》所以谓之固有之也。

六四，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象》曰：告公从，以益志也。

六三、六四之称中行，以其在中爻之中也。益贵在中，而四以中行，则何疑之有？告公从而已。六三、六四皆处盛位而称公，然三则告公用圭，四则告公从而已者，三远君、四近君也。古之迁国，必依大国以为之援。六四上比乎刚中之君，则可依之以迁国，故曰“利用为依迁国”。凡益之道，与时偕行而不得已也。故虽迁国重事，亦或为之，况其小小者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问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国迁之益，益一国耳，此有域之者也。九五得尊位大中，兼覆天下，其益无方，不止一国，故“有孚惠心，勿问元吉”。夫有心者，孰不来益哉？至诚益之。凡求益者益而有勿问其如何，则天施地生不过如此，宜其元吉也。我至诚而惠物，心故。物至诚而惠我德，报施之自然也。归美荐善，可谓惠我德也。物惠我德，则天下之德皆归焉，可谓大得志矣。

上九，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辞也。或击之，自外来也。

上九处物上而求自益，故莫益之。非徒莫益，又或击之人，道恶盈故也。二在下面而自顺，则或益之。上处极而日益，则或击之。满招损、谦得益之道也。至于或击之一心勿常，犹凶，况久于此道乎？《象》曰“偏辞”，何谓也？凡己欲益而益人，己欲厚而厚人，则不偏矣。损物以益己，其偏若是，宜其莫益之也。或益之，或击之，皆曰自外来，何也？六二之自损，非求于益也，非求于益而益者至。则凡益者之来，为自外矣。上九自益，不期乎击也。不期击而击者至，则是击者之来，为自外矣。

卷 六



乾下兑上

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象》曰：夬，决也，刚决柔也。健而说，决而和。扬于王庭，柔乘五刚也。孚号有厉，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穷也。利有攸往，刚长乃终也。

剥曰柔变刚，夬曰刚决柔。盖小人之于君子，人事不足以胜之，特以时变之耳。君子之于小人，则人事足以胜之，且其势顺而易。若决水然，故曰“夬，决也，刚决柔也”。夬之才，健而说者也。健，故能决。说，故能和。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则决而和之谓也。上六一柔而乘五刚之上，肆狠愎之性而为怙终，恶首也。其罪盈极而众着，故可扬于王庭，暴其罪状而决之也。虽暴其罪于众，未可以遽决，又必孚号以告之，彼安其危而不孚，然后决之，则君子之道光矣。故曰“孚号有厉，其危乃光也”。“告自邑”，言所使告命者不在大也。使大国告之，则是以威胁，非所谓孚号也。五刚既盛，一柔已穷，孚号告自邑，则足以致其来务矣。而犹即戎焉，则非即戎之利也。夫以全胜之刚决已穷之柔，以形势强弱论之未应，即戎而不利也。其所谓不利者，刚乃穷矣。盖戎事本非圣人之所尚，而今所尚在即戎，则必穷也。且蜂虿有毒、困兽犹斗，庸讵知已穷之柔克之为易而遂以为即戎之利哉？植德莫如滋，去恶莫如尽，惟去恶之务尽也。故一柔穷而犹欲决也，惟植德之欲滋也。故五刚已盛而犹利有攸往也，阴始凝而已。戒刚既盛而必终，则进阳退阴，圣人之意可见矣。

《象》曰：泽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

一柔而能乘五刚，有怙终之恶，则去之亦未易也，必五刚协比而后能有功焉。然则决小人之功，乃众人之所共致也。夫与众同力而不与众同德，则众人之所忌，故曰君子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

初九，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象》曰：不胜而往，咎也。

趾在下而行者也。初九有刚健上行之才，则壮于前趾者也。夫上六之罪虽着，有可决之势，亦必位足以胜之然后可往。初九在下，则其咎必矣。故不胜而往，咎也。

九二，惕号，莫夜，有戎勿恤。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上六虽柔而逆乘五刚，其势未易去也。五刚方以胜之为事，而九二反处柔焉，才力不足以胜之，故惕惧不已，又至于号也。如此则阴益盛，有莫夜之象焉。阴盛则害之所伏，故有戎。虽阴盛而有戎，然我得中道，非自我致戎，而又众则方以决之为事，则可以勿恤矣。故曰“有戎勿恤”也。

九三，壮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象》曰：君子夬夬，终无咎也。

九三刚亢外见，頄之象也。夫有可以胜阴之位，又有可以胜阴之时，则沈潜其刚，有不克乎？九三未离下体，未有胜之之位，又方与为应，未有胜之时，乃刚亢外见，失沈潜之理，此其所以有凶也。然三之有凶，在不知夬之道耳，其失不在夬也。君子知夬之道，则以必决为志，何凶之有哉？故曰“君子夬夬”。惟君子有必决，故虽独行而与者和，有遇雨之象。其迹若污而物或愠之，然终无咎也。

九四，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当也。闻言不信，聪不明也。

初九则位不足胜阴者也。九二则才不足以胜阴者也。九三方且又与之应而时未可者也。九四其位上达矣，语其才则既壮矣，又非若九三之势当屑与之和，而乃居阴欲止，无往决意，则二阳并进而受侵于下，有臀无肤之象焉。受侵于下则不得已而强行，强行非其志也，故曰其行次且。羊之为物，前其壮以独者也，如牵以随人而前其壮以独，则虽其志犹为夬也，故曰牵羊悔亡。然九四居阴，底滞而暗塞，则言不信者也。闻言不信，则不知牵羊之可以悔亡也。

九五，苋陆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苋，柔脆之物也。陆，高平地也。上六之在前，犹柔脆易刈之苋在高平易即之陆，无事乎专以刚决为志也。而九五纯于用刚，以必决为事，故虽中行无咎而已，道未光也。舜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然则人君欲去不仁，无事乎夬也，举贤而已。君以举贤为心，臣以去恶为事，则君臣之分明矣。然则九五夬夬，不可见者，君之分也。九三夬夬，而可见者，臣之分也。

上六，无号，终有凶。《象》曰：无号之凶，终不可长也。

上六之罪极矣。然夬之道，虽决而不失和。上六知号咷以忧，则君子犹将宥之，不至于诛也。惟安其危而无号焉，是以终有凶。夫阴之与阳，以进退相反。五阴既以变矣，而上六终恬不知忧，其可以长乎？故曰“无号之凶，终不可长也”。



巽下乾上

姤，女壮，勿用取女。《象》曰：姤，遇也，柔遇刚也。勿用取女，不可与长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时义，大矣哉！

刚长则变柔，柔长则变刚，天地自然之理也。姤之为卦，柔出而遇刚。有变刚之志，则女之壮者也。于初九考之，为豕之羸者，而今曰女壮，何也？柔出而遇刚，刚亦与遇，有婚媾之道焉。则是刚之于柔，以妻畜之也。以妻畜之则为已壮，以豕交之则尚



为羸。盖以妻畜之，则小人得以媚上而浸长。豕变之，则小人祇自见贱而不得行，是羸壮不同也。女壮而有变之志，则终于反目，不可与长，故曰“勿用取女，不可与长也”。夫阴阳相遇，天地之理也。天道下济，地地上行，两者交通而成和，故品物咸章焉。使人道相遇亦若天地相遇，则功勋之所以成也。夫惟遇失其道，故阴益进而阳益退而为遯、为否、至为剥也。九五之才，以刚遇柔而不失其正，得以杞包瓜之道，是以天下大行，亦犹天地相遇而品物咸章也。尽姤之义，惟与天地合德、合序，然后能之，故曰“姤之时义，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风，姤。后以施命诰四方。

天之于万物，至远绝也。其所以姤之者，风也。而后之于四方，亦远绝也，其所以姤之者，命而已。天之为风，或为明庶之温，或为广莫之寒。要之在万物者，神之所为也。后之为命，或为威责之令，或为文诰之词。要之动四方者，诚之所为也。

初六，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系于金柅，柔道牵也。

初六，柔方长也。于是时，刚有以制之使柔，牵于刚而不得行，则不至于为遯矣。故系于金柅，贞吉。金柅者，制柔之物，九二之象也。无以制之而纵其有攸往，则小人道长而见凶矣。经曰见，乃谓之象。见凶，未罹乎凶而象凶也。所以未罹乎凶者，柔方长故也。豕者，养于人见秽贱者也。方待养于人而见秽贱，且形尚羸而未壮，其志信也蹢躅而躁动矣，况其志于为壮乎？此小人之长，所以不可不戒也。

九二，包有鱼，无咎，不利宾。《象》曰：包有鱼，义不及宾也。

小人养君子者也，制得其道则养君子，制失其道则遯而去矣。故初六小人也，有鱼之象焉。九二以刚中乘初六，能包而有之也，包有鱼者也。夫一民不可以有二君也，四自外来，是二君也，故曰不利宾。其不利宾者，盖义不及之，非擅为己之私分也。

九三，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牵也。

二方据初义不及宾，而三乃乘之，固位而不去，有分民之嫌，是以见侵于二，有臀无肤之象焉。侵则其势不得不行，虽行非其志也，故曰“其行次且”。虽曰有厉，然非牵于初而不行，故无大咎焉。

九四，包无鱼，起凶。《象》曰：无鱼之凶，远民也。

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九四在上体，宜得民以为基。而远于初六，不能自附于民则高，终远其民，道之宜也。然得右命之，是特可见于大人相与之际而已。若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方且与物忘，尚何汲汲于保而安右而尊命而正者哉？无民者也，用静犹可，起则凶矣。故曰“包无鱼，起凶”。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陨自天，志不舍命也。

杞者，刚忍之物也，九二之象也。瓜者，柔脆之物也，初六之象也。人君之于小人，欲包而制之，亦在用贤而已。九五用之以包初，善用贤以畜民者也。有以杞包瓜，则我何为哉？含其章美而无所施矣。虽曰含章，然王言惟命。苟含章而废出命，则臣下罔攸稟令矣，故又必有限自天。光大而无私应，然后乃可。九五含章而无应，疑于舍命而不能有限自天者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穷吝也。

角者，亢上穷也。所遇之时至于上穷而刚不知变，则吝道也。然犹有姤物之志，非

离群者，是以无咎也。



坤下兑上

萃，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彖》曰：萃，聚也。顺以说，刚中而应，故聚也。王假有庙，致孝享也。利见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顺天命也。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顺以说，刚中而应，此卦之所以亨也。萃所以亨也，天下之民爱之则亲，利之则至，致其所恶则散。今顺以说之，则与之所欲而去其所恶也，民有不聚乎？虽聚而无刚中利众之才，则终亦必离而已矣。九五又刚中，足以制众而众应之，是故萃而无携贰之心焉。萃之时，以言乎人则四海之欢心得矣；以言乎物，则九州之美备矣。王者所以致孝享于是乎在，故曰王假有庙也。《记》曰“大孝不匮”，又曰“博施备物”，可谓不匮矣。欲尽其所以为孝，在博施备物。博施备物，非有王德则不能，非有王位则不可。九五既有为之德，又有得为之位，所以尽有庙之道而谓之致孝享也。夫民不能自正也，必有表正者焉。上有表正，则下有所取。正虽众而不乱，故曰“利见大人亨”，聚以正也。圣人之制礼兴事，必随乎时，以时者天命之所在而不可违故也。方萃之时，物既阜矣，民既归矣。物既阜，则是天俾圣人备礼之时，安得而俭也？于是乎用大牲。民既归，则是天畀圣人以兴事之时，安得而已也？于是乎有攸往，故曰“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顺天命也。天地之聚以正，而非谓物之聚则有正有以正者。万物之聚有以正，有以不正，此方以类聚，吉凶之所以生也。故曰观其聚而天地之情可见矣。

《象》曰：泽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弧矢之用，生于睽，睽之情疑阻而不亲故也。今既萃，聚其情亲矣，而犹除戎器者，以戒不虞也。水积则生根食之鱼，土积则生自冗之兽，今物丰而众民所争者聚矣，则不虞安可不戒哉？

初六，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乱乃萃，其志乱也。

久相待，远相致，闻流言不信者，至诚相与者也。苟不出乎至诚，或有孚而不终，则乱乃萃矣。乱乃萃则疑阻生焉。岂有相待相致之道哉？有孚不终乃乱乃萃，其咎志在初不在四也。以其乃乱乃萃而遂至于号，则所报甚小一握貽笑矣。苟勿恤而往以终其孚，则往无不得，何咎之有哉？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变也。

桔槔，人之所引，非引人者，故俯仰不得罪于人。六二柔正自守，不求于五而五引之，故吉无咎。如此则可用薄祭以交于神，而况于人乎？盖守中不变，非引人者所谓靖恭尔位者也，神斯听之，介尔景福矣。故曰孚乃利用禴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六三比于九四而未萃者也。三之与四，虽有刚柔相与之道，然非正应，求之不得所欲也，故曰“萃如嗟如，无攸利”。九五虽非正应，然得尊位大中，众之所赴也，又巽而引纳于物，则可以得志而无咎也。不若正应而得中行，故小吝。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当也。

九四不与非应而惟初六之交。初六之乃乱乃萃，不在我也，是以大吉无咎也。使当位自处，无履柔损之道，则志乱之人未易交也。故曰“大吉无咎，位不当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天下之来萃，成王之孚，则宜不有其位，以示吾心非富天下也，如是众孚之矣。苟有其位，则其志未光，徒无咎而已，众岂孚哉？能永正则亦可以为天下正，仅能悔亡耳，求以广业而尽其所以为，萃则未也。

上六，赍咨涕洟，无咎。《象》曰：赍咨涕洟，未安上也。

人之在下，宜俟人引而不可以求，故初六之号、六三之嗟，皆不可也。上赍咨不已，至涕洟而得无咎者，在上故也。且九五为萃之主而上六乘之，苟安于上而不以为忧，安得无咎也？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彖》曰：柔以时升，巽而顺，刚中而应，是以大亨。用见大人勿恤，有庆也。南征吉，志行也。

刚上而柔下，刚柔之分也。柔而升于上，则时焉而已。故曰柔以时升。其升也，必有巽顺之道、刚中之才而又有见应上之时，然后升而亨。夫山杀瘦、泽增肥、水息渊、木消支者，物恶乎为上也？今柔以时升而无巽顺之道，则其升为陵犯；无刚中之才，则其升为循缘。虽有巽顺之道、刚中之才，而不见应于上，则亦不能升，虽升而必困，故“巽而顺，刚中而应，是以大亨”也。升以进为事，而其才又柔，顺上为志者也。以顺上为志，而不用见大人，则其失言亦将由之矣，其过行亦将随之矣。用见大人，以顺上为志，所谓事圣君有听从无谏争也。何疑之有哉？故曰“用见大人勿恤，有庆也”。南征吉，动而趋明也。君子静则向晦。动则趋明。动不趋于明，则冥行而已，往则触机蹈阱，故必能南征然后吉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

地中以顺而进，自乎毫毛至于合抱。故顺德，积小以成高大。君子之进德也，其学有时，其入有序，因其时循其序，不躐等，不先时，优游委蛇，循循以进，故能自可欲之善积至于不可知之神，莫之能御也。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九二以刚中之才见应于上而升，升之有喜也。初六信而从以升，而见大人者也，盖得所附，是以大吉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升自下而交于上，苟不出于至诚，未有能获于上者。九二之孚，可用薄祭以交于鬼神，则其诚至矣，是以无咎，象曰谓之有喜也。盖人神一道也，能事人然后能事神。九二孚乃利用禴，可谓能事神矣，于事人也何有？

九三，升虚邑。《象》曰：升虚邑，无所疑也。

此汤武之升也。才虽刚过，而道不失顺，天人其交归矣，是以前升若升虚邑，前无为之难者也。邑之小固不足以阨其冲，而又虚焉，则其升甚易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顺事也。

此文王之升也。下有所事时未可以升，则顺以事上，用是故能亨于所国之岐山焉。升之为道，视地中之木而已。木可以极高大之理，然方起于毫末，而求为高大则助长为害矣。故文王不得先时，而武王不能后时也。

六五，贞吉，升阶。《象》曰：贞吉升阶，大得志也。

阶者，平易而有等，以渐升而得位者也。舜禹之事，圣人之所欲也。汤武之事，岂圣人之所欲哉？故升阶为大得志焉。夫圣人之志，必至于是而后为得志欤？孟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乐之者，乐行道也。谓之大得志，亦以所乐在此耳。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升至于冥，则极矣。冥而犹升，其升必困。此舜所以辞毫期也。若施于进德则利，故利于不息之正。盖进德恶夫画也，冥升不息则穷高极远而至深厚，终乎为圣人矣，利莫大焉。



坎下兑上

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象》曰：困，刚揜也。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贞大人吉，以刚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

二卦之刚，皆揜于柔矣。刚有健行之才而无所施，此所以为困也。君子虽无所施，其无所不裕者，固自若也。且危而遂颠、险而遂陷，则无事乎有德矣。故“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险者人之所忧，而困者动而见窒者也，今险以说，则是心有以自说而不以天下之忧为忧者也。困而不失其所亨，则是身有以自亨而不以天下之窒为窒者也。非君子而能若是乎？君子虽险以说，然陷于险而不得免者，虽困而不失其所亨，然揜于困而无所逃也。如是则远害避咎之际，不能不失其正。能不失其正而履险、居危如居安者，大人而已。故曰大人吉、以刚中也。刚则健行而不陷，中则强立而不倚，以此处困，故正不失也。兑为口舌而在上体，有尚口之象。且人之未信则忠谏以为厉已，况群小之盛欲揜君子，而欲以辨说自解乎？欲以辨说自解，益足以致困，故曰“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

《象》曰：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泽有水则足以及物，泽无水则非徒利不足以及物而已，且无以利其身。故其象则为困。君子之道，足以通天地亨万物，而况其身乎？以君子而无所逃困，则命也，非力之能争也。于是君子以致命遂志。致命而不致力则志自遂矣，所以险以说困而不失其亨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在下而无能为者，臀也，初六之象也。木有庇下之道，茂其枝叶，而徒有株焉则不能庇其下矣。九四困于九二而不能庇。初六既无能为之才，而所应又无庇下之道，此非所困而困焉。处坎险之底而体暗下之性，则入于幽谷者也。进则困于株木而不见庇，退又入于幽谷而不得达，此困而失其所亨者也。是过三岁，则必出而覿明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来，利用亨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庆也。

九五中正在上，有需于酒食之才，方困于剝削，施不得以及下，而九二不得所需焉，则困于酒食者也。然九五乃徐有说，理不终困，方将来而应二，故曰“朱紱方来”。朱紱者，天子之所以饰下者也。朱紱虽有饰下之象，异乎株木无庇下之才，然能饰乎身而无所加乎人，以其尚处困故也。亨祀者，人臣之所以事宗庙也。祭祀者，天子之所以事百神也。臣得君然后能保宗庙，故九二朱紱方来，则利用亨祀也。君得臣然后能争百神，故九五困于朱紱乃徐有说，则利用祭祀也。

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象》曰：据于蒺藜，乘刚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不祥也。

石止而不动，上六也。蒺藜刚而善伤，九二也。且以困而视夫蹇与坎，难尤甚焉。



则是困者难之极也。物极必反，故困不能久。若初六阂下，犹三岁不覿焉。是以得其所困与非所困而困固有辨也。困不足责也，所困也以困之既终则复得酒食之养也。乃若困于石，则非所困而困焉者也。以困之既终则亦顽然不动，犹若困之初也。上既困于石，非所困而困。又据于蒺藜，非所据而据。名辱身危自底于灭，不祥莫甚焉。妻固所有之妻犹不见，况非其应乎？

九四，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象》曰：来徐徐，志在下也。虽不当位，有与也。

九四所志在应初，而九二为之难，不敢亟犯以进也，故曰来徐徐。盖九二有朱紱方来之势，而九五有乃徐有说之理，假少顷则二自应五弗复为初九之难矣，九四所以来，徐徐而俟之也。金车，谓九二也。夫金刚而能变，能变明非牵于初者也。车方以载上，载上则非比下者也。九二之才如此，而四反畏之，徐徐不敢进，所以为吝也。所以有终者，为其有与，不终为物夺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说，利用祭祀。《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说，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上见掎于柔而害其通，故称劓。下见陵于刚而害其行，故称刖。则赤紱者，人臣之所以饰下也，谓九二也。九二自贲其身，又且饰下而不应上，故曰困于赤紱也。九五上见掎于柔，下见陵于刚，则与六三进而困于石、退而据于蒺藜，亦无以异也。而九五乃徐有说者，以九五中直故也。盖中立而不倚，其身直行而不迂，其心则虽不得乎明，必得其幽，虽不利乎先，必利乎后。此同人九五所以先号咷后笑，而困之九五所以乃徐有说也。有说则九二来应而得臣矣。得臣故利用祭祀。何则？尊上帝在乎呼俊故也。呼俊乃可以尊上帝，况百神乎？宜其祭祀而受福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动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当也。动悔有悔，吉行也。

上六牵于初困于葛藟者也，乘于五刚困于臲臲者也。初柔不可牵则远之可也，五刚不可乘则去之可也。此困之终有自通之路，可以行而求吉之时，若自为谋，曰动而有悔，则有悔必矣。其所以自谋如此而不碍于行，以不豫决阴之性故也。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养而不穷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刚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井之为卦，巽下而坎上。巽乎水而上水，卦之所以为井也。井譬则性也，君子学以修性则巽乎水之象也。既尽性矣而推之以及物，则上水之象也。井之为卦，瓮之渫之以养其源，则汲之而不穷。人之性知所以养之则动而愈出，亦犹井而已矣。故井养而不穷也。养源于内而用之不穷，则众共资之以为生，利之以为说。故邑可改也，迁都改邑重事也，邑可改而井不可改者，立本之有地也。刚中者，天德之盛也。天命之谓性，则刚中之德固其所性之中矣。以是立本，故不可改，亦犹天之不可变也。《传》曰：“圣人外化而内不化。”改邑所谓外化也，不改井所谓内不化也。外化所以趋时，内不化所以立本也，故德之地而不可改，则孟子所谓分定是也。分定则穷居不损，何丧之有？盛行不加，何得之有？故曰无丧无得也。无得丧于其心，故往者取之，来者

取之。取舍不同，而吾之为井一也，故曰往来井井。九二巽乎水而在中，汔至者也。然未出则未繙井者也，无应乎上则羸其瓶者也。井以上出为功，今未繙井而羸其瓶，是以凶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劳民劝相。

不改井者，言性也。井道不可不革者，言治性也。性治而后善，则必以五教率天下而性其逸惰之民，故曰劳民。民劳则善心生矣。然民之劳也，有欲为之志而无能为之才者有矣，有能为之才而无欲为之志者有矣。无欲为之志则君子劝之劝之，则知勉矣。无能为之才则君子相之，相则有成矣。

初六，井泥不食，旧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旧井无禽，时舍也。

初六以阴在下而上无应以引之，井泥不食者也。禽之于井无泽。无禽向之则井道废矣。然则其不食，非特不如九三之不食也，乃为时之所舍者也。夫井有不穷之用，可以应无方之求，苟不可以应无方之求，则是其养之未至也。故井道必期于食，食之然后井之功成焉。若夫既可食矣，而不见食，则命也，吾无丧焉，九三之不食是矣。

九二，井谷射鲋，瓮敝漏。《象》曰：井谷射鲋，无与也。

井谷者，旁出而下流者也。射鲋，小物在下者也。称瓮，则既汲而上矣。敝则漏。自上趋下而井之，井亡焉。盖中人者可导而在下者也。九二在中而不正，其自守不固矣。上有与以引之则上达，无与以引之则下达，故有谷射鲋鱼瓮敝漏之象，而孔子谓之无与也。

九三，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九三阳也，故为井渫下也，故为不食。井渫可食而不食，故或者为我心恻焉。人为我恻而我未尝恻，所谓人不知而不愠，故可用汲也。若其不为人恻，则是所谓时者也，不可用汲也。虽为人恻而我亦自恻，则又非所谓无丧无得者也，亦不可用汲也。有可用汲之才而王明焉则已，与王并受其福矣。盖井渫而不食，则是不为时所知者也。王之不明而徇一时之好恶，则无由汲矣。故九三求王明，非明则不合也。君圣臣贤天下之盛福，况君臣乎？并受其福明矣。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六四在上，宜以动出为功者也，而以阴居阴，乃反静焉。然静而正，得修井之道，故无咎也夫。务在利人而以动出为事者，必其在我者既裕也。在我者未裕而务在利人，则其涸也可立而待也。六四知其不裕，静而正以自修焉，则其静也乃所以为动出者，何咎之有哉？

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冽之为言清也。井渫者渫而后清，井冽则自清也，故井渫譬其修性，井冽譬其尽性也。其井冽，其泉寒，又在上而食焉，此圣人尽已之性而推之以及物者也，《象》曰中正也。人之性本中正，然徒以失中而偏、失正而邪，故不善耳。圣人尽性，岂有他哉？不失其所受之中正而已矣。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无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此井道之大成也。井道大成，宜以不穷之用应无方之求，故曰勿幕。阴之性，故有勿幕之戒焉。井道大成而幕，则是有周公之才之美而使吝也。



离下兑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象》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传》曰：“因者，君之纲也。”君以因为纲，则疑若废革。然所谓革者，因在其中矣。盖当其可革而革，则亦因之谓也。革不废因，故因形者为化，存质者为革也。金之从革也，质存焉。杨子以革化并言之是也。革之为道，可息则息之，如水火之相息。可服则服之，如二女不同居，盖亦不废因之谓也。虽不废因，然革生以为熟，革刚以为柔，革柔以为刚。既以为刚，既以去其故矣，则人为求旧之情不能无危疑而不安者。惟圣人尽革之道而功利见于世，是以已日乃孚也。文明故能革陋以为华，说故能革倦以为乐。文明者，礼也。说者，义也。以礼义为革，故能大亨以正，则革而当矣，是变乱之悔亡焉。天地不革而四时不成，则汤武之于革命岂得已哉？顺天应人而已。人之于天，逆之则凶。其于人也，违之则怒。不顺乎天、不顺乎人，固不可以立于世，何必圣人而然哉？其说以谓心非贵黄屋而富天下也，顺天而不敢逆也，应人而不敢违也。夫天命之难谏而知，所以顺之；人心之难察而知，所以应之。此则非大人不足以与此。

《象》曰：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

天地革而四时成。其革也，又有数存焉。治历以推其数，而时之消息明矣。敬以授人，所以理天地而为革也。

初九，巩用黄牛之革。《象》曰：巩用黄牛，不可以有为也。

人之有文明之才，而体炎上之性，则必喜以功业自见乎时，君子所欲也。然上无其应，不可以有为，则以中顺自固其志。待上革而后可。不然，动而见括，无益于革也。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已日乃孚，言革之功。已日乃革，言革之事。革之功则君所专，革之事则臣所与。然而革之事反常而为经，非君之则不可以先事。故六二虽见应于上而有可为之势，亦以已日然后革也。革道贵刚，而二柔顺，必征然后吉无咎。征者，所谓鼓而及之也。

九三，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刚过乎中，故征凶、正厉。然刚不失正，以之革物，则物之从之者众矣，故曰“革言三就，有孚”。夫以言为革，未若不待言而革者。然人不可以言教令使而今以言为革，物多从之，则必信有在于言前、诚有在于令外者也。不则徒以言为革，何足令哉？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九四虽不当位而无私与，故悔亡。悔亡则上信之矣，故有孚。夫自立于无过之地，上又至诚勿贰而与之，则非徒可以革下而已，上命之不善亦可以改矣。《传》曰“从道不从君”，此之谓也。所恶于革而不当也，何嫌之有？是以君有革命，臣有改命而不疑也。

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

刚中，大人之才也。以刚革，有虎变之象焉。《传》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大人从事于变，则天地之文成矣。是以前文炳然而盛也，大人之为革也。革不以言。不以言而以道，故天下自革也。革不以面而以心，是以前孚见于未占，不待已日也。已日乃孚，为革者之所同也。未占有孚，大人之所独也。

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象》曰：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

上六豹者，其文之蔚然而茂密者也。君子通变而成制作之文，其蔚密矣，而不若大人之文明盛如虎也，故曰君子豹变矣。茂末则本衰，文盛则质丧。君子之文至于茂密如豹，可谓盛矣，是以其化浅，其功显，徒能使小人革面而非心服也。《象》曰顺以从君者，以谓民之从君乃其分耳，非果回心而向道也。



巽下离上

鼎，元吉。亨。《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饪也。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巽而耳目聪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元亨。

二体有以木巽火之象，此卦之所以为鼎也。“鼎，象也”者，象未効乎法者也，有其兆而已。盖鼎虽成象，必待木火然后成功。犹之圣人必待众贤之辅然后成化养之功焉。鼎之为卦，以爻观之，既有鼎之象。以二体观之，又以木有巽火之义。是有圣人之才而有功发其才者也。故其精意可以享上帝，其盛礼可以养圣贤也。《传》曰：“惟圣人能享上帝。”圣人所以能享上帝，非徒以精意而已，亦以其能吁俊而使之尊上帝也。《传》曰：“君之仁者，善养士人。”君所以能养士，非徒以备礼而已，亦以其专举贤而使之惠畴也。鼎必待木巽火而后成烹饪之功，圣人必待贤佐然后能享上帝而养圣贤。是以鼎之所贵在乎巽而耳目聪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也。盖能巽而下贤，又聪而善听，明而善视，且得中而应刚，非如违者，如此则于用贤之道尽矣，是以元亨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鼎则圣人之才大，方辅佐之功焉。言木上有火，所及辅佐也，故曰君子以正位凝命，言需贤以自辅如此也。位有上下，命有多寡，正位凝命，用贤有序矣。

初六，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颠趾，未悖也。利出否，以从贵也。

鼎，下实也。而初六以虚在下，则鼎之颠趾也。鼎而颠趾以出否则利矣，不然则为覆餗矣。夫鼎以取新，必先出否，得超变之宜，故为未悖也。妾以其子有母道焉，宜其在上而今在下，是子贵而母贱，得妾以其子者也。出否以从贵，革故以取新，非知权不足以与此。

九二，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实，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终无尤也。

井言性，故其出无穷。鼎言才，故所受者有量。过其量则覆餗矣。九二以阳居阴而在中，此鼎之有实而颠者也适中，则其所之而不可以有它矣。我仇，谓六五也。六五，所应也，而称仇，以其来即则非嘉称故也。六五困于九四之间，有疾者也。有疾而不能我即，则我之所受适当其可，是以终无尤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象》曰：鼎耳革，失其义也。

九三所应在卦之外铉之象也。所应者为铉，则九三为鼎耳矣。以耳之于铉，虚而受之则足以举鼎而行焉。今九三以阳处阳，实而不受，则鼎耳之义革矣。鼎耳革而无虚受之义，将错诸地而无以自举矣，是其行塞者也。如此则虽有文明膏泽之才不用也。故曰不食召而齐鲁不能致者二人，盖此类也。虽然，九三巽不失正也，巽非高亢而正非矫激也。不遇于今，不遇于后，故曰方雨。雨则阴阳和而雉膏食矣，故悔亏焉。然不能亡



者，执一废百未可与权故也。保常守正，是以终吉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鼎之所受，适则有量，适中斯可矣。以九四实而不中，则是实有余而量不足，故有折足之患焉。折足则覆餗，则其形渥矣。诚能孚然后敢受职，此臣之信如何哉？

六五，鼎黄耳，金铉，利贞。《象》曰：鼎黄耳，中以为实也。

六五居中而受九二者也。中而能有受，则鼎黄耳之象也。九二以刚中而应六五者也。刚而应之耳之所受，则金铉之象也。虚中以资纳于物而得金铉焉，则其行不塞，其应无方，享帝养贤之道于是极矣。

上九，鼎玉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铉在上，刚柔节也。

鼎者，才也。所以举鼎则在铉，所以用才则在道。在鼎而无铉，是有才而未闻道也。而道体常而尽变，其尽变也如金，六五所谓金铉是也。其体常也如玉，上九所谓玉铉是也。金则刚柔无常，玉刚柔节矣。此利用之终而归于崇德也，大吉无不利宜矣。



震下震上

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彖》曰：震，亨。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

上者，阳之所也。阳在下则起而之其所。起而之其所也以时焉，是以亨也。然吉凶悔吝生乎动，故人之情，动则恐，息则说，震所以为动又为恐，而兑所以为息又为说也。然动而知恐，乃所以为无恐也，故曰“震来虩虩，恐致福也”。来，自反之辞也。欲起而无悔，必来而自省也。恐惧则致福也，故震来虩虩于其先，必笑言哑哑于其后。凡此者，常则不能违也。有则云者，诗所谓“如几如式”者，言如其式所阙。